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2

齊魯書社

殷

殷虛書契前編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前編八卷，清羅振玉輯。前有羅氏宣統壬子自序，書分八卷，據其卷內署名之下題曰類次，是其分卷必各以類相從。今其卷中所列契文，第一卷契文多太乙、太丁、太甲、大庚、大戊、中丁、般庚、祖甲、祖乙、祖己、祖庚、祖辛、祖戊、父甲、父乙、父丁、兄庚、高妣己、高妣庚、母己、兄丁、兄己、兄庚、兄戊及咸戊諸名辭，可以知其殷世帝王及其所祀祖父兄母妣及人名爲類。第二卷契文多在某、入于某、至于某、步于某、往于某、田某之文，可以知其以

地名爲類。第三卷契文多天幹地支之文，可以知其以所紀甲子之屬爲類。其第四卷以下，則其類雜於辨析。據殷虛書契考釋篇中所列契文，其下所注之卷數葉數，以考此編四卷以下之文字，則闕於識括，器名字、官宮室、園囿名諸類之字，皆散見於各卷之中，無若從其類，蓋由契文一段所紀不僅一事，勢不能割分其段，使之各隸各類。其所謂類次者，亦第就所中習見之文約略分之耳。此編之作，僅取契文，不加詮解。據其自序，是編爲前編，殷虛書契考釋本爲後編，兩書雖若自爲一書，彼此實

相需爲用，故考釋之中所列引契文，以此編所錄爲最多。讀是編者，若其文不易讀，類不易辨，但據考釋所注之卷數葉數，與是編兩相參攷，自不難迎刃而解矣。是編曾於宣統壬子刊於國學叢刊中，旋以世變中輟，僅刊出前三卷而止。今以是編校之，序次既重加編定，輯錄亦逐卷增多，而證羅氏之輯是編，致力甚深，洵[illegible]於名家。輯錄契文之書，咸推是編，稱爲鉅觀，誠篤論也。

殷虛書契考釋

厲汝諒撰

殷虛書契考釋一冊，清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纂輯著書多種，其間於殷虛書契之類，而釋殷虛書契前編而撰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書卷首題羅氏撰，及沈曾植、柯劭忞兩題之律，次為羅氏自序，卷末有王國維跋。考是書自序署年為宣統壬子甲寅，在殷虛書契前編序於宣統壬子之後，殷虛書契後編序於宣統丙辰之前。又殷虛書契前編序曰：殷先編拓墨為殷虛書契前編考釋，為後編。又曰：以一歲之力編為前編八卷，付之精印，其未施拓墨與墨日當輯為續編，後續編亦將次寫定。又卷中各條之下，兩注卷數葉數，即前編之卷數葉數。又卷中各條之下，兩注書契後編、書契菁華，但注書名，於卷數葉數則悉闕如。是此編之作，蓋在前編書成之後，後編及菁華屬稿之時，乃純據前編而為書契文字，而並采及書契後編、書契菁華者也。書不分卷，惟以數次為類，凡八：一為都邑，二為帝王，三為人名，四為地名，五為文字，六為卜辭，七為禮制，八為卜法。八類之內，惟都邑、人名、卜法中不分細別，其帝王類內又分帝王、先妣、與兩祀祖與妣之名，稱為二；地名類內又分王在某、於某、於某至于某、往于某、出于某、步于某、入于某、田于某、狩于某、藉于某、舟于某、在某次于某、征某、伐某、某方，為十六；文字類內又分形聲義俱可知、形義可知而聲不可知、形聲義俱不可知，為三；卜辭類內又分卜祭、卜告、卜亨、卜出入、卜田漁、卜征伐、卜年、卜風雨，為八；禮制類內又分授時、建國、祭名、祀禮、牢鬯、官名，為六。每類之中，而舉契文可識者，則録以楷體，附以原文；不可識者闕，依原文存以待考。每字之下，則旁注加考釋者，則附以己說以申之。凶殘破不完及文義古不可盡識之契文，而能一一爬梳爬剔，為之分門別類，述為此編，於有商一代都邑、世系、歲時、祀禮、官制、方域、人物、卜法、許史端，使人視之瞭如指掌，其體大思精，洵為考釋契文不刊之作。惟其謂商書天邑為大邑之誤，不知契文中大邑亦或作天邑，與龔畐銘文大室或作天室同例；謂史字从中，中之訓正，為許慎誤訓，不知許氏乃據小爾雅射有侯帝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之文，以鵠中之正為訓，殊未免千慮一失。則考其書者，而不容不辯，而讀其書者，而不可不知者也。

熹平石經殘字　百一廬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熹平石經殘字一卷，清陳宗彝刻。宗彝字雪峯。其所刻蜀石經殘字已著錄。是刻亦道光三年雪峯與蜀石經同時所刻者也。是書所刻凡尚書盤庚一石、論語為政堯曰二石。盤庚僅存戔迪自怨一段，不滿三十字。論語為政僅存道之以德一段，不滿六十字。堯曰僅存不蔽一段，不滿三十字。統計所存不及二百字。前題熹平殘字石經殘字六字，及唐中丞題，次列石經殘字，先盤庚，次為政，堯曰殘字之後，每經各有釋文及宗彝弁之略考，附之其後刻宗彝之跋，又其後為朱珔、汪煒、顧千里、袁廷檮、宋翔鳳、盛大士諸人題詠，末則更以宗彝所記殿焉。考宗彝所刻，翁方綱久已摹刻於南昌，此三段即在其內。而其所撰石經殘字考，其經文字體之同異，合古今各本校之，極詳備。考石經殘字者，自胥翁氏刻在陳氏，此刻存字既少，考釋尤略，視翁氏之作，殊未可同日語矣。惟自來摹刻熹平石經殘字者，中鍾搨刻於閩中，置之碑林，翁方綱刻於北京，又刻於江西，置之南昌學舍，皆刻石為之。陳氏獨易之以木，是其創例。其意蓋欲既存其原式，又便於搨閱，立意未嘗不善，頗堪取法。惜乎其囿於所見，未能充充其量，盡輯存世之熹平石經殘字，一一刊之梨棗也。

碑文摘奇 藤花館本 屬汝玠撰

碑文摘奇一卷，清梁廷枏纂。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是書前後無序跋，惟依朝代爲次，每一朝代之後，下注明引碑若干通，共若干字。卷中所引碑計漢八通，魏一通，北魏三通，東魏六通，北齊十三通，周一通，隋三通，唐三十通，五代四通，宋九通，金三通，補遺十四通。所摘之字，計漢廿八字，魏一字，北魏十九字，東魏五十九字，周一字，隋十六字，唐一百十六字，五代十六字，宋三十字，金八字，補遺十四字，凡引一百二十五碑，摘四百六十五字。考古碑自秦迄元，寰宇訪碑錄所列凡七千八百餘種，補寰宇訪碑錄又增錄千八百餘種，即就自金代可引之碑甚多，碑中可摘之字亦甚夥，從寰宇以內古今之碑不能悉置案頭，借其采取，即就目所習見者而論，亦何止此數，乃其所引者僅取材於此百數十碑，而又以宋元太隱迎就此百數十碑之字而論，如漢衡方碑中謡作謡、龐作痝、魏邑主造像碑中德作德、等作等、極作撫、易作妻、悽作悽、徙作徙、駿叓君碑中感作感、佩作佩、廊作廊、春作春，該字皆在碑刻碑之內，均應收入，乃其所錄四五百餘字之內，概未采取，亦殊疏漏。而此四五百餘字之中，讓話俗書，不合六書之旨者，亦幾一例采取，漫無抉擇，尤有乖於纂述之例。視其所撰之金石稱例、續例諸書，相去遠矣。

復古編校正　淮南書局刊本　馮汝玠撰

復古編校正一卷，清葛鳴陽撰。鳴陽字雲峯，安邑人。是書為鳴陽因重刊張氏復古編，見元明舊刊及傳寫之本間有同異，乃就所見元明舊刊及傳寫本互相參証，考其得失，撰為校正，俾與復古編並行之作，故即附刊於所刊復古編之後。考復古編自元明以來，字學不修，久無善本傳之於世，雖其書不能盡合於許慎說文解字而舉六書之旨，而其書篆體一依小篆，不收古今雜糅之體，視郭忠恕汗簡、夏竦四聲韻似尚有間，此葛氏所以為之校正也。原書傳世刊本多有脫字誤字，且有脫田，葛氏據說文、廣韻、六書正譌及吳均刊本與傳寫本，更正以本書之例，一一為之校而臣之類，為間當盡而復原書舊觀。惟於尾字下謂讀中胴言隸變从臣毛，此字不知篆从尸毛，且譌中，知心為尸大，字不知尾為尸毛，盡流人傳寫之誤，說文亦誤。是以尾字既从尸毛，對尸毛之引筆應左引，不應右引，既疑原書為誤，且並說文解字亦疑之，不知此篆尸書之例，如𠃌从尸人、勹从尸勹之類，皆从臣，計左指者之向上，在尸則必向下；而在尸則右必盡向左，並非臣尸左右向兩相對。尾字字篆體不惟說文解字未誤，即張氏原書亦未誤，乃葛氏未悉小篆尸字之體例，謂以舊刻之不誤為誤者也。

蜀石經殘字攷　石經彙函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殘字考一卷清王昶撰昶字述菴江蘇青
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刑部侍郎是書本金石萃
編中蜀毛詩石經殘本跋尾石經彙函從萃編抽出
刊於彙函之中改題其名為蜀石經殘字攷無也卷
首不錄蜀石原文僅記起訖其後每詩各篇以明監
本校之校記之後則引成都記玉海晁氏石經攷異
序洪邁容齋隨筆經義攷曹學佺四川名勝志吳
任臣十國春秋鮚埼亭集其中有關於蜀石經者逐條
記錄末考經序傳箋之異總為說以論定焉所據
之本亦自卷一鵲巢翳虞故以與為起迄卷二之末二子
乘舟篇止與吳騫蜀石經毛詩攷異馮登府石經
補考中蜀石經攷異之毛詩殘本所據無同出於
武林黃氏其所考視吳氏所校僅以異字毛刊同字
釋之唐石經孟子七經攷文以為校記無則多所論之
視馮氏之校以唐石經宋小字本閩本明監本汲古
閣本逐條考其同異無則從此亦多詳略而於其
中脫字誤字衍字及其同異字一一考其由來論其
得失其考訂之精殊勝於馮如江有汜之子于歸條
謂于字祗以桃夭鵲巢等編篇皆作之子于歸此云
亦依例增之較之馮氏似因于字之說其論殆有識
即非馮氏所及舉此一端其餘可以概見至書中所
引諸說凡專關於蜀石經者無律引入不專以論於毛詩
無為限此則因其原作乃蜀石毛詩之跋尾本非蜀
石毛詩之校記例可旁徵博引未可據此遂謂其體
例有可議焉

聽園手札　滂喜齋稿寫本

馮汝玠撰

聽園手札一卷，清鮑康撰。康字子年，安徽人，官四川夔州府知府。書中皆聽園手札。聽園即子年之別號，各札於其致之人，皆未署款。惟後札中並下謂好古之士當三代之語，證之好古三代爲潘伯寅尚書攀古樓彝器款識自序中語，知爲聽園致潘氏之札，而以潘氏即據之刊於滂喜齋叢書之中。惜札尾不署年月，不似陳簠齋之致各家手札，必繫以年月。今從考其確年何時，第與簠齋尺牘中所致子年之札之年月互證，可約知其在同治末葉光緒初元間耳。鮑氏一生好古，精力悉萃於泉，其所著泉說及觀古閣叢稿，無非考訂古泉幣之作，間及其他古器亦甚寥寥。是編所刊各札，其中所論亦商定古泉幣者居多。其鑒古泉幣之精，在當時無出其右者。雖精於鑒別彝器如陳簠齋，其致子年劄，尚以其所藏新莽六泉十布屬其選擇，並其鑒別古泉幣之精確過人，於此可見矣。札中謂真贋難識，難識者不識者以審神致，偽泉則色澤字畫悉能偽，獨神不能偽。其神致之說，可謂一語破的。古人器物無論大小，有一器物即有一種精神貫注之真氣，存於其中，不獨泉幣爲然。凡鑒古者皆宜以此爲標準。惟所謂神致，非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非經驗有年、聰明特具者，未易領會耳。至其中云好泉三弊，謂詆諆前哲，非笑同人，敢創一解，要之生新，其弊也矯；按圖索驥，闕一不可，累百盈千，志在屬我，其弊也癡；好勝矜奇，貌爲獨得，自欺欺人，飾詞遊惑，其弊也誣。尤不啻爲好泉者痛下鍼砭。是雖與潘氏所謂好古三蔽，有彝器泉幣之殊，而若中其癥，實同爲顛撲不破之論也。

簠齋筆記　滂喜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簠齋筆記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書不分卷，前後亦無序跋，乃吳縣潘伯寅尚書采輯其往來手札，關於金石一類精湛之語，並選其致吳退樓、王廉生兩人札中最關於一二通金石者一二通，附之以成是編，而刊之於其所集滂喜齋叢書之中者也。簠齋一生矜慎，凡有述作，從不肯輕易付刊，如十鐘山房鐘鼎款識考釋、十鐘山房印舉考釋、邵鐘齋鐘、毛公鼎、曶鼎、南公盂鼎、齊侯鐘器、齊侯敦之方鼎、危栝敦、陳侯因資敦、鄭敦、匜錄號、季子盤、苟田盤、徵盨、意寶銘諸器考釋，均未付梓，世無傳本，僅存其目。其在近時影印簠齋藏古冊目、簠齋尺牘、簠齋手寫東武劉氏款識刊於前，刊行於世者惟其傳古別錄與此編而已。此編雖系自往來函牘，無段落體例之可言，而其中所論，謂古器原有酒器、食器、溫器、爨器、瑞器、明器、陳器、量器，謂金文宜編錄例，金文釋文宜另列譯，題緒讀文法，金文標目宜以作器者為主，不可書其祖若父之名以為器名，皆為考訂彝器分類定名釋字詮文扼要之論，而又經潘氏選擇，言簡意賅，實不啻採驪得珠。簠齋一生心得，蓋已盡萃於此。至其致退樓之札，謂欲合今所見拓本摹刻善本，精摹其文，一器一版，字多者釋文別為一版，少者共一版，且欲合宋以來金文書摹刻之真者附刻為一書，以存古壁之作，而為多見之助；再逐字分編許書各字之前，以立許書之本，而凡漢以來言字學之書皆分字附焉，以證許書之義，上窺制作文字之原，下集字學之大備。已為吳式芬之攈古錄金文、吳大澂之說文古籀補開端，雖其書成於吳氏，而體例實創自簠齋。是簠齋於金石學，非作其規模，鑄胸中早已蘊而蓄之，書而留之，宜乎潘氏之於其函扎亟為刊布，以廣其傳也。

簠齋尺牘　影印本　　倫汝諮撰

簠齋尺牘五冊清陳介祺撰書不分卷惟以冊計冊中若札署款皆為簠齋宦齋者吳中吳大澂得閲簠齋後自署之號是均為致吳氏之札其札尾所署年月起於同治癸酉至光緒己卯止與其致吳退樓潘伯寅鮑子年王廉生諸札或林陳氏集為十冊者同時不過署有先後耳札中所考訂商榷者多関於金石文字之學惟金多於石而屬於金者五三代彝器多於秦漢以後雜器其大體亦復相同其中獨具之識精引之語皆彼皆而此無者彼無而此有者兩書宜于互證而不容偏重其孟鼎師㝨敦平安君鼎釋文及其評鄧鄦伯彝寰盤君夫敦婦闆甗太子班簋及戊簋鄧子伯壺齊侯罍歸父盤陵子盤叉乙卯敦叔敦師寰父敦小子師敦鄭君鬲陳侯鼎陳子匜傳尊伯寅甗元延鼎虞宮壺鐙永始鼎陽周鼎鐙鼎諸器則為陳氏所輯冊中所無於陳氏考釋金石文字之學可藉此窺見一斑此外為陳致吳潘鮑王君字之札所無者則與簠齋論辨賑之利弊乃因其時吳氏督賑而發所謂側人而施與其渦辨实之本係甲不清無名刺與中下户無以真知可以實數無以安置飛飛求乞擾亂之人無從杜官吏侵吞虛冒之弊語極中肯至於金石文字無論其大略與金石文字考釋有関無涉今之釋古文者書缺有間以意為之者推闡不可不詳斷制不可不謹最為扼要自來學者関於經傳聲音訓詁之著作往往其意見務為創獲既此史彼粹甲忌乙自誤以誤人自欺以欺人者皆其弊皆由推闡不詳斷制不精之所致至於獨考釋古彝器者為甚而考釋古彝器文字之論此弊實無實甚陳氏此說洵為千古名言凡考釋古文以無為之者皆宜奉為圭臬也

簠室殷契類纂

馮汝玠撰

簠室殷契類纂正編十四卷附編一卷存疑十四卷待攷一卷 王襄纂輯 襄字綸閣河北天津人書正編之前有自序及王守恂華蠲齋所序正編依說文部次分卷凡收契文八百七十三皆可識定爲說文所有之字附編不分卷凡收契文二百四十三皆契文中兩字或三字合爲一文之字存疑亦依說文部次分卷與正編例同凡收契文千八百五十二文皆說文所無全不可識而其偏旁則可以類相從之文待攷亦不分卷與附編例同凡收契文百四十二皆不可識而其偏旁又無類可從之字總計四編所收都凡三千一百零九文而重文不與焉契文自發見以來始而劉氏鐵雲編爲鐵雲藏龜以傳其文繼而孫氏仲容撰契文舉例以明其誼又繼而羅氏叔言以撰殷商貞卜文字攷殷虛書契考釋以詮其字而理董其字使之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惟商氏之類編與此類纂而已此編據華序所署年月爲庚申類編王國維序則謂其書成於壬戌癸亥之交則此編之成實在類編之前允稱推爲創作編中一遵說文分卷分部而又參以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之體例各字之下多注契文

其編輯之細視吳氏爲雜以可識者爲正編以合文者爲附編以偏旁可各從其類者爲存疑以偏旁無類可從者爲待攷其分析之清亦視吳氏爲優吳氏之書黃氏紹箕於說文古籀補跋中曾糾正其違失此編編輯之細分析之清雖過於吳氏顧其中體例亦不無可議者焉一字分隸各部者視契文於此一字是否兼用爲某如巳字既爲祭祀之巳又爲辰巳之巳見於契文之中自可分隸於示部巳部且字在契文中僅爲祖考之祖無作且几之且用者而既隸於示部又隸於且部此則不應互隸而互隸者也一契文中凡从之从字又或假用爲戈字既於从部戈部从字戈字之下彼此注明某與某通乃从字戈字之下均未將从戈兩字可以通假之處注明此則應互注而未互注者也一既依說文分卷分部又參以說文古籀補之例則應如說文之例於每部之後計其文與重文之數或如說文古籀補於每卷之前計文與其重文之總數而編中文與重文均未計數此則應就各部或各卷分別補計者也一每字之下既注寫契刻原文即應各字之下一律注寫如已注寫於他字之下亦應一律注明其文見於某字而編於天一間各海字其間首一字既

偏寫契文更未注見於某字其他各字重文之下偏寫偏注者亦附旁所見此則應依各字悉行補寫補注者也一為字兩注契文如祀在卷一部中而其文則注寫於存疑卷十三[illegible]在卷二部中而其文則注寫於卷十二弱字下又如母在字在卷十二部中各字在卷十四部中而其文則注寫於卷六惠字商字下或寫契文於前而其後注曰文見於某或寫契文於後而其前注曰文見於某甚且正編之字其契文乃寫於存疑卷中此則參差錯雜而未盡畫一者也凡此類瑞諸不免於違失推於不可識之字分有類可從無類可從為二以分隸於存疑待考較之羅氏以不可識者統入待問辨析輕清於每字之下注為原文較之商氏類編不錄契文僅注文見某書某葉者檢閱亦較便使人於可識之契文可以因存文而證明於不可識之字亦可因所識者而推測在輯錄契文諸書之中最為適用但未可以其體例間有欠於謹嚴之處遂並其全書而亦加以訾議也

殷虛書契後編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後編二卷羅振玉輯是編分上下兩卷前有宣統丙辰自序據其自序年月其成書在殷虛書契考釋之後而考釋之中屢見引及此編所收契文雖屬稿在考釋之前而付刊在考釋之後也編中契文類次與前編同例亦以殷世帝王及其所祀祖父母妣及諸人名列首次之以地名干支其次則其類不盡能區分亦與前編類例推而輯較少僅當前編三分之一而已所輯契文其字有同於前編無有為前編已有之字而其形則異亦有為前編所無而此編始見者故所輯雖不及前編之半而足資考證則與前編諸為考釋契文必不可少之書也其中前編所無最為關係之字如第四十葉第十一版內仲丁之仲作中旅游形之中字與契文內中正之中其形無異不惟此編僅此一見為他版所無即前編與鐵雲藏龜及其他各書著錄之契文其仲丁之仲亦從未有此體之發見考自契文發見以後僅知史事所字本為一字及金文事字其上所持之體為契文中正之中字尚不知知其體亦即伯仲之仲有人作中之仲字自此編發見仲

丁之仲字，甚難亦當旅游之形，始知伯仲之仲，者人非中之仲字，即中正之中，亦即金文事字又上所持當旅游之中字。乃知許慎之於史字又上所持之中，據小爾雅射者張布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之義，訓中為正之說不誤，且可由此證明吳省之說，江聲以所持為簡書，吳大澂以所持為簡冊，王國維以所持為盛算之中，無一不誤，更可由此推知金文事字，其又上種類文書旅游形之中字，係屬示人以為一種徽識之義，古人之旅亦書以事為類而別於象形，許慎訓事為職，而明為徽識，無一不本此又上所持者

旅游之中之類為根據，二千年來學家對於指事之事一部文離附會之說，亦可因此而悉正其誤，即此一字，其有關於文字之學已如此甚鉅，則此編所輯，其重要不減於前編，於此已可概見，獨怪羅氏手輯此編，何竟於此字署而不察，而於史字又上所持之中，仍主江說，以為訟獄之中哉。

殷虛書契菁華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菁華一冊，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著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前後編、殷虛書契考釋諸書，已著錄。書不分卷，惟以葉計，冊中之葉凡十有一，葉中之版，凡大版八，小版字都，字有八前年甲寅十月羅氏自序，按其自序所云，乃取其漢中絕大之版及佳者拓墨而遺，輯為此編，按此編所輯為鼓綮，參以羅氏所輯殷虛書契前後編，與此編相較，此編所收之版，其版之大，其字之巨，推為前後編所不經見，其契文則與前後編之契文類多大同小異，並無特別重要之點，是羅氏之於此編，不過因其所藏絕大之版，恐或損於拓墨，故悉用原契影印，以防其毀，其於此編署名菁華，實不過因此絕大之版，殊勝於零散破碎之片，因以菁華目之，以示別於前後編中之小版，亦非謂契文之精粹悉聚於此編也。惟其中文字，雖無特別重要之點，足副其菁華之名，而為前後編所無，可與前後編已經發見之文字互相發明者，亦不少。觀羅氏殷虛書契考釋於此編一再徵引，可以證明，是與前後編具有同等之

價值，亦為研究契文必不可少之書。讀此編者，對於羅氏書當之著名，不以辭害意可矣。

復古編附錄 淮南書局刊本 馮汝玠撰

復古編附錄一卷，清葛鳴陽撰。鳴陽字雲峯，安邑人。是書之輯，係因重刊復古編與復古編校正同時而作。書不分類，惟輯錄於復古編之評論、增續復古編之其作，及張氏所論之篆體所當之撰述，區為四類，彙為一編。書中於各家評論之論述，徵引之書，於宋史藝文志外，如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楊龜集、復古編後序、洪邁容齋四筆、虞集題復古編後、何遠春渚紀聞、李燾五音韻譜後序、道園集、學古錄、陶宗儀書史會要、周伯琦六書正譌、宗廬篆韻集鈔、趙古則六書本義、楊慎六書索隱、邵潘據吳會稿、張世真近日錄、全祖望漢隸字原校本序等，蒐採集頗為詳備。間於桂氏原作殊淡，參致其於張氏原書之後，許家增續序作四業各書，惟吳均增修見於四庫，今盡知之，然如戚崇僧後復古編、陳恕可復古篆韻、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劉致復古糾謬編、曹本續復古編諸書，僅見於元史及元史類要、浙江通志、桐石草堂集詩話，知其殊鮮。不惟考證古編者不可不知，其存亡之書之目，亦實賴此編留以傳之，至

其腫舉張氏所論篆體、所當著作者於復古編無所發明、而於張氏一家之言、業始不可藉以參攷也、

外國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玉書撰。玉書字䆁存、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貞。是編記清初藩服諸國及諸部落名目、聞據見聞、以其事附紀於下。首天命間內附者薩哈連等八部落、科爾沁等六部落、次天聰間內附者察哈爾等二十六部落、次崇德間內附者蘇尼忒、朝鮮二國部、次順治間來朝者鐵羅斯、暹羅、荷蘭、琉球、西洋、土魯番、天方、回回、赤斤蒙古、費牙喀十國部、次康熙初朝貢者博爾都嘉利雅、安南二國。所謂西洋、蓋泛指歐羅巴洲、此條紀事僅節錄職方外紀之文與利瑪竇等傳教中國、湯若望南懷仁用新法修曆等事、前後無序跋、卷首稱安南黎莫搆兵、廷議欲數師聲討、而廟算遣兩使臣馳傳往諭、不煩一旅、而交彝帖息、嗣是以往、當更有前代未臣之地而來賓云云、則是編之成、應在康熙六年以後云、

漢魏石經集拓　石拓本　馮汝玠撰

漢魏石經集拓，凡四集，第一集為大興孫壯輯拓，前有民國十七年鄞縣馬衡序及目，其目即馬氏編次，計漢魏兩刻凡一百一十六石一千零九十八字；第二集為大興孫壯與徐鴻寶輯拓，前有目，即孫氏編次，計漢魏兩刻凡一百二十七石九百九十三字；第三集為潢川吳寶煒輯拓，前有民國十九年吳氏自序及目，其目即吳氏編次，計漢魏兩刻凡一百七十八石七百九十七字；第四集為固始許氏輯拓，前有民國二十一年桐鄉馮汝玠編目及題識，計漢魏兩刻凡二百五十七石九百二十二字。計四集，都漢魏兩刻凡七百八十八石三千七百九字，而輯漢魏石經之字，洵為鉅觀。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張國淦石經圖，其書之成，多係援據此拓。按馬序，第一集當時所拓僅二十本，其後各集所拓，亦僅以數十本為限。拓成之後，不惟原石輾轉易人，難於再集，即前後各集凡五易寒暑而後始成一集，拓成即為人爭索而去，迨四集拓畢，前所拓者已不可復得，故四集全拓最為世珍。考石經之刻，一字若為漢刻，三字者為魏刻，前人考定既詳且確，而唐再贊。今據此拓存字考之，其漢一字石刻易賁卦之卑字作舉，與釋文引京氏易同，知易為京氏易；書洛誥王作殷之作作辯，與梅賾古文不同，以為書古義而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無謂之今文，又謂蔡邕所勒石經蓋也之文，泝之知為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詩大雅靈臺在思齊篇之前，生民之什在假樂篇之後，與毛詩次第不同，而校記中又多韓言齊言之文，知為魯詩；儀禮士虞禮以其班祔之班作胖，與鄭注今文作胖同，鄉飲酒禮遵者降席之遵作僎，與鄭注今文作僎同，知非出魯淹中及孔壁之古文，而為高堂生所傳之今文；春秋經襄十二年晉侯使士魴來聘之魴作彭，與公羊傳作士彭同，知非左氏所據之十二卷之古經，而為公羊所據十一卷之經；論語有四十篇為字，知非孔壁之二十一篇，而為二十篇之魯論，乃知熹平所刊，各經悉用今文，而向之傳本之京房之易、伏生之尚書、申生之詩、高堂生之所傳之禮、公羊所據之春秋經，皆可據此窺見其梗概，即向有傳本之春秋公羊傳、魯論，亦可據此以定

訂唐宋以來傳寫之訛，其魏三字石刻尚書以篆隸字參訂之，並稽即在皋陶謨之內，不另為篇，君奭即據古文而無舜命之命，知非梅賾所上之古文，而為馬融鄭康成所見之古文。春秋經，僖公古文作給，我古文作我，並與說文所據古文同，知非公羊所據傳之十二篇，而為古經之十二篇，乃知正始所刊尚書春秋經，兼用古文，而據此可斷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決非孔壁所出之古文尚書，千古聚訟，允可據此定案。又考漢魏所刻之春秋經，漢為今文，乃公羊所據之經；魏為古文，乃左氏所據之經。二者絕不相蒙，尤可證明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兩志所載今字石經左傳經之文，當為今字石經公羊經之誤。漢魏所刻石經，自唐以來久無完本，而傳者僅有隸釋隸續之殘字，而闕者則從宋黃晃墨編，而輯漢則尚書詩書禮春秋經公羊傳，魏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經。蓋於兩代立於學官、藏於中秘之今古文經傳，悉萃於此，宜乎洛陽所得此殘石，視如大訓天球也。惟第二集內禮記石一，時考古者以為洛陽所出之禮記十二碑，伽藍記所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前人

咸謂禮記乃儀禮之誤，且疑出石經儀禮，屬多禮記，則此一石以外，迄未再見，而驗其字體，又絕非贗作，欣以為疑。第檢各經，依漢石易行七十餘字之率求之，推禮記王制附從輕，在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其輕與棘兩字之間，相距之數適得七十餘字，而輕字從車，又適與石刻棘字前一行並列之字從車偏旁相合，所編列為禮記，蓋即本此。據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記之今經即今儀禮，記即今禮記，豈當日經記並刻，與春秋公羊經傳並刻同例乎？又魏三字石經，皋陶謨以前各石，其字皆一格三體，中列古文，篆隸兩體分注左右；武成以下，各石皆一格一體，先以古文，次及篆隸，同時石刻何以前後歧異，其故則無可考，而詎可[illegible]蓋闕之義，存以俟考矣。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　玉簡齋影印本　馮汝玠撰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一冊，羅振玉影印。冊首印存石次與篇第，卒依原石字數尺寸影印。未有宣統丁巳閏月羅氏跋。石刻為魏正始中所刻石經，為書居輯殘字。每字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先以古文，次為篆隸，合三體之字凡存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都凡一百十有二字。石於光緒中葉出於洛陽故城中，尋歸黃縣丁氏。丁氏寶惜，不輕示人拓本，此石局得此冊所據之本，據羅跋所云，為是初出土時未歸丁氏以前所拓于洛陽之本。

魏三字石經正始中刊樹太學，其後北魏、北齊先後自洛陽徙鄴都，後自鄴都徙回洛陽，隋開皇中又徙長安，唐經遷移，早已殘破不完，隋更唐為柱礎。存石自北宋御史臺一度發見，後遂無聞。石拓自隋唐秘府藏本，至外別之存本，即皇祐中蘇望摹刻之後，存所傳者，僅據續所載，所傳字存石則自宋發見以後此為第二次之發見，其第三次則近年發見於洛陽城南所出尚書、春秋殘字甚夥，其中尤以一面尚書無逸、君奭一面春秋僖公二公一石存字為最多，計此前後兩次之發見。此石實為嚆矢。此冊影印於丁巳，為民國六年，其時一面尚書一面春秋一石尚未發見，據續存字以外，魏三體石經只有此石。羅氏所延王影印，王國維所撰魏石經考各篇即據此所作，考正始所刻石經三體，其中古文最為重要，其文係據當時秘府所藏之古文，詩謂之中古文。此中古文即孔壁所傳之古文，即非壁中原本，亦必甚真確之三寫之本。其刻石雖晚於熹平，而實為未經秦火之壁中原文，其中如假昌為盛，假膏為庸，諸與今文迥異。此外新出各石，其中不用本字而用假字，用同音之字

如以畏字當字之例者，尤指不勝屈，因其假字以求其本字，古文之字遂無不通，始知古人臨文凡屬同音之字無不可假，此因音可假實為古人臨文通例，孔安國之於壁中古文尚書能定之以隸者，即據此例定之，杜子春之於無所說之古文周禮能通其句讀者，亦即據此例通之。不惟此也，即向有所說之各經，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舉各家之異文，其中不用本字而用假字，須因其假字始能識其本字為某字者，凡是不獨壁中古文，其臨文之例，亦足證即秦漢以前一切傳世之古文，秦漢以後

一切傳寫之經文其隸文之例亦當如是推此例推古人隸文習慣而實為後人辭經例鍵讀正指名列其首宜注重三體中之古文讀此三體中之古文為首宜貫瀏此例推可因其假字以通其本字之義亦其古文字體與小篆或異其可據以證明說文汗簡兩引古文之由來兩寫古文筆畫之不由誤則又其次合其也。

蜀石經　廬江劉氏影印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八冊，劉體乾輯。體乾字健之，安徽廬江人，官四川川東道。是書為劉氏輯其先後所得蜀石經拓本影印，排以冊計，不分卷第。第一二三冊為蜀石經周禮，其第一冊為卷九，存二十七葉半，其存字自秋官上蜡氏注此官之職由職字起，迄秋官上赤經文蠻隸之事而止。其二冊為卷十，存二十八葉半，其存字自秋官下布憲掌邦憲之刑禁由起迄等字寡注載末之車也而止五存曰數十數曰來車上六字。其三冊為卷十二，存二十三葉，其存字自冬官玉人注君守蒲璧而璧字起，迄匠人注實其崇三尺牆厚三尺而厚字止。第四五六冊為蜀石經春秋左氏傳，其四五兩冊為卷十五，存五十三葉，其存字自襄公十年經文經十年夾而起，迄十五年注鄭之留謀也而也字止。其六冊為卷二十，存三葉，其存字自昭公二年夫子君子也而子也字起，迄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而焉字止，中闕經文十二字，注二字。第七冊為蜀石經公羊傳，為公羊傳卷二，存十九葉，自桓公六年傳猶曰見人來也而來字起，迄傳歸者出入無惡而無惡字止。其後殘破不完，僅存注八不能鑑別五字、

又其不書出校者若小圖九字又存傳公會齊三字第八冊為
蜀石經穀梁傳存兩葉半又三葉半又兩葉又半葉其
半葉為文卷六其存字自文公元年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內起迄王使林服來會葬內止其三葉半為卷八其存
字自成公元年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內起迄傳舉其
葬者也內其字止其前兩葉半及後兩葉為卷九前兩
葉半其存字自襄公十八年傳公會晉侯內起迄十九年
傳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內至字止末半葉祇僅存最
廿四兩字後兩葉其存字自襄公二十六年傳公會晉侯人

內起迄二十七年傳晉專喜之徒也句止其後殘缺不完
僅存傳何也已雖急五字又晏六絨居其五字又曷是信三
字又注惡字一字凡八冊存周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四
經都九卷惟左氏傳卷十五為獨全為壬寅夏四月付印
冊首冠以王樹枏序各冊前後凡附圖十二幅及札嘉以
來百餘家所題之詩詞記跋甚中如楊誠齋之跋辨析源
流並屆穀之跋考訂同異翁方綱之跋論蜀刻宋刻之不
同及附於各卷之陳慶鏞之攷異補繆荃孫之校記及
繆氏詩注謂穀梁傳後廿四兩字為兩記石數皆於蜀刻

石經有裨考證焉蜀石經傳本久已稀如星鳳惟明內
閣僅有全本見於孫薑所撰疑辨 西吉清一代據若
家所見所聞見於記載者祇有黃樹穀所藏僅存王
溥黃丕烈之毛詩卷一卷二趙魏所藏僅存汪繼培之
周禮夏官二十六行楊繼振所藏之周禮卷九卷十春秋
左氏傳之卷十五穀梁卷九陳芳林所藏僅存梁章
鉅之春秋左氏傳卷二十陳慶鏞所藏之周禮卷十二
公羊卷二魏亦鶴所藏之尚書堯典一篇王樹枏所見之
尚書二十六行及清內閣散出之穀梁卷六卷八卷九諸兩

葉此本所輯僅毛詩尚書周禮及官不在其內而則黃
本於此可謂集蜀石經之大觀王國維觀堂集林蜀石
經殘拓本跋以左氏傳卷十五首葉有東宮書府印與內
閣散出之穀梁卷六首葉所記相同定為劉氏所輯皆
源出內閣即孫薑所見大庫之本考溯淵源頗為可據
第所記葉數周禮卷九誤作二十八葉卷十誤作二十七葉
穀梁卷九兩葉半誤作兩葉其對勘與此不符則志偏
以此冊為標也考石經之刻前於蜀者漢有熹平魏有
正始唐有開成後於蜀者北宋有二體南宋有高宗御

御書，請曾蔣衡所書，助侍刻經，傳正文不及於注，孟蜀則經注並刊，且所據為太和舊本，是以石家摩相推重。惟阮氏毛詩校勘記於蜀刻獨多徵辭，今以王昶蜀石經殘字、吳騫蜀石經殘異、馮登府石經考補、陳慶鏞石經考異補、繆荃孫蜀石經校記證之，蜀刻經注脫字羨文誤字固所不免，而可以正各本之脫字羨文誤字者亦正不少。全祖望謂其書雖多，自不無傳誤，要之書無大者，澄其持平之論，洵為蜀石經之定評。惟所謂蜀石經無詳考者，經殘石盡刻於蜀，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石經左氏傳三十卷，不缺唐諱及周翰諱，而缺祥字，當是盡知祥僭位後刊石。穀梁傳不缺唐諱蜀諱，而缺恒字，知刻在真宗以後。又其讀書附志云：蜀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在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是公羊穀梁實刻於宋，其總謂之為蜀者，乃從其刻之朔，以蜀統之也。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石　吉石盦叢書本

馮汝玠撰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石一冊，羅振玉據其所藏本影印，書不分卷，凡三十一葉，首影印原石周禮禮記孝經三經殘字，後有羅氏宣統丁巳閏月跋，據跋所記，禮記存檀弓第十二行，中庸存五十一行，孝經存四十一行，周禮則較彭氏知聖道齋讀書跋所謂三百五十二行無貫為二百四十二行者又溢九行，其所存石刻殘字實為周禮禮記孝經三經，而吉石盦叢目僅題為周禮禮記殘石，於孝經則竟從畧焉。石刻中篆文之體，意者依據為由作昌，其作箕拜作捧，飲作歙，罍作櫑，皆與說文古籀相合，不背古法，其中真字與各本異者亦頗有善處。馮登府石經考異中所考之北宋石經周禮及禮記檀弓殘字，所據之本與此相同，其於篆文之合於小篆諸體，及真字較各本善處，多已著錄，讀此冊周禮檀弓之文，無宣所致異，與此互相參校，惟致異中所舉篆文合於小篆者，亦間有遺漏，如周禮中拜字篆文從說文古文作捧，檀弓中拜

字篆文，則不從說文正篆之捧而從揚雄所說從兩手下之說作拜，歧異則但舉捧字而不及拜字。此則順就石刻原文以考經篆文互證其同異也。

北宋二體石經禮記檀弓殘石　吉石盦影印本　羅振玉撰

北宋二體石經禮記檀弓殘石一冊，羅振玉影印書。凡十葉，前影原刻拓本，後有宣統丁巳中秋羅氏跋。原刻存禮記檀弓殘字百九十八行，去其漫漶不可辨者，尚有一百三十餘行，較其前所與周禮孝經合印之檀弓殘字僅存半行者多逾兩倍。視山陽丁晏所藏禮記二百十二紙，則相去懸殊，惟丁氏所藏拓多原刻二體，未經摹刻。此冊所存雖少，而從原搨影印，則廬山真面具存，以視丁氏所記，殆又勝焉。考北宋石經為古今石經七刻之一，自來考石經者多詳於嘉祐、正始、開成、廣政諸刻，而無署於北宋。今考其所刻經，據玉海云，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又翟氏灝四書考異引李師聖記云：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殘缺漫剝，參政也先帖木兒慨然以為己任，不數月始還舊觀。孟子七篇猶闕，然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為治闕。又周密癸辛雜識云：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今諸生視之，是其所刻為易詩書周禮

札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凡九經也、又考其書所書
字體、據王海云爲篆隸兩體、又周密癸辛雜識云、
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其王海所謂隸者即楷之隸
即周密之所謂真字、是其所刻爲篆真為兩體也、
又考其刻石年月、據王海云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已
因以皇祐石紀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又云
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存大理寺楊南仲石經
各授賜出身六年二月吾國子監言章濤章存友
直、然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賜以

銀帛、是其所刻自至和元年起至嘉祐六年始畢工也、
又考其書經之人、據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今胡石經
胡恢所書、又杭世駿石經考異引錢唐王延年嘗考
開封石經云、宋史仁宗命秦王曾孫克繼與胡恢分
隸石經、丹陽謝飶善隸、會國子監立石經、任爲直講
又宣和書譜、閩人章友直、工玉箸篆法、與楊南仲篆
石刻于國子監、是其所刻爲趙克繼胡恢謝飶章友
直楊南仲諸人所寫也、其經爲九經、字具兩體、時歷
八年、書出名手、皆可得而考之、獨其所刻之經、不能知

其所據何本、據丁氏於其所藏三百九十餘紙僅記
存字同異、未錄原文、吾由詳考、僅據此石數十紙影
本於經致字體、及其刻經年月、寫經者之外、從羅
氏跋中知其碑石每石六列、每列三十三行、每行十字
而已、

漢魏石經考　　馮汝玠撰

漢魏石經考三篇，清劉傳瑩撰。傳瑩字椒雲，湖北漢陽人，與湘鄉曾文正公同時，文正曾為其撰墓銘、家傳，並為刊其輯孟子要略，是書則其同邑黃元吉從其孫淮誠藏稿付刊也。書分三篇，都一十三目，前有光緒十二年黃元吉、光緒十五年姚晉圻兩序，後有光緒十年田朋祖跋。上篇考漢石經，中篇考魏石經，下篇為說十一，其目曰一字石經春秋一卷在漢六經說，曰漢石經以一家為主附載諸家說，曰魏石經止尚書春秋左氏傳說，曰洛陽伽藍記不可據說，曰一字石經毛詩一字石經鄭氏尚書為魏晉間刻石說，曰陸釋文不引石經說，曰唐用石經試士說，曰西漢無太學辨，曰漢儒釋經及試博士用隸書說，曰西漢各家立學官攷，曰石經雜證。自一字石經毛詩一字石經鄭氏尚書為魏晉間刻石以下，原文已佚，其文乃田朋祖據目補撰，已非原作矣。考石經各家所記，所考最要之點在一字三字之孰漢孰魏，北宋以前多據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隋書經籍志，以三字屬漢，以一字屬魏，南宋以後至於清代，多據晉書衛恒傳、水經注，以一字屬漢，三字屬魏。是書洛陽伽藍記不可據一篇，謂酈道元所記早於楊記二十餘年，必由於目驗，楊衒之所記在遷鄴之後，出於記憶，並論其所記凡不可據者四，持論甚確，可發南宋以後之說，而證北宋以前之誤，與萬、杭、桂諸家之書殆堪伯仲。其謂一字毛詩鄭氏尚書為魏晉間刻石，尤為得讀書得間，按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之下有梁有毛詩二卷亡之文，一字石經尚書之下有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之文，其毛詩鄭氏尚書既附注於一字魯詩尚書之下，而尚書又明曰今字，唐書藝文志於隋志石經所謂一字者概謂之今字，是所謂今字者實即一字之謂，是其書雖亡於梁，而梁以前實有此一字之毛詩鄭氏尚書，即既有此本，其本果刻自何時，是正石經中應行研究之點，而不容於忽略讀過者，劉氏獨見及此，可謂善讀古書，惜乎其原文已佚，不得確知其考訂如何，不能令人無憾也。

傳古别錄　滂喜齋精書本

馮汝玠撰

傳古别錄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書不分卷，僅分四類：一為拓字之法，二為拓字之目，三為拓字損器之弊，四為剔字之弊。每類之內為說若干條，說有語焉不詳者，更於說下附注以申其意。末則以近鄭堂雨說二則殿焉。是書為潘伯寅尚書滂喜齋精書中刻本，按簠齋致吳窓齋牘中有伯寅為刊傳古别錄之語，其牘雖未著年月，而光緒乙亥知此錄之刊刊于乙亥，是前簠齋一生著作刊行者絕少，即曾刊本亦多刊于身後，惟此錄與簠齋筆記則刊于生前。今以近時周氏影印手稿本以證潘氏此刻，其字悉同，惟移剔字各條於拓字損器各條之後，與手稿本前次位次序微異，而近說二則為手稿所無耳。金石之學，乾嘉以後風靡一時，其淵於彝器之著作，有圖說者，考釋者，目錄者，文字分門別類者，層出不窮，獨于傳古一門，不惟前此無其書，亦前無其法。陳氏此作在彝器款識學中可謂獨樹一幟，其中所論用剔

選紙、上墨、去鏽、諸法，直燭重按與磨刀剔諸器，各一語不從實驗中來。而拓包上墨之法尤辨析毫芒於秋毫。實推傳古秘訣，所謂拓墨須手指不動而運腕，乃以後動而腕仍不動，不過其力或輕或重、或撲或揚，一則字邊包即騰起，如拍以揭，以腕起落而留聲，乃為得法。大有庖丁解牛之勢，則更神乎技矣。後人於古器物款識，能使所剔之字剔令字字可見，而字口不為剔所損，所拓之字拓令字字逼真，而字邊不為拓所掩，一洗嘉道以前剔器拔拓字不清之諸弊，皆此剔錄有以啟之也。簠齋於致吳窓齋書中自謂此錄可為手藝先導，自此錄刊印以來，踵其成法而行之，古器所賴以保存，古文所賴以傳播者正不知其凡幾，詎獨手藝之先導已哉。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殘石 吉石盦叢書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殘石一冊，羅振玉與所藏黃縣丁氏魏三體石經尚書殘石及北宋嘉祐篆隸二體周禮禮記殘石同印於其所輯吉石盦叢書中也。冊前影印蜀刻穀梁傳十八行，後附羅氏宣統丁巳閏月跋。冊中存刻存字自襄公十八年傳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句起，迄十九年傳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句穀字止，中闕晉伯以下五字。原本與周禮卷九卷十春秋左氏傳卷十五皆楊繼振舊藏，後歸廬江劉體乾。劉氏即影印所輯蜀石經冊內。其十八行之後尚有廿四兩字，另作半葉，別為一行，合之十八行，傳注之文凡為十九行。其廿四兩字乃蜀刻所記石數，為右卷取舍非卷之蜀石頗有出入。襲此冊既奪此兩字，又誤以為十九行，殊為外漏。考蜀石經存者當以劉本為據，此冊僅存穀梁兩葉，祇劉氏書中之一種，非盡蜀石刻，不過聊見一斑。祝劉氏舊本摩經與不可同日而語，自不待言。推考其年月，在宣統丁巳，蓋在劉氏壬寅影印之前，羅氏之意，蓋以蜀刻稀如星鳳，人鮮識其真面，故亟亟影印，廣其流傳。讀此冊者，正宜知其意之所在也。而遂以所見不廣議之，又跋中謂楊繼振著有蜀石經考異三卷，見於觀古閣續稿，鮑氏曾為作跋，為校勘蜀石經文字者所應知，羅氏特表而出之，謝又劉氏冊中名家題記之外，可備參考者也。

新出漢魏石經考 影印原稿本 [illegible]汝玠撰

新出漢魏石經考四卷，吳維孝撰。維孝字嶧甫，寧賓人。書前有宗文蔚、劉芝叟、陳景陶序及吳氏敘目。首卷為漢石經殘字，二卷為魏石經殘字，三卷為魏石經殘字改釋，四卷以周氏、馬氏所藏及破碎之魏石經殘石殿焉。卷中所收，斷自光緒乙未以後所出，其前者錄於隸釋、隸續及黃小松所藏者概不羼入，惟以隸釋所載漢石經論語與新出漢石銜接者拼合於新出殘字，並要以錄之，以適以新出之石。顧其書成於乙丑，雖名為新出，而乙丑以後所出漢石經之多字周易及第二次發見之石經後記均未收入。所據皆非考，吳漢石新經部分僅第一次發見之石經後記及魯詩、儀禮、春秋、論語殘石，魏石經部分僅表裏尚書、春秋兩石與周馬兩氏所藏之石及來閩漢墓磚多方，立殷殘石而已。是編所收所錄既不若羅振玉集錄漢石經之富，亦不若王國維、章炳麟、王廣慶諸人考定魏石經之詳，而漢石經殘字中陽弼夫謂赫南仲七字一石為詩采薇出

東篇之文，而列於表敘之後，遂後首離四字一石，為儀禮鄉飲酒之文，而以為燕禮，尤為疏舛。惟吳氏對於魏石經三體中之古文，上溯說文，下證以汗簡、四聲韻以後諸書，謂石經科斗與秦漢所稱古籀兩相質證，無不可融通，雖或證間據省形，另筆說究其淵源，而自靡不若出於一，其識見頗勝舊說。所圖按石經三體書，唐時猶在國子三年，業成其中即有三體中之古文，陸德明經典釋文其尚書釋文未經衛包改寫之原本，亦志用此種古文，郭忠恕汗簡、其古文亦多採此收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於古文尚書謂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在前於此種古文尚知淵源之所自來，自後人未見開寶改定以前之經典釋文原本，又因經典釋文敘錄有尚書本是隸古，既是隸古，寫古文則不全是古文，今有薛季宣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文蓋亦無從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之語，不知陸氏所指漢以此種古文為陸氏所不取，至四

庫提要亦指薛季宣尚書古文訓所據之此種古文為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迨乾嘉以後，錢[illegible]之與占盛行，因此種文字與之不同，更斥以為奇詭，不足為訓，往此途無過而問之者。惟孫星衍三體石經遺字考謂其或合於說文古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所未備。尋繹字畫，實為小學圭臬，真有特識，然中其說者猶鮮。直至近日發見表袁尚書春秋三體石經，語始群信此種古文非郭忠恕薛季宣諸人偽造，對於汗簡四聲韻所引古文乃不加以疵議，而知前此之以此種為偽託者，皆屬錯誤，於是乃公認此種古文為孔壁中之真古文，然王國維仍以為周秦間古文，非殷商間之古文。吳氏此編獨謂其與古籀所見證無不可融通，發前人之所未發，最為全書精刊之處。第既尚書無遺仲宗及宗高宗之仲字，古文作中，與殷虛書契仲丁之仲字上皆旂游之形，其取象相同；虛秋信公天王狩於河陽之狩字，古文假獸為狩，與殷虛書契王狩於某之狩作獸，其相假亦相同，其體其例始終殷商文字一系而下，其間雖不無變更，而為

殷商古文亦似居多數，彼謂為周秦間古文者，因未免拘於許慎古文出自壁中之成見，未達斯指。即吳氏僅知其與古籀融通，而不知其中尚有殷商古文，似猶未盡遺漏也。

唐石經考異 涵芬樓影印本 馮汝玠撰

唐石經考異二冊，清錢大昕撰。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字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辛未召試舉人，賜內閣中書。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詹事府少詹事。著有廿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三統術衍、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元詩紀事、金石文字跋尾、金石文字目錄、養新錄、養新餘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疑年錄、恒言錄、潛研堂詩文集。是書不分卷，前亦無序跋，其校勘諸經，依唐石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十二經之次，惟移孝經於論語之後，錄刪定月令於諸經之末。其各經中所分之段落，依唐石經原刻未經磨改之卷數，分周易為九，尚書為十，毛詩為周禮為十二，儀禮為十七，禮記為二十，春秋左氏傳為三十，公羊、穀梁各為十二，論語為十，孝經為一，爾雅為三，與唐石經原刻對勘，最便檢閱。冊中校勘之字，於磨改旁注及與釋文、岳本、監本、毛本、坊本異處，皆逐字校出，間加考訂，論注則更於各本之外兼以皇疏本校

之。正月令則因原文刪定，頗多易采，於後備載全文，不使與諸經相混，以見其謹。按之字要其於原按字要若留空格，係屬錢氏原稿，旁注之字，據冊尾臧庸堂所記，則其依朱字備於集注，而引唐月令及禮記據補者也。是書原為袁廷檮手寫錢氏稿本，冊中尚有臧庸、顧千里、瞿中溶、袁廷檮諸人所加箋校，業經孫毓修、繆荃孫為考異補刻，行款冊中上下闌外稿存諸人批校，鈔刻是書，據孫氏跋異跋，尚信本。推原可約唐石經校文、周禮始胡之篇，惟下馮登府石經補考中之唐石經誤字辨，周易錄多並為錄下所引錢氏之說，均已見於此書之內，是此書雖久無傳本，而曾見此書者，臧庸、瞿、袁諸人之外，尚嚴可均二氏亦均見之，不惟見之，且並徵引其說矣。考校勘唐石經文字，自此書之外，當推嚴氏九經誤字及金石文字記中所記唐石經文字，王昶金石萃編中之唐石經跋，嚴可均之唐石經校文，馮登府石經補考中之唐石經誤字辨，顧氏九經誤字，則專據唐石經正監本誤字，金石文字記所記，則引舉石經誤字之後，更分類標

舉其異曰一字而前後不同曰與今文不同而兩通曰先誤而後改曰先脫而後添曰旁注曰續添專主劉昫舊唐書之說以為無累甚多首列石刻誤字以證其謬庚王氏則廣采經傳異本見於釋文及漢魏載記所述者録以備考並據石刻以校一時盛行之監本毛本誤字嚴氏則於石之添改各本之同異一一臚陳其衷一秉馮氏則專對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舉誤字加以辨正各家之書論徵引群書之博則推王氏之金石萃編唐石經考論校勘各本之詳則推嚴氏之唐石經校文此書雖初嚴氏所校既甚詳盡而此書所校為嚴氏所遺漏者亦偣不少如易象曰冕黃耳石刻象誤作象皆以隔字為義也監本義作吉而書洪範朋作哲始本皙作哲毛詩羊牛下括始本羊牛作牛羊爰其通得集傳本爰作奚周禮鄉師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作刑祀先王非佛非字先作非後改作非皆為嚴校所無以此與各家之作比較論校勘周密自不能不讓嚴氏後來居上即論徵引詳贍亦不能不讓王氏刊樹一幟若論其於旁添字之謬

誤辨析改字之異同其精當不爲處則錢氏此書視顧馮兩家之作自當駕而上之也

唐石經考異補　涵芬樓影印本　　馮汝玠撰

唐石經考異補一卷　孫毓修編次。毓修字星如，江蘇無錫人。書不分卷，清乾隆戊午二月孫氏跋是書，本袁廷檮手寫錢大昕唐石經考異稿中，臧庸堂、顧澗薲、瞿中溶、袁廷檮諸家批校之籤記，涵芬樓影印錢稿，附孫氏，因其中夾籤殘亂，失序，且不可讀，乃理董別行，名之曰唐石經考異補，俾與錢稿並行。所以跋于卷末，而跋中之語則就錢稿與諸家籤記合而論之。據孫跋謂諸家籤校為詩書出於臧氏，三禮則

顧、瞿二氏，但當按語。今按卷中詩冽彼下泉條下當云廷檮按易井九五冽寒泉食，正釋水，毛傳冽寒也，正與易合。又織文鳥章條下當云廷檮按今兩石刻之誤，安似亦當附考正。又詩媿字條下當云中溶案禮記為不愧於屋漏，石經作愧，釋文云當不愧，當作媿。又不辨不副條下當云中溶案易解百果草木皆甲坼，石經本作坼，毛本臨本皆作拆，是毛詩中亦當瞿氏校語，不僅庸堂之夾籤，而全書中尚要有袁氏校語。袁僅臧、顧、瞿三家之夾籤，孫氏跋中於詩中之瞿氏校

語，臧、顧、瞿三家外之袁氏校語，皆未之及，蓋漏記也。又按諸家所加籤校為書、詩、禮記、公羊、爾雅，而外於周禮、儀禮、春秋左氏、穀梁、孝經、論語諸書並闕，是又諸家之籤校所未及也。且其中顧氏於瞿氏、臧氏校語頗多訶詆，此則由於所見不同，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在讀者綜覽諸家校語，參以石刻及各本之異同，折衷而論斷之矣。庸堂，臧氏，名庸，又字拜經，江蘇武進人。澗薲，顧氏，名廣圻，又字千里，江蘇元和人。中溶，瞿氏，字木夫，江蘇嘉定人。廷檮，袁氏，字壽階，江蘇吳縣人。

嘉蔭簃論泉絕句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嘉蔭簃論泉絕句二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東武人，官至布政使，著有金石苑、海東金石攷、古泉苑、泉苑菁華諸書。是編分上下兩卷，前有嘉定周其懿序，後有道光十八年海鹽張開福跋。卷首凡例九條。上卷八十六絕，下卷一百一十四絕，凡詩二百首，每詩之下各附箋注。燕庭雅好金石，於泉尤篤，生平著述，故於泉貨一門特為擅長。惜所著古泉苑、泉苑菁華均已散佚不傳，所傳者惟此論泉二百詠而已。卷中諸詠首六絕為詠泉通論，次一百七十六絕則詠自太昊尊盧以下迄於有明之歷代錢品，而附之以外國泉、厭勝諸類，次六絕則詠各家泉刻於古泉之著作，末十二絕則懷人而兼以自叙，集而詠各絕，於一切古泉之正品、外國泉、厭勝諸類，無一不包括在內，非鎔鑄古今泉史志譜於胸中，不能隨手拈來如斯宏富，至於比事屬辭，典贍雅切，猶其餘事。詩下附加箋注，凡古泉掌故，徵引綜遍，詳詩之所不及，詳與詩並觀，尤相得而益彰。張跋所云謂之泉志也可，謂之詩史也可，評議至確，殊非過譽。惟各詩箋注，據卷末所題，為燕庭諸子虞泉、守泉、霱泉、南泉諸人合作，玩張跋語意，亦係出於燕庭諸子之手，而考懷宜泉、錢同人兩絕之注，一則對於宜泉所著之古泉彙攷，敘曰余為費三年功，校錄正本，再則對同人所著之古泉叢述，敘曰余亦與其書，擬付刻之，皆燕庭自注之語，非其子語氣，或其注本出於其子，而燕庭間有增補，故卷末但著其子之名，而張氏之跋亦特為叙及也。

鐵雲藏龜之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鐵雲藏龜之餘一冊，羅振玉輯。前有羅氏序，據序所述，此編所輯之甲骨文字，乃據劉氏鐵雲所貽拓本，擇其為鐵雲藏龜所未載者，輯得數十版，付諸影印，名之曰鐵雲藏龜之餘者，以明此編之輯，其原皆出於劉氏所藏，而專為鐵雲藏龜一書拾遺補闕也。按殷虛書契發見之後，首先輯錄者，自鐵雲藏龜一書始，其後羅振玉之殷虛書契前後編、殷虛書契菁華，林泰輔之龜甲獸骨文字，王襄之殷契徵文，戩壽堂所藏殷契文字，容庚之殷契卜辭，福開森之所藏甲骨文字，商承祚之殷契佚存，相繼成書。所收甲骨，其版數盈千累百，無不較此編為多。其文字中發見有關小學、史學之資料，亦無一不較此編為重要。即所輯僅廿餘版之書契菁華，雖文字不闕重要，較遜於殷虛書契前後編，而悉屬絕大甲骨，且有大段卜辭，其殊特之點，以視此編之寥寥無幾、零星散碎者為勝。

此編若專就甲骨文字比較，殊無可取，與諸家相所輯之書，均未可相提並論。若從甲骨歷史上觀，則劉為最先發見之甲骨，且同為鐵雲所藏，與藏龜一書中之版實具有同等價值，羅氏此編之輯，蓋純因其歷史之關繫也。讀此編者能識羅氏命意之所在，從歷史方面觀察，勿徒以編內文字版數與諸書較其優劣，斯為得失。

韻府古篆彙選

[illegible]撰

韻府古篆彙選五冊，陳策撰。策字嘉謀，浙江錢塘人。撰有篆文纂要，已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存目內。是書前有天祿十年自序，僧法璽及康熙壬子項鏘甲、陳晉和序。書不分卷，依詩韻分為五冊，其分韻依洪武正韻七十六部之數，上下平總為二十二部，上去各為二十二部，入聲十部，以上下平韻為兩冊，上去入各為一冊，每冊之內每韻之下，以說文小篆為主，以古文籀文鐘鼎文正譌之字附之。每字有異體者，則依說文重文之例，各以其體附於本類之後，不相雜廁，僅列其體，概不加以論說。所引之字，說文以外，僅限於古文、籀文、鐘鼎、正譌四類，所輯已極範圍太隘，而於此四類之中，又惟輯自周伯琦之六書正譌者注明，原作篆書變體如古籀鐘鼎若文，均不注明出於某書某器，尤嫌率略。全書體例與鐘鼎字源、廣金石韻府諸書，於字體無所辨證，殆相伯仲，以之研究篆書，殊無可取之處。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所撰篆文纂要，祇足以供摹印之用，是書與纂要大同小異，亦祇堪供摹印而已。石廬金石書目志疑此書即纂要之易名。按四庫全書存目所錄纂要為四卷，其卷數與此不同，纂要所引之字，標提要所舉，僅小古籀鐘鼎而無正譌，亦與此殊異，兩書實非一書，林疑即纂要，殆未遑深考也。

東巡金石錄　抄刻本　馮汝玠撰

東巡金石錄八卷，清崔應階、梁鴻翥同輯。書凡八卷，專輯清代乾隆中自戊辰至乙酉六次東巡展孔廟及御製碑文題詠勒石之作。首列編目，一至六卷為御製詩，依戊辰、辛未、丙子、丁丑、壬午、乙酉前後六次東巡之序，每一次巡幸之作自為一卷。七卷列孔廟碑文及四配、萬仞宮牆、金文闕、手植檜、杏壇、聖蹟殿、詩禮堂、金絲堂、故宅、詩井，諸凡關于闕里之御製文勒石者皆屬之。八卷則以御題楹聯扁額分為曲阜、泰山、行宮、林廟、山谷、匾賜六類，依款一一列舉，而以乾隆手臨古帖勒石在東省者附焉。每一卷之題詠碑文，其勒石處所皆詳於注于卷首目錄之下。末有崔應階、梁鴻翥跋語。按歷代帝王之宸翰推有清一代為最盛，有清一代之宸翰推乾隆一朝為最多。崔、梁二氏合輯此編，於考清高宗宸翰其類而取資，此錄之輯實為金石書中別創之體，而上作推乾隆歷年未有方刻。沿巡幸屬至江南雲龍泉天平留題不止山左者，於東巡勒石專輯為專錄，不聞南巡之外更曾續輯之作，殊令後之考古者悵想而及，不能不引以為憾也。

天壤閣雜記　雲鶴閣藏書本　　瞿汝玠撰

天壤閣雜記一卷，清王懿榮撰。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職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諡文敏。輯有翠墨園語，已著錄。書不分卷，前有為盦記四則，齋畫記一則，均盦記當吾家少保公張香濤制軍之語，知其為南皮相國之族，而不知其名。齋畫則撰前塵夢影錄之徐康也。此記乃蓮生庚辰館選之後，丙戌年中前後往返京魯、京蜀，記其途中經過所見所得之金石而作，亦竹汀日記之類，但述見藏而無考訂。視錢氏之作，殊難比擬，衹與徐氏前塵夢影差相伯仲耳。卷中記蜀中所得古泉，謂古譜所謂稚五銖、稚錢，乃蜀漢物，非梁造，特行用至梁，匪實地考察而知，為前人之所未道。於隋志所謂梁武帝時民間鎔錢，文曰富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稚錢對文五銖等，錄頗可據，此訂正史謂陳州附丁少山校刻攈古錄，以吳氏攈冊款識極此，又可證知攈古錄一書刻於庚辰辛巳之間，於金石及金石著作，皆可藉資參證。推記得于成都之周鉢，目為象形花文，則未免失考。嘗見蜀邊巴塘、裏塘一帶附近土司，每年呈報蜀中大吏、番漢相安之印文，所鈐印信，並不與王氏所獲古鉢文相類，始知此種文字為蠻夷相傳之古文字，並由此推知岣嶁之所謂禹碑、紅崖之所謂高宗伐鬼方之摩崖文，其奇古不可識者，無非此種文字。王氏不知其為蠻夷文字，乃以為周鉢，且謂為象形花文，實為誤謬。第此種文字之古印，各家印譜中罕有所見，自考訂古印文字者，無不認其所為三代古鉢，認其文為象形花文，從未有知其為蠻夷古文者，相承已久，其誤正不自王氏始也。

龜甲獸骨文字 影印本

馮汝玠撰

龜甲獸骨文字兩卷，日本商周遺文會編印。書分上下兩卷，前有大正六年文學博士林泰輔序，輯錄文字之後，另有考釋兩卷，分附於上下兩卷之末，與之並行。據林序所述，前有光緒二十五年河北安陽縣洹水之南始出龜甲獸骨之語，後又有出土以來十有九年之語，由此推知是編之輯，蓋當戊午，是為民國之七年。又據編中每葉中縫下端之標題，又知是編所據以編印者，為摧古齋、聽冰閣、繼述堂三家所藏之龜甲獸骨文字，而三家之中，推聽冰閣所藏居十之七八，其餘兩家，摧古齋則僅居十之二，繼述堂則僅居十之一耳。是編據所編年月、所收版數言之，是編成於戊午，雖已在劉氏鐵雲藏龜、羅氏殷虛書契前後編、菁華諸書之後，而實成於殷契徵文、殷契卜辭、殷契佚存諸書之後。又是編所輯之版，多至千餘，較之鐵雲藏龜、殷契佚存以千版為限者，則過之，較之殷虛書契前編雖少，視後編則多，較之殷契卜辭、殷契徵文所收之版在千版左右者，亦正頡頏。在輯錄龜甲獸骨文字各書中，就其編輯年月論，當承先啟後之功；就其編輯版數論，亦在搜羅宏富之列。惟其所據聽冰閣拓本，當已見殷虛書契者，而其餘各版，尚多各家輯錄所未經見之版，是亦所究甲骨文字學者參考必備之書。至其附於上下兩卷所釋二百數十文，乃經商周遺文會審定公同承認之字，尤非各家考釋僅出於一人探索，或不免於穿鑿附會者可比。林氏稱其明白無疑，最為切當之論，尤為研考甲骨文字學者所宜與各家考釋互相參校者也。

殷虛書契待問編　原刊本　商承祚撰

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冊，羅振玉輯。羅氏輯刊殷虛書契爲前後編、菁華諸書，既以其可識文字爲考釋，乃更剌取其不可識文字以爲是編。書不分卷，前有丙辰五月自序。編中不可識之文字凡千名，合以重文得千四百有奇，因其無從考釋，遂以待問名其編。編中文字約分三類：或知其形義而不知其爲某字，或知其聲而不知其爲某字，或並形義聲三者均不可知。所據甲骨係從鐵雲藏龜之餘及其所輯殷虛書契前後編、菁華諸書錄入，所分序次係由人體而推及宮室、水火、器物、禾木、禽獸諸類，以類聯系，不分部居，每字之下注明某書卷數葉數，以便檢勘。與商承祚之待問編不同。商氏所編乃據此增以商周遺文會所輯龜甲獸骨，改編爲十三卷，變更是編以類聯系之序，一以許書之卷數葉數之先後爲次，與是編則名同而體異矣。按不可識之字，古無輯錄者，說文解字中雖有形義聲俱

闕之字，乃因傳寫而失其形義聲之說解，非許書所收原有不可識之字。其次玉篇諸書亦統無此例。此例之創，肇自說文古籀補一書，鐘鼎文字以不可識者爲附錄，自吳愙齋始。甲骨文字以不可識者爲待問，則自羅氏始也。此種文字輯而錄之，不惟不可識者賴此以存其體，即向所識者亦往往賴此以正其誤。即如彝器款識中舊說之析子孫，或釋析下爲子孫形字，或說析與子孫爲一形，今考之是編，又證以所據卜辭，其子抱孫之形係屬一字，始證明向釋爲形字及說與析合而爲一形者，乃無一不誤。是雖不識其字爲何字，而以之正向所識者之誤，實有賴乎此，其益以資考訂古文字，正與可識之字相需爲用，殊未可以其不可識而忽焉。

秦書集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秦書集存十四卷補遺二卷、華學涑輯。學涑字石斧、河北天津人。書前有辛酉王守恂及壬戌華氏自序、並凡例七條。書之分卷、卷之分部、悉依說文解字分卷分部之例。各部所輯之字、每字上冠以說文解字之古籀篆、名標於側、外下右註明出於某刻某器。十四卷外另附遺補遺、為上下兩卷、以補十四卷之遺。編其卷內分部、亦如十四卷之例、以說文解字部首為次。其無部可錄之合文、則附於末。

為是編作者自述、謂求文字古今變化之跡、遠求籀篆隸變化之跡、近證許書之是非、三者皆必徵於秦書、乃為是編、以為許書之外增進小學之考求資料。按古今文字、籀文之後、前者列國之異形、後經嬴秦之有政、欲尋其間蛻化之迹、以證許書之是非、獨於此中著眼、不惟無見、惟秦當兼并天下之前、亦居列國之一、獨徵於秦、似嫌未盡。且所列國文字、經秦秦因之後、雖其不與秦文合者、其文字已無從徵考、而近時發見屬於各國之彝器

款識、如魯、如齊、如陳、如楚、雖略可考見、而苦於傳世無多、亦即略可徵、亦屬無幾、祇有秦密西周之舊都、襲籀史之遺、近據大篆而有政、為小篆、其沿革皆有可尋繹、欲求其間之蛻化、勢不能不徵之於秦。是編專輯秦書、洵可為小學之考求資料、獨惜其去取之間、既以鄭文寶所摹繹山碑、做字異於許書、疑而不錄、又據以列劉通行之鈔文、不能證明為秦書、無庸以取證、未免彼此矛盾耳。

楷法溯源　原刻本　潘存撰

楷法溯源十四卷，清楊存輯、楊守敬編次。存字孺初，廣東文昌人。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書前有光緒四年蘄水華保薙序，序後為惺吾所撰凡例，述編輯大旨。凡例之後，列舉所采取古碑法帖之名，分編為目。是編所輯，錄隸體諸書之後，輯晉魏以後迄於五代所有碑刻法帖之楷字，及楷書兼行之體，悉鉤原體，彙以成書，與輯錄隸體諸書時代銜接。本名隸篇，繼乃改從今名。全書依許慎說文解字分卷之法，分為十四卷，每卷分部，依說文解字每卷之部前後為次，每卷錄字亦依說文解字每部之字前後為次。其一字見於各碑刻法帖之中二三見或三十見者，亦依說文解字重文之例，註明出處於屬於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字。凡見於晉魏以迄五代碑刻法帖之楷體，蓋搜羅備於是焉。按書體之興，自結繩而演進，往上古無懷氏、封禪於泰山梁父者七十二代，前有餘家，其體已荒邈不可得而稽。其傳於世而可見者，最古為殷商契刻之文字，為周鐘鼎之款識，其後為周宣王太史或說為周宣王太史名籀者所作之籀文，又謂之大篆。又其後為傳自孔壁之壁中書。又其後為秦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取籀文大篆或頗省改之小篆。四者體雖不同，而小篆中未經李斯等省改者，其中皆含有壁書、籀文、古文諸體，不能一一區分，雖其間不無演變，而大體實相承而下。此種書體，三代古稱以此傳寫，而漢經生據此訓詁。自殷商以迄漢興千餘年中，統為此種大同小異之篆書，是為傳世第一期之書體。其後秦獄吏程邈增損大篆，去其繁複，務趨約而去點畫俯仰之勢，便於書寫。其始施於徒隸，其後則朝野相習，名之曰隸書。自漢興以至於晉，此數百年中，統為此種隸書，是為傳世第二期之書體。又其後則自晉以後，書體又為之一變，凡隸書波磔悉皆省去，蓋趨簡便。始則以其體從隸出，號為隸楷；繼則去隸僉遂，去隸之號，專以楷名。此則為前體遞變之體，是為傳世第三期之書體，而自晉魏迄於今日行之數千

數百年而未嘗有所變更者也。第一體書期書體，自許慎說文解字彙集古文籀文壁書以篆輯爲之書之後，各家輯錄者有郭忠恕汗簡、夏竦四聲韻、楊鈞倪某篆韻、朱雲金石韻府、汪立名鐘鼎字源、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容庚金文編、王襄殷契類纂、商承祚殷虛書契類編、孫海波甲骨文字、徐文鏡古籀彙編、華學涑秦書集存。凡此篆從古籀壁書演變者，皆可得尋其源。第二期書體，自洪适隸釋、隸續之後，有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田汝耔漢隸分韻、顧藹吉隸辨、翟云升隸篇諸書。凡隸書從小篆壁書籀古演變者，亦可得尋其迹。獨從隸書演進之楷體，從未有依說文解字之例，輯錄各體成書，使人得以窺其從隸而楷演進之迹。惟有是編所輯，雖於歷刻法帖之楷，尚極其采錄，雖盡備甚亦可謂創作矣。據其凡例所述，作者之意楷注重八法，存備臨池之用，而細檢編中，采取楷體如參上從品，猶是古文品字，口不注中之形；拜字作琹，猶楷楊雄所謂從兩手下之體；爲字其上從爪；聲字其聲

作声；姚字其旁作兆，猶未盡改篆籀之體。凡此之類，其點畫雖已與篆隸方圓迥異，其結構實仍循篆隸體勢而成焉。欲知第三期之書體，其第一體徐從第一第二兩期其體演變而來，第賴是編所著華歷代之體，所可據察而得是編之作，洵爲研考文字嬗後變遷者所不可少之書。閱者之於是編，當從書體方面於文字變遷上加以觀察，幸勿徒因其名爲楷法，遂僅視爲臨池之助也。

碑別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碑別字五卷清羅振鋆撰振鋆字佩南一字佩衡浙江上虞人邑諸生前有光緒乙酉羅振玉序及其所撰傳略書凡五卷以五聲分每卷之中剖取兩漢迄宋各種碑誌造像石刻不見字書之別字依韻輯錄每一字列別字於後而以正體為訓以明某某字皆為某字蓋取爾雅廣雅釋字之例是編之輯據傳略所述作者之意以讀書以識字為要識字以辨別正字別字為要乃有是作其全書要旨純以辨別字體之正別為主按字之原非一字極不拘一形祇有書字而無字體初無所謂孰正孰別迨周中葉以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列國文字各從其聲各是其形亦不定其某為正某為別迨李斯奏同之後又改頡籀所謂為小篆許慎遂以小篆為主而合之以古文籀文改體俗體書令以文以作說文解字於是論字體者遂以小篆為正體以其他各體為異體於是字體乃有正異之分又其後字體孳乳不見於許書者日益增於是以小篆以外諸體及不見於許書者統謂之別體而一切訛體壞體遂亦不雜厠於其中即是編所錄別字其訛體壞體亦無不包括在內衡以說文解字所錄之異體種種變更之例其編中所錄別字頗多可議如簋作匭易从竹為匚猿作猨易从犬為豸此易原有所从之形而別从一義而相通之形如犧作犠易从義聲者為羲獮作猕易从爾聲為尔此易原有所从之聲而別从一音可相諧之聲如昏作昬移日上之民於下房作防移方上之戶於旁此因原有之體而易其位置如隨作隨易左為右从兩古文左靁作䨓易畾為𠕀从四回轉形此同原有之體而加以重疊其體雖非全體別構而對於原有之體已有一部分變更列為別字自無可議此外如舉作舉舉本从與得聲不應从與受本作受受本从又會意不應从大斷作斷斷本从㡭得聲不應从迷其从與从大从迷者乃从與从又从㡭之訛誤則皆訛體也又如衛作衞从行而行無其字氾作汜从汜而汜無其

字㨖作㨖从叟而叟無其字其作行作氾作叟者乃作行作氾作叟之未成則皆壞體也此種字體的屬不成文之體不得認為別字列於別字中殊為失考是編既以辨別字體正別為要旨即應專以別體為限其非別體之訛體壞體概屏不录方足以符別字之名如或因此種訛體壞體雖非別體究與正體有別且習相承既久已成為一種習用之體亦不可不辨遂亦悉行采入以別於正體亦當另立一類以別於別字以明其訛與別之不同以符其辨別之旨乃一律采錄漫無區別體例未免不嚴分晰亦嫌不清第平心而論較之梁廷枏之碑文摘奇采輯不多趙之謙之六朝別字記雜糅無序者其搜羅宏富頗足以資參考於讀書識字並不為無補也

碑別字補　原刻本　　張汝諮撰

碑別字補五卷羅振玉輯是編之作乃羅氏因其兄振鋆輯有碑別字書成未刊而卒於是為之刊行並補輯是編以續其兄之作而相輔以行焉書以韻之五聲分卷每卷字依韻分隸每字列別字於前而以正體為之訓一如碑別字之例無少變易編中所補諸字凡从正體變更別構之字及非別構之一切訛體壞體如以微作微彥作彥游作遊馬作馬作馬河作河之類不加區別一律搜采其體例不嚴分晰不清亦與碑別字同病惟漢西狹頌婁壽碑龍顏碑周揚樂獨樂造像隋龍藏寺碑其中別字雖經碑別字采取而采取之外仍有遺漏是編則悉以補入又宋鄭非熊九罹石題名張釜玻璃泉題名及勸慎刑文碑別字均未采及是編則悉以增入編中所輯之字增補原書之處甚多視原書之僅據梁廷枏碑文摘奇趙之謙六朝別字記洵堪伯仲實可為其兄之碑別字拾遺補闕惜其書刊於光緒

辛丑之歲書成，光緒辛丑以前凡近時所出石
刻在辛丑後者亦有石刻中之列字是編未及
采輯耳。

東洲草堂金石詩（避盦金石叢書本）　瀛汝諤撰

東洲草堂金石詩二冊，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
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翰林院編修，為文安公
凌漢之子，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詩。係吳避盦刊
本，前無序目，亦無卷第，蓋即吳氏輯本。詩凡古近
體四十九首，皆題詠金石之作。其題竟寧鐙詩、據
六舟剔拓，辨析舊釋四為三，麐為尊，於為年，首與
山為肖與中，是正屬樊榭所釋之誤。又題晉孫夫
人碑，識舊釋不祀顏為乃祀顏哉，字之上為同歸
殊塗，爾其詩字亦足補正舊釋，皆足備考古家之
徵考。所題劍中城武南廟堂碑，未涌款側，致虞
戈之由，雖洛於書法無關金石，其鑒直橫平立論
精卓，亦不同於凡響。惟題嘉祐二體石經，由先時
湮長，正亦書皆采道人理摩類，上通古籀，成大家。
李翊秦文多割棄，以許氏說文解字割棄秦文，
又黃初三體，呆者齊本邯鄲純及衛覬，措哉入石，
止兩經，凡造科文相雜，圃以三體石經古文為凡造，
不知許書所收皆無古籀重文者，其中同於秦文

未經秦罷斥十居七八、許氏並采劉棻石經三體中之古文多與許書所引壁中書相合、亦並非由於肊造、何氏以爲劉棻肊造、亦未免失於檢考、並亦當時鐘鼎款識之學盛行、人人腦中橫一款識之外其餘文字概不可信之見、何氏亦陷中此病、遂亦不覺流露於題詠之中也、

隸法纂要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隸法纂要十卷、清項懷述編、懷述字協孜、安徽人、書前有乾隆四十五年自序、次編全書采錄之字爲檢錄、次編各卷之所分部偏旁爲分卷總目、卷一至八爲全書所錄隸體、卷九爲漢碑假借通用字考、卷十則以漢隸偏旁書法備攷殿焉、是編之作、據其自序所述、係因顧藹吉隸辨原刻板毀於火、乃取顧氏原書重爲改編、所采之隸純以顧書爲藍本、而刪其所撰碑考、隸八分考諸篇、增以漢碑假借通用字考、並刪併顧氏所撰偏旁爲漢隸偏旁書法、省改更易其名爲隸法纂要、以別於顧之隸辨、按顧藹吉隸辨雖據婁機漢隸字源爲稿本、而其所補婁氏後出碑字、及補字源之闕、所撰偏旁、碑考、隸八分攷、亦並爲解經考古之助、所以四庫全書於婁、顧兩家之書並行收入、是編則惟以隸辨爲藍本、於顧氏原書隸體之外、一字未增、僅改顧氏之以韻分卷爲以偏旁分部、依照康熙、

字典部首爲編次，且於顧氏辨證精核之偏旁，改其所從說文五百四十部之次第爲從字典部首重行編定，並將其省闕考證文字往事芟節，核其改編各節，於顧氏原書精審之處，鈔於刪削，殆盡亡其所謂之漢碑假借通用字考於顧氏隸體之外亦未嘗有所徵引，不過斟取隸辨本書之字，聊以成篇，亦以析字俗體之根世字爲體之冊，要字設變筆畫之王，亦列於假借通用字中，取以充數，則尤爲謬誤。綜覽全書無一足要，雖標榜改編，實無非剽襲，較以顧氏原書，直重儓之屬，視顧書之與婁書，各有所長，可以相輔而行者，殆不可同日語也。

漢魏石經殘字　山東圖書館本　馮汝玠撰

漢魏石經殘字二冊，山東圖書館輯拓，爲海嶽廔金石叢編之一，前有民國二十三年琅邪王獻唐序，次爲魚台萬里校錄一卷，錄分甲乙丙丁四類，甲爲熹平石經，乙爲魏三體石經，丙爲魏三體直行式石經，丁以古篆二體不知何代之二石附之，仿羅氏漢石經殘字集錄以殘字列於上，以今文列於下，以相參核，以便檢閱。其不知何經之殘石，則依漢魏石經集拓之例，各視其字體附于其後。篇次拓漢魏石經殘字，計漢石經詩二十六石，內不知何篇者五石，尚書六石，周易二石，儀禮十六石，春秋經九石，公羊經傳九石，論語七石，內不知何篇者二石，各經之後不知其爲何經者二十六石，都一百九石。魏石經品字式三體者三石，不知何經直行三體者十一石，堯典三石，禹貢一石，無逸二石，其五石不知何經，古篆二體者二石，都十六石。總計漢魏所刻及不知何代之古篆二體凡一百二十五石。其編定次序，以熹平所刻爲今文經，因依今文家之經次，以詩書易禮春秋經傳論語爲次，與漢魏石經集拓依古文家經

次以尚書、詩、春秋、經、傳、論語爲次，者不同。其石數雖不及漢熹石經集拓七百八十八石六分之一，而所存皆集拓所無。以石之多寡，遂分軒輊，其以存餘冠於篇首，移集拓僅列存字之目者，頗爲閱者稱便。正始石經中直行三體之堯典，異於集拓中品字式三體之堯典，爲從前發見之所無，尤足以資參攷。按熹石經據集拓以前發見之石品字式者，堯典、皋陶謨而外，無其他各篇經文，而三體直行者，其發見經文又皆在高宗肜日以後，其自皋陶謨之後、高宗肜日之前，中間究爲何式，無從證見。同一尚書，且同刻於一時，何以前後異式，而其中又無其他之發見，藉以證明，久令人疑莫能釋。今發見此三體直行之堯典、禹貢諸石，始知品字式與直行者，其中必有原刻補刻之分。茲據君爽石一石，每石三十四行，每行三體，字字每體二十字，及每篇篇名各佔一行之例，依馬鄭所見古文篇數，照見行本經文字數，由君爽上推，其君爽一石以上應有十九石又三十二行，計應空所行不及半石。昔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本，有脫簡、脫字，即

今就見在發見石刻而論，其經文字句點間與今文不合，其自堯典以至君爽中間，與今本異者自必不免。若其間字句因君爽錯加於今本之處，其所空所行，亦應在不空之數。則君爽一石之前恰得二十數石之數者，以品字式每行三十八字之例推之，則計堯典、皋陶謨經文之字數，共書五十九行，即兼以篇名所行，僅得六十一行，推而勻作兩石，而下與第四石之禹貢照直行式推算，應從第十三行起者不能銜接。據此推測，直行三體之堯典、皋陶謨當爲原刻，其品字三體當爲補刊，更以此兩種石刻互證，直行者字體優遒，品字式者筆畫清潤，其直行者應屬原刻，尤爲明顯。惜何代補刻，史無明文，不似熹平石經於黃初元年修補見於魏書可考證，祇可姑從蓋闕之義，以待續有發見之證明。其古籍所載之石刻，則尤爲故書雜記所未載，無從臆度，更非俟有續出，無從證明矣。

寰宇訪碑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寰宇訪碑錄十二卷，清孫星衍、邢澍同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丁未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散館改主事，官山東督糧道。著有古文尚書馬鄭王注、今古文尚書注疏、周易集解、夏小正傳校正、魏三體石經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天官書考證、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藏書目內外編、續古文苑、問字堂岱南閣五松園平津館文稿並詩集。澍甘肅階州人，乾隆庚戌進士，官浙江長興縣知縣。是書前有嘉慶七年七月孫氏序。書分十二卷，所錄碑目自周迄於元末偽閏之碑刻志著於編，並益以各家所藏之古甎古瓦。石刻之下，凡書體及撰書人之姓名、碑刻之年月，均一一註於目下。其係人題記及刻於碑陰者，亦分列註明。其甎瓦亦如石刻之例，悉註明書體年月，並於碑刻之存某地，甎瓦之藏某家，亦一一備詳註。計所采凡七千餘種。據孫序所述，是編係根據邵晉涵纂書三通館鈔取海內石刻續編、鄭樵金石略之副本，益以目見手搨，及同時王昶、錢大昕、翁方綱、洪頤煊、阮元、黃易、武億、趙魏、何元錫諸人之郵示，最後更以邢氏所藏益之，乃成是編。故編首結銜孫邢並列，其實編定諸出於孫氏一人。嘉慶以前碑刻目錄之詳備者，允推孫氏是編。考乾嘉時海內所有之碑刻，各家所藏之甎瓦，執是編求之，蓋可十得其九。惟於各刻不載碑額，詳月遺日，更於高士廉碑以其葬之年月為立碑年月，均未免失於漏誤。所幸吳氏擴古錄目錄已於是編漏誤之處多漏補之，讀者正之可據其所補正與是編相參校也。

攟古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攟古錄二十卷，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其自著攟古錄金文九卷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二十卷為二十冊：前三冊為三代金石目，四冊為秦至兩漢金石目，五冊為蜀魏吳晉成漢趙前秦金石目，六冊為宋齊梁陳後魏西魏東魏後齊後周隋金石目，七冊為唐武德至天祐金石目，十冊為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吳南唐北漢岐南漢楚閩吳越蜀後蜀南詔金石目，十一至十三冊為北宋建隆至靖康金石目，十四至十五冊為南宋建炎至德祐金石目，十六冊為遼西夏金偽齊金石目，十七至二十冊為元中統至至元偽周金石目。均按冊標題其朝代於冊前書衣之上，以代二十卷之標目。前三冊金類全據攟古錄金文，品入只按字數之多寡為先後之序，次石類，則以年代之先後為次，附於金文之後。其四冊以下，則金石兩類相併，惟以年代之先後為次第，無年月日可致者，則視其書體屬於何代，即為一類附於各

代之末焉。所列名目，金類則據王復齋以下各家藏器藏拓及其所藏所見悉行采入，石類則據見於各家著錄及其所藏所見悉行采入。計所采之目，金類一千七百八十一種，石類一萬五千二百三十種，專瓦類一千一百有五種，木類六種，玉類四種，磁類二種，都一萬八千一百六十有八種。名目之下，金類則悉錄原文，惟於不能識之錢銘從闕，兩漢以下並分別記其書體；石類則其瓦之屬，悉錄原文，石刻則詳記書體年月日及其題額書體、碑陰、陰刻，並均注明屬在某地、藏於某人，其但據摹本列入者，亦注明從某書或某人摹本。其中舊有謬釋、謬記者，亦隨目加以訂正。凡吳氏以前名家金石並錄之目，從未有如此目詳且備者。至三代彝器，悉改薛阮舊例，不強分某商某周，惟按其器款識以其形象人名為器目，尤具特識。洵為金石目錄之中軼後超前之作，惟如此鴻篇鉅製，其成書年月未經敘及，其刊書年月亦未嘗具明，不能知其編中所列之目其所藏所見迄於何時而止，每使人引以為憾。考編中金類目錄內所列彝

器於毛公鼎、則曰山東濰縣陳氏藏於兩壺鼎則一曰嘉定周廣盛所得一曰宣城李文瀚所得是編之成當在毛公鼎既歸陳簠齋之後、盂鼎未歸潘鄭盦之前、據讀雪齋金文目所載朱建卿題跋、其記毛公鼎歸陳在咸豐壬子之歲、據簠齋尺牘、所致王蓮生觚手札、其斠盂鼎歸潘在同治甲戌之冬、據此證明是書之成、在咸豐壬子以後同治甲戌以前、及其編中所列諸目、其見藏皆於同治甲戌均可證而推測、對照此考其編中所錄藏見之金石諸目、可以知其斷自何時矣。

積古齋藏器目 靈鶼閣刊本

馮汝玠撰

積古齋藏器目一卷、江氏靈鶼閣刊本、不知輯者姓名、無年月可考、所輯係儀徵阮文達公元積古齋之藏器、總計所錄凡七十四器、據編末所題係據翁方綱所著積古圖讀記及瀛舟筆談所載錄入、以此目與積古齋款識題為阮氏自藏者彼此互校、此目所錄之商匽侯鐘、素栈鐘、豬敦、惠尚弭父辛卣、素豆、中姜罍、尊、齊侯罍、要斝、周甗、素匜、華戈、素雞鳴戈、素斮戈、瞇作兵鋻兵素劍、素瞿、魯觚、素觶、豊尊、斗、二十二器、皆積古齋款識所無、其積古齋款識題為阮藏之乞居鼎、伯彀子鬲、三器又為此目所無、彼此已詳略不同、且諸女匜據款識乃趙晉齋摹本、非其藏器、此目則誤以為阮氏自藏矣、此外則此目戊寅正月鼎款識作內寅父丁鼎、壺山鼎款識作奴翠鼎、楅鼎款識作腹鼎、父乙解款識作冊冊父乙解、遽中解款識作遽仲解、象角解款識作象解器、乃作觚款識作乃作器觚、因為一器、其標題之目亦互有不同、此目

所錄款識爲多而校以款識頗可據以補其遺漏訂其訛誤至標目依照互異者尤須彼此互証其器是一是二乃可得而確定考阮氏藏器者宜与款識互相參考未可專據此目以爲斷也

木庵藏器目　靈鶼閣刊本

馮汝玠撰

木庵藏器目一卷爲江氏靈鶼閣叢書刊本不知輯者姓名亦無年月可考惟刊本首葉題端之後署丙申正月江氏刊於光緒二十二年而已是編所輯爲歙縣程木庵所藏彝器之目所錄之器凡五十有四條編內所題署名爲程振甲考吳式芬攈古錄目錄丙午爵下題歙縣程木庵洪溥藏程穆房齋文集竟寍鴈足鐙跋云今得歙縣程木庵洪溥至木庵之名爲洪溥非振甲也又考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爲潘玉泉題竟寍鴈足鐙拓本云道光戊戌寄拓本至都余因屬樊榭韻作詩三篇後木庵之子守恭執摯門下曾爲疏所藏彝器又房齋文集竟寍鴈足鐙跋云道光癸卯木庵之子守恭需次入都以拓本徧貽同好余分得鼓所是木庵之子爲守恭亦爲振甲或守恭其字振甲其名或振甲爲木庵孫輩均未可知若無旁証可以證明是振甲非木庵之名據吳氏攈古錄張氏房齋文集皆之振甲非木庵名可斷言也又考

攈古錄內所載屬於木庵藏器者，畢鮮彝蓋、節鉞、卣、丙午爵、子孫父庚爵、劉主沇博山鑪諸器，皆此目所未錄。又子廟弓卣，吳縣則題為子廟卣；婦庚卣，吳縣則題為女庚卣；十二年邦上軍方，吳縣則題作槍，亦與此目所題不同。此目所錄盡於木庵藏器，既非全目，亦非定本，第輯者就其所見錄而存之，江氏亦就其所輯授而刊之，均未遑詳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簠齋寫東武劉氏款識 影寫本　　馮汝玠撰

陳簠齋寫東武劉氏款識一卷，清陳介祺編。是編為陳氏手寫，原與張叔未所寫清儀閣集古款識合印。編中所錄器目，乃劉燕庭所藏之拓，非嘉蔭簃所藏之器，如遂啟諆鼎為漢陽葉氏藏，[illegible]白鼎為東武李氏藏，曾伯霥簠為簠齋自藏，均在其中，即其明證。特以拓為劉氏舊藏，故仍以劉氏題其器為編中標目之下，陳氏隨器附注，惟無崇論宏議，而其訂正考釋之處頗多可取。如謂作寶尊彝之類為市鬻之品，非所通用；謂敦常兩耳三足，無足者名之曰彝，亦當無足而文曰敦者，彝其常也，器也，凡器皆可曰彝；謂㪟為从高合文，引書盤庚爾祖其從與享之之文，以為即配饗太廟之典，皆具有特見。至其於遂啟諆鼎謂原器銘止九字，陝人增刻偽字成三百，鬻之漢陽葉氏一則，於古器款識真偽之辨，關係古器文字尤為重要。因附鈔康遂啟諆鼎跋，亦詳論其偽刊，于觀古閣叢稿中，可與陳氏此目所記互相證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葉氏得其之後，其旁周遭具圖款識一卷，征釋洋
洋數百言，一時考古家頗以為可信，徽陳氏此記與
題跋則遂謂爲文字之真偽，後世鮮其辨之。考古
者按此目，若僅視爲前賢遺墨，則淺之乎視此冊
矣。

讀雪齋金文目手稿　稿本　馮汝玠撰

讀雪齋金文目手稿一卷，清孫汝梅撰。汝梅字
春山，又字問羹，順天大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兵
部主事、馬館監督，著有六朝碑目考證、吾心室
彝器款識拓本釋文，均已印行；讀雪齋古彝
存考、論彝絕句、秋雪山房謎語，尚待刊行；餘如古
玉考、古彝匯校本、篆刻雜錄、詩文集、顧曲集，多
燬於庚子之變，此殘稿亦劫餘之一也。是編前爲
孫氏小象，次爲米蕉瀛撰孫氏傳，又次爲丁卯十二
月桐鄉馮汝玠序，又次爲其次子達所錄王蓮生
致孫氏手札，末爲其從孫壯題識及姚華識語跋，
則編中皆孫氏自錄所藏金文拓目原稿，都為四冊，
以高文典策四字為次，冊內一器一簽，粘於冊上，以便隨
時移易，庚子劫餘，僅遺此冊內簽條若干，其從孫
壯乃依類輯為此編，各簽之下所記高文典策諸字，
即其原分之次第也。是編所輯，雖非孫氏藏拓全
目，而計其數尚在三百以外，每一拓目之下多錄原
銘，並一一記其器為某藏，拓為某贈，某題，某印記，其舊

釋器名文字有誤者亦間附加訂正與張叔未清儀閣集古款識陳簠齋東武劉氏款識均為手寫可稱鼎足而嶷其所記均於張陳兩家手稿較為詳實其唐具條下所記朱建卿跋語於彝器歷史所關尤能按唐具即陳壽卿所藏之毛公鼎其器為彝器中唯一重器關於其器之出土亦彝器中唯一重要之掌故陳氏得之始終秘而不宣即其手寫藏古冊目亦復諱言考古家苦於不得其詳每引以為憾雖吳氏攟古錄目錄於毛公鼎註明藏於濰縣陳氏可以證明器為簠齋所藏而其所得之年月地點仍無可考惟觀古閣藏稿鮑氏毛公鼎跋與此冊所錄朱氏跋語記其為咸豐壬子得于都門於陳氏得器年月地點可得而徵而此冊所據朱氏之跋尚在鮑跋之先其信述尤為可據於古器物之掌故可資考證殊非淺鮮使其全稿具存其中重要之記述可藉以考證者當更不少惜僅存此殘餘手稿不獲窺其全豹為可憾也

寧壽鑑古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寧壽鑑古十六卷清內府編前無敕編諭旨進呈表文及編纂諸臣銜名無從考其編纂年月按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是編未經收入四庫其編定之時蓋在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之後矣書分十六卷一二卷為鼎三四五卷為尊六卷為罍彝舟諸器七卷為卣瓶諸器八九卷為壺十卷為爵斝觚諸器十一卷為觶匜敦簠簋豆鋪諸器十二卷為甗鬲鍑盉冰鑑匜諸器十三卷為盤洗盂瓿盆盦鐎斗匜罐四諸器十四卷為鐘鐸鈴戚鐃戈斧機帳構杖頭鐓鵰車書座鐙豆硯滴書鎮鐙諸器十五六卷為鏡凡分四十八類計六百九十一器每器為圖因圖繫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尺高廣輕重之等并鈎勒款識者為釋說其體例一如西清古鑑之舊其摹寫精審毫釐不失當復與之相埒而是編從未寫本影印較之西清古鑑出於雕椁者尤為精絕至考其考釋如周齊史尊之叔史謂是子曰山林之木縱廉守之澤

之崔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孔穎達曰皆齊自立之官名故與周禮不同則舟鮫安知非衡麓舟鮫之類薛氏以為農官未有確據周旅宗卣之周寽謂蓋主器者姓名周魚壺謂器以魚飾者甚多儀禮有魚縣博古圖有魚鐸又有魚鼎魚洗西清古鑑亦有魚卣其以魚為銘款者古有魚氏及地名人名之類而全作魚形者舊說多以為魚飲鮨祭祀及時為言夫臘子留之篇說謀無饗罪維魚矣之象以兆豐年古人製器而頌禱之意寓焉周嬀鋪謂鋪為簠字辯駁甚澄尤為允確惟商父辛彝之爵作父辛尊彝宥乃人名而以為侑食之義卷中之表座卽周禮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之中亦卽儀禮鄉射禮鹿中縣邑璲鑿皆容八筭之中鄭注所謂中以盛筭者其制皆作獸形書首有邑璲鑿背中空乃沿舊說之誤而仍以為表座則未免失於稽考也

清儀閣集古款識　影原寫本　　應汝瑜撰

清儀閣集古款識一卷清張廷濟輯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鄉舉第一著有清儀閣金石題跋桂馨堂集是書輯未手自錄寫乃其生平款識拓本之目非其所藏之器目卷中所錄各以冊分首二冊為金石之遺分上下兩冊為陸白齋藏本次為古器物銘一冊為吳侃叔藏本次為鐘鼎奇字一冊為朱竹垞藏本又次為二冊以元亨為次為宗之山所贈又次三冊以甲乙丙為次為叔未自輯而題曰督墨齋古器物銘以別於吳侃叔之藏本各冊之內所標拓目之下更附以細書拓目並書於石字大者為原藏書於下所錄者為續輯其所輯拓本彝器而外並及古兵符傀錢幣造像詩類其手寫年月惟鐘鼎奇字冊內題曰金款巨冊自嘉慶十九年甲戌裝起續裝已五次又曰道光二年二月十四日寫目錄此類推其鐘鼎奇字外各冊蓋亦同時手寫也每拓目之下或記器銘形製或記器拓紙數或記器為某某藏跋者某某人所刻某石徵考視陳簠齋之東

武劉氏鈜識辨泐、淇縣之增刻，多闕於文字；孫春
山之金文目詳毛公鼎之出處，多闕於考證，要非可
相提並論。蓋以張氏與目與惠武劉氏款識、讀雪齋
金文目均係手寫，為金石家之遺蹟，校與陳孫相家
之稿無居之耳。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石刻本　　瑀汝瑜撰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無冊，清黃易輯刻。易字小松，又
字秋盦，浙江錢塘人，官山東濟寧同知。吉有岱巖
訪古記、嵩洛訪古記、嵩洛訪碑圖記，書不分卷。前
有嘉慶五年錢大昕序及翁方綱題記並詩。次即
為鈎摹所輯漢石刻文字，首為熹平石經尚書論
語殘字，次為魏元丕、范式三公山、譙敏（王推子闕）、武
梁祠畫像、圖令趙君、成陽靈臺、朱龜諸碑，凡
十種，書非著名金石文字，實為石而無金也。其十種

內熹平石經、魏元丕碑、范式碑（王推子闕）、圖令趙
君碑、譙敏碑、成陽靈臺碑、朱龜碑均據所得
舊本依原字大小鈎摹，其後所訪獲之三公山碑、
范式碑陰及唐拓武梁祠畫像所闕左一石之二列，
及其中石、後石上下層四列之文字，則係另存原石縮
寫摹入，於等信之則據舊拓鈎摹，另具真於
續獲者對據原石縮寫，於其字旁氏題記所謂
就其等傳世鈎錄本以為同於蓋就就鈎摹舊
拓諸碑刻而言，於其續所獲訪者則從略也。編中

所摹者刻無一刻後附以黃氏及若家考釋甚詳
摹者刻存字雖較洪氏隸釋所載為少而魏元丕
碑可補洪氏未釋者十一字范式碑可補新出影碑
一百八十餘字趙君碑歎頌書可正隸辨作敘之訛頗
足以資考證而其間字體筆畫經若家及黃氏審
正可據以訂補隸釋之誤釋闕釋者亦復不少武
梁祠畫像本為中右左三石洪氏未見原石誤以為六
范式碑本有陰洪氏未見原石誤以為魯峻碑之
陰此編據武梁祠畫像中左右三石十二引題字范式
碑陰題名皆據原石一一摹入並於各刻之後詳記
其拓存於末其糾隸續釋之違失確而有據則
尤足訂正自宋以來數百年相沿之誤焉

長安獲古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長安獲古編二卷附補　清劉喜海編喜海字
燕庭山東諸城人文正公統勳曾孫文清公墉孫嘉
慶丙子舉人官浙江布政使前書前無序末有光
緒乙巳劉鶚跋書分上下兩卷上卷為三代器凡鐘鼎
彝卣敦簠鬲甗壺盉匜等飾爵觶等十五種
罍四器下卷為秦漢以下器凡詔量鐙鑒鋗鍪鐎鐶
鉤雜器鏡符瓦當十三種二卷八器兩卷之後附以
封泥二十金元印七及檢封凡三種四十器為附補
器每器為圖並鉤勒其款識因諸器皆官長安時
所獲所以所獲之地名其編焉是編觀古閣叢稿
中載有鮑康兩序一為辛丑年製一為壬申年
製一云是編將付剞劂是未刻時預擬之序一云先
生著身著作身後都散佚又云是編付刊左僅
及半余擬為成之力有未逮迨壬申解組旋
都下見已刊之版尚存廠肆而藁本不知所
在詢之壽卿云歸篁齋即郭以示余並手標
其目並合器無詮釋墨本僅存姑取其闕者

補之誤者更之不復加箋注一如原書之舊以係後來考古家論定胡石查王廉生兩農部果清卿太史陳實生上舍戴任勘正戴萬慕繪恩綬姪並預校字之役爲並補刊時續作之序兩序於是刻始末原流甚詳劉跋但云版歸徐氏繼又由徐歸王同治甲戌以後迄未印行庚子之後劉氏得之又由王孝禹補其標目始印百部於鮑氏補刊始末則無一言敘及今合鮑劉兩氏序跋原流更證以編內尚留有未經刊字之墨丁始知是

編之刻始而劉氏刊僅及半繼而鮑氏補之旋復尚有所遺終而劉氏補其標題始告厥成其諸刊補印於前後經過之歷史皆可得而索也自劉氏印行之後版又易主迄未坊間印本乃更劃去劉跋以充原印則知其始末者鮮矣

古泉匯　原刻本　　潘汝翰撰

古泉匯首四卷清李佐賢編佐賢字竹朋山東利津人道光乙未進士官福建汀州府知府首集之前有咸豐八九兩年鮑康前後序及李氏自序與著家名家題詞著集之後有鮑康及李氏兩跋首集四卷一爲凡例二爲總目三爲歷代著錄及李氏古泉雜說四爲蕭泉節樹語戴熙劉喜海鮑康諸家雜說元集十四卷所收皆古布內分方足尖足圓足空首諸類亨集十四卷所收皆古刀內分齊刀節

墨安陽刀明刀列國尖首刀列國異品刀諸類利集十八卷所收皆圜法正品內分周秦至明歷朝正偽外國諸類貞集十四卷所收皆異泉雜品內分無考正品無考別品變體者品厭勝正品厭勝吉語厭勝生肖神聖仙佛花紋馬錢雜泉諸類每類之內更分若干品總計著品都凡五千有餘品若圖其形若系以考自有泉幣譜志未有如是編之詳且博者編中所搜以圖與李氏自藏居其大半他則戴文節公醇士吳方伯我鷗劉觀察書園

呂中丞堯仙、鮑太守子年、吾家所藏，居多，此外更
採及陳侍讀樹卿、吳閣學子苾、顧參軍湘舟、
李司馬古農、韓孝廉潞卿、鍾農部巖叔、張
載尹未庭、汪家所藏，悉以目所經見及有拓本、
而又確信其非偽者為斷，其載於舊譜而目未經見、
無拓存其名，附於各類之末，若品之未概不圖入，則
又自有泉華譜志，未有如是編之確而慎也。惟還
殘青品類內藕心及藕心外圍、厭勝、辟邪諸品，皆非泉
華，乃依舊說列於奇品、厭勝、吉語類內，郭勳四
龍王貴傳、侯誼品，皆古人泉鈕私印，乃以鈕製似
泉又為吉語，列於厭勝，其鑒別不無可議，然合四
集觀之，全編包括古今，臚陳正異，傳世泉華圖
譜，浩志以譜之作，無逾於此，雖間有違失小疵，
固無害其大純也。

續泉匯　原刻本　　倫姓玠撰

續泉匯十四卷補遺二卷，清鮑康、李佐賢同
編。是編乃續李氏古泉匯之作，前有鮑氏所序、
末有李氏一跋，首集前為目錄，次為凡例及歷代
著錄，補遺元集三卷所收為古布，亨集三卷所
收為古刀，利集三卷所收為圜法正品，利集五卷所
收為異泉雜品及古布內分方足尖足圜足空首諸
類，一如泉匯原例，無所變更，亨集之古刀則并即
墨安陽刀於齊刀之內，而分列國刀為尖首異品
二類，利集之圜法正品則於周秦兩漢歷朝正偽
外國之外，更於隋後另增厭勝一類，貞集之異
泉雜品內則無花紋一類，其品數不盡同於泉匯
補遺則上下兩卷，所收於古布一類，又與前集不同。總
計十六卷，於泉匯五千餘品外增多至九百八十餘品，按
鮑李兩氏序跋考之，李氏原稿先為十卷，正寄
鮑氏，時已增為十二卷，鮑氏乃以所得何銘海舊
藏方足尖首布兩種六百餘品，由孫春山選出百餘
品及孫氏所藏三十餘品，並鮑氏藏品數十，為之加入，更

增訂為十六卷。近吳氏金石書錄目既於泉匯下列續十四卷、補遺二卷，為李氏編；又列續泉匯上四卷、補遺二卷，為鮑李兩氏同編，誤一為二，未免失考。李氏古泉匯刊行當時已推為獨有千古，此續編既補泉匯遺漏，更經鮑氏訂正，古泉圖說亦與尚古泉匯並觀止矣。惟利集內前後獨附補遺，體例與各集殊不畫一；貞集目內有花紋一類，圖則無花紋而有打馬錢圖，目亦前後不符。其利集內之補遺，蓋成書後續有增入；貞集目內之花紋，蓋刊書時偶失檢點也。

大泉圖錄　原刊本　馮汝玠撰

大泉圖錄一卷，清鮑康撰。康字子年，安徽歙縣人，官四川夔州府知府。書不分卷，前有鮑氏自序，次圖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大錢，次圖新疆各錢大錢列品及前所遺，與吉語各錢並鈔板式樣為補遺，末以與劉丹初論鈔法書附焉。編中所圖，其咸豐大錢面文不同者有重寶、元寶、通寶三品，幕文不同者有四種：一為當四、當五、當八、當十、當二十、當三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凡八品；一為一十、二十、五十、一百凡四品；一為拾文一品；一為一千計重五錢、二千計重一兩、五十二兩五錢凡三品。其清字幕文不同者有寶泉、寶源、寶直、寶濟、寶蘇、寶河、寶浙、寶昌、寶福、寶德、寶晉、寶陝、寶鞏、寶迪、寶桂、寶川、寶雲、寶黔凡十八品。其同治大錢面文不同者有祺祥重寶、同治重寶凡二品，幕文不同者有當四、當十凡二品。其光緒大錢面文惟重寶一品，幕文亦惟當十一品，其清字幕文不同者則有寶直、寶蘇、寶浙、寶昌、寶福、寶武、寶南、寶晉、寶陝、寶川、寶廣、寶桂、寶雲、寶黔、寶伊及阿克蘇十六品，種類繁多，輕

重若異，樣其幕文所類記數目，可以考見當時平準之法，則據其清字幕文所記字樣，可以考見當時鼓鑄之有分局，而圜於疆所鑄之背書八年之道光錢、克勤郡王所鑄背書星月之咸豐錢，及大清寶鈔、户票、官票，尤足資考證。而看異闡，雖曰圜錄，而三朝圜法寶寓於圜錄之中，觀其卷末與闡丹初論鈔諸書，作者之為是編，乃目覩當時圜法之壞，其書隱憂，始慨而為此。其自序所謂用紀一時掌故，蓋屬託言，若僅以尋常錢幣圖譜目之，殊負作者深心。惟就圜錄而言，其於咸同光緒三朝之大錢，志為羅列，亦為考吾清末葉大錢者必不可少之書。其卷端既以圜錄署名，今錄存其書，亦只可仍循其名入於圖譜類矣。

泉說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泉說一卷附補遺，清鮑康撰。康有同治癸酉諸祖蔭序，末附泉辨補遺，後附刊啟後補說一則，及其自跋，並陳壽卿評語數十則。鮑氏為收藏家泉幣專家，亦為研考泉幣學之專家，一時同好莫甚匹也。生平著作與利津李氏同編續泉滙外，於古泉幣並無專著，即是編亦由諸氏力任始成。編中多述遺聞軼事及各家著錄得失，補遺則間釋及泉幣文字，雜襲所說。間篇以虞夏贖金釋文說頗近理，主論泉幣自唐虞，不知古者化貝寶龜之屬，貝為化質，周始有泉。虞書金作贖刑，乃禹貢惟金三品之金，是金非泉。說誤以泉與金為一，以為論泉宜自唐虞為斷，未免為劉說所囿。泉說說詳其凹凸相衡之理，雖足證舊說泉說泉鏡之非，不過重申翁樹培之論，亦非有所發明。其辨兩種篆文之布泉，謂作懸針篆者，布字相同於貨布之布字，泉字中豎斷而不連，同於貨泉之泉之泉字，謂作玉筯篆

其卒字酷肖五行大布，對其題非一朝之制。其泉
辨一篇，謂舊泉縱散斜簡，乎必饒賁神，彼偽
作者能朗，鄙不能為模糊，能為精整，不能為姿態
遠出前樹，語辨色辨聲之上，則辨析毫於秋毫
鑒別入神解，不愧為一家之言矣。鮑氏星瑞論序
謂其與戴文節古泉叢話、劉燕庭論泉絕句鼎
足而三，實則戴劉兩家之書視此說之述，其稿知
獨得其未足並駕齊驅也。

續泉說　原刊本　馮汝玠撰

續泉說一卷，清李佐賢撰，陳介祺評。卷首為
同治癸酉十二月聽園野人鮑康序，次為說，評列
於上，其為李說附於後，低一格，其為陳評，李依吳
清卿王廉生之說，錄附為。聽園野人原序考之，
李說陳評，為李氏寄聽園之原稿，卷尾所附
說錄，則聽園刊李稿時所增入者也。李氏並作乃
因聽園所著泉說，其說有挂漏者，其缺未有知
之，不詳言之不盡者，遂及見聞所及，可補泉說之
未備者，繼筆於寫而成說，凡三十四則。說下陳氏則
更加評語於李氏說，待考者則附以己意於李說
所無者，則為之申論，與之相輔。而所綜其說與評
對勘，如謂吉首齋布上，所齋字下作川，金七三字
今讀齋為川，為和之，則說勝於評；如謂說泉宜
多見字，斥權形質，出地藏家，持訪諸類，名泉宜
定化刀作布化，泉化幣化，貝化錢，諸名則評詳於
說。彼此兩論，推互者種，長處相得益彰。推評謂
鍾帑所留器之錢，後世遂為圖，其為錢考，詩圃

禮、地官泉府之泉、鄭注故書泉或為錢、所謂故書者、即古文經、古文經字每多假借、泉之作錢、即其假字、泉錢之異乃正假之分、初非因形似異而譌、孫氏此說推一字之失考蒙正名之所關、亟則藏泉者所不可不知、而說泉者所不可不辨者也、

虞夏贖金釋文 觀古閣刊本 馮汝玠撰

虞夏贖金釋文一卷、清劉師陸撰、師陸字青園、官上荊南道、書前有同治癸酉鮑康序、書中所釋古幣僅舊所謂虞一釿乃安邑與乘馬幣三種、十二品、其於虞一釿幣謂釿有斷劇之義、其於安邑幣謂安邑為舜創之而禹因之、不必定屬之夏、其於乘馬幣一釋為乘正尚金當爰、謂乘之為四、言四也、如乘四矢曰乘矢、四壺曰乘壺之類、而此取四馬為乘之故、得策乘馬之精也、正字其字皆正不同、倒書即前安邑一釿二釿之幕有安字者也、尚金者、尚之言上、如曰此最上之金也、當敵也、爰者鍰之省文、合而言之、乘正尚金當爰、猶言此幣直四枚正書之安邑一釿、乃最上品之金、以此敵贖罪之鍰也、一釋為乘布釿金尚當爰、謂布從列子、又或從倒古文作㡀、蓋以倒書之幣自為一種、用若不同、故增借(倒)子之布以名之、一釋為乘布釿五二十釿當爰、謂五者此一枚準彼五枚也、彼之一枚既直安邑金四、則此之一枚準彼五枚當直安邑金二十、故於五下

注五千字定此三種確為虞夏之贖金故以虞夏贖金釋文名其篇考其所列第一種首一字从𠆢从十从吳非虞字第二種首二兩字乃安邑第三種首一字从木上貫田作東乃梁字省文亦非乘字其作東邑者即梁邑也以第二第三兩種之安邑梁邑證第一種之首一字其字雖不可識其為地名則毫無疑義釿則从斤从金衛以六書形聲之例實即斤之異文幣曰一釿二釿者猶之泉曰半兩曰五銖曰貨百曰當千之義其非其重即其直數其曰當

一二釿者即猶言直一二斤亦決非斛斗之義此種古幣之外冠以地名者世所傳不下數十種要諸冠某地者即當時某地行用之幣其時雖不可確定要在列國以前祇可統名古幣不能強分為某虞某夏某商某周也作者不識此義且不識古人製字原理更申以舊譜及諸史諸書之言先入為主既武斷第一種首字為虞更誤認梁字為乘以管子乘馬篇附會其說已屬根本錯誤並以第三種五下兩注二十字斷定為直安邑五枚五四適得二十之數硬

將安邑梁邑兩幣牽合為一純出臆度毫無佐證尤為不經之談按譜錄史形而列名幣未嘗不援據舊說得其髣髴而病在不詳六書不通故訓實則劉氏於六書故訓二者固亦嘗譜通初諸史而說亦猶五十步之與百步姑存其說亦聊以備言泉者一家之言而已

秦漢瓦當文字　橫渠書院原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文字一卷續一卷，清程敦撰。敦字彝齋，安徽歙縣人。首爲總目，次爲程氏乾隆屠維協洽之歲自敘，並附以孫淵如及鄭耘門跋程兩書。次圖瓦當文字。續一卷首爲甲寅自序，次圖瓦當文字。前卷內分上下兩冊，上冊圖瓦當四十有八，下冊圖瓦當四十有八；續卷不分上下，圖瓦當二十有五，總計兩卷所錄瓦當凡一百五十有九，其間文字不同者都五十九種。每卷瓦自爲圖，圖者以考釋附其後。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均以前爲兩卷，乃以卷內所分上下兩冊爲兩卷也。考瓦當文字之有專書，始自朱楓秦漢瓦當圖記，其後相繼著瓦當，與程同時者有趙魏、錢坫、俞肇修、申兆定諸人，皆無專書。其繼朱氏之有專書，惟程氏是編爲最先耳。卷中所圖，據其自敘所述，本摹以來梨錯，因與原字參差，乃仿漢人鑄用翻沙之法，就本瓦爲範，而後以範鍋爲之，故其文字尤肖原形。出名刊版之上。其圖後考釋，於永受嘉福瓦，鄭耘

門之說以正舊釋桃風嘉祥、迎風嘉祥之誤；於兔氏冢舍瓦，據錢氏得馬兔，知兔爲魏省文，以正長安志所引孫星衍據極隆記謂馬兔爲人名之誤；亦據瓦當惟於延年益壽、延壽萬歲兩瓦，據班氏漢書郊祀志定爲延壽、益壽兩館之瓦，疑黃伯思以爲益延壽館之瓦者爲定，頗爲林氏石廬金石志所識。今據王漢生所藏益延壽瓦拓本與此兩瓦互勘，益延壽瓦雖有其物，而較此兩當殊大，其製與此兩當迥乎不同，且與此兩當似非一館之瓦。程、黃兩家之說各有所本，均非鄉壁虛造，祇可並存待考，未可但據林氏之說即執一以定其是非也。

金石契　貴池劉氏重刻重定本　孫汝諒撰

金石契四冊，清張燕昌撰。燕昌字芑堂，又字仲魚，浙江海鹽人。乾隆丁酉優貢，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書不分卷，以五音分冊，卷首有王杰、朱珪、杭世駿諸序，次爲凡例，又次爲錢大昕、魏成憲題詩，末有查夢齡、楊建及劉世珩重刊時跋。冊中以清高宗御題銘錢銘錄券詩及成王題趙忠毅公鐵如意詩冠於篇首，其爲字以下僅微明。若爲兩冊，所收金石凡金屬五十二，石屬二十二，附錄金三石一。陵亦止戈。戟名一，皆金屬部。八十有一名，依原物或仿摹其款識，或並圖其形狀，並已另爲釋及各家題記詩詞附之。格於諸家金石圖錄題跋諸例之外，別成一格。推所錄諸物，視諸家圖錄款識殊嫌簡。器等按原銘原式摹入，較之金石索之類多從摹本重刊以致屢有訛誤爲勝之。西編中摹文揭各家所舉，謹審與此互校，則所摹多誤，亦有不誤，不盡如各家之所舉。如張林未清儀閣題跋，謂於元康鐙斗，謂積古齋據金石契摹本編入，款上脫右字，又曰金石契原刻脫摹文，脫右字，釋文有右字，第二刻則并釋文亦脫右字，此重定本摹釋的脫右字，誠如張氏之說。其載文前者亦梧話於梁肆貳伯錢，跋謂金石契作二百，誤，今按作二百，無乃編中引厲鶚宮詩紀志李衛西湖外紀之文，張氏所摹偽作貳伯，則戴氏誤記，張氏亦未誤也。若是編爲重定之本，其卷首王杰、朱珪、杭世駿諸序爲初刻時原序，錢大昕詩爲重刻時續題，楊錯詩署年癸酉，是爲嘉慶八年，上距朱杭兩序乾隆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是張氏半生心力，盡萃於是編矣。

錢幣叢考 刻印本　馮汝玠撰

錢幣叢考十二卷清王錫棨編錫棨字戟門山東潍城人是編前有同治癸酉自序盛昱題詩樊彬序及凡例末署其孫維樸壬戌歲跋書中所列卷一為古幣品卷二至三為古刀品卷四為古圜金圜品秦品漢品漢品漢偽品蜀漢品六類而以孫述附于漢品新莽附於漢偽品末吳附於蜀漢品卷五為六朝品六朝附品刀幣列品古别品四類卷六為唐品五代品五代附品三類而以史思明附於唐品卷七為宋品卷八為南宋品卷九為遼品金品西夏附品宋偽品元品元偽品六類卷十為明品明附品明末偽品三類卷十一為外國品而以不知年代之品附之卷十二為厭勝品詩評品馬錢品而厭勝又分吉語釋道雜品通花詩類援其凡例所述而列詩品概不係諸他人之援其孫王氏金石楷書極要是編成於辛亥年僅三十歲書既成於壯年所又均屬自藏故所收之品不及錢匯續錢匯之博而分之類不及錢匯續錢匯之詳惟所圖錢幣之形悉援原拓付印則錢匯續錢匯係手橅者所莫能及焉書清錢学之興始於嘉道盛於咸同初則南書戴文節醇士北有初渭園劉青園劉燕庭後有李竹朋鮑子年皆專門名家其諸繼諸家而起者收藏推王氏為最富圖譜亦推是編為最早雖其所錄僅限於一家而志依原錢惟摹與真無二可以考見古錢之神致無所當圖譜蓋亦云適於是編矣無矣王氏因於錢幣著作是編之外更曾錢苑萃珍其中尤多罕覯之品可補舊譜之闕惜其書未經付刊不獲與是編共傳也

梅花草盦藏器目 雲龢閣舊鈔本 馮汝玠撰

梅花草盦藏器目一冊清丁彥臣藏彥臣字硯丞又字筱農浙江歸安人按目所錄亡秦漢以後禁器惟三代時鼎彝凡鼎七彝三敦二卣五爵三尊三斝一觶二簠一鬲三甗一盉二壺二鐘二鐸十四款二十七器較阮文達曹秋舫張菽未劉燕庭葉東卿吳子苾吳退樓程木庵李竹朋陳簠齋李璋煜吳愙齋王戟門諸家藏器之目其所藏之數視諸家為最少其所藏之器類皆尋常之品無著名重器亦視諸家為最遜考丁之在浙西本以藏書著名其藏書所記有八千卷館萬卷書樓諸名見於丁氏所存其藏器乃其餘事並非專家原不能與專門金石諸家相提並論第既有所藏則於彝器流傳之緒有關不獨無諸家之目者不能不錄其目以與諸家之目並傳即考諸家藏器者亦不能不據此目以與諸家之器互參考亦不能以其所藏之數較少所藏之器較遜遂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而以江氏既錄之且與諸家之目並刊之也

選青閣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福汝玠撰

選青閣藏器目一冊，清王錫棨藏。錫棨字戟門，山東濰城人，著有泉貨彙考，已著錄。是編為輯王氏藏器，凡鐘二、鼎十二、彝七、敦六、卣七、爵八、尊三、觶一、角一、觚三、盉盤壺各二、鬲匜壺罍甗鐘各一，都五十八器。考戟門之孫維樸，諸城王氏金石叢書內王氏吉金釋文提要云：昔江建霞刊靈鶼閣叢書所載先祖選青閣藏器目卅七種，尤遺一鼎，只錄彝器樂器任器也，兵器以下概不及，因其器小銘少時代較晚也。今此目所載亦有彝器樂器任器，而不及兵器以下諸器，尚與王氏提要所述相符。謂江刻為卅七種，則併其遺一鼎王氏所藏之器當為卅八器。此目乃僅有五十八器，於所遺一鼎之外，且較王氏所記之器更九器，當豈王氏述提要時曾未檢江刻此目一校歟。所據其提要所舉戟門藏器有益公鐘、其元由鐘及內府之丁亞角、西清著錄之父乙壺、阮氏之父丁鼎、平津館之大設。今此目於鐘與鼎、敦、卣、觶諸器均已具載，其所謂西清父乙壺者則未經列入，不惟目中無其器，且自中諸類並壺之類而無之。豈其遺漏尚多，更不止於一鼎矣。王氏吉金釋文而當執江氏所遺校，清錄者僅列提要，尚待付梓，無從與之參校也。

鍥橋金石跋　聚學軒叢書本　傷汝琦撰

鍥橋金石跋四卷，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鐵橋，浙江烏程人。其書說文聲類並與姚文僖公文田同撰說文校議。是編前後無序跋，起自三代，迄金而止，各跋所題，閒於考訂校勘，其發多為於北周巫盧君碑校碑，始知藝文類聚所引之刪節，明刻文苑英華之臆刪臆改。於夢英書說文偏旁字原，據李陽冰篆碑偏旁由古由為一字，知夢英由字方九之音為墨守陽冰，辨畢氏誤其从由為由之誤於二體

石經尚書殘字，據王溈所引考知周家及辛雜志所言殆非實。據於伏羲廟三門記，據碑文考知熙寧以前祀陵不在涑州，此其詳於考訂者也。如於龍興觀道德經，據河上公王弼唐元宗御注及釋文所引，校出同異數百字，知其遠勝於各本。於魯春題杜文，據碑校出西藏記臆補無罪字，陳遠庚甚百三十五字於李遇書大悲咒。據卧龍寺天寶寺牛頭寺三刻互勘，校其與卧龍天寶所刻出伽梵達摩所譯，與不同，與牛頭所刻不知出於誰氏筆受

者亦異，此其詳於校勘者也。此外於孔子季札墓題字，謂非孔子書，而與季札墓實不相涉，季子聘上國蓋季於贏博之間，見檀弓，此蓋觀葬時題字。又謂幣字當非墓字，華岑虞以田謂經上文死從葬當是葬字，遠此當以於虞內有其延君陵君白子之葬，而與檀弓觀葬事正合，其說甚創，為前人之所未道。推題字者古難識，不能通定其說，必勝於舊釋而合於禮經所載，三經頗長，未嘗不可存此一說以待後來之參考。至元陸醒母廟碑，張九齡碑，後跋亦皆考證詳實，而嚴仲碑為向來未經著錄，尤可據跋考其梗概，凡此之類，剏博引約非胸羅經史者不能讀是編者，據其跋可以徵其學術矣。

古墨齋金石跋　蟲學軒鈔書本　馮汝玠撰

古墨齋金石跋六卷，清趙紹祖撰。紹祖字琴士，安徽涇縣人，刻有金石文鈔、續鈔。是編前無序目，後有嘉慶十四年其弟繩祖跋。編中諸跋自岣嶁碑起，迄唐刻本草止。每跋之前先記其書體、年月、書碑額及書篆姓名，無者亦並記之，其後乃繫之以跋。雖首行標為金石跋，實則焦山鼎一跋而外，其餘所跋無非石刻也。跋於各刻多注重事實，與史互證，如隋〔魏〕張猛龍碑云涼州刺史璞之十世孫，八世祖軌，七世祖素，與十六國春秋作祖熙者異；韓良碑云諱良字仲良，與史韓褒傳但稱父仲良異；李勣碑云祖康進郡太守，與世系表祖君元康、趙康乃其叔祖異。凡此之類，跋皆一一舉而出之，於碑與史之異〔同〕無悉可因而考正，非僅依評騭語無可比。又唐昭陵六駿跋語謂殷仲容書白蹄烏為平薛仁杲，稱杲淋杲非往之，以為唐史之誤，通鑑為果為杲，蓋亦曾鑒於此，然二史外其見於傳記皆作仁果，似未可以一碑革

而之偶異而疑之。又謂如許洛仁碑作仁果，亦當時而立此碑，劉思闡誤作劉闡書名軌，一而論之，不專據碑以疑史，亦頗有識。惟姜行本高昌勒石，自紀文達公昔從西域攜歸拓本，一時士大夫據其拓本考之者頗不乏人，王氏金石萃編錄之甚詳，乃跋中所錄之文較萃編所闕甚多，而文訛誤滿紙，似萃編所錄曾未寓目，則未免全書之玷耳。

觀古閣叢稿三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觀古閣叢稿三編五卷，清鮑康撰。叢稿兩卷，首皆同治十二年自序。上卷為文稿，多為泉幣書後序跋之屬，間作聞者一二不屬於泉幣之題記，後附刊諸所為文二十篇；下卷為詩，皆題詠泉幣之什，後附刊諸所題詩二十章。續稿一卷，首有同治甲戌自序，前半為題泉幣之作，後刻為其他雜題，全為文稿。三編二卷，上卷為文，下卷為詩，一如叢稿。上卷首有光緒二年自序，前為題泉冊四十二則，並附陳壽卿、孫春山、王蓮生諸人論泉之說於其間，後多題名家泉幣拓冊；下卷首有縢園自序，前為續古泉雜事詩，次為其他雜詠。初叢稿附刊於續泉說，繼以五書所作，乃成續與三編，遂為專稿。鮑氏一生好古，精力悉萃於泉幣，而數十年來潛無一字，同時於古名家每勸其自為一編，始舉是編刊而存之。是編所作於各家所著泉幣專作、所集泉幣專輯，記詠殆遍，如翁氏古泉彙攷，據此可知其說無圖；劉氏古泉苑，據此可知其當圖之說，且可知其劉氏之書分卷之數與其分類之目；如各家集搨泉幣，據此並可知黃小松、路子瑞、楊幼雲、潘伯寅、鍾嚴泉、胡石查、王蘭川、呂堯仙、李竹朋、陳壽卿、孫春山諸人，皆各有輯於一時。同好之所述所藏所見者，可於鮑氏諸文中求之。出泉幣以外之題記，如毛公鼎跋，可考其與虢季子盤、盂鼎同出於秦；遂碣湛跋，可考其文字之真偽；長安獲古編兩序，可考劉鮑兩氏刊刻之始末，更不限於泉幣一門。其所論述，雖不盡關泉幣，而為泉幣而作者十居七八，其中論斷是非得失，歐中肯綮。初其所述泉說，所據泉匯，僅限於說泉譜泉者，殊不同可同日而語。自來專門之學，不雜於自成譜系，而雜於論斷名家，論斷名家是非於名家之是非得失，融會貫通，不徒道其隻字，自成譜錄，則據圖索驥，凡校羅輯，富者皆傳為之。鮑氏不自為一譜，而獨舉其記詠名家書拓之作輯為是編，固不已不專舉其論斷名家，而於泉一是無以示人，自不妨另為一譜。讀是編，亦當會其意之所在，而徒作記詠泉幣文字觀也。

石經閣金石跋文　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　馮登府撰

石經閣金石跋文一卷，清馮登府撰。登府字雲伯，又字柳東，浙江嘉興府人。嘉慶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石經補考十二卷，已著錄。是編金石跋文，祇寥寥四十通，七通未附書天一閣本前刻，不獨祇錢竹汀潛研堂金石題跋、瞿木夫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稿帙多寡相去懸殊，即視嚴鐵橋之金石跋，亦不及其半，然多承考訂而從作評騭語。如邢（辟）井鐘辨，積古齋款識據趙晉齋拓本脫去鼓左十字；跋周戎彝識从示从止之為祉，以史記天官書「滑白諸光之比」，漢書天文志作比為證，謂二文每以形似相假，當為祉字無疑；跋上安寺鐵香爐，辨江西通志泰為年號為太和之誤；跋唐剎成岳林寺造像題名，辨寧波府書志謂岳林自宋大中祥符始改之誤；跋唐陳巖墓志，據志蒼於剡縣毅業鄉太平里，辨明一統志、八閩通志、閩書諸書作在建寧之誤；跋唐河育王寺常住田碑，審明州判史于季

友後記在碑之末，正朱竹垞跋、王春浦金石萃編作在碑陰之誤；跋洪武寶鈔拓本，據永樂實錄考知永樂以後終明之世，仍用洪武。其考訂要皆可與竹汀、鐵橋、木夫諸人跋文並駕齊驅，非如翁覃溪、張叔未諸人題跋偏於評騭，無可比也。其跋金石經記，其所存堯典、舜典、大禹謨，每行十字、十二三字，皆作行書，首標堯舜典字皆作八分，為各家從未著錄。自來考石經者，於（漢）嘉平、魏正始、唐開成、蜀廣漢石經、北宋二體、南宋御書、清刻字刻石外，於晉裴頠刻太武及金石經，皆祇據載記存以待證，鮮有親見金石經刻石而能述其行款者；此跋所（記）最詳，且出於目覩，可以證明金之刻石實有其事，尤可補各家所記之闕，為考歷代石經者多一證據也。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 適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四卷，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夫，江蘇嘉定人。是書漢石經考異、集古虎符魚符考、集古官印考證諸書，是編卷末有張鈞衡跋，據張跋，原稿為百餘卷，稿成未刊，藏鎮洋陸觀察華農家，後潘文勤以借閱，擬為梓行，陸乃送稿於潘，竟以卷帙太繁，不果刊，迨陸歿，還冊羅洞庭，遇溺於水，又據繆氏藏書續記，稱為百二十卷，潘文勤以寄還湘中，為人乾沒，竟竟稿為百六十卷，柳為百二十卷，二說既異，稿又久失，無從考知。此殘稿四卷，係從木夫所撰湖南通志金石一門與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記及其他金石榻本之跋語采輯而成，此本之外，繆氏藝風太史亦嘗輯瞿跋數十則，為湖南通志中所撰之文，彙為二卷，著其說僅見於藏書續記，未經刊行，其刊行於世者，惟此適園所刊殘稿四卷耳。按金石題跋體例不一，其大端要不外考證評騭兩類，如王虛舟、翁覃溪、張叔未諸家題跋，多從文字多寡、點畫同異、流

傳端委，其眼一一為之辨析者，是屬於評騭之類，如錢竹汀、嚴鐵橋、馮雲伯諸家，注重銘辭，或援刻以證經史之誤，或援經史以證刻之訛，是屬於考證之類。是編詳於考證，所存雖已不及百之一二，而即此四卷以概其餘，固已不啻窺其全豹。如編中所跋，不獨賢力毗伽公主阿那氏墓志、贈司空李楷洛碑諸跋，洋洋二三千言，論斷訂正，非徒以評騭擅長者所可比擬，即其跋谷朗碑考谷氏得姓於春谷，跋劉懿碑考懿即高歡諸臣之劉貴，無一不有根據，至其於碑志之異體文字，某某為通用，某某為俗體，均能知所區別，不概以別體目之。其能辨六書之體，識通假之例，亦迥與梁廷枏、趙之謙輩僅於此種文字識為奇字別字，漫無分析者有別，更非深於小學者不能核其詳實精當。是不僅與嚴、馮諸氏抗衡，直堪與遠出永叔、德父、元敬、子函、亭林、竹垞之上，與錢竹汀氏後先媲美矣。惟其謂阿那氏志墨特勤之勤字為勒字之誤，未免失考。按三音諾顏之哲里夢有闕特勤碑，

戲伯羲祭酒意園文略、多刻特勤碑跋、考闕特勤之勤確為勤字、非勒字之訛、極為確鑿、瞿氏不據志以證史、乃據史以疑志、以為勤乃勒之訛字、固當時未獲見闕特勤碑、無可旁證、要亦瞿氏信史太過也、

清儀閣金石題跋 觀自得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金石題跋四卷、清張廷濟撰、陳其榮輯、廷濟字叔未、其榮字桂庵、均浙江嘉興人、書分四卷、末有光緒二十二年吳受福跋、並附其札一通、首卷為自商至明屬於金類款識之跋、二卷為自秦至明屬於石類碑刻之跋、三四兩卷則雜跋為古刻殘本及名種法帖、跋中屬辭、多以評騭為主、亦或間及考證、與錢竹汀嚴鐵橋瞿木夫諸家題跋、專注重考證者體例不同、其大致略與王虛舟翁覃溪諸家題跋相彷彿、其在金石題跋之中、雖屬於評騭之類、顧其跋雖以評騭為主、而於吳彝銘文頌字毋字、辨明阮氏積古齋款識之誤、刻於孔褒碑校字、辨明王氏金石萃編之誤釋於曹全碑、考其煌字省、作煌掩字省、作掩除字中直省短作小篆字形幺下若省小、皆以有取勢、非因碑陰剝蝕、姓名剝蝕不全書於闕母廟碑、考其前銘合真元文刪仙庚書為韵、後銘合優搖休疇脩熹朝治隅為韵、漢時文字

猶音與周秦文字分音不同亦諸於考證有關可爲參考字體聲韻之資陳氏編輯是書以丁考廣徵甫所刊魏稼孫輯錄清儀閣題跋阮非出於張氏手訂更續其所輯未備乃後爲之審求博采去其雜異書函詩跋惟取涉於金石者爲限輯爲四卷因徐氏書刊摩籍所舉以付之而徐氏所秀之吳氏爲之校勘付之手民刊入觀自得齋叢書據吳跋所述陳輯視魏輯增益倍之仍於張氏金石跋尾搜訪猶遍乃四明嚴氏所藏張氏金石文字其中如虒慮俿銅尺跋此編竟遺其二其海上嘉月餘漢延年益壽與天無極所循大業劉頭振鐘亦朝周氏母姑福壽洗諸跋則皆未經采取是此編所輯視較魏輯爲多而其搜訪所及仍未免有所遺漏也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一卷清翁大年撰大年字叔均江蘇吳江人書前無序末有乙卯九月羅振玉跋謂均於清道咸間與張叔未韓履卿劉燕庭吳子苾許叔夏諸人以金石考訂之學著稱于時據羅跋所述翁氏所著古官印考略瞿氏印考辨證古兵符考略封泥考諸書雖已寫清目錄書實未成其陶齋金石略則僅存跋尾數篇此跋尾即其僅存之數篇羅氏從其草稿中輯出者也所輯跋尾凡十七通雖非精審之作而一錄厚甲如毛伯壺跋識毛白爲毛伯命父之證著依非釋柏之誤銳季子白盤釋獻馘于王之馘謂集韻馘與聝同說文解字注實始為聝聝或字今詩作馘為是聝爲古通引左宣十二年傳楚子圍鄭鄭伯曰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以爲聝馘于王即聝馘于王封中鼓跋於桓字謂周書牧誓尚桓桓號季子白盤桓桓子白从走說文引周書為桓桓从犬旁證盤

桓子作桓子齋戾罍、桓子又作洹齋、袁鐘、桓公又作簠，蓋此字同音，古多通假。庚蘇卣跋謂丹一㮶，丹即彤省，㮶讀爲㯃，又彤一㯃矢，又錫以彤矢一㯃也。其考釋皆卓卓可傳，全稿雖不盡傳，即此已足窺其梗概矣。

枕經堂金石跋尾　歷代金石叢書本　方朔撰

枕經堂金石跋尾三卷，清方朔撰。朔字小東，又字曉東，安徽懷甯人。是編爲宋祖駿、潘祖蔭、宗稷辰、沈兆澐書後及吳隱跋。卷一爲屬于金屬之跋，卷二、三爲屬于石屬之跋。後附以查德尹、黃小松、阮文達、翁覃溪、桂未谷、何子貞、葉東卿、宗滌樓、宗偉度、王子梅、花松岑、祝笠畊、沈朗亭、薩湘林、陸榕堂、周小農、李博齋、諸可寶諸人詩跋考附之。編中若跋敔爲葉東卿、潘祖蔭所推重，而吳跋亦謂其曲引旁徵，折衷至當，細閱之令人咋舌驚奇。諸石漢款其確鑿者，其題跋於武氏祠石闕，據武班碑末有書此碑嚴祺字伯男八字，以定此石闕之題字爲亦嚴祺所書；據武梁碑中有良匠衛改雕文刻畫之語，以定此石闕之畫象爲即衛改所刻；於少室嵩高石闕銘，據其文以定開母廟石闕銘文爲堂谿協所撰，皆前人之所未發，洵爲必傳之作。至怪葉潘兩家對於是編多相推重，而吳氏一跋亦對於是編極爲稱

許也。后其跋後而附各家之題記，如章箬章漢、何子貞之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跋，皆翁氏兩漢金石記、何氏東洲草堂文鈔所編載，可據以參考。補其遺，亦幸賴方氏此編而得傳焉。

簠齋金石文考釋 雪窗叢刻本 福山珍撰

簠齋金石文考釋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所著如傳古別錄、簠齋尺牘、簠齋手寫本或劉氏款識、簠齋筆記，均已著錄。是書卷首無序，卷末有羅振玉跋，據跋此編乃簠齋手稿，及其子厚滋寫本，而藏丁艮善家。宣統紀元，始從丁氏得之。卷中之文凡盂鼎大豐敦、漁陽郡孝文廟銅甗鐙、桂宮鐙、陽泉使者舍薰鑪、綏和鴈足鐙考釋六篇，漢鐙考記、臨菑東漢畫像石記二篇，並附東武劉燕庭方伯池陽鐙、濟南海鹽張石匏閻福與其自題，凡詩三章。陳氏考古金石之文，雖多述作，向未刊梓，其雜見於已刻諸書內者，率多單詞片語，從未見有如是篇目備如此編者。此編雖其手著寥寥數篇，而其考釋大豐敦，辨明舊釋朕字爲肆，定是器爲毛伯所作，謂與毛公層鼎並一人之器，稱名層字多而爲已祕諸家之考釋爲確。如其謂丁丑王饗太祖與武成丁未

祀于周廟不同即以武成生考之一月癸巳自周伐商癸亥陳于商郊是師行三十日而至四月至豐則十五日爲乙亥越二日爲丁丑是克商四十日行亦當行三十一日而反從武成之丁未則三月十八日而非四月距甲子四十四日班師行三十日先丁未至豐則至商不足十日反時釋囚封墓式閭散財發粟大賚四海之事不能如是之速辨非月日自牴武成出于傳寫爲可徵信指之蹟更非正武成丁未之誤尤于經傳有關是不獨爲陳氏金石著作中之吉光片羽直考釋款亦中肯綮文字也

集古虎符魚符考 百一廬叢書本 瞿中溶撰

集古虎符魚符考一卷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夫江蘇嘉定人是編所輯魚符符各爲圖圖各爲考考後附瞿氏題記於卷末所輯之符計虎符十二魚符六龜符一都凡十有九而虎符中之濟陰太守五原太守騶男三符則莫有圖考而無圖於卷末所記謂釋成宜即考證後後輯是卷附於其後所以此編之有款圖與宜即考證之有款即如出輯考宜所考證所採輯各家譜錄目後記有尚有未見者皆謂爲待訪之語此編與宜即考證輯於同時所款之圖蓋亦與宜即考證同例與宜以符話者也自本虎符魚符僅散見於各家款識譜錄之中而見爲附屬之品聊有一格從未見輯有古書者其輯爲專書者惟為本年之古兵符考略與此編而已此編所輯魚符無釋視翁氏考略稍異其考釋則較此頗堪伯仲惟所輯寡之不及羅氏符牌彙考集之搜所考誤謂符文與上文字誤

於右武衛和川府符、弍上尊右字、騎另符、虎上符、銅字不及羅氏符牌錄考訂之確、而考古符無符無要、不能不推翁氏古兵符考略與此編爲先河也。

簡牘檢署考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簡牘檢署考一卷、清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又字伯隅，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甯人。邑諸生。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其所著觀堂集林、叢編。考簡牘檢署、其於簡牘也，於其名曰冊、曰簡、曰方、曰版、曰業、曰札、曰牘；於其質曰竹、曰木；於其制、曰長、曰短；於其書之形狀字數；於其書體之用篆、用隸；於其書字之用刀用筆；其於檢也，於其別、金曰金、曰玉；於其封曰青泥、曰紫泥及水銀和金；其於署也，於其題曰官號、曰姓名，無不考其原委，徵引不可謂不備，考釋不可謂不詳。惟謂算籌爲策之一種，合算與策二者爲一，未免失考。按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兩編之形，乃以簡札聯屬之名。其單獨一片未經聯屬者，以木爲之則爲札，以竹爲之則爲簡。以其義屬一片，則爲版，爲牘，以其形方，則爲方，以其體有稜角，則爲觚，並謂札也、簡也、版也、牘也方也、觚也，皆單獨一片不相聯屬之異名，雖長

短廣狹制度各異而容或二十二字或十五字方書不及百名牘容五行札容十行觚六面或八面書版或書以鶴頭要皆以為書刻寫文字之用其簡牘等以外之算則不書文字且所記數乃簡札版牘方觚而施以文字亦迥別可儀禮既夕記注古文算皆為筴易繫文筴本又作策算本算字假借字算與策又或作筭是筭又為算策假借字彼此展轉皆可通假而以經傳作以筭與算亦作策不得因經傳或書算策為策遂謂筴策算為一物王氏誤合算筴策為一非古人展轉通假之例未能深悉此則可與其辨正者也

金石韻府 鈔本　　孫海波撰

金石韻府五卷明朱雲編雲字時望江蘇錫山人書前有嘉靖十年南明外史豐坊序按此序云時望庸雨舟先生游江草乎得縱觀金石文因而及珠薛尚功楊桓諸編撰指其文按四聲列之標之曰金石韻府知是編乃時望因夏氏薛氏楊氏三家之書撰要分金石文增減而成今檢其書非而材于夏氏薛氏楊氏諸書而其中頗有所增損豐序謂其書名非鈔襲者亦尚屬核實

之論編中所引各文首列說文小篆較汗簡四聲韻但列古文而不列小篆者其例為善考古文楷之因篆求古檢查尤便是亦汗簡四聲韻諸書之外可備參考之書惟所引說文汗簡則標原書之名于四聲韻則第標原書而引古周易尚書道德經嶽雲章諸書之名于薛氏鐘鼎款器款識則第標原書而引南宮中鼎齊侯鎛諸器之名而不標夏氏薛氏原書之名體例殊欠畫一然全書要為有益之書也林尚葵李根之續金

右韻府、即因是編而作、四庫全書於林李續作則入於存目、於是編則竟未采録、按四庫所采書概以各省採進本為限、是編蓋未在採進之列、故無從據録也、

說文字原考畧　不列卷　馮汝玠撰

說文字原考畧六卷、清吳照輯、照字照南、南城人、曾輯有說文偏旁考、是編即輯於偏旁考之後、前有段玉裁、王鳴盛、兩序及吳自序、卷首一卷說文五百部首莫偏旁、以張有復古編之[illegible]小異字附之、卷二為汗簡、六書字原、隸辨偏旁、以張有復古編之聯綿字附之、卷三為說文五百四十字解、及說文序與後序、卷四為說文繫傳說文新叙、卷五六附以說文引經異字、說文引漢制急就篇、擬急就篇、為之殿焉、按自古字書史籀倉頡訓纂諸篇、皆積字為句、不訓形聲、自許叔重撰說文解字、始别部居、以偏旁始加訓讀以為說解、吳氏此編五六卷以下、所采無關宏旨、其四卷則以說文偏旁為主、而以各家所定之偏旁、不同於說文者次之、為之考其異同、以窮其變、以說文五百四十字解為主、而以徐氏部敘次之論其不可拘守、以會其通、其於字之偏旁說解、提綱挈領、可謂能識其原矣、惟五百四十偏

旁為編列諸字部居之原，其字罕字解為說解
諸字形聲之原，尚非始製諸字賦形賦聲之原。
其賦形賦聲之原，亦當在籀文古文之中。一切反例
者半疊合之體，其形無非從獨體及附者不成
文之獨體合體相益而成，其聲無非從聲在字
外之體相益而皆必盡識獨體與附者不成文之
獨體而後乃可識諸字賦形之原，必盡識聲在
字外之體而後乃可識諸字賦聲之原。其僅從
偏旁字解求之，殊不足以窮諸字形聲之原。第

吳氏此輯，雖不足以窮諸字形聲之原，而為考諸字
形聲之原者，能從此編入手，固亦可得著窺其梗
概也。

印林遺著　滂喜齋藏書本　　僑汝諭撰

印林遺著一卷，清許瀚撰。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
是編為潘氏滂喜齋刊，編內題某先生桂注
說文條辨，其例則潘氏所題，曰許印林遺著。此
以印林遺著無標其名，無從據題也。印林長於小
學及鐘鼎款識之學，撰述甚多，刊刻無殊少。
其考釋款識之作，僅附錄於吳氏攈古錄內，附
于吳書以傳。其小學亦未有專書，一生所得悉致
力桂氏說文義證，為之任勘校之役，見於其本。即

授其校定之本，刊行無也。此編條辨凡二十事，末
附自記兩則。其所條辨皆為某誤注，校桂注而發。
桂氏說文義證與段玉裁、王菉友兩家之書異
趣，而三其時引旁徵，所以發明許書文字之義，詳
實處無駕段王兩家而上之，而不細心尋繹，櫽下
雌黃，淺以原注所引所論之不誤者為誤，則讀者
誤於其說，將不獨為原注之害，其害且將影響
及於許書。許氏此作，蓋有不能已於辨者，殊非因
桂書為其所校，遂於桂注曲為左袒也。段氏說文

注一時為之改正補訂者不止一家獨桂氏說文義證為之條辨者無當許氏此著雖其所辨證者之誤祇寥寥若干條而於桂氏原注多所發明其有功桂氏原書正自不淺也

六書假借論 潛喜齋叢書本

孫汝諧撰

六書假借論一卷 曹應鍾撰 應鍾字令生 安徽歙縣人 工篆書 嘗客吳式芬幕中 曾為評考古封泥 其題吳氏漢封泥七言長古 傳誦一時 著臨新覽館稿 諸祖蔭為之刊於潛喜齋叢書中 是編即臨新覽館稿中之一篇也 是編專論六書中之假借 其論曰 要不外乎鄭氏所謂有本義之假借 有無義之假借 趙氏所謂有因義之借 有無義之借 有因借之借 有轉注而假借者 曰假借一書 自當於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中求之 不能舍五書而別有所假借也 于是許叔重氏所謂本無其字者 皆實有其字矣 其言之所在 蓋本鄭趙兩家之說 知許氏所謂本無其字者 皆實有其字 故特著為此論 以明六書中之假借 與說文通假之例迴異 援說以解字 列舉若字 許氏明言假借者 烏下曰取其助气 故以為烏虖 鳳下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 故以為朋黨字 是為有義之假借 疋下曰古文以為詩大疋字 童下曰廿

古文以為疾字，是為無義之假借，據其中有無義者義之分，而所謂以為、所謂假以為，無皆確定借其字以為某字之謂，是可知六書之中，雖假借本無其字，與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確有其字無不同，而借此五書之字以某作某，實者有固定之字，若經傳中彼此相假之字，則凡同聲之字，無不可以通假，並則古人臨文通假之例，非所論於六書之假借矣。曹氏此論，純就六書假借解說，不與臨文通假相混，最為分析最清，至謂本無其字無諸有其字，尤屬不刊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文部首歌　許學叢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歌一卷，清馮桂芬撰。桂芬字林一，江蘇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著有說文解字段注考正、校廬抗議。是編為馮氏當時課孫之作，其所集音注，則其孫世澂補加者也。歌取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用上下平韻，製為七言長古一篇，按照說文解字各篇序分上下之目，依上下平之次分韻，一上用東韻，一下即用先韻，其二上以下諸篇，各為一篇，即轄一韻，每編之上下目亦上下平韻分押，為一篇上下分押，東先之例，十四篇目依次遞轄，至寒鹽咸韻為止。其咸刪兩韻，則以五篇借押說文之部分補足三十韻之數，易於諷誦，最便於學僮。至其孫所加音注，每韻皆注明說文原篇上下之次及其部目之數，並依許氏原書之讀若、暴臣原本之反切，考其音讀，尤足為諷誦者尋繹之助。說文一書，自清中葉盛行，人人知以說文部首為小學門徑，人人思以說文部首教學僮，譯本，並如黃氏之說文建首字讀、羅氏就五百四十字為之句分句分韻，頗近於穿鑿，陳氏說文部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著錄

提要僅就五百四十字為之依次疏錄，未加以釐董，於
課學僮約應各依，惟此編則諷詠便於學僮之諷
誦，音釋則便於成人之研考，一書而深淺並備，可
覘著者之程度，而施教之苦，陳諸人述作，在講求
說文部首諸書之中，當為通用之作也。

說文補例　湖北本　　孫海波撰

說文補例一卷，清張度撰。度字辟非，又字吉人，湖
浙江湖州人。是編首論說文篇敘部數及正文重文說
解字數，次舉部首疏次，部字敘次，屬字歸部，及
重文說解引書之例，末附補例，條為例凡六，其內
其更分為若干條。其於許書之例，初視之似極瑣析，
細察之，實於許書體混未清，指許書體例大端
首曰立十四篇之部，曰序五百四十部之次，曰隸正篆
於各部，曰附重文於正篆，曰說解正篆之義形聲，
而說解中尋分屬於義形聲之例，不在其中。其立
部首之例也，偏旁從古文者，即以古文立部；偏旁從
籀文者，即以籀文立部；偏旁從篆文者，即以篆文
立部。一字有兩體，而偏旁各從其一體者，即立兩
為兩部。無部可入之字，即獨立一部；有部可入之
字，而有字從其偏旁者，即列立一部。其序各部之
例也，形可聯者以形聯，類可聯者以類聯，形類兩不
可聯者，即為一形一類以聯之。其隸正篆於各部
之例也，有同從其義隸屬者，有同從其義兼從

其聲類屬者，皆其附重文於正篆之例也。有附本字下另為一字者，有附見於本字說解中者，有因一字兩作兩字用即分附於兩字下者。其說解正篆形義形聲之例，則分屬義形聲三者，若有專例。其所謂某也某某也者，專說解字義者也。其例有以以本字之形為說解者，有以本字之聲為說解者，有以本字為轉注假借為某字，即以某字之義為假借字說解者，有以本字之義為連文疊語，即以連文疊語為說解者，有以本字異體方言為說解者，有但以本義為說解者，有兼以本義假借義為說解者，有並舉兩義以為形說解者，是其說解字義之專例。其所謂從某從某者，專說解字形者也。其例有言象以為說解者，有言從以為說解者，有象與從兼言以為說解者，有曰某聲某亦聲以為說解者，有曰从反从引从半从省以為說解者，有以同形同意以為說解者，有以古文為說解者，有並舉並兩說以為說解者，是其說解字形之專例。其所謂讀若某某者，專說解字聲者也。其

例有以本字之聲讀為說解者，有以本字同系之聲讀為說解者，有以本字不同系之聲讀為說解者，是其說解字聲之專例。此外屬於引書蓋闕諸例，亦引書有證義證形證形聲之分；蓋闕有義形聲全闕及或闕一二之異。此許氏全書之例也。不通其例，即無以通其說解。如田有假為陳，馬有假為武，其訓田以陳，訓馬以武，即以其假義為訓詁，氏於田陳馬武之為聲訓，不知其義，即讀於不知許氏說解字義有假為某字，即以某字為說解之例也。張氏此編，臚舉各例於部首通次新字敘次屬字釋部，各例皆演為若干條，皆不當分而強分。於說解之例，以推屬於說解通例之一曰及曰闕諸例，與推屬於說解字形之與某同及某與某同諸例，及推屬說解字聲之讀若某及讀若某某讀與某同讀若某同讀若俗語諸例，諸統屬說解，不當合而強合，是於許書說解通例及說解字義字形字聲之各有專例，概未分析，對於許書說解影響殊鮮，此則不能不

訛其所舉各例詳爲辨正者也。

說文字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字辨十四卷，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福建侯官人。書前有徐宗幹、陳澧、何秋濤及林氏自序並例言十一則。書中分卷之次、卷中分部之次、部中分字之次，一依說文解字原次，析書亦分卷十四，第每卷不分上下，與說文解字原書異。蓋林氏以好古者欲書說文之字，而莫得其原，每以錢篆之類見於字書者以爲說文正字，或以己意杜撰，而摹篆作楷，反成破體，徒於字形求之，不知於字義辨之，因輯采書經前人摹篆作楷之楷體，附以今作之楷於下，以爲是編。按楷出於隸，隸出篆，但據楷體偏旁證以說文部首，則依篆體改圜爲方，易篆爲楷，無一字不可以摹寫，亦無一字不合於說文，正不必以前人曾否摹寫爲斷。作者不知考字之偏旁，提綱挈領，示人以摹篆作楷之法，乃於說文所載九千餘字不能悉於摹寫，而僅以前人曾經摹篆作之之楷之體爲限，以爲允是，乃不背於說文，已不免於遺漏，而其所以爲之辨

去其草頭作艸烏旁作鳥之類又夫人所知之
無關要義是不佳於字義無所辨正即其所
見亦殊為未達也

東洲草堂金石跋

東洲草堂金石跋五卷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又自號猨叟湖南道州人道光乙未鄉舉第一丙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與何氏東洲草堂金石詩同為遯盦吳氏刊本惟金石詩為吳氏所輯不見於東洲草堂文鈔此則另於文鈔之中文鈔中題跋另為一類卷六至十為屬於金石之屬卷十一十二為屬於書畫法帖之屬此編即全錄文鈔中卷六至十之題跋五卷其文鈔以外如方氏枕經堂金石跋附載何氏輯劉造孔廟禮器碑諸跋均未輯入乃知吳氏之刊此編祇就文鈔題跋刪其書畫法帖之兩卷第取其卷六至十題跋金石者彙入遯盦金石叢書其未見於文鈔者則概未采輯也何氏於金石之學本非專門其考證固不免瞿木夫馮柳東諸人之詳博即就評隲而論亦視翁覃溪張叔未諸人為遜編中於鄦公渃鐘之趫字不知其為鄦之假借字辨阮氏釋鬩之誤改釋為奏甚誤亦正與阮氏相等於史頌敦之史字不信舊釋為史

認為象執射中之形，亦復以不誤者為誤。於楷考阮氏積古齋款識諸則，与原釋互較，其非庚子又乙巳之奴，史滑即右史二文仍為文，亦書中此例甚多。門枚鼓滑門枝止是一字，則視舊釋為當。於台伯虎敦之旁字滑當為莫，林之曾侯鐘之曾侯語，舊釋猶先出未確，則釋舊釋未妥，亦得失參半。惟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以碑訂史之三事，及以史訂碑之一事，漢司徒掾碑據碑中司徒建後協寬之語及衆將等字，證以明帝紀竇固傳，定為下博侯劉張碑之張，石均為諸家題跋之所未道，頗具特解。合而觀之，所題跋諸跋，全不如石墨。其考訂碑刻之學勝於考釋款識之學也。

論篆　篆學類著本　　偽注　論撰

論篆一卷，唐李陽冰撰。陽冰字少溫，趙郡人。新舊唐書皆無傳，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裔孫彭敦，行敦子懷一，懷一子雍門，雍門子長湛，次澥，次服之。服之子陽冰。又據元吾邱衍學古編，陽冰名潮，杜甫謂也，以字行，別字少溫。據陽冰書縉雲縣城隍廟碑，曾為縉雲縣令。據宰相世系表，曾官將作少匠監。金石文字記謂陽冰趙郡人，太白從叔，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字以陽冰，少溫於義無取，并據吾邱衍之說，其名潮，字以陽冰，較世系表所載為詳，當必別有所本，宜存以俟考，未可以其与世系表所載不同，遂謂其誤也。陽冰論篆，據徐鉉、徐鍇所引，雖不盡合於六書，要亦謂書所無字知由為無異體，亦未可厚非。此論歷舉李斯、王次仲、師宜官、邯鄲淳、曹喜、梁鵠、蔡邕、杜伯度、崔瑗、張伯英及其弟文舒，述篆隸八分章草諸體，乃論書體之作，非

論字學之作並其謂聖達畫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攫拏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於古人始製文字取物而象之理視許氏之於象形僅曰畫成其物隨體詰詘者

譬喻尤精於字之原始頗得要領此論雖以書體沿革為主而其推聖達造書之意實可與許氏所舉互相參證陽冰闡於六書之述作久已久佚傳世者僅存此論尚可借此以窺其概略不可不亟為采錄以存前論之緒論也

通俗文附叙錄 廣州刊本 馮汝玠撰

通俗文一卷附叙錄清臧庸輯庸初名鏞堂字拜經江蘇武進人玉林先生之元孫也生平所輯古書甚多輯有月令雜說者録考異子夏易傳詩考異韓詩遺說盧植禮記解詁爾雅古注說文舊音考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王肅禮記注王世紀蕭該漢書音義鄭康成易注諸書是編前有林慰曾序末附叙錄按通俗文原書久佚任大椿顧震福馬國翰諸人皆輯有此書此

編博輯與任顧各家所輯彼此均不相襲可与各家輯本互相參考其所附叙錄乃考隋書經籍志載有服虔撰通俗文而唐志則僅有李虔續通俗文而無服書因謂顏黃門謂通俗文世題河南服虔子慎造魏江式表次此於方言埤蒼間是北人盡以為漢服虔子慎所造著並考之阮氏七錄本言李虔造徵之初學記阮氏為信唐志稱李虔續通俗文蓋北人之見惑以為兩書遂誤李氏為續乃以漢魏[illegible]籍志登晉志今

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又以孫叔然以前未有反切而通俗文反音頗近時俗又以敘引蘇林張揖皆魏人論世在子慎之後舉為三證斷為非漢人之書當出自晉宋晉間人則考證詳確為其獨得之見與其所輯服書原文尤可相輔以行是則考世所謂服氏通俗文者不可不知者也

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 晨風閣叢書本 瀏陽□撰

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一卷清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文肅公安國之子也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直隸永定河道著有廣雅疏證二十三卷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學者稱為石臞先生此記乃其校勘說文解字之稿而桂馥鈔而僅存其前者桂馥記傳寫舛錯許瀚而跋稿存一新正之新正僅說文十四篇第一篇及第二篇之半凡校勘一百一十九條其間於大徐誤者以小徐繫傳校之大小徐並誤者以經傳及許氏本書校之所校各條如某下曰許氏本書所字注讀若某証明本當為某字當从繫傳作从艸某聲蘇下據本書蘇聲之字為蘇呼規切証明宜從繫傳讀若隳隨之隨蓋當依繫傳書風吕聲三字謂刪去非是草下據爾雅小雅爾雅周禮鄭注謂象斗下加一子字作象斗子非是皆特注重於音訓不沾沾以於文字點畫餘省之細者王氏序段氏說文注曰說文之為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又曰若夫辨

點畫之正俗察篆隸之縣省沾沾自謂得之而於精
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聞是知篆文字而不知聲
音訓詁也其治說文蓋純以聲音訓詁為主與此殊稿
校勘者係互相印證若合符節此編所存雖不及什
分之一第校所校勘與所撰段序參效即此要之可
保係已可證其於說文之聲音訓詁無不會通尚準
此例以校勘說文全書不獨可正大小徐之誤刪誤改以
還許氏舊觀即於許書之聲音訓詁亦不難於貫
澈許說謂雖非全璧要為至寶實確有所見而
云然非阿好也

字典部首音解 四川閬中縣刊本 馮汝玠撰

字典部首音解一卷清馮金鑑撰金鑑字心
蘭又字藻卿晚年別號執藝存浙江桐鄉人同
治丁卯舉人光緒丙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
院編修轉掌京畿道御史戶科掌印給事
中官至四川川北兵備道著有五音反切圖說二卷
是編為蒙學和階四種之一乃馮氏官四川時所著
四種之中一為音韻啟蒙即就五音反切圖攝舉
其要一為認字教法一為寫字教法其一即此編也
編首有馮氏自序次即按字典二百十四部之部首
逐字加以音解音依近時官音解依說文舊解
其字音有非用切語不能切出其音者則上一字依
韻母分別開合粗細下一字則祇兩諧聲不用沈約之
韻惟求兩字連呼易於成聲為從此由淺入深因
楷求隸因隸求篆於古今文字不難融會貫通
自來研考古今文字無不先從偏旁部首入手所謂
偏旁之學誠以篆字不由偏旁合成能識古今文
字之偏旁則無一字不可識無字不可解矣以上闕

馭繁之法，莫善於此。惟泥於篆書偏旁，有陳煥之說，女部首分韻胡重之字原誤，表為桂馥之說，女部首蔣苗夔之說，女部首句讀陳建侯之說，女提要（沿書）不止一家。正隸楷以下，其隸書偏旁，被書厥南原隸書偏旁五百四十部，附於隸辨之後。其楷書偏旁則向無專書，惟有端氏此篇編而已。厥氏之書偏旁以隸書為主，乃篆與楷偏旁之樞紐，為（考）文字偏旁之學循序探討所不可少之書。此編則（偏主乃）偏旁以楷書為篆與隸偏旁之標準，為考文字偏旁之學前始導繹所不可少之書也。

書契原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書契原指十四卷，清陳致模撰。致模字小雲，浙江會稽人。書首有咸豐五年自述，述即以代序。述撰是編大旨，然後列標目音畧，標目之後係說文五百四十部，序次分為十四卷，每部首一字輟以小叙，述其字義。小叙之後，若系以詩，詩隨字長短，不拘一格。凡為叙五百四十則，詩五百四十章。其部首以外之字，概不與焉。是編撰（述）大旨以為道與氣也，一也。氣流為形，亦一也。有一形即有一道，立乎其中。總其非一也，乃從一從亥，而氣與道為主，志於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以演其義，援其自述，所然及然中自注消從、主兩體參悟而得其理，實則以說文部首一字說解，惟初太始道立於一卷，終亥字說解亥而生子，復從一起，為是編藍本也。考說文許氏前序明言初造書契，依類（象形）其說解一字，而謂道立於一，亦祇言天地萬物之造分化，成倣從一起。非謂一切字義皆由道與氣推闡而出。此於說解，如甘曰從口含一，一道也；氣曰祥气，三曰天地人之道，二

曰地之數日曰太陽之精月曰太陰之精木曰東方之行火曰南方之行金曰西方之行水曰北方之行心曰火藏腎曰水藏肺曰金藏脾曰土藏肝曰木藏物曰萬物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晶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亞謂道气天地陰陽者形萬物無名就其本字說解不與他字牽連推於十干十二支諸字略其本義僅從其假為干支之義立訓故但依五行方位別陰氣復之次第以為說解亦正謂亥而生子循環一起無其一即指子而言

乃謂十二支之次序起於子終於亥亥終則復從子起非謂其五百四十部首其卷末之亥部與卷首之一部始終相循環也陳氏於一與亥兩字說解之中敘兩道立於一後從一起之義以為五百四十部首志立於道原於一而無一不含有天地陰陽形象萬物之義於其中遂據許氏說解干支之例以為是編是不惟於古聖制作書契之原指未嘗稍通即於許氏創立部首之大指亦尚未了解也徐鍇說文繫傳之部敘一二推其衍接之由識者固其穿鑿附會尚識其不如是作若是編之憑空結撰則視楚金之部敘其相去更不能可以道里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書緣起 篆学瑣著本 馮汝玠撰

六書緣起一卷，清孫光祖撰。光祖字翼龍，江蘇常熟人。是編前無序目，凡論述二十八則，皆隨筆紀錄，無詮次。首言其所論述，不推於古人措置六書大旨無所闡發，即古人所舉六書之名，如班氏所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氏所謂象形、會意、轉注、處事、諧聲、假借，許氏所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亦復未引一家之言，未著一字之論，只不過於壁中古文、史籀大篆、孔子書、季札碑、秦斯篆、程邈隸書、王次仲八分書也，古文籀篆而外，八分就字體点畫之變遷，略述其梗概而已。推於秦書八體中之摹印，類與六書中之繆篆，論述較詳，並歷舉秦漢九字、劉漢壽亭侯、宮戚將軍和善副尉諸印篆體，及明清印文，更辨析篆體之分懸針、玉筋，謂鍾鼎文字畫古雅，章法參差，印文做其筆意趣，校其前後而論篆體之非，劉於論印，每居多焉，蓋純為刻印摹印者而發。是書以邱氏三十五舉、何氏二十五舉之類，初於六書全不相涉，特以古文籀篆，均包括於六書之內，遂襲六書之名而以緣起冠其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羣經字音辨要 重刻本　馮汝玠撰

羣經字音辨要九卷清楊名颺撰名颺字崇山
雲南人官至陝西巡撫是編為其守漢中時
所輯前有道光十年楊氏自序及道光七年重
刊時崇綸序書前為凡例六則附以太學十三經論語
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為次分為九卷檢九經字
不重出者四百千七百五十八字之誤字譌遵字典
纂寫字音依韻府翻切凡經有其字而韻不
收及韻雖收而經別讀者則於每字之下先注明
當作某而後按韻府各韻所收之音分別臚
列校其全書之旨於經字音讀某字家作某讀
某字家又作某讀概未采錄僅取九經之中不重
之字以經字為綱以韻府之音為注以別某字
應讀某音收某韻或應讀某音並收某韻而
已是雖名為羣經字音辨要實祇剽取韻
府所列之音湊以成書不惟於羣經字音無
所考證即專就字書音而論亦僅限於韻府
一書於韻府以外諸書之關於字音者亦概
未采輯不過為坊肆之俗讀沈士青之鈔錄耳可藉
此正之作則一無可取也

藝文備覽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藝文備覽一百二十卷，清沙木編。木字青巖，浙江嘉興人。書前有阿克當阿諸人序跋詩贊觀款及沙氏自序，首列凡例、總目、檢字，不分卷次，依十二支之序分為十二集，每集內分十卷，都為一百二十卷。各卷總分二百一十四部，卷內分部，部內收字一以字體之多寡為先後之序，次每字楷下各系以隸篆籀古。原名藝文通覽，今華備覽乃其後改之名也。據卷首各家序述，謂沙氏此編垂三十年而始成，吳錫麒亦謂其可以千古，頗為一時推許。實則其分集分部叙字，乃襲梅膺祚字彙之例而增多其卷數；其楷書之下系以各體，乃襲傅世垚六書分類以行篆次於楷書之例而加以隸書；其有篆無隸之字悉為補隸，乃襲佟世男篆字彙無篆之字依楷補篆之例，而易其補篆為補隸，例隸不過雜取成書增益以為此編耳。編中舊音舊解之外，沙氏所附之音解，如介下謂漢書通作芥，安石字說相承不其為、不知同音可假；宰下曰宰主也，从宀从辛，宀屋字也，辛金也，取金之剛斷義，主宰於國，主宰於家也，絕屬望文生義，尤於聲音訓詁之道未通。第楷下所系隸篆，隸以漢碑為主，篆以說文為主，並悉注明出處，可使識字者由楷而隸而篆，因流溯源，可以明其遞嬗之迹，使於檢閱，頗有學者徵集輯之煩。但就字書而論，尚非一無可取，如執小學六書衡之，則非所論於是編矣。

寶鐵齋金石文跋尾　馮汝玠撰

寶鐵齋金石文跋尾三卷，清韓崇撰。崇字履卿，江蘇元和人。書分上中下三卷，前有道光二十一年嚴保庸序及董國華、潘曾綬諸人題詞，卷中跋尾於金石考證評騭，皆爲專長。惟其題裴岑紀功碑，謂碑在巴爾庫城外海子之上，即漢之蒲海，吏民建祠於海子之上，故云海祠，稱漢蒲海，證明其爲海字，可正較各家之釋德祠爲長。其題登林簠謂簠字博古及先秦考古記鍾鼎款識諸書皆釋爲簋字，其實皆簠也。說文解字簋从皀竹从皿从皀，此第六言簋字之皀，即皀字，古之簋或以竹或以瓦，故竹皿並用，此有竹皿而從皀象其形也。其說篤其作說，散卽本此說，雖王文敏以縮匜時出土之簋謂簋實書甚確，且又有其字書爲說辨之，而今考古之家尚有祖其說者，韓氏此說依據說文，頗合於此書之旨，究不得不推爲創解。就此而論，是編已足以傳矣。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清繆荃孫編。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書前有繆氏自序。卷一至十七爲趙周迄元之各種石刻，卷十八專爲趙晉迄元之墓志，都爲一萬種八百餘種，除龍觀鐘銘以外均屬於石，而甎瓦不與焉。繆氏此目乃輯其所拓順天、四川、山東及直隸之易州、宣化、真定，江南之句容、溧水，上江之太平、當塗、潛山、桐城、貴池，下江之常熟、松江、太倉諸處石刻，並益以所收韓小亭、馬硯孫、樊蘭坡、棠雨舲、樊文卿、沈均初、劉燕庭諸家舊藏彙集而成，純屬繆氏自藏，與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趙撝叔續寰宇訪碑錄、吳子苾攈古錄從各家所集及其所藏合輯而爲一編者不同。以一家所藏而多至萬有餘種，雖視攈古錄所輯石刻一萬五千餘種僅得三分有二，而視寰宇訪碑錄所輯石刻之七千餘種已增益三分之一。其中遼刻竟有一百六十種，較據吳錄所輯多且倍

之卷末蔘志更多最近出土諸家未經著錄之品不獨在收藏金石目錄之中號稱宏富即於致藏金石目錄之學亦足備參稽其於魯孝王刻石據水經注曰泗水孔廟東有雙闕即靈光殿之東南闕又曰殿之東南即泮宮中有臺南北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北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石咸結石為之遂正其名為泮池石刻石於會仙友題字據雲谷及七籤定為張道陵之侶會集蜀峯之作於至德元年湯金井欄題字因江寧府續志以為唐肅宗之至德考肅宗尚稱載不稱年定為陳朝劉又若家著錄而未及考要也

字彙 明刻本

馮汝玠撰

字彙十二卷明梅膺祚編膺祚字誕生宣城人書前為其兄鼎祚序次為凡例又次為目錄又次分述運筆從古遵時古今通用四類其筆為全書而以疑難之字從於尋其所繫之部編為檢字以為首卷其後乃分諸字為二百一十四部其序次從一畫起至十七畫止部內所領之字其序次亦從一畫起至多畫止統收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字按十二支之次列為十二集集為一卷都為十二卷末以辨似醒誤及韻法之橫圖直圖附於後為卷為按其凡例謂立部從篇海以字畫為序亦若檢閱之煩今以字畫之多寡循序列之楊氏之辨是編蓋鑒於字書為字難於檢閱而作據自古字書自說文篇而後蒼頡爰歷博學凡將訓纂諸篇皆分章錯出從於諷誦而不便於檢閱自許慎重說解文字始創立部居不便雜廁各從其類檢閱始便而以字林玉篇相繼而作僅搞其部居而不易其分部之法至陸法言切韻之作雖為四

書敘字其法唐韻唐韻韓而先之相沿不變植此
韻書與字書遂廢檢閱每又感困難而字形之学
遂從此不修偏旁之学亦遂從此而隳矣梅氏於
字體既變統屬無法乃依楷體以一人之力一變切韻
唐韻之誠法遂使說文玉篇之遺規因時制宜就
見存楷體創立部首其学識已不可及其分部敘部
敘字獨創編字書分字為序之例尤為許慎以
後編輯字書以減取繁為善之法為字書為首
清一代著稱之字書其分部敘字及其檢字之法
一守是編體例不能書而變更斯其明證說文玉
篇而後以偏旁分部之字書先當首推是編四庫
全書既列字典於著錄更列出於是編之正字通
於存目而獨遺梅氏是編未錄殊未免數典忘祖
也

漢隸異同　石刻本

馮汝玠撰

漢隸異同十二集清甘揚聲輯揚聲字賓來
賓州人書前有甘氏自序及總目目後依字典分部
例按十二支分為十二集每集之內亦依字典分部
每部之內凡漢碑中隸書不同於今字楷體者
皆別出系並則斷之其偏旁與今字結構不同而
結構不變者則概從刪削而錄之字均屬隸之
異體而其異體之中或於碑而其體並同或數
碑而其體各異其中同異互各為各存其所錄之
字如仞有作刃借有作昔僚有作奈其有形存
聲與求裘古文作求者在同例如彷作仿徘作俳細
作佃搖作傜播作僠其易其形體則從一體與
解篆文或作釋易從角為从革同例如僮作僮
動作動勳作勳其易其聲體則從一體與祺
篆文或作祀易異聲為己聲同例如壁作壁
泥作涅久作欵其從本體別諸一體與舞古文
作舞諧從同例其為更之體雖與說文所列古
籀小篆變更之體者不相襲其變更則與說

文所引古籀小篆變更之例如出一轍，可證漢時字體變更，而多沿古籀小篆之例。又什作汁、仆作卦、兆作兆、罰作福、霸作洛，因同音而假借，字則禮經書儀禮古文其爲作其，因音相假之例，正可證漢人雖文不限定，必書本字，凡同音之字皆可假用。按是編所錄之異體，因其同異以考漢人字體之變更、字音之假借，頗可於說文所列重文、周禮儀禮注所引故書古文之外，嘗爲旁證。惟於孔耽神祠碑、郙閣頌、張遷碑之歲字，則因碑名異體而分列；於張納功德叙、劉熊碑、劉衡碑之歲字，同一碑名異體，則以劉熊、劉衡碑之兩歲字附於於功德叙歲字之下。體例未盡畫一，不無可議。然於全書大旨固無害也。

說文繫傳校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繫傳校錄三十卷，清王筠撰。筠字菉友，又字貫山，自號安邱人。書前有王氏自序及其所記三則，首以附校大徐新目列於卷端，次以所校繫傳原文及附校大徐者各條依說文十四篇分上下各爲卷，另以所校繫傳後之部叙自爲一卷，末附李燾五音韵譜序、十國春秋徐鍇傳、朱文藻繫傳考異兩序並其說文繫傳考異書後、與復馬駙鏖書，總爲卷，附於後，都爲三十卷。後附其子彥侗識語。王氏是書乃因朱文藻繫傳考異於部中列文次第多與今說文前後倒互，各卷列部亦間與今說文分合不同，皆不臚敘；說於篆文偏旁移置、形體小異不合者致之；於說中增減形似之處，無關輕重者存之；信知譌誤者改之；遂參以說文五音韵譜、五音韵譜、玉篇、廣韵、汗簡諸書，斟酌己意，遂成是編。按朱氏所據校者爲郁陛宣、朱文游兩家藏本，王氏所據校者爲汪氏、馬氏、祁氏三家刻本，[illegible]就其所據而論，郁、朱所藏，不知誰爲

何本、王氏所據則僅汪、馬、郁三刻（若翁藏刻各本）、是否即較朱氏所據郁朱藏本為優、無可證明、就其所據而論、朱氏之或仍或改、或不顧訪說、固其畧謬、王氏於可疑無輒下己意為之判斷、其失亦正猶與朱氏相等、朱氏原書四庫僅收附錄上卷、其二十八卷之殘異則朱竹君所藏鈔本、而外別無鈔录、王氏所校是否即較朱氏殘異為優、亦無從比較、惟就本書而論、其蕭撒拈引固不在苗氏、西氏所撰說文繫傳校勘記之下、謝於徐氏繫傳原書可資參證之處甚多、是則考繫傳者所不可廢之書也、

王氏六書存數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王氏六書存數八卷、清王闓運原定、陳兆奎輯、存輪疊述數、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舉人、光緒戊申特授翰林院檢討、著有周易箋、尚書箋、尚書大注補注、詩經箋、補箋、周官箋、禮記箋、禮經箋、春秋例表、公羊傳箋、論語訓、爾雅集解、莊子注、楚辭釋、湘綺樓詩文集諸書、兆奎字治庵、湖南桂陽人、壽字秩庵、湖南衡陽人、前書有王氏序及瑜氏述言、書凡八卷、其中多數本王氏手定、存於陳隱庵、壽頭為王氏六書存喻氏又為之申述其意、故以存數名之、而仍推原於壬秋屬之王氏、為是書多類、推名六書、乃變更六書之類、於形聲之外、另立諧聲、亦聲、和聲、增益為八、而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諧聲、亦聲、轉注、假借為次、其象形類中又分天地、山川、井邑、人物、禽鳥、獸蟲、魚、器用、服飾、為十類、指事類中又分對文、反文、獨體、合體、增文、省文、變文、分體、假體、合體、為十類、會意類中又分兩體、三合、省文、為三類、自形

聲、嚮、諧聲、亦聲、轉注、假借，統而分類。推於假借
分許氏叙內之標題及其說解中之所舉為二，其不
可強分者則入之闕疑。末以呂龔集文所說象形、指
事、會意、假借諸例為副，落所說轉注、孫經世所說
假借，附於八卷之後。其大旨在區分說文九千餘字，
使各有類可歸。視各家區分六書僅各舉其例以
例其餘者，思想縝密。推古人區分六書，以專
表標識者為指事，表形象者為象形，以表意義者
為會意，以分表聲類者為形聲，以變遷首之義者
為轉注，以假同音之聲者為假借，本為一不可識一不
能。其中雖有複雜之體，如本末諸字從木加一以為
識，乃成本末，其主要在識，當屬於指事；爵嬰
諸字從各體加以器用以肖其形，乃成爵嬰，其主
要當屬於象形；如拘鉤諸字從句，句亦聲，其主要
在義而聲為附帶，當屬於會意。雖有相似之體，如
江河諸字，同為半形半聲之字，而江河以水為
類而不受意於水，當屬於形聲；考老諸字以老為
類而即受意於老，當屬於轉注。其字應入其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皆有固定之性質。王氏未達斯旨，於半形半聲諸
字許氏所謂形聲、鄭氏所謂諧聲者，強分為二，以象形
之文譬聲者屬形聲，以指事會意之文譬聲者
屬諧聲；并分會意中之从某某亦聲諸字別為亦
聲一類，變更舊有六書為八，已大背六書本旨。更以
雖屬象形之口牙自目諸字、雖屬會意之反從倒
從諸字改隸指事，以雖分屬象形會意之眾多
諸字改隸轉注，尤為騖新。至於戴氏申述之意，不過因
王氏原定之字附會其說，別無闡發，而於王氏定為
轉注之字，強分其為一首甚為建首、一首尤顯，與許
說相違。至於六書不獨未窺其奧，且未諳其
樊雜也。末附呂龔集文所說諸例，於指事之例不知
事字許氏訓職，即幟之借字，所謂指事者，乃指其
所記之標識而言，強分獨文、單文、增文、省文以變六
書起義之例，於許氏訓事之義全未了解，根本錯
誤；孫經世所說假借，多以引申之義為假借，全與
許氏本無其字之說違戾，均與在端相伯仲。惟曹
氏轉注說謂考無會意也字也，考無轉注字也，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曰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爲母，惟於轉注諸字之母，專以轉會意爲限，未能觸類旁通，而能識老爲考字之母，考爲老字之子，轉注之字，老專屬考，實足發揮衛恒以老爲壽考，考考皆從老字轉注諸說之中最爲切中肯綮之論。王氏存數得與曾氏此說並傳，亦可謂厚幸矣。

字學舉隅　劉汝霖撰

字學舉隅一卷，清龍啓瑞撰。啓瑞廣西臨桂人，道光辛丑進士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前有其父光甸及其同里朱琦兩序，末有啓瑞跋。據龍序，乃光甸與其子啓瑞同編；據龍跋，乃啓瑞與黔陽黃虎癡同編。蓋啓瑞承父之命而與黃氏同編者也。是編書成，初刻於長沙，自刻於京師。張仲眉復是而正之，刻於南靖官舍。後啓瑞復與李子迪、鄭遵掖、蔣中甫諸人互推其疑義，增舊之所闕，而易其未安，乃重刻爲是編。爲是編專在辨正通俗文字，增輯似仍依辨其辨似、正譌之名，分爲兩類，而以誤用諸字附於後。其辨似一類，頗類於郭忠恕之佩觿；正譌一類，頗類於顏元孫之干祿字書。其書雖兼有郭顏兩家之例，其言實專爲一時干祿之用。有清一代考制，文字自乾隆以後避忌日多，至道咸之間尤甚。當時應考主試，誤人往往因文字筆畫之間誤寫漏點而被落者甚多。是編之輯，即因是而作。

故其書一出，群奉為圭臬，視如功令，遍刻於各地，
風行於一時。雖於字學無關宏義，頗足藉此以
覘有清末葉，儒林風尚之所趨，文字辨析之
之在〻所在也。

徐氏說文段注札記　觀古堂刻本　馮汝玠撰

徐氏說文段注札記，清徐松撰。松字星伯，順天
大興人。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罷後
起用內閣中書，官至陝西榆林府知府。著撰
通著有西域水道記、新疆志略、西域傳補
注、唐兩京城坊考諸書。是記本徐氏所藏
說文段注刊本內手錄龔定盦說文段注札
記之後，徐氏所附之〻附札記，原稿藏於湖南通
州何媛叟之孫棠蓀，雲湘潭劉肇隅館於

何氏，從其藏本錄出，為之編校，而葉氏即據之
與龔氏札記同刻於其觀古堂彙刻諸書之中
也。所記僅寥寥十餘事，乃當時隨筆附記，雖
廷字條下云：廷音定，首見師古漢書注。敘字條下
云：薛稷隨信行禪師碑云：惟誠敘之難錯，是
補段注微考之所遺。牖字、雁字條下、榜牖條下
之注，證牖下之注，並正牖下段注牖東戶西之誤。
積字執字條下，並證段注之有脫文，於勘補段
注之處不無一二可采。而比觀龔氏札記於段注

或正其失或申明其所未詳或匡違記其注本以
前已提之語則兩闕於聲音訓詁無甚多則
亦可相提並論葉氏與蔡氏記同刻於宋刻諸
書之中無甚以此記與蔡氏記同為[illegible]因時未刻
蔡記既為刊於此記自亦容棄置故不論僅有
遂出付梓手民俾與蔡記並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訓蒙千字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訓蒙千字文一卷清何桂珍撰桂珍字丹畦
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官翰林殉皖難謚
文貞是書仿周興嗣千文四言韻語體例首叙三
才說起終以遏欲存誠勅躬俟命為歸中叙
伏羲迄於有清即歷代之聖君賢相名臣碩儒
跡之在人耳目者分段摘要通俗描摹自至宋
以後獨於理學家諸人加詳每段之後更就事附
加注語樸實叙述不以詞藻見長大旨以諭學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存目

之趨儒為主故其書名特以訓蒙冠其首考按
是編之作不過藉此千名選為韻語以為訓蒙之具
殊非史籀急就之類雖列蒙字百條讀書識字
無多識名物可法即古之周氏千文亦遜其雅切之
精對語之工祗可為童蒙讀本未可厠於著作之
林惟考四庫全書採西庫籍之先例其於周興
嗣千文惟史經採而不於宋傳其直器之續千文則
録於小學類中列之存目前例既有可援則何氏
是編其書雖不無可言著作其名固未嘗不可兩存

今忝其書於小學存目之中，亦聊以存其名而已。

嘉蔭簃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嘉蔭簃藏器目一卷，清劉喜海藏。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嘉慶丙子舉人，官浙江布政使。所著長安獲古編、論泉絕句、金石苑，已著錄。此編據諸城王氏金石叢書提要云：其家藏名家金文目四卷，乃福山王文敏公手編。同時江氏建霞錄副去，後刊楷書多遺數家，今江氏此刊諸即從諸城王氏所藏王文敏手編之稿錄副付梓者也。其藏器凡鐘四、鼎十六、彝八、敦四、盤二、壺四、鬲四、簠一、簋二、豆一、卣五、尊二、斝二、角二、觚一、觶四、爵十二、甗一、矛戈二、詔版四，都八十一器。每器標名之下，各記形製字數。其與劉氏清愛堂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長安獲古編、金石苑諸書標名不同者，並附記於下，以明目中某器即法帖、獲古編、金石苑之某器。據此器目頗可與法帖、獲古編、金石苑諸書考其同異。惟獲古編獲於長安之器，多匜者壺甚，詔版以下並有漢器多種，此編概未錄入，即漢器以下悉從刪削，其匜與壺亦應列入，何亦竟付闕如？意王文敏手編

此目祇據王氏自藏拓本編輯成目，未盡搜討。清愛堂鍾鼎彝器款識法帖、長安獲古編、金石苑諸書也。

字體辨正　同文石印本　馮汝玠撰

字體辨正一卷，清陸費墀撰。墀姓陸費，字丹叔，浙江桐鄉縣人。乾隆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充四庫全書館總校官，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枝蔭閣集。是編管蘭皋初刻於同文考證之中，附于干祿字書、金壺字考、俗書正誤、字書誤讀四種之後，題為字體辨正，不著撰人姓名。於道光中莊景藺重刻同文考證序云，管蘭皋先生第以唐宋人字書四種及國朝陸丹叔閣學辨正通俗文字合刊行世，署名同文考證。知此編即為丹叔所撰，並知是編即通俗辨正通俗文字。茲據人姓名依莊序標題，書名則仍依同文考證之舊焉。編中分辨正、分辨似、正訛兩類。辨似者辨兩字之似，以匕匕刀刃諸字屬之；正訛者正俗體之訛，以雙雙雙兩兩兩諸字屬之。其末另附正帖通用一類，則界可作畍，參可作叅，取文可以互用者也。編中所正訛諸體，雖以皇作皇、盈作盈為非，不盡合於六

書而於其他致似或俗之譌體一點一畫剖析極為周密其辨誤正俗實合顏氏干祿字書郭氏佩觿兩書之長兼而有之字學舉隅即純據是編為藍本故雖習濤益究不能出其範圍惟龍氏之書風行一時在咸同間幾無人不奉為圭臬視如功令而是編反知之者鮮是則乾隆末葉文字筆畫之間禁忌尚未如咸同時之密風尚不同有以使然也

說文蠡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蠡箋十四卷清潘奕雋撰奕雋字守愚號榕皋又號水雲漫士江蘇吳縣人乾隆進士官工部主事著有三松堂文集書前有乾隆四十九年自序內依說文篇次分卷卷內依說文分部敘次字所錄之字專取古書與說文之字通假者為多其全書宗旨及其分卷分部敘字無一不與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相似惟通正書所收之字專以十經中文字為限此則不限於十經凡關於通假者概行列入通正書所據之書惟以三傳之異文周禮儀禮之今文古文故書漢人之讀注之當為讀為讀若讀如及釋文之本作某者為限此則旁及國語楚辭荀莊諸子並推及於文選注廣韻正卷中徵引之字則兩國書皆有遺漏此編則視通正書為尤甚通正書已病其未能賅備此編則更甚而次之惟據以考文字之通假通正書而外此編固亦參考所不可廢也是編惟潘氏三松堂

原刻未經刪改竄而據錄，即其原本。此外青
許氏古均閣刊本，則於原刻每字之下，而引說
文解字原文悉行刪去；又量劉氏服學軒本
更將自序文內刪去，雖竭蠡測之勤，難免掛
一之誚，而句並改名通正，然令讀者疑竇。
與二書並讀此編者，所不可不辨者也。

說文新附考校正　古均閣本　馮汝玠撰

說文新附考校正一卷，清王筠撰。筠字菉友，又字
貫山，直隸安邱人，著有說文句讀、說文釋例諸書，
已著錄。是編係對鈕氏說文新附考而作，前有道
光癸巳王氏自記，其語依鈕氏原刻逐葉逐行加以
校正。對於原書，如杜注猶識下引釋文識本又作幟，
資疑望之俗字下引說文傳望下引字書云此即今
資字，則鈕氏原書所無而王氏為之助證者也。又如
鎚疑膚之俗字，鑵即灌之俗字下云鎚鑵二字亦
為俗字可耳，不必曲求古字，古字有古用，俗字有俗
用，譬之草木蕃矣，譆飾瓦无終不可徧。黃鍾童訓
目童子，龍訓龐龍，則童龍字有明義，下云說文童
龍兩字並無此訓，衹目下云童子，龐下云龍也，鈕說
背謬，則鈕氏原書偶誤而王氏為之駁正者也。至謂
藏字下隱慝之慝，慝當去心；媿下字下是斷之
斷，斷當作斲；詢字下當女同車之女誤作姜；劇字
下一切音義切字下當有經字；擘字下而支字下
當有切字，則又就鈕氏原書而為之校其字句之

訛脫也其於鈕氏原書增補訂正校讎蓋三者並而有之鈕氏說文新附考一書本極精核得王氏此作為之校正更可相得益彰矣惟據王氏所藏鈔附考初印本其中手寫而校者條與此互勘頗有同異按此刻為許氏刻本其首自記中有異日寫一通附冊林寄之之語是此出於王氏寫寄許氏時王氏又有所改正歟

六書系韻

馮汝玠撰

六書系韻二十四卷檢字二卷清李貞撰輯貞字芥孫湖南湘陰人廩貢生書凡二十六卷前有李氏自序並同凡例目錄及說文前後自序叙冠于簡端列為卷首末附廣韻類隔改音切和諧字切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所論古音若條附于第四卷之尾而以檢字上下兩卷殿於後焉是編輯依佩文韻府韻次以韻系字每韻盡列韻府原有之字其韻府所無之字而說文廣韻有者則以說文廣韻所有補於韻府原有字後其名字音解韻府說文並有之字則從說文與廣韻廣韻府廣韻並有之字則從廣韻而不從韻府韻府所有之字而說文廣韻並無者則從韻府其從說文者則一依段注說文之本並采錄其說系之於下遇段氏偏於武斷者則引徐承慶之段注匡謬匡其謬是編之作據作者自序係因說文部居淺陋者難於尋索始有是作綜覽全書於字則說文廣韻與韻府並收於字之

音韻則以說文廣韻為主而以韻府補其所亡
知非僅據說文改易部居如李燾之五音韻譜
改編說文解字之例實合說文廣韻韻府諸書
薈萃而成凡說文所訓之形義廣韻所注之音
義無不悉載於卷中纂輯頗稱賅備惟變
更說文部居改從韻次先猶李燾五音韻譜
而始一終亥為始東終甲之失並在近時著述
之中字書仍是編之賅備者殊不多覯未
可因其變更說文部居據此一端遂並斥其
全書也

六書舊義　六譯館叢書本

馮汝玠撰

六書舊義一卷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
人光緒己丑進士書前有廖氏自記首總論六書名
義次分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
篇各篇中象形內又分十例象事內又分八例轉
注內又分十例假借內又分十四例末以轉注假借
對峙表殿焉是編之作以六書之名班鄭許
三家不同而班志源出七略為最古因以班說
為主遂以舊義名其書按六書名目雖分三家而六

書之義則惟許氏獨有說解凡言六書者要
當以許氏說解為根據即許書間有淺處亦
只宜以許證許並以漢人箋注中之訓證求其
改誤之由萬不容一律推翻此編名雖以班為主
實則藉班推翻許氏逞其臆說觀其於象
形正例外所謂合象重象加象虛形象取意
象記識象反體有象省體重寫諸例以會
意之狂株指事之本末諸字濫入象形之中
已與指事會意混淆分析不清象事又分純

就人身偶殺事，就身見事變體，以人依物見事，身物並見以為事，以物制物合二物為字體蘇不再從身取義，獨舉事形，純物象事，就物生事，例諸例，不惟於許氏訓事為職，職為幟，假字寫未了解，即周禮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事名號徽識，所以題別，可為班氏象事之注解者，亦曾未寓目，僅就人身事物糾纏不已，尤棼如亂絲，轉注中所分雙声駢字、疊韻駢字、連語、緟言、置句、變文協韻、互文見意、錯綜雜出、由此及彼、傳注、尔疋詁例，其以傳注之互訓、尔疋之遞釋為轉注，雖皆六書原旨，不過拾戴段唾餘，無足深責，至以輾轉反側、君臣上下為緟言置句例，以詩之宮家人干城腹心為變文協韻例，以禮之面告論語之迅烈夏小正之剝棗為錯綜雜出例，以禮記之言及車及馬、孟子之言焉及稷為由此及彼例，直令人不知所謂說解轉注，乖謬一至於此，尤為從來所未有，至假借中，強形分官名地名姓氏記識、

品藻、稱號、單詞形况、重言形况、語詞、雙声連語、叠韻連語、同声通寫、疊韻合音、同音諸例，則強為區分，更無足論矣。核其所述，一無可取，惟相反適足相成，不有是編之謬，不足以彰各家之長，所以四庫全書於變亂古文之六書統特為錄入，以彰變法之失，此編列入亦所以彰其乖謬，所說存之，且以廢之也。

臨文便覽

臨文便覽二卷 清張啟泰撰。啟泰字仰山，山東嘉祥人。精鑒賞，工篆刻。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韻辨，首有聊城楊紹和序，並冠以敬避字樣、應抬字樣、磨勘條例摘要。下卷為字學舉隅，前有臨桂龍光甸原序、朱琦重刻時序，末有龍啟瑞跋。按韻辨本為徐郙所撰，字學舉隅為龍光甸父子所撰，一時應試鄉舉會貢，以風簷寸晷之中，易有失粘誤寫之病，因此兩書便於省覽，無人不置一編，為預防之計。而當時於應避之字仍不知避，應抬之字仍不知抬。張氏乃取徐龍兩家之書，並以敬避、應抬字樣並磨勘、摘錄磨勘條例冠之於首，合而刻之，易此名焉。是編首列諸條，頗與宋禮部韻略首載之書式末附貢舉條式相似，極便考試臨時之用，而全書悉出當時名物林之手書，集當代館楷之長，尤可為臨池攻摹之助。並於龍氏原書序跋悉行刊入，無明時刻書割裂首尾改易面目之陋習，均有足多者。惟磨勘條例有專條，徐龍兩家之書各有專刻，均不因此編而始傳。張氏此編，惟當考科舉時代多士利用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奇觚室吉金文述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清劉心源撰。心源字幼丹，湖北嘉魚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廣西按察使。著有奇觚室樂石文述、古文審。書首為江夏吳光耀、北平陶鈞兩序，次為目錄及其自記。卷一二為鼎文，卷三四為敦文，卷五為尊彝簠簋匜文，卷六為卣觶角觚觥壺罍盉鍑盟盂文，卷七為爵斝文，卷八為鬲甗盤匜文，卷九為鐘鐸文，卷十為刀劍戈矛兵劉鑿文，卷十一為秦漢器文，卷十二三四為泉布文，卷十五為鏡文，卷十六為補彝敦文，卷十七為補卣爵觶角觚壺鉦鼎鐘盉鐙盤匜鐘鑄刀劍戈矛兵文，卷十九二十為補泉布文。前十五卷為正編，後五卷則其補編也。全書所述頗有互見，若不相掩，如召中觶舊釋為格上三矢為尊為其彝者，乃象人跪奉酒器，下有所承之形，乃釋為尊彝，而字尊彝之尊旁加之阜，乃取阜以明其崇奉之義。陽從阜為高明，陰從阜為高平之地，其義

皆可與尊從阜互證，乃以阜聲讀為古文陵。阜為古玉篇鑄字，必有所本。眉壽之眉從目從倒爪從頁從水，象以兩手傾皿之水於首之形，乃類古字係為眉壽之眉，乃以其上體似古文者之叟，釋為眚壽之眚，壽為人之下。舊釋匕為妣，有文亳無可疑，乃以為氏，與此皆為一體，釋為氒字，謂即古厥字，皆極牽鑿。或對又如舊釋玄衣黹屯，洛釋為玄衣黹純之黹字，其字與義與玄對舉，絕非黹字，可據古文證明。劉氏謂從黹即黹，從皿即皿，是黹字，段釋為黹，獨能正舊釋之誤。同小篆从冋，金文從日，劉氏獨能識日為凡，知小篆從冋、說文入於冋部之誤，謂其從凡從口會意，凡亦聲，與風鳳等字一類，竟與甲文風鳳等字從日相合。舊釋子執旂形，殆訛也。又劉氏以旂形即㫃字，子即象形人字，謂其即旂旅字，自來鐘彝家耳食从象，陳陳相因，無一糾正者，劉氏獨能糾而正之。舊釋相字，證以銘文上下字，往往文義不能相應，劉氏獨能據宗周鐘

孟康、中康、夌康、虔康、友史康、楊䟽、互閒註互相斟參斟，知爲其確。爲相字又極考定精核、確不可易，餘如校漢書司馬遷傳純甘分少，唐書李光弼傳棄甘均少，訓蔑歷爲分甘與阮雲臺之訓匪勉，徐鍇篇莊之訓橘歷，孫仲容之訓勞行，雖皆與師說異，銘聖人之子多蔑歷詞旨不合，然亦可於諸家之外另備一說。劉氏以一人之力所述至二十卷之富，且手自寫定，獨往獨來，不與潘陳吳王諸家相揚揚標揚，雖孫詒讓不相標樣而暴暴獨到之處正多，是能於各家全文著作之中獨樹一幟者也。

急就探奇　　爲汝玲撰

急就探奇一卷，清陳本禮撰。本禮字素郵，別號耕心野老，江蘇江都人。書前有嘉慶壬申陳氏自序，次錄綱目，所載漢元帝時事以明史游編宗旨，爲綱目撮要，次錄急就原文，授以若本參以顔師古、王應麟舊注，爲之詮釋，次考篇中所列名姓出處，爲姓氏考原，末以顔師古、羅願、王應麟舊序三篇殿焉。據陳氏自序所述，謂傳稱游勤心納忠，蓋指此，又謂讀史得劉敬說勸高祖徙六國後齊楚之豪傑十餘萬於關中之說，按之篇中宋鄭魯衛趙魏韓燕諸國暨齊之田、懷二氏，楚之景、屈、景、昭三大族，姓氏彰彰俱見在，與史書合，爲被徙之賢豪等，疑遂謂定史氏急就篇爲當時納忠之作，其篇中所載百三十八姓，即當時被徙賢豪，乃就顔王兩家舊注爲之注，而更加之以證，於名物訓詁則承舊注，於章句詞旨則純就當時史事解釋，所以特標探奇以名其書也。按急就之作，向因其羅列衆字，列爲國

馬氏將子雲訓纂之列類從來書謂其踳切時本隱篇志諫者惟其制篇即曰與罪異似其用意本別有所指又篇中所列姓名以說文繫字下引史篇制書伯翳之文證之伯翳既實有其人似其所引亦与史篇同例殆非虛構陳氏謂其比傅割切誠實太傅痛哭流涕之詞通篇箋注尋繹元帝時政立說並謂篇中所引姓名諸實有其人獨於牝牡驪黃之外別具玄解雖迹近附會而讀書得間能從文字內處着眼要不能謂其無識頗王舊註而外頗可存此以備一說也

說文義例 昭代叢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義例一卷清王宗誠撰宗誠字蓮府江蘇青陽人乾隆庚戌進士是編係就說文解字撮舉六書大義於指事象形會意三書因許書已分注字下其義已明不復申說僅於形声轉注二書有所論述其於形声謂錯為繫傳多疑非声鉉校改字輒刪声字良由昧於古声如經取臣声徐氏以為當從姬省不知姬亦从臣得声肇取肁声徐氏以為當从擽省不知擽亦从肁得声就本書而迷其前後又不知声音轉變其於轉注歷數鄭樵張有戴侗周伯琦諸說泥於象形形声會意假借以爾雅開章言始為建類一首初哉以下諸字為同意相受与洪亮吉戴震段玉裁以展轉訓詁為轉注相見解相同所論轉注乃後人訓字之例非古人製字之例与徐戴諸人所論同一錯誤至所論形声謂徐氏不知經肇為从至肁得声於二徐之昧於古声頗為扼要之論惟謂徐許氏所云得声確不可易

則亦知聲音變遷。漢時之聲至宋已變，二徐不能知；許氏所云之聲，尚不知文字原从之聲至漢亦變。即許氏亦有時不能知其原从之聲，如璚从矞得聲，逢即从夆得聲，而許氏以璚為从適省聲，以逢為从峯省聲，是即許氏不知文字原从之聲之明證。王氏以為許氏所云之聲為不可確不可易，是非文字之得聲，仍非探原之論也。

古音合　函海本

馮汝玠撰

古音合二卷，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鶴洲，又字雨村，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著書樂齋標錄，音字名亦書分毫詳書。是編分上下兩卷，前冠李氏自序。上卷所列之字為一字二音三音諸字，下卷所列之字為一字四音五音六音七音諸字。凡一字而具多若干音者，悉列舉於編中，殊足以備稽考。按古今文字之義，一字而具多數義者，其義之不同，由字義引申而孳乳者居其半，由字音轉變而孳乳者亦居其半。欲通其義，必先審其音，庶幾十得八九。是編專輯一字數音之字，不以韻分，惟以字音之多寡為序，羅列其字，而以其數音之義注之於下，示人以音有若干音，即義有若干義。推其本意，祇為便於指尋，而循音別義，於聲音訓詁，數以構通之處，殊可從以觸類旁通，與韻辨諸書純為講考求聲調，可正其誤而別所無所用者，其軒輊正未可同日而語。若止以為便於指尋之作，例於韻辨

詩書則不惟淺之乎視是編而亦非持平之論矣惟兩列多音之字至七音而止其七音以外多音之字如具有九音之數字編中竟遺漏未收則百密一疏之誚亦不能免也

說文經字附考　金峨山館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經字附考一卷清俞樾撰樾字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羣經平議諸子平議曲園雜著俞樓雜纂賓萌集春在堂雜文詩編詞錄隨筆尺牘右台仙館筆記茶香室叢鈔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本刊於第一樓叢書內光緒中鄞縣郭傳璞與陳壽祺說文經字考同刊於金峨山館署名為第一樓叢書附考始單行焉按古經傳漢人傳寫類多同音相假均不限定本字漢人箋疏亦類多說解本義字之義而不改字其經傳本字幾無人能識惟許氏說文解字九千字中亦以經傳本字尚多第據其字之形義求之尚不難一一考而得之考此類經傳本字首創其端者為錢大昕剝取說文中三百餘字為荅問著之潛研堂集中其後繼錢氏而作者為陳壽祺以荅問而考尚有未盡又剝取千一字為春秋外傳周禮故書楚辭史記玉篇集韻金石書之屬疑譌若干字為

說文經字考以補錢氏答問所舉之遺漏繼陳氏而作也為俞氏因陳氏經字考所考尚有未盡又剝取說文中字為此考以補陳氏經字考之遺漏即此編是也俞氏此編所舉經字雖不及承家所舉之多而足補承家所舉之遺漏者亦復不少考經傳本字者答問經字考而外是亦不可少之書也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　馮汝玠撰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十四卷清田潛撰潛原名吳焌字伏侯湖北江陵人光緒辛丑舉人江蘇候補道唐元應曰學生藍楷著有二徐說文箋異已著錄書首為田氏自序次錄慧琳希麟一切經音義所引說文箋其與二徐異者依說文篇數分卷十四按說文一書惟其原五百四十部據唐封演見聞記呂忱字林五百四十部亦依說文之文尚是許書原分部數之舊此外其部次則臥身㐆衣四部大徐校定本則在裘老毛毳尸尺尾七部之前小徐繫傳則在裘老毛毳尸尺尾七部之後其分部移則裘部說下古文求則大小徐本皆口口部重出而今本口部竟無其字其說解則小徐有聲字大徐多無聲字彼此歧異之處甚多顯經後人竄改已非許氏原書乾嘉以後諸說文者病大小徐本均非許書之舊不盡可據每搜輯唐以前諸書所引說文舊文以證今本之誤姚文田嚴可均遂有校議沈濤遂有古本考之作然其徵引

僅限於釋文、漢書、文選注及元應一切經音義諸書，於慧琳所撰音義則均未之見。然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發見最晚，而其中所引說文則較諸書爲最多，雖亦不免誤引他書爲說文之弊，而一字無兩讀，數數引不難，彼此互證，據其所引可正大小徐本之訛奪者不勝枚舉，如晉下曰並所至、一偏下曰晉、臨下曰從高而下之類，其語尚未經竄亂，故皆遠勝大小徐本。田氏此編乃就慧琳所引爲箋，每篆一文，必參以數卷，校以他書，證以大小徐本，是者從之，非者斥之，長者取之，短者棄之，凡其爲說文原書，其爲慧琳增語，其所從慧琳所引爲長，其所從錯誤之處，悉爲是正，皆一一疏通證明，不惟於慧琳所音義所引者析衷歸於一是，尤爲眾家校勘說文者參考之所必資，其以斟酌之慎，論斷之確，視姚嚴校議、沈氏古本考蓋駸駸乎駕而上之。惟所箋不盡校其同異，僅以與大小徐不同者爲限，凡與其相同者概置不錄，使人於慧琳音義中所引說文舊文不能窺

其全豹，不無微憾耳。

六書分毫　南海李　馮汝玠撰

六書分毫三卷，清李調元撰。調元字李山，又字童山，又字鶴洲，又字雨村，又字乐齋，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著有剿說、通詁、南越筆記、尾蔗叢談、賦話、詩話、詞話、制義科瑣記、古音合、奇字名諸書，多已著錄。書凡三卷，首冠李氏自序，內分三類：上卷所列為形似同音義各別之字，以乙乙丁丁几几匕匕之類屬之；中卷所列為音似同而形義各別之字，以允允凸先扎札沖沖之類屬之；下卷所列為形似異而音義相同之字，以乃廼从從丏匄仇逑之類屬之。按其自序所述，乃因顏元孫干祿字書其文不廣，中多舛偽，遂往其所分正通俗三類，推及其餘，以為是編，故於顏氏辨正之外另匯為類，釐為三卷。爲按顏元孫辨正通正通俗三體，本為干祿而設，是編辨正雖與顏氏辨正之三類絕不相襲，而因似以別其異，因異以求其同，使讀文者知所辨析，不致因似而誤以為同，因異而又誤以為異，實亦備有附于干祿之用。同時于干祿之書為是編先發而作者，有陸費氏辨正通俗文字，按所分辨似正訛和類，詳於字形，略於字音，頗極偏重，殊不若是編形似之外更兼同音同形異和類，形聲義並辨，似同異類分，一閱卷即可瞭然。然龍氏廣通俗文字為字學舉隅，張氏又廣字學舉隅為隸文便覽，皆全以陸費氏之作為根據，而竟不參以是編，是蓋第知陸費氏之有通俗文字，而不知李氏之有是作也。

說文部首六書例讀附表說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六書例讀一卷清饒炯撰炯字森之四川資中人表說柴鈺培撰鈺培四川榮縣人例讀前列許氏說文自叙並節錄許氏後叙次為緒目次又次以說文部首依六書分類每類之中又分若干類各從其類以其字隸屬之末以表說附焉考自唐李騰集李陽冰篆書為說文部首實就題為字原其後各家均承其說以為說文部首可以提綱挈領包括一切文字遂各有述作要其大旨皆閡於叙次句讀音義及便於尋檢之作尚无就六書分隸其字者饒氏此篇編特為創作梏饒氏此作象形分側面正面平面錯面四類四類中又分遠近前後動靜簡繁錯九端而分各類尚為詳盡惟錯面一類求諸字形殊不盡合指事分虛象記識物象有文增文變文位置疊文八類其說以為如市賣售物特設標識頗與許氏訓事為識識為幟字借字義相符合而各類之字則虛象記識物象諸類多以象

形涵入省文增文變文位置疊文諸類則以會意涵入者尤多殊与其說矛盾且以許氏明指為指事之上下字反隸于轉注尤為錯誤會意分譬況直指錯文三類其隸於三類之字尚无應隸他類之字涵入惟所分之類亦嫌徑立名目形聲分聲与誼合聲与誼異兩類要謂聲与本誼合者方為形聲聲与本誼異者非假借即方言而分之類亦与所說彼此矛盾其轉注謂或以形不顯誼加偏旁以明之或以誼有推廣加偏旁別之或以聲旁轉變加偏旁寄之或以字體簡單加一體二體飾之因於意晦加形意晦加聲別誼加形別誼加聲別聲加聲覺文六類以考老諸以毛為首為建類一首老之从毛加匕加人与考之因老加丂聲則考老意与聲毛諸可以包之為同意相受不惟違戾許說純出臆測且並將重文中若其等字俗屬文字變體者亦混入六書已非例矣假借分形借意借聲借引借四類其形借一類以舟本舟船之舟後則借為象鳥形十字為執之具来則借以象果不知此類

之體乃古人製字以此一形為有形形之體与氐頭与兔同無與底同之意誤為此體又偽為彼體則更非六書措造之原理茫乎未之知也綜覽全編其區別六書不合於許書原旨与王氏六書存微廖氏六書舊義殆相仲伯惟觀章兩義此編以指事為特設標識較各家以象箸形之體為指事者頗可与許氏原書說相發明則王廖兩家所不能及也所附吳氏表說但取饒氏分類之字列之以表中字以說殊未嘗別有發明不過使人檢討以彰其師學而已

說文補詳字義

說文補詳字義十四卷，清沙木撰。木字青巖，浙江嘉興人，著有藝文備覽一百二十卷，書首為沙氏自序，次為凡例、標目，次依說文部次分為十四卷。卷中所補所詳之義，率略附於藝文備覽之內各字之下，後乃依許氏說文部次列錄為一編，因以補詳字義名其書而單行焉。是編所謂補者，就說文中之關義疑難及不解之引經引讀字而為之補說也；所謂詳者，就說文大徐注中之不知其審不可詳究，未詳所出，疑相承誤，疑似想因者而為之詳說也。核其所補所詳，類皆憑空立義，於補許書之逸字，謂希曰从爻从㭊，有象希散之形；謂由曰行之所自出也，一曰經也，从田出其首，如詳許書之闕義，謂兟曰取勇於進修之志，故替字从此；謂棘曰一周也，歲復歲而後起於東也。皆隨意立說，殊無所據於許書之所遺，不足以言補於徐注之所略，亦不足以言詳。舉此數端，其全書學識已可概見。至各字之下附注某屬六書

其類惟以本末諸字屬指事誤從木而加之一畫為記識尚不背六書原旨然以考為形聲以匠句丸諸字為轉注則又誤認轉注為形聲誤認會意為轉注是其於六書分類之大端並未符耕未清也據是編與其所撰藝文備覽相較視彼在字書之中尚稍可取者蓋又遜焉

愛吾鼎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愛吾鼎齋藏器目一卷清李璋煜撰璋煜字方赤山東諸城人是編乃江氏任諸城王氏所录各家藏器目之一計所藏之器為鼎四彝二敦一簠一簋一卣二尊一斝一觚一爵一劍一戈二鐸一至六國時物一凡二十器皆商周遺物無秦漢以後器核其所藏在當時收藏者家之中為最少不惟與海豐吳氏濰縣陳氏不能相將即就諸城一隅而論亦遜劉氏嘉蔭簃所藏八十餘器累之一王氏選書閣所藏五十餘器三分之一惟既有所藏即不能不列為當時藏器家之一而江氏諸城王氏既從福山王氏录副與各家藏目並存而江氏亦即從諸城王氏录副與各家藏目並刊也考李氏所藏二十器外拓搨古泉所載尚有於鐘子彤是鼎五字不可識戈瑚戈罍皆為此目所無又南旁敦銘十四字鄀公簠銘二十五字高陽劍銘之三字拓搨古泉所記敦銘為十六字簠器為二十七字劍作七首三為三字皆與此目小異乃知此目所載器數既未盡其所

藏所注字數亦難信其誤無誤者李氏藏器母
宜爲吳氏攟古錄與此目互相參校未可遽以江氏此
刻錄自注城王氏本於福山王氏流傳者緒遂即
視爲定本也

古銅爵書屋金石文補遺　　孫汝諒撰

古銅爵書屋金石文補遺一卷清宋世犖撰世犖
字確山河南商邱人官扶風縣知縣前書前爲
目錄末附盛昱卜年孫三錫跋卷中金石文僅書
字通寥寥無數而此二十通中之所記如漢君扶
承李禹題名爲嘉慶甲戌王森文搜得諸魏
苟氏造像殘石爲宋氏從扶風永平寺土中
檢得大悲具言爲宋氏從扶風法門寺佛座下
搜得禮佛殘石爲宋氏從扶風法門寺井上搜

得及其卒年扶風時同時搜得之秦王李茂貞重
修法門寺塔廟記諸唐李彥餇題名皆可據以
考石刻發見之始至所題周姜作爵中歐者自
可證周禮春官司尊彝秋嘗冬烝用斝黃彝
黃彝鄭注黃彝爲黃目尊黃目飾以黃金爲
目黃其說之確所記唐萬年宮題名左侯軍金
仁下似闕字非薛仁貴並據碑陰首稱奉勅中
書門下及見任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並融自書
名於碑陰證明仁貴是時止官左領軍郎將

不得預於題名之列可正金石萃編以為薛仁
貴其說之誤凡此皆考古者所當資以參稽
殊非空言評騭者可比惟與錢大昕潛研堂金
石跋尾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跋馮登府石經
閣金石跋文詩書旁徵博引考訂詳覈者未
堪伯仲要其所題一鱗片爪不無可採正當存以
備考也

奇字名　函海本　馮汝玠撰

奇字名十二卷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又字
雨村鶴洲童山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所著
詩書具六書分毫古音合已著錄書首冠李氏
自序中分十二卷卷中分天文地志人物三類屬于天
文者為天為日為月為星為風為雲為雷為雨為
露凡為名九屬于地志者為國為邑為州為縣為
山外國為山為水為石為關塞為宮為室為亭為
臺為齋為匾為階為橋凡為名十有八屬于人物
者為人為女人為蠻人為外國人為官為仙為佛為
神為鬼為怪為衣為冠為舟為車為弓為矢為
弩為刀為昇為尊為杯為鼓為杖為帘為雜器
為金為玉為文字為戲玩為飲食為酒為鳥為雞為
鵝為鴨為獸為馬為牛為羊為豕為鼠為蟲為龍為
蛇為魚為水族為木為草為藥為花為穀為蔬為菜
為介為果凡為名若干有四都八十餘門李氏是編乃
因楊升菴奇字韻而作自謂楊氏之書主於辨韻
而往較博是編則嚴立程限凡字之奇而名不恆見

以上方依類求之並謂光怪陸離不捷其音不捷意
顏自負菁核甚以求如太昊之名歲爲高辛氏之
名發南史之赤郡考工記之鮑人副字與名皆不傳
謂之奇伐郡之出大汗薩烏孫之昇援塞桂封之
豐加多甚字薩塞豐諸字雖奇其名乃出於澤
音西夷之名類多如是不足爲異則字雖奇而名不
得謂之奇魚之名多龜之名靈其名則奇其字
則習見則名雖奇而字不得謂之奇西大禹之禹作
命雷震之震作霹爲禹震古文後漢書人名之多
爲芝㪅發鄭孫之鄉淮水之淮爲說文中小篆正文
更不得以奇字奇名目之乃均一例採求而於史記之
仲器史篇之伯翳明恆見之字則竟遺漏是其所立
之程限雖嚴而去取之間仍未盡當但視楊氏之作
取經務求其博者固自不同也

說文引經異字　　馮汝玠撰

說文引經異字三卷清吳雲蒸撰雲蒸字小嚴
安徽歙縣人是編前有阮元羅森斯敘段玉裁
許序中分上中下三卷上中兩卷又區爲二下卷又
區爲六凡說文所引易書詩禮周禮禮記春秋傳春
秋公羊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春秋國語尚書
大傳逸周書諸書與今文異字者並於編經自
爲類分類之字依說文部次字次爲序每字首
列說文篆文次錄說文所引經文並考各經所從之
字於許氏所引某爲通某爲假某爲隸變附註其
下爲考說文引經或引古文或引今文或古今文並
引不專於一家限於一體如其字或與今文同或與
今文異或一字兩引並與今文不同者經字者每因
所引之書同異據以訂正各經之古今文是編於說
文引經獨精其所其與今文異者其同於今文之
字如翩下讀若夕惕若厲之厲圮下方命圮族之
圮則志序不采視吳山夫之說文引經考柳榮宗
之說文引經致異凡屬說文所引不問其與今文

經字同異一律采輯者兩種較嚴其大體頗與陳瑑之說文引經考證相似雖是編不及陳氏之考證詳實而其所辨通假亦殊簡當惟對於說文所引經字同一本異其字於書之序功條功則以為古今文不同於易之鞶擵鞶搸則疑為後人改搸為擵同為後則本異說同一紛舉其辭於周禮之蓬箬之蓬則當之於虞書丹朱如此之類則遠之較此則各從其便其論斷兩舍之間殊不免字當形失也

說文經字考辨證　馮汝玠撰

說文經字攷辨證四卷清郭慶藩撰慶藩字孟純湖南湘陰人書首冠郭氏自序中依十三經之次分為四卷是編辨證係為陳壽祺說文經字考而作與薛傳均之疏證錢大昕之說文答問同一性質惟薛氏對於錢氏原僅作僅有疏證此編則因陳氏原作或以說文或許為經正字或以說文古文籀文為經正字或以說文篆文與漢儒一家所引之經字即據以改為正字皆未免好為奇辭忍學者迷於所從乃逐字詳釋其或從者則疏之證之其不可從者則糾其謬誤而是正之於陳氏所考經字辨證頗為精覈如於讎為方命圮族之圮讎雖為罷或許而誤為圮或許不應據拾為古書正字於朋為鳳皇來儀之鳳通過為逖蹇西土之逖人之逖謂以古文為正字不必從於鼢為肅肅其羽之鴇謂用或體不必從皆是以糾正陳氏以古文籀文或體為經正字之失於憧為京為憧憧往來之憧謂

說文自有憧字依京氏作憧不必從於甜黜即鄭
爲黜喙之黜引許書黔注秦謂氏爲黔首語黑
色也周謂之黎民爲曰黔喙明引爲當從之於
暘爲暘谷之暘謂日郭暘下本引暘谷當作暘
爲今文暘爲古文則鑿諸書以糾正陳氏專據
一家而引經字改爲正字之誤此外如於遷即稽
夏之稽語失之甚遠於彙即彙考釋考之釋
謂仍當作從釋於顛爲元首喜哉之喜謂說文
無顛篆乃顚之訛顛與喜宿迴別不得取以亂
經其辨正亦殊確當全書之中可糾原書謬誤
者殆無甚多至於陳氏原考經字不誤者一一
爲之疏通證明尤爲詳盡陳氏原書據是編
之辨證逐由逐字求之不推其出處可得而詳
即其得失亦可得而考矣

轉注本義考 蜀刻本 馮汝玠撰

轉注本義考兩篇清王金城撰金城四川巴縣人
是編前有光緒二十年王氏自序末有光緒二十一年
王氏跋卷中分上下兩篇上篇根據說文自敘而舉
轉注之例述其本義及與諸書分界並將轉注
者字一一臚列以爲標準下篇據曹仁虎轉注古
義考於曹氏所錄諸家轉注之說未盡未當者
逐條申辨並於曹氏之說論其得失更附以辨正
江聲鄭知同兩家之說於末以正轉注之誤解按
轉注一書據許氏所舉考老之例求之考於老爲
一聲之轉注乃因考老轉爲聲始因老加丂製爲
考字故其詩既以老爲建首其義亦即從建首
之義老爲義與江河等字字形從水建首字義但
屬於水而不以爲水爲義者不同而所別於形聲故
衛恒以爲以老爲考而貫於曹以許氏同意相受
語涵含混遂爲文意相受以明考從老改造形義
並受於老更加左右相注一語以明其形與聲可以
互注徐鍇亦特取其與屬於形聲之江漢等字不

同其義自許氏迄於小徐本屬焉自唐以後六書之學不修轉注之說遂殊異說乃相繼而起並置許氏本義於不問或主轉聲之說誤以假借為轉注或主互訓之說誤以訓詁為轉注或主左回右轉之說誤以字體訛變為轉注於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學者遂昧無所適從是編專論據許氏原說考其本義謂所謂建類者即五百四十部部首統所屬之字如考為老屬是也所謂一首者即五百四十部部首之文如老是也所謂同意者建首之文與部中所屬之字義同聲異老讀若腦考讀若丂是也所謂相受者既製建首之文而方俗不同語音各別因就其文或省或不省更加聲以成字其義則全同其文如考受老意加丂作聲而義無稍別也又謂老從人毛匕本三體會意字因其義轉注於考於是言考而不言老則轉注之義不明是考為轉注正字而老仍當為會意字許君名老轉注因考而連及之也於許氏建首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說解字字求其真解加以詳

釋能識考為就老加聲成字老為因考連類而及對於轉注本義直揭其蘊再謂轉注与象形指事會意不同者象形指事會意無聲而轉注有聲与轉注與假借不同者假借則一字有兼數義數聲而轉注則与數字各聲而皆与建首之文意義無分別轉注与形聲不同者形聲則聲轉而義与建首之文亦略別轉注則聲轉而義與建首之文實從同其論轉注与五書界限亦劃分極清而其所舉轉注諸字如走部之趨目部之眼盾部之瞂舟部之船㱃部之歠大部之[illegible]夂部之凍手部之拳民部之氓虫部之蝮身部之躬大部之戴奈奎奆奆奄謂定其字之義與建首同義為標準亦屬穩切不移下篇辨正諸家所說之誤較曹氏轉注古義考理既真措詞更顯允君所疑而救旨從轉注一書又為者家說所蔽本義不明惟湘鄉相國轉注說以老為母考為子尚能識考老相連之關鍵而語毋限於會意仍嫌於轉注諸字未盡貫通是

編根據許氏說解，證以全書，探其本義，切指其字，洵為有清三百年來研考轉注唯一精確之作。雖其於賈公彥左右相注一語，未得其解（不知考字之以丂注老，以老注丂，形聲相與互注其義），本不為老轉注命名，名實本於此，不僅與形聲諧字各易專名，不能達首之義者不同，未免一間未達。其評衛氏極以壽字當之，不知壽意訓久，與老意繼別，是混形聲為轉注。徐楚金以老耄耆耋等字當之，不知其失與衛氏等，亦混形聲為轉注。墨守

許訓，不參考爾雅黃髮兒齒鮐背耇老訓壽之文，未免刻舟求劍。並衡以各家轉注之說，終當推是編為首屈一指也。

說文經斠　湖園叢書本　潘汝諭撰

說文經斠十三卷，清楊廷瑞撰。廷瑞字子杏，湖南善化人。是編依十三經分卷十三，撮說文字義以考經傳本字，存當作某，每字引說文篆體及許氏所訓之義，於首註經文某句某字，其本文當依說文作某，於旁並列經文所假之字，引說文篆體訓義，附列於後，合經文所假之字與本當作某之字，並舉其篆體字義，相與對照，於經文孰為本文，孰為假字，可不煩言而解。其有經文一句之中而兩字並屬于假

假借者，則依前例，附注字於篆字之下，不另為條，並於屬于各經之字，易則標以卦名，詩則標以什名，三傳則標以某公某年，其為書三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則標以篇名，便於檢閱。其體例特仿錢氏說文答問、陳氏說文經字考。俞氏附考但曰某當為某，而某字者為善，其所舉之字，僅於三家所舉，未免遺漏，而不補三家遺漏，未舉無甚多，是宜與三家之作並存，以備考證，不容偏廢。惟以周禮封人置其絼之絼，以說文無絼字，謂當作紖；大宗伯飌師之飌，

以說文無𩙪字謂當作風不知見於各經之字說文所收本有未備者豈宜據各經之字以補說文之所遺不能但據說文之字以改各經之所有是偏未達形義若以周社稷𩙪等字不見於說文遂據說文網字風字執以改經則不免刻舟求劍矣是非須合各經及說文所有諸字而會其通句為楊氏一隅之見所囿也

讀書通

通海汝玠撰

讀書通二十卷　明郝敬撰　敬字楚望　湖北京山人　書為山草堂集之一種　前有郝氏序跋　中分卷十二十卷　一論聲不止四為四韻紏謬　卷二論音成於五為五音譜　卷三至卷十七依五聲分韻　列舉諧字　卷十八至卷二十則輯通假連字附為附錄　為是編以人開口是元聲　一聲為宮　二聲為商　三聲為角　四聲為徵　五聲為羽　諧聲至五而合　五為天地萬物之成數　不可增損　書但可言宮商角徵羽　不可言平上去入之音　為四聲四無五是宮商角徵無羽　又以五為天地成數　十二為天氣之紀　五音十二律從來遠矣　天氣而圓　故五聲盡於宮　乃每聲定為十二韻　以同崖危虞孩沈西摩凋摩邪強求為宮聲之韻　以絕崑律語沍匡泰寵麼鳶機回為商聲之韻　以涸稗魏遇害趁筆䤸麿謝鋒舊為角聲之韻　以篤徽銑月黑欣鐵滌求襲甲厥為徵聲之韻　以東志屋藥汗真天殿碼渊鑑鳩為羽聲之韻　為四聲為五　一變沈約

二百六韻之部、按古今之音、有方域之限、同爲一字、南北不能各從其音之相近而相諧、諧于南者、即不能盡諧于北、而以三代以前、不惟無韻之說、且並無韻之字、而詩三百篇亦不諧合其各地之音、而不能合十五國之音、齊而同之也、沈約定爲四聲、本非於天生五聲、不易其定爲二百六部、尤不免强聲就韻之病、是編以五音本于天成、自樸四聲爲長、但每聲之中、但若分十二韻、是又何異於沈約以二百六部分配四聲乎、損其五聲之中、而別十二韻之字、並非依五聲十二律、一一較之、以聲律以定宮商諸音、仍不過以發於喉舌者爲斷、既無根據、更無標準、其繩壁虛造、視沈約之以當時見存之音分隸四聲二百六部、無益更無可取、乃惟耐求所擇連字於古人通例、可係之例、可備一格、以資參考、此外如謂證爲六書、以推古人作字之意、非古人未作字先有六書、又謂合二聲爲一音、經史文字多有、都讀妻爲郅、祁連爲天、爲證、又謂漢以前無翻切、無非又謂古人用字尚音、今人用字尚義、

皆爲通人之論、是宜節而存之、未可與其所定之五聲十二韻、概從屏斥也。

六書原始

馮汝玠撰

六書原始十五卷　清賀松齡撰。松齡字杏樵，又字醒差，順天人，咸豐甲辰舉人，官四川劍州知州。書前有沈兆霖、王柒、蒂李鴻藻、傅壽彤、王佩鈺、呂儁孫、崇實、祁寯藻諸序，次為凡例，次為叙目，次分卷列字：卷一原生數十干，卷二原成數五行，卷三原十二支，卷四原天文，卷五原地理，卷六原人倫，卷七原形體，卷八原工，卷九原服，卷十原樂，卷十一卷原器械，卷十二原草，卷十三原羽屬，卷十四原毛屬，卷十五原鱗介贏屬。全書變更六書為十五類，其宗旨從太極分極立說，故以原始名其書。雖說名六書，實於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之義未解，至於文字之本更為未聞，亦不過擬陳希夷之太極圖附會許氏說文之文字以成是編而已。觀其編中謂古文及乙即太極分極云，王謂乙字从乙，即太極右半為陽，其一點陽極生陰，因右半以推右半，太極圖如在目前，其說解象體直與夢囈。全書之無足取，即此已可以概其餘。祁氏序中謂其能本希夷諸繪圖發論，又有辨論朱子之語，但須再酌，其不滿於是編之意具隱於言表，是其書在當日刊行之際已為通人所不取也。

紅崖碑釋文 鄒叔子遺書本 馮汝玠撰

紅崖碑釋文一卷，清鄒漢勛撰。漢勛字叔績，湖南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軍功敘知縣，殉皖難，贈道銜。著有讀書偶得、五均論、顓頊曆、敘南高平物產記、斅藝齋文存、詩存，合之是編為鄒叔子遺書七種。是編依原刻形式縮摹，於首次列字逐證加以考釋。釋其文為維語妹尊嵩刑威斌虐王迴還鹵方鹵旅蠲蠲東臨義南播白白凡二十五字，謂今之藏地，略本及滇蜀西徼為漢之牂羌，即商代之鬼方。刻石言語妹，無妹，蓋鬼方之君戮回首之國。古声假借也。語假語之，猶言滅也。言高宗克鬼方也。尊嵩無尊為省嵩之人也。刑威斌虐無以刑法威戮斌虐之人也。鬼方重少而為力始以尊嵩刑威斌虐之。赦赦之鹵方，自今永寧州左右之地，於漢為疑指唐為瀘州。還自藏地來還也。鹵旅蠲蠲，言鹵方之衆君長盡蠲首歸化也。臨於也，言王又於此時使人東行之義，播南行遠方之白白也。義唐之義州，在今黔西；播唐之播州在今遵義，皆在瀘州之東北。白白與翩翩通，亦作彿彿，言其高宗伐鬼方東還過鹵方刻石紀功之作。考紅崖石刻文字，永寧州志縮摹之外，有安陸黃氏所藏光緒中郡君判永寧時拓本，有咸豐中呂佺孫據張春潭、吳寅邦兩家所摹縮摹之刻本，均與州志所摹不同，而黃氏藏本僅作二十字，筆畫尤為簡古，不惟與州志所摹迥異，即與呂氏所刻亦彼此各殊。蓋其文字奇古，不可鑿識，則諸本皆同也。鄒氏是編所摹不盡同於各本，已難盡信，而釋亦僅就其點畫以說文偏旁、鐘鼎款識附會其文，別無他證，其說雖辨，實承張澍續黔書高宗伐鬼方紀功之說而廣其義。莫友芝嘗考崖三危，疑為三危禹蹟。當于其所刻摹本之後為說辨之，惟此刻摹本無不失真，考釋向無確解。鄒氏是編所摹尚可略窺梗概，所釋亦可聊備一說，正不妨存而錄之，以待後來之論定也。

虛字說

惜陰軒藏書本　　馮汝玠撰

虛字說一卷，清袁仁林撰。仁林字振千，陝西三原人。其人出處無可攷，惟據其自序云書于東渠小學，其徒王氏跋云：虛字之說，吾師振千先生為小學輩說書而作。蓋當時講學家書，前有康熙四十九年袁氏序，後有乾隆十二年王穗修跋，中不分卷。凡文字中起承轉結之虛字，於單用虛字夫蓋而然之類，連用虛字毋乃將毋之類，三字接用虛字也已矣焉耳乎之類，各辨其語意文理，審其聲痕徐輕重遲速，一一區別，加以說解，並引經史諸子百家之言以為之證。焉極虛字率從實字假借，即其為虛字措造之字亦各有專義。如說文烏訓孝烏，焉訓焉鳥，而訓頰毛，為訓母猴，若訓擇菜，而不及假借之義。其亦屬語詞之虛字矣，訓別事詞（以語）哉訓言間，兮訓語所稽，亦各專一義，無甚異解。自用之者各隨其語意之理，藉以傳其精神，同一虛字，其（用）不同，其義遂因之而異。即其連屬成文之實字，亦遂因之而有虛實動靜之分。尚於此類虛字不辨其用之不同，則作者神理無從會；體會而訓詁其間之連屬實字，將亦有因之而誤解者矣。是編以知其意而說該字，純從經史諸子百家成語中體會其字若干用，用分若干義，一一為之剖解，自來訓詁虛字，明晰詳盡，從未有逾於是編者，特此以讀經史諸子百家，蓋不無不可通之書也。

五經文字疑 微波榭遺書本 厲汝玠撰

五經文字疑三卷，清孔繼涵撰。繼涵字葒谷，山東曲阜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廣森之兄也。刻有微波榭遺書，是編即其所刊遺書中五經文字後附刊其所作之一種也。書止分卷一，如五經文字原第，分為上中下三卷。五經文字與九經字樣原附刊于開成石經之後，嘉靖乙卯地震，二刻與石經並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典等乃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刊於石經碑旁，以便摹補，頗多訛誤，殊乏校。而長興中勅與九經字樣同時刊本又久不傳，無從是正。乾隆中葉，揚州馬曰璐得宋搨本摹刻，始有完本。孔氏因石經損壞，補缺又歧，乃取馬本校補石刻損字，遂著是作。凡石刻闕字據馬本增補，無志者於編以明其所本。其石刻損字，馬本可補而因疑不補，即按以補入，無字異者之於編以存以俟考。因有參証而代校勘，附于所刊五經文字之後，別自為編，而以疑名其書焉。按是編以校其所刊五經文字，乃知其所增補並不當原本，而於馬本可補原石之損字，因疑寧闕，尤為不苟。其校訂之善，於是編可以徵之，不惟戴東原推其精審，嚴可均識其路究。而家持論孰是孰非，可按是編從而斷定之。其石刻五經文字損字凡王補、馬本之異同，孔刊增補之所舍，亦可據是編一一從而考索也。

九經字樣疑

微波榭遺書本 馮汝玠撰

九經字樣疑一卷清孔繼涵撰繼涵字葒谷山東曲阜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所著五經文字疑已著錄是編係與五經文字疑同時所作故編中于石刻闕文據馬本增補者並于石刻闕文馬本不闕疑而不據以增補者亦著之一如五經文字疑之例而附於原書之後名之以疑亦與五經文字並同爲五經文字疑其校訂詳稱精審是編據訂卷而記牛部石經作凡五字馬氏本作凡六字石經誤也今以之附證於此其於石刻原刻五字明審甚爲六字而其據刊之本本仍依石刻五字但記馬氏作六之不誤於編中以備讀者之參考而不據之以改原刻其不輕改竄於此可見其用意矜慎尤於此可微是其校訂又與五經文字疑同一審精審編中校訂雖僅寥寥數則不及五經文字疑之什一而校訂但闕要亦考定石刻九經字樣之闕字者所必資也

小學初告

馮汝玠撰

小學初告六卷清孫文昱撰文昱字季虞湖南湘陰人書前有同邑郭復初序中分六卷以首以文字聲音訓詁總論起末以文字聲音訓詁結論止中以訓詁文字聲音爲類訓詁從爾雅起先述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益叔孫通所補次述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諸家注釋之存佚次述孔穎達正義以後諸家之著作旁及小爾雅廣雅埤雅諸書若攝舉其要文字從說文起先從倉頡原於倉頡訓纂悁續倉頡諸篇次述字林誤說文李陽冰刊定說文李騰說文字原林罕字原偏旁徐鉉校定說文徐鍇說文繫傳次述宋以後各家闡於說文之著作次及文字蒙求之例依六書分舉其字而以段玉裁十七部諧聲表附于形聲以諧見者轉注錄附于轉注以王筠之經義述聞論經文假借附于假借並旁及說文脫遺之字及顧炎武論許氏之失孫星衍辨顧氏之非聲音從廣韻起先述廣韻諸韻次述聲部韻部

之分、次述宋以後諸家論韻、次論上古聲部韻部之分、次列古今聲類表以為之殿、推其於六書次序謂班許所舉為經、先鄭所舉為緯、未免附會、於時注音本諸師家之說以同部互訓異部互訓為主、未免偏執、於古今聲類執其所得易立新義、變更舊說、而要其所述固已概於文字聲音訓詁諸大端、得其概略、而循是考求、不難從而深造、洵足為初學津逮、書以初告著而名實信相副也

說文疑　稿本館藏書影稿本　馮汝玠撰

說文疑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書係李叔說文五音韻譜、以始一終亥為次、故分卷亦依李叔之數、每卷補遺即附於各卷之尾、不另為卷、其卷末另附漢書古字及書義異同諸字、則與全書正文不相涉也、書無凡例、惟開卷署曰說文何可疑、可疑其見謂于後人也、義有未安者存之、以待析正、俗學相沿形聲訛謬、尤於許書無附會焉、即其全書命名之義、撰述之旨也、編中所疑、謂于後人妄為謂字之解多從諧聲、而越漢人已不免妄加後人穆任意亂之、說文遂不可讀矣、如風義从風、概加以風、从雨者加以雨、从水者加以水、从人者加以人、从女者加以女之類、不知本字之外、依類加形、為六書演進之通例、秦漢已前已並、不得謂諸後人所亂、所疑義有未安者、如於稽字謂許氏訓義未醒、出从尤之意、旨者亦屬牽強、當是从尤从旨、禾亦聲、蓋尤異也、旨美也、人於尤異旨美者必留止而加察、故曰稽、而稽考、稽察諸意、不知禾為木曲頭

止不能上,稽字从之,即从其義,尤从乚,乚象艸木冤曲而出,与禾曲頭止不能上同義,而謂乚欲出而見閡也,故又从尤得声,古與稽近者,老之耆即从旨声,故稽从旨得声,稽从禾从尤旨声,乃知形一声之字,許氏訓義訓声,均未誤,不得謂其義有未安。其所疑諸子諸人与夫義有未安者類如此。稽考館甚書,極其剖析形声,不讓朱桂。蓋於全書所疑,未嘗細數也,至以編中始末終甲之次,排之定為雅乳間人作,揣其編中已引有大小徐之說,是其於徐鉉校定之說文、徐鍇所撰之繫傳,均已寓目,非僅見五音韻譜者,謂為雅乳間人,戴孔諸老猶為後生,亦尚待考焉。

東韻

東韻一卷,清朱駿聲撰。駿聲字豐芑,又字允倩,號石隱山人,江蘇元和人。嘉慶戊寅舉人,官安徽黟縣訓導、揚州府教授,以薦進所撰說文通訓定聲、古今韻準、說雅及是編,特加國子監博士銜。是編之作,係為其所撰說文通訓定聲而設,其通訓定聲一書以聲為經,以義為緯,析說文九千餘字為一千声,提為十八韻,以卦名豐升臨謙頤孚小需豫隨解履泰乳屯坤鼎壯十八字為部,以領諸字,因其隸屬十八部之字難於檢尋,乃又就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為其原序,改以筆畫多寡為次,從一畫起,迄多畫止,每部每字之上悉以所定之韻冠之,於首以明其屬於某韻,而為是編,俾與所撰說文通訓定聲相輔,前莽說文通訓定聲編中既於每韻之前標列各字之目,更於每字之前注明凡某之派皆衍某聲,檢其目循其系,對於各韻隸屬之字已不難於檢尋,無煩更

馮汝玠撰

為編次。是編之作，含使於東其通訓定聲韻部外別為敢意殊為短，是視其同時是進之古今韵準、說雅未為同日語矣。

小學識餘　據香館叢書稿本　馮汝玠撰

小學識餘五卷，清朱駿聲撰。駿聲字豐芑，又字允倩，江蘇元和人，嘉慶舉人，官黟縣教諭，加國子監博士銜。所著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說雅十九篇，已著錄。是編據其子孔彰說文通訓定聲後跋所記，書為四卷，此本為其孫師轍編次，別為五卷，其編作四卷，蓋五卷之誤也。書中所記皆限於文字聲音訓詁，不及其他，乃專屬小學部分之筆錄，雖屬隨意記載，而所條記各條之中，頗有心得，如於假借謂有至今無正字無本字者，其後有正字無本字者，本有正字而借他字者，又謂有同聲之假借，有疊韻之假借，有雙聲之假借，於音韻謂詩經韻亦有數字不能劃一者，一由於方言之各異，一由於口齒之或殊；又謂孔廣森對轉之說，不知鄉曲一隅脣吻互異，惟變而通，不類合同，未可言轉，段玉裁合韵之說，不知里巷謌謠，天籟自發，音諧諧則用，非識部居，未可言合，均屬精見之語，指其長不無可信，惟信筆直書，無發例可言，究未可

言者作、亦可以備參稽、援据館書提要謂
其初解發覆、觸目皆是、更謂其所記考訓連語
諸條、直可縱橫千古、推許是編、殊為溢量、未可據
為定論也。是編之外、其手稿已定本續刊行者兩
未而有六十四卦經解、尚書古注便讀、春秋平
議、春秋三家異文覈、春秋左傳識小錄、秦漢郡
考、天算瑣記、歲星表、經史卷問、諸書附著、其
目於此、以待考定焉。

獨笑齋金石文考　馮汝玠撰

獨笑齋金石文考初集五卷二集八卷、清鄭業
斅撰。業斅字君覺、又字幼惺、湖南長沙人。初
集前有鄭氏自題詩及其子沅序、二集前有王
闓運序。初集無考金石、自三代至蜀漢、凡為文
五十首、二集專考石刻瓦當、自兩漢至蜀漢、凡
為文八十一首、末附以釋吼石篇、通為二百十二首。綜
覽兩集之文、其考訂金文也、於諸女大祀彝
周禮鬯隸、寧子取隸注、引杜子春云子當為祀、
定子為祀字、且謂金文中乙子丁子己子辛子癸子
諸子字皆為巳字；於伯夏鼎不室不字、釋為
厥字、謂吳清卿釋妣為宰；孫於齊鎛侯
氏永命萬年年字、謂是古文年字之一體、吳
清卿釋表、張孝達釋介、俱失考；其考訂
石刻也、於石鼓文據其中嗣王、引周書為證、定
為成王時物、舉七不合正俞理初癸巳類稿考
為魏太武時物之誤；於北海相景君碑屬官之
脩行、據論衡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之文証

明非循行之訛於張氏破張郃銘據水經注酒
水下不記張飛自別道襲張郃於此水而不及
其紀功之銘銘出既近不無可疑考定論斷皆
精確不移此外如釋文字從、為從、声釋箴
磨為苦相謂苦其相助釋亞中子形為尸在
廟中祖末之楼為定論而博引旁徵亦可備此
一說以待与者家所釋相參考惟於金文中
舊釋之若字不知其首之从為象髮其下為儿之
變體即古文人字乃古順字小篆之順從川從
頁即其演變之體乃以為象旗麾之形於石
刻神字之作昍不知昍即首字所從之从許氏說
即古籀字坤之作昍乃係昍為坤乃以昍為坤
之古文并引陸德明釋文古名坤本作昍為證
更不知釋文本作今文作昍其作古文者乃後人
竄改皆未免失於詳考然就其考訂精確而
論斷之精確而論則在乾嘉以後金石諸家之
中固不數覯也

俗書證誤　同文考證本　　馮汝玠撰

俗書證誤一卷宋顏愍楚撰編中證誤之字凡
一百餘字每字之下皆曰注曰從某從某非多以
為主間及於音如覷音娶毋音無夔音懿麃
音救耒音次介音近延音蕤汎音凡之類則
不及所證俗字之什一後附訛字凡五十餘
字每字之下前半注曰原書某今某則書以音為
主後半但注曰原某今某則又以字為主矣是
編為同文考證所刊唐宋字書四種之一次于唐
顏元卿干祿字書之後首行標題撰人為宋顏
愍楚考宋史並無顏愍楚其人惟新舊唐書
經籍藝文經籍兩志載有證俗音略一書均注顏
愍楚撰其姓名與是編所標姓名正同當即其
人又考新舊唐書顏愍楚所撰證俗音略新志
作一卷舊志作兩卷是編原為兩節可分可合
而又音證并舉不專主一類當即新舊兩志所
載證俗音略之易名新志之一卷蓋合而言之
舊志之二卷蓋分而言之也又考隋書……顏愍楚

之名，隋志並無證俗音略之書，正新舊兩唐書始錄其書，著其名懸楚，其非宋人而為隋唐間人又可斷言矣。既是編既為懸楚之所撰，申編中既證俗音，又復略舉字音，其為唐志著錄懸楚之所撰之證俗音略無疑，惟唐志以後何時改為今名，則無從稽考耳。隋唐以前古籍傳世者甚尠，是編雖經易名，幸免於佚，正如碩果僅存，殊未可以其簡略忽之，故特表為錄存，詳加考訂，為之辨正。其卷首標題則姑仍其舊焉。

金壺字考（同文考證本）

馮汝玠撰

金壺字考一卷，宋釋適之撰。是編為同文考證彙刻唐宋字書四種之一，卷首僅題姓名，不著朝代，而次於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後、宋王雱字書誤讀之前，蓋不能斷其屬唐屬宋，乃置之於唐宋之間，於姓名上虛題之朝代則闕以待考。今檢卷中人名有侯尚、竟居其一，按尚黨於秦會之，構陷岳武穆之獄，在紹興中葉，卷中既錄其名，則適之當為宋南渡以後之人，據本書即可證明。當時彙刻竟未之及，未免疏失。今既證明其為宋南渡後人，即於卷首據以補題焉。編中所考之字多以連文為主，連文之中又多以不讀本音之字為主，國名如身毒、龜茲、月支、康居之類，邑名如罕幵[illegible]猶盱眙眙祋祤之類，山名如岣嶁、姑射、天姥、芒碭之類，人名如酈食其、金日磾、樊於期、嶲不疑之類，皆一一著其音讀，簡而能扼其要，惟僅限於一類，而於連文不讀本音之字，所

舉毋國已十得六七頗足以資稽考視彼僅辨字體之訛寫字音之誤讀者其軒輊正未可同日語也

小學考

浙江書局重刊本　馮汝玠撰

小學考五十卷清謝啓昆編啓昆字蘊山又字蘇潭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至廣西巡撫著有樹經堂詩集前有瞿鴻禨督學浙江重刊時俞樾序次為初集刻時翁方綱錢大昕姚鼐諸人及謝氏自序末有咸豐重刻時國始蔣湘南後序謝氏是編乃補朱氏經義考而作因依經義考之例從爾雅及於小學諸書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為四類而於清代敕撰小學之書冠于四類之首其訓詁類以爾雅小爾雅方言釋名通俗文之屬屬之文字類以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滂喜說文字林玉篇之屬屬之聲韻類以聲類韻集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之屬屬之音義則以三類之外訓讀經史百家之屬屬焉自劉歆七略以後凡歷代史志各家載記而無錄屬于訓詁文字聲韻音義之書不論存佚悉其書于編並採錄原書序文名家論述加以考訂一書而刊本各異者亦備列升入其例不能入見存

諸人之作則依類比次著于各書之下凡古今小學之書皆臚列於編中不推而當信本者據而考可知其詳要即久經亡佚者亦可據而考亦可識其概略而刊本彼此不同者並可據而考以别其異同校輯之詳已臻止加其所考訂者於江灌之爾雅圖讚辨經義考誤合晉陳而江灌為二人於陸德明之爾雅釋文辨經義考誤分釋文音義為二書於揚雄訓纂辨王伯厚誤指史記正義所引戶扈鄠三字為篇中正文則精確處要不勝枚舉正平水韻略據元大德本改題為王文郁證明一百七部之併不始自劉淵以正昔家向來傳述之誤於古今韻部分併所關尤鉅核其於小學一門薈萃摩編校輯放訂蓋集古今之大成俞氏序此編推為治小學者不可不讀之書誠篤論也是編之作據謝氏自序所述謝氏而外尚有桐城胡虔涇縣陳鱣助其輯錄是又讀是編者所宜知焉

汪刻隸釋　　馮汝玠撰

汪刻隸釋二十七卷　汪日秀校刊日秀浙江錢塘人按洪文惠隸釋一書四庫全書所錄係當時萬曆戊子王鷺刻本而未采汪氏此刻此本刻于乾隆丁酉係據崑山徐氏傳是樓所藏鈔本並依隸韻字原諸書參考得失訂正附刊其中漢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錄目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天下碑錄一卷校之明刻卷數卷第均無不同其於衡方碑補三十字孫叔敖碑補三十八字武梁祠堂記補十二字四皓神坐神祚机攔入綺里季一行及武梁碑脫去碑文止存其末贊語及銘文而以武班碑文闌入魏公卿上尊號奏及受禪表二碑前後互相錯亂並一一為之釐定則於明刻皆足以補其遺漏訂其舛譌此外於其偏旁點畫尤多所校正洪氏隸釋隸續原合為五十卷之書久已不傳傳世者隸釋僅明刻與此而此刻較明刻為尤善明刻既經四庫收入此刻自應援四

康熙以前本之例而為採录以備与明刻互證惟
其偏旁點畫閒證以隸韻字原尚有訛誤並呈烈
曾據汜其若干條推為刊誤其校勘極為詳密
頗足據以訂正此刻之失可与明刻互相校核也

汪刻隸續　　　　　　　　　　　馮汝玠撰

汪刻隸續二十一卷清汪日秀校刊日秀浙江錢唐人曾校刊隸釋較明萬曆中王鷺刻本增訂甚多現藉善本已著錄是本即刊於校刊隸釋之次年卷末有汪氏乾隆戊戌一跋稱其所述係據全氏亭長藏鈔之本特以近刻付之手民其所謂近刻者即四庫全書提要之所據之揚州本乃朱彝尊據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各家先後所藏之七卷並後續所訪得之琴川毛氏所藏舊鈔本合校成編其時揚州據其本刊之是為揚州本其范氏諸家先後所藏之七卷則元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所刊也揚州本外向推汪氏此刻今檢此本其第五第六第八之為碑圖第十七之為碑式第九第十之並闕乃适自跋在第二十卷之尾大體与揚州本不殊惟三四兩卷末有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重刊一行餘卷則未著此條是其所據元刻祇有元和卷而非七卷与朱氏所據之元刻多寡各

殊又具據所據鈔本系出於金風亭長而非琴川毛氏与朱氏所據之鈔本亦淵源各别非不及所刊赫釋多所訂正足證明刻之誤而校以揚州刊本正可互相參證要當各存其是以待諸考求者不容偏廢也

字書誤讀　　同上考證本　馮汝玠撰

字書誤讀一卷宋王雰撰是編為同文考證所刊唐宋字書四種之一據卷首姓名之上標題宋字自是宋人但考宋史志傳其書其人均不見著録惟编中所正誤讀舉有武曌李陽冰諸字注曰曌音明誤空冰音凝誤冰既舉唐人姓名正其音讀其書其人必在唐後原題為宋雖無從稽考當必别有所本按编中馳字下注曰音移考馳字廣韻作羊至切為音肆集韻乃作余支切始有移音其後韻會諸書遂盡因之編中不既指移音其書其人必皆在集韻書成之後集韻于景祐中經宋庠庠等之請敕撰至大中祥符始由丁度等纂成據此以證蓋其書後于集韻其人亦晚於宋庠丁度諸人也書首有雰自序據其序云誤讀如斯字本無他音可疑而常識無信口訛傳昭然不察今據所聞特為舉出以免伏臘杖杜金根之誤今考其所正誤讀之音於公當得

聲之協字不以從畐之本音為如富讀伏為正轉以從畐之轉聲讀為偪無為正僅以近音為主於其他古音異音概不加以詳考蓋純為糾正信口訛傳無所作別無深義故祇據近音以正誤讀而已

轉注緒言

馮汝玠撰

轉注緒言二卷、清萬光泰撰、光泰字循初、浙江秀水人（乾隆丙辰舉人）、著有說文凝錦錄、是編於書之中言論轉注一書、對於各家轉注之說、於戴侗周伯琦之主形轉、趙古則王應電之主聲轉、鄭樵趙宧光之主義轉、均無所取、獨於所見諸說曰類則事形聲義類各不同、類不同則所謂同意亦隨類而轉、要皆諸昔之轉論轉注無俱于事形聲意外別立一體、故其說多謬、不知轉注之義即隨事形聲意而具、按轉注本從事形聲義四類之字轉聲所造、始從其類某字所造即從其類某字建類受意、許氏所舉考老者以此兩字為例、其餘初未限定、轉注諸如老字必從會意之字建類受意、始為轉注、其所謂意義隨事形聲意而具、似於轉注原旨尚能發誤、乃又謂考老皆從毛、是建類一首、皆以老為義、是同意相受、竟謂從老無為從毛、則與許說大相徑庭、至謂說文恐人以考專屬形聲、故錯舉

老以足考之下，恐人誤老專屬會意，故錯舉
考以加老之上，於轉注所以別於諧聲會意之故，
並未能明切指出，僅以考老錯舉為言，含混其
詞，更令人茫然莫據。甚而論轉注，若節若明
若昧，蓋未嘗了然於心，故不能了然於口，而前
後詞意支離，恍惚竟不能自圓其說也。

說文重文管見　蕭閒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重文管見一卷，清蕭道管撰。道管，福建侯
官人，為陳衍之室。著有列女傳集解十卷、然脂新
話三卷、詩古文辭長短句雜記若干卷、蕭閒堂札
記四卷，多已刊行。是編前有壬子重陽陳衍序，卷
中所解說文重文凡百一十餘字，雖間有一二可取，而
未悉說文重文之例，出於臆測者居多。按說文若
字之下所列重文一千一百餘字，雖其中有古籀
篆或俗今若體之不同，而其領提綱要，祇和類

一為假字之類，乃以彼此曾經通假之字列為重文，
如渿本涇字，而又為瑾重文；款本款字，而又為䴅重
文；尸本為仁古文，而又為夷重文；希本豕為豕古文，
而又為豰重文是也。一為異體之類，乃以古今形聲
變易之體列為重文，如丄重文為上，壘重文為壘，
囟重文為西，杏重文為杍，濼重文為法，由重文為
辥，左重文為肱，厂重文為厈，豣重文為豜，根重文
為桯，兵重文為偖，節重文為根，沙重文為沚，弓
重文為弜，卤重文為鹵，鄉重文為卿，鹵重文為㿝，

是此假借之類其字無多其例亦止於通假異體之類其字甚夥其體或與正文點畫小異或與正文位置不同或變正文之形狀或移正文之位置或省正文之體或易正文之象形爲形聲或就正文而加形或就正文而加聲或易正文之形而從一形或易正文之聲而從一聲或易正文會意之體而從一體以會意或易正文形聲之體而從一體以相諧或就正文而反書或就正文而疊書或易正文之疊書爲獨體或就正文之體而狡此互爲疊省或

以偏旁代正文一部分之體其例不一其要則總歸形聲之變易是編於敘重文之𠓜不知其爲假借古文象字而因其傳寫之訛以爲象手執古器之形於乎重文之采不知其爲假借篆文采字而以爲与采形相似義相近音相轉於垕重文之㙜不知其上爲老字首之異體乃假借古文老字而以爲上象屋脊形對于重文中之假字則不識其彼此之通假於三重文之弎不知其爲從三加弋以爲形聲而以爲弋以識於禮重文之礼不知其爲

易豊聲爲乙聲而以爲乙以識於櫑重文之𥁰不知爲从木从古文雷聲而以爲象形於靁重文之䨓不知其爲從㝉聲而以门爲象天對于重文中之異體則不明其形聲之變易蓋於說文重文之例未能全部貫澈而以兩解諸字雖當者多而穿鑿者多也惟於歗爲嘯假借字既列爲欠部正文復列爲嘯下重文此爲許書通例徐楚金且不能識此以欠部之歗爲重出則於是編又何責焉

梅谿縮臨唐碑題跋　　馮汝玠撰

梅谿縮臨唐碑題跋一卷，清錢泳撰。泳字梅谿，江蘇金匱人，為錢武肅王鏐三十世孫，著有金塗銅塔考一卷。是編諸跋，本附于錢氏縮臨唐碑之石刻之後，咸豐中孫三錫乃摘錄其石刻中所題跋語，冠以畢沅、阮元、翁方綱、孫星衍、錢侗、潘奕雋、陳鴻壽、鮑崇城諸人之縮臨唐碑原石刻原題為此編，末殿以三錫自跋。其卷尾鮑崇城之錢武肅王鐵券跋，則因原未石刻之內，遂附錄為錢氏諸跋。多所考訂，誠如孫跋所謂以碑證史，以史證碑。而虞永興夫子廟堂碑一跋謂碑始立時僅搨數十紙，賜王公近臣，後廟火而碑亦燬，武后時再刻其碑，燬于火之說，清河書畫舫曾論及之。武后再刻一節，則向無人道。按豫章文集載崇福道觀此碑舊刻款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下來書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木書額諱字，今王彥超重建之石，未無附記諱字，而於撰書人姓名之後、碑文之前增入相王旦書額一行，使非出于原原再刻，則在碑中經刊定，此亦無緣補入。據此證明，王而據以覆刻者，必係再刻之本無疑。更以其結銜而署相王證之，其再刻亦必在武后之時無疑。錢氏此跋蓋獨於諸家考證之外研索及此也。

艸古樓漢石紀存　　馮汝玠撰

艸古樓漢石紀存一卷，清潘祖蔭編。祖蔭字伯寅，又字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壬子進士一甲第三人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勤。著有攀古樓彝器款識，已著錄。是編卷端題漢石紀存，卷內首為雙鈎漢汝南侯獲石刻縮本，次為雙鈎原本，次為南皮張之洞釋文，末為翟氏及吳縣吳大澂、福山王懿榮題記、考釋，暨潘氏題識。按是編首以漢石紀存署耑，而卷內祇為汝南侯獲石刻一種，列為碑，蓋當時將未及續刻其他漢石，僅刻此種而止也。此刻自來考古家如徐松、瞿中溶、劉喜海、吳式芬諸人，所見皆止前三行，其後三行拓本之見，張德容所見之本亦僅五行，未見末後一行。惟此本所據係六行之本，考此石者應推此本為最完備。以翟氏隸篇、吳氏据古錄並誤以石刻中汝南侯為封爵，題為汝南侯獲碑，而据古錄更誤題為長守，惟金石聚與此本並題為汝南侯獲，而雲中下太守二字，此兩本中又推此本最

鈎摹明確，從前舊釋誤漏，均可據以訂補。又此刻自長白薩氏訪得後，各家考釋言人人殊，此本所附各家考釋，張氏所釋最為詳切。王氏謂是漢人分行題名，不必相屬一事，且非碑屬，亦具有見地，尤可據與舊釋互相參證也。

急就章考異　馮汝玠撰

急就章考異一卷，清孫星衍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舉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散館改授主事，歷官至山東督糧道，兼署布政使。著有周易集解、古文尚書馬鄭注、尚書今古文注疏、夏小正傳校正、魏三體石經殘字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天官書考證、寰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藏書目內外編、續古文苑、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據法帖中紹聖三年勅石本，僅至卅一章，而止其三十三四兩章，以帖所無不錄。若章愍以帖本為主，而以顏師古注本、黃魯直本、李仁甫本、宋太宗刊于淅東之趙本、王應麟注本、鈕國治臨本校其異于帖本之字，校注之於下，並考其命名之本義，及若釋之歧舛，揭著卷首序中，而更為之詳注。為校其序中所論，如謂急就章蓋章草書之權輿，謂之章草，其文比篆隸為流速，故名急就，草書之始，蓋出於篆，故以為解散隸體，合隸書之非，此釋當時本書命名之旨也。如謂

名本不識草書，以蓑為崇，昌為閏，他為化，尊為蔿，絜為索，務為皆，翔為鞅，胥為胃，治為諂，乃至十一章遺采見漢文書說文，今釋為導，廿二五章之程兔飛兔狼麇麠兔，乃急就之篇文，今釋為龜字，獄之屬，安得有為卅章文者騷覺注入檄報留，騶即騷，有文或釋為聊，或為輒，但不同此正名本正釋之誤也。正其正誤後世字體與小學屢變而失其初，章草則字字區別，一變為今草，再變為懷素、張旭書，則上下牽連矣。若謂急就說文古字假借轉注，已開于事，一變為字林玉篇，而偏旁益滋，近鄙別字，且存于經典矣，則合字體小學備述源流，尤足據以正說文字，信其全書精義，悉具於斯。若僅就名本攷其所考以與若本校其同異之字，而不宜其卷首敘論而不察，則失作者命意之所在矣。

釋名疏證附補遺　經訓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釋名疏證八卷、附補遺一卷、清畢沅撰、沅字纕蘅、又字秋帆、江蘇鎮洋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二十五年進士、賜一甲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歷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著有說文解字舊音一卷、經典文字辨正書五卷、音同義異辨一卷、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多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五十四年畢氏自序、中分類疏證、為卷八、卷末輯羣書所引釋名、而今本釋名闕者、為補遺、並疏證之、韋昭之官職訓、辯釋名、據為一卷、附焉、至編據其首序、撰於乾隆五十四年、與撰於乾隆五十五年之篆文疏證、為兩本、篆文疏證乃據此刪定之本、此雖未經刪定、曾付刊之本也、其卷第以首飾一類入於四卷、以用器樂器兩類入於七卷、與篆文刪定本以首飾一類入五卷、用器樂器兩類入七卷、區分迥異、其每節下疏證之語、校以篆文刪定本、亦多歧異、而序中考訂本書疑兆於劉珍、踵成

於熙、亦遠不若篆文疏證之序、據三國志韋昭、程秉、薛綜諸傳、定為熙著作、考證明確、惟據此與篆文疏證互勘、頗可資印證、仍當與篆文刪定之本、兼收並蓄也、

篆文釋名疏證附補遺　馮汝玠撰

篆文釋名疏證八卷、附補遺一卷，清畢沅撰，江聲篆書。沅初撰釋名疏證，刊於乾隆五十四年，已著錄。此本乃就原本重加刪定，付江氏寫爲篆書，於乾隆五十五年重刊者也。此本較初刊本，祇卷數與所附之補遺及盡括之官職訓辯釋名、大體相同，其分隸各卷之語類，則移卷四之首篇入卷五，卷七之用器、樂器入卷六，其釋名本文及疏證之楷字，則依說文小篆改寫，其各節疏證則尤多所刪定，有原本有而此本刪削者，如原本持字、極字下皆有疏證，而此本無之是也；有原本無而此本增益者，如原本艳字、履字下皆無疏證，而此本有之是也；有就原本而略改正者，如原本氣字、引字下之疏證，與此本氣字、引字之下之疏證，似此改異是也。核其所刪所增所改，其斟酌損益，皆出畢氏手定，而序中據三國志韋昭傳言見劉熙所作釋名，定爲熙作，尤足正范史作劉珍之誤，而補原本之所未詳。如本之中、

當以此篆文寫本爲主。惟江氏所書篆文，對於釋文及疏證所有之字，而說文所無其篆者，輒以假借之字代之，此等假借之字可代，始依楷字以篆體書之，未免膠柱，讀是編者，第求其訓之通而勿爲於篆所拘可矣。江聲字艮庭，江蘇吳縣人，其事著詳所著說書提要中，此不具錄。

續釋名附篆文續釋名　馮汝玠撰

續釋名一卷附篆文續釋名一卷清畢沅撰。沅字纕蘅，又字秋帆，江蘇鎮洋人，著有釋名疏證及疏證補遺，并篆文改定釋名疏證，已著錄。是編乃畢氏撰定釋名疏證之後，因太平御覽時序部有引釋名釋律呂之名，乃正之以白虎通，參之以史記、漢書，因撰釋律呂。又因五聲與十二律相須，遂並撰釋五聲，於律呂之後別纂為編，以備僅其名而以續刊之編。畢氏是編乃續劉氏原書之作，非補劉氏原書之遺，與杭世駿之續揚雄之作別為續方言，自成一書同一體例。編中謂別纂一篇，不以列於補遺，畢氏已於續律呂之弁言中明言及之。與其每以其附刊於疏證補遺之後，而不知其本為自為篇，殊有乖作者本意。茲據畢氏自述之語，仍列為專書，得畢氏原旨。其篆文之本，乃江艮庭與畢氏所撰釋名疏證同時所書。甚所書疏證係據畢氏刪定之本手寫，多與原刊之本不同。此則所書篆文僅依原刊楷字改篆，其文則與畢氏原稿無所更易，舊亦附於篆文疏證之後，不為專書，茲亦併為訂正，並附錄於是編之後焉。

汲古閣說文解字校記

馮汝玠撰

汲古閣說文解字校記一卷，清張行孚撰。行孚，浙江安吉人。汲古閣所刊說文解字，書中已改未改者，為毛子晉據宋本校刊之第一次初刻本；已改者，為其子斧季刊於順治癸巳之第五次剜改之本。其第五次剜改以前，尚有未經歷次修校之據本，其剜改本頗多誤，乖遠不及子晉初刻之善。顧初刻本殊不多覯，其剜改之誤無從校正。此記所據以與第五次剜改本相校者，乃斧季第四次修改之本，與段玉裁所據以作汲古閣訂者同為一本。段氏說文訂頗廣，所謂用此本，羅勘如誥部善下、𠧪部𥞄字、水部流下、丿部房寮切、甲部古文諸條，多不合；又隹部舊下、羊部羖下、內部脫下、卯部卯下諸條未誤，訂亦不明言之，並可訂而未經載入者亦往往而有。張氏此記以斧季第四次改本校其第五次改本，凡第五次所改之篆文及說解之字改易點畫之處，別舉一一校出，並標其卷數、葉數、行數，逐條標明。不惟第五次改本之誤可據此以正，段氏所訂者條條可據此與之互證，而草部蒻未改蒻，上下地之吐生物生下未增萬字；地之中物出形中下未增丨字；甲部古文下始於十成於什，十未改一，半未改十；敘半張鼎作艸並未改之語，與近世所影宋元舊本之宋刊說文解字相合，安汪錢氏將其誤改之字校出，其斧季改本此宋本之舊，更可證明，據此證明矣。

說文繫傳校勘記　　倫明撰

說文繫傳校勘記三卷，清承培元、夏灝、吳兆庚同撰。培元、灝，皆江蘇江陰人；兆庚，江蘇吳江人。是編分上中下三卷，後有承氏跋。卷中於勘對於原書之引書原寫之訛誤外，特為加詳。其對于原書之引書於說經及所引子、史、文集、說部、詩、書，徐鍇每備訛記與原書違背及書名卷第亦皆條辨之。其為古今文異字者，則曰今某書作某。其一事見兩書而所用名卷錯者，則兩植以證之。其為隱括經傳語者，則正其書而置其文。其不著書名者，則正其字，而以見某書證之。其對於原寫之訛奸於訛誤處，則曰當某作某某；於遺脫處，則曰某下當補某某；於淩亂字，則曰某某當移置某之下，或當在某下。承氏跋中自注已詳述之，不難逐條稽以考正。惟是編作者，或稽承跋，謂漬首鑒其失之日甚，于視學吳中之日，求楚金書舊本，得影宋鈔於蘇州顧氏，刊而行之，復為校勘記三卷，遂誤為祁氏所撰。或稽李兆洛說文繫傳校勘記跋，謂校之者則河間苗夔、江陰承培元、夏灝、吳江吳兆庚，又誤為苗、承、夏、吳四氏之合作。茲澄以祁氏說文繫傳序，謂請中書舍人先生董其事，又謂先生又命弟子江陰承培元、夏灝、吳江吳兆庚作校勘記。苗君夔見顧本，益加訂證，遂以心得別成一編。乃知是編為承、夏、吳三氏承李申耆先生之命而作。其苗氏所撰，乃別自為書，向以此為祁氏所撰及苗、承、夏、吳四氏合撰者，皆未之詳考也。茲據祁序訂正其誤，仍以是編屬之承、夏、吳三氏焉。

華字原　　　　馮汝玠撰

華字原一卷，清戴姜福撰。姜福，江蘇崑山人，光緒乙酉拔貢生。是編於說文九千字中擇其象形指事會意三類之字之要者，採許氏說解，述為括叙、虛形、人狀、地勢、天象、物體、奉養、治生、稱謂、國別、治事、治標、學字、義類，推究流別，俗變後序，凡十八篇。括叙述華字之為形書，末篇述本書體例，各從其類分述諸篇。戴氏是作，以讀書必先識字，識字必通說文，通說文必能諷讀，讀

其書，如尉律之試學僮，能諷籀書九千字，始能究其形義之原。雖其全書九千餘字，說解十三萬餘言，學者一時猝難諷讀，而重而理之，其全書所舉六書之字，實皆從象形、指事、會意三書孳乳而成，乃取此三類之字，以許氏說解之形義，並參考其疑，劃聯輯成文，類自為篇，以便學僮之諷讀。文雖僅十有八篇，而挈領提綱，許氏全書要義固已囊括其中。自來治許氏學者，如段氏之注、陳氏之箋、桂氏之疏、王氏之例，只可以詔成人，而不可以詔學僮。其蔣氏字原集注、吳氏字原考、君苗氏建首字讀、陳氏說文提要諸書，便于學僮矣，而又不能包舉全書，更不便于諷讀。若馮氏說文部首歌，便于學僮諷讀矣，而又失之太淺，限於部首，失之太淺，皆不若是編之作，既能囊括全書，復便學僮諷讀，而篇中藉古人造字之形，以明中國之政俗，而端學僮之蒙養，尤於人心治道有關，更不止有功於許學。雖其妄章布句，讀者病其贅牙，而為許書說解文義所限，勢有不得不然，初非有意好為險僻，而不得以是為作者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篆刻鍼度

馮汝玠撰

篆刻鍼度八卷、清陳克恕撰。克恕字目耕、又字哈香、浙江海寧人。著有詒硯齋硯說、筆譜、銀海金鍼、學篆、篆示、斯篆學瑣言、印人彙考、詩書書畫爲乾隆五十一年、翁方綱序、次爲同里查瑩曲阜桂馥序、次爲例言八則、例後分卷、卷又分類、卷一爲考篆、審名、辨印、論材四類、卷二爲分式、制度、定見三類、卷三爲參考、摹古、擷要三類、卷四爲章法、字法二類、卷五爲刀法、筆法二類、卷六爲總類、用印法二類、卷七爲雜記、製印色、收藏三類、卷八以選石一類爲殿、每類之中又區爲若干類、類爲之說、自元吾邱衍三十五舉之後、篆論篆刻者無慮數十家、其詳且備、蓋未有如是編者、是編奮筆衆說、參以己意、類多從學力經歷而來、其於章法、謂一字有一字之法、全章有全章之法、於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畫之稀密、那讓取巧、當參互正使相依顧而有情、一氣貫串而不悖、其於筆法、謂篆必有勢而有神、流動、莊重、典雅、俱在筆法、然有輕者、重者、屈者、伸者、俛者、仰者、有去有住、有粗有細、有强有弱、有疎有密、此數者、宜審其宜、始得其法、否則一涉於俗、節念斟酌、合不得、又曰、當從章法以討筆法、因物付物、巧自天成、不可矯强拂逆、於人其百骸增減、顛倒不得、千態萬狀、固自如也、纖纖得中、修短合度、曲要有筋、直要有骨、包處有皮、虛處有肉、當折即折、當住即住、遇圓則規、遇方則矩、動不嫌狂、靜不嫌死、盛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尤能得此中三昧、非一知半解者所能道、翁方綱序謂其臨自篆籀諸譜、以及器具之用、選石之目、無不賅者、洋洋乎可以觀道焉、溯其本可以言學焉、於是印學之書爲能彙其全、可謂是編之定評也、

增壽千字文　馮汝玠撰

增壽千字文一卷，清馮嗣京撰。嗣京字又三，號西士，又號柳墅，浙江桐鄉人。康熙中歲貢生，官湖州府長興縣訓導。著書因樹屋小草、梓紅亭游稿。朱竹垞曝書亭集中馮生詩序，即爲其所著詩集而作也。其事實詳府縣志文苑傳。千文自周興嗣外，梁蕭子範曾有續作，見於唐志。其後就周氏原字重編者，宋有胡寅、劉紹佑，明有李登、瞿九思、徐渭、卓珂諸人是。

編因周氏原文重一潔字，而安章布句亦嫌無倫次，乃於舊仿各家自出新意，重爲編次。適其時歲爲康熙後壬寅，其明年爲清聖祖仁皇帝七旬萬壽，當時在都見在廷諸臣多頌爲詩文，以備來歲之稱祝，乃易周氏原文重出之潔字爲一壽字，重纂成篇，因以篇中於原文增多壽字，因以增壽署其端焉。篇中措拾紀載，遣字行詞，頗多佳句。鮑氏亞谷叢書中曾爲之刊本，謝啟昆小學考亦與古今各家重編之作，錄入文字類中。惟篇中挑把二字未經分拆，仍依周氏原文連用，略不如卓珂之將二字拆用之爲愈也。

說文部目分韻　馮汝玠撰

說文部目分韻一卷，清陳煥撰。煥字倬庵，長洲人。前有嘉慶乙亥三月陳氏短序，述其編次是編大旨，據其自述，係因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始一終亥，據形分屬十四篇，猝難檢尋，宋李仁甫五音韻譜，改依陸法言切韻二百六韻編次，較原書易得其部，段玉裁既依始一終亥之次成注，復命陳氏依仁甫始東終乏之次為目，所以便於學者之檢尋也。按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據許氏後敘自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而循其類系形聯之方法求之，不難檢尋，原書法易為編次，即為初學檢尋不便，改依韻次，亦祇以見析之二百六部，之部以四聲次之，使學者開卷即可得，次第陳氏是編既為便於檢尋而設，乃不以人所習知之一百六部之韻為次，而以久不適用之二百六部之韻為次，舍易就難，徒使學者謂不便之處，竟與其便於檢尋之本意相反，視胡氏之說文字原韻表，遠不如其適用，且於李氏原編次第之外，別無可取，更正昔人所謂不必不作者也。

轉注舉例　馮汝玠撰

轉注舉例一卷，清許瀚撰。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著有攀古小廬文集。其先生校桂注說文，條辨轉注一書，自小徐而後，說者無慮數十家，類多自出新意，不識許非重之旨訓。此編舉為七例，謂凡部首以所屬之字為義，而所用為義之字，又以部首為義者一，凡从某之字，即以所从之字為義，及同部中同以所从之字為義者二，凡从某之字即与所从之字同義，及同部中同與所从之字同義者三，同部中其義相同者四，同部中其義相須者五，同部中其義遞轉相承者六，同部中其義展轉相釋者七。又謂述轉注必求諸說文本部，許氏所謂建類一首也，部不同非轉注，必求諸同部同義，許氏所謂同意相受也，義不同非轉注，擬其所舉之例，純以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為範圍，以考老為準則，雖於以老為考因形加聲未能識其中之關鍵，不若金王金城之轉注古義考原始要終，而七例之字悉以義而同於所从之字為歸賓，

其對於轉注本經實已把其要領。嘉道以前各家之說轉注諸認最清，不與其他五書相混者，雅推此例。惜其七例之外，更以一形相生之玉珏屮艸口吅品㗊諸字，一意相成之口欠又手衣巾諸字，異名同物之隹鳥燕乙諸字，異體同名之古文大从籀文大作亣，籀文人古文奇字人作儿諸字，咸為轉注變例，以為雖不同部，其部首固皆可通之道，又未免自紊其例矣。

讀段注說文札記　馮汝玠撰

讀段注說文札記一卷，清鄒伯奇撰。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廣東南海人。道光八年卒，謚徵君。段注說文一書，乾隆當時推為二千年來之絶作，札和以後學者亦靡然認許書功臣，而究其對於許書增改篆文，顛倒字次，竄易說解，種種變亂許氏原書，擇並不顧，爲使人不識許書本來面目，實爲許書罪人。而以叢氏之書古微，斥其功不敵過，而對其形注說文前後繩愆糾謬者，不止一家也。徐氏段注匡謬而外，若家札記，或申段未詳，或補段而遠，或糾段之失，若自爲說，而三者之中糾其失者實居多數。鄒氏此記，即純糾段氏之失者也。此記只就所見，隨筆記錄，僅寥寥數則，而不及徐星伯讀段注說文札記條辨之多，雖視匡謬、訂書未可同日而語，而其論段氏，惟於兔、女、后、系、卯、去、肉、文、邑、易、亏、衣、舟、几、頁、兔、頁、手、弓、蛙、亡諸部補字及諸字鄦字注不采秦刻石而采漢所章，其糾段氏補篆刪篆之失，實與徐氏札記糾正段氏牖東戶西

諸條之失，異曲同工，皆足爲考訂段注說文者萬一之助也。

說文測議

說文測議六卷、清董詔撰、詔字樸園、陝西安康人、乾隆中舉人、書前有嘉慶元年董氏自序、末有董氏門人王玉樹道光刊刻是書時之後序、書分四大端、一曰訂經、二曰存古、三曰通變、四曰措逸、訂經内分參經考逸、異證經、審誤、繹經存疑、檢經補遺、存古内分古逸古通古繁古省諸類、通變内分篆同義異、篆分義通、篆異義同、例入重文諸類、措逸内分逸字、逸注、疑字、疑注諸類、核其訂經各條、不及錢大昕說文答問、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陳瑑說文引經考證、俞樾說文經字考、其證逸之詳、有考逸各條、亦不及鄭珍說文逸字、鄭知同說文逸字附錄、考補之證、至存古古書通叚類、雖其所舉之類為諸家撰述所未及詳、而於番赤諸字不知即蹯蕺本字、而以為古省、於李支之杍通作梓材之梓、氣鈙雩之雩通作雨零之零、不知其為同音假借、而以為篆同義異、亦多穿鑿為逸字、不足為識、而附論同異、寥寥數端、尤視諸家於大小徐而舉了、核其同異、尤為簡略、綜而觀之、其對於許書、雖不乏研考之功、要無一精闢之語、祇可聊備參考、視乾嘉以來諸家撰述說文之作若有霄壤之隔、亟擅長者、則未可同日語矣、

說文解字畧例

馮汝玠撰

說文解字畧例一卷，清高學瀛撰。學瀛，廣東番禺人，同治癸亥進士。是編取舉之例，大例凡八：一曰建首，二曰本義，三曰辨形，四曰宷音，五曰引經，六曰別說，七曰互見，八曰通訓。每一大例，其內又分例若干。建首內分從某指本部、從某指某部為二；本義內分本字、偏旁、聲、本字、聲、疊韻、連字為六；辨形內分納舉其辭、連綴其辭、分析其辭、先說其意而後從某、先言從某而申釋其意，五為五；宷音內分某聲、亦聲、省聲、讀若、讀與某同為四；引經內分以明字義、以明其音、以明假借、直訓、連引為六；別說內分存異義、存別名、存字形、別說存字、別說為四；互見內分互見於他部、互見於同部為二；通訓則根據許書於同聲之字皆得通訓以見義，而無所區分焉。按說文之例，為許氏特創，其例有綱有目。其例之大者有三：曰立部，曰編字，曰說解，是為全書例中之綱。綱之中各有專例，是為全書例中之目。綱與綱，目與目，條理井然，各不相蒙。是編所舉，以應屬於綱之建首與應屬於說解之本義以下七例相峙並列，綱目不清，實與王氏釋例、陳氏舉例、張氏補例不應分而強分、不應合而強合，該書同病。惟本義以下七例，能將許書說解形聲義之例包括其大概，而又簡當明了，便於學者尋繹，則視王、陳、張諸氏之書雜糅紛亂者，猶較勝一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書通故

馮汝玠撰

六書通故一卷，清黃以周撰。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浙江定海人，同治舉人。著有禮書通故。儆季所著書，是編首論六書次第，次分論六書，書末附論說文之籀文古文敘體及體同義異之字。為其論六書次第，先班後許，而以班首象形，謂有物而象，而後有事可指，推班書為最得。其論六書謂指事先於形之文，從而指之，指之者非字也；謂象形隨體詰詘，為隨意詰詘，字之詰

屈隨意為之，非必逐形曲肖；謂形聲本於樂記情動於中故形於聲，形乎聲乃形于聲，即諧聲之義，非半形半聲；謂會意合二體以成意，其意即具於二體之字；謂轉注老字之从人毛匕，取髮曲義，髮曲者气之丂，而形之將匕者也；老从人毛匕者，形之匕於外者也；考从人毛丂，丂者气之丂於內与也。又謂其字並从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老以考之匕於外者會意，考以老之丂於內者會意，二者之意輾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同意非造字之義同也，同意不必同義。謂假借為其本字依聲通用，為造字後之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為造字時之假借。綜其所論，於會象形會意假借三類，尚與許書原旨無甚出入；其論指事先從象形之字而指之，但因本末諸字以一識木遂指據一部分之指事字，以為事皆因形而指，不知許氏事本訓識，識為標幟之幟，借字指事之字乃一種符號，其始因結繩而啟造，初非因象形而加識。其論形聲以形聲為形于聲，形字作虛字

解，不知許氏與鄭說本異，竟與鄭諧聲牽合為一。其論轉注謂同意不必同義，以老之匕為形匕於外，以考之丂為气丂於內，竟置許訓考从丂聲而不論，皆違戾許訓，別下己意，名為通故，實於六書訓未嘗盡通也。

秦漢碑篆文考　馮汝玠撰

秦漢碑篆文考一卷，清楊銳撰。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光緒乙酉舉人，授內閣中書，戊戌政變，與譚嗣同、林旭諸人同時被難。是編專取秦漢兩代石刻篆文，證以說文解字之篆文。所考訂凡岣嶁禹碑、殷比干墓碑、比干銅盤銘、贊皇壇山周穆王石刻、吳延陵季子十字碑、詛楚文諸，不足信不經見者，概屏弗與，不好奇務異，惟期信而有徵，而今之間，頗為少見。其所考篆文於嶧山碑「咸勤四極」之勤，謂許云：勤，从力堇聲，勤从堇本無義，即協重，即可協童，我臣奉詔之我，謂說文我从甲，此从十七，是甲字。窺刺遠方之窺刺，謂說文窺刺義皆與文不諧，協蓋窺退二字之借。於開母廟石闕銘「柏聲我后之聲」，謂說文从來聲，不與韓近，此从來，詩貽我來牟，漢書楚元王傳引之作釐辨，是釐當从來聲。得聲說文未聲，致字誤，亦拘於聲音訓詁，可資考證。惜其兩取秦漢兩代石刻，秦惟嶧山、泰山、

瑯琊臺諸刻，漢惟光氏三公山、嵩嶽少室神道銘、開母廟石闕銘、禪國山碑、天發神讖碑，及漢碑諸類於近時發見，漢之袁安、袁敞、議郎諸碑，及三體石經之篆文，皆未及寓目而考未免不廣耳。

說文古文考證

馮汝玠撰

說文古文考證二卷，清蕭惠堂撰。惠堂江蘇徐州人。上卷總論說文所引古文辨正各家之說以衷一是。下卷分考古文字體於形聲義不易辨識者，加以考證。丁氏說文詁林前編引用書目中列為一卷。按漢許氏說文自序，其於古文一則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再則曰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再則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再則曰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新莽甄豐校文書時，六書之古文即得於孔子壁中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之古文，亦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之古文，而許氏列之於篆文之下者也。其稱易孟氏云云者，乃各家所專之古文經，而許氏據其傳經文，稱引於說解之內者也。是列於篆文之下者，乃古文之體；稱於說解之內者，乃古文之文。其體與文二者各有所指，彼此不能混而為一也。自來考許書中之古文者，不知其非史籀以前之古文，乃漢儒得之壁書，更不知列於篆文之下者為存其形，稱引於說解之內者為用其文，而以累牘連篇，迄不能得肯綮。是編上卷辨正各家之說，謂說文所載古文，雖盡古文；又謂古文不必盡古於正文；又謂古文秦時已絕，亡新使甄豐改定古文，以孔子壁中書為據，許君據其遺書，參之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諸書，乃著錄四五百字；又謂許書古文據甄豐六書及史籀諸篇定其形，據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定其音義，而正段氏所謂許所稱述別有倉頡古文之非，可謂探驪得珠。其因惟根據詩字許書未，必謂許綴孔氏古文亦有漏略，蓋所見經傳已是捃古篤定之本，然篆文偶佚，是以不能一一錄入，因

許氏著書年月，謂其校秘書，未見中古文，亦極考證詳確。下卷所考古文諸說，證以近出之三體石經古文，亦多未免近於穿鑿附會，則遠不及其上卷之總論古文為有根據矣。

六書說

馮汝玠撰

六書說一卷，清廖登廷撰。登廷，四川井研人，光緒間廩生。是編專論六書，於象形、指事、轉注、假借四書，皆各自為說；於會意、形聲二書，則合而論焉。其論象形，謂八、大等字之為象形，許有明文，無可辯。段氏以實為象形，虛為指事之誤，其分象形之不同指事，界限甚清。其論指事，謂如指畫之指，所謂記識也是也。一為形，指其上則為上，指其下則為下。丨丨所手畫之痕點，所謂指也。又謂指事但合體象形，但合二字為一字，義與原字異，此則其從原字生義，迷其異，又似會意，但所指一二畫不成字。會意則兩字皆成字者，段氏未明乎此，故其說多誣。其區別指事不同於象形、會意，亦辯析而清，釐核諸家象形指事之說，彼此淆亂者為優。其於會意、形聲，極論段氏以所立十七部繩許書之字，遇有不合，或刪聲，或補聲之誤，亦能確守故訓，不以明其竄亂之失。又推謂轉注，如木部為以木為建類之首，而凡木屬皆依序排列，始謂之同意相受，如病

流注始五一叢後轉相傳染流注周身皆原一注六書首四類為作字之序此則網羅許字分部別居竟認許書之五部屬字為六書之轉注謂假借声分依声託事為二類已誤解許說又列為四源十二例重誤合古人造字隨文之假借而為一則違戾許訓文六詩家之論六書者逞其臆說者相伯仲矣

六書古微　馮汝玠撰

六書古微十卷清葉德輝撰德輝字煥彬湖南湘潭人光緒壬辰進士官吏部主事著有說文讀若考說文籀文考證同声假借字考書林清話諸書是編前有閻星孫宗彌序後有劉肇隅左念康及其從子啟勳識跋前六卷依許氏指事象形形声會意轉注假借之序次為之說解為一書自為一卷七卷為說文重見字及分部各屬從字例八卷為說文解字闕義釋例九十兩卷則為釋鼓字莫錢十幹字人字笑字普字諸義及六書假借即本義說為其說解六書推假借一書而本其字依声託事為標準不從諸家之說以濫觴於刊中者遵許氏始訓此外於指事則以其字本於記事以事物之事為指事之事不知許氏訓事為職職即識之假借字乃指標而識而言已於事字之古訓解釋未詳更將許氏說解而語象之形象其形象某物者以其之字其字書字諸指其事而似象形之字混於指事文

謂意無虛也，形無實也，會二意以成事與形，對虛
者皆實，會二形以成事與意，則實者皆虛，以韋
在鼎上之甫，大在人上之光，為意而成事，以人言之信
止戈之武，為事而成意，又以會意誤於指事，不惟
於事字未嘗認清，即於象形、會意二書亦均未
能分晰，於形聲則以稷、榮諸字先皆會意字
後因其所從之聲為聲，本字之聲遂以其聲為
減其筆畫，字亦為聲，不知許氏所謂省聲無諸許
氏誤為從省，初非造字時即從其體而加以省減

於轉注，雖闡以注釋為轉注者為一偏之見，不為
戴段之說所惑，而第謂許君獨舉考老以為例
正以老部之字無不承老而言，又謂老之一字既
建類矣，又一首矣，又同意矣，於凡字字有所承受
字上可以遞轉其字，與許書原旨雖不違戾而僅
籠統說之，華說明老部之字從老之形，即從
老之意，是於轉注亦非真知灼見，其所釋諸字
如釋卜幹旁絡博引其說，雖辨其義字由來皆，
由於偏備，實未通曉，其謂重見之籀字字同而物

不同，並非重出，且謂眾本具在，錢案雖移，尤為
膠固，核其全編所論，犢出心裁，別下己意，雖具有
辨析之解，實多為偏執之詞，蓋由自視太高，自
信太深，欲一掃乾嘉以來諸家之說，而其識不足
以副之，所以視乾嘉以來諸家之說甚堅僻，且有
甚焉。

龔氏說文段注札記 觀古堂刊本 馮汝玠撰

龔氏說文段注札記一卷，清龔自珍撰。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更名鞏祚，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著有定盦詩文集。是編本徐星伯所藏段注說文，由手錄龔氏所記之稿，湘潭劉肇隅從道州何蝯叟之裔孫棠階處與徐氏說文段注札記同時錄副，而長沙葉氏與徐記同時刊行者也。記凡數十條，其大體約分三類：有記段當時口授與見行注異者，如鼓字條曰鼓之古文爲磬，爲㪇字引申之義，今段注則曰鼓者正文尋字同音假借字，而與龔所記引中一義是也；有記段注之未詳者，如節字條曰今周禮甚讹兩讹字，如字讹爲字節字讹卩，字段注則但正卩爲節；林字條引王念孫君兼君群二義，爾雅之帝皇王后辟是釋君、林，烝是釋群之說，段注則只林君假借一義是也；有糾正段注之失者，如顯無從大異是，不專稱毛，凡因義異文可云假借，此實異非假借，不主段氏詩作禾役，役者穎之假借之說；諺字條曰諺召之是，是言假借，不必改諺，不主段氏諺當是啟，或曰當作喭之說是也。按段爲龔之外祖，龔曾親接其風采言論，此記中段之未詳、糾段之失者，係考證論斷，頗爲精核，具見其於說文之學淵源有自來也。

六書假借轉注說　　馮汝玠撰

六書假借轉注說一卷，清胡琨撰。琨，浙江仁和人。是編於六書之中，專就假借、轉注二書立說。分假借之例為九：曰因聲相假，曰因義相假，曰小篆有其字而古文相假，曰古文有其字而隸反相假，曰小篆有其字而經典相承假用，曰小篆本有其字而經典互假，後世遂改互易，曰小篆本有其字隸反假借他字而廢本字，曰隸棄本字借他字而遂造偽字，曰棄本字借他字至於輾轉相假。分轉注之例為十二：曰建首之字與所受之字可互相訓，曰建首之字與所受之字不可互訓，曰所受之字意雖異而可同，曰建首之中意仍書兩用，曰轉注有如後世之雙聲，曰轉注有如後世之疊韻，曰轉注有如後世之翻切，曰因字而從相為轉注，曰非其本訓借字相注，曰因聲轉為轉注，曰以相反之意為同意相轉注，曰不可直訓需輾轉申明。並謂假借前五例為假借通例，宜援經訓以通之，後四例為傳寫沿誤，宜據說文正之之轉注；前八例

為轉注正例，可就六書本義求之，後四例為轉注變例，當於六經注義參之。所舉二書之例，惟因聲相假、因義相假為屬于六書假借之例，其餘假借七例，轉皆為臨文之假借，轉注十二例皆為訓義之轉注，均與六書之造字無涉，而所之據屬于六書之例，是於六書中之假借、轉注尚辨認未清，是其例之是非得失，更可置而不論矣。

六書約言　自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約言二卷，清吳善述撰。善述字瀞城，浙江鎮海人，舉人。著有說文解字補說。書前有吳氏自序。中分上下二卷：上卷為象天、象地、象人、象體四類；下卷為象事、象器、象植物、象動物四類，總為八類。類以象形之字為綱，其屬于各類之字，屬象天者五，屬象地者二十二，屬象人者三十二，屬象體者六十一，屬象事者五十八，屬象器者五十四，屬象植物者四十五，屬象動物者五十，都凡三百二十六字。每字之下，各以其孳乳之字分別附之。其形聲字則限以聲兼義者為限，餘則悉從略焉。按文字雖分六書，而約言之實只形、聲、義三端。統乎聲者不難以聲為系，統乎義者不難以義為歸，惟形則其體至賾，而合體會意之字應以其體為主屬于某形之下，尤不易於審別，最難提領挈綱，俾其各有統屬。是編於六書專以象形為經，以其餘五書為緯，合許書九千字，總分八類，以諸字所從出之三百餘字為之綱，以此三百餘字孳乳之諸字附麗于下。其於

字形孳乳，頗能貫串。是能於六書之中，能以形為綱者，與姚氏說文聲系之以聲為系、朱氏說雅之以義為歸者，可稱鼎足，而其爬疏理董，則較姚、朱二氏之作為尤難。循其條理，尋源竟委，於文字之演進繼承，貫澈一切，要當十得八九。雖其所附合諸字，不能確切不移，而參己意，不盡遵守故訓，其於全書主體之善，固無害也。

考老轉注說　一卷　刊本　　馮汝玠撰

考老轉注說一卷，清黃以周撰。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浙江定海人。同治舉人。著有禮書通故、六書通故。是編分上下兩篇，專為於轉注一書詳為之說。其謂轉注者，字之意指互為灌注者也。考老者，人之形氣相為表裏者也。考从老丂，形聲兼會意，與耇壽諸字專取諧聲者迴乎不同。說文曰：丂，气欲上出，礙於一也。古文以為亏字，亏者气欲舒而重礙之意。老从人毛匕者，形之匕謂外者也。考从人毛丂者，气之丂謂內者也。形與氣事相因，老與考義相成，造字之初，其文並从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之所以丂其气，以其人之老，故从老省；老之所以匕其毛者，以其气之丂，故老从匕，考又从丂，則以老也。考之匕謂外者會意，考以老之丂謂內者會意，二者輾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與六書通故所說轉注大致相同。其謂老部老為皆从之字，而以耆耋耄為考為耇為壽諸字次之於轉注為最近。但此七字皆从老省孳乳之字，故老於下七字可謂建類一首，而下七字之於老非意相受，而不可謂之同意相受者。惟考與老又謂說文所未明言而可以例推之者為鬥鬭二字。古文作鬥鬭，其古其字皆从鬥，建類一首也。鬭从兩手，擬一以鬭會意，鬩从反手，以鬩會意，故鬭鬩二字可以互訓，所謂同意相受。造字之初，一以兩拱手，一取反手，其意轉注相承，所謂相受，則六書通故所說轉注之所未及。是編之作，蓋因六書通故轉注之說，擴意益而成此。其說與之互相發明，而亦與之同一謬誤。惟六書通故之謬，誤僅違庚許說，誤解考老兩字，此則既以考耋諸字為意雖受而不可謂之同，乃又推廣及於鬥鬭諸字亦為同意相受，以相反為相成，愈說而愈支離，其謬誤則視六書通故之說為更甚矣。

六書轉注說 自刊本 馮汝玠撰

六書轉注說一卷，清饒登達撰。登達字儀足，湖北應山人。是編謂戴氏互訓之說雖足以破左回右轉之謬，而推及於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卬吾台予之皆為我，於同義相受，近似於建類一首，何況兩以來朱駿聲之識，並朱氏令以令長為轉注，又顯與許說相背。遂因許氏六書次第，轉注必會意之後，而又解之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乃以為必部首必由會意而成，部中之字必與部首意義相同，而後可目為轉注。其於部首从老，字从人毛匕會意著眼，於部中之字从考與部首老字同意著眼。其說與王西莊謂說文中从某某聲之字，而从之字為象形者為形聲，所从之字為會意者皆轉注，大體相似，而視王說置同意於不論，第謂所从之字為會意者即為轉注，詞說較切。惟按之許書，其中建類一首而又同意之字，如奔、希諸字，與部首大字同意，則大為象形，而並非會意，是轉注之字祇限定與建類之首同意，而未限定建類之首必為會意。饒氏僅就老字觀察部首之為會意之字為限，殊未免失之膠固，是但能不違於訓，而未能會通全書無遺，至其所謂必部中之字與部首意義相同，則言簡意賅，一語足以破的，勝各家之說轉注，連篇累牘而迄不能得其要領者遠矣。

六書轉注說 自刊本 馮汝玠撰

六書轉注說一卷，清羅汝懷撰。汝懷著有六書統考，揭其統考自序，謂轉注之字，混于會意、形聲二者之中，於統考中無所位置，乃另為此說，別自為編。其于轉注，謂自許氏以來未明，其所以不明者，專于考老二字求之，而失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故。以為老之為首，係取諸他部之毛，从毛而注之老，从老而注之考，是為一首而又同意。又以一首者乃一類之謂。又以說解中之某與某同意為者，為同意，謂王亞午

失許字之同意者，皆為轉注。又以彼部與此部同意無可由此部授之彼部，謂尸部之字，扉、屎與履部屨、屐等字為類，屋、屏、層與七篇宀部之室、宅等字為類，是為類中之類，乃分轉注為真注、旁注、交注諸例，以從部未注部首以注部中字者為直注，為正例，以從他部來不注部首而僅注部中字者，為旁注，亦為變注為變例。推求其故，謬在以毛為老之首，又誤在以一類為一首，又誤在以說解字形之同意為轉注之同意，因有此種種之誤，遂有此種種

謬說。彼謂自許氏以來未明轉注，皆失于建類一首同意之故，實則彼於此八字無一不失，故其所說，亦無一不謬。其說之謬，視廖氏六書舊義、饒氏六書例讀所說轉注之謬，殆有甚焉。錄與廖、饒兩氏之作並存者，皆所以彰其謬也。

轉注正義　刊本　　馮汝玠撰

轉注正義一卷，清李魁撰。魁，浙江人。是編首列轉注本於方言說，次舉方言與說文說解同訓者為證，次分轉注之例為正變兩類。正例七：一曰訓解一字相同，以迨訓還，還訓迨之類屬之；二曰訓解二字相同，以參縒並訓車參之類屬之；三曰互相轉注，以論訓議，議訓語，語訓論之類屬之；四曰訓解稍不同而義同，以適訓回，迴訓避，避訓回之類屬之；五曰數字一義，以姪妹嫛婗諸字並訓好之類屬之；

六曰一事而有數字，以相謂食麥楚之謂飴，秦謂餳饊之類屬之；七曰轉字轉注，以逆訓迎，迎訓逢，逢訓遇之類屬之。變例八：一曰同部字為訓，以斂訓收，收訓斂之類屬之；二曰雙聲疊韻字，以趙訓趨，趨訓趙、鷫訓鷫鷞之類屬之；三曰數字同訓而訓之字屬異部，以姣訓美，美訓好之類屬之；四曰兩部義近互相轉注，以擊啟敂訓手部之擊，手支訓攴之類屬之；五曰兩部首同字異體相轉注，以大部奔訓大介部奕訓大之類屬之；六曰兩部部首義近相

轉注，以燕訓玄鳥，乙訓燕，玄鳥之類屬之；七曰異部義近互相轉注，以藑舜楚謂之葍，秦謂之藑之類屬之；八曰異部互相轉注，以但訓裼，裼訓但之類屬之。其轉注之例分正變之中，又分若干類，而其要則不外乎義同義近，其源則總歸于方言。按方書之言轉注，本由於古今方域之聲音不同，始因即廣雅而加以詮證。是編謂轉注方言為轉注之本，不得謂非探原之論，第於轉注字之創造由于聲變，未經說明，而又不限於同部，並推廣及於連語，

竟出許氏說解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範圍以外，未免得失參半耳。

說文假借例釋　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假借例釋一卷，清侯康撰。康原名廷楷，字君模，廣東番禺人，道光舉人。是編於六書專論假借一書，謂假借爲六書之一，製字之時已有之，非用字之時始有之也。說文之言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必明乎此，其說而後可以得假借之本；舍是而言假借，抑末耳。何謂本？製字之假借是也。何謂末？用字之假借是也。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製字之假借是本無其字而依託一聲致事以當之，以一字爲二字者也。用字之假借是既有此字，復有彼字，音義略同，因而通假，合二字爲一字者也。以一字爲二字者，其故由於字少；合二字爲一字者，其故反由於字多，故曰相似而實不同也。用字之假借無窮，製字之假借有定，而製字假借有時混入於用字假借之中而不覺。蓋假借之例，有初時用此字假借而後遂製正字者。其不復製正字之假借，後人易明；若始假借而後製正字者，則近二字並行已久，無以辨其孰先孰後，則無以定其爲製字之假借，而非用字之假借矣。其於假借分別製字用字之界限，及製字用字之相混，正論已極詳明。更就說文諸字，別其某某爲製字之假借，某某爲非本無其字，特通用者，某某爲製字之假借混入於用字假借而不覺者，一一列舉，疏通證明。後辨明假借不同引申，而假借中實有引申一例，發揮透闢，層層侵闢。自來解釋假借者，多於製字用字不分，即有分別製字用字者，亦無如此篇之貫徹。惟用字假借，其通用者極多，至若干字而不以二字爲限，侯氏謂用字之假借合二字爲一字，未免意爲辭害。近人蔡金臺曾爲說辨之，然一語之失，固不足爲全書之病也。

說文假借例釋 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假借例釋一卷，清吳㑺撰。㑺，廣東鶴山人。其旨大旨謂古人字少，故依倚同声而寄其事，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以寄之，此假借之本義。中古以後，文字日孳，古無其字者代者製作，而作書仍沿用假借之字者，在今日為假借之又一類。而作書時實未有其字，古書相傳轉寫，變易至於有漢通借，緐多不可窮詰，凡同音皆得假借，而謂音同而義即隨之，且有古文本有而亦用假借者，假借之用至是益廣，此又假借之一類，然此製字之初，便已如此。其前例即製字時之假借，後一例即用字時之假借，中例則始為無字之假借，繼為有字之假借，与侯氏例釋分別製字用字及製字用字時或相混之說，大意不甚懸殊，而視侯氏之說，較為簡約，可与侯氏例釋互相發明，正未可以侯氏之說發揮透闢詳于此說，遂若依而右此。惟其舉取古文以為賢哥古文以為歌，為在古人則為本無，在後人則為本有，則於古文假借之例，其本無本有之間，尚嫌失於籠統。說文所引古文，據其後序，皆指壁中書而言，非製字時始創之古文，乃亡新時甄豐考定六書時之所謂古文。此種古文，其中假借多以本有之字相假，不得盡謂為本無其字。近時三體石經之古文，當時即據壁中書傳寫，其中於本有之字，仍時假用他字，並不以本無其字為限，即其明證。吳氏於此等處，均未及分晰，是則言假借者對於許書所謂古文以為某某者，所宜加以區別，不可但據吳氏所釋之例，概以本無其字目之也。

文字存真　自刊本　馮汝玠撰

文字存真一卷，清饒炯撰。炯字森之，四川資中人。著有說文部首、六訂、六書例讀。是編依六書分六類，每類分舉其例。第一象形，內分从正視畫、从側視畫、从平視畫、从互畫、从遠視畫、从近視畫、从作書時隨意畫之、从造字法借字形為畫，凡為例十。第二指事，分从事象見之、从指畫見之、从物象見之、从省形見之、从疊形見之、从疊形見之、从變文見之、从篆文位置見之，凡為例八。會意第三，分內分譬況見義、直指見義、一从譬況一从直指互文見義，凡為例三。形声第四，內分从本義取音而声與義合、从本義取音而声与義不合，凡為例二。轉注第五，內分外分因意晦而加形以明之、因意晦而加声以明之、書別義而加形以明之、書別義而加声以明之、書不因意晦義別，但取篆形茂密而繁縟其文，凡為例六。假借第六，內分从形借、不依其声以託事，从義借、不依其事以託事，从声借、不取其形義以託事，从声義兩借以託事，凡為例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核其所舉之例，与其所撰六書例讀大同小異。擇柴鈺語所述六書例讀表說、饒氏例讀之纂，所依此編別撰，以此編与例讀互校，例讀雖據此編加以潤色，於分例措詞頗有改易，而其大體則一仍此編之舊，未有變文。其述庚故訓，妄逞臆說，不合於六書要，已於例讀一書逐一詳辨。此其未經改定之初作，可以置而不論，惟可存與例讀互相參證也。

古泉叢話　滂喜齋刊本　馮汝玠撰

古泉叢話三卷附一卷，清戴熙撰。熙字醇士，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殉洪楊之難，謚文節。是編戴氏自寫存本，久已亡佚，此乃潘鄭盦據鮑子年、胡石查所藏手鈔本合校，由吳大澂手寫而刊之於滂喜齋五種之中。首冠書前後有戴氏序識及潘鄭盦題識，中分三卷，首論歷代古泉，首卷起周寶貨，迄隋五銖；中卷起初唐之開元，迄遼千秋萬歲小泉；三卷起南宋建炎，迄外國日本高麗諸泉，另以古幣之空首、歧首、肉、好、足諸品別為一卷附焉。戴氏自於是編謂既不能識古篆，又不甚信前人說，每而因必不獲創新意，存疑從不敢謬，自成一家，而核其論說，其於三代古幣自諸幣以來，咸以為任襲神農時幣，每戴氏則識其文字為周秦時地名於首，而是前人皆謂之幣者，戴氏則謂幣與泉之本可稱幣，泉幣之本則不可稱以幣稱，乃不曰泉曰幣，而名之曰刀曰其而別於吳氏人

之而兄頗自成為一家之言。至其書之體例，既論泉說，而又兼摹文字，則似說而非說；既摹文字而又略其輪廓，則又似譜而非譜。亦於諸家泉說泉譜之外別成一格。潘鄭盦謂劉燕庭論泉絕句，鮑子年泉說，可稱雙絕之目，為泉譜中之逸品，洵是編定評也。

熹平石經周易殘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熹平石經周易殘字、漢時原刻石經、自近年洛陽出土、石之巨字之多、未有逾于此者、是刻出土、石卸中斷為二、上石初歸文氏、後歸合肥李氏、下石歸陝西于氏、此本總是未歸于氏以前之拓本、石兩面刻、前面存二十八行、第一行起恆字迄事字、存三十六字、第二行起初字迄塗字、存三十四字、第三行起磐字迄蹇字、存三十三字、第四行起負字迄六字、存三十二字、第五行起无字迄夜字、存三十一字、第六行起益字迄龜字、存二

十九字、第七行起惠字迄于字、存二十八字、第八行起子字迄閒字、存二十七字、第九行起二字迄无字、存二十六字、第十行起終字迄乃字、存二十四字、第十一行起見字迄九字、存二十三字、第十二行起矛字迄征字、存二十二字、第十三行起于字迄无字、存二十一字、第十四行起其字迄勿字、存二十字、第十五行起吉字迄人字、存十九字、第十六行起爵字迄五字、存十八字、第十七行起九字迄九字、存十七字、第十八行起六字迄拇字、存十六字、第十九行起咎字迄鳴字、存十五字、第二

十行起凶字迄征字、存十四字、第二十一行起羊字迄之字、存十二字、第二十二行起磐夷字迄夷字磐字、存十字、第二十三行起于字迄我字、存八字、第二十四行存頻巽各六五四五字、第二十五行存疾有喜九五五字、第二十六行存无咎上九四字、第二十七行存涉大川四字、第二十八行存宮一字、總二十八行、為下經自家人至小過、右卦卦辭爻辭、凡存五百三十三字、後面存二十五行、第一行存以情言三字、第二行存中心疑者其五字、為繫辭、第三第四兩行空、第五行起口字迄

九字、存八字、第六行起謂字迄者字、存十字、第七行起第字迄其字、存十二字、第八行起也字迄无字、存十三字、第九行起作字迄地字、存十四字、第十行起終字迄飛字、存十五字、第十一行起乃字迄時字、存十七字、第十二行起樺字迄天字、存十八字、第十三行起易字迄中字、存二十字、第十四行起夫字迄其字、存二十一字、第十五行起知字迄正字、存二十一字、第十六行起不字迄紛字、存二十二字、第十七行起不字迄兩字、存二十四字、第十八行起言字迄美字、存二十六字、

為文言、第十九第二十兩行空、第二十一字行趾剛字迮也、字存二十字、第二十二行趾而字迮、相字存二字、字第二十三行趾艮字迮、說字存三十二字、第二十四行趾者字迮也、字存二字、字第二十五行趾也字迮也、字存三十一字、為說卦、凡揔二十五行、凡存四百零者二字、兩面都存九百三十五字、其卦爻辭之後、不附象彖繫辭之後、次以文言說卦、皆與王肅本次第不同、其字句之間、亦頗多異。按熹平石經為五經第一次刻本、且為諸儒所詔校定、第一次之官刻、而周易一經尤居五經之首、隋志所載一卷、自唐以後久已不傳、今見於千数百年後、得見此刻、雖已殘闕不完、猶可窺見觀晉以前經冀之舊第、洵足俯視一切唐寫宋刊、首四部而冠群書也、

石經考異補　傳鈔本　馮汝玠撰

石經考異補二卷、清陳慶鏞撰。慶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著有齊陳氏韶舞樂罍通釋、卷首有咸豐二年陳氏自記、中分上下兩卷、上卷考孟蜀石刻經周禮殘碑、下卷考孟蜀石經公羊殘碑、據陳氏自記、乃因馮柳東蜀石經考異書毛傳詩者左傳、而於周禮公羊皆未見、遂用殿本校之、以補柳東之闕、故但其考異之名、而以補副之、焉。上卷所考為周禮自玉人注璧男不言之者闕耳起、至匠人經其崇三尺牆厚止、凡二百二十二條、下卷所考為公羊、自桓公元年經末也孰謂謂州公也起、至十五年經公會齊侯止、凡十九條、兩卷揔二百四十條、洵可與馮氏考異、所校毛詩左傳並傳、惟是編雖可補馮氏之闕、而據校之本僅一殿版、視江陰繆氏蜀石經校記、援唐經石經岳本阮校今本合校此二經者、殊嫌其不逮、以資考校、第以是編校出之條、與繆記校出之條對勘、則彼此互有詳略、皆不能偏廢、考蜀刻

周禮、公羊之與古本同異者，繆說而外，仍須參以
是編，正未可因其樓校之本少於繆氏而忽之也。

說文佚字輯說　紫薇花館刊本　倫哲如撰

說文佚字輯說四卷，清王廷鼎撰。廷鼎字夢薇，號
羲谿，江蘇震澤人。著有字義鏡新、書蕉齋書。光
緒己丑錦潘衍桐及王氏自序，並例言，亦出其門人儲
乃墉跋。中分四卷，以見于偏旁之佚字及傳寫訛
誤而謂為佚字無據者為首卷；以見於說解中之佚字，
分錄二三四卷，據其二百二十二字為字為說焉。是編
惟以佚字名其書，而於見於偏旁說解，不見於正
篆者，則謂偏旁之佚字有正文已變古籀為小篆
而他字形聲仍用古籀者；有小篆仍用古籀，而他字
形聲或增或省而為小篆者；有本無其文，並失
其義者；有顯係訛誤者；皆不得謂其佚。有以聲
形說之字，在古本無定文，後則各隨其物而孳益
者；有變篆為隸之時，以篆文少不敷所用，不便書，
無因而增減改為隸者；尤不得目為佚。以四篆斤
之類為非字，以左右差之類為籀文，以器由秉之
類為古文，以渲習之類為隸變為籀文，皆正文
之本無，非許書之有佚。所見所論，與各家所考

說許書佚字者迥不相侔、按其所謂非字與或為古體之一部、本不成字、或為古體之偶竄、別無其字、均不能列為正篆、原不得謂之為佚、其所謂籀文古文與夫所謂誤體、或變體、本皆正篆之古今體、既無正篆、其正篆之古今體、許書正篆之下、或並或不並、亦其書之通例、安得謂之為佚、即謂之佚、亦佚其字之佚體、非並其字而俱佚之、僅可謂之佚體、而不得謂之佚字、是編於此類一一辨其非佚、可謂別有見地、惟其所說亦有假字之中間、不免於牽強穿鑿、要為尚考許書佚字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字義鏡新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字義鏡新一卷、清王廷鼎撰、廷鼎字夢薇、號羨餘、又號餘樓、江蘇震澤人、著有說文佚字輯說四卷、已著錄、書首有光緒己丑海昌鄒壽祺及王氏自序、編中所說字義、據其自序所述、乃因許氏說文中古義可尋、而說解未竟其辭、及循篆文以為之說、而未及古義、與條亦所見以成是編、其意蓋專以尋求古義為宗、皆按其所說諸字之義、如因丙之从冂、即以冂為古天字、因止至諸字之从一、許氏皆訓一為地、即以一為古地字、因許書無貓字、而虦下曰虎竊毛謂之虦苗、即以苗為古貓字、則均無確切之證明、未可即據為論定之、如因古文假异為騏驎之騏字、遂因异推及於弄、即以弄為古麟字、因玲鈴諸字之从令、即以令為古鈴字、則純出臆測、於古無徵、惟因司从反后為后司外事之義、遂推而知后之義為后助內治之義、因楣从木眉、訓屋邊聯連、釋名訓為屋之近前若面之有眉、遂推而知相从木目、即古楣字、其義為眉

之左右、如目與楣字義為當之近前、如肩正同、則證之字體、悉相符合、信為古義、莫可非訾、綜而論之、其全書說字、蓋得失相參、且徒就其說而以較彼此之長短、未可執其一端、以定全書之優劣也、

說文染指　寄硯山房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染指二卷、清吳楚撰、楚字小山、四川酉陽人、前卷首有光緒丁亥自序、次釐所說諸字為二卷、每說一字、少則數百字言、多則逾千、務為詳盡、而於許書正篆重文之字體、則從略、獨於許氏說解字義字形字聲為許、而尤詳於訓義、於許氏故訓違頗多違詞、蓋意在糾正許氏說解而作也、按其所說諸字、如以帥為將帥之帥本字、不知其字本從巾、為巾之屬、而以許氏

佩巾之訓為非、以𨓆經傳中多假作率用、以為當亦訓從意、不知𨓆假作率、衹取同聲、其字則本从辵、為辵之屬、而以許氏釋𨓆於遺訓亦為非、此許氏說解本不違失、而吳氏誤以為違失者也、如家之从豭省聲、許氏既列古文豕於豕下、又因其為亥與殺之古文、列於亥與殺之下、知豕豕亥殺三字古文為一字、即應知豕亥殺三字古音為同音、乃不知豕之古音與殺相近、其从豕者、即从其聲、竟以从豕為豭之省、是其誤處、吳氏

知其誤，而不知其致誤之由，乃舍聲言義，以為豕
即豕亥，亥者該也，物該於亥中，斯之謂家，此許
氏說解本當違失，而吳氏知其違失，而其所說
之違失乃更較許氏為甚者也。至以但侶居耆
諸字所從之旦吕古旨，旦吕古旨諧聲皆兼字義，志从
旦吕古旨之義附會為說，則與王氏字說之謬
庶相近，且不止於違失矣。惟以傳字既引為
從重文，又出傳篆，以為保傳實為一字，以真之
傳人變形登仙之訓，皆強引附會，以為神奇，殊
之六書，決不甚然。以眥下目但有眹為眹古訓，則
所論皆不為無見，要其所說得少失多，殊不足奉許氏之說為圭
臬，核諸字，均能博引旁徵，曲成其說，迥非摭
拾依傍者比，尚可自成為一家之言也。

說文部首箋正　問琴閣精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十四卷，清宋育仁撰。育仁字芸子，別號
問琴閣主，四川富順人，光緒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
討，充京師大學堂經文專科教習，著有周王署
例、小篆通古文舉要。書首有宋氏自序，中依說文
十四篇部次，分為十四卷。其初稿本名箋正，後以稍
加整齊，易其名為詳注，旋又加以釐董，定名訂讀。
繼因治定本失去，仍用初稿付印，遂從其朔，後名
箋正即是編是也。說文部首自唐李騰集以陽
冰篆書，冒耽通為字原之後，遂人人以此為文字
之母，凡言文字者，無不先從此入手，各有述作，第
如徐鍇部敘、蔣和字原表說、王筠字原表，則第
論其序次，苗夔建首字讀，則第考其字音句讀，
胡氏字原韻表、陳氏部目分韻，則第取其便於檢
尋，雖均為部首而作，而皆置許氏說解於不問。
惟蔣和之集注、陳建侯之提要，知於部首之
中注重說解，而集注則失之駁雜，提要則失之
簡略，亦均病其不足以闡發部首說解之義，以為

構通一切文字之基，獨是編於五百四十部之部首專就許氏之說解字義、字形、字聲及讀為、讀若、引經、一曰之類，無不逐字逐句疏通證明，使人開卷即可明瞭，雖其詮釋之餘附參己意，不能盡合於許說，而從其詮釋說解方面而論，則於說文部首之學，最為講解通用之作，實遠出蔣氏集注、陳氏提要之上，洵為小學之津逮，可附說許氏說解而相與並行者也。

六書辨　自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辨一卷，清徐紹楨撰。紹楨字固卿，廣東番禺人，舉人，官江寧候補道。是編因辨六書，僅就許氏說文自敘中之說解，括其大旨，依六書次第加以論說，而不博引古今名家之說，列其同異，辨其是非，名之為辨，實仍自為之說，而非辨也。說于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假借五書中，說許氏說解，大略與名家之說不相出入，於許說初無所發明，惟于轉注一書，以老本衰老之義，轉為壽考，未轉注時人但知老為衰老之老，既轉注則無不知為壽考之稱，而衰老之義反隱，又取考老為義，以丂譬其聲，製為考字，謂考實由老轉注而成，於考老兩字能分未轉注、既轉注分別界說，甚為明切，而以老為義，以丂譬聲，尤合于轉注製字之原理。按六書自許氏說解以來，衛恒、賈公彥而後，說解者無慮數十家，無不以許氏說解為根據，而自徐鍇以後，降則于指事、轉注二書，鮮知事許氏訓職，以職解事，與曹無其人，知考老為

轉注，而能知因老造考者，亦寥寥無幾。是編所說轉注之因老造考，雖誤以因声轉之改造為因義轉而改造，一間未達，而能分未轉注、既轉注言之，則視湘鄉曾氏老為母、考為子之說，畧說尤清，要言不煩，正未可因其所說詞旨簡約而忽之也。

同文畧例小篆通古文舉要　向琴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同文畧例小篆通古文舉要一卷，清宋育仁撰。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順人，光緒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充京師大學堂教習，著有說文部首箋正十四卷，已著錄。是編乃因其所撰同文解字而作。其同文解字一書，以識字解字必須由小篆以究古文，係因小篆從古文而變多，增複體偏旁，遂失本義，乃撰同文解字，先詳書古文，次詳簡六書旨等及諸家鐘鼎款識以至漢印諸刻，取其筆畫單簡，解說顯明，易記難忘，言下立曉者，依許書原分部次據形系聯者，併其複注于篆下，因其尚待整齊，乃約其式以為是編。其所舉畧例，于部首則即說文之前三十二部者，併蓐、茻、犛、山、海部以上而下，丄併入一部，王併入三部，玨併入王部，艸併入屮部，告併入牛部，吅、哭併入口部，走、癶、步、此併入止部，是併入日部，凡有併其三十二部為十部，以示同文解字部首卷視乎此。於字體則即說文式式式三又該字，以古文為本字，先以古文，次以篆為字別

形及傳寫轉寫混合隸楷諸體、與同文解字字體之序次悉視乎此、並說明注以漢文、次列歐美三數國歐美文、同以中古文、逐譯漢文注、俾各國可以譯解字、以揭其全書大旨、其全書如何、尚待皙裔無從論定、今第就此所述略例而論、惟省併各部、不為無見、顧如所謂小篆通古文者、乃不知最初創造之古文、小篆多因之、未改、而以許書中所引孔壁之古文為最初造之古文、於小篆古文二者之本未並證認未清、而謂同文者亦祇擬於漢文注下列歐美文字、擇古文譯之、以漢文初非于歐美古文而中國古文者、而橫通約義、畜乎中外文字之精義、不過藉此表示一己博通中外古今之文字、並迎合一時崇尚麥寫斜行之風氣而已、

六書千文統要　十竹齋刊本

六書千文統要二卷、清胡正言撰、正言字曰從、康東海湯人、卷首書序、不著撰人姓名、次錄周興嗣千文原文、次列李如真篆法偏旁正訛譜、以篆楷相間書之、次分千文為二卷、以始肅自虞唐上為上卷、以都邑華夏以下為下卷、每一字列楷字於欄外、次注以音、並依許氏說文、敘訓參以己意為之解、其下則以本字之各種篆體附之、是編大旨亦明人周文千文之類、但彼于每字之下僅羅列篆體多種、此則每字之下先以音解、使人識其字音字義、次則附錄各種篆體、使人識其字之所由來、較之周文千文不附音解者、為優、其用意以千文為普通學僮必讀之書、因即此加以音解、附以篆體、俾學僮可由識字而上窺製字之原、因勢利導、未始不善、惟不從說文部首入手、而僅藉千文以通六書、則視讀審以說文書四十部首教學僮、以為六書之津逮者、則不可同日語矣、惟始一經發之本

自李聲政編為五音韻譜之後，傳本甚少，至毛
刻本通行，然前輩顧亭林亦未之見，不能審論
戶曉。胡氏能因千文而及於六書，亦正未可厚非。
其書雖不無可議，其目則不妨存以備考也。

陶齋古玉圖 影印本 僞汝諒撰

陶齋古玉圖一卷，清端方撰。端方字午橋，又號陶
齋，滿洲人，官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以事罷，起為
川漢鐵路大臣，殉於子之難，諡忠敏。著有陶齋吉金
錄、續錄、陶齋藏石記、諸書，已著錄。是編非其全
稿，乃吳縣楊彭齡即其所得之殘稿，由同邑王大
隆為之編目，並輯各家之考證附入，印而行之者。始
前有王序，而後有楊跋。通圖所存者僅一百二十五種，
而古璽印一類，實居三之一，而有奇。核其所圖古玉，
與吳愙齋古玉圖考所藏之數，不甚懸殊。惟吳
圖以古石器時代之古具悉目之為圭，列之於首，此則
概未收錄。其原稿去取蓋較吳圖為慎。其中白公
刀、建初買地券、漢日晷之類，尤為不經見之品，
較之吳圖可資考證者亦居多，且其所考於卷
中大玉鉨，考知將渠為燕臣，亦較吳釋不知為燕臣、
而但識其字為將渠者亦詳，惜其原考亦有所已
失，無從窺其全貌，所幸其他各器所考未盡亡
佚，如辨日晷七與十七器之分，猶可知其考釋

精確、不滅於蹇齋、其楊氏補入各家之文、為楊守敬、劉師培序跋、亦極詳贍、是編雖非全稿、僅可略見梗概、而即此所存者、固考以見蹇齋之作、足與之頡頏矣、

陳大科重刊說文解字　明原刊本　馮汝玠撰

陳大科重刊說文解字十二卷、明陳大科校刊、大科字思進、號如岡、江南通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官湖南推官、吏科給事中、太常寺右卿、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總督兩廣、進都御史、卒贈兵部尚書、著有靈隱文集、是刻首列陳述序、次列許慎自序、許沖上書、徐鉉表、雍熙牒、及其所騰之說文異同諸書總意兩篇、次依韻始東終甲、為十二卷、按是編本宋李燾說文五音韻譜、陳氏去李氏前後兩序、

而移說文之許敘、許書及徐鉉表、雍熙牒、於卷首、易名說文解字、其十二卷則仍依李氏原書之舊、無所改易、蓋誤以李氏韻譜為許氏原書、故書為李氏而名從原書、蓋李氏五音韻譜雖改始一終亥之舊、為始東終甲之韻、校於排重次第、務插音切、顛倒錯亂、多有竄易許書孫切之處、為前人所譏、然於許氏說解、初無改易、例是宋以前之舊本、如中下曰和也、與玉篇、唐寫切韻殘本悉合、知宋刊本作和字、可證宋本之

之或作而，乃知之字之誤，非內字之訛。又如捊下曰褎也，扶下曰左也，與宋刊本合，可正今本褎或作褱、左或作佐之誤，殊於校勘許書不無裨助。李氏原書固不為世重，刊本已不多見，援與宋本說文互校，猶幸有此陳氏重刊，可資勘證。至其所譜說文同異，雖所舉單簡，而起例發凡，實為後來各家考證說文引經之先路，亦固未可厚非也。

轉注假借意聲事形釋例 傳鈔本 馮汝玠撰

轉注假借意聲事形釋例三篇，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嘉慶己卯、道光辛巳兩科副榜，道光壬午舉人，入貲為內閣中書，甲辰進士，以知州發江蘇補用，權東臺、興化縣事，補高郵州知州。著有董子章句、聖武記、海國圖志、詩古微、書古微、公羊古微、春秋繁露注、清夜齋文集，選輯皇朝經世文編。是編本因撰輯說文假借難別，為此釋例三篇，以冠于首。假借已無傳本，傳者僅存此釋例三篇而已。釋例之於六書，轉注、假借二書，各為一篇；會意、諧聲、指事、象形四書，合為一篇。其釋六書，謂象形之字，皆為隸變失其真；謂諧聲有專諧聲不會意及諧聲兼會意之不同；謂會意有兩字、三字、四字合為一字之分；謂假借有形中之假借，依聲託事，有不依聲而從形近之假借，有不依託事而但託聲之假借。雖於製字原理無貫澈之發明，尚於許書體例不相違戾。至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外，上下左右、前後東西南北、春秋夏秋冬、青黃赤白黑玄之類

皆為指事、混指事象形會意而為一、謂許氏惟以部類建首轉注為六書之綱領、故在上下或在左右、如日月金木石風土水火阜人口手足言首目骨肉毛魚虫牛羊犬豕之類、偏旁在左者皆為左為轉注右為諧聲、凡隹鳥皮邑殳欠支攴多它巴長永久斗戉卜支風、偏旁在右者皆右為轉注左為諧聲、凡山屾兩㒳西高㚇冂冋回西㒳囧门門一二三四亩艸木〻竹〻穴虍㚔耒高厂广工广自白瞿豈夫先甘音旦采於聿北入斧𠫓乃之屬、偏旁部首在上者皆上為轉下為諧聲、凡其且丘几丌亏兮業孟此氏氐矢止巳支乙壬韭西丰寸皿豆丹冏重其見至王丁、部首在下者皆下為轉注上為諧聲、混諧聲轉注而為一、其對於指事轉注二書之例、則完全誤解矣。

漢書古字類　寶樹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漢書古字類一卷、清郭夢星輯、夢星字西垣、山東濰縣人、著有尚書小札、午窗隨筆諸書、是編專錄漢書古字、首有郭氏短記、次錄漢書中古字、起帝紀迄敘錄、一依班氏原書之次第、為按漢書注中顏師古所謂古字者、證以說文、如悊為莇古文、靁為雷古文、晏為綏古文、冕為黽古文、倸棶皆為來古文、則均不見於說文、如耐為彤古文、則以說文或體為古文、以貌為古文額、則以說文籀文為古文、以躳為古文射、皃為古文貌、靁為古文雷、則以說文正篆為古文、如㕯泉為古文鹽、則以說文鹵字正篆為鹽字古文、以過為古文秋、則以說文𤝉字古文為秋字古文、殊不盡為古文、其不見於許書者、可補說文之遺闕、其以此字正篆為彼字古文、及以此字古文為彼字古文、亦可見古文之通假、其以正篆或𤝉籀文為古文、則顏注之誤也、是編僅據顏注彙錄、述而不作、於顏書注誤處、悉仍其舊、理董之外、殊嫌簡陋、

其董仲舒傳、欒之古文拜、韋賢傳、茀之古文說、並漏未錄入，此類不免百密一疏。若據以考漢書古字，固已足備檢閱而資參考矣。

六書次第說 自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次第說一卷，清高森撰。森字林宗，四川南江人。拔貢生。著有舉說文舉例，藏於家。是編於六書獨斤斤於指事象形之先後，而略於其他四書。謂許君敘曰倉頡之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是明言造字之初，但有象形一類也。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其後者謂倉頡以後，是會意諸名皆起於倉頡也。又謂聖人見鳥獸蹏迒之可識別也，於是象物以製字，見其字而即知其字為何物，正以圖畫之象肖形，故謂之象形，則象形最先也。既有象形之法，遂已有日月一木為文，諸家字矣。而如上下本末諸字，固不能離一木畫形，又不能混其形，於是創為指事之法，指一之上為上，指一之下為下。又謂要非先有象形諸家字，則事無可指，即法無可立，是指事必在象形之後也。遂以許氏列指事於象形之先，為千慮一失。立說偏頗，並力駁段氏造字必始於一之說，謂六書不能首指事，有駁甚著。按書契之作，始於畫卦，是畫卦之時即已有一畫之

一字且一之為字，尤可言一畫而不能該象一形，而后許氏全書九千餘字，即以此一畫為起，文字起點始其後。叙先之以宓犧畫卦，繼之以神農結繩，最後乃述倉頡見鳥獸蹏远之迹，造書契，而於倉頡作書則謂蓋依類象形，故下一蓋字以為約度之詞，而不作確定之語，殊非與下文一曰指事自相矛盾。要證以許氏訓事為職，職、識假借字，乃標識之義，要不作事物解。尤可證明一為標識，即首先代替神農結繩之文字，不能因其依類象形一語，即為象形先於指事之證。至本末複字，因木而加一者，則六書之製本不同時，不獨六書之製有先後，即一書之中亦有先後。其一畫乃最初之指事，其因木而加一者，則其後起之指事，許氏之以指事先於象形者，乃就最初之指事而言，所謂從其朔也。自來論六書其次第者王鳴盛、張行孚諸人，尚知六書首為指事，則餘則不明斯義。惠士班氏之說，以象形為先，是編援蓋依類象形數象形先於指事，自以為以許之矛攻許之盾，實則於許叙之義、事字之解及一畫之構造六書先後，均未加以考索，不過偏以班說為主，而藉許氏叙文以附會其說而已。

許學考 自刻本 馮汝玠撰

許學考二十六卷，清黎經誥撰。經誥字覺人，江西人。首列黎氏自序，據其序而述是編乃繼其鄉先輩謝啓昆小學考所作。謝氏之作乃由朱氏經義考推及小學，凡訓詁、文字、聲韻、音義之類，屬於小學者悉錄之。黎氏是作則專取小學類中關於說文一部分之著作，自許氏說文後，屬於說文部分者始錄之，唯限於小學中之許學。其所轉輯，錄廣狹之範圍，雖不同於謝考，而每錄一書，既錄其序，復采及各家之論述，並依類附近人著作於其下，則一仍謝考之體例，無所變更。謝考於屬于許學之書，所錄僅及所見而止。其嘉道以後則為年代所限，無從錄入。學者據謝考以研討許學，極病其未備。是編則於謝考以後續出之書，凡關於說文之義例、箋疏、句讀、刊正及偏旁部敘、逸字、重文、諧聲、雙聲、疊韻、引經、讀若、舊音，暨一切之札記、雜識之屬，悉行錄入。計所輯錄之書多至二百四十餘種，雖於吳善述六書約言、王廷鼎字義鏡新、吳楚說文染指、王棻六書古訓、六書解、六書譜、毋經采輯，間不免於遺漏，而於嘉道以來，為關許學之作，卷中所輯固已燦然大備。治許學者據而按圖索驥，以為參考之資，蓋不患其不備矣。

文始　浙江圖書館刊本　　馮汝玠撰

文始九卷，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
是書有國故論衡、小學答問諸書。是編首列叙例，次
列韻表，次列細表，次依韻，凡分為九類：曰歌泰寒
類，曰隊脂諄類，曰至真類，曰支清類，曰魚陽類，曰
侯東類，曰幽冬侵緝類，曰之蒸類，曰宵談盍類。
類各為卷。以說文中獨體為初文，以从獨體省變合
體象形指事及聲具形殘同體重複四款之文為
準初文。以古韻二十三部，分歌泰隊至支脂之魚

侯幽之宵十一部為陰聲，寒諄真清陽冬（東侵）緝蒸
談盍十二部為陽。又分陰陽兩聲為侈弇軸三
音。又分陰弇與陽（侈）弇、陽弇與陽弇、陰侈與陰
侈、陽侈與陽侈為同列，二部同居為近轉，同列
相比為近旁轉，同列遠（相）為次旁轉，陰陽相對為
正轉，自旁轉而成對轉為次對轉，為正聲。不在
此五轉而雙聲相轉者為變聲。每類取初文、
準初文五百十字，列之于首，為文之始，以往此初文
準初文，由近轉、近旁轉、次旁轉、對轉、次對轉

各聲展轉相衍之文，附之於其下，以為初文、準初
文變易孳乳之文，以為文之變易孳乳，純由斂之
陰陽侈弇軸五聲五轉，而敗曹不知古人構
造文字依類象形，而後形聲相益，形以獨體之
文為初文，从由此而孳乳為若干形聲，以字聲體
之文為初文，从此而孳乳為若干聲，彼此各有初
文，各有孳乳，各有部居，系統而不相蒙。其變易
則古今之殊體，為旁溢歧出之文字，並非（由）初文增
益，並不在孳乳之列，乃於初文準初文則取諸說

文，徵之於形，於初文準初文之孳乳變易，則統
歸韻轉，徵之於聲，而中藉孔氏陰陽對轉之
說，展轉聯綴其於其間，別闢途徑，由五百十字，
推次至五六千名，推縱橫上下，丞以自伸其說，而衡
之倉（以）聖之所作、保氏之所教，實風馬牛不相
及也。

説文瑣言　潘國雅著存

馮汝玠撰

説文瑣言一卷，清虞景福撰。景福字潛初，淞江鎮海人。光緒壬午舉人，事實具詳清史儒林傳。著有三古異同錄、傳經興廢考、石經興廢考、考友錄、古文通論、讀文集雜著諸書。是編即潘國雅著八種之一。其所記説文各條，以舊从萑、条由之声，而無萑条由之字為闕畧，以有虎羊而後有虍羋為顛倒，以曲訓兒頭而虎爪為解義未全，以哭从獄省声、家从豭省声、蔷从水羊見於上，若从水羊出於口為會意何紆，皆能得其間。於某与某相似，如角与刀魚相似、魚尾与燕尾相似、黽頭与它頭同之類；某与某同意，如羊象气上出与牟同意，与中有實与包同意，苟与義善美同意之類；某初作某，如伯蓋初作并，吏牟初作矢，雖文初作春之類；以及字形之有反例、从例、倒例、重例，並例皆一一彙舉，亦頗能絜其綱領。雖於午从例入，長从倒亾，不知反入即入之反，𠥓例亾即亾之倒寫，仍是入字亾字；与蓋从横水、沙之或體从反少，

仍是水字少字同例，謂反入為非字，謂从倒亾得声為無理，於篆體之變化，説解之意義未能融會貫通。而於單畫之一丨凵丂乚丶口冂厶厂乚乙丿厂乀亅乚匚凡乙己巳呂等二十三字，謂其原始皆始於一點，引長而縱橫之，或上下相覆，或左右相戾，或上行，或下行，隨體詰詘，著名而有名，皆互借以書之用，而不拘一字，則於古人造字由簡而繁之次第，以簡馭繁之權與，頗能識其端緒，是能於許氏全書尋其絲索，而非徒從事於部首偏旁之學者也。

批校石刻鋪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批校石刻鋪敘二卷，宋曾宏父撰，清何焯、翁方綱先後批校。曾氏是編，四庫據黃登賢家進本錄入史部目錄金石類內，僅考定書為宏父字幼卿者所作，其曾布之孫、曾紆之子，名惇，字宏父，因避宋諱以字行，本乃別是一人，以正朱彝尊混為一人、屬鶚南宋雜事詩直題曾惇之誤，而於原書祇推其徵據皆當，與則其所論者無錯誤，及其他傳本者無同異，則均未之及也。是本乃校顧德育舊藏鈔本，卷中及書眉上所記，乃兩家批校之語。何批於武陵帖一則，引晁氏讀書志王著若以秘閣續帖合潭絳臨江汝海汝帖參校，曾書無補其遺漏，改此書郡守張斛刻之石，是正原書以張斛刻石為集帖之誤；翁批於絳帖以王琪姜食帖、王廣淵勝常帖皆閣本所有，是正原書以為增入之誤；何校蔡觀一段在高宗褒稿之前，為校淳熙秘閣續帖之上無由編，而是正顧氏與黃本不同，其書因異而有參考校正而外，更多所發明，頗可與原書互相印證。何氏校題本并讀書附志刻於淳熙乙酉，證明非宦書之子，則於輯要所考為尤當所根據也。焯字屺瞻，號茶仙，江蘇長洲人，由舉人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弟瑤侍讀學士，以先世嘗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編修、鴻臚寺卿，重宴瓊林，賜二品卿銜。

別本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別本二百蘭亭齋考藏金石記四冊，清吳雲撰。雲字平齋，又號退樓，浙江歸安人，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已著錄。卷首有咸豐六年葉志詵序。卷中考藏以冊為卷，第一冊為商周彝卣觚壺爵觶等，屬十四器；第二冊為周齊侯罍一器；第三冊周卣敦盦尊觚馬壺觶鐸瞿劍戈矛等，屬十四器；第四冊為漢鋗刀斗范鈎古權鼎等，屬十器；而以開皇石刻和蘭亭、聽松石刻、維摩道德兩經石刻殘字附之，計屬於金者三十有九，屬於石者五類，四十四種。考是編所藏，與林氏石廬金石書志所載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僅三卷，所藏僅金石僅號季子盤、聽松石刻、宋搨溫虞公碑僅三種者，卷數既彼此不同，考藏之多寡迴異，乃三卷本外別一刻也。按是編所考，吳氏以庚羆卣銘之蔑曆為穢曆，謂穢者禾也，曆者和也，穢凡春穢季梁皆該之，曆則調和膳食之宜，并證以其他各器之言蔑曆，文意均不相符，不足為據。而於齊侯罍之銘，以陳慶鏞所釋為主；於齊侯罍銘之𡍮𡍮字，從道州何紹基之說，以為陳子疆之名；於瞿從嚴可均之說，以為非今之三鋒矛，駒丞訂證經史。至所刻開皇十三年十八年兩蘭亭序，為向來所未見，可為考隋刻蘭亭者增一佐證；所收道德經九百餘字，為唐廣明時所刻，嘗與陸德明所書及釋文所錄及易州所刻唐開元御書者校其同異也。

宋紹定重刊切韻指掌圖 四部叢刊續編本 馮汝玠撰

宋紹定重刊切韻指掌圖一卷，宋司馬光撰。是書四庫
所收乃據永樂大典詳校之王行刻本，此本乃據
溫公四世孫紹定庚寅重刊本影鈔，為鐵琴銅
劍樓之秘籍，而四庫所未收、藏書家所罕見者也。
卷首為溫公敘，敘後為檢例上下，次為協聲歸母、四
聲一音，又次為音和切，又次為類隔切，又次為辨五
音例，又次為辨字母清濁歌，又次為辨字母次第
例，又次為辨分韻等第歌，又次為辨內外轉例，又次
為辨廣通侷狹例，又次為辨獨韻與開合韻例，
又次為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又次為辨匣喻二字母
切字例，又次為雙聲疊韻例，又次為三十六字母圖，
又次為類隔二十六字圖，又次為角牙一條，又次為三十
六字母指掌圖，又次為二十圖總目，又次為二十圖，末為
董南一敘及溫公四世孫紹定重刊時記，與四庫全書
所著錄刻本卷迥異。王本刊角牙一條、三十六
字母指掌圖、二十圖總目，並另一指掌圖於溫公原作
二十圖之前，其餘諸條則並列於邵光祖檢例之

中。今據此本以校王本，乃知舊所傳之切韻指掌
圖，其三十六字母指掌圖之另一圖，非溫公原圖，乃
後人加入；舊所傳之檢例，惟檢圖之例為邵光
祖所作，其爲論詩書切字之法以下五條及切韻捷
法詩、辨檢類隔切例並廣韻類隔今改音和
一條，既則既非邵作，亦非溫公之作，條則悉以
溫公原作，誤為邵氏之作，自王本沿其誤而刻
之，四庫沿其誤而承之，溫公原例遂多併入邵
氏檢例之中，淹沒不傳。今幸展轉傳寫，留此
溫公四世孫重刊之本，不惟溫公原作廬山真
面世可重覩，而向之以溫公之原例誤為邵氏之
檢例者，並可據此鈔校證而是正，不致仍沿王
本之誤矣。

墨妙亭碑目考附考　江蘇書局刊本　馮汝玠撰

墨妙亭碑目考二卷附考一卷，清張鑑撰。鑑字春冶，號秋水，浙江烏程人。嘉慶中副榜，官武義教諭。著有冬青館甲乙集。是編因宋孫莘老守吳興，曾聚郡內石刻於墨妙亭，即據蘇東坡墨妙亭記所列名物，加以考訂。蓋其是作所以考墨妙之遺跡，亦所以考桑梓之古刻也。其上下兩卷於蘇記所列石刻外，增入謝公塘碑、疑署公書謝公塘碑陰，及蘇東坡墨妙亭記、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而略其原記所列之斷碣二。其在孫氏所聚以後諸石刻之在郡者，而見於載記者，則另於後為附考。而卷尾因趙松雪之沁雪石曾入縣治，為諸志乘所無，雖稍並牽連而附及焉。卷中所考，遍徵桂籍，博采羣說，其有失於考證者，則加以按語，為之訂正，殊非尋常獺祭者比。其據後齋碑錄補列謝公塘碑，據輿地紀勝補列顏魯公書謝公塘碑陰，證明謝公塘之碑陰乃魯自書，而記非太守謝公之碑陰，乃裴清所撰之歷官記，是以東知東坡所記既列歷官記於前，復於謝公碑下別列碑陰，二者必有一誤。其據唐丁居晦所記李翺奏事之年月官階，證明書馮湍吳金氏墓志者，輿地紀勝之作李翺必為所本；古刻蓋鈌之作李翺，亦必可據。考訂皆極精確，可據以訂正諸說。至附考所增，根據孫氏原儲各涉，而亦與墨妙歷史攸關，亦足繼東坡所記以備參考也。

愛吾廬題跋 原刊本　馮汝玠撰

愛吾廬題跋一卷，清呂世宜撰。世宜字西邨，別號種花道人，陝西同安人。著有古今文字通釋十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光緒壬午林維源序，卷中金石文題跋，自焦山鼎銘起，迄自書千文止，凡七十八通，末以論書十則附於卷尾。所題金石文各跋，皆隨筆記錄，其體例與孫退谷之庚子銷夏記相類，且為評騭之語。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文、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跋、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詳考文字事實，可據以訂正經史傳寫記載之訛誤者，為迥異。第就其評騭而論，其於鍾繇書季直表不以志傳無其名為可疑，於唐李文墓志不以考舟歲為疑，若書乃可信，不瞭圖字附會，持類能得其通。其論石鼓文之篆體，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偏或正，或寬或窄，各適其宜，此篆之正峰，嶧山而下，金而整齊，勻如算子，便失古意。其論夏承碑之隸，謂險絕非詭怪之謂，謂其落筆有辟易萬人氣勢，如此碑險絕矣，並非具西法眼定走牛鬼蛇神一道。於篆隸之法頗中肯綮，亦正非好書攻力於此道者年未能道也。

玉紀 美術叢書本

潘仙裕撰

玉紀一卷，清陳性撰。性字原心，江蘇江陰人。著有陰符經劍說、詩書均燬於火，不傳。其人無由考，惟據其自序有道光壬午自楚歸省之語，僅知為道光時人，曾客於楚耳。卷首有同治三年杜文瀾、光緒丁亥金吳瀾、己丑金武祥及陳氏自序。是編分紀出產、名目、玉色、辨偽、質地、製作、認水銀地土、盤功、養換、盤忌、油污諸條，凡為目十一，乃述其先人平生辨識古玉所得之秘，以應其友郁香伯之請者也。自來考古玉之書，遠之如龍大淵古玉圖譜、朱德潤古玉圖，近之如瞿中溶古玉圖錄、吳大澂古玉圖考、端方古玉圖，大都重在名物制度，從未有專辨真偽、專論色澤者。有辨古玉之真偽者、論古玉之色澤，詩書而外實自此紀始。此紀所述，多從實地經驗而得，其謂古玉初出土時，質地鬆軟，必得人氣養之，其後玉氣稍蘇，謂之脫肉；骨玉稍後明，謂之脫肉皮；還原之後，乃黯似寶石，非身曾親歷其境者無不能為此通透之語。所舉十三彩、譬喻名種色澤，尤形容酷肖。至所謂真正古玉，其終始顏色時聚時散，變化多端，竟似晴雲舒展，幻化無窮，更為徵驗入微，雖皆無關於名物制度，實為研考古玉一種格致之說，是亦考古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玉紀補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玉紀補一卷。清劉心瑤撰。心瑤字心白，江蘇武進
人。是編乃補陳氏原性玉紀而作，前後無序跋，亦
不立標目，惟寥寥十九條。就陳氏原作以發抒其
所見而已。陳氏原作純從實地經驗而來，其論
養玉盤玉之法，殊能貼入微，形容盡致，無一語拾
人牙慧，為一種格致古玉專門心之學。後貓正
自不易。此作所論多條排比於養玉盤玉之法，補不
及陳氏原作之詳切，而其論色澤及灰提之法
則較陳氏加詳，頗可與陳氏原作互相發明。
其所論傳世古係人精神沁入玉理，及備頭古玫
古石灰古玫玉、梅玉、風玉、枸玉、羊玉、叩鏽種種
作偽之不同，以別於真，補陳氏原作之所未及。
而為研考古玉之所資取資，亦頗足與陳氏原
作相頡頏。至其所辨古玉顏色之真偽，謂沁
提者透入玉理與真無異，惟天陰則鮮明，睛
反混濁，尤能超於形迹之外，神而明之，其格致
之精，則視陳氏原作蓋有過之而無不及。核其

前後所論，衡以陳氏原作，彼此皆各有獨到
之處，殊未能有所軒輊，正所謂異曲而同工也。

澂秋館吉金圖 原影本

馮汝玠撰

澂秋館吉金圖兩冊，清陳寶琛編。寶琛字伯菴，福建閩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山西巡撫。是編乃其先德子良藏器，陳氏就其原藏各器拓摹廿年，孫壯為之編次而付諸影印者也。卷首有羅振玉序及孫氏編定器目，並有陳氏自跋。圖計彝六、鼎二、甗一、敦七、簠一、簋一、尊五、罍一、壺二、卣六、觚四、觶一、斝二、爵四、盉一、匜一、匜一、古兵四、漢器卣一、洗鐙鋗斗之屬七、鏡二十四、雜器三，兩者器同銘同者亦凡七十九種八十五器。從考古圖之器並摹之例，每器為圖，圖後附其款識文字，並詳其尺寸重量。其款識後原有吳大澂、王國維、丁佛言、羅振玉諸人題跋及陳氏自題者，並隨器附入焉。陳氏藏器在咸同間，雖不及葉東卿、吳子苾、陳簠齋、吳退樓、吳愙齋、潘鄭盦所藏之富，而亦足與程木庵、丁彥臣、王戟門諸家相埒，亦蔚然為一收藏大家，乃兩代相傳，不惟拓本罕見，即其目亦向無傳本。推攈古錄錄其王相夷方甗一器，且誤相夷為宜人，此外則絕無著錄。今其器悉具在是編，雖其中無驚人剔品如陳簠齋之毛公鼎、吳子苾之虞夏壺、吳退樓之兩商壺足以匹雄一世，而就圖而論，即其器物可以考見陳氏一家之藏器，於江氏所刊之器目猶可據此而補其闕遺；即其文字可以考知王相夷方甗之夷方非宜人，各尊之證與師艅尊之證皆為忘亡佐字，鼎比簠之勛與鼎仍比鼎之勛均不應釋為鼎字，於各家款識之釋文亦可據此而互相訂證也。

唐寫卷子本說文解字殘卷 影唐寫本 馮汝玠撰

唐寫卷子本說文解字殘卷九十四行每行二篆每篆界以三欄首篆文次音切次說解起木部柤字訖楊字止計一百八十八文首行柤梃僅存木旁十五行上下兩篆全損九十二九十四兩行古文抑字篆文樸字並損凡存正篆及重文一百八十二文爲獨山莫友芝所藏後歸浭陽端方末有宋米友仁元俞松清曾國藩吳雲翁同龢楊守敬沈曾桐溎寶璪題記此本即據影本影印者也莫氏據栝字缺筆避德宗嫌名栢梧字缺筆避穆宗諱定此寫本爲中唐人所書劉毓崧據開成石經祧廟諱皆不缺筆之例以此本書旦爲旦於睿宗諱仍缺當在睿宗祧於憲宗祔廟之前考爲唐元和十五年以前之寫本考此寫本僅存一百八十餘字尚不及木部全部之半其篆文次第音切說解與二徐本不同處極多皆足以資訂正而篆下所注之音及織篆偏旁之戠从晉不从音尤自宋以來僅見於此本惟所注之音雖爲唐以

前之說文古音而究爲後人所增尚非許書所之所原有獨織篆偏旁之戠从晉不从音爲許書未經誤寫之原篆幸賴有此本之僅存於兩千年未識字所剟之音義而誤之篆體亦可據以補正按戠甲文作戓从戈从口戈象斜斫之形於義爲聲口即古帝字初文乃从戈帝聲之字爲古標識之識字又作戠呂即帝字又象帝聲而爲晉聲金文作戠晉其晉即呂演變之體自小篆變戈爲戈者本誤晉爲音戠之字之音義遂晦而人又不知古弋戈爲一字更忽視小徐本戠下古爲織字之文而戠字乃從此不得其解今此本織旁戠篆之从音晉其體即金文作戠晉之演變其字即古文識字之異體其遞嬗之迹正歷歷可尋不惟各本戠字及一切從戠之字从音之誤可據此而正許氏原闕戠字之音義可據此而補即訓常之識訓弋之樴其从戠聲且並从其義亦並可據此而證明乃莫氏之箋此本於各篆次第音切說解之不同處悉據各本勘校獨於

此不誤从音之檝篆偏旁置而不論未免採驪
而失珠。是則不能不特表而出之以見此本之瑕
丟瑜責而爲讀此本者告也

古今文字通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今文字通釋十四卷，清呂世宜撰。世宜字西邨，陝西同安人，舉人，著有愛吾廬題跋。書前有咸豐三年呂氏自序及其門人晉江陳棨仁、龍溪林維源兩序。是編取說文九千字中有重文者、或體者、經典異文者、篆隸嬗變者、假借者、通用者、俗作俗嬗者凡四千三百五十三字，依許氏部居次其先後，每字之下先列音義，證以經典之文，次取異體異文嬗變假借通用俗作俗嬗之種種字一一徵引，加以疏證。原題爲君宜識字，其後莊濊甫爲易今名焉。其體例與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潘奕雋說文蠡測相似，而詳審過之。通正書文字限于十經，通正亦限于十經中之假借通用，徵引僅以漢人箋注中故書某作某、古今文作某及讀爲讀若之類爲限，而閒及於釋文所引諸家之異文。蠡測則於通正書所引之外，僅推及於文選、廣韵諸書，而於文字之異體、篆隸之嬗變及俗作俗嬗之類則

概未之及。是編則凡古今異訛經傳異文以篆隸媘變及一切假借通用俗作俗媘之類悉分隸列更於辨別說文經典而外博考及於兩漢石刻以補許氏說解名經箋注之未備於古今文字通正流變無不疏通證明兼通並看視錢氏潘氏專考文字通正而不及文字流變者殊為賅邀按以研經蓋無不可通之文字莊氏為之而其名為通釋可謂名與實相副矣

小學答問 章氏叢書本

馮汝玠撰

小學答問一卷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著有春秋左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文始新方言說文部首韻語莊子解故管子餘義齊物論釋國故論衡檢論蘇漢微言太炎文錄諸書多已著錄章氏此作係因經典相承多用通假治雅訓者徒以本比類相從不悉明其本字段氏僅由通假以得本字猶未究宣而朱氏拘牽同部拾于淮聲又不明旁轉對轉猶為補苴猶不免于專輒乃就諸生相從問字鉤校杜草輒以己意以明本字諸字之流變蓋無及聲誼相禪別為散文者次為是編前冠以章氏自記中設為問答之詞以求本字而說語字一依說文各部原次以為次而以經典所有說文而無之字及諸字之以相反為誼者附于其末為原刻本妙字一條之後次以轉注問答而無相反為誼一節是本則妙字之後增入相反為誼一節而轉注問答乃刪改其問答之詞列入於國故論衡不附問答語字之後頗與原刻不同蓋其改

定之本也。編中求籀字之本字，或求之於通借，或求之於引申，或求之於篆體，其例不一。其由通借求本字者，以韻轉雙聲之聲可相轉者為斷；其由引申求本字者，以古書故訓之義可得通者為斷；其以篆體求本字者，則每取根據許之以己意從徵。段氏僅知通借，朱氏不免專許，而是編則較段氏通借多所發明，而視朱氏專許則更為倍蓰。初於籀字之本字未能肯而究竟，正所論相反為說，亦多以聲轉為主，其專許亦通，與所求籀字之本字亦復相等，均不過自伸其說以自成為一家之言而已。

六書會原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會原十卷，清潘肇豐撰。肇豐字古堂，浙江餘杭人。書前有錢學栻、葉恭及潘氏自序，卷首列凡例若干條，並命名一篇。卷中以篆文以筆書之多寡為序次，釐為前八卷，末以補遺互論兩類列為二卷。持其凡例所述，以為文字始於一丨丿乀，由此或衍為或曲而為若干字，又由此重疊錯綜而為若干字，乃本是意纂為是編，故從立部從一畫至二十一畫止，凡為部二十有一，以為此二十一部中之篆文推其原，皆由一丨丿乀湊合變化而成，遂以會原名其書。為按說文所列篆文九千字，一切反側疊合之體，無不從初文之獨體孳乳而成，而本其文字始於一丨丿乀之說，從說文中反側疊合諸體之中求其所以錯合此反側疊合之獨體，則因流溯源，六書之原原不難會而通之，乃不辨何者為初文之獨體，何者為從此初文獨體孳乳而為反側疊合之體，僅以文字之湊合變化，悉由於一丨丿乀，即認為六書之原，即在於此根本已體認未清

更分別部居，惟以筆畫多寡為數，亦有乖象形。徵引諸書，說文而外，並兩資於六書正譌、六書分類，亦多違故訓。至謂厶為絲本字，許氏以為公厶之厶乃假借，非本義；謂丶為丸本字，許氏以丸從反仄，非是；謂冂為高曠深邃之形，許氏謂林外為冂，不知何所取義，皆妄逞臆說，毫無根據。而互譌中不知朋為古文鳳，為以象文，竟認朋為朋譌，以不譌與為譌，尤為謬誤。是於六書之學，不惟創作之原未能會，即於入門之徑，亦未嘗通也。

說文部首韻語　章氏叢書本　倫洽珍撰

說文部首韻語一卷，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所著文始、小學答問諸書，皆已著錄。是編取許氏說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字，仿千文之例，四字一句，兩句一韻，凡一百三十六句字八韻部。首字數不足，末以部首止此四字結之，此則為通篇偶句所限，勢不得不於部首字外，增此四字以足成其文也。章氏此作，以曰稽先古聖人首出八字冠首，從皋祖皋王敘起，下逮至黃高辛堯舜以後一切名物，即寓於中，使讀者不僅知此若干字為說文部首，並可即此部首若干字而略知古之聖人初作書契，依類象形之大意。視為桂馥之說文部首讚，推以五百四十部首編為七言韻語，只取便於諷誦，而不涉及書文大意者，用意殊善，惟不直書楷體，而以楷寫篆，易圓為方，不能使人見眼即識為某字，而各句之下又不加以音釋，亦難使人辨為讀解，則又不若馮氏之作，每字之下既加音釋，更注明原

書次第，使學僮開卷即易於了解之為念也。

增訂金壺字考 原刻本 傿汝玠撰

增訂金壺字考十九卷、二集二十一卷、補錄一卷、補註一卷，清田朝恆撰。朝恆字石齋，石門人。卷首有乾隆二十四年田氏自序及凡例十二則，並其同門蔡復元跋。卷中據宋釋適之之金壺字考原編七百餘則，就其字匯分為御雲、禮祠、河濡類，宮頸、陶母、詎、飣餖、薩莩三、鐘露、紛白、讀岐嶷、齡蕩、說胥、悁親、串、韝頭、僕射、便平、訴訴十九類，類自為卷，於原編有註者詳之，無註者補之。二集首亦冠以田氏自序，卷中則取適之原編未收之字，仿前分類之例，亦分類相從，區分為御寓、三朝、曲江、幅幀、蒲樓、琅玕、户檨、遂、擾花、酥、鬮、蘇倉、庚、芝、字書、倉姑、表、濟、也、恆吾、亞旅、陸羽、鳥、基、三宿、繫繫、章一類，亦類自為卷。其原編所列偶未錄者，則入之補遺。前集各字註釋有未備者，則入於補註。原編於字之古今通正概置弗論，僅取連文加以音註，令連文不用本音之字可資以考證，別無可取。是編繼而闡之，

諸蓋其注推廣其字為之分門別類不以音諧為淺主而惟成典是務竟似類書而非字書私意之原編又等而下之矣

韻字急就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韻字急就篇十卷清淮鶴壽沈懋惠同編輯鶴壽字青崖號蘭宮江蘇吳江人道光丙戌進士官池州府教授著有蛾術編注夏殷周九州經界疏證九州分土疏證齊詩翼氏學懋惠字翠嶺吳江蘇吳江人書首序例惟未及張太齡跋據張跋謂翠嶺謂其得其音釋字字可以當下獲呼是編雖出青崖翠嶺兩人之合作而音釋實為太齡所加卷首僅標

題淮沈姓名而不及張蓋只就正文而言之也是編卷依平上去入諸聲為次每聲依其韻部之先後為序每韻各就韻部所有該字仿急就篇首句之例率以七言為句每句之字悉以本韻之字其不敷稱以連絡本韻之字以成句者則間兩他韻之字以相牽綰不盡限於本韻句中多用單字連綴成文其單字彼此不易連屬者則博采載記中之成典而字相連者並在本韻每貫串而裁對之每字並悉注以音釋以

便誦讀其所字用成典並略加詮解以便通曉、以一百餘韻之如許字一以七言並貫之綴為韻語、核其詰考典墳牽連搭配殊非任取若干字隨意排比倉猝可就者所可比擬雖初涉于学者併不易淺深寬于学者無煩乎此非讀書識字人人適用之書而匠心獨具生面別開能鎔鑄全部韻書之字悉聽其錘鍊以為篇什要不能不於一切字書之中推為奇作也

唐寫本切韻　影傳寫本　　馮汝玠撰

唐寫本切韻三種出燉煌石室原本見藏巴黎國民圖書館此為王國維據巴黎所藏照本手錄所得影印者末附王跋五則第一種存上声海至銑十一韻四十五行中間復有缺爛計存全行十有九不全行二十有六第二種存卷首至九魚凡九韻前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兩序第三種存平声上下二卷上声一卷入声一卷平声闕東冬二韻入声闕廿八鐸以下五韻中間復有闕佚計存平下上声全卷二平上入声殘卷二第一種以第二種證之既無加字亦無稍案之別校不能遽定其為陸法之原本而為長孫訥言以前未經加字加注之本則可斷言第二種各字反下多曰加然注下亦多加案字證以卷首長孫訥言之序頗與其序中所謂凡稱案者具俱非舊説語訓相合是否即長孫訥言箋注之原本雖不可遽定而其為傳鈔長孫訥言加字加注之本亦斷言第三種以第二種及王仁昫刊謬補闕

之本證之既刪去稱案多處又平下尚仍廿八韻之舊與王仁昫本增為五十四韻者不同蓋為王氏刊謬補闕以前刪節長孫訥言箋注之本切韻自宋以來官私書目均未見著錄世無傳本已千有餘年今此三種乃唐寫本之僅存者雖非全帙而於陸氏之原書長孫氏之箋注尋其緒尚可十得八九五六其王仁昫之切韻孫愐之唐韻較此書所增益亦可按此證明洵韻書中之瓌寶未可僅以殘圭斷璧視之也

唐寫本唐韻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唐寫本唐韻殘卷凡四二卷共四十四葉每葉二十三行去聲存八未之後半至十九代之前半又存二十五願之後半至五十梵為卷不全入聲存一屋至三十乏全卷前有柯九思題字末有光緒三十四年吳縣蔣斧跋蔣跋據卷內旦葉字缺筆定為唐初寫本又據未韻塈字注云會稽代韻代字注云郡名泰韻會字證韻勝字繹韻斁字德韻德字注皆不言地名又炙从夕注云說文从肉定為長孫氏初注孫氏未改正以前之本王國維據此本書後凡舉八證並據十一職鄎字注豫州之豫闕末二筆作豫謂當是肅宗時所寫孫愐書今以內府所藏唐寫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證之王氏刊謬補缺已在長孫訥言箋注之後而去聲韻目只五十有七至五十七梵而止入聲韻目只三十有二至三十二乏而止此本則去聲韻目為五十有九入聲韻目為三十有四均較王韻加增其非長孫氏注本可知當仍是孫愐訂正而肅宗以後所寫之

本，惟校以徐鉉校定說文解字所用孫愐之反切，
多不盡合。王國維校勘記甞著詳考其異，而其所
輯唐韻佚文，去入兩聲之字更多出乎此殘本之
外，而爲此本未收者。以敦煌所出切韻殘卷三本之
各不同者例之，唐韻本爲當時家喻戶曉之書，
寫本必不盡一，此本既不盡合於徐鉉所引，且
更有佚而未收之字，雖出自唐寫，恐仍非當時定
本也。蔣斧唐韻自號象山唐韻序，君述梗概外，亦
下令之藏書項子京舊藏唐韻五卷，今已見於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堂書畫彙考，今已不傳。傳於人間者，惟留此本，
此本雖僅存兩卷去聲，且僅存其半，復有殘缺，
而又與各書所引互有不同，不足即據爲定本，而碩
果僅存，仍不失爲人間孤本，其爲四部中甲部之瑰
寶，正不在敦煌所出唐寫切韻、內府所藏唐韻之寫
王仁昫切韻下也。

嘯堂集古錄考異 醉經堂本 馮汝玠撰

嘯堂集古錄考異二卷，清張蓉鏡撰。蓉鏡字
春帆，浙江嘉興人。書依王氏卷第，分爲上下兩卷。
卷首有嘉慶十七年胡重序，末有嘉慶十
八年張氏自跋。據其自跋所述，乃因校刊王氏
原書，病其舛譌，復借鮑淥飲、戴松門兩家所藏
舊本對勘，其中舛譌仍所不免，遂參考考者，宋
一代名家之著錄，以爲是編。按校王氏之書，在
張氏考異之前，有汪肇瀧所校若條，具載於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金石

文弨羣書拾補中，其據博古圖、鐘鼎款識諸
書以校王書，用意亦頗與張氏相似，惟其所校
徵引不多，頗嫌罣漏。是編則取呂大臨考古圖、
王黼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王復齋鐘鼎款識
與嘯堂所錄彼此逐器對勘，凡呂本、博古、薛
本、王本中彝器之名稱、款識之釋文，與嘯堂所
錄不同者悉校各本，一一爲之校出，並將其應補
某當刪、某爲脫、某爲誤、某與某異，分別條注
于各器之下，不惟視汪所校寥寥數條者，較爲詳

備且於啸堂原錄脫誤亦多所訂正胡序稱其所考十倍於汪校有功於啸堂洵為張氏是編之定評也

隨軒金石文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隨軒金石文字不分卷清徐渭仁輯渭仁字紫珊江蘇上海人是編卷首無序惟列目錄末有其子大青同治中補刊原書燬板時跋卷中所刻金石文字惟周石鼓文漢鴈足鐙漢沛相楊統碑漢繁陽令楊馥碑漢高陽令楊著碑漢太尉楊震碑漢國令趙君碑漢巴郡太守樊敏碑隋太業諸佛題字僅石類八金類一通為九種惟鴈足鐙後集各家考證題詠為附考二卷餘則每種

之後間附各家題識及其自題而已考其所刻金石文字雖僅寥寥數種而所據之本或為名家所不經見或與各家所據不同頗資參考其石鼓文所據乃出於范氏天一閣所藏之北宋本張燕昌曾據以刻石並據以作石鼓文釋存阮文達刻薛尚功鐘鼎款識曾據張刻校正薛刻之誤注之於旁張氏原石久毀於兵燹幸賴有此刻尚可於張氏釋存互相印證以正薛氏款識之顛倒錯誤其楊統楊馥楊著楊震諸碑乃

晋府舊藏之趙鈞本樊敏碑乃搨影刻所藏之舊本據其文字頗可勘校名家著錄之誤處如楊統碑掌司累辟不作皇司累研王師出征不作王作師出征委而退焉不作委而後為皆可證王氏萃編之誤樊敏碑歛注不作飲汝天姿不作大姿渾元不作混元皆可證洪氏隸釋之誤亦幸頼此刻有以訂正之也

盤亭小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盤亭小錄一卷清劉銘傳編銘傳字省三別號大潛山人安徽合肥人以軍功封子爵官至臺灣巡撫同治中劉氏克復江蘇常州府獲偽護王府中所度之虢季子白盤築亭度之名其亭曰盤亭同時薛時雨徐子苓和氏為作盤亭記上得盤築亭之始末劉氏乃圖其盤並其記附以考釋以成是錄並前有莫翁序首圖盤之形並詳記其尺寸斤重次錄吳退樓虢季子白盤攷並記次錄薛時雨徐子苓兩記末以劉氏自跋殿焉按虢季子白盤與散氏盤齊侯罍智鼎同為三代重器皆為考古家之所重視是錄於盤之出處顯晦制作度量記載均詳皆足為考虢盤者之所取資而所錄吳氏考記其以盤出於虢川寶雞縣虢川司地據漢書地理志太康地志詳考東南西北虢之地望盤當屬西虢為西周之器極為精確其釋文與之有一家之說如陳介祺翁大年呂佺孫張穆瞿樹寶許家考澄

互相參稽，足與穎劉氏此錄具載其文，以存其說。獨惜其所采僅吳氏一家之說，而於同時諸考古家陳、呂、薛、翟諸人之考證，概置弗輯錄，未能薈萃眾說為統體考釋，蔚為大觀也。

字學尋原 守愚軒原刊本

馮汝玠撰

字學尋原三卷，清吳錦章撰。錦章，湖北興山人，別號峽山退士，另有六書類纂九卷，已著錄。是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取說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字，變更其序次，分為數目、幹枝、天地、道、地形、居室、器用、形體、動物、植物九類，各以類相從，乃說文部首類系。中卷以梅氏字彙合說文五百四十部為二百十四部，其中有省併者固屬不少，而改換篆體，失其本真，及與部首絕不相關，並從說其形聲者，約四百餘字，乃將字彙所併非由部首所生者，逐一檢出，注明屬於說文何部，本義何若，俾初學略識形聲之大概，為楷字偏旁溯原。下卷以隸楷經篆體改易增減，多失六書之意，乃蒐次其字，俾循字彙偏旁，參校說文部首，可循流溯源，援古證今，以得六書之真諦，為偏旁溯原。各著述其大意，冠於諸卷之首，而總曰字學尋原，名其書。為核其諸卷所述，先之以說文部首以明其原，次之以楷字偏旁以別其流，終則以隸楷之偏旁

證說文之部首，加以辨析，更從流以求其原，推於說文部首、隸楷偏旁、匯疊疑似之外，旁剖于声音訓詁，無甚所發明，而欲以領導不解篆文之初學，則視同文千文及千文以篆書統要諸書，瞠乎路徑可尋，無殊為優勝也。

同文千字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同文千字文兩卷，是編不著撰人姓名，前有天啓中田藝蘅序，中分好爵自縻以上為上卷，以都邑華夏以下為下卷，每字先列楷體，注以音義，次以篆隸草諸體附之，又於篆體下說解字形。據田序作於天啓中，序中又有汪子四如云云，知為天啓中汪子四如所作，其四如為名為字，及其人為何邑人，序中概未述及，則均不可得而考矣。田氏著有大明同文集五十卷，四庫全書未收，僅列於小學存目類，內識其書說形怪態，更在魏校六書精蘊之上。是編所采字體雖不至盡如田氏大明同文集之說形怪態，而篆體中之說形怪態無慮不少，所釋字形能不由盡乖六書之旨，而謂辰字从尸从止从乙，尸立止也，君居位象形，止民承化，乙象艸木王意，又从一在中上下之化，如一不知辰為从乙匕象芒達，厂聲；謂往从彳从㞷，㞷古封字之，其所封之地，不知往為从彳㞷聲，其㞷為艸木妄生之㞷，非从寸从㞷从土之封，有封作㞷

之說、堯妄匡聽說、全與許氏說解違戾、甚離齊諧派、亦與田氏大明因文集之說形怪態、不相上下也。

蒼玉洞題名石刻 原刊本

僑汝玠撰

蒼玉洞題名石刻一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嘉慶丙子舉人、官至浙江布政使、其書論藏純由海東金石苑、長安獲古編、清愛堂彝器鐘鼎款識法帖及金石苑集刻若干種、是編乃其守福建汀州府時於郡之東郭蒼玉洞搜輯而摹刻者、亦金石苑集刻中之一種、版書口魚尾上署名金石苑、而本書之名反在魚尾下也、卷首冠以道光十四年劉氏自序、海鹽陳南林寫搖圖一幅、分圖三幅、圖中並注其題勒處、圖後次以目錄、目錄後刻題名、悉依原式縮摹、每種之後各據郡志為之詳考、計題名三十七種、泰山轉字一種、末以霹靂巖題名附之、而別志以宋元人兩題為限、其明以後石刻、如明人所題蒼玉洞詩字之類、則概弗錄焉、按是編所刻宋元人題名、其確指名字年月、往往可證郡志之誤、補郡志之闕、如王稷題名在慶曆八年、而郡志所記則在熙寧間、乃在二十餘年之後、蕭佑題名之通判任元佑、蘊

公才題名之長汀丞鄭公才寧化傳黃園呂大猷題名之路鈐馬顯祖趙彥楠題名之路鈐潘煙郡志則悉未載皆可據此正其誤補其闕殊有關於一郡之文獻也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　揚州陳恆和修補本　汪汝珍撰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十八卷續錄六卷清汪鋆撰鋆字研山江蘇儀徵人錄前有同治甲戌定遠方濬頤光緒元年江都李祖望太倉陸增祥序及其同治十二年自序並凡例十則卷中所錄起自秦漢下逮宋元續錄前後無序跋卷中所錄起自周秦逮晉以下至新羅王北狩碑止其全書體例備錄全文原刻之外並兼取雙鈎重刻標目之下詳其尺寸行數全文之下附以各家跋識並加以考定一如王氏金石萃編之例其所錄各刻以前賢未見及其所遺與昔已見著錄復經佚失後又復出者為多雖所錄跋識不及王氏採輯之博而加考定不及王氏徵引之詳其中頗有王氏萃編未經著錄者至如石鼓第八鼓首行之工字嵩山中岳廟前石人頂上之馬字及汾南侯獲碑石吹角壩殘字劉平國龜茲磨崖之類則更為金石續編之所未及與陸紹聞之續編殊可相輔而行其名雖僅稱過

眼甚齊貫為王氏拾遺補闕補王氏之不足齊貫不啻為萃編之續而顧不以續名其編識非苟則以所見古刻搨墨有精粗紙幅有廣狹本各不同不能謂己之所見必信而有徵即據所見輒為論定故但以過眼為名以明其所見者如此自來名家考定金石之書非敢自信者居多是編獨不蹈此病所以陸彥特稱其識蓋真而著錄慎也

簠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簠齋藏器目一卷又藏器目第二本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其所自所藏計鐘一鐸一鼎二十一簋四簠一尊十敦二十六彝四五十二觥一斝二卣十一鉼觶十六角三觚六爵三甗二盉三壺一櫑一鉼一釜二鋘一盟三盤六匜六刀二劍四戈四十八矛十三鐏一鋪首三鍬一凡二百七十四器其第二目所藏計鐘十一鐸一鼎二十犧尊二尊八卣十壺一罍一鉼一斝二觚六觶十七角三觥一爵四十四敦二十四簠四匜四匜二鋘一勳三簋五簋一甗二盉二禁器凡一百七十九器皆錄王戟門錄自王文敏而江氏又錄自王戟門付之手民者也兩目互校前目所載凡二百七十餘器後目所載凡一百七十餘器上數多寡彼此不同以陳氏藏器搨本與兩目互校受隹卣即兩手奉舟鐸視彝即天君彝叔方彝即王南征彝子賁敦即亞中又賁敦山敦即商癸山敦因爵即子爵古櫑即欽罍陳

款釜即陳簠匜前目與後目並名標題複出亦
多歧異以王文敏所藏簠齋手校之目乃簠齋
之孫所刊簠齋手寫之目與此兩目互證器數
既各不相同器名亦互有同異且吳氏攈古錄內
所引陳氏藏器更有出於此兩目之外者其陳
氏藏器中最著名之毛公鼎敦則推見於攈
古錄及簠齋之孫所補簠齋藏古冊目內而
陳氏手校手寫之目及此兩目素未著錄以陳
氏校寫之目證此兩目更顯前此兩目之前目證
後目乃知陳氏校寫之目與此兩目皆非陳氏藏
氏器之全目江氏於此兩目先後並刻蓋亦知其
非簠齋藏器全目且可據以互證不可據為定
本故據所錄並刻而存之以待攷也

石泉書屋藏器目（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石泉書屋藏器目一卷清李佐賢藏佐賢字竹
朋山東利津人道光乙未進士官福建汀州府
知府著有古泉匯首四卷續泉說一卷已著錄
是編亦王戟門錄自王文敏公而江氏又從戟門錄而
刻之其卷內所列之目分為兩類計不知其出於
何地者為鼎三彝一敦一卣一斝一觶二爵三觚
二匜一尊凡十六有六器計知其出於易州者為
爵卣觚鐃甗盉各一凡六器校以吳氏攈古錄
所載李氏藏器尚有子田仲敦舉小子敦陳子
匜三器為此目所無按李氏所藏古物泉幣諸
最有其畢生心力悉寄於中一時推為鑒藏
泉幣專家其於三代彝器則非所專好故其
所藏之器獨少於名家不惟與葉氏之平安館
陳氏之簠齋吳氏之憲齋所藏豐富者不
能相提並論即視李方赤之愛吾鼎齋收藏
號稱最少者亦且遜焉惟各家藏器其雖多
其目皆僅標器名或間及銘字多寡悉不詳

出土地方與目則自父乙爵以下各器皆特注明易州出土於李氏藏器之外更可援以考證三代之史地較之各家器傳目僅足以考古器流傳之緒者蓋更有闗繫也

石鼓文滙 尹氏原刊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滙不分卷清尹彭壽纂彭壽字慈經山東諸城人是編為光緒丁亥中盛昱任國子祭酒時彭壽以校修石經住成均始親至鼓下逐字洗搨盛刻石置韓文公祠壁尹則摹刻于木以公同好其後因成是作卷首目錄之後冠以請高宗御製詩跋次模石鼓文原刻次為石鼓文音訓集證次為石鼓文考畧次為石鼓文題辭次為石鼓文傳本目次為石鼓文校勘記皆據以滙名其編為其所摹石鼓文係據手自洗搨之本模入其文乃缺而為宋搨者其字每則據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本補入而以雙鈎別之可據以考古本之所有以證今本之所存其音訓集證則博稽鄭樵薛尚功章樵潘迪郭宗昌施宿朱彝尊錢大昕王昶張燕昌吳東發嚴可均張德容吳大澂諸家之說而證以許氏說文之籀文參以己見頗能集眾長而衷一是其校勘據薛尚功鐘鼎款識顧從義石鼓硯朱彝尊日下舊聞阮氏刻本

馮氏金石索、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逐字對勘，一一校訂，多可正各家所模之誤。至所輯考略，於鼓之時代、出土、變遷，均可據以知其梗概；所錄仿本目，於鼓之各家摹本著作，亦可據以資所稽考。其於石鼓之研考訂正，可謂詳且備矣。惟校勘記內於徐氏隨軒金石文字雙鉤本誤以徐所據張燕昌所刻之天一閣本爲張拓未本，則偶疏於點檢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篆法偏旁正譌歌　十竹齋刊本

馮汝玠撰

篆法偏旁正譌歌一卷，明李登撰，胡正言補。篆登字士龍，籍如真，自稱如真生，江蘇上元人，官新野縣縣丞，著有六書指南、摭古遺文、書文音義便考、雜字直音等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正言字曰從，海陽人。書首一序，不著年月及撰人姓名，序後即次以謌，謌仿史游急就篇之例，以七言爲句，諧之以韻，於篆之偏旁彼此相似易於相混而互譌者悉舉之，如奉奏似同而首不同，普晉似同而足不同，羔熊魚燕之足同，象馬鳥爲之足異，疏从大疋之疋而非足，育从倒子之去而非云，皆一一辨正，以明篆之本異，諸楷之不分，不得因其相似彼此互譌，羅羅清疏，深能者於篆偏旁貫澈一切，雖據本存後古之由，知其僅據張氏復古編爲藍本，似於許氏說文未嘗窺目，而較之所撰六書指南、摭古遺文、書文音義便考、雜字直音諸書，殊有條理，便於誦習，正未可因其所撰指南、遺文、便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小學

直音諸書為四庫全書提要所斥遂并是編亦一例視之也是編之作無年月可考證以所撰六書指南作於萬歷壬子書文音義便考刻於萬歷丁亥其時蓋亦相距不遠至胡氏之於何時補篆則舍其所撰千文六書統要別無可稽其可存以俟考矣

韻字辨同　羊城試著原刻本　偏汝珍撰

韻字辨同五卷清翁方綱鈔輯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湖北江南等省鄉試主考督廣東學政權司業遷中允充順天府鄉試副考官督江西學政擢內閣學士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與千叟宴左遷鴻臚寺卿重宴鹿鳴賜三品銜重宴瓊林賜二品銜著有經義考補正兩漢金石記焦山鼎銘考瘞鶴銘考蘇米齋蘭亭考復初齋全集等書多已著錄是編乃因同南昌

彭芸楣編修有辨同三卷遂加以參校補正而成是作書首冠以凡例七則及字目末附謝啓昆識語中依五韻之平仄分為五卷而音異義同之字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二遵佩文韻本間及經史文選諸家詩集釋史散說以資參證其辨同義之例有二一為形訓依此同義如一亦之檠一董之朦其音雖分平上兩聲其義則同訓朦朧之類是一為形訓雖依此各異其辭而其義旨相同者

如一先之辨訓四面屏蔽婦人車九青之辨訓輜
而輜為衣車蔽與四面屏蔽同義之類是其
韻類字一一檢出加以辨析雖亦為押韻用字而收
而兩辨甚以同義為限注重訓詁實以義為主故
字之音異而義同者頗多觕此以供參考殊有
裨小學書蓋學者正不僅為押韻用字之資已也

說文字原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字原表附說一卷清蔣和撰和字醉峯江蘇金
壇人充四庫全書館篆隸校對特賜舉人為
書國學石刻十三經拄老人蔣衡之子著有說
文字原集注漢碑隸體舉要學書雜論學畫
雜論等書多已著錄是編以說文五百四十部首
為諸字綱領乃因唐李騰字原之名師宋徐鍇
部敘之意創立為表以五百四十部首為總綱分
一至鼎二百八十六部為一類人至卯一百九十二部為

一類二至醫為三十四部為一類甲至癸十二部
為一類子至亥十六部為一類凡分天人地干
支五類以此五類為綱而以由此五類相生者分
列旁行直下著之於表旁行者則橫列於同
欄直下者則總於下欄其由此匯相生者則
逐欄分列旁行直下依此匯推例如上丨中小
諸部皆從丨而下則列於一欄而旁行示又承
上部而下艸又承中部而下則列示於上之下欄
列艸於中之下欄而直下支節相貫脈絡分明

其某為某之直系者，更與於表內界以直以界之；其某與某遙協者，更於表內圈以識之，使人開卷即能於其支節脈絡一目了然。更於表後附之以說，於五百四十部之衍協、遞孳加以箸釋，俾人於表有所扞格者，可求之於說以會其通。其於說文部居之支節脈絡，分別旁行直下，一一尋繹而出，可謂極其辨析之能事。雖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僅為歸納其九千字之綱領，無關於六書之原理、訓詁之精義，徐楚金部敘已著於

前，無煩更為理董。而當乾隆末葉說文之學甫經萌芽之際，蔣氏以校書中秘，得窺而聞於說文之著，作能研究討許書列其部居，並上以下左右形義絕不相蒙之一、人、二、甲、子五部亦以為綱，從而旁行直下，循其支節脈絡，創製此表，不惟徐氏部敘僅依許氏原書前後各七篇之舊，分一與人為兩大類者，著牽強附會之病；而以、部系於血下，冂以冂部遞與冖協，其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丶與冂均不蒙上者，亦細密有加。正

亦因其所作僅限於許書部居，無關於文字之宏指，而於其尋繹之細、辨析之清，遂概置弗取也。

六書釋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釋義二卷，清李天根撰。天根字澄波，四川進流人。書分上下兩卷，前後無序跋，是編作於何時無由檢證。惟卷內引及張太史胡韞玉馬叙倫諸家之說，可知其書之成在劉師陸逵以後也。全書分總論、結論、分論三大節。首總論述六書名稱次第及諸家之論六書暨轉注通假，次分論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末以結論殿之。每節悉據引古今諸家之說，而參以己意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著錄　小學

其於六書次第則變更許氏原次，登會意於形聲之前。其於指事則分為獨體合體；於象形則分純體合體變體；於會意則分純體變體；於形聲則純形聲變形聲；於轉注則以屬於造字之法，通假則援彼不當屬於用字之法，廢棄左宜右有，不致叢生窒礙；於假借則以為當從本無其字着想，不知者以為近於引申。謂引申因文生義，義在文後；假借則本應有此義而無其字，乃託於他字以為之，義在文先。其結論謂章句

舍顯易而就叔為艱難，務使明白淺近之工夫學者疑若發天而釋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者書，副解未詳，未免多累不清。而釋轉注以屬於用字，屈數左宜右者，背隋主戴段互訓之說，不知因言必根于建類一首，亦未識許氏說解之真諦。惟於假借從本無其字着眼，不以後人用字之假借混入六書造字之假借，尚能謹清假借本義。至其結論以舍顯易為言，持論亦殊允當。核其全書，雖裁擇未能透闢，論斷未盡精覈，而斟酌諸家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說，不妄逞私臆，陽為堅辟。不惟遠勝廖平之六書舊義、即饒炯之六書例須，寡見上是編相校，可其雜引眾說，徵引詳備，於古今諸家所論六書之同異，可據以知其概略，尤于學者有所稗益也。

文字通釋略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文字通釋略四卷，清鍾祖綬撰。祖綬字籌世，湖南長沙人。書首有光緒三十四年瀏陽劉人鏡序，及光緒三十三年鍾氏自序暨凡例十四則。卷中專取說文九千字中目前常用之字，而一字有數義數音者，釋以通其聲音訓詁。其一字只有一義及不常用之字，則概屏而不釋。其所徵引，於說文則惟取大小徐本，於各家說文之注釋疏訓釋，則惟取金壇段氏、曲阜桂氏、安邱王氏、彰縣朱氏四家之說。於字音則唯取段氏古韻十七部，而不取其合韻之說。每字之下，列許說於前，列各家之說善而于後，擇其善而從之，間或伸以己意，皆先釋本義，而後釋假借引申之義。並其變隸之體於後。於字之本義、假借、引申之義，及其變體，參會而通之，頗與呂世宜文字通釋相似。呂之通釋，凡字書重文或體、經典異字、篆隸省變、假借通用、俗用俗省者，悉釋之。此則所釋僅以字有數義數音者為限，其體例雖有不同，其發凝實同一轍。惟以字形之旨目老人能融會大小徐而本之，參酌段桂王朱四家之得失，擇善而從，折衷一是，憑其記憶之力，口述以為是編，其成書之難，則非呂氏所可同日語矣。

石經考辨 石刻本 馮汝玠撰

石經考辨二卷，清馮世瀛撰。世瀛字壺川，別號雪樵，又自稱味無味齋主人，四川人。著有雪樵經解、耕餘瑣錄諸書。是編卷首著述撰輯原緣起末，封以同治六年丁卯自序，識於歷代所刻石經，分漢魏晉北魏唐後蜀北宋之國子監南宋之臨安太學及金元明豐坊之偽石經清太學之十三經，凡十一類，臚列各家論說之異同於前，附其考辨於後，並於漢魏石經之後別列各家考辨殘碑數目，石經遺文於唐石經後別列遺文，蜀石經注後別列字數，於豐坊偽石經後別列歷朝刻數。自北魏以前屬上卷，以唐以下屬下卷。僅署雪樵輯，不著撰人姓名。按雪樵經解之杖樹根齋主人序，乃知是編為馮氏所著，乃其所撰雪樵經解、耕餘瑣錄諸書外之一種也。按考歷代石經之作，前於是編者有顧亭林石經考、杭大宗石經考、吳桂未谷歷代石經考略，後於是編者有近人張國淦石經考。以各家撰著與是編比較，是編考辨較顧考為詳，條理較杭考為晰，其於歷代各家之發刻及唐明皇以後各種各地所刻之考，經皆所未及，則徵引畧於桂考；於各家考證逐代逐條加以考辨，去取書識，則論斷同於張考。而考石一家，學屬漢主朱彝尊推演張演之說，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止用隸體，其說頗謬。不破不漢以三字為熹平之刻，一字為正始之刻，亦與諸家同出一轍，置之各家撰著之中，其所考辨殊可與各家所考互相參校。而張之洞書目答問、林鈞金石書志、容媛金石書錄目均遺而未錄，是則不可不特為表而出之也。

劉喜長安獲古編　湫漻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劉喜長安獲古編一卷清劉喜海藏器胡琨編目湫
琨浙江仁和人胡氏為劉氏之作者海東攟古志略
隨復古録貞珉閣古録佛幢證古录題名集古
録詩書與亦其所編之一也書首為胡氏序次列劉
氏已刻三卷之器目又次列劉氏長安所獲古器之
目其已刻之目計卷一為三代彝尊四十三器卷二
為秦漢器造於金石元官印四十六器卷三則為
執真磚與陰石刻一種其未刻之目計屬於三代

者鐘五尊二十四彝十鬲六甗一簋一簠六豆一、
盨二匜二敦六壺四卣六尊二斝一角二觶解
六觚五爵二十二鐎一凡一百一十三器屬於秦漢以
下者洛鐙四鼎九尊二鍾二盛一鐎斗一盆一洗二、
銷二鍪一燭鐙一鐙三銅鍑一銅鈁二鏈二博山
爐二鏡六十造像一小忽雷一符六凡百有四器
都二百一十七器於器之形式尺寸銘之多寡陰
陽及款識之在器之某處悉逐器一一詳注於
胡序所述乃劉氏屬其編次者已刻者為劉氏

所刻圖象之目未刻者為目錄劉氏所藏之目其
未及寫目之所比者胡官印之屬不與焉核其未
刻者較已刻之圖錄多數三倍核以鮑子年補刊
劉鐵雲印行之長安獲古編亦有加卷較與已刻
三卷之目則少一卷其編中所刻三代鐘鼎彝卣
敦簠鬲甗壺盉匜斝觚爵觶者十五種四十
四器秦漢諸鼎鐙鍪銷鐎鐖鉤雜器之十三
種三十八器及所附封泥金元印斗檢三種四十器
亦皆與已刻之目不符彼此不符乃知鮑氏補刊之兩
卷非劉氏原刻之三卷而其所刻之三卷亦僅就已刻

者圖象者而言其未刻者乃為劉氏屬編之目雖
胡氏於劉氏所藏既詳其胡官印之屬有所未
見不在編次之列而考劉氏獲於長安之古器要
推是編為詳備而據校推序中與無款之
下所舉之數核與所刻之器猶與不符頗有謬互
而小忽雷一器序中亦屬遺漏考其器與當以編
中所列各器為夥也

兩罍軒尺牘　原刻本

偊汝玠撰

兩罍軒尺牘十二卷，清吳雲撰。雲字平齋，又字愉庭，號退樓，浙江歸安人，署江蘇蘇州府知府。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二百蘭亭齋考藏金石記、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古鏡錄、焦山志諸書。是編首有光緒三年潘祖蔭序，末有光緒八年朱培仁跋。前十一卷為其歷年所寄之書、各家之書，末卷則為庚辰一年中所寄與各家者，凡三百二十餘通。其中寄葉東卿、何子貞、俞曲園、李竹朋、鮑子年、潘鄭盦、陳壽卿、吳愙齋、王蓮生諸人，而論金石之書多至一百卅餘通，幾至全書之半。其中論述啟諆鼎原字外增有偽刻，並與鮑子年觀古閣舊稿、陳壽卿、東武劉氏款識相印證。其論兩罍軒彝器圖釋於所藏一三字之器多未采入，並證所刊圖釋尚未盡其所藏。其所論寰盤中从人从二之字，謂讀之當釋作人字，即是仁字，仁人古籍每每通用，於文勝於因文義求，能貫串通合，卻毫無疑義之字，易作一字以貫，異說從來說經字每有此病，似於款文闕義之訓，亦安尤切中各家考釋古金文字穿鑿附會之病。與胳園手札、簠齋尺牘、華沉寫愙齋尺牘殊無軒輊，亦考金石之學者在所必資。至其於江浙各家所藏古器多所論列，則尤於南方古器流傳之緒可資稽考。而所論偽器一節，謂近日作偽者，金出金壽滬上已專有一種人，廣收無字古器、舊器，合數人之力，閉戶畢精，偽造成文，比之宣和仿古，實能遠勝。蓋器本舊，文又工緻，且目前已不易識，數十百年後恐巨眼者亦莫能辨。其論偽字之器以亂真，極為透闢，洵足為鑒別古器者所宜奉為南針者也。

金石屑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屑四冊附一編清鮑昌熙撰昌熙字少筠浙江嘉興人據其元文宗永懷刻字題跋中有先孫飲公之語孫添飲之裔由歙而遷居嘉禾者也書不分卷惟以冊別冊各有目末有光緒三年鮑氏自跋第一冊爲金類二十三事第二冊爲石類十一事第三四兩冊爲石刻雜類二十八事四冊之後附三事於冊尾爲附編都七十五事前兩冊各以其類爲先後諸兩冊合刊合次其先後之序冊中所

據拓本爲張叔未清儀閣舊藏居多每一拓後卷錄各家題詠跋原跋間附以鮑氏自題所收多零金碎玉斷碣殘磚及附刻各家詠跋原跋與張燕昌之金石契相似佛像無三代彝鼎重器不足與名家藏器圖釋相提並論者長篇考證文字不足與名家金石跋尾並駕齊驅而考漢嘉禾九穗題字無北都鄉三字楊量買地券非係之係不作寶區可正方氏枕經堂題跋注氏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之誤考漢尹君闕尹君不作尹公可正孫氏寰宇訪碑錄翁氏兩漢金石記之誤考隋郭雲銘故人不作故今可正王氏金石萃編之誤考元韓世甫墓無陳達記青字可正孫氏寰宇訪碑錄之誤而補阮氏兩浙金石志之遺其足以訂正各家誤字甚多至所錄各家題跋於漢婕伃妾娋玉印由嚴東樓而華山錫氏樓李項氏李竹懶文後山龔定盦何子貞潘德輿於賈似道玉枕蘭亭由福州而金壇蔡林樓以考流轉傳之緒尤殊有補於是編則較之牛氏金石

圖馮氏金石索張氏金石契諸書皆有過而無不及也

簠齋藏鏡　譚隱廬影印本　馮汝玠撰

簠齋藏鏡二卷，清陳介祺藏。是編分上下兩卷，首列鏡目，上卷後附以高郵宣哲識語。上卷凡鏡四十有九，下卷凡鏡五十有九，都一百有八鏡，乃丹徒劉氏抱殘守缺齋所藏搨本，劉君建林以之付印，而宣氏為之排比類次者也。簠齋藏器以錡若為最著，此古器為最多。古鏡一類乃因其廣收三代兩漢之器，連類而及，殊非其精神之所專屬，故其中無出類拔萃之品，而其自為藏器冊目及寄潘西帆王文敏諸人各種古器搨本亦均未及。惟其致吳愙齋書中曾云藏鏡不皆精，其搨得一百七十餘，自名二百鏡齋，以所好不篤，未能補足。是其所藏之鏡本不甚精，且本不滿二百，其後以二百鏡名其齋，亦不過約舉其數而言。是編所收則並百七十之數而不足，是於其藏鏡搨而寄贈之本亦尚未備也。但陳氏藏鏡於古可見一斑，雖其器不甚精，搨亦未盡，有較之近時羅氏古鏡圖錄多至百五十七器遜其豐富，而視之錢氏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僅者二十五器，吳氏匋盦古鏡存僅有二十二器，則多且數倍，是亦古器圖錄之中考秦漢六朝以來之古鏡者所宜備以參考者也。

丁氏藏器目　謝澍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丁氏藏器目一卷，清丁麟年藏，陳邦福諧輯。麟年字紱宸，山東日照人，光緒壬辰進士，官陝西同州府知府。其有移林館彝器圖，尚未刊行。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是編首列器目，後附丁氏自記及其致墨迻書一通，卷末有邦福跋。所藏彝器按目所載，計鐘二、鼎十五、敦四、簠一、簋三、壺二、盤二、匜一、甗一、卣二、罍一、彝四、尊七、觶二、觚二、爵九、矛一、戈一，凡六十器。按丁氏自

記其所藏原有三代器七十二，漢器十三，此則經庚子辛亥兩次散失之後，就所記憶錄之以寄墨迻者。按陳跋所述，其中更有陳氏為之釐董脫漏補入數器核之。丁氏原藏三代彝器七十二之數尚闕十二，而所藏漢之十三器猶未錄入，是雖出於丁氏手自懷錄，而實非丁氏藏器之全目也。按丁氏為山左收藏諸家之一，其移林館中所度藏之彝器，與王氏選青閣所藏殊堪伯仲，雖不及簠齋收藏之富，而較之石泉書屋李氏、愛吾鼎齋李氏，則視兩家為多。其器目雖由丁氏追錄於散失之後，非其移林館所藏之全目，而按以考移林館所藏之器，有山左各家藏器之目，補靈鶼閣、替喆書諸家藏器目之闕，殊於研之金石學均有助，與江氏所刊者宜藏器目並存以備參稽也。

程氏說文廣義 原刊本 馮汝玠撰

程氏說文廣義十二卷清程德洽撰德洽字學瀾江蘇長洲人書首冠康熙中汪份馮暠兩序及其自序並凡例九則其書名與王船山之說文廣義同其體例則彼此迥異王氏之作專於說文之字義有所發揮而於說文之篆體則置而弗論是編據其凡例曰原刻一字僅列一二體覽者病其未備因旁稽博採而為是書又曰原書止載小篆不及古文籀文今亦就小篆增廣而餘體則概缺如悉博而無當反失之繁雜又曰至於本文原注則但勤加校讎鈔不能多有增損是但增廣篆體而於原注之說解字義則盡仍其舊不置一詞正與王氏之廣義適相反也核其卷第以始東終甲為次是本李燾說文五音韻譜之次非許氏說文始一終亥之次其所增廣亦惟於原有篆外益以小篆是已就李氏韻譜廣其體非就許氏原書廣其義乃誤以明陳大科所刊李燾五音韻譜刪去

李氏原序署名說文解字之本謬為許氏原書者題曰廣義已名實不副籠以說文更涉誤相仍而據秦石刻及宣和印史所攜之小篆僅錄其體悉不詳其出處亦殊不足以證古信今惟所搜之體泯於小篆於古今一切奇詭之體悉從刪削則較之金石韻府續金石韻府諸書體繁雜亦差勝一籌耳

說文部首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表一卷，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山東安邱人。道光中舉人，官山西寧鄉知縣。著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說文韻譜校、說文繫傳校錄、說文新附考、校正文字蒙求、毛詩重言、毛詩雙聲疊韻譜、夏小正正義、弟子職、蛾術編、正字略、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略等書。王氏是編乃校正蔣和說文字原表之作，而易其字原之名為部首。其於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僅分為一與人，而大系維將蔣氏原表所分天地人干支五類合併為二，名為校正蔣氏之表，實仍以徐楚金說文解字部敘上下篇之類為類，書不若蔣氏所分天地人干支五類支分派別之明晰。至其改定蔣氏表式為譜錄之式，以當行直下者為子孫曾元，跳行相系者為無子而有猶子，平綜相系者為兄弟，曲線相系者為朋友，自以為改蔣氏直貫橫列之界盡為譜諜世系之法，使人易於尋求，而較之蔣氏原表

直貫橫列一目了然者，實遜其頭緒。惟易字原之名為部首，一改唐賈耽為李騰原題之舊，則名實相副，不惟較蔣氏原題為當，即較之賈氏原題亦為確切，實足以證歷來沿襲之誤。此則其改正遠勝於前人者也。

説文提要校訂　金氏原刻本　孫汝玠撰

説文提要校訂二卷，清金鉞撰。鉞字劼卿，直隸天津人。著有書約言、説文提要增附及是編。是編乃校訂三山陳建侯説文提要之作。編首冠以金氏自序，詳述其校訂之緣起。編中於改定陳氏原本處，則加△識於原文之旁；於增補陳氏原本處，則加△識於原本文之上，以別於陳氏原作。而於陳氏原卷，則以説文首七篇黹部以上爲上卷，以説文後七篇人部以下爲下卷，分陳氏之一卷爲兩卷焉。陳氏原作以許氏説文五百四十部首爲説文一書全部之綱領，因即説文部首，約其音義，述爲提要，以爲識字通訓入手之門徑，挈領提綱，便於學僮檢討，在諸家説文部首諸作之中，最爲適用。惟僅爲便於學僮起見，於許書説解原文間有改易字句之處，俾學僮易於知解，然不以許氏原書對勘，亦易使學僮誤其改易之字句爲許書説解原文，千慮一失，未免爲識者所譏。是編有鑒於此，於陳

氏改易處一一改從許書原文，於某爲某古字，某爲某本字，某與某同，某即某字，其陳氏原作未詳者，亦一一增補，並仿王氏説文句讀之例，於每字下所引許氏説解，逐句加點，以免學僮之誤讀誤解。凡所改定增補，皆視提要爲勝，而加以句讀，尤便於學僮，較之陳氏原作，可謂後來居上矣。

說文新附通正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新附通正四卷，鄒漢祥撰。漢祥廣東電白人。是編於說文全書之中專考新附諸字一類。以乾嘉之後小學專家惠棟、錢大昕、錢大昭、段玉裁、鈕樹玉、徐灝、朱駿聲、毛際盛、鄭珍、鄭知同、承培元、王玉樹、李楨、李賡芸諸人皆於說文新附字多所考釋，或為專書，或見於所著，閒於說文諸書之中，而綜而核之，或此優於彼，或彼勝於此，或彼此均有未安，乃取鈕氏說文新附考、錢氏說文、說文新補新附考證、毛氏說文新附通誼、鄭氏說文新附考，參以惠氏讀說文記、錢氏說文答問、段氏說文解字注、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徐氏說文解字注箋、王氏說文拈字、承氏廣說文答問疏證、李氏說文逸字辨證、李氏炳燭編，於說文新附諸字，某古作某，某當作某，某通作某某，為某別體、別字，某為某俗體、俗字，某為後起之字，某為原逸之字，皆一一參考眾說，斷以己意。理董以成編。是編眾說之長，悉具於此，其考釋說文新附諸字，不專守一家之說，而能集各家之長，而其於各家之說有未安者，則以待考，不強為穿鑿附會，尤為矜慎。方之前哲，其所考釋，殆不在錢、鈕、毛、鄭諸人撰著之下也。

金石萃編未刻稿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萃編未刻稿三卷，清王昶輯。原稿未標書名，未分卷第，無序跋目錄，亦不著撰輯人姓名，惟錄元代碑刻之文九十通，並於碑題之下注其高廣尺寸行數字數書體及其所在之地而已。是編所分三卷及卷首目錄，乃羅氏振玉影刊時為之分列釐定補編者也。據編內補目後羅氏附記所述，謂是編初不知誰氏，再三審諦，乃知為蘭泉司寇未刊之稿，有三證焉。其一謂體例與金石萃編合，每碑題之下注石之高廣，行數字數書體及石所在，碑文之後附以諸家跋尾。其二謂至順二年加封歷聖王等勅旨後附錢竹汀先生跋尾，其後有朱書文藻按云云，與跋尾書跡相同，知跋尾亦出朱先生手，萃編成於朱文藻、錢侗兩先生，此為其未數卷。其三謂編中所載雲南石刻九通，遠在邊徼，他人莫致，蘭泉先生在滇三年，輶車所至，采訪得之。按其所舉三證，並證之以王氏金石萃編考訂，殊為確鑿，定為萃編未刻之稿，信無疑義。茲即依其考訂之名著之。惟考羅氏附記謂碑凡八十通，今據卷首所列目錄計之，所錄碑文及碑之陰側下截雖為九十通，去其陰碑之陰側與下截計之，乃合羅氏所謂八十通之數。羅記所謂八十通者，蓋除碑之陰側與下截，專就正碑之數計之也。

山左碑目　譚聖樓藏書本　馮汝玠撰

山左碑目四卷清段松苓輯松苓字赤亭山東益都人著有益都金石志已著錄是編首冠以光緒三十四年李祖年刊刻時序及嘉慶元年段氏自序卷中碑目按山左所屬十二府州府州爲綱分縣隸列每縣各分已見待訪爲兩類其有補遺者則各依其縣附於其後爲是編之作據段氏自序所述乃因阮文達督學山左時纂山左金石時札致守土所徵之拓墨及其與黃小松搜輯長清肥城泰山武宅山諸刻之拓本悉在其篋中而文達調任兩浙其分編輯碑版之武億朱文藻兩先生所輯案牘告竣久藏於篋懼其散佚乃即當前時守土所政之甄墨與其偕黃小松所搜輯之拓本先成是目其已經武朱兩先生著錄者則於目下備抄其碑狀字樣及撰書姓名年代久遠近其未經武朱兩先生著錄者則但登其目統歸於已見類內其有碑而未及搨淘碑之存亡

疑似者則另入於待訪以别之所核其所列碑目獨於見存目内於武朱兩先生已著錄於山左金石志內者則詳注之於武朱兩先生未著錄於山左金石志内者則特著之雖因武朱兩先生已未著錄而區分寳与阮氏山左金石志内所輯石刻相為表裏考山左石刻者阮氏山左金石志外殊不可不參閱是編也

別本吳愙齋尺牘　華園書館金石叢編本　馮汝玠撰

別本吳愙齋尺牘七冊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號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湖南巡撫著有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古玉圖考說文古籀補字說愙齋集古錄均已著錄是編前列吳氏手書尺牘五十八通末附近人謝國楨影印時跋及吳陳兩家尺牘編年表與曩時影印一冊本不同一冊者乃其致福山王文敏公懿榮之書札此則致濰縣陳壽卿太史之書札也所書書札自同治癸酉十二月起至光緒癸未十二月止皆其十年中致陳氏一人之札其附於各札者並書石門遊記鉼說鉨說齋釜考陳太公釜考龍節歌讀古匋文記校正石門銘辨正焦山鼎銘諸作雖與所致王文敏公手札同為商榷金石之作而書篆隸之盡長篇與彼書僅於楷文為短札者迥異其中商榷金石文字之處於彝器鉨印匋文持言精義多有獨到之語與所致王文敏公各札僅可窺其一斑者可比全所附諸作推鉼說鉨說已刊於字說之內其餘石門遊記齋釜考陳太公釜考龍節歌讀古匋文記校正石門銘辨正焦山鼎銘皆刻為篇本尤植此以傳其謂焦山銘鼎銘其字不成其字缺筆銘為屬刻者前人所未發其識尤足為卓絕吳氏金石之學為乾嘉以後一二者穀之家所傳詩作雖久經刊布而各書所尊尚未足以窺其全豹是編各札所論則其十年中經驗研討之所得其一生金石之學實可於此覘之較其所傳諸書尤為研究金石學之所必要請其著作諸書之外不可不更熟讀是編也

商壺堂金石叢話　東方雜誌本　馮汝玠撰

商壺堂金石叢話一卷王維樸撰維樸字齊民山東諸城人著有諸城王氏金石叢書提要壺盦所古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所記金石不限於一類與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撰天壤閣雜記相仿佛皆為筆記之類所不同者雜記之記其由京入蜀由蜀返京往來途中所見所獲之金石此則專記其乃祖乃父以來幾代繼續所藏之金石也按諸城王氏所藏金石見於著錄者有王文

敏公子編纂書閣藏器目刊於江氏靈鶼閣叢書內惟所錄僅限於所藏三代彝器一門餘則悉未之及是編所記則於所藏彝器外于泉範鈢板古印古玉地券石刻幻器之及瓦當封泥甲骨及金石搨本舊搨碑帖印譜諸類凡為其一家所藏者無不具錄綜其所記視天壤閣雜記所記殊為詳備其所記泉範中之秦第一第二第二十八諸範莽十布十國銅錢大泉九品因為徐同柏瞿木夫吳鏡軒劉燕庭鍾鼎泉諸

家所藏特記其淵源碑帖中之石鼓三闕乙瑛禮器孔宙張遷史晨諸碑因為陸允山楊水心彭允初金壽門宋芝山翁正三楊雪石諸人舊藏特記其某為宋搨某為元明搨某為清初康乾間搨其本多某字某行某印記各題跋跋語尤較諸類為詳惟所記彝器不及其清閣藏器目所載之多所記石刻不及其所撰金石叢書提要之析欲考其一家數代所藏之金石是編而外尚須與藏器目提要諸書而合而觀之也

夢鄣草堂吉金圖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夢鄣草堂吉金圖三卷續編一卷，羅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及續編首有共

和丁巳戊午兩序，羅氏兩序之後若冠卷首以目上

卷圖鐘鼎及三代雜器五十有四，中卷圖吉兵

及秦器四十有三，下卷圖漢魏蜀及六朝至明諸

器五十有四。續編圖秦以前器三十有六，漢以後

器二十有六，兩編所圖都爲二百一十三器，器悉

圖其形制於前，而附其款識於後。爲所圖各

器皆其一家所藏，有見於王復齋鐘鼎款識、積

古齋鐘鼎款識、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金石

索、攈古錄、兩罍軒彝器圖釋、恆軒所見所

藏吉金錄、奇觚室吉金文述、匋齋吉金圖

諸書著錄者，爲嘉興張氏清儀閣、東武劉

氏清愛堂、丹徒劉氏食舊堂、吳興陸氏馬鼎

樓、吳興沈氏鎌硯盧、武進費氏趙齋、宗室盛

伯羲意園諸家所舊藏者。其未見諸書著錄未爲

諸家舊藏者，則河洛幽燕一帶近時所出之器

居多，或流傳有緒，爲天水以來之舊藏，或晚

近始出，爲咸同諸家所未見。其見著錄已見于西

與諸書互證，其著錄未見者亦可補諸書所

無。雖僅有圖象文字，未加考釋，而如南云句兵、

秦之甲兵虎符，其制其文皆爲前此所未見，

苐據其圖象文字亦頗可因之以考見先秦

諸器之遺制也。

京畿冢墓遺文 雪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京畿冢墓遺文三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惟有目錄。卷分上中下爲三。上卷自魏霍君神道題至唐□文政墓誌，止錄文三十通；中卷自唐高應墓誌起，至唐諸葛氏墓誌，止錄文三十八通；下卷自唐杜夫人墓誌起至金□公佑墓誌止，錄文四十通。總錄文一百八通，每文標題之下，兩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之後，惟錄原文，不加考釋，亦不附舊有跋尾，與其所輯山右山左鄴下廣陵諸家墓遺文同一體例。亦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之一種，而專以錄存其原文爲主者也。所錄諸文，其未經諸家著錄者頗稍，此可承其傳。其曾經諸家著錄者，如魏之刁遵墓誌，王氏金石萃編曾錄其文，而所錄僅至銘後一行而止，其陸續刻於碑陰之文，均刪而未錄；其所錄未全之文，可據此以補其所遺。又如隋之陽瑾墓誌，魏氏曾錄入續語堂碑錄，而所錄文中未缺之字，

較是編所錄爲多，亦可據彼以補此所闕。彼此相證，亦可互爲校補。綜其所錄諸文言之，不論已錄未錄，其於考訂，蓋皆有可資焉。

廣陵冢墓遺文 原刻本

編汝玠撰

廣陵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前有宣統乙卯即共和四年羅氏自序。編中錄唐與楊吳及宋元諸墓誌遺文三十通，另附唐宋兩代墓誌遺文三通，都為三十三通。每文於標題之下兩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及所在地。之後惟錄原文，不加考釋，亦不附舊書跋尾。書以存其原文為主，與其所輯京畿、山左、山右、鄴下諸冢墓遺文同例，乃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之一種。前三十通悉為江北之揚州所出，其卷後另附之三通亦出於江北之金陵，因同為江北所出，而又僅三石，不能成卷，遂即附於所輯廣陵冢遺文之後。其標題但曰廣陵者，則從其主要言之也。據其自序所述，原石大都為張榕園、端匋齋前後所藏。其見於匋齋藏石記之唐裴公夫人辛氏、與崔克讓、暨彭夫人三誌，與其所藏墨本中之唐陸氏夫人一誌，雖出廣陵，均未入錄，則以驗其文字確為

僞作，因並刪除焉。核其錄入茲編內之文，其中田侁墓誌、田侁合祔墓誌，魏稼孫曾錄入績語堂碑錄，江都梅植之並有詳考，載於嵇庵文集。其他為匋齋舊所藏者，亦曾錄入匋齋藏石記，均可與是編互證也。

山左冢墓遺文　雪堂原刻本　　　羅振玉撰

山左冢墓遺文一卷附補遺，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惟書目錄。自後錄自劉宋劉懷民墓誌起，至元王敬先墓誌止，凡四十八通。而附錄補遺另書目之後，錄魏文自魏高湛墓誌起，至金鄭公墓記止，凡九通。合其前後所錄，皆山左之冢而出之冢墓遺文，都五十七通。每文標題之下，所注尺寸行數字數書之後，惟錄原文，原文以外亦均不加考釋，不附跋尾。其體例與其所輯京畿、山右、廣陵、鄴下諸冢墓遺文悉同，亦專以錄存其文為主者。此種專主錄文之作，就其編輯而論，惟據原文迻寫即可成書，視諸家之金石考釋諸作提經證史者實推長者，殊不是與之相提並論。而就其功用言之，以其文與史互勘，或援以考史之文，或據文以正史，其有裨於史學之處亦非淺鮮。即如卷中所錄劉懷民墓誌，懷民事蹟雖不見於史傳，而南齊書其子善明傳內所稱懷民宋世為齊青海二郡太守，其職官正與誌合。據其文可以證史之未誤，即其明證。考古之家所以於此種錄文之作，與諸家之考釋諸作並列為研考金石需要之書，無所軒輊也。

鄴下冢墓遺文 雪堂原刻本　孫海波(?)撰

鄴下冢墓遺文一卷、二編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上虞人。是編所錄，皆安陽一邑所出之冢墓遺文，亦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之一種。前編輯於宣統丙辰，即共和之五年，凡錄遺文四十七通；二編輯於癸亥之秋，即共和之十二年，凡錄遺文四十二通。合前後兩編所輯，都為一百一十三通。其例與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悉同，其文則較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為多。以編輯最近、搜訪最博之范氏安陽金石目證之，所輯之文頗有出於范氏所列之目之外者，其於安陽所出墟墓之古刻，蓋已略備於是矣。卷中所錄之文可資考證者甚多，其中韓悟(?)墓誌、夫人史氏墓誌、韓巽(?)冑墓誌、韓治(?)偕(?)墓誌、時氏墓誌、時氏改葬墓誌、劉氏韓嵩墓誌，其石皆出韓魏公塋域中，其文皆為韓魏公一家志墓之文。據以考魏公後裔之事，軼事凡史傳之所未載、譜牒之所未詳者，胥可於是編徵之，其足資考證，視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尤為重要也。

恒農冢墓遺文　原影本　馮汝玠撰

恒農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別號永豐鄉人，又號仇亭老民，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共和七年乙卯羅氏自序，並目錄、附記。編中鉤摹中州所出冢墓磚原文三十一種，與其所輯京畿冢墓遺文、山左冢墓遺文、廣陵冢墓遺文、鄴下冢墓遺文等書名同實異。諸書所輯悉多石刻，此則專屬於磚而不及石；諸書所輯輯不限於代，此則專屬於漢而不及漢以後之刻；

諸書所輯僅錄寫其文，此則摹擬原文大小一如原式。所輯三十一種之文，已見於匋齋藏石記、記磚記者二十二種，其八種則向未見於著錄者也。據其文內所見郡國名與後漢書郡國志互校，潁川武之武陽作舞陽，陳留之尉氏作尉丞，江夏之蘄春作靳春，趙國之邯鄲作邯鄲，河間之鄚作鄭，六安之居巢作巢，或用假字，或從異體，或用省文，多與志異，頗可以資參攷。又據其文與匋齋藏石記磚記所載者互校，其大安舒兒薪犂錯磚元和四年脫元字，京兆長安右章磚章和元年脫章字，右馮翊重泉兒薪鄭□磚正月誤作二月，重泉誤作□宗郵野髡鉗磚永元二年脫二月字，陳國長平完城旦係升磚完城旦下脫係升二字，陳留尉氏完城旦魯伯磚魯伯誤作曹谷，左馮翊萬年髡鉗釆通磚、育陽髡鉗張少磚並誤析為二，亦可據此一一勘正。惜所輯各墓磚文僅從其所藏搨本百餘品內選摹原文，於匋齋所藏各磚未能盡選其文一一鉤摹入錄也。

錢式圖　春草堂叢書本　　倫汝玢撰

錢式圖四卷　清謝堃撰。堃字佩禾，江蘇甘泉人。著有金石續碑、花木小志、紅梅記傳奇等書。是編首有道光二十二年自序。卷一圖夏商周秦並列國諸錢。卷二圖兩漢、晉、唐並新莽、武后、三國、南北朝、五代及諸僭竊錢。卷三圖兩宋、元、明並遼、金、夏及劉豫、徐壽輝、諸僭竊錢，附以明末三王、閩、獻、外夷等錢。卷四圖歷代異錢及厭勝、撒帳、馬錢等錢。綜其所圖觀之，從首及尾，皆平時所習見，無一罕覯難得而資攷證之品。其於新莽六泉、真品皆未寓目，竟以贋品中泉入錄，足徵所見之不廣。其於明月圜錢，竟主秦時明月之說，尤徵所從之無識。至以向稱之齊幣，因無文字遂爲商幣，更爲武斷。嘉、道而後，金石之學盛行，泉幣一門亦因之研考彌精。是編之作，正丁其時，而其所見所考如此，雖不至如泉幣統宗之蕪雜、便覽寶泉誌之鄙陋，貽笑方家，而列之於吉金所見錄、古今泉

錢略、錢志新編、泉幣圖說、藝齋所藏泉錄諸書之中，亦未足相抗。實與其所撰金石續碑同爲一無所長之作。容氏金石書錄目屏之於附錄之中，不與各家泉幣諸書並列，其於是編可謂權衡至當也。

洛陽石刻錄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洛陽石刻錄一卷，清常茂徠撰。茂徠字秋崖，河陽祥符人，其人事蹟無可考。編中惟錄碑目，各目碑題之下惟注年月書體、其所在之地，則或注或不注。卷末有上虞羅振玉跋，據其所述，常氏收藏石墨搨本甚富，曩官京師時，廠估就其家捆後人捆載至京師，均歸予家。墨本上多武虛谷先生鐵印，常氏之生若後於武，殆重習其學者。此稿夾石墨中，洛墨陽以後尚有他縣，然多缺佚。其著名曰續中州金石考，則河南府屬以外尚有他府可知，想已佚。茲姑就完全可寫定者錄為洛陽石刻系之。中或誤闌入他省石刻，則刪去之。其訛誤可知者改正之。俾不沒秋崖編輯之勞，並存其姓字。俾來言金石者有所考焉。是其書本為續中州金石考所輯碑目，亦不限於洛陽一隅，此則羅因其所存止此，為之刪正付刊，著以今名者也。核其編中所輯石刻，即就洛陽一邑而論，遠遜馮殊

多，其所錄龍門山造像較之近今諸家所錄尤十不及一。考洛陽金石刻者殊無需乎此本而存之，亦不過使為金石學者知考中州金石者尚有是書並有是人而已。

癖談　武訓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癖談六卷。清蔡雲撰。雲字鐵耕，江蘇元和人。乾隆甲子優貢。為錢竹汀先生及門。是編原刻本卷末有道光丁未陸巽洛序。此則陸序之後多錢鎔諸可寶一跋，乃章氏刊其書時所增入者也。卷一論泉布錢之名義及其銖兩之輕重。卷二論金幣並考證幣之地名。卷三論齊莒及刀布諸刀並布之十布。卷四論圜泰圜錢。卷五論漢錢。卷六論三國以下諸錢，其唐以後之錢志置弗論。魏錫曾績語堂題跋稱其論幣極精，一洗太昊神農貨說。葉德輝古錢雜詠於其持論亦多推許。考其全書，綜唐宋前名代泉幣括而論之，不落諸家譜錄圖志之窠臼。其說亦博引旁徵，堪稱賅洽，惟於列國泉幣文字未能詳譯，泉幣本文之義，旁通六書省變之旨。如幣中當金、當爰之文，乃以爰當泉，非爰即泉字，乃誤合爰泉為一，以爰為泉字。又如幣中晋易幣，其易字即安陽、宅陽、寺幣易字之省變。

證以諸幣所可辨明，乃不識其省變，誤認為蘇吾。其穿鑿武斷，仍不免蹈前人之弊。諸氏知泉幣中之文字有从有形而古讀為一字者，有从異形而實與許書相合者，有从省形而誤釋非本字者，有从異形而可補許書之闕者，因就蔡氏原說於跋中引申其說，條舉若干事，頗多正其失而補其遺。讀蔡氏之是編者，諸氏諸跋宜與原說並讀焉。

退庵錢譜　海陵叢刻本　　馮汝玠撰

退庵錢譜八卷，清夏荃撰。荃字退庵，江蘇泰州人，著有海陵文徵、海陵詩徵、退庵筆記、梓里舊聞諸書，是編前有寶應劉寶楠、同里湯治貽及道光己亥長洲沈兆禎、道光庚子江都楊亮諸序，末有共和八年韓國鈞付刊時跋。卷首列歷代錢譜考、歷代年號重襲考及各卷目錄。卷中所錄，斷自秦漢，卷一為秦漢新莽諸錢，卷二為蜀漢吳宋梁陳元魏北齊周隋諸錢，卷三為唐及中葉偽稱與後晉後漢後周前蜀後蜀楚閩諸錢，卷四為北宋諸錢，卷五為南宋及兩宋鐵錢與西夏偽齊諸錢，卷六為遼金元及元末偽稱諸錢，卷七為明及明末三王明末偽稱諸錢，卷八為外國厭勝奇品及不知年代諸錢，皆限於所藏，其非所藏者悉不與焉。卷中各錢不圖錢式，惟錄錢文，每一錢文之下悉詳其形式，並援稽群書，考其得失。所見雖悉屬尋常，無罕奇特異之品，可據見聞所考，則悉書依據，無穿鑿附會之說，頗為詳覈，置之諸家泉幣著錄書中，與陳萊孝、吳文炳諸人之作，可相伯仲。惟以所藏古幣只有一種，而無其他之刀幣，即斷自秦漢，而置古刀幣布泉於不錄，未免舍本逐末，又全書只錄泉文錯文，不摹原式，其體例與其譜錄不合，命名曰譜，亦嫌名實不相副也。

制錢通考　聚珍仿宋印書本　　馮汝玠撰

制錢通考三卷清唐與崑撰與崑字西源浙江山陰人著有泉幣彙考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咸豐壬子仲秋唐氏自序並凡例八則卷一為正用品上所考為天命順治康熙三朝制錢卷二為正用品中所考為雍正乾隆兩朝制錢卷三為正用品下所考為嘉慶道光兩朝制錢並及乾隆道光時所鑄之新疆阿克蘇等處普兒錢及乾隆時所鑄之西藏銀錢附焉

通計所考者清一代制錢自天命至道光凡正用品三百三十四種悉摹其形製述其源委於道光以前歷朝京外所用之錢及其間鑪停鑄之沿革均可得而考惟以書成於咸豐初年故於道光為限於有清各朝幣制未為完備考清自咸豐以後鑄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諸大錢又行各種寶鈔幣制為之一變尤為考有清幣制者所宜知繼是編之後有鮑氏大泉圖錄其書斷自咸豐正與

是編所考前後銜接考有清一代幣制者宜與唐氏是編合而觀之又唐氏所刻附有敞勝品一卷雖在是編正用品三卷之外亦於有清歷朝之錢考證有關亦宜與是編參而觀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玉圖考補正 叢編一与本 馮汝玠撰

古玉圖考補正一卷，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高密人，著有說文引群書故、高麗國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已著錄。是編卷首尾無序跋，惟於古玉分條記述，乃對於吳大澂所撰之古玉圖考為之補正者也。吳氏原考悉據其所藏所見原器入錄，圖考並精，迥出朱德潤古玉圖譜中，蓋矣載古玉圖錄之諸書之上，惟採蒐注以附會，憑臆測異說定者在所不免，原不無可議之處。其所圖僅限於所藏所見，耳目之所未及，亦可補之處正多。是編因據其所見為之補正，其於玉馬塑之塑字，謂當衛日勒，古曰羈字，當作勒；於將繇大鉩，謂乃吳中戴倉林所偽造，當時以玉質甚堅，遂用錯，多其圖文處處臆造，古文決無此篆；號謂玉鈁玉鉶法非漢器，考之古器亦無此例。其就原考之可議者而為之正者為其於圭謂其所定尺寸止於穿之以下，非其度；於玉內雕鳥首者，謂即古之鋗鉤，與大雅膺鉤膺注合；於浩書筆謂即簪筆，即其就原考之所未及者而為之補者。綜觀其編中所補所正，具有特見，頗於吳氏所考多有繩糾增益，與吳氏原考合而讀之，殊資參證。惟於璏為劍室之飾，圭皆古代之兵，未見確證，尚襲舊說，但與吳氏原書所考同一得失參半也。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式訓堂叢書本 僞汝玠撰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一卷，清諸可寶撰。可寶字遲鞠，又字遲菊，浙江錢塘人。著有許君疑年錄，已著錄。是碑上碑刻於平度州天柱山之頂，下碑刻於掖縣寒同山之崖，即是編所跋，乃寒同山崖所刻之下碑也。碑在乾隆以前未見著錄，惟錢竹汀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曾及之，至阮文達纂輯山左金石志，始錄其文於志中。碑文首行結銜曰鄭公之碑草，與漢晉以來諸碑僅題曰某公之碑者不同。碑中字體係借有變，志者所本，篆當通用，不用為蕤奧生為蕤進來為歸一，切依不經之說，亦與其他元魏諸刻不同。錢跋僅論其於建威將軍當從碑及論樂興謚文靈為循文公諸事，於碑中字體均未遑深考。阮志所錄碑文既遠碑下草字，而附之跋甚考碑中別體假字與𡨥字數條，略而未詳。迨時汪氏十二研齋金石過眼錄上釋其文，更多訛脫。是跋於碑中形聲相同之字，係借字，則證之於

上碑；於一聲之通之假借字，則證之於摩籍；於隸有隸變之說體，則證之於漢碑，並於汪釋訛脫一一加以訂正，考證詳確，為自來跋是碑者所不能及。其謂鄭氏北地世家，雲峯天柱之間三世手迹標傳兩朝，獨此碑結銜下有草字，旁注審其手筆迹實為一手所書，明此是碑文草稿，刊正碑文又加刪削，辭益簡美，此石始故別刊碑稿於此，名此為下，故號正碑為上。今試校文對勘刪校之迹甚顯，益信為初屬草之稿。獨撿首行結銜碑草兩字，建書之為正碑之稿，尤昔前人之所未發，而考辨僅限於文公一碑，其奇絕之處，晉惠方駕，則中岳吳玉搢之天發神讖碑考、吳騫之禪國山碑考、許槤之夏承碑考與之並垂不朽也。

寒松閣題跋　叢海一勺本　潘汝諭撰

寒松閣題跋一卷清張鳴珂撰鳴珂字公束浙江嘉興人著有說文佚字考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亦無卷首亦無目錄惟錄跋文若干通據其名跋標題之目考之自開卷梁摹本樂毅論跋文起至蕭玄穎墓誌止凡七十三種而跋文則僅至刁奉國墓碑止只有七十二通其蕭玄穎一種則有標題而無跋尾且注明以下原闕乃知原本已殘缺不完所刊題跋僅其殘佚之稿也考其編中雖無書跋尾雖未兼題書畫之作不專為題金石碑刻專及古搨之文而所題金石碑刻專及古搨亦居十分之三其中散氏盤無專鼎陶陵鼎司馬昇司馬景和魏杜文雅杜照賢造像著跋雖簡長篇鉅製之考證不足與馮登府之石經閣金石跋文趙紹祖之古墨齋金石跋張叔未之清儀閣金石題跋相提並論而校以江藩之半氈齋題跋郭尚先之芳堅館題跋魏錫曾之績語堂題跋固無所軒輊其義楚鍴跋文所云光緒戊子夏四月江西高安農人熊姓在城西四十里許清泉市旁近里許漢建安侯墓基山下田中掘得一曰鄐王戌父一曰吉日義楚之一曰義楚之祭耑皆記其出土年月地址為許家著錄之所未詳則於金石之歷史亦有所關尤可為後人考證之資也

恆農磚錄　羅氏原刊本　馮汝玠撰

恆農磚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共和六年丁巳仲冬羅氏自序。卷中所錄各磚，皆漢時罰為鬼薪鉗鈦且諸徒隸故後葬誌之磚，凡二百三十一種。每種只錄其原文，間於標目之下、原文之前，略注其行字之數及其漫滅之處，其餘意推以系存其原文為主。雖視其所輯恆農冢墓遺文悉依原磚尺寸字形鉤摹其文者為遜，而所錄多至二百三十餘種，視其恆農冢墓遺文僅得二十餘種據者增多數倍，其採輯之博則過之遠矣。核其所錄磚文二百餘種之中，其見於匋齋藏石記者止一百十三種，見於恆農冢墓遺文者止八種，餘則志為未經著錄之品。其為匋齋藏石記、恆農冢墓遺文所未著錄者，亦可據所補之文亦補兩書之遺；其為匋齋藏石記皆經著錄而記中所錄磚文其紀元年月郡邑有訛漏者，亦可據所錄之文一一勘校，以正其所記之脫誤。以是編與匋齋藏石記、恆農冢墓遺文合校，所輯漢時徒隸之葬誌，其文者應推是編為最多，考其文者亦當以是編為最要也。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共和四年乙卯十月羅氏自序，書有羅氏附記，卷中臚舉之目，專以三韓之冢墓遺文為限，計刻於宋者三種，刻於遼時者六種，刻於金時者四十五種，刻於元時者十二種，刻於明時者四種，都凡七十種。乃因其藏書拓本撰錄，刻其文未果，遂先撮其目為之編定者也。考輯錄三韓古刻者，劉燕庭所撰海東金石苑、海東金石存考外，仁和胡琨曾據燕庭所得高麗趙雲石所贈諸拓，編有海東攟古志，目其中有海東金石苑、海東金石存考諸書所有而目無者，亦有海東金石苑、海東金石存考諸書所無而目有者。彼此相校，頗資互證。惟所輯之目多為沙門塔記、絕少神道碑刻，於彼國文獻難於考鏡。胡氏曾慨乎言之，閱者亦讀而憾之。是編所錄七十種之目，其文雖未與所輯，亦載郡下、廣陵、中州、山左

者諸冢墓遺文，同時刊行，令人無從考鏡，與胡氏有同慨，而所錄之目，考為彼國卿大夫士志墓遺文之目，與胡氏攟古志目所錄多為沙門塔記諸文之目者不同，即其自序所見宮殿衙署郡邑官職謚法之種種名稱，從而觀測，則校之胡氏志目，猶可聊資考鏡也。

中州冢墓遺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中州冢墓遺文一卷附補遺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目卷中冢墓遺文錄晉文一北魏文四東魏北齊文各二隋文四唐文與偽周偽燕文四十三後晉文一宋文四元文一凡五十通補遺卷首無序而有目卷中冢墓遺文錄晉與北齊文各一唐文十三宋文五金文一元文二（凡二十三通）兩編所錄遺文都為八十三通每通推錄原文原文之前標題下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原文之後不加考釋不附跋尾與其所輯京畿鄴下東都廣陵山左右諸冢墓遺文體例並同惟標題之下間有注其出土地址者略有不同而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中之一種惟考其編中所錄遺文雖有未經著錄可資考證之文而於傳世已久之墓銘誌塔銘其目具載於各家著錄者其文亦多未據目輯入與其所輯諸冢墓遺文被輯雖然不免有者殊不一致按其所由纂其所輯之文惟以近

時出土及其篋中藏（據）書攜墨本為限其未藏有拓墨及非而又非近始出土者則留以有待故於具載諸書之墓誌塔銘多所遺漏遂與所輯諸冢墓遺文詳略體例有不同也

東都冢墓遺文　原刻本　　　　橋汝玠撰

東都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目，目後乘冢墓遺文，計晉文一、唐文二十二、後梁文二、後唐文一、後晉文二、宋文十一、附偽齊文一、金文一，凡錄文四十一通，與所輯中州冢墓遺文、鄴下冢墓遺文皆輯錄中冢墓之文也。亦通惟錄原文，其原文之前標題下所注尺寸行字數書體，原文之後不加考釋，不附跋尾，亦與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其體例大略不殊。惟於唐崇素、李係、七鄭行均誌墓誌標題下各注其原蓋所題之字及其書體，與諸冢墓遺文略有不同耳。考卷中所錄各文，惟以舊屬東都之河南府爲限，與其中州冢墓遺文分輯鄭封等處之文、鄴下冢墓遺文分輯安陽等處之文各有專屬者爲標討。緣中石刻遺文者可資徵考之作，其趙子瀾墓銘文內所叙之政績，文彥若墓銘文內所叙家之家世，尤於考史有所裨益也。

山右冢墓遺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山右冢墓遺文二卷補遺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前兩卷及補遺各有目錄。上卷錄晉文一、隋文五、唐文十七、偽周文十五；下卷錄唐文五十二、後晉文二、宋文二、金文一；補遺錄隋文三、唐文六、宋文一，通計所錄都百有五通。每通悉錄原文外，其標題下所注尺寸行字數書體與誌蓋所題諱字及原文後，不加考釋，不附跋尾。其體例與其所輯東都冢墓遺文並同，亦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之一種，而以斷代為主者也。考各家著錄山右金石之作不多，只有夏寶晉山右金石錄、魯燮光山右訪碑記、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牛誠修定襄金石考數種刊行於世，其中采文之作，惟山右石刻叢編及定襄金石考兩種。其石刻叢編輯於四十年前，則於近時出土石刻多未及錄入；金石考雖成於石刻叢編之後，而僅限於一邑，其他郡邑則未聞有專志者。是編所輯遺文雖不限於冢墓一類，既為時最近，更不限於一郡一邑，實為稽考山右石刻在所必資之作，真可翼是叢編、金石考兩書，不獨僅與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並傳已也。

襄陽冢墓遺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襄陽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宣統乙卯即共和四年羅氏自序並目錄卷中錄唐代墓誌十九通附明宗任氏墓誌一通都二十通每通標題之下惟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文後不加考釋亦不附原書跋尾與其所輯京畿山右鄴下諸地冢墓遺文其例差同亦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之一種惟范陽張氏十誌及所附任氏墓誌特於尺寸行數字數書體之下注明所出土地猶前書不同耳卷中所錄誌文其中張玄弼張景之張慶之張敬之張點張軫張孚張軫張合祔韓肱張穩等十誌並在襄陽張公祠內其文久已著錄其信尚不尋稀是編其張惟合祔王夫人劉氏夫人卜摧劉密楊孝直趙夫人盧氏則諸誌則出土後於范陽張氏十誌向來見於著錄則惟植是編以存其文其所附任氏墓誌為王氏金石萃編陸氏金石續編所未錄亦足以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補兩書之遺通計所錄遺文雖寥寥不過二十通而其中未經著錄者幾居其半與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而合而讀之亦考古者之一助也

海外貞珉錄 雪堂叢刻本 楊汝玠撰

海外貞珉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
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宣統乙卯即共和四年羅
氏自序卷中臚舉海外諸國所得之中國石刻
一百四十種書像文字二者兼有每種悉標舉
其目每目之下悉詳注圖狀書體年月及其
藏者姓名處所據其自序所述所錄者則不
過就其耳目所及者錄之聊以存備參考非盡
海外所有之中國石刻悉數具錄於是編也考
其卷中所錄石刻有早經傳世已久早經著錄始
歸海外之石有近時出土未經著錄即歸海
外之石其出土即歸海外者大率一經發見即
行售出一經售出即運出國不惟求其拓不可
而覩即求其名亦莫可得而名是編雖於海
外所有之中國石刻猶有未盡而據其目以與
近時各家所輯新出石目互校亦頗足以資考
證而康見閱惟編中所載武周長安中時高
延高韋均蕭元眘李承嗣姚元景諸造像

其高延高之名據其目下所注年月日證之以
王氏金石萃編吳氏攟古錄諸書乃高延貴之
誤其像與韋均蕭元眘李承嗣姚元景諸像並
為陝西咸寧華塔寺舊藏均是金而非石其
說具詳於朱竹垞曝書亭集題跋及王氏山
話雨樓碑帖目錄中此外各家著錄祇王氏
金石萃編不言其是金是石闕以存疑餘則無
不誤以為石羅氏亦沿各家之誤厠於諸石之
中則未免失於稽考也

金文器例　東方雜誌本　馮汝玠撰

金文器例一卷，純鼎撰。鼎字扶九，江蘇丹徒人。著有夨彝質疑、考釋質疑、枹鼓守缺齋藏器目、寒齋集古錄、校勘記、漢馬姜墓石刻考釋諸書，多已著錄。是編臚舉金文名例：一曰名器例，二曰稱器例，三曰作器例，四曰文辭例，五曰款識皆例，六曰鐫銘例，七曰年月日例，八曰稱謂名字例。名器例內又區為種名、鑄名、宗彝等例七十四。稱器例內又區為稱寶、尊稱、尊寶稱尊稱寶等例四十一。作器例內又區為臣為君作、君命自作等例六十六。文辭例內又區為先序後銘、先銘後序等例十。款識例內又區為數器合一銘、銘兼陰識陽款等例二十二。鐫銘例內又區為鐘鎛、鼎彝等例三十三。年月日例內又區為年月朔望、年月日、年月等例二十九。稱謂名字例內又區為稱遠祖、稱三世、稱祖考等例二十三。其余例：鐘鼎例（下文附此）、在鐘內、在欒、在甬、在脣、在腹諸例；稱考、稱舅姑例（下文附此）考、稱皇考、或稱帝考、或稱文考諸例。條分縷析，秩然不紊。自來條舉金石諸例之書，如潘氏金石例、黃氏金石要例、馮氏金石綜例、梁氏金石稱例，大都偏重於石，注意專重金文之作，是編獨於各家金文目錄文字圖象考釋諸作之外，專詳其例，洵為創作。惟惜其於例之下，僅舉器名，未將其原文節錄，必待檢原器銘辭而後始能與其所舉諸例互相證明，猶不免有簡略之憾也。

金薤琳琅補遺　乾隆中宋氏刊本　馮汝玠撰

金薤琳琅補遺一卷，清宋振譽撰。振譽字葯川，別號葯川老人，浙江杭州人，著有續泉志八卷，計五百八十餘圜，以補洪氏之書。是編卷末有宋氏後跋，卷中只錄夏禹衡岳碑、漢郃陽令曹全碑並陰、唐景龍觀銘、諸葛武侯祠堂記，附刊於金薤琳琅之後，乃補都元敬金薤琳琅未收之作。都氏原書已采入四庫全書，此則四庫全書所未錄者也。所補各刻，采原刻之文於前，附其考說於原文之後，蓋爲都氏原書之例。都氏原書搜輯本未詳備，所采碑文亦較原刻每有訛誤，是編所補共此四種，其曹全碑陰各層題名，校以原碑，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一行原獨列於第一層，縣三老商量丞杜安諸人題名原列於第二層，劉政丞祁博諸人題名原列於王授丞高廉諸人題名之後，而錄乃列岐茂一行於杜安之後，列劉政至祁博等名於王授至高廉一節之前，先後次序淆亂，均與原碑所刻層列不符，其病亦與都氏原書相等。都氏原書已收入四庫，是編爲補其所遺，姑亦錄而存之，惟讀者宜加以辨析，不可更沿其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竹崦盦金石目錄　宣統元年吳氏刊本　　編仙玲撰

竹崦盦金石目錄五卷，清趙魏撰。魏字晉齋，又

字洛生，浙江仁和人。嘉慶庚辰歲貢生。著有古

今法帖彙目、並書蘭石經、周禮夏官殘碑考、癖

丞碑考，散見於各書之中。是編向無刊本。此

本爲吳家展轉傳鈔，此刻爲吳士鑑校刊，卷首有

宣統元年吳氏校刊時序，據所述，乃據其同

里汪焆虞大鈞所藏稿本，以付手民者也。趙

氏所藏金石拓墨甚富，此即其手纂所藏金石

拓墨之目。其中或海內孤本，或始見著錄，爲乾嘉

以前金石家金石目中最备之作。後之彙輯金

石之目多者，多以此爲據。孫淵如寰宇訪碑錄

中所錄孤本之永初官鞠文、漢安元年穎陽井

卷貞女羅鳳墓闕、廣都公乘伯喬殘題名，諸

刻始見著錄之景明三年高樹解伯都等三十

二人造像記、開皇十八年梁州使君陳茂碑、貞

觀二十年隋文州總管陸讓碑、永徽元年嬰

陶令李府君清德頌碑、永徽三年房仁裕母

李夫人碑、總章元年鄭太子廟碑，載初元

年彌陀寺碑、蒲州刻，即據是編所列之目採以

入錄。吳氏此刻於孫氏寰宇訪碑錄援是編

入錄之目，悉分別其孤本與始見著錄，詳注

於目下。其因趙氏藏目始著於訪碑錄者，多至

一百二十餘種，其搜輯之富，於此可以想見

矣。

清儀閣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藏器目一卷，清張廷濟撰。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中解元。是編所輯，即其清儀閣中所藏鼎彝諸器之目，亦江氏靈鶼閣叢書所刊名家藏器目之一。原刊不著編輯人姓名，惟據其編內所題，知其爲從福山王氏所藏鈔本排付刊也。考清儀閣所藏金石並蓄，鼎彝諸器之外，尚有大唐天寶七載修孔子廟碑額、魯以元靖先生殘石、蘇文忠馬券、舊石賈秋壑所刻鍾太傅宣示表各石、宋叢刻淳化帖殘石、金元所刻蘭亭詩石，及周秦以來泉幣、秦漢以後磚瓦。是編所輯，僅其所藏吉金一類耳。計其所藏，爲其三代之器爲鐘二、鼎三、尊三、彝二、爵六、觶四、觚四、鬲二、卣三、敦七、盤二、匜二、兵一，凡三十有九；其秦漢以後之器爲弩機、鼎、鬲、壺、鐙、鉤、鏡、洗、檢封、農器、虎符、銅碑之屬，凡二十有五；都爲六十四器。雖不及洁來簠齋、愙齋、寶名齋、攀古樓諸家收藏之富，而在嘉道中，則阮氏積古齋藏器外，即推張氏清儀閣所藏爲最盛。同治後其器散歸諸家，據是目以考諸家所藏，頗可溯其淵源。惟尚有彝敦一器據積古齋款識所錄，亦清儀閣故物，則是編所漏輯也。

愙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偏仕玲撰

愙齋藏器目一卷、清吳大澂藏、大澂字清卿、又字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河南河北道、太僕寺卿、湖南巡撫、撰有說文古籀補、字說、愙齋尺牘、已著錄、是編所輯、乃吳氏所藏吉金諸器之目、亦江氏靈鶼閣所刊各家藏器目之一編、中不著輯者姓名、惟據其所注年月、知其編於光緒十三年六月耳、核其編中所列器目、其三代以前之器、計鐘四、鼎三十四、敦三十二、尊八、卣六、爵二十八、角一、簠二、匜四、觚八、觶五、盤三、壺三、盉一、鬲五、雜器四、兵器六、凡一百五十六器、其秦漢以後之器、計秦權四、秦詔二、漢鼎六、漢鐘一、漢壺四、漢洗三、漢鐙五、弩機七、虎符五、鉤九、斗檢封一、千金氏一、戈一、雜器九、六朝器二、隋器一、唐器四、凡六十五器、都二百一十九器、其中愙鼎為微子所作、號仲敦為號仲城號所作、皆其所藏剝器、考愙齋鑑別之精、不在簠齋之下、收藏之富、亦足與

簠齋相埒、據目考之、即可得其梗概、惟是目所列、僅以光緒十三年六月為斷、此外吳氏所藏、尚有商象形鐘、克鐘、邢人鐘、善夫克鼎、邢敦、翻敦、旡具敦、衛公林敦諸器、是編均未及收入也、

千甓亭古塼圖釋 陸氏原影本 馮汝玠撰

千甓亭古塼圖釋二十卷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存齋又字剛甫號潛園浙江歸安人官福建鹽法道著有金石學錄補千甓亭塼錄儀顧堂題跋皕宋樓藏書志多已著錄是編首有光緒辛卯凌霞序次為目次為尺式次為塼圖每塼依原式縮影於前注其尺寸出地於後並附以釋文加以考訂其陸氏原有考釋後間有凌霞按語計圖自漢迄宋及無年月之吉語人名等塼

都千餘種皆其所藏陸氏曾錄其藏塼為塼錄因無有錄而無圖乃更輯是編以與所輯塼錄相輔而行據凌序所述其圖雖輯自陸氏其編次先後之序則凌氏為之排比者也考輯錄古塼之作自褚千峯輯有古塼錄後接踵而起者曾目有圖有考有錄不下一二十種其中有圖者大抵只有拓本墨而無刊本其圖有刊本者惟有吳廷康慕陶軒古塼圖錄其縣吳圖錄以圖所存者惟陸氏是編是編中所圖者塼出地

雖僅限於湖州一隅所藏雖僅於陸氏一家而搜輯之多則視吳氏古塼圖錄幾增十倍前此彙錄古塼之書圖著錄之即近時各家搜輯不遺餘力辭稍寬富之品集者出其右者據其所圖不惟文字通假謬書謬變化可資考鏡之處甚多其中所錄聚慶塼誌自張林來王福田考跋之後迄無傳本好古者咸認為久佚今得是編證之乃知原塼尚為陸氏所藏並未亡失尤於古刻之存佚有

可得而徵焉

匋齋吉金錄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吉金錄八卷、續錄二卷，清端方撰。端方字午橋，浭陽人，撰有匋齋藏石記、匋齋藏塼記，已著錄。是編首書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月自序。卷中所錄吉金，一至三卷為三代器，四至七卷為秦漢以後器，八卷為南北朝以來造像，凡三百五十九品。續錄首有宣統元年己酉十二月自序，卷中錄三代以迄宋器，凡八十八品。通計兩錄所錄吉金，三代禮器二百有四，秦器四十一，漢以後器二百二十八，古兵四十三，佛像三十一，都凡四百四十七器。品每器先列器圖，次列原拓款識，又次記其大小尺寸，而無釋文。其釋文四卷，據其序錄續錄自序，別自為書，不附於錄。核其兩錄藏各器，多至四百有餘，較之當日名家所藏，宏富推其三代器內之山形父乙彝、析器父乙彝、魯原鐘、功卣、中盉、□簋，漢以後器內之長安鼎、南中君鉦、大吉羊洗、黃龍鐙、漢君鎮、隼虎符、龜魚鑑、張伯鏡、大和權、永昌權、開元權、貞元權、古無當之元戈、陳侯戈、陳余戈、高密戈、左將戈、武子戈、造戈、龍伯戟、陸右專劍、吳季子劍、官牟劍、陰平劍、昂平侯劍、黃龍劍、大司馬呂林劍、右庫劍、卷職鉛劍，造像內之徐常樂、吳和郭巨、左善、新江張多通、張温、吳廣、波羅、寺僧、張富墨、瑞北魏鑄像，雖林言諸謂皆贋品，並無四十六品外，真者尚有四百餘品。而其中鬬雞台所出之古禁全分，更從來考古家所未聞見之品，全書可資考證之處甚多，殊非諸家之吉金圖錄所可及。惜其釋文四卷，未與是編同時付之手民，不可得而見，為可憾也。

地券徵存 原刻巾箱本

福汝珍撰

地券徵存一卷，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為券目，次錄券文，末附羅氏後跋。核其卷中所錄玉鉅書有諸券文，為漢建初孫成、房桃枝等券三，為吳宗浩券一，為晉楊紹、朱曼妻薛等券二，為唐喬進臣、劉元簡等券二，為南漢馬氏券一，為宋馬滌、朱近等券二，為金趙徧券一，為元齊□□券一，為明李□□、郎斗金及嘉靖羅箕瑞券三，為無年月及高嚴僧世贊券名一，都凡十有九券。每券標題之下，悉記券以年月、尺寸、藏家姓氏、出土地址之後。惟所錄各券原文與其所輯蒿里遺珍及鄧氏之蒿里遺珍拾補、影摹各券原形者不同，乃專錄存券文之作也。考地券一類，葉氏語石記有專條，外向無專書。其有專書，實自羅氏蒿里遺珍、鄧氏蒿里遺珍拾補及是編始。蒿里遺珍所錄地券僅多一事，蒿里遺珍拾補所錄地券石僅四事，均不及是編搜輯之詳。考歷朝地券之文者，當以是編為

宬。惟語石所記太倉陸氏所藏建寧元年馬氏兄弟買山券、金大安元年清真觀牒後附刻道地契文，及蒿里遺珍內之宿天保上官長孫氏王冢記、蒿里遺珍拾補內之元康七年公孫買□買地券、建元三年張氏買地券，編內均未錄入。考古券文字者，倘須與各書所錄及相參閱也。

楚州城塼錄　雪堂原刻巾箱本　福汝玢撰

楚州城塼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目、卷中錄楚州所出南宋諸塼八十一種、每種標題之後、首錄塼文、次錄各家考記、次記其書體及其書之直行旁行、暨其在端在側、末爲戊午即共和七年羅氏自跋、計所錄各塼有楚州、建康、揚州、高郵、寶應、安東、太平、朐山諸郡邑之塼、有淮陰、漣水、鎮江、采石、壽春、招信、武鋒、勇敢、制勇、游奕、義士諸軍之塼、有建康都統司、鎮江都統司、楚州副都統司、淮安東安撫司、淮東轉運司諸官署之塼、種類甚夥。所輯各家考記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宋塼考、南宋塼記及劉嶽雲食舊德齋雜著、范以煦淮流一勺諸書、徵引亦極詳備。考南宋之塼、在昔好古者均不甚留意、自乾隆中葉以後、瞿木夫得遞建康塼於江甯試院、錢竹汀先生爲之跋、其後金陵甘氏、山陽丁氏、寶應劉氏乃相繼著錄、輯爲專書、而所錄多不過三四十種、其所考證亦只各就所見筆之於書、無彙輯眾說之作。是編所錄專既倍於各家、考亦盡採眾說、專與考二者並詳。甘氏、丁氏諸家之後、考宋塼專書、當推是編所輯爲最備也。

秦漢瓦當文字 原刊本　福汕玠撰

秦漢瓦當文字五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宣統甲寅即共和三年羅氏自序，之後為目，其收藏姓名、出土地址即於目下注之。目後分卷，悉依原瓦之式摹其文字。卷一為宮闕殿署祠倉屯冢墓等瓦，卷二三為吉語瓦，卷四為畫瓦，卷五為補遺，各卷所輯之瓦凡為類一百四十有八，為數三百一十有九，乃從其所匯中蒐集諸家所藏墨本三千餘品之中選存什一，是得乎民者也。考瓦當文字自澠水燕談錄載羽陽宮瓦、東觀餘論據益延壽瓦作訂漢書注文，後其有專書考證者，自林佶記甘泉宮瓦記始，其有專書彙集者，自朱楓秦漢瓦當圖記始，其後程敦之秦漢瓦當文字、畢沅之秦漢瓦當圖、王福田之竹里瓦當文存，乃相踵而起。其所輯瓦當，均不過數十種，其文字亦普通習見之品居多。是編所輯，各當多至三百餘種，較之諸書所輯，幾十倍之，其文字亦較諸家所輯，多新奇罕見之品，其中畫瓦一類，尤為諸書輯錄之所無。論其搜輯宏富，洵奇諸家輯錄之書，無大其右者。惟諸家之書，圖雖少而考覈加詳，是編圖雖多而考覈從略，僅卷首自序之中於卷內所圖朱雀畫瓦據周禮考工記、輈人鄭注辨其為鶉火之鶉，即鷄之借字，以正前人定其鷹隼之誤；於益延壽瓦據福山王氏藏瓦以證黃伯思一觀之說，而正程氏以為益壽延壽二觀之誤。餘悉無所考訂，較以諸家輯錄，未免互有短長也。

藝術類徵　廣倉學宭叢書本　編汝玠撰

藝術類徵四卷鄒安輯　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光緒辛卯優貢舉人戊戌進士官江蘇丹楊縣知縣輯有草隸存萬里遺珍拾補雙玉鉥齋金石圖录古石抱守录廣倉博录多已著录是編卷首尾無序跋卷首亦無凡例細目惟以分類揔目冠之於前其所分之類一曰金二曰石三曰書四曰畫五曰玉六曰匋七曰甲骨八曰版本九曰文玩十曰雜類每類所輯不以時代為先後與其所輯古石抱守录同例係因分期輯录滙得隨即录入故不能依時代之次序而排比也編中所輯若類其中甚多不經見之品非漫無抉擇者比其金類中所錄王文敏公所藏天下第一之越王劍羅雪堂所藏易州出土之商祖父兄之三句兵江西高安建成侯墓旁所出之鄦王三戈四川天全所出之元狩五年平津侯鏡石录類中所录趙晉齋舊藏之舊宋拓漢園令趙君碑久佚

不傳之隋常醜奴墓志玉類中所录瑞匋齋所藏之右公玉刀匋類中所录陳簠齋所藏之陽文秦瓦量新出漢之漢米書古罐或向未著录或僅此孤本皆足以資考鏡而擴見聞也

古石抱守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褚海珍撰

古石抱守錄二冊，鄒安輯。安字景叔，又字適廬，原名壽祺，浙江海寧人，光緒戊戌進士，官江蘇丹徒、楊縣知縣。是編為廣倉學宭所輯叢書之一種，亦名廣倉古石錄，茲依其卷首書衣標題著今名。編首有鄒氏自識，編中所采石刻，自周秦以迄唐宋凡諸刻，亦一律收采，尤注重於已佚新出之古刻，雖因隨時蒐羅，不分時代，未以原石尺寸、款例未臻完善，而其中所采已佚之石刻，如褚千峯搜獲旋失之漢李昭碑、久崩入水之魏晉李苞閣道題名、浙江甫出又瘞之晉朱曼妻薛買地券，及久佚之漢子游殘石、上虞楊量買地記、隋董美人墓志，皆後人所不易見之原刻。所采新出之石刻，如延鴻閣所藏之漢熹平陽嘉四年延年石室題字、簠齋所藏之漢琴亭國李夫人墓闕、汧水王氏所藏之漢許椽造冢刻石、歷城李氏所藏之麃孝禹石刻，及新出伏生冢題字、晉太康九年石礎、南齊呂超墓志、梁程虔墓志、陳劉猛進、徐智竦墓志，皆前人所不獲見之古刻。其漢麃伯高題名、永平七年官整、貞女羅圓墓闕為趙晉齋所藏舊搨，尤為漢石之孤本。古石新久佚新出，賴是編以傳者居多，其傳古之功，殊在楊氏冢字貞石圖之右。惟以近時偽刻三體石經與丁氏所藏三體石經之真石並錄，未免偶疏，鑿刻並大純篆書於小楷，未可因此一端以執以訶病其全書也。

木簡考略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木簡考略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宧，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契賸義、列國印考、封泥考略、摹廬金石記、摹廬金石經眼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卷中惟考漢晉木簡之文，每簡志其來歷文於前，而附其考訂於後。凡考訂漢晉簡文三十餘事，核其所考，其中永平五年五月楨中隧長一簡，據漢書班超傳忠（誤）康居王借兵楨中，章懷注本或作楨之文，定楨中為楨中之誤；又據後漢書西域疏勒國傳孫州判史孟佗遣從事任涉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討疏勒攻楨中城之文，定楨中為疏勒國城，其為說章一簡，據王伯厚補注之音，定簡中射騎之騎為射魁之魁，同聲假借字，其破胡與婼陁，好幘一完一簡，據釋名丸完，丸也，方言藏弓矢謂之鞬，或謂之櫝丸，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櫝丸一矢四，其法文謂一完即一丸之證。其玉門屯田吏

高壽敖田七□給予弛刑十七人一簡，據漢書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南、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万二千二百八十一人之文，定弛刑之弛即弛之假借字，其考證精當，變視王國維、羅振玉之流沙墜簡考釋，殊不多讓也。

漢魏木簡義證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漢魏木簡義證一卷陳邦福撰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著有億年堂金石記殷虛薶契考殷契辨疑殷契說存殷契瑣言古劉薇徵詩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卷中惟考證新出漢魏木簡文字二十餘事核其所證與陳直木簡考略其中植中隧長長史鴻移兩簡從此相同外各有短長其中西域歌辭一簡謂非爲飛音假滅江河之滅即成州流即周流樸到即莫到彭池即彭陀於簡中假借之字考定甚爲確雖給予陀刑十七人一簡又引漢書西域傳序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爲證而未引漢書趙充國傳領羅騎兵留弛刑應募之文爲證不如考略謂陀即弛之假借而考之確而其中付予一牛一簡引急就章取受付予之文爲證謂簡爲索牛耕作之事則可正考略以付予爲付子以爲方藥殘簡之誤綜其所證雖不及考略之詳視其書不無遜

色但就其所證者言之亦足爲木簡文字考鏡之資也

古鉩發微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古鉩發微一卷，陳邦福撰。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著有漢魏木簡義證等書。是書乃其所編，卷首尾無序跋，卷中論說古鉩，凡分五類：一為類別，二為鉩式，三為鈕式，四為辨質，五為餘說。其別鉩類曰爵，曰御，曰相，曰大夫，曰士，曰節，曰肅，曰禮，曰制，曰命，曰車制，曰軍，曰市，曰關，曰會，曰官，曰都邑，曰名，曰倉，曰廩，曰田，曰糧，曰訊，曰檣，曰易象，曰疾醫，曰私，曰閱，曰諸子，曰之鉩，曰厭勝。其別鉩式曰長方，曰圓，曰三角，曰上出，曰矩，曰圭，曰橢圓，曰三星，曰塔，曰樹葉，曰杏實，曰桃，曰棗核，曰果形，曰十字，曰內外角圓，曰外圓內方，曰上方下圓，曰圓形增界，曰方形增古角錢，曰方形內上下作二矩，曰八角中方形，方形中小界闌。其別鉩鈕曰人，曰騎，曰鹿，曰馬，曰獅，曰蟾蜍，曰亭，曰壇，曰橋，曰亭，曰圭，曰鼻，曰環，曰扁平，曰柄。其別鉩質曰金，曰銀，曰銅，曰鉛，曰玉，曰瑪瑙，曰磁，曰陶，曰骨，曰灰里，曰銀鋼。其爵秩鉩內又有王公侯伯子男君之分，其卿相鉩

內又有相邦、司徒、司馬、司工、司寇之分，其士鉩內又有元士、上士、行士之分，其車制鉩內又有某地車、乘車、車輛之分。每舉一鉩，志其出某地某家藏鉩證明之。其類式鈕質諸類內未詳明者，則於餘說內詳爲考鉩字見於許《說文》者，則知古字若秘依爲籀字，至乾嘉以後，考古家因其字之形聲求之，乃識爲古璽字，始將古鉩列於諸印之前，其考釋則僅見各書之中，向無專作。是編獨據各家藏鉩，辨其類式鈕質，繢於條分，一一舉證，雖穿鑿附會間有未安，而大輅椎輪，實創於此。尚古鉩者，錄中理董之權輿，窮究之津逮也。

濟州學碑釋文 張亟齋遺集本　馮汝玠撰

濟州學碑釋文一卷清張弨撰弨字力臣別號亟齋江南山陽人順治七年辛卯山陽縣學諸生著有瘞鶴銘辨昭陵六駿贊辨已收入四庫全書是編前有張氏自序末有顧藹吉汪兆濂兩跋編中所錄濟甯州學所存漢魯峻碑並陰景君碑並陰武榮碑鄭固碑鄭季宣碑五種碑文及文後之隸釋跋語張氏跋語唐楷亭記党懷英書王安石詩兩原文及跋語與張氏暨其弟鴻勁並多時珍和作皆張氏原稿其顧汪所補景君碑鄭季宣碑後之隸續之文及許瀚許槤張彥劉應等附訂若節則諸家先後所增入者也按其所錄漢碑若文魯峻景君兩碑陰係據本碑錄入鄭季宣與陰係據本碑與趙氏跋語婁機字源錄入約略以隸釋所錄之字爲依據其形字則仍依原式其隸體則改寫楷字其多中古字則以楷寫古文並於跋語中注明某爲某字其

所附唐宋兩刻錄文於前著跋於後亦如所錄漢石之例文既便於檢閱其所釋漢碑之文某即某某爲某正字某爲某省文與所論楷亭記室楷多寡指君上及御服之類爲等差王安石詩刻党名上所著竹溪乃因李太白隱泰山下居竹溪六逸堂党爲泰安人故書其地名非所書爲竹溪也諸請亦皆足資參考此外所釋雖間有未安亦經諸家考證爲之訂正濟學庠碑文賴此一編讀者可無訛舛之失矣

泉寶所見錄 咸豐元年退盧存刻本 馮汝玠撰

泉寶所見錄十六卷清沈巍皆撰巍皆字謂虞
號樸齋又號彝卿安徽六安人嘉慶丁丑進士
翰林院編修歷官江南道監察御史政官刑部
員外郎是編卷首有咸豐辛亥太倉王寶仁
序及例言七則末有咸豐元年沈氏自識卷中
所錄者錢一二卷為國朝錢三卷為古刀布四五
卷為周秦西漢東漢蜀吳錢附以新莽董卓
後趙諸錢六卷為梁陳北齊北周隋及雜五銖
錢七八卷為唐後梁後唐錢附以史思明南唐
前蜀楚諸錢九十卷為北宋錢十一二卷為南
宋遼金元錢附以西夏韓林兒徐壽輝諸錢
十三卷為明錢附以明末諸王諸錢十四卷為無
考古錢十五卷為外國錢十六卷為撒帳壓勝
打馬諸錢悉據所見錄入其載諸圖經未經寓
目者概不登錄每品各圖其形於前者附舊
及說及所見於後及其考定泉幣文字大都
與諸家圖錄相伯仲殊無精覈之處惟諸家

圖錄所引舊說大抵以歷代錢制及諸家泉說
為限此則於歷代關於泉幣之奏疏悉行採
取諸家圖錄所附己說亦大率抵以考訂泉幣
為限此則於考訂之外於當時錢法之得失
利害凡諸舊史氏別為論斷其用意與諸家
圖錄殊有不同雖為譜錄之作實注重於當
時之利弊其論周景王宋崇寧鼓鑄大錢之
弊尤為警策王序稱其書關經濟論為極
實之論閱者當審其用意所在勿徒作譜錄
觀也

千甓亭專錄　十萬卷樓原刻本　馮汝玠撰

千甓亭專錄六卷續錄四卷　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存齋，又字剛甫，浙江歸安人，官廣東高廉兵備道。所著金石學錄補、儀顧堂題跋、皕宋樓藏書志、千甓亭古專圖釋，均已著錄。是編卷首冠以光緒七年辛巳吳雲手札及陸氏自序。卷中所錄各專，前六卷一至四卷爲漢建元至宋咸平時專，五六兩卷爲無年月專。後四卷一至三卷爲漢元鳳至劉宋泰始時專，四卷爲無年月專。

各卷所錄之專，以紀元年號爲綱，而以同一紀元年月不同者依其年月先後列之，於不能識別者，繁簡例殊，書其各專之下，並度其尺寸，錄其文字，記其出土地址，其文字有通假字體有省變者，並加以考訂。視馮登府浙江專錄、宋經畬專文考略諸書，亦足後先媲美，至其搜輯之富，則諸家所不及也。是編刊成之後數年，陸氏因其書錄無圖，又別撰千甓亭古專圖釋，俾與是編相輔，圖錄並行。按所撰圖釋以其所圖之專

所附之考，與是編相證，僅圖爲是編所無。專則較是編所錄之專尚有遺漏，考亦較是編而略之，考多所刪節。是編殺青雖在圖釋之前，輯錄實較圖釋爲備。考陸氏千甓亭所藏古專者，雖宜參考圖釋，仍當以是編爲主也。

專誌徵存　雪堂原刻本

專誌徵存一卷，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無序例，末署共和七年戊午羅氏後跋。卷中所采專誌，自漢安熹平專起，至宋大觀三年無主胃殖專止，凡八十有一通，乃其所撰雪堂專錄四種之一，與其所撰恆農專錄，以類相從，分別錄存也者也。是編與恆農專錄所錄頗皆以專為主，文皆以誌葬為限，反在專之下標題之下詳注尺寸書體及藏家，彼此無一

不同。所不同者，彼所錄專以髡鉗城旦刑徒鬼薪諸專冢墓遺文誌葬之限，此則自漢陵凡非專冢墓遺文之專誌悉錄之，古之誌葬之文刻寫於專誌者，均業錄於恆農專錄與是編，考之者宜與恆農專錄合而觀之。惟編中所錄刑徒一專，考其文義，亦為冢墓遺文之葬專，與髡鉗城旦鬼薪諸專同錄於恆農專錄之中，不應列入是編之內。又唐梁慶之誌，亦為專刻，其文具載於陸氏千甓亭專錄，雖氏亦著錄，而其原札於所釋兩浙佚金佚石，尚存其目，應錄其文於是編，不應遺漏。乃一則誤列，一則失收，不無可議。此則讀是編與其所撰恆農專錄者所宜知也。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　雪堂叢刻本　　偃汪衍棋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一卷羅振玉編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是編首冠共和四年乙卯羅氏自序次錄像請代先後列舉閣中所藏石刻之目末以偽氏原撰存古閣記附於卷尾計其編中所列閣中所藏石刻為晉時石一魏石四唐石三十二洛梁石後唐石三後晉石二後漢石一宋石二十二金石二一凡書年號可考者四十三石無年號可考而可定為某代之刻者二十六石都石六十

有九按存古閣之建係道光癸卯會休為燬寧洛陽時所築革老寧吳興蔡墨妙亭遺意建以藏其所獲洛陽古石刻者孫之墨妙亭所藏悉兩漢刻二十種其名物詳於東坡記讀之人可得而徵馬之存古閣所藏古刻六十種列傳記其石數於記而名物未詳後人若無可考羅氏書概於此乃即其所攜墨本編為是目以補稽考惟所據僅以所攜為限所列石數與馬氏原記所記六十八種之數不相所列石目於吳氏金石叢目分編所采存古閣藏石唐之智旭寺造像碑劉□□妻郭造像辛仲建妻盧八娘墓石高大娘造像宋之天慶寺住持建大師塔記銘亦均未列入是可據其目以考閣中見存之石於馬氏建閣時原藏石目仍無從考定也

校補漢石存目、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校補漢石存目二卷、羅振玉補。校補振玉字叔
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共和四年乙卯羅氏
自序、末有羅氏後記、卷中校補石目、上卷爲
字存、下卷爲畫存、仍依王氏文敏公漢石存目
原作之例者。王氏漢石存目刊本有二、一爲光
緒十五年山東諸城尹氏刊本、前有王文敏公
自題、乃其當時手定原本。一爲共和十二年癸亥
吳興劉氏刊於王文敏公遺集本、目次悉與尹
氏原刊不同、石目亦較尹本原目加多、其中並列
有文敏殉難以後始經出土之孟琁碑、不審何
人所增、已非王氏原本之舊。羅氏是編係據尹
刊原本爲之校補、於上卷字存目中年月之誤、
注碑陰之未采、一石之誤析者、悉爲勘正、並將
原目誤爲漢刻之魏稚叔故殘石、吳禹陵窆石、
蜀侍中楊公闕、中書令賈公闕及僞作之朱
博殘石、概爲削除、而增入新近時出土新刻
二十二石、於下卷畫存內目中、原本但注石數

而未分繫石有題字、畫石無題字者、悉將有
字之石與無字之石分注其數、並將原目未列之石、
標其所知、爲之補入、校以王氏原目、均書既慎且於
原注訛誤之處、多所訂正、惟其所補之目、石畫
存僅限於所知、則搜輯殊不及字存之詳備
也。

校補魏晉石存目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校補魏晉石存目一卷，羅振玉校補。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前列校補石目，末附共和四年乙卯十月羅氏後跋。考尹氏原編石目刊於光緒十五年，編中所錄魏晉存石之目，不分字存畫存，凡十有二十四種，附刊於王文敏公漢石存目之後。羅氏因校補王氏漢石存目，連類而及，遂並成是編，據以與尹氏原目互校，計增魏石母邱儉征高句驪刻石、三體石經尚書殘石、西鄉侯元張君殘碑、五官掾等題字殘石、家之墓還等字殘石五種，吳石增定石殘刻、葛府君碑額二種，晉石增潘宗伯、韓仲元造石橋記、陳君殘碑、女子十歲殘碑、左郎中鄧里亭侯沛國張豐墓碣、羅箕墳石柱殘題名、處士等題名殘碑陰、孫夫人碑額、汝南周府君碑額八種，十六國石增蜀李公闕、賈公闕、秦劉太尉祠碑、步涼太且渠安周修寺功德碑四種，並將原目失錄范式碑、太公呂表、望表兩碑陰兩補入，而刪其

原目之孝山堂畫象移補於漢石存目之內，凡增入石刻十九種，補入碑陰二種，刪移畫象三種。所分時代之限，較原目為嚴；所列存石之目亦較原目為著。自光緒己丑至共和乙卯之間，見存魏晉等石目蓋已盡於是矣。惟據後跋所述，所據之石為十八種，茲以原目互校，實為十九種。後跋所述殆一時失檢誤記也。

萬里遺珍　原印本　羅福頤撰

萬里遺珍附考釋一卷，羅福頤撰。振玉子，字丼。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為甲寅即共和三年羅氏序目，諸為考釋。卷中錄漢建初武孟子買地玉券、建寧孫成買地鉛券、吳黃武浩宗買地玉券、晉太康楊紹買地瓦券、蕭大保上官長孫氏玉冢記，凡地券四、冢記一，都為五種，乃從其所拔什一之中選其原拓久佚與傳拓至稀者之考釋，付諸影印，以為將來續有所釋之權輿者也。其中武孟子券為端忠敏所藏，孫成券為黃縣丁氏所藏，字小而精，浩宗、楊紹兩券字體刻畫亦極渾樸之致，搜其所影，頗可以為鑒藏之標。鄭其所釋武孟子券文字，頗於匋齋藏石記、端忠敏、楊惺吾兩家所考有所訂正，可資參證。其於諸券約分兩種，一為買之於人，一為買之於神。其說名買於神者，大抵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記四至，以神祇為保證，至券末書如律令，則為冷廉希因據之以可考千百年來相沿不改之俗。

雖所影僅此數種，所考僅此數條，為書亦僅此寥寥數紙，而據其圖影所傳考釋所得，以資印證，亦考古家之一助也。

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原影本　　馮汝玠撰

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初二編張鳳編鳳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是編卷首有共和二十年葉恭綽及張氏自序並凡例六則卷後為二編木簡釋文與出處及史氏原釋表卷中所錄初編為沙氏已印之簡二編為馬氏未印之簡乃據史坦因即斯坦因所得西陲古簡合其已印未印彙而編之者也考斯氏訪古西陲諸簡初經法國教授沙畹博士據其中文可細繹者為之考釋印而未行繼由英國以其全部畀之法教授馬伯樂氏俾之考訂羅氏印入流沙墜簡中者僅以沙氏所已印者為限其未經沙氏考釋者均未錄入且斯氏所得一部分此則張氏留學歐洲從馬氏處所攝之影斯氏諸簡之影歸國後以羅氏所印者僅沙氏印而未行之一部馬氏所考訂者亦久未成書因據所攝影本分別釐訂定以沙氏已印者列為初編以馬氏未印者列為二編兩編所錄乃斯氏所得木簡之全部其所撰釋文則以初編之簡已有羅王兩家之考釋在前無煩複述故僅以二編簡內之文字為限核其所釋之文但有釋而無考雖不及流沙墜簡之考釋多所考訂而論其所印之簡則盡斯氏所得之漢晉諸簡悉彙集是編其有功於考古之學又在流沙墜簡之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萬里遺珍拾補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萬里遺珍拾補一卷，鄒安輯。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光緒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官江蘇丹徒縣知縣。所輯藝術類徵、草隸存、雙玉鉨齋金石圖錄、古石抱守錄、廣倉專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有共和五年丙辰七月鄒氏自記，卷內錄地券四種：一爲晉吴故舍人立節都尉朱曼妻薛買地券，一爲晉出孫仕買地券，一爲出孫張口治買地券，其一爲建元三年張執買地券，則以紀元年月及出土地址考之，當爲西漢而不能遽定者也。據其自記所述，曾有此契錄之輯，繼以羅氏已有萬里遺珍之作，又以羅氏所輯只有五種，而其所藏中平鉛券亦未續錄，乃將其此契錄中可信者一一拾補，以續羅氏原作，遂成是編。編中所錄各券，惟張口治券以其已載於匋齋藏石記，釋文從略，餘則於所圖原券之後附以釋文，惟朱曼妻薛買地券附以吴承志前跋而考略

只略爲考記，較之羅氏原作，考釋雖不及其詳，而選擇之精，殊不在羅氏原作之下。考六朝以前地券之書，錄文字者，與羅氏萬里遺珍合而觀之，可以十得八九矣。

雙玉鉨齋金石圖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鄒汝玠撰

雙玉鉨齋金石圖錄一卷，鄒安撰。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是編不著輯者姓名，卷首尾亦無序跋，惟錄三代至宋之金石而第標其名目於圖側，初不知輯自誰手。據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考之，始知其為鄒氏所輯也。卷中圖象凡玉鉨二、鐘三、鎛一、彝六、敦、尊、壺、甗、盉、匜各一，盤二，西周象權、秦量、詔各一，漢鈁一、洗二、甗一，晉洗一，宋硯一，都三十種。其中首列之□玉王鉨及義楚耑、旂鼎、齊陳曼鼎、周象權、秦書柄小量，皆金石中劇品。其號季氏子組壺、號季氏子組盤兩器，其銘中姓名尤可與號季子白盤銘互證。考吳雲號季子白盤攷銘考，謂號為國，季為其字，子白為其名。陳介祺號季子白盤銘考，謂子白或釋子伯，祺釋如字，如齊桓之名小白，不得以季名伯，亦以季為子白之字。今以卷中所錄號季氏子組兩器銘證之，盤銘季字下有氏字，壺銘季下子上一字漫漶不清，例以壺盤銘季下氏字，其字亦為氏字，亦可斷言。以之證號季子白盤銘，其銘季字當亦為子白之氏，而非子白之字。吳、陳兩家釋季為字之誤，並可據此訂正。是編雖所錄彝器無多，其有裨於考釋彝器之文字，正非淺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摹廬金石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摹廬金石記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宧，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契賸義、漢晉木簡考略、列國節考、漢封泥考略、摹廬金石經眼錄諸書，多已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著考跋十四通，雖署名金石記，而所考跋者僅一吉金，其石刻十三種，專刻一種而已。其所考跋為數雖甚寥寥，而考定魏大將曹真碑陰題名、楊安之楊綜即漢晉春秋誄止曹爽之主簿楊宗、隋安壽公李君碑、其祖景超即北魏懷令墓誌之中懷令之李超、陶書依樣殊非掇拾空言者比。其考定焦山鶴銘，謂欲定碑之年月，須以碑所引地理稽之。曰丹楊外仵尉，隋書地理志丹楊郡注云自東晉以後置郡，處揚州，梁以來置丹楊尹。曰江陰真郡，宰立石。地理志毗陵郡江陰縣注云梁置。洪亮吉補梁書疆域志引寰宇記云梁敬帝太平三年分蘭陵置江陰縣，是碑立於梁敬帝以後無疑。天監以後之壬辰為陳太建四年，甲午為太建六年，碑不類唐人書，故定陳為陳特物。其以江陰分縣之年與碑中之甲子互證定其時代，較之自來考焦山鶴銘，或指為梁之陶隱居書，或指為唐之顧況書，毫無根據者，尤為親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秦漢瓦當圖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圖記四卷附補遺，清朱楓撰。楓字排山，又字近漪，浙江錢唐人，著有雍州金石記、古金待問錄諸書，均已著錄。是編首為乾隆二十四年朱氏自序，及其七言古詩一章，次為目錄，次為瓦圖，各附考，末為補遺，並附詠瓦詩二章。計所圖秦漢瓦二十二種，其中字異而文同者十有六種，較之畢秋帆秦漢瓦當圖所錄四十種，程敦秦漢瓦當文字所錄一百五十九種，王福田竹里秦漢瓦當文字所錄六十三種，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三百一十九種，均遜其豐富。其於八風壽存當並誤釋八風合文為益字，於宜富當貴瓦中間千金兩字並誤釋為劉字，考釋亦遜於諸家之詳覈。惟林氏甘泉宮瓦記後彙輯秦漢諸瓦之朱氏是編，實為嚆矢。其所刻瓦圖為高雲閣昆仲以古甎鐵筆摹之，較程氏所圖之苑鍋為尤精。其補遺內所圖長樂未央半瓦，為漢闕簷際之瓦，其形制與尋常半瓦迥異，亦諸家撰輯所未經見。雖所錄種類頗少，附考釋皆遜於後來諸家，而研考秦漢瓦當之文字，諸家之前，仍宜首及是編也。

秦漢魏六朝碑刻輿地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魏六朝碑刻輿地考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小松，又字秋盦，浙江錢唐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是編不著刊刻年月，卷中鈐有稼孫一印，知為魏錫曾所藏。據此證之，當在道咸時刻。卷前後無序跋，首葉題曰小蓬萊閣稿，首行則題曰秦漢魏六朝碑刻輿地考。卷中於碑刻地址獨詳，首行所題輿地考當是黃氏稿本原題，其首葉所題曰滕稿者，當是後人刊此稿時因其閣小蓬萊之稱，遂即因其閣名題此冠之，蓋非其原題也。考黃氏此稿，葉氏金石書目、田氏金石名著彙目、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均未著錄。卷中碑刻標列標題之下，僅注某年某地或藏於某家及其訪獲摹刻之年，其碑刻地址間書缺略，殆其草創未定之稿。惟所記朱長舒石室畫像題字於乾隆甲辰與縣令馬于奎剔出朱長舒之墓及金五等字並最後一石朱氏鮪和亭萬吉祥等字，晉太公呂望碑於乾隆丙午獲上段於衛輝府署、與人家室中，又於辛亥獲其下段，合而為一。隋□□道安殿葬造像在濟甯晉陽山石佛之旁，於乾隆壬子訪得。章仇禹生等造像碑，碑為二，於乾隆辛亥得其上段。祕書郎張公銘於乾隆甲午據邵侗所撰縣志訪得。於訪獲各碑記載特詳，頗資徵考，無足與其所撰岱巖訪古日記、嵩洛訪碑日記並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求古精舍金石圖 雕劍樓原刻本 馮汝玠撰

求古精舍金石圖四卷，清陳經撰。經字抱之，浙江烏程人。是編卷首為梁同書題耑，次為阮元、潘世恩、吳雲、黃丕烈、倪偉諸序，施國祁跋，許宗彥、吳聖風、施萬諸題詞，及嘉慶十八年陳氏自序。卷末與其小像，卷末為林從炯、楊鳳苞、陳鑾及其自跋。卷一圖商周以後彝器洗鍾鐸之屬，卷二圖商周以後匕首戈鉤鈎弩機刀布泉母鏡鑑之屬，卷三圖漢晉官私銅印、

圖印瓦當之屬，卷四圖漢晉以後古磚。據阮序所述，謂其書中缺如意一件，不遑宋以後物，與各器不相稱，擬去為是。今所圖各器中已無其器，蓋為後達審定之後擬去如意所刊之本也。考其圖中所列各器，殊無奇特罕見之本品。其中官私印瓦當古磚所收之品，具不及近時諸家所及輯千百分之一二，殊為簡陋。不惟視張氏金石契不可同日而語，即視鮑氏金石屑、馮氏金石索亦未足並駕齊驅。即就其考釋而論，亦頗涉于

諸家，惟所考周之上料中判諸鉤，據器以定周尺，據尺以證鄭注，辨戴東原所謂脫廣四面則長倍之為誤，由為臆之證，謂其不觀古器與鄭立異為安，獨確當。吳序稱其所載銅劍圖尺考據精審，洵能道其所長。若潘序稱其遠過其鄉張氏之金石契，則未免譽之溢分矣。

宋徐鼎臣臨碣石頌雙鈎本 石印本　獨汝翰撰

宋徐鼎臣臨碣石頌雙鈎本一卷，清孔昭孔鈎摹。昭孔字味若，江蘇江陰人。是編前為鈎摹臨徐臨原篆，後附孔廣袞、孔氏自跋及吳儁、楊沂孫兩跋。據孔跋所述，乃據柳貫、趙孟頫、揭傒斯、文徵明諸人所題墨本鈎摹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其記巡行天下立石者七，嶧山一刻僅言立石，未錄其文；其泰山、琅琊、之罘、東觀、會稽、碣石六刻雖記其文，僅泰山、琅琊兩刻尚存，然字殘缺，已失傳。嶧山一刻相傳鄭文寶所刻徐鼎臣臨本，傳其文以補史記之遺。碣石一刻亦僅存此孔氏鈎摹徐鼎臣臨本，傳其文以與史記相校勘。是本頌文隳壞城郭與後興史記所記惠因其墮壞城郭由前史記則自遂興師旅由起，其詞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是本則自皇帝建國句起，其詞曰：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廿有六年，朝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群作，上頌高號，爰命休烈，我臣奮威，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强，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彼此互勘，史記所記文字既有遺落，詞句亦復顛倒，緯其辭義，每多不應。九是亦當非訛，此是本所錄則起訖分明，層次井然，條不亂。亦為原文雖為自秦臣非桐斯原蹟，要非漶壁虛造，亦當為本摹，以補訂補史記之訛缺，宜為金石著錄之中重要文字。至其從原墨鈎摹，較勝於鄭氏嶧山之刻，猶其後焉者也。

雨罍軒重摹化度寺碑　石刻本　馮汝玠撰

雨罍軒重摹化度寺碑一卷，清吳雲鈎刻。雲字平齋，又字退樓，浙江歸安人。所著雨罍軒彝器圖釋等書，已著錄。是編首刻鈎摹歐陽信本所書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原碑，次附鈎摹翁方綱、王文治、李宗瀚諸跋，並附李宗瀚所次續跋，及同治壬申吳氏鈎摹付刊時跋為之殿。據其自跋所述，乃摹臨川李氏所藏宋拓陸謹庭謂即會州第一本，鈎以付刊者也。吳氏二百蘭亭齋摹刻金石文字多種，均自考訂。其中號季子白盤銘，於張石洲、吉亮仙、陳壽卿諸非均瞿玠之諸說之外，別自考定，於號地考有東西南北之分，詳諸說之所未詳。唐溫虞公碑考其祖為魏太中大夫澄，與唐宰相世系表合，亦為王君舟、王述菴兩家考證之所未及，尤足以資考古家之徵考。是編鈎本亦不遜，今唐刻原石殘字，於碑中文字無從考定，殊未足與其所摹金石諸刻同日而語。惟化度寺碑在鄭推金石界所稱歐書二十六碑之中，推為第一。自宋碑石三斷之後，原刻傳世者極少，世所見者無非兩宋之翻刻，不惟神采全非，即文字亦多訛舛。是編為臨川李氏所藏宋拓原刻，廬山真面具存，據以辨宋後諸刻之失，亦考是碑者之一助也。

高要金石略　穆九畹校刻本　　馮汝玠撰

高要金石略四卷清彭泰來撰泰來字子大是編僅題撰者名字籍貫未詳首尾亦無序跋撰書年月無可考卷中惟錄高要一邑自晉至元見存之金石每種不題標目亦不詳原刻尺寸行字之數惟錄各刻原文原文之後附以所考其前人曾有考跋者則錄其考跋於前而考之前其非見存而昔曾見於著錄者則各依時代附記於各卷之末考其所附

之考於翁氏粵東金石略阮氏廣東通志及舊縣志書記誤者志為訂考訂較之翁阮及縣志所載殊為詳碻其所錄金石以前近最詳分地記錄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證之雖分編所錄宋紹和御書詔書碑包孝肅詩皇祐諸題名王彥和等題名劉敦之題名黃机題名許奇及題名及玉皇寶殿上諸羊峽摩崖諸字為是編所遺而是編所錄余襄詩諸字諸石題字及登天秋諸字亦為分編所遺然此石皆詳著

亦足補考考正所無唐頌湘龍潭佳菴智常所刻涅槃經以正法眼藏諸字為從來金石家未經寓目尤足以補前人著錄之所未及考一邑之金石既稍校雅詳備考證精覈者向推武唐谷偃師金石記是編所記高要金石文字其校雅考證亦正不在武氏所記偃師金石文字之下也

簠齋藏古目　影原寫本　　倫[illegible][illegible]撰

簠齋藏古目三冊，清陳介祺編。介祺字壽卿，別號海濱病史，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侍讀。其藏器目，江氏靈鶼閣所刊兩本，均已著錄。是編一、二兩冊之目，乃其手寫所藏三代彝器、古兵、秦漢六朝諸器之目，目依原第。十七冊分冊編次，各冊器目之後附其曾孫文寶補入之目，及其和甲午付印時跋。三冊之目為分四類：一為所藏齊魯周秦兩漢瓦當，一為所藏古封泥，一為古朱文官私印，一為泉範，亦其手寫。

凡其所藏諸器，其目未有在三冊之中。校之江氏靈鶼閣叢書所刻兩目，為王戟門從王文敏公所錄傳鈔者詳備多矣。江刻兩目，一錄一百七十九器，僅三代彝器，而無古兵；一錄二百七十四器，彝器之外，又及古兵，不惟瓦當、封泥未經采入，即秦漢以後之權量、詔版、專洗磐鐙、泛官私印等銅、金屬之器，亦概未收錄。是編則盡其所藏，悉數臚列，甚並其秘不示人之毛公鼎，亦其曾孫亦為之補入，乃其祖孫合前後合定之本，非江氏所刊出自展轉傳鈔者比。考簠齋所藏諸器者，靈鶼閣所刊兩目之外，當以是編為主也。

求是齋碑跋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求是齋碑跋四卷，清丁紹基撰。紹基字聽彝，江蘇武進人。是編前後無序跋，卷首亦無目錄。卷中惟錄碑刻題跋。卷一為題漢至北齊碑刻跋，卷二為題隋至唐開元以前碑刻跋，卷三為題唐開元以後至五代碑刻跋，卷四為題宋元碑刻跋。據其跋中所題年月考之，最前者在光緒七年，最後者在光緒二十年，知其所題若跋皆光緒以前之甲午以前之作也。各卷所跋無一評騭空言，專以考據為主。其題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南陽堵陽韓□□神道碑闕額，據魏志韓暨傳定為韓壽之神道碑額。其題定州刺史殷公祈岳澤雨之頌，據北嶽禋廟碑陰所紀殷政定殷公為殷憎，最為確切。其跋婁山刻石，據漢陽泉使者薰鑪款識題六安十三年，謂趙廿二年亦即其例。又謂漢時王趙者，高帝時有張耳，孝惠高后時有隱王如意，其王敖、幽王友均享國日淺，不及廿二年。惟趙王遂以孝文元年紹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誅，繼之者為敬肅王彭祖，於孝景四年徙趙，六十三年薨，厥後為頃王昌、懷王尊、哀王高，又皆不及廿二年。惟共王充以元康元年嗣，五十六年薨，同時復有平干繆王以元鳳元年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亦稱趙王。繆王廿二年正共王充之八年，不得後於趙紀元。共王廿二年立國已百有餘年，不當云趙廿二年。趙王遂以幽王子紹封，亦非始封之君，不得云趙廿二年。惟趙敬肅王以孝景四年徙封，二十二年為武帝元光四年，彼時海內晏安，故與其摩[illegible]臣上壽定其石刻為漢武時物，雖不足據為定論，視以為戰國時之趙與十六國之趙者，殊較有依據，亦足備一說也。

讀碑小箋　光緒十四年刻本　馮汝玠撰

讀碑小箋一卷，羅振鈺撰。振鈺字非寶，上虞人。海玫名振玉，玫字叔言。是編卷首自記，署名振鋆，乃其未改名字以前所作。容氏金石書錄目題為振玉者，係據其已改之名，非是編付刊時所原署也。編中首冠其光緒甲申羅氏自記，次即繼以讀碑所箋諸條，凡錄所箋百則，皆以碑刻為限。其中考文訂字，於金石萃編、金石錄、寶刻類編、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九曜石考、金石萃編皆有所訂正，而於王氏述庵金石萃編訛誤之處訂正尤多。其三國志、新舊唐書、史通及兆氏讀書志諸古籍有訛誤者，亦頗有考訂。維所箋僅與原書百則，而所據碑刻書撰人之署銜官階、寓虞永興所書破邪論、歐陽詢所兩書蕪、王華墓志之偽，定芳慈寺為立碑，為立於貞觀十一年，皇甫誕碑立於貞觀十七年，皆確而可據，並補諸正諸家考證之訛漏。至其據李陽冰楯先塋記，考撰文之李季卿，舊唐書附李適之傳，為適之之子；新唐書附李適傳，為適弟之子。以碑文與兩史相證，定當為適子，舉四證，以定沈炳震兩唐書合鈔疑不能決，因而兩存，則考訂尤為精當也。

古明器圖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illegible]汝玠撰

古明器圖錄四卷 羅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共和丙辰五月羅氏自序及各卷器目卷中所圖明器卷一爲男女及鬼神之屬八十有三卷二爲任器之屬三十有八卷三爲家畜之屬四十卷四以壙中之孝子烈女諸事爲二十四爲之殿都凡一百八十有一器考古記明器之書前人籍中僅有宋岳珂所撰古冢盤盂記及博古圖所載之一陶器以外則莫所聞是編所圖各器據其自序所述不過近時出土百千萬中之一二尚不及其什一而男女及鬼神之屬有介士有負豎有侏儒有樂伎有舞伎有馬上伎有魌頭有十二月神任器之屬有罇有尊有壺有斝有奩有壺有瓶有罍有飲器有羽觴有甑有鐃有硯有印有屋舍有防舍有竈有井有碓有杵臼有斗有車家畜之屬有駝有馬有牛有羊有豕有犬有獸有雞有鴨

有鵝雖所圖僅爲出土明器百千萬中之一二而較之博古圖所載之一事圖已十百倍之考古明器者即此推之當十得四五其所附者專孝子之名曾參老萊王祥丁蘭之外有孟宗劉殷鮑山姜詩劉明達趙孝宗王武子蔡順田真睒子諸人孝女之名曹娥之外有魯義姑王昌女諸人爲前籍之未見亦並足資考證焉

廣倉專錄　廣倉學窘叢書本　　鄒安撰

廣倉學窘專錄又名專名門名家初集一卷二集一卷附補遺姬佛陀編按佛陀字覺彌睢甯人是編首有羅太隆序及共和七年戊午姬氏自記據其自記所述助成是編者為江甯胡夔竊永昌錢杭褚社堂德彝順德蔡哲夫守諸人其相與審定者則杭州鄒適廬安也初集所錄凡百種二集所錄凡一百四十餘種補遺所錄凡數十種通計將及三百種志書與畫並上及近時未經著錄之品其文有篆有隸有楷有草有畫像其類有專有志有莂有雜品其王文敏公天壤閣舊記所記之齋字專劉寬夫所獲之漢河獻王君子館專吳退樓兩罍軒所藏吳縣橫山涇出土之太元九字專高廣之好太王陵專及倪模舊藏之吳九江君子浩宗所藏地券童二樹舊藏之晉楊紹買地券並近時出見之晉房宣唐趙偃等志志在其中並有倪模吳廷康劉鐵雲王崇烈王懿榮諸人

題記說往無奇不有無美不備雖近時出見目出不窮是編不能盡錄而即其所錄者言之固已為古專之大觀矣

纂廬金石經眼錄 原石印本

偶汝玠撰

纂廬金石經眼錄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庵，江蘇丹徒人。是編首諸家序跋，推錄銅器、匋瓦題跋二十餘通，據其卷尾自記（附），乃其纂廬叢書之一，原為四卷，此則從其四卷之中抽印單行者也。所撰題跋僅寥寥二十餘通，文字無多，非非臻書夢潛研堂石經閣古泉山館諸家金石題跋累牘連篇者比，而專事考證，亦非空言評騭者所可同語。其漢陽使者金薰壚（附）定其器為霝駢子蜜鐏，為上安庚劉所鑄；漢高柳臨菑等四銖跋，定其為漢文景間郡國自鑄之錢，皆足備一說，以資參考。至其漢新郪虎符跋，謂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新郪縣，應劭注：秦伐魏取郪，立漢興為新郪，漢章帝時封殷后，更名新郪，為漢初所設縣無疑。又謂符文云右王，似非天子之頒命語氣。又謂高惠諸侯王表，景帝子江都易王非以二年三月丙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新郪既屬汝南，符文之王當為汝南王無疑。辯正王國維校魏策秦伐魏取郪立一語，定為秦制（附）則語語皆有根據，考訂尤為精當也。

鐵函齋書跋　十葉書屋刻本　馮汝玠撰

鐵函齋書跋四卷，清楊賓撰。賓字耕夫，別號大瓢山人，浙江山陰人，所著大瓢隨筆已著錄。是書原稿六卷，向無刊本，此係道光中楊霈移趙子鶴所鈔六卷本，並據楊龍石繼刻本補入墨蹟錄存若跋，蓋以王氏金石萃編中所引者跋為之編次付刊者。卷首為康熙四十七年大瓢原序，次為楊氏編刻時所據例言目錄，卷末附楊龍石題注，並楊補入者跋序目及摘錄金石萃編者跋之目。卷中所錄各跋，卷一為周秦漢吳魏晉碑帖二十二首，卷二為晉王羲之諸帖跋四十八首、蘭亭考一首，卷三為晉梁北魏隋唐碑跋五十二首，卷四為唐五代宋元明清碑跋帖跋六十三首，凡跋一百八十六首，考一首。魏錫曾續語堂題跋，謂是編論書多自道甘苦之言，敏明以後翁摹碑本之詳勝之，賓考證今存考其跋以碑承千文為薛氏臨摹及推論瀏蘭亭在諸刻之上尤具特識。今考其所跋所記

魏氏所論之外，所記周穆王壇山吉日癸巳石刻石刻粗頑確是三代時物，秦李斯泰東門三字在海州馬耳山石壁中，為其弟所親見，六書是為考資之資，惟其百數十跋中所記原刻不少，所記摹本之多耳。

退庵書畫跋　梁氏原刻本　倫汝玠撰
退庵書畫跋二卷，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
又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
士，散館改官主事，官至江蘇巡撫。著有三國志
旁證、文選旁證、南省公餘錄、樞垣紀畧、退庵隨
筆、歸田瑣記、閨秀詩話、制義叢話、楹聯叢話等
書。是編前後序跋，惟分上下兩篇爲卷，亦異。梁氏
刻本與其道光二十五年所刻二十卷之金石書

畫跋卷數不同，容氏金石書錄目疑其爲未定
之稿。兩篇所錄題跋，上篇跋文二十四首，皆題碑
刻之作；下篇跋文二十首，則多兼題書畫眞蹟
之作。通計兩題跋文，碑刻實居多數。其碑刻
跋文雖考據評騭二者兼有，不似錢竹汀、嚴
鐵橋諸人專以考據見長，而於虞恭公碑，謂
新舊書皆言貞觀十一年六月甲寅，碑作六月
四日，是年六月甲寅朔，四日爲丁巳，當以碑爲正。
於唐儉碑，釋出王氏萃編未釋之字若干，以
補其闕。於李文碑，謂孫楨（金石評考）言碑不

言姓，及夫人李氏之誤。於趙文敏書天冠山詩
帖，證明詩刻由丹陽爲道士杜丹陽，乃人名，非
山名。皆足以資考證，非空言泛論者比。惟寥
寥數十通，全非其全豹。考其題跋，是編亦外，仍
宜以所刊二十卷之金石書畫跋爲主也。

清儀閣古印考釋 風雨樓秘笈留眞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古印考釋一卷，清徐同柏撰。同柏字籀莊，浙江嘉興人，歲貢生。所著從古堂款識學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野硏及徐氏道光戊子乙未前後初次題記，卷末有徐氏道光戊戌最後題記。卷中各印考釋，首爲璽印，次爲官印，又爲次爲私印，依其姓之字音分平上去入，各從其韻，以類相從。末復續考十二印，附詳於自記之中。前後朱墨皆其手蹟。其考釋中附粘有簽，則其子士燕所增入。據其所述，是編係據張叔未清儀閣所藏古印所作。稿初成於道光戊子，改定於道光乙未，其附考十二印則道光戊戌最後增補者也。考其所釋官印，據各史表志紀傳暨注，其郡邑名稱，視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吳平齋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殊無軒輊。私印引各史及說文爲證，或考其人，或釋其字，亦皆言之有據。其子士燕增補各條，亦極詳贍，可備考證。惟其時

古璽發見不多，無由旁證，所釋各璽文字不能如後來陳簠齋、吳愙齋諸家考訂精確耳。

石鼓然疑　鈔執官藏書本　倫海珍撰

石鼓然疑一卷，清莊述祖撰。述祖字葆琛，江蘇武進人。所著說文古籀疏證已著錄。石鼓詩代，自唐以來紛如聚訟。韓退之以爲周宣王時物，董逌以爲周成王時物，馬定國以爲宇文周時物，其後楊用修、顧亭林皆主馬氏之說。述祖謂檢周書，其事有與詩適合者，非僅西狩岐陽，後以得地爲徵，始識之，以着一說。是又因馬定國詩家之說而廣其說者也。考其所謂與周書其事適與詩適合者，謂第五鼓詩四章，遊□天□霝雨，奔流諸句，以前後文義求之，大概言霝雨之害，沮其所事，即指本紀大統十六年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伐東伐，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而言。又謂第九鼓遊水既清，遊導既平，遊人既止，和樹則生，天子永寧諸句，即指本紀太祖獻俘長安，還軍渭陽，於是徵諸州兵，皆至，乃於

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而言。又謂第十鼓吳人憃疫執夕敬□覩鹵覩北句竈句伏諸句，泰梁人遭侯景之亂，初附西魏之時，爲之哀情極疾，納其質子，受其朝貢，通使往來，去常奄伏是告于廟而作，並謂詩中曰天子曰嗣王者，皆謂魏帝；曰公曰君子者，皆謂周祖，以周書附會諸詩，牽强支離，又在馬定國諸說之下矣。

兩罍軒重摹漢東海廟碑　原刻本　儀汝玢撰

兩罍軒重摹漢東海廟碑一卷，清吳雲鉤刻。雲字平齋，又字退樓，浙江歸安人。所刻虎邱寺碑、唐浯溪峿台碑、宋惠山石床聽松題字均已著錄。是刻前鉤摹東海廟碑、廟碑張字，後鉤摹廟碑、碑陰張字。碑字前者梁章鉅題字，後者張開福題記。碑陰前者錢泳題字，後者魏源、吳讓之題字及沈濤、許槤、觀款，末有同治庚午吳氏自跋。按其所述，是刻乃據顧氏藝海樓所藏舊本鉤刻，前者刻石藏之焦山，此後鋟摹非欲以廣其流傳也。考東海廟碑在朐山，即今之海州境內，宋時歐、趙、洪諸家均已著錄。惟據洪氏隸釋，謂東宮京以月將士往來朐山，云海廟一椽不存，自今非宋年前舊物，不復見此刻。是碑與碑陰在宋已佚，洪氏隸釋所錄亦只據拓本編入，以其所蒐與是刻互勘，是刻所摹碑文雖僅存壽元、度實、山並芳、史九字，遠不及洪氏所錄文字之多，其所錄一角之字，則

洪錄所無，可據以補隸釋所采之遺。其跋中所考證洪氏隸釋文本行芳流永著下云載並以為三字不能成句，當是載其並膚二字之正隸釋所釋之誤也。

二百蘭亭齋重摹唐溫虞公碑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二百蘭亭齋重摹唐溫虞公碑一卷，清吳雲鈎刻。雲字平齋，又字退樓，浙江歸安人。所刻漢東海廟碑、唐化度寺碑，已著錄。是刻前摹溫虞公原碑之字，後附同治癸亥吳氏長跋，據其所述，生平所見宋拓溫虞公碑凡三本，其一為朱朵山殿撰所藏，其一為閩中孫月生鎮軍所藏，其一為蘇州汪鑑齋都轉所藏，皆存八百餘字。三本之中，以汪本為尤勝，是刻即據汪本鈎摹鋟板者也。考溫虞公碑，諸家釋文，王氏金石萃編所釋為一千十當餘字，陸白齋所釋為一千四百餘字，翁覃溪所釋為二千餘字，均不過辨其形似，非從宋拓本釋出，不無訛舛。是刻係據宋拓鈎摹，無一誤字，雖字數視諸家為少，其所釋則較諸家為可據。諸家致證於溫公祖裕為魏太中大夫，與晉書官正左光祿大夫不合，及唐書大雅字彥弘，其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兄弟一輩，而名字互異，均未

考及。是刻吳跋據舊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濟南太守恭二子，羨、濬，濬晉河東太守，生嶠，江州刺史、始安忠武公。從子楷，隨桓謐奔於後魏，兄孫奇為翊太守，曾孫裕，太中大夫。考裕為羨之曾孫，自楷之後，子孫遂仕於魏。碑云魏太中大夫，恰與表合。又據顏魯公家廟碑，因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彥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一時人物之選。考大雅之名係以字行，其為史脫彥將之名大有，亦當改正其所考證，以正晉唐兩史之誤，而補歐趙以來金石家辨析之所未及。與其所刻漢東海廟碑，皆有裨於考訂金石之學，非如所刻化度寺碑，僅鈎摹碑字以存匡廬之真面已也。

壬癸己庚丁戊金石跋　瞻明軒稿本　馮汝玠撰

壬癸己庚丁戊金石跋一卷，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別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壬戌舉人，官湖北黃岡縣教諭，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銜。著望堂金石文字、寰宇貞石圖、三續寰宇訪碑錄、鄰蘇老人手書題跋、金石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光緒丁未楊氏自序，次為壬癸跋三十一通，壬次為己庚跋一通，又次為丁戊跋六通，凡跋文三十八通。其壬癸跋皆題其己與端忠敏以兩家所藏金石之作，其己庚丁戊諸跋則不限於兩家。其曰壬癸、曰己庚、曰丁戊者，乃就其所題之年分別標題之也。考其所跋，專以考據辨證為事，亦竹汀鍈橋一派。其中漢武榮碑跋辨金石後錄以中毛貫長卿鄭康成為正義，而指漢初詩之四家之誤；吳天發神讖碑跋辨朱竹垞所謂華覈別是一人之非，則較之諸家題跋其辭尤辯；魏三體石經跋謂衛恒傳稱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明明謂衛敬侯初學古文於邯鄲淳，及書石經乃反失淳法，怪其不遵師法也，不並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恒傳，從未經人道及，則形見尤為獨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誌彙目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古誌彙目六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釋襟耀，浙江會稽人。所著漢劉熊碑攷、袁州石刻記、夢碧簃石言、古誌新目，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共和庚申、甲戌顧氏前後兩序。卷一為周至隋及偽鄭等誌，卷二三為唐誌，卷四為唐至五代及北漢等誌，卷五為宋誌，卷六為遼金元明等誌，不論存佚，不分專石，惟以誌墓之刻已見於著錄者為限，徵引各家金石著錄之

古誌多至數千餘種，搜輯極為宏富。其每種標題之下分注書跋、行字數、年月日及所据著錄之書，並將各家著錄之標題、書跋、年月日彼此歧異者分疏而注各書之下，注明某書作某，以備後人參考，尤足為考古之資。惟於近時恆農出土之漢時徒隸葬專，先後見於陶齋、端氏陶齋藏專記、羅氏恆農冢墓遺文諸書者，竟失之眉睫，漏未錄入，搜輯尚嫌其未盡。備於分注各家標題、書跋、年月日之異者，或舉其書名，或簡稱一字，或夾敘於所注書書目之間，不復另列；或別附於所注諸書書目之後，另為專條。彼此不盡一致，體例亦嫌其未盡善也。

袁州石刻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袁州石刻記一卷，顧燮光撰。燮光字鼎梅，號稞癯，浙江山陰會稽人。所著古誌彙目、古誌新目、河朔新碑目、漢劉熊碑考、夢碧簃石言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共和癸亥顧氏自序，卷中所輯為袁州一郡之石刻，自唐乘廣禪師碑起，至元袁州路修建記止，凡輯錄十有九種。每種悉錄原文，原文之前惟標題石刻之名及其尺寸、書體、行字之數，而不詳其地，原文之後惟錄以前名家題跋，而不加以考證。據其自序所述，記雖成於癸亥，而其所錄石刻，實為光緒中葉隨宦袁州時搜輯之搨本也。以與其所輯時期相近之金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列袁州一郡之石刻證之，雖宋孫偃鍾山峽題名、御筆手詔、寶慶光御書牧民訓，及化成巖宋元人陽巘、程師孟、韓仙舒、李達、趙師恕、蔡東山、簡正理、蜀無名氏等題名，為彙目所列見存石刻所未錄，而彙目見存石刻所列之宋袁州城記、鐘鍾

山法里人□□等殘字、袁州學記、臨江詞、元普陀大士象碑，及元獅子巖青蓮洞等字，是編竟未收入，所輯亦未為完備。惟其編輯之法，一依王氏金石萃編前例，既錄碑刻原文於前，復采諸家題跋於後，尚可為參考之資，則較之僅列其目，只可據以考其石刻存佚者，有足多也。

列國幣考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列國幣考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宦，江蘇丹徒人。所著漢封泥考略、殷契賸義、漢晉木簡考略、摹廬金石記、摹廬金石經眼錄，均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跋，惟爲考若干篇，首以古幣，皆列國文字。語款考列國之文字，至先朝列國之疆域，款考列國疆域，莫如史記各世家、漢書地理志所載之頗詳，因以班書爲經，史記爲緯，考其疆，先定某地爲某國之分，擬述爲篇，次即據其所考疆域，就古幣文之地名附之，以考列其屬秦、屬魏、屬趙、屬韓、屬燕、屬齊、屬楚，分名爲經。其屬國自爲篇，未以地名未詳，不屬於秦、魏、趙、韓、燕、齊、楚諸國之幣，別著其說，附於各篇之後。爲考泉幣一門，自清嘉道後，考之者日盛。羅考之者尚益精，於舊譜所謂高陽、有虞諸幣，已多識其文字爲列國之地名。至馬伯昂貨布文字考，據古幣文字之地名，分屬齊、莒、魏、燕、秦，而見王殺苗爲進，惜其所考之地所分之

國猶有未盡。是編先定其疆域，次審其文字，以某爲某地，爲某國之地，即定其幣爲某國之幣，刪除一切荒誕猶豫之說，惟以幣文之地名爲據，最爲覈實，不獨諸家考定所莫能及，即視馬氏之貨布文字考，亦後來居上矣。

億年堂金石記 原鈔本 馮汝玠撰

億年堂金石記一卷，陳邦福撰。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所著殷契說存、殷契瑣言、古璽叢攈、漢晉木簡義證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錄彝器石刻題跋二十九通。雖其跋紅崖古刻，以亙字見於契文，以爲契命之北亙与碑之亙，方國爲一地，混華夏蠻夷文字而爲一；麦兌附會而於户加里雖、中里雖、貝里雖、諸雖印，舉說文訓雖爲諸，爲證以爲古人官私畫諾之用；於上里彈印，舉周禮里宰鄭注街彈之室爲證，以爲漢時街彈之印；於陳核句若文之立室事，舉揚子法言重黎篇立事爲證，以爲治事；於鄭咸文彝之鑄字，舉說文尊字重文俗作罇爲證，以爲尊之異文，均有所依據，非強爲穿鑿。至式鉤者，於鉥所考左闕鉥之鉥字，歷舉玉冊阿眺量論音義引上文奇字云鉥下反，犂加也；善見律音義云鉥户花反，此古文奇字鏵；漢書楊雄傳所載就傳引古今字詁云鉥，臿也；何承天纂文云臿也，音華，今之鉥也。證明其字爲鏵之古文，其器爲犁臿之屬，尤可補諸吳諸家所考之所未及，而正盧齋以爲家量之誤，殊足以少勝多，亦未可因其所跋不及三十通，遂而從而忽之也。

漢封泥考畧 石印本　　禰汝玠撰

漢封泥考畧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宧，江蘇丹徒鎮江人。所著億年堂金石記、摹廬金石記、摹廬金石經眼錄、漢晉木簡考畧、列國印考，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錄所撰封泥印文考與其所撰列國印考體例相同，彼不摹原印，惟考其印文，此亦不摹原泥，惟考其印文。所考封泥其印文專以漢官印為限，不及吳式芬陳介祺合撰封泥考畧兼收三代古璽及漢人私印範圍之廣。其類別僅分漢百官、蔣石官、梁楚官、太守郡尉、侯相令長丞尉、鄉官雜官、新莽官印為七類，亦不及陳吳陳考畧所分漢時封泥為漢皇帝璽、為漢朝官印、為漢諸侯王璽、為漢王國官印、為漢侯印、為漢郡國官印、為漢縣邑道官印、為新莽朝官印、為新莽郡國官印、為新莽縣邑道官印、為新莽侯子男印、為新莽族女封號印、為新莽諸侯母妻封号印、為新莽國丞官印分排之詳。其考證總為一篇，亦不及吳陳考畧每一封泥印文附以考證，檢尋之便。惟所考封泥吳陳兩家所藏之外，並有丹徒劉氏、海甯鄒氏、上虞羅氏、吳興周氏諸家所藏，多吳陳之所未見。據其所考與吳陳考畧相參考，亦頗足資互證也。

蘇齋題跋　避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蘇齋題跋四冊不分卷清翁方綱撰何溱輯錄方綱字正三又字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中壬申翰林官至鴻臚寺卿方綱為有清一代金石大家其題跋碑帖往往一碑一帖前後題跋三五次辨論數千言雖偏於評騭而居多而有於考訂校覈視竹汀儀徵諸人亦不多讓而於碑帖一點一畫辨析尤細及毫芒尤其專長惟其題跋向無專書止散見於所題各碑帖墨本之中是編所錄題跋四百通即何氏就其所題墨本而纂之輯錄者也編中所錄諸跋惟唐廟堂碑唐本有宋本有蘇齋寫刻本唐碑撰者姚氏題進齋刻本臨志未經刊傳其王稚子闕郭君碑靈臺碑諸跋辨釋諸字頗多以補洪文惠之訛闕四明長垣華陰諸本西嶽華山碑武梁祠石室畫像題字諸跋往復辨證亦足與阮文達華山碑考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互相參證肅府刻淳化閣帖逐冊逐行細校覈考辨

異與所撰蘭亭考相輔頗皆有關考訂金石之作惜其所錄僅限於所見於其所題夏承碑啟法寺碑著跋均未錄入而未為完備也溱字方穀浙江錢唐人考卷內安陽新出四漢碑數方穀書中有先子得孔君碣之語以阮文達山左金石志碣為何元錫所得證之知方穀乃元錫之子也

古泉叢考　屏廬叢刻本　孫汝論撰

古泉叢考四卷，清徐士鑾輯。士鑾字沅青，直隸天津人，咸豐戊午舉人，官至浙江台州府知府。著有宋豔、醫方叢話等書，已刊所叢編。書首標題小題在上，題為古泉叢考，小題在下，題為藏雲閣識小錄第一卷，內小題古泉叢考之後，別題古泉彙錄，第四卷之末別附輯二則，各卷之末附以張壽跋語五則、楊傳跋。所述徐氏手稿原題為藏雲閣識小錄卷一，為古泉彙錄卷二至四，為古泉叢考，今易總題為古泉叢考，而移其識小錄之名於總題之下，存其彙錄之名於卷一之內，乃其校刊時為之改題者也。考其卷一彙錄，但輯各書所載之總論，卷二至四則專輯各書之考，自周景王寶化起至唐咸通元寶而止，錄與考諸條之後，間以所見附識於後，雖述多於作，而所加識語頗於各家論考有所糾正，以之與各家諸作相校，頗可資考。惟核其所錄各考，祇錄及各家咸通元寶而止，於五代十國以後諸泉之考，概付闕如，又所錄各條或頂格或低格，參差不一，而無一定之標準，是似不獨其書非完書，即其稿亦非定稿也。

校補石鼓文音訓　石刻本

校補石鼓文音訓一卷，清周庠撰。庠字春田，績溪人，外無可考。是編卷首為長洲朱孔彰及其光緒二十一年自序，暨凡例四則，卷末為其弟紹斌光緒丁酉付刊時跋。卷中專就元潘迪一家之音訓為之校補，十鼓前後序次一依潘氏音訓原排之次，舊其家字句下音訓於潘氏原音之音訓，則注明原刻；其為周氏校補者，則加補按字樣以別之。為核其校補所據，雖僅就潘氏音訓為限，視各家考釋鼓文，彙集眾說，旁徵博引者為隘，而但就其所校補者言之，如第一鼓遨毆其樸字，謂方言云樸聚也，注樸屬，聚相著貌，周禮考工記作樸屬，鄭注云猶附著，堅是毆其樸，當指毆其所聚者而言；其來遺遺射其豬蜀，潘注豬或作貀，謂玉篇同豣，說文豣，三歲豕，肩相及者；蜀，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獨，爾雅釋山疏云蟲之獨者曰蜀，山之孤獨者亦名蜀，射其豬蜀者，當指射其肩相及與獨行之獸言，非射之不一也。又如第十鼓昊人憙亟，謂憙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無謂之亟，陳楚江淮之間憐，其獨得專二頭，足備一說，以資參考也。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札記　原刻本　[illegible]撰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札記一卷，清劉世珩撰。世珩字聚卿，安徽貴池人。考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原刻於石，石久不存，惟黃丕烈藏有第十二卷，內閣大庫存有殘本數葉，其全書久無傳本。其後有萬曆中朱印本，崇禎中朱謀垔刻本，亦不多見。近所傳者惟阮文達刻本、影印陸友桐寫本、劉聚卿影刻平津館影宋寫本。阮刻篆體釋文訛脫最多，陸寫本雖經繆藝風手校，訛脫仍所不免。惟劉刻影宋本不惟釋文可正諸本之誤，訛脫即篆體如亦不失款識之面目，在各本之中推為最善。此記即劉氏於其影刻時，據以校阮刻之訛脫，附刊於卷後者也。是記條記各則，列影宋刻之不誤者注於前，注阮刻之誤者於後。於款識釋文皆兩本對校，並將阮刻脫文之字詳記其數。其於下通計校出阮刻訛脫一百二十餘條，校勘詳審，洵為研考歷代鐘鼎彝器識法帖者不可不讀之作。惟影宋內本內石鼓存字校阮刻為多，且與范氏天一閣所藏宋本不同，而記內僅將十鼓序次與阮刻對校，於其文字同異多寡概置未校。揆其用意，殆以影宋本移序之中有石鼓多出之字，與楊氏慎所見李賓本同，恐是後人增益之語，故獨於十鼓文字存而不論也。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一卷，羅振玉編。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共和丁卯羅氏自序及目錄，卷中錄其所藏金石文字拓本，自智鼎起，迄文殊般若碑止，計自周迄六朝凡一百七十種，種不止一本，或二三本至七八本不等，皆毛斧季、朱竹垞、汪退谷、汪容甫、鄭板橋、朱竹君、錢同人、阮芸臺、翁覃溪、黃秋盦、武虛谷、何夢華、孫淵如、張叔未、梁退庵、桂未谷、徐籀莊、吳荷屋、劉燕庭、陳曼生、葉東卿、楊龍石、韓小亭、吳平齋、徐紫珊、方小東、崇雨舲、魏稼孫、趙撝叔、沈韵初、端午橋諸家所藏，宋明清初及雍乾嘉道間拓本。每種悉據所藏拓本，按其拓之先後，注明某本為某時所拓，某拓為某人所藏，並記其所藏鈐印，文錄其原書題跋。某各拓文字有異同處，凡某字某拓尚存，某字某拓已泐，某字點畫某處剝失，某拓與某拓不同，皆參互比校，詳注於各本之下，並將其前人著錄誤釋之字，隨文舉正。不獨可據以校勘著錄之碑文，並可據以鑒別新舊之拓本，雖名為所藏金石文字簿錄，實為校勘碑文、鑒別拓本之記載，殊非范氏天一閣、葉氏菉竹堂等碑目，僅標識其名，略舉年月書撰人姓名者所可同日而語。惜其所錄僅及六朝而止，其所藏李唐以下諸碑，續校因有喪明之痛而中輟，未克竟其全功也。

昭陵碑錄　原刻本

偏汝論撰

昭陵碑錄三卷附錄校錄札記補一卷附校記、羅振玉校錄。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光緒戊申羅氏自序。卷分上中下三卷。錄溫彥博、段志玄、安縣主、孔穎達、順義公、房元齡、褚亮、豆盧寬、薛收、高士廉、崔敦禮、張胤、李靖、尉遲敬德、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清河公主、紀國王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牛秀、姜遐等碑，凡二十八碑。卷後附錄校錄札記，前爲宋明清歐趙以下十七家著錄昭陵八十八碑表，次爲石墨鐫華、醴泉縣志、昭陵石蹟考略、雍州金石記、昭陵碑考及見錄諸碑字數表，並逐碑記其補正字，諸家著錄碑文字數，補錄卷首有宣統元年羅氏自序，卷中錄宇文士及、程知節、越國太妃燕氏、房仁裕、周道務等碑，凡五碑，末附補校前錄誤字，並宣統二年羅氏後記，乃據其已成刊成之本，前錄重校崔敦禮、乙速孫行儼、唐儉、姜遐諸碑文，改刻十餘板，又

補錄後五碑碑文，並校其前錄別改未盡之字，廣經修改而成者也。所錄之碑，較林氏昭陵石蹟考略、孫氏昭陵碑考均有增益。所錄碑文亦視各家著錄所補缺字多或加倍，少亦增多數百字，所正訛字亦極夥。其中順義公、崔敦禮、乙速孫行儼、唐儉、姜遐等碑，並據麗芝閣徐梧生、秦炯孫、劉會之諸家所藏善本校錄，尤爲詳覈。考昭陵諸碑者，允推是編爲最善。惟是編前有沈氏晨風閣叢書本，止有前錄二十八碑，無後補五碑，其中崔敦禮碑文亦止據陸氏金石續編所載錄入，其尚未據麗本校錄，其唐儉、乙速孫行儼、姜遐等碑文亦係尚未據各家藏本重校，遠不如是刻經校補之完善。此又考羅氏是編所不可不察者也。

臨淄封泥文字叙目　鐵海廔石印本　潘功琦撰

臨淄封泥文字叙目二卷，王獻唐編述。獻唐，山東日照人。是編前後以叙目分卷，上卷為叙，下卷為目。叙分兩節，前詳考出土之地址，後詳考封泥之文字。目分周璽、秦官、漢朝官、漢侯國官、漢郡國縣鄉官、漢邑官、漢私印、無考漢印諸類，末以晉官附焉。考其所列封泥，惟末附晉官印為北方出土，非臨淄所出，餘則悉出於臨淄縣屬之劉家寨村，並從出土封泥雜廁其間。與吳式芬陳介祺合編之封泥考略、周明泰所編之續封泥考略不限於一邑者不同。其目所分門類，雖限於所出，不及封泥考略、續封泥考略之多，而叙中所考封泥文字，不惟視考略、續考略加詳，其辨諸封泥之色有深赭、淺赭、黃赭、紅色、青灰、紫色、黑種種之別，詳人之所未詳，並足以供參考而資鑒別。至所考劉家寨村為漢時齊之王宮、國都故址，所出封泥為齊之王宮與縣署檢驗所遺，並即印文推知其在西漢之世元封以前，而齊城之內史，當秦代西漢官署所遺之封泥，雜於其中，尋從出土地址考證，則論封尤為精核也。

懷米山房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懷米山房藏器目一卷，清曹載奎撰。載奎字秋舫，江蘇吳縣人。刊有懷米山房吉金圖、石刻二卷。其人事蹟無可考。惟據其所刻吉金圖張廷濟序及曹氏自序之年月，知其為清中葉嘉道間人，與張叔未同時為南中鑒藏家耳。是目為江建霞從吳城王氏傳鈔王文敏公手錄各家藏器目之一。計其所藏為鐘二、鼎十三、彝五、敦六、鬲一、甗三、簋一、卣三、尊六、壺三、觶四、角一、爵三、斝二，凡四十八事，皆三代彝器，無秦漢以後之器。其藏器中最著名之器為齊侯中罍之壹，其器後歸吳退樓，即其以兩罍名齋之第二罍也。目內注明拓作某者，拓即指其所刻之吉金圖而言。今以吉金圖內所刻各器與是目所載各器互證，嘉禮壺乃作器觶，則拓有而目無；立戈形觶，則拓無而目有；其拓內漢以下之大官鐘、阿祝鐘、西鐘及大吉兩壺，則是目均未登載。是目所謂拓作某某外，目與拓仍彼此互有詳略。考曹氏懷米山房藏器者，但須與其吉金圖石刻兩相印證，乃可無所遺漏也。

山陽縣唐楚州石柱題名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山陽縣唐楚州石柱題名考一卷清范以煦撰以
煦江蘇山陽人其事蹟無考惟前卷書衣所
題年月為道光丁未編中撰人姓名題為邑人
以石柱在山陽證之知其籍隸山陽為道光時
人耳范氏因石柱題名為淮邑郡城石刻剛存
桑梓文獻而金石萃編尤未著錄乃專為詳
考以成是編上中兩考惟此一種石柱分八面刻
字第一面為唐河汝南房墨卿書石柱記其第二

面以下為有唐自大和三年至會昌三年官斯
土者之題名雖已剝蝕尚存八百七十餘字其題
名內之郡行餘崔郾李敬方盧宏止可正郡
志及吳山夫之山陽志修遺餘作愈郾作郾
方作芳盧宏止作盛和止之誤李師稷李德
修之授官年月證以舊唐書蕭倣由楚遷越
郭行餘由楚移汝其前後接替年月亦為通相
脗合均與史傳邑乘可資互證其范氏所考擬
亦與通鑑新舊唐書及郎官石柱題名記柳宗

元答韋中立書柱題名內官制姓名除授一一辯
其異同加以考定亦極詳確互與趙氏唐御史
臺精舍題名考並傳是為考山陽一邑之石刻
者立所必資石柱文字名家多未著錄范氏是
編石廬金石書志答氏金石書錄目亦復漏載
是不能默不亟為錄存以供參考也

古今錢畧　兩傳遊齋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今錢畧三十四卷，清倪模撰。模字迂存，又字韭瓶，安徽望江人。嘉慶己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知縣，復就改就校官。書成於道光元年，至光緒初始由其從曾孫文蔚付梓。前有光緒丁丑孫衣言序，末有光緒五年姚覲元後敘。首列清代幣制及清歷朝制錢，次分十六類：曰幣，曰刀，曰布，曰圜錢，曰副品，曰偽品，曰外國品，曰奇品，曰雜品，曰存疑，曰存異，曰泉範，曰源流，曰譜錄，曰錢制，曰附錄，終以題贈、敘傳殿之。自首清一代錢制錢起，迄於附品，釐為三十二卷，合以卷首之清代錢制、卷末之敘傳，總為三十四卷。全書大旨分法制與圖形為二。卷首所列之清代錢制及二十七卷以下之楮幣、源流、歷代泉錄暨附錄，皆法制之屬；自一卷之清代制錢至卷二十六之泉範，皆圖形之屬。法制與圖形並詳，不偏重一端，於古今錢考譜書之中，義例此為最善。雖其所收古今錢品僅四千一百餘種，不及近時李氏古泉滙搜羅之富，而於有清一代錢法案令甲綜輯靡遺，於歷朝錢制而後博徵前代法制因革，足備政書之一家，非徒以鑒別古器為譜錄學之一種。而其考定文字，辨證異同，亦足補諸家圖譜之闕，則殊非諸李氏專考文字者所可比擬。孫氏之序稱其淵義肪旨為他譜所不及，可謂善讀是編能識作者精義之所在者矣。

吉金所見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吉金所見錄十八卷，清初尚齡撰。尚齡字渭園，山東萊陽人，彭齡之弟也。書前冠以翟云升、浦日楷、園春、黃九儒、牟房、王廣泰及其兄彭齡詩序，並渭園自序。次為總目，次為凡例二十四則，次為古香書舍圖，次為名家題詞。卷首為古圜金刀布文字考。卷一至卷十四為自周至明歷朝之正品，而各以其時代之偽品、附品附於之。卷十五為外國品，卷十六為各種壓勝錢，卷末為考古瑣言及跋文。其義例既踵於倪氏之古今錢略，形制兼詳，其搜輯亦踵於李氏之古泉匯，包括無遺。惟以向以晉黃布為太昊金，魯陽布為少昊幣，安陽、平陽、宅陽、陶陽諸布，涅陰小布為高陽金，泰垣字錢為神農金，隶字幣為堯泉，隶字大布為舜幣，安邑大布為夏幣，扶比大布為商貨者，盡歸之列國，在戴醇士、李竹朋、鮑子年諸家考定之前，能一掃路史、詩書一切穿鑿附會之說，其見解殊遠出劉

青園泥當金、當爰諸幣為虞夏贖金之上，而壓勝品中，於秘戲諸品，一概屏而弗錄，其去取之矜慎，亦有足多焉。

石鼓文釋存 青池劉氏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釋存一卷清張燕昌撰燕昌字芑堂又字仲魚浙江海鹽人乾隆丁酉優貢生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著有金石契已著錄是編原刊久毀是本乃青池劉氏據江寧傅春官得於丹徒趙森甫所藏之本重校付刊者其第二鼓後所存半字並張氏題字趙本已失則據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摹以補入故卷末有劉慈石跋張氏㠯作據范氏天一閣所藏趙松雪舊藏北宋搨本參以顧氏甲秀堂藏本及其所藏元時舊拓校其異同於各鼓泐字闕字據各本考釋之復志據范氏北宋本另以陰文注其字於下以正傳寫之訛而存宋搨之真並採輯章樵薛尚功董逌潘迪郭宗昌鄭樵施宿趙崡及清代朱竹垞褚千峯王昶趙魏陳焯周廣業之說以資博證其各鼓之下未及詳者更為補注於後以詳其前之所未盡本因其重摹天一閣原本而作其所摹天一閣本自道光中徐渭仁移置萬竹山房燬於火藥庫災後僅有徐氏隨軒金石文字內重摹張刻之本其張氏原刻久已無傳獨賴有是編本存尚可據其所考與徐氏摹刻互相印證也

八瓊室金石補正　劉氏希古樓刊本　馮汝玠撰

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目錄三卷祛僞一卷札記四卷元金石偶存一卷清陸增祥撰增祥字星農江蘇太倉人道光庚戌進士賜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擢湖南道書前冠金壇馮煦長洲章鈺吳興劉承幹諸序首列凡例十四則次爲目錄三卷目錄之後爲補正補正之後殿以祛僞札記偶存卷尾附王季烈後跋是編之作爲補正王蘭泉金石萃編而作凡原書已錄而不誤者概不復錄惟補其未錄正其所誤故自周迄於金之僞齊每錄一刻標題之後詳註其尺寸行數字數字徑地址全文之後附以各家題跋一如原書之例惟原書唐以下跋用正書此則跋從晉始原書悉用慮俿尺此則自晉以下跋用今營造尺則於原書之例畧有變更也至其補正之例補者有數端原書未錄者則悉爲補錄原書所輯各家題跋偶有未載者亦爲採入此補於補正之編之中者也原書未錄彝器鏡銘甎瓦之屬不入於補正而錄于

札記此不補於補正之中而附札記爲補者也原書斷自金齊元以後概未採錄此於元之金石另爲偶存此亦不補於補正之中而附偶存爲補者也正亦有數端原書誤者則節錄其文指出摘字據墨本校其訛謬加以訂正原書於溪山巖洞題刻或類列或分次此則悉爲類列而分別時代就年月之最先者以類從之此正於正編之中者也碑估妄託文人作僞者另入祛僞此則不正於正編之中而以祛僞爲正者也核其所補所正雖爲對王氏萃編而作而所錄王氏原書未載者多至二千餘通搜羅既富考訂尤精實駕王氏萃編而上之萃編一書陸氏推爲宇宙鉅觀古今傑構竊謂王氏之作書非一手所成疏誤之處層見叠出殊不足以當之若陸氏是編以一人之精力成此等身著作包羅一切罕有其倫斯可當之無愧也

金石彙目分編　[illegible]孫堂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彙目分編二十卷。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浙江學政。著有攈古錄金文九卷、攈古錄二十卷，已著錄。是編首列凡例七條及吳氏自序，次爲攈碑七則、訪碑五則，次爲總目、次說，而都十八行省。當時所見之金石，分京師、盛京、直隸、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各都省，爲卷二十，而以吉林、黑龍江、海東諸國附于盛京，西藏附于四川，新疆附于甘肅。都省之下分府，府下分縣，名列其見存而已見者于前，其載于各書而未見者則另于其後，以待訪別之。仍各依其時之先後爲序。於尚存而已見者，則一一詳注其年月、書體及書撰篆額姓名及其地址；於其載于各書而未見者，則一一據其著錄之書詳注于下。每一卷後更如前例，附遺以補遺，以補各卷所列之漏。凡裒字古今見存已佚之金石，其目悉具于編，直合古今各家所撰分地斷代見存待訪諸目彙而爲一。自有金石編目以來，包括之廣，分理之晰，從未有逾于是編者。吳氏斯作，可謂於古今裒字古今金石諸目集其大成矣。按是編與其所撰攈古錄互校，彼僅分年而不分地，遠不若是編既分地復分年之便于檢尋。彼於向無定所之鐘鼎彝器、鏡洗、符牌、甎瓦之屬悉錄于編，而不若是編之專以有定所之金石爲限，義例謹嚴。於于久佚之金石概置不論，不若是編另立待訪一門，旁搜博採，足供參考。其書序例皆無，似是據稿本付刊。是編刊行在攈古錄刊行數十年後，序例均完，體例亦遠出攈古錄之上。其攈古錄之所未載，如晉高麗好太王碑、魏毋丘儉征高句驪刻石、唐楚州石柱題名諸刻，亦均補入，當是據攈古錄增修之定本。凡欲兼考裒字古今見存久佚金石諸刻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封泥考略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封泥考略十卷，清吳式芬、陳介祺同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內閣學士。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進士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封泥最初出於長安，劉燕庭長安獲古編曾錄數十事，吳氏陶清館金石亦曾著錄一二，惟不知其為古人簡牘鈐封簡牘之泥，知其為鈐封簡牘之泥而輯為專書加以考證者，則自是編始。是編乃吳氏、陳氏兩家合輯其所藏而成，前後無序跋，惟每卷列其目於前，摹其文於後，以類相從，而分之類為古璽封泥，為漢皇帝信璽封泥，為漢朝官印封泥，為漢諸侯王璽封泥，為漢王國官印封泥，為漢侯印封泥，為漢郡國官印及無考丞印封泥，為漢縣邑道官印及地名封泥、長老封泥，為新莽朝偽官印封泥，為新莽郡國偽官印封泥，為新莽縣邑道偽官印封泥，為新莽偽封侯子男印封泥，為新莽族女偽封號印封泥，為

新莽諸侯母妻偽封號印封泥，為新莽偽封國丞印封泥，為漢臣名印封泥，為漢妾名印封泥，為漢私人印及閒文殘印封泥，每類封泥每摹一文字即附以考證，其印文三代而漢私印而外，西京新莽官印居其八九，可與漢書百官公卿表、新莽列傳互證，並可補表傳之所遺，而導官作遒，从木不从寸；捷為作楗，从木不从牛；越嶲作跋，从足不从走，尤足正漢書傳寫之訛。其考證於漢新官爵郡縣邑道考證百官公卿表、地理志一二，加以疏證，並於中東司馬、嚴道橘園、東安平丞、栽丞諸印皆引旁徵，定其時代，補其闕佚，考證亦極精確，而對於其時疆域之官職郡縣邑道注名，稍考其沿革，尤為加詳。雖為考輯封泥之作，實不啻漢新百官地理表志之疏補。繼是編而輯者，如齊魯封泥考存、鐵雲封泥存、鄭盦所藏封泥、癖齋封泥集存類，有文字而無考證，且亦較是編為略，論其所輯之博，所考之詳，蓋無逾於是編者矣。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　房山山房抄存書本　馮汝玠撰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一卷，清李佐賢撰。佐賢字竹朋，山東利津人，道光乙未進士，官福建汀州府知府，著有古泉滙、書畫鑑影、續泉說、詩書，已著錄。是編所題若跋雖僅寥寥數十通，而其中所記北齊尖山摩崖之第一段為十二行，第二三段皆為七行；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殘字見存九百零一字；北齊小鐵山摩崖前為十七行，後為石頌十二行，行約五十餘字；北齊岡山摩崖存字十三段；北齊葛山摩崖為十七行，存字將近四百，皆詳考其行數、段數、行數、字數，並其見存字數，足以補正阮氏山左金石志所載之遺漏訛誤，而為考證山左金石之資。其考定小鐵山摩崖為僧安道壹所書，發前人之所未發，尤為確鑿。至評隱嶠婁碑，謂其筆畫奇詭，氣概雄傑，所謂龍畫糅書，誠非虛譽，詎作偽者所能造。而前人疑其偽者，亦自有說，蓋是碑在衡山真隱屏後，人迹罕至，得見者鮮，所見皆屬翻本，且語訛為真者，必見原本真搨者也。疑為偽者，皆為釋文所誤，未見真拓者也。若見而不信者，必無其人。其論真偽之別，更非具有特鑒者不能道也。

說文理董外傳　原稿本　馮汝玠撰

說文理董外傳九卷，呂翼文撰。翼文籍貫事蹟未考。惟喻蕭書所述王湘綺之六書，卷末嘗附其說文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諸例，是編傳內偁者湘師諸之詞，所謂湘師者，當即指湘綺而言，殆此互證，蓋亦湘綺人而湘綺之弟子也。是編於說文九千字中，剔出若干字，依六書之類，各以類從，據許書原注中所包意為之傳，其分六書象形會意諧聲外，指事則分其字為對文、單文者，又擴文變文複文六例；轉注則惟取考屢棨三字，假借則惟取令長二字。核其全書，就其分類而論，指事所增諸例，多以應歸會意之字羼入；轉注僅取考屢棨三字，則不知同建首意者皆為轉注；假借僅取令長二字，則不知本無其字者皆為假借。所分諸類，或字或標，淆亂，或雖後隨之，而不足為訓。而引老字於會意，知為未轉注前之體，引考於轉注，知為已轉注以後之體，則又見好窮能深入，殊勝於諸家互訓。從訓之說，就其所傳而論其言。許氏諸說象形，又以形為从某，皆俗師所補，非其舊，不知許氏之說形，凡於象某形者則直曰象某，凡於一形而可以兼象衆形者，則但曰从某某之，如高之从冂从口，冂與口皆為象形，而曰从冂从口；鹿魚之从匕，匕象鹿馬之足，而曰从匕，乃其說形之通例，而謂非其舊，殊於逐字逐解，尚欠體會。而於玉字注傳曰：朋丨亦為形，非从丨；於中字注傳曰：朋丨亦隨體畫成之形，非从丨，則又於許氏晰形分言之例，頗能發引，亦殊非舍混籠統以解許注者比。雖其所分所傳，類論名不相掩，而較其師湘綺之於六書，以明象形之字，而濫入指事轉注者，則大有軒輊。苟能判其類論，舍其短而取其長，尚未始非研考說文之一助也。

天一閣碑目 阮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天一閣碑目一卷清范懋敏編懋敏字葦舟浙江鄞縣人明侍郎范欽之八世孫也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二年錢大昕序後為續譜之目編內所列各碑皆明時范欽天一閣舊藏自欽而後傳之三百年雖未散失迄無編次直至懋敏適海鹽張燕昌就其閣鈎其所藏北宋拓石鼓文寓于范氏而錢竹汀適亦在此彼此嗜好相似乃以天一所藏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於世豈非闕事因相約撰次遂助懋敏而成是目計目中所列石刻自三代以迄宋元凡七百二十餘通每通均詳注年月書體及撰書人姓名其明以下者悉不入目則仿歐趙之例也按其所藏之數較之清代乾嘉以後收藏家動盈數千通者其多寡懸殊自不可同日而語而即當明一代而論如趙崡都穆郭宗昌諸人以收藏著名而郭之金石史都之金薤琳琅所列不過數十通趙之石墨鐫華號稱最富亦止二百數十通天一所藏則多至七百餘通不惟遠過郭都兩家即視趙氏所藏亦奚啻增多兩倍不能不推其為明代收藏大家石墨鐫華金薤琳琅金石史諸書四庫全書尚均收入是更不能不亟為存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積古齋鐘鼎款識稾本　影原稿本　為弼撰

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四卷附丟卷、清朱為弼撰。為弼字茮堂，又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慶乙丑進士，官至侍郎。是編第一第二兩卷，朱氏原(題)為鉏經堂金石跋，第三第四兩卷原題為吉金文釋，附卷則為葉志詵、張廷濟、徐同柏、諸慎莊、湯金釗、陳慶鏞、莫友芝、俞樾、吳雲、黃彭年諸人之跋，原附於各卷之中，今概題為積古齋款識稿本，不用朱氏原題者，則因朱氏此稿既

經阮文達改定，以為為款識底本，若仍遵朱氏原題，祇可包括朱氏之原稿，而不能包括文達之改定，且其子善旂影印時，乃以諸跋別為附卷，而據卷首題簽跋文達跋題鉏經堂金石跋為積古齋款識之名，易加稿本於下，以符其名實也。卷中考釋援積古齋款識對勘，有此本摹出可補阮者、有器雖佚，款字可補阮者、有阮稿可補今刻者、有朱說可補今闕者、有今刻不刋白可證阮原本者、有釋文視阮為詳者、有釋文視阮為略者、有摹文視阮為略者、有與阮刻異而是者、有與阮刻異而非者、有與阮刻異而可並存者、有經阮筆改而與今本同者、有經阮筆改而與今本異者、有阮稿案語可補今遺者、阮稿與今本不同者，彼此可資互證之處甚多。據以參校，不惟可考其同異，甚今本款識中某為朱說、某為阮說、某為阮引某人說，並可於此一一徵之，乃知款識一書，草創實出於朱氏，文達不過就其原稿加以潤色，續補阮氏款識與朱氏此稿，兩書須併作一書讀也。

瘞鶴銘考補　翁氏刻本　　馮汝玠撰

瘞鶴銘考補一卷清翁方綱撰方綱字覃溪號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嘉慶四年重預鹿鳴宴賜三品銜十二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歷充江西廣東山東等省學政順天江南江西湖北等省鄉試主考著有復初齋全集是編首列瘞鶴銘見存字圖及見存字考次列銘書出陶貞白辨瘞鶴銘非出晚唐辨銘下三行非重刻辨銘石移置寺壁辨滄州移石後搨本辨山谷說大字無過瘞鶴銘辨凡爲文八篇而附以米元章陸務觀兩題名者刻者錄侍摹本附于後卷尾爲豐潤端方丹徒陳慶年兩氏校刊時跋及陳氏所撰之校勘記翁氏是編係爲補汪退谷之考而作所考係據其所藏水搨三本而參以初移出亭拓本計考得存字全字八十八半字十一較之汪氏所摟拾之山亭搨本僅得全字七十七不全字九者爲多可補汪考之所未及其所辨銘文下三行非重刻謂陳滄洲誤讀馬子嚴題乃跋是誤義證昭然尤足一掃宋人重刻之謬說推主董逌黃長睿馬子嚴柳貫陶九成顧元慶都元敬孫克弘顧炎武林侗諸人之說以爲陶隱居書雖援舊館壇碑爲證而石刻既未明著隱居姓名則爲隱居所書終嫌未確則不若張力臣汪退谷王若林諸人付諸存疑之爲愈也

山樵書外紀　瑞氏刊本　僑汝玠撰

山樵書外紀一卷，清張開福撰。開福字質夫，又字石匏，浙江海鹽人，邑諸生，芑堂徵君燕昌之子。晚客陝西，歸自號太華歸雲叟。是編前無序目，末有江陰繆荃孫跋。卷中首列宋時重刻瘞鶴銘上一段五十餘字，次列元祐六年米元章題，四行，十六字；又次列建中靖國元年賀方回等題，五行，三十餘字；又次列隆興元年陸務觀題，十二行，七十七字；嘉熙三年范仲宽題，三行，十八字；又次列淳熙十一年吳雲壑焦山觀瘞鶴銘詩，十絕一首（二十八字），末錄聖法帖、吳居父焦山題名一則，各條之下更雜引諸書為之考訂，乃專舉鶴銘兼為焦山紀勝而作，雖亦列宋刊及附於鶴銘題名題句與於鶴銘不置一詞，迥異乎張弨、汪退谷、翁方綱諸家之考辨，而所錄間有諸家採訪所未及，甚者證亦復翔實，頗可為鶴銘以外旁徵博引之資。是亦讀鶴銘及諸家考辨者所不可廢。所以繆藝風謂其於瘞鶴銘無得，左宜右有之樂，而端匋齋亦即附於翁氏瘞鶴銘考補之後，與之同時並刊也。

平安館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滿汝玠撰

平安館藏器目一卷，清葉志詵撰。志詵字東御，湖北漢陽人，輯有閣遂真圖詠一卷。葉氏所藏吉金，至阮氏積古齋藏器之後，陳氏簠齋、吳氏愙齋藏器之前，號稱最富。是目所載，計鍾二、鼎十四、尊十五、卣十、壺三、鏈二、爵十一、斝三、觶十、角四、觚六、敦二十、簠五、鬲九、匜四、盤一、彝九、鐸一、豆一、節一、古兵劍戈之類十四、秦漢以下權鼎鐘豆錠壺虎符諸器十五，凡一百六十餘器，較之清儀閣、懷米山房、攗虞、青齋、石泉書屋、愛吾鼎齋、與書閣諸家所藏不及百器者，皆多所以考古吉金者，作葉氏平安館藏器在所必徵。惟目載各器以吳氏攈古錄所記葉氏諸器證之，目中所載不見於吳錄者幾居其半，而吳錄所記葉氏藏器為目中之林父己鼎、萬鼎、子一鼎、伯遲鼎、蘇鼎，卣中之諸婦卣、綸伯卣、伯𢧵卣、中卣，孚父、林父敦、卻伯達敦，匜中之亞匜、冊父乙匜，彝中之重屋彝、祖丁彝、亞形立旂彝、父癸彝、北伯彝、彝彝、女康丁彝、析父乙彝、酉庚彝、吳彝，爵中之子爵、子父巳爵、方吳爵、日斝父乙爵、父戊爵及朋尊、父丁斝、日壬觶、父丁觚、伯吳甗、於子孫鐸、龍錞三十餘器，則並為此目所無。此目亦江氏從福山王文敏手寫之本錄出，而其中與吳錄所記彼此歧異之處甚多。何與江氏兼所錄其他諸家藏器之目，間與吳錄及其他記載所著出入者亦大相懸殊，其中同為一器而標題不同者容亦不免，要多彼此歧異之多，不知文敏當日何所依據，是則祇可存以俟考矣。

雙虞壺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雙虞壺齋藏器目一卷，清吳式芬藏。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是目為江氏所錄諸城王氏家藏、福山王文敏公手寫各家藏器目之一，計其所藏為鐘一、鼎十、彝二、觶四、爵十八、尊四、卣三、敦十二、鬲二、甗二、盉一、壺三、匜三、盤二、簠三、觚四、鉼一、銚一、古兵二，凡七十八器。按吳氏所藏古吉金僅寥寥數十器，在當時南北收藏者家之中，不惟與葉氏平安館、吳氏窓齋不足以相頡頏，即就山左一隅而論，亦與陳氏簠齋所藏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與利津李氏石泉書屋、諸城王氏選青閣、李氏愛吾鼎齋各家所藏差堪伯仲，而在當時收藏名家之中，其名竟與簠齋不相上下，則以吳氏精於鑒賞，所收封泥古印之數甚一不精，所藏彝器雖少，亦喜以勝多，而其中之虞司寇兩壺與吳退樓之齊侯兩罍旗與遙遙相對，尤烜赫於長江以南、大江之北，故退樓以兩罍名其軒，而所藏名器遂因兩罍而見重於一時，而子苾以兩壺名其齋，而所藏名器亦因兩壺而益稱於當世。至目所載，雖與吳氏攈古錄自記藏器小有異同，不能遽認為定本，其於吳氏所藏名器固已十得八九矣。

愙齋集古錄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愙齋集古錄二十四冊。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字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直隸清河道、太常寺卿、湖南巡撫。著有說文古籀補、字說、詩書，已著錄。是編前有丁巳羅振玉、葉昌熾兩序及吳氏光緒二十二年自序並姚華手寫總目。按愙齋自序所述，原為商周吉金文十一卷、秦漢各一卷、漢以後吉金為一卷，共六十四卷。此則分原書之十四卷為二十四冊，與愙齋原編卷數不符。吳氏手寫釋文考證之外，且有王賸之補書各器釋文及吳氏原考據。葉序所述，乃愙齋猶子湘士屬王賸之重加校董之本，已非原編之舊。故卷中增有王氏補寫各條，不盡為愙齋手蹟。而愙齋手寫集古錄釋文賸稿所載考釋，為齊侯兩壺、大鼎，亦多不見於是編也。惟是編雖非愙齋原編，而但就王氏所理董者計之，其所錄吉金文多至一千一百四十餘器，已與海寧吳氏攈古錄金文所

收金文足以相埒。其所考釋，雖不如賸稿之多，而如考釋齊侯鑄諸器銘之煌煌大文，為賸稿所未有，則拘楨是編以存其說，且每一器各依原銘影印，釋文之外更加考釋，亦較之攈古錄於自摹刻釋文之外間錄名家考釋一二者，足以傳古信今。兼資考證，乾嘉以後、同光以前諸集古吉金文者，要推是編最為淵富，亦未可因其出於王氏理董，非吳氏原編之舊，輒加訾議。第欲考愙齋吉金文考釋，仍須與其手寫賸稿互相參稽，始足窺其全豹，不可專限於是編也。

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　影印本　馮汝玠撰

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一卷，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字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直隸清河道、太常寺卿、督辦寧古塔等處防務，屯墾，官至湖南巡撫，著有說文古籀補、字說、愙齋集古錄，已著錄。因見其後之學風，影響當時，如陳簠齋、吳退樓、潘鄭盦、吳子苾諸人，咸有著錄，其中考釋之精，對於愙齋為最，而愙齋之考釋，則以其集古錄與此稿為最。稿凡考釋鐘鼎文字一百三十五通，並附類字考釋一條於郘侯伯晨鼎考釋之後。其見於愙齋集古錄者，僅取蒲鼎、子璋鐘、郘鐘、非氏鐘、者仲鐘、魯遽鐘、己侯鐘、虢叔伯鐘、單伯昇鐘、生鐘、僕兒鐘、通彔康虎鐘、戎都鼎、駒方鼎、毓鼎、鮢作召伯鼎、師全父鼎、毛公鼎、靜敦、非向敦、父敦、師虎敦、𨑓鼎、己亥鼎、丙午鼎、犀伯魚父鼎、或者鼎、先獸鼎、師旋鼎、史頌鼎、仲敦、子負橐形敦、祖庚乃孫敦、登山敦、南方敦、乙未敦、

太保敦、君夫敦、伯魚敦、取父癸敦、格伯作晉姬敦、雁鳥集木敦、頁閘敦、虘鐘四十四器之考釋，餘則並為集古錄所無者，且於齊侯壺銘，考其人民都邑之書字，集古錄釋文誤釋為器字者，並已改釋，為表而其見於集古錄四十四器之考釋，不惟詞句多有同異，且鄦子鼎蓋庚以下之考釋，更與集古錄全剛者不同，推此於集古錄之齊侯鎛考釋，為此稿所無，而彼與互校，此稿考釋實較集古錄為多，蓋即集古錄考釋之外，零星散稿，集日集古錄賸稿者，乃後人隨意標題，雖於此稿內容未加詳考耳。考愙齋鐘鼎文字考釋者，當以集古錄為參考，而此則以此稿為主要也。

葉竹堂碑目　粵雅堂叢書本　高毓浵撰

葉竹堂碑目六卷，明葉盛撰。盛字與中，江蘇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謚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文莊奏疏四十卷、兩廣奏草十六卷、葉竹堂書目六卷，均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存目中。獨此碑目未經採入，據目後伍崇曜跋，所述此目乃係從吳荷屋舊藏鈔本付刊，伍氏未刻以前蓋向無刊本，所以四庫全書只錄其書目而於此碑目未錄也。目前無序跋，所錄各碑均以時代為次。卷一為周秦，卷二為漢至隋，卷三為唐至五代，卷四為宋金，卷五為元，卷六則以集帖圖像之類為殿。所收秦漢諸碑雖非豐富，而於一碑一帖皆重摹刻本者則各種兼收，搜羅宏富，不可謂不博，至以歷代圖像別為一類，附於卷尾，不與其他有文字各碑相雜廁，其體例亦殊可取法。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序以東觀餘論、宣和書譜、金石略、墨池編、集古錄、隸釋、金石搖要等書，以與葉氏此目，四庫全書趙氏金石林時地考提要中亦引及此目，而吳荷屋之筠清館金石文字目於諸石刻後另立圖像一類，其體例即取法於葉氏此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許氏石鼓文鈔 經光樓原刊本　馮汝玠撰

許氏石鼓文鈔二卷，清許容撰。容字實夫，一字嘿公，江蘇如皋人，著有篆海、說篆、詩書。康熙壬戌進士許嗣隆之弟也。是編前有康熙戊辰廣濟金德嘉、上海周金然、長洲孫岳頒及其兄嗣隆諸序，末有胡兆鳳、胡介祉及許氏自序跋。中以摹辨前四鼓之文屬上卷，以摹辨後六鼓之文屬下卷。據胡兆鳳與許氏自跋所屬述，許氏與作係因朱竹垞撰日下舊聞考，以其中所考石鼓三卷屬許縮篆摹刻，許乃躬赴太學手搨十鼓原文，就朱氏所考重加校正，刻以別行。即是編每鼓悉摹其原篆於前，繫以辨於後，名為文鈔。實與嘉慶中楊世春之石鼓文鈔僅摹十鼓原文與重排十鼓之文，錄潘氏音訓與清高宗御製重排石鼓詩序，不加校正者名同而實不同。其所摹鼓文就原石刻並審其點畫，以校諸本之訛；所辨闕字就原石泐並審其地位，以證諸說之誤，皆確而可據。而其於第三鼓之吳字，大上所從之龍，誤為從乙在日口中，辨諸家所說從田從白從白之皆非，惟潘釋為是，尤為精確。雖不如張氏之釋存志、依宋本尹氏之文匯薈萃群書而輯之，朱氏原考則各有所長，未容軒輊也。

嵩洛訪碑日記　粤雅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嵩洛訪碑日記一卷，清黄易撰。易字大易，又字秋盦，其父樹穀，號松石，故易號小松，浙江錢塘人。官山東兖州運河同知，護理運河道。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碑目、岱巖訪古日記等書。是編原出於黄明經石溪所鈔藏鈔本，但傳為小松之草，而編中並未著其姓名。伍氏據以付刊時，考翁覃溪撰黄秋盦傳，有南游嵩洛，又其從任濟甯，而卷末有抵濟甯語，又小松為錢塘人，而記內有絶類吾杭西湖語，又阮文達公小滄浪筆談，稱小松嘗作得碑圖十二圖，及嵩洛泰岱訪碑圖，以書此種種可證，而於嵩洛且有訪碑圖之作，斷定是編為小松所撰無疑，因於編首撰人，直題小松姓名。茲據伍本錄入，即依伍氏原題。爲記中訪碑，只有月日可考，自九月六日祥符桐圃寺搨碑起，至十月九日抵濟甯止，計一月有餘。凡搨碑四百餘種，向為搨工遺漏之未拓之碑額、碑側，與訪而搨之。其少室闕銘散

林芝□郡上列之字，及其前之字，並闕側之三行字；嵩林下隔右二列之伊字；闕母廟闕銘與一行前之川郡陽一行、二月一行；堂谿典請雨銘首之維時二字，及其言維何下之嘉字，皆向為人所未見。其中嶽廟前東首石人冠頂上之馬字，則武虛谷諸人屢次遣工搨剔未獲，至是始行發見者。是均是行訪而得之，可據以補前人著錄之所未及者也。

蘇米齋蘭亭考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蘇米齋蘭亭考八卷，清翁方綱撰。方綱字覃溪，又字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至鴻臚寺卿，加二品卿銜。所著瘞鶴銘補考，已著錄。蘭亭自宋以後，考其真本者紛如聚訟，故宋桑世昌撰蘭亭考，俞松又繼桑作蘭亭續考，是編則又繼桑、俞兩氏之考而作也。凡為卷八，首書嘉慶八年翁氏自序。一為考定武蘭亭偏旁尺度，偏旁於姜白石所考十九條、洞天清錄所考四條外，又續考二十九條，尺度用今衣工尺度之。二考神龍蘭亭。三考摹崇帶暢還五字，以定武、神龍及各本互相考校。四考蘇耆本蘭亭。五考領字從山本蘭亭。六考行穎上本蘭亭。七考趙孟頫十三跋及諸雲龍所刻十六跋本。八考懷仁集聖教序所用之蘭亭字，分鑒真、存摹、存擬三類，舉以為考蘭亭諸字之證。是考合定武、神龍諸本，逐字逐行詳加考證，辨析毫芒，窮極幽微，雖僅以時所習見本為據，而視桑、俞兩氏之考，其確切實遠過之，與其所撰瘞鶴銘考補遠勝於張、汪兩氏之考正復相同，可謂後來居上矣。惟置神理而不論，徒斤斤求之於形跡之間，膠柱刻舟，在所未免，則是在讀其考者，通其會意而泥其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甯金石待訪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江甯金石待訪目二卷，清嚴觀撰。觀字子進，江甯人，長明之子。國朝先正事畧於長明事畧內稱觀與其弟晉皆能讀書，世其家學。著有江甯金石記八卷，是編之作，乃因明顧起元之金陵古金石考目不分存佚，因分別見存已佚，就見存者編爲金石記，更於見存之外，別以已佚而待訪者另輯成此目，所以與其所編之金石記相輔以行者也。是編前無序目，末有其弟晉嘉慶九年跋。編中披輯已佚金石諸刻，從建康志、金陵新志輯出者居多，外此於一切山經地志稗官小史亦悉加採摭，所輯多至七百餘種，較之顧考增多數二百餘種。每列一目，於引用各書其載有明文者則注明又見於某書，其僅見其目者則注明目見於某書。搜羅既稱宏富，分注尤極明晰。考江甯府已佚之金石無蓋亦有博於嚴氏是編者，惟有繆荃孫於待訪之金石採輯已極其博，其大都五百大泉、當千、孝建、直百五銖等錢，則係當時通行之貨，非一地獨有之品，與其他古刻金石屬于江甯者迥乎不同。雖志所刪除，以嚴體例不宜更著之於編，乃亦引以取盈，竟與其他金石並列，未免雜之矣。

半氈齋題跋　功順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半氈齋題跋兩卷，清江藩撰。藩字子屏，江蘇甘泉人，余蕭客弟子，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宋學淵源記三卷、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並編上卷爲題諸本書跋，於金石無涉，下卷爲題跋，則皆屬可考之金石，可供研討者矣。其金石諸跋雖僅二十餘通，而考其所跋，如題武梁祠畫像，謂顏淑一則與毛傳巷伯不同，顏淑毛傳作叔子，石刻獨云燭蔡自燭，畫像亦顏淑握火，傳云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是非使婦人執燭也，兩家異說，未知孰是。楊云擩芷續之，蓋蔡畫而天未明，乃擩屋上之草爲燭以續之，傳云縮屋繼之，縮与擩古字通，屋下脫一字，援孔疏疑是茅字，再榜又無屋字，毛傳脫茅字，此又互文可證。每文謂毛傳之燭以燭爲蔡，畫像之燭以燭爲照，字同而訓不同。題顏臨十七帖，謂司上有司馬承禎印，承禎武后睿宗時人，在魯公前，不應有此鈐記，可糾一。又署於湖州刺史時大歷元年云云，考新舊唐書本傳，魯公代宗時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飭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州刺史，又遷湖州刺史。歐陽修集古錄云大歷三年公始爲移撫州，公靖居寺題名云自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後此大歷元年公在吉州，尚未遷撫州，安得先署於湖州刺史，此可疑二。皆援經按史，与泛爲評騭語者不同，卽此半爪一鱗，亦足資參考也。

錢志新編　韵春堂原刊本　馮汝玠撰

錢志新編二十卷，清張崇懿撰。崇懿字麗瀛，江蘇雲間人。卷首有道光五年湯軺序，次為凡例十則，次為歷代錢譜目錄，次為總目，末有道光庚寅尹湘玄跋。首至三卷列唐虞夏商周秦漢莽之刀布圜錢，四至十八卷列漢以後至明歷朝之錢，附以明末諸王，而以史思明等之偽品，各隨其時附於其末。卷十九列外夷錢，卷二十列無考之古錢及馬錢、厭勝之屬。是編於歷朝泉幣，於每一代則詳考其開國之君姓名年歲及其在位年數、傳國代數暨其一代傳國之年，於每一錢則詳考其當時之君姓名年歲及其在位年數，暨其鑄錢之年月，雖亦間引舊志及諸家之說，附於各條之後，而核其全書，則不以泉幣為主，而惟以創於泉幣之朝代帝王姓名年歲世系為主，故所考特詳於此，而於泉幣之應考者，反從其略，與倪模之古今錢略、初尚齡之吉金所見錄、李佐賢、鮑康之古泉匯、續古泉匯諸書，或溯其原流，或辨其異同，或釋

其文字，或鑒其真偽，分門別類，各加以詳考，與其宗旨迥不相侔。名為志泉，實藉泉以成其考史之作，是於各家泉幣著述之中，別樹一幟者也。

藤花亭鏡譜 道光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藤花亭鏡譜八卷，清梁廷枬撰。廷枬字章冉，廣東順德人。著有論語古解、南漢書、南漢考異、南漢叢錄、南漢書文字畧、金石稱例、續金石稱例、碑文摘奇、博牧書餘、曲譜、詩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梁氏自序。卷中所錄各鏡，一至四卷為有銘識之計鏡，計漢十七器、晉二器、六朝三器、隋一器、唐二十三器、南唐一器、宋十八器、明二器；五至八卷為無銘識之鏡，計漢三十二器、六朝一器、唐二十八器、宋九器，都凡一百三十七器。每一器於其圍徑重量、銘辭花式皆一一記載，並加以考證，所錄極為詳備。古鏡一類，自來著錄多附於鐘鼎諸器之後，雖亦知其文字製作與彝器並重，而著錄向無專書。至清乾隆末葉嘉定錢坫始就其所藏著為浣花軒拜石軒鏡銘集錄，勒為專書，而有鏡銘文者僅二十器，無銘文無鏡五器，為數寥寥，殊不足以資考證。近簠齋藏鏡及羅氏古鏡圖錄，雖多至一百數十餘種，惟較錢錄為博，而畧於考詳於圖。又祇足以供觀覽。惟梁氏此譜，獨畧於圖而詳於考。並有考稱其所考訂於鏡背之穿，謂宜稱為紐；於鏡面花之乳，謂兩義頌稱；於葡萄諸鏡，謂宜屬漢，引武帝通西域得葡萄種之於上林苑以誇示外國，皆確當所見。惟於其鏡應屬於某代，其所區分間不免於臆度，未可盡以為據也。

中州金石目　歷進齋稿書本　馮汝玠撰

中州金石目附補遺，清姚晏撰。晏字壁常，浙江歸安人，文僖公文田之子。是編專就中州全省見稱於摩書之金石而作。闕卷首姚氏自識，敘所以卷末有其猶子覲元跋。前四卷為表，表以時為主，以紀元之年月為序，無年分注各邑金石之數於其下；後三卷以地為目，目以地為主，以全省之地名為綱，每邑序次歷朝金石之目於其前，皆為姚氏原稿；其卷末之補遺，則覲元以其稿付梓時間有誤字，而繆藝風為之考補，以正其誤者也。考金石之目以表紀者，惟有清初書秋錄之金石表，而所列時代不以年序，只以時地序，且所以六朝以前合而為一，以表為名，實不相稱。此外各家著錄金石之目分地而又分時者有之，其於時之中而又分之以地者則尚未嘗有此，則於分時之中而又分之以地，列表於前以總其數，更於分地之中而又分之以年，錄目詳其名，時與地則相為表裏，表與目則各便檢尋，體例之善，不惟書表所不及，即各家之目亦遠遜。是編之互相為用，惜乎其僅得此中州一省見稱摩書之金石，凡其體例未能充其類，盡寰宇之金石分編表目，以集金石目錄之大觀也。

筠清館金石文字目　潘郵倉藏鈔本　馮汝玠撰

筠清館金石文字目二冊續目二卷，清吳榮光輯。榮光字殿垣，又字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察御史、湖南巡撫。著有筠清館金文五卷、筠清館金石記若干卷。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卷首題為筠清館金石文字目。前兩冊不分卷，上冊自禹岣嶁碑至南漢大寶七年大覺寺宏明大禪師碑銘止，下冊自宋建隆三年重修文宣王廟記至明萬歷十八年金剛經止，後附歷朝畫像自太室畫像迄於明海忠介像，及無年月之寶國。續目上卷自禹岣嶁碑至南宋德祐元年戴覺民題名，及無年月諸刻止；下卷自遼統和五年初建講堂碑銘至元至正二十五年代祀闕里記，及無年月之慶壽大字止，末附魏以後造像若干通，又附書魏東武侯碑至明解州鹽池圖，及無年月諸刻。於卷尾皆記其筠清館金石所藏金石文字之目錄也。按吳氏筠清館收藏金石文字甚富，向推為嶺南金石大家，而此目所錄殊不詳備，上視潛研堂

金石文字目，下視藝風堂金石文字，均遜其宏富。考陸星農金石補正其寶應元年顏魯公書離堆記引筠清館金石跋云：離堆記凡一千一百五十字，今存殘拓僅廿八字，以行格推之，行十八字，凡四十五行。道光十年，郭蘭石尚先為四川學政，吳漢傑為四川北道，始訪得之於南部縣崖壁間。今此目不載是記，而其跋則見於金石記，其非全目可知。據其所跋訪得離堆記之年月推之，此目蓋為道光十年以前所藏之目，尚非其生平所藏之全目，僅就此目以考筠清館所藏之金石文字，殊不足以為據。推其所撰筠清館金石記久無傳本，是目亦從未刊刻，雖非全目，猶幸賴有此本如碩果之僅存，尚可於吳氏所藏窺其涯略也。

望堂金石　飛青閣石刻本　　馮汝玠撰

望堂金石初集三十二種二集十八種清楊守敬輯刻守敬字惺吾又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著有壬癸金石跋己庚金石跋丁戊金石跋等書是編初集首列擬刻諸目及楊氏自記二集首列所刻諸目初集標目所列其擬刻者為五十餘種其中未注未刻者為三十九種而遍檢各本其已刻而見於編內者止有石鼓文壇山刻石琅邪臺刻石泰山刻石西嶽華山碑夏承碑王純碑張晨碑陳德殘碑熹平石經殘字劉熊殘碑司徒殘碑戚伯著碑破張郃銘中牟魯碑君碑卜君頌康平侯闕司農公碑顏楊謹殘碑曹真碑天璽紀功碑舊館壇碑啟法寺碑夫子廟堂碑化度寺邕禪師碑醴泉銘溫彥博碑日本殘碑題名殘碑郎官石記序慧山寺石林題字麻姑仙壇記實為三十二種其定武蘭亭新羅真興王定界碑雍鼓邕墓志姚辯墓志孟法師碑王居士磚塔銘李秀碑雖目下未注未刻而此七種實未

鉤刻二集標目所列凡十八種為社茗碑東海殘碑廣武將軍碑鄭文公碑崔敬邕墓志啟法寺碑姚辯墓蓋名墓志孟法師碑王宏範碑道因法師碑懷仁聖教序李秀碑法華寺碑李思訓碑日本佛足跡碑日本道澄寺鐘銘日本銅鐙臺銘高麗真鑒禪師碑其崔敬邕姚恭公啟法寺孟法師李秀五種之目並見於初集其中惟啟法寺碑所刻殊是一本其餘四種則初集僅列於擬刻之內二集始實行鉤刻綜覽兩集或僅列其目並無其刻或目擬於前刻補於後雖分兩集蓋尚為非已完之作第即其已刻各種論之有所標為孫本可藉以存其面目有所標為舊搨可藉以證其異同其完不完殊無關乎參致惟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於其初集止以未注未刻者為對同誤作已刻者為三十九種是則誤並編者不可不辨也

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一卷，清尹彭壽撰。彭壽字慈經，又字作山，山東諸城人，邑諸生，著有石鼓文匯、秦晉石存目，壽書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臚列各目，計錄後魏石刻三十二種，東魏石刻五種，隋十七種，北齊石刻五十七種，北周石刻五種，隋石刻四十五種，凡一百五十六種。考編首標題為南北朝石刻，而編中所錄各種盡屬北朝石刻，曾無一南朝石刻，而題與所錄名實殊不相符。容氏金石書錄目題為山左北朝石存目，甚確。惜今所據為靈鶼閣叢書本，為元和江氏所刊，例應仍其原題，故為辨正其誤，而於所纂南北朝之標題，仍從其舊。又考編中所錄各目，證以與尹氏同時吳氏之所編之金石彙目分編，其中山左一省所錄北朝之魏齊周隋石刻，計有二百三十餘種，此則只於所錄，幾居三分之一。援吳氏彙目一書，彼此互校，其遺漏已如此之多，此外較其他各目所錄之者，遺漏當更難免。是則讀此目不可不知者。鄭文焯批校此目，謂是編為尹氏未完之作，

蓋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南山篆集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南山篆集八冊，清張維屏撰。維屏字子樹，又字南山，自號松心子，又號珠海老漁，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湖北黃梅、廣濟等縣知縣，江西袁州同知，署南康府知府，其官政績具詳《國朝先正事略》。著有《國朝詩人徵略初二集》、《聽松廬文鈔》、《詩話》、《松心十錄》、《聽松韓軒隨筆》、《花甲閒談》、《老漁閒話》、《談藝書》。是集分四冊，不分卷，前後無序跋，惟以古今著錄所傳鐘鼎彝銘器之銘文分列鐘鼎盤匜壺尊觚爵之屬，各以其屬爲類，每類每器皆先列其器名於上，次以其器中銘文不重之字摘其篆於下，錄一器之篆畢再摘錄一器之篆，各依其類順序而下，以器爲幹，以器銘不重之篆爲支，與各家之輯古籀小篆文字或依說文部首分部，或依廣韻之部分部者迥乎不同，是於古今纂輯篆書之中別闢一徑者。按其分類標以稽考篆文單字，雖不若以說文部首、廣韻之部分部者檢閱之便，而據以考古彝器銘文某某器有無某某篆，則一展卷即可得而索之，又較以說文部首、廣韻之部分部者便於檢尋，是亦理董古鐘彝器篆文者所可取法而稽考古彝器篆文考所宜互參者也。

越中金石記 杜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越中金石記十二卷，清杜春生撰。春生字禾子，浙江山陰人，嘉慶丁卯舉人。是編因搜獲建初買地玉為越中古刻第一，遂以題記冠首，而成是作。前有吳榮光序，後有王紹蘭跋。卷端凡例八則，之後以輯存待訪兩目冠之於前，為卷二，兩目以後，就所輯存者為記十卷，記漢建初至元至正之金石凡二百十八種，皆考其制度，錄其全文，覈其題跋，而以其所考訂附之於後。王跋稱其龍瑞宮山界至記、貞元闢山題字、龍宮寺碑、進士某君墓志、咸處士墓志、崇福侯廟記、新建廣陵斗門記、穆得臣等題名、孝經石刻、紹興府修學記、寶山題字、重建漢太守劉君祠記諸跋，剖搜互勘，疏通證明，且於無可考訂中獨能鉤元扶奧，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其動甚微。其於舊志中皆察備極，推許今考其卷中所跋，據盧熊蘇州志證明賀知章唐書本傳卒年八十六之誤，據嘉泰志龍宮寺建於梁天監二年，證明雲溪友議、李紳更刻川為龍宮之誤，據歐陽永叔謝絳墓銘、王介甫謝景平景田墓志，證明孝經後所題書付揖定為謝景初之姪，經即景初所書，證明府志以為張鼓夫書之誤，均皆精確不移。王跋所稱，洵非溢美。又考所列待訪金石之目，多為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採輯之所未及，頗足與嚴觀之江甯金石待訪目，洛步嫓美，前之目備列詳瞻，後之跋考訂精詳，二者可謂各極其長矣。

海東金石存考　匯倉金石叢書　馮汝玠撰

海東金石存考一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文清公之孫，文恭公之長子。嘉慶丙子舉人，官至浙江布政使。其所著蒼玉洞宋人題名、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嘉蔭簃論泉截句均已著錄。是編因獲交海東博雅之士金秋史、趙云石諸人，得其所貽碑目及各碑刻拓本，遂考而成此。前有三山陳宗彝序，繼之以考。考屬於新羅者三十種，屬於高麗者七十七種，都凡一百七種。每種皆詳考其碑刻年月、撰書姓名及其所在之地，注於其下。其碑已不存而又無可考者之十七種，則別為待訪，附於卷尾。蓋其所考專以見存者為主。考海東金石，近人劉承幹校定劉氏海東金石苑，凡得六十三種，入於附錄者十五種，又為之補遺者八十種，都為一百五十餘種。按是編所考見存之碑，多至五十餘種，此五十餘種既有拓墨流傳，必尚存在，即其中不無近佚，其見存者亦應仍居多數，皆不能全無可考，倘從而考之，其見存可以考知者，當於是考之外有所增益。蓋是編所考，殊非其見存確數，不過就金、趙諸人所貽碑目及其拓本考其中之見存者耳。秋史名正喜，云石名寅永，皆朝鮮人。

周遂鼎圖款識 葉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周遂鼎圖款識一卷，清葉志詵撰。志詵字東卿，湖北漢陽人。首冠編首圖鼎形，次摹款識，圖識之後，首列葉氏鼎銘鼎考，而以鄭復光、羅士琳之鼎之年月日考，張穆之鼎記，陳澧之洛陽考，曾釗之先行考，王楚材之鼎考，梅曾亮、譚瑩之金山藏鼎記，及諸家之詩詠附之於後。鼎銘凡一百三十四字，葉氏所考及鄭、羅兩氏所推之年月日，定為与號季子白盤皆宣王伐玁狁時所鑄之器。按劉喜海所得是鼎最初出土之拓本，實止遂啓祺作廟丼寶尊彝九字，餘字悉出土後陜估增刻，陳壽卿所藏亦然。劉氏款識曾詳記之，而吳子苾之攈古錄亦止錄其原文，列於九字類中，餘字亦悉屏而弗取。今以葉氏是編所摹銘文考之，丕顯古先行一段文字，乃節號季子白盤銘辭，易其子白之名為佳，析首五百之五為六，而於于洛之陽之下，於首五百之上增入相刊二字，以掩其拼湊之迹。其所增相刊二字，於上下文不惟辭不相連，抑且義不可通，作偽之迹尤為顯然，正所謂欲蓋彌彰者。乃益信陳、吳兩氏所見之不誣。是則考是鼎者，所宜綜其辭而證以陳氏所記、吳氏所錄，辨其字之孰為原銘，孰為偽刻，不可徒執葉氏是編引以為據。至陳蘭甫之考洛陽，以水北為陽，洛水之北為今陝西靖邊、保安二縣地；張石洲之考洛陽，以為今甘肅合水、安化二縣地，与呂佺孫之號季子白盤考，以洛陽即詩至於太原之太原，均各有所見，則考號盤銘者可取參之以參證者也。

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跋 大鶴山房全書本 馮汝玠撰

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一卷。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又字小坡，奉天鐵嶺人，舉人，官內閣中書，著有揚雄說故、醫故、詞原斠律、冷紅詞、瘦碧詞、樵風樂府、比竹餘音、苕雅餘集、絕妙好詞校錄等書。按是碑有陸誠齋及德清傅氏二跋，均失之淺略。其後王少廬亦考之未詳。丁少山更考之未竟，而盛伯羲釋文亦無傳本。見傳世而見存者，家考釋之前者惟鄭氏是編。是編前釋

碑文，次為碑考，後附海豐吳重熹跋。所釋碑字，雖證以海東金石苑補遺，間不免有舛誤之處，不若劉承幹所釋之確。所考立功紀碑紀功當蜀漢建興十二年，與張心源定為晉太元十九年、羅振玉定為晉義熙十年，若執一說，猶不足據為定論。而其詮釋全碑文義，首敘立國，次討碑麗，次以百殘新羅被寇，躬率水軍破之，次觀肅慎，次迎平穰，救新羅，次平東夫餘，次紀所略城村，次紀守墓煙戶，末紀立碑及料守墓人烟，節

註釋篇法，井井其渭。煙戶即人烟戶口，尤為特解，剖為從來各家考釋之所不能及，所以吳氏跋鄭氏是編，稱唐尊為金文中第一篇大文字，此碑為石文中第一篇大文字，而推叔問此碑之考釋，推崔極推崇，謂與徐同柏之唐尊釋文並以後先輝映，爍于古也。

寶鴨齋題跋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寶鴨齋題跋三卷，清徐樹鈞撰。樹鈞字叔鴻，湖南長沙人。咸豐乙卯補行壬子科舉人，官戶部郎中、江南道御史、廣西桂平梧道、江北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上中下三卷，皆徐氏手書。上卷為三代至魏古刻跋，中卷為後魏至隋古刻跋，下卷為唐至明古刻跋，而以所題明清之墨蹟附焉。編中諸跋多可補各家之遺漏，如晉鄴休碑，近時所得搨本，多漫漶不可由讀，是跋則以所得舊本參以近拓為之釋出，全豹可窺。如齋石柱頌，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未見其文，僅列之於待訪。繆氏藝風堂金石目僅存其目而未載其碑文，是跋則詳注其地址年月，並將上層之四面、中下層之八面一一詳載其文，可供考索。其晉侯平戎元禹跋載其全文，多至五百數十餘字，尤為各家考釋金文之所未寓目。自來金文中之鴻篇鉅製，膾炙人口世向推虢季子白盤、齊侯罍、晉邦盦、齊侯鎛、散氏盤、盂鼎、曶鼎、毛公鼎諸器，而其中尤推毛公鼎為唯一無二最多之文字。是跋所錄禹銘，則較毛公鼎銘尤多至數十字，煌煌大文，直不啻尚書百篇之一。各家從未著錄，獨賴是跋載其銘辭，其存古之功殊不在孔壁保存古文之下，更非徒足補各家著錄之遺，足供後人稽考之資已也。惟惜其僅錄銘文而未能圖其形、摹其篆，詳其出於何地、藏於何人，無從考其器之原式，與夫拓所自來，不無缺略之憾耳。

匋齋藏石目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藏石目一卷，清端方撰。端方字午橋，官直隸總督，緣事罷職，後起用，爲四川督辦鐵路大臣，壬子殉難，謚忠敏。著有匋齋吉金錄、吉金續錄，是目所列藏石，計漢二、後漢二十九、魏二、晉四、後秦一、劉宋一、後魏二十九、西魏二、東魏四十三、北齊三十三、北周六、隋十五、偽鄭一、唐一百四十二、偽燕二、後梁一、後晉一、北漢一、宋二十五、遼六、西遼一、金二十一、元十一，都三百八十種，編次於光緒癸卯。其體例依朝代先後，碑碣、造像、經幢，以立石之年月爲次；墓志以葬時之年月爲次，無葬時者以卒時之年月爲次。其無年月而有朝代者，無從以數其立朝代而無者，則即姓名、郡縣、職官可以考知者附後；於後其僭竊年號，則按其時代，各附於每代之後。仿訪碑錄之例，玉石專刻，考訂滙品，亦併列入。早於其宣統元年所撰藏石藏甎記，七年其藏石藏甎，兩記所藏都八百餘種，此目所列則尚不及其半，乃僅就其於漢中所攜拓本編次，其留

於京師及癸卯以後續得者，則均未列入，尚非其所藏全目。考其所藏者，當與藏石藏甎兩目合觀，乃可窺其全豹。惟所藏石藏甎兩記與此目互校，其未列入目者，類磚瓦之屬居多，其藏石則固所遺無幾也。

匋齋藏石記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藏石記四十四卷，清端方撰。端方姓托活洛氏，字午橋，號匋齋，長白人。官至直隸總督，以事奪職，後起署四川總督，殉于子之難，謚忠敏。著有匋齋吉金錄、吉金續錄、匋齋藏甎記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宣統元年匋齋自序及湘陰龔錫齡序，卷首爲目錄，卷一以後記其所藏自漢迄明之石，凡六百餘種，仿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每種皆詳其制度，記其書體，錄其文字，襃其題跋，而附之以考證。龔序謂其藏都七百種者，蓋舉其大數言之也。自來一家所藏，藏甸多者或至數千，藏甎多者或至歷千，其藏石而多至數百種者，則向未之前聞。自來記錄古刻之文字，錄全文取原蒐對勘者有之，錄其文取原刻對勘者有之，其录石文而兼取原石對勘者，則亦未之前聞。此記則所藏六百餘種中，石刻竟多五百餘種，所錄石刻文字，則一點一畫，無一不取墨本與原石對勘。其所藏之宏富，固已前此所無，而其所錄之文字，信而有徵，尤爲是編特點，非其他著錄僅以打本爲據者所可比擬。其自序謂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不少，洵爲紀實之論。即其所謂此書出，海內讀石墨者當視爲奇特，邁古別涉一境，亦惟是編可以當之無愧，而絕非誇大之詞。惟助托活洛氏勘定是編者，有臨桂況周儀、湘陰龔錫齡、興化李詳、丹徒陳慶年諸人，非出自一人之手，彼此分認校勘，訛舛務所不免，如郭休碑文王季之穆誤爲千子之穆之類，是則校勘之疏，不足爲全書之累也。

岱巖訪古日記　癡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岱巖訪古日記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大易，又字秋盦，又字小松，浙江錢塘人。官山東運河同知、護理運河兵備道。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碑目、嵩洛訪古日記，多已著錄。是編為其赴岱巖訪古之作，按日記其經過之程途及其搜訪之古刻。自嘉慶二年正月五日赴兩城山起，至二月五日返濟止，與其所撰嵩洛訪古日記同例。彼嵩洛之行於開母廟闕銘、少室闕銘、堂谿典、清兩銘皆搜獲古前人未經搜及之字，而少室中嶽廟前石人頂上之馬字尤為其創獲，為從來著錄家所未窺，目所獲良多，殊於金石文字增益匪淺。此記訪古時日與彼不甚相遠，而通計所得不過於李仲璇夫子廟碑之碑側，補拓王長孺書字一紙，於張齊賢祀廟碑之碑陰，補搨以東裴搨書字一行，及興國寺閣皇題字於阮文達所拔拓四段之外，又從盦內塗飾之處尋獲若干段，此外則僅就所經過之地拓其所見之石刻，而別

無所發見。雖與嵩洛訪古日記同為搜訪金石之作，而其所獲著錄未及之金石，殊視嵩洛訪古所獲為多，兩京文字無留，聞則與嵩洛訪古之作，正未可相提並論也。

有萬憙齋題跋 遯盦金石叢書 馮汝玠撰

有萬憙齋題跋一卷，清傅以禮撰。以禮字節子，順天大興人。其事蹟多考惟攷卷中。鈕北溯王元詳造像跋語中，書金石家向未著録，吾友趙撝叔明府續訪碑録亦遺之之語，可據以知其與撝叔同為清同光間人耳。是本在華延年室題跋中，吳氏從其中輯出，屬於金石者另為是編，與朱竹垞曝書亭金石跋尾、何子貞東洲草堂金石跋皆從其全集中輯出別行同例。前後無序跋。題跋十六種，而此十六種中於高植一誌且分其前後兩跋為兩種，而所著名碑帖之跋於考證評騭二者皆未精審，要不惟與錢竹汀、瞿木夫、馮柳東、潛研軒諸人題跋之洋洋本本考覈詳審者迥莫能及，即與方小東之枕經堂題跋、朱銓甫之宜祿堂題跋亦未足比擬。不過僅於書全碑陰末二行缺字識而出之，兩段字可補前人之遺，漏分於玉版十三行分記楊春華、鈕水村兩人藏本及石後男翁康飴、楊大瓢兩跋本與任竹山君重摹本可略資後人之參考。此外則無甚可採。吳氏輯而出之，蓋亦聊備名家題跋之一種而已。

石墨考異　原稿本　馮汝玠撰

石墨考異二卷，清嚴蔚撰。蔚字豹人，江蘇元和人。是書著有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按卷首題嵩則自署為常存齋，是編按其札隆五十二年自序，所述乃讀其藏碑帖，遇有歲月地理里官爵世次可證史之闕誤者，因節鈔其文而附考證於下。凡五越月而成，遂析為二卷，而命名曰石墨考異。今考其所考碑帖，上卷由秦至隋及溥化閣古法帖，凡考證四十七種，下卷由唐至宋，凡考證七十五種，都為一百二十有二種。每種於碑帖所載之歲月地里官爵世次與史異者，悉為節鈔碑帖原文，以大字書之於上，以史傳之文與碑帖異者及其考證之文，以小字注之於下，以碑帖之文與史傳之文對勘，並以大小字別之。凡碑帖與史傳異者，使讀者望而可知，眉目既極清朗，考證尤省繁縟。自來據碑帖正史傳之文，其體例之善，未有過於是編者。其間當更視勝錢大昕、瞿中溶、馮登府、洪頤煊、趙紹祖諸人之金石跋尾每考證一碑一誌與史傳異者，往往連篇累牘，始足以盡其說者遠矣。惜乎未能先其類於累代碑帖，悉依此體例編考其異，以成軼漢超前之鉅製，僅就其架上所藏，加以考證，只有此一百二十餘種而已。

金石索　原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索十二卷，清馮雲鵬、雲鵷同撰。雲鵬字晏海，雲鵷字集軒，江蘇南通州人。晏海主講山東上魯書院；集軒，嘉慶辛未進士，官山東嵫陽知縣。是編首有序趙懷玉、鮑勳茂、李從益、賀長齡、梁章鉅、景慶、徐宗幹及晏海自序，首以乾隆時內府所頒闕里廟庭周範銅器十事冠于卷端，其後則分金與石為二，各為六卷，不相雜廁。金索六卷，則一為商至元之鐘鼎，二為商至梁之戈戟，秦至元之度量度，三為漢至元之雜器，四為三皇至元及外國之泉刀，五為秦至元之璽印，六為漢至元之鏡鑑。石索六卷，則前五卷為三代至元之碑碣，後一卷為周至元之甎瓦。甎金則仿博古圖之例，圖其器形，摹其款識；石則師隸釋之意，摹其碑式，縮其銘文，並著詳其尺寸，釋其文字，附以論斷，宋之釋蓋取材於博古圖、隸釋之體例，併而為一者也。核其所釋，各類鐘鼎僅寥寥數十器，於刀則多取自舊譜，璽印則多取證於印統、印

萃，而不盡為當時所藏所見；石刻則就若本以意參校，而不專搜一本。至所加論斷，更評騭與考釋互見，不專一門。論其考釋則精確不若潛研堂金石跋尾、石經閣金石跋文、平津館讀碑記；論其評騭則詳覈不若虛舟題跋、清儀閣題跋。即就其所圖而論，亦僅鐘鼎戈戟、量度、鏡鑑為精，餘亦維差稱。是於圖錄、考釋、評騭三者雖兼而有之，而於圖錄、考釋、評騭三者實皆非專長。惟其圖尚不乏精美之處，而考釋評騭亦復間有可取，置之金石著作之林，與各家撰輯相比較，尚不在褚氏金石圖、張氏金石契、鮑氏金石屑諸書之下也。

金石筆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筆識一卷，清莫友芝撰。友芝字子偲，號郘亭，晚號眲叟，貴州獨山人，道光中舉人。著有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遵義府志、聲韻考略、黔詩紀略、過亭碑錄、樗繭譜注等書。是編原刊附於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之後，與書衣筆識均為附錄，實則專為碑帖題語，自為一卷，不獨與經眼錄彼此不相涉，即附錄中之書衣筆識亦若自為編，應屬於金石類，不應附於經眼錄後，因據於目錄類也。是編題語起自秦之罘刻石，至宋達唯奉大禮銀鋌止，凡五十餘通。其所題識於宋元祐黨籍碑、辨正倪元璐誤考外，惟梁始興王蕭憺碑之題識最為編中經意之作。題識之後，詳釋其文，於碑文二千八百四十餘字中，全剝闕八十餘字外，較王蘭泉金石萃編所錄一千三百五十餘字之外，增釋凡千有二百二十字，並正其誤釋十六字。其識而未確及漫不可識者，僅餘百十餘字。不惟於金石萃編所錄可補其闕、正其誤，亦凡考是碑之文者之在所必資，即在一釋，是編已足傳矣。

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一卷，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號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直隸清河道、太僕寺卿、湖南巡撫，歷充陝西學政、督辦甯古塔等處防務屯墾事宜。有著有字說、說文古籀補等書。是編前有光緒十年吳氏自序，卷中圖摹三代鐘、彝、敦、鼎、尊、壺、卣、爵、觶、觚、觥、匜、簠、盉、鬲、甗、古兵之屬，秦漢以後量、冶、鐘、鈁、壺、甗、鐙、洗、弩、符、斗、檢、鉤、鐸之屬，形式款識，凡一百三十餘器。惟盂鼎圖說獨加釋文，以別於諸器。按吳氏自序所述，圖中所藏器外所其所見者，王廉生、李勤伯、蔣香生、秉裕鴻及三原劉氏、蒲城楊氏諸家藏器，悉注明某某所藏，其不注某氏器者，悉為潘鄭盦所藏。本擬就所見所藏分為二卷，以所見所藏標其目，風塵鞅掌，與事遂廢，復以王廉生編修屢索印本，乃就已付剞劂者，指為編次，並特其舉合所見所藏之二集，輯而未成者，合而為一。今考

編中魚尾上所標書名，其題為所見所藏之外，更有題為所集吉金文字者，雖按吳氏所述，為合其所見所藏而為一，實則合其所見所藏所集三者而為一也。三者之中，愙齋藏器凡六十餘器，按江氏所錄愙齋藏器目考之，雅僅三分有餘，而愙齋藏器之著圖款並錄者，則惟此可以窺其一斑，亦等於鳳毛麟角矣。

語石

語石十卷　葉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語石十卷清葉昌熾撰昌熾字鞠常江蘇長洲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充甘肅學政著有邠州石室錄藏書紀事詩等書是編卷首冠以敘目及光緒二十七年葉氏自序並宣統元年自記卷中所論則於石刻之朝代則自三代古刻迄於元明於石刻之方域則自中土迄於鮮日歐美於石刻之部位則有碑穿碑額碑陰碑側穿中螭首之類於石刻之文字則有石經字書封禪詔敕典章符牒醫方書目押詩文書札格論諡系界至書目吉語詛盟題榜楹聯畫像地圖之類於石刻之類別則有墓誌墖像浮圖經幢刻經造像橋柱井闌柱礎石闕摩崖地莂石龍神位石人石獅題字之類於石刻之書家則有南北朝唐宋遼金元之類於石刻之書例則有撰書題款避諱填諱高書書法歲月日例碑末題字之類於石刻之字體則有篆書分隸行草飛白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畏吾兒居古歲唐梵

之類於刻石之格式則有陽文反文回文左行橫行環刻塗乙添注樣頭空格之類於書石之人則有宸翰宗藩名臣名儒詩人武人奸臣命人婦人緇流羽冠仙蹟外國人御先指集王集歐集褚集顏柳集諱家之類於石刻之匠分則書一再刻補刻孫本殘本重本摹本贗本已佚復出舊拓精拓雙鉤縮臨之類與外於刻字石工施石選石先彥書以及裝池帖架封慧圖釋位置護惜藏石訪碑碑估碑名金木瓷苟刻亦悉下論及全書所論都凡四百八十餘則其體裁既非歐趙洪王之例亦非考釋輯錄之書包舉眾類自成一家雖其所論間有誤處為綜藝風雨糾正要其小疵無害大純自來言石刻者可恃為津梁援以研考者惟此書為善亦惟此書為有容氏金石書錄目列於通考類中極為允當林氏金石書志錄之於記載門殊未足以括是編之要也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一卷，清吳士鑑撰。士鑑字絅齋，光緒壬辰進士，賜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擢侍讀，南書房行走。是編卷首冠宣統己酉吳氏自序。卷中前金後石，凡跋文五十四通。金則周魯邍九鐘之款於卷首，石則附滎陽鄭氏世系於寧鄉縣公鄭公碑後，名之曰甲編者，則以是編之外尚有乙丙丁諸編，似待續輯也。通編跋文，金則致意於文字之異同，聲音之通假，石則致意於輿地之建置，官制之沿革，多可補前人考證之疏闕，不作空泛評騭之語。其於魯邍鐘永保之保字識為寶之假字，據以證春秋莊六年經齊侯來歸衛俘之俘為古文保字，訛為俘，後來脫寫作俘，於孟孝琚碑據碑廣宗改名為璇之文，證以崔寔、劉陶、荀與茲、收仇覽、服虔、劉梁、范式、華佗、嚴光、韓康諸人改名載在史傳，訛為廣宗之改名當是東漢時人，皆發前人之所未發。所附鄭氏世系表，據魏書及北史、周書、隋書本傳，考鄭氏北祖曄之六子世系，並附考其南祖房支兩系支分派別，尤足以訂補唐書之譌闕，洵遠足接踵潛研堂、古泉山館。石經闕語跋文，追步方駕枕經堂、獨笑齋之考釋。至留君跋中，徵引吳侃叔手書釋文，多為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未採錄，不惟可據以補阮氏之遺，即吳退樓、陳簠齋屢求不獲之吳氏之金文考釋，亦幸賴是編之徵引藉以存其什一也。

慕㴱軒誌石文錄 原排印本

馮汝玠撰

慕㴱軒誌石文錄一卷續編一卷，清吳縣呂編彭昌字壽銘，直隸清苑人。是編上卷即正編，錄北魏誌文卌一通，東魏誌文一通，北周誌文一通，隋誌文十二通，凡八十一通。續編錄梁誌文一通，北魏誌文十通，北齊誌文二通，北周誌文一通，隋誌文十通，凡廿九通。兩編所錄誌文都一百一十通。卷端無序，卷尾無跋，每編之首惟列誌目，每一誌標題之下記其尺寸行字之數，外只錄誌之原文。其體例蓋采惟以文為主，文惟以誌為斷。誌起北魏，以迄於隋，中溢以梁一誌廁於其中，而晉與唐不與焉，蓋又以南北對峙之朝代為限也。是編所采於迄時出土各家所藏之外，於數十年前出土之蘇慈之誌，則采其文；於南皮張氏舊藏之北魏刁遵誌、匋齋舊藏南朝劉宋劉懷民誌、隋張貴男誌、陸氏舊藏之隋元公姬氏誌，則又屏而弗錄。同一誌文，而去取不同，蓋是編所錄純以文為主。蘇慈誌發見雖久，其文則未經諸家採錄；刁遵誌則已見於金石萃編；劉懷民、張貴男諸誌則已見於匋齋藏石記；元公姬氏諸誌則已見於金石續編，其文具載於各書之中，無煩重錄，故於蘇慈、刁遵諸誌之文有錄有不錄也。

小學述聞　題進齋藏書本　孫海波撰

小學述聞二卷，清姚衡撰。衡，浙江歸安人，文僖公文田之子。卷首有嘉慶甲子姚氏自序。卷中所輯錄羣書中引說文之類，第二卷之末則附以說文用五藏用古文尚書、肅書、五行大義、儀禮古今文及偏旁移動所為兩字諸條，並嚴鐵橋題跋五則，別為附錄。按其序自述，謂文僖公與鐵橋共造說文長編，屬羣書引說文類先成，命衡書之。嘗於多書所得，輒以小簽別疏其間，置之篋衍，歲月既久，所積遂多，因依引書次第錄為一冊，名之曰小學述聞，言是編雖為其所述，而實因家說文長編中之羣書引說文類疏其所聞而成。文僖與鐵橋共造之說文長編，書造未成，即其中成已成之羣書引說文類，亦隨遭本，惟賴是編述其所聞於長編中成而不傳之羣書引說文類，得以存其梗概。卷中徵引羣書，自浩氏韓兵以下，次第臚列，於唐宋以來諸書，博采旁搜，極為淵浩，多有文僖、鐵橋所撰校議所未及徵引者，援以考唐宋以前所引之說文與今本說文之同異。校議而外，是編亦在參考必需之列。其子覲元刊其遺書，以是編與其所撰審退雜識二卷，總題為寒秀草堂筆記。實則是編為問字說文之專著，與審退雜識乃專記一類者絕不相侔，應隸屬小學，不能併而為一也。

金氏六書約言　許學四種本　馮汝玠撰

金氏六書約言一卷，金鉞撰。鉞字劫御，直隸天津人。著有說文提要、校訂說文提要增附等書，其說文提要校訂已著錄。是編書前無序，末有金氏自識。卷端標題與吳善述說六書約言命名相同。吳氏所謂約言者，以說文中屬於象形諸字約為天象、地象、人象、雜象、事象、器象、植物象、動物八類，而各以其孳乳之字附之，名為六書約言，實約六書於象形一書之中。此則分為八

項，約而言之：一言說文部首及說文揔義，二言六書義例，三言轉注由來之誤會，四言六書次第及名稱，五言說文中之古籀、六書、說文有大小字及提行，本七言字母，八言小學。與吳氏所述名雖同而實則迥不相侔也。其於說文部首，謂始一終亥是許氏立題大旨，餘則未為中間條目，因便言之。若如序卦之不可移易，則蔽。於說文揔義，謂以為古今字學之關鍵是矣，若高騖遠引，支離誕妄，徒令學者目迷心煩，滋惑無宗。於說文中之古籀，謂說文以小篆為正文，而以古籀隸於下，其小篆之因仍古籀者即不再列古籀，小篆之已經變易而其同文之古籀習見於當時之典籍者，即列古籀於小篆之下，其於當時典籍不習見之古籀即不羼入，故敘雖述郡國亦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並其書中所列之古籀則無見於其鼎彝者。於小學謂周禮六書掌於保氏，童而習之，故曰小學。雖皆發揮未盡透闢，而就其犖犖大者言之，殊不為無見。至於六書次第，謂象形為最古；於轉注之

誤會，謂曹仁虎之轉注古義考必即考老二字求之，張行孚之說文發疑所論轉注六家即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皆不免失之於泥。後人泥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更沾沾必以考老二字為例，紛辯無已，故多誤會。則於六書次第、轉注義例所見，又不免於偏執矣。至於說文六書，僅能識其門徑，而未能至於堂奧者，故其前後所言得失參半也。

說文提要增附　許學四種本　馮汝玠撰

說文提要增附一卷，金鉞撰。鉞字劼卿，直隸天津人，著有說文提要校訂、六書約言等書，已著錄。是編彙輯徐鍇說文部敘上下篇及蔣和說文字原表、表說，并錄蔣氏說文字原表之說文部首表，附以金氏自識，合為一編，本與其所校定訂說文提要相輔以行，故以提要增附為名。按許氏說文解字其五百四十部，部部序次不外以形相系、以類相從，已述於自敘之中，述其大旨，別無深意。徐氏於說文繫傳之後，別為部敘，敘部於其序次先後一一貫串，曲為之說，一若其序次不可以毫移動者，人已識其不必無作。蔣氏更從而區分為天地人干支五類，雖不加穿鑿，聊勝於徐，而敘次以外亦於部首音義無所發明。王氏毀之，蔣表一變表式為譜牒頭緒，益紛更甚於蔣三表，綜而論之，皆於文字無指無關。金氏校訂陳氏說文提要，於陳氏刪節許氏原書，妄改從俗，又更加以曲說無煩更附以三家之作，已足備學者採討。乃於校訂之外別輯三家之作以為增附，殊嫌蛇足，亦正如徐氏之部敘不必無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許君疑年錄　許學四種本　馮汝玠撰

許君疑年錄一卷清諸可寶撰可寶字鞠遲浙江錢唐人著有漢齋集書前有金氏鉞及光緒九年諸氏自敘是編分列紀年朝政時人本事四項為表以考許君之年壽事蹟按許叔重當時稱五經無雙而說文解字一書於古今文字形聲義靡不包舉羽翼經傳厥功尤鉅漢書儒林傳所記許君事蹟僅寥寥數行不惟於許君之生卒年月莫可攷即於許君一生事蹟亦略焉不詳昔人每引以為憾段懋堂桂未谷皆曾考之嚴鐵橋陶方琦更有許君事蹟考許君年表考之作諸氏以各家所考蓋有可疑者四首在子沖之受爵次在古學之從師又次在博問之人及同官之友又次在仕郡之日與再遷之時乃詳考漢時受爵之制以子沖受爵之年為主更以其師友相例以為許君蓋生於建武末年卒於和平以前壽當八十餘歲約略計測仕郡在十七以上舉辟在三十之前成書製序時年亦

應治校書時年亦六十除外病歸遣子上書皆亦十以外事高彪師事通居順帝中葉尹珍受經或值桓帝和元遠駁各家之說旁挑范書即證沖表參錯比附推斯為斷以為是編所疑年名甚善核其以子沖受爵之年證沖之年由沖之年證許君之年視以前各家所考僅以許君師友弟子年齒事蹟證君年壽事蹟者殊較為精密而親切也

兩罍軒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兩罍軒藏器目一卷，清吳雲藏。雲字退樓，又字平齋，號愉庭，浙江歸安人，官蘇州府知府。其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兩罍軒印存、漫考、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兩罍軒尺牘等書，已著錄。是編器目爲江氏刻本，亦江氏從諸城王氏所錄王文敏公潛家藏器目之一。計其所藏鐘二、鼎四、彝二、尊五、罍二、卣五、敦九、觚四、爵三、觶四、壺三、盉二、簠二、簋二、匜、盤、鑑、戟、瞿、劍、戈、矛、農器、秦量各一，凡六十器。所藏雖不及簠齋、愙齋所家之富，而其中兩齊侯罍、齊侯甗爲彝器中有數之器，亦足以方勝多，正不必遜於陳、吳兩氏之藏。惟其與其兩罍軒圖釋互證，其秦以前諸器，圖釋中之立戈父丁彝、受仲彝兩器爲此目所無；此目中之虎尊、師田父尊兩器，則又爲圖釋所無；而此目之仲鬯彝、敦，圖釋則作仲鬯彝；爰壺，圖釋則作爰壺，器名亦彼此互異。其圖釋中秦以後諸器，自漢以迄吳越之洗、鐙、錞、鼓、刀斗、營檄、鉤、范、斗、檢、審符、魚符、龜符、韓文范、金塗塔四十五品，則悉爲此目所無。蓋吳氏所藏本至吳越而止，此目所未刻，則以秦爲限。考吳氏藏器者，期於所藏著所遺漏，當據圖釋與此目互證也。

古文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文審八卷清劉心源撰心源字幼丹湖北嘉魚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西按察使著有奇觚室吉金文述樂石文述等書已著錄是編卷首冠以光緒十七年自序及發明四則例言六則首卷專列徵引器目以下八卷則皆為彝器之考釋每器卒先摹錄款識於前而附考釋於後推以審古文為名實為考釋彝器款識之作也其審款識之古文大旨主以篆

體文義兩者兼之以為講古篆必先能不識篆法不明叚借不識古義不達古音四聲而傷合形聲義叚借聲可得而言乃可去無稽之言附會之病頗得審古文之肯綮而敘其所審古文必以向釋格上三矢之形為弄盾者之盾為贊不知格上三矢其體乃人首髮以首之者以盾有之盾其體乃從臼象手頂水於首而承之以盟為鬻本字假借為眉似於篆體文義二者未能兼之尚不免於支離時或誤惟其考釋齊侯罍銘謂阮文達釋為

紹字者乃嗣字誤寬之會釋為器字者乃喪字邍桓子孟姜之邍即䢦字讀為進通謂進討之所謂□歸器歸者器為地名疑上文齊侯□器歸喪其師齊侯命太子其造宗伯聽命天子其曰淇則爾淇余否其事又爾其邍乃天子教齊侯進討也故下文接云齊侯命拜嘉命於天子味下文齊侯邍桓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則所進討者桓子也以此知所謂器歸器為地名器之役為齊侯桓子君臣爭政之事考左傳齊書桓而桓子一

為晏桓子名弱嬰易嬰之父一為陳桓子名無宇敬仲五世孫晏弱非權臣此銘當指無宇經傳雖無齊侯與陳桓子爭政之事然左傳載無宇伐欒施高彊而與鮑氏分其室是時景公尚在而擅自稱兵其無君之心顯於此銘乃記齊侯追討陳桓子之事自首至用璧備玉豆乃齊侯請命於天子既得命而後祀之辭自大舞至八鼎乃禱於神以求祐之辭自齊侯邍桓子孟姜至用御天子之事乃勝桓子而銘功之辭自桓

子孟姜用其叔命，亞出乃桓子請罪，而齊侯使
稜其所之辭。其所謂齊侯桓子受政，則與罍銘諸
曰齊侯表其旗，後曰適桓子孟姜表其人民都邑
辭旨頗合，非若陳氏齊侯罍銘通釋誤以大嗣
樂作大紹樂解，與此其所釋表字、嗣字，則與其他
彝器文字可相證明，亦較楚之釋器、阮之釋銘
者確乎而不可易。四與其他考釋其他各器不免
支離訛誤者不同，不獨在全書考釋中推其卓然
可信，即於各家罍銘考釋中亦可獨樹一幟也。

齊魯封泥考存 原拓本 馮汝諭撰

齊魯封泥考存十冊，不著纂輯姓名，首無序
目，後無跋識。作者為淮、吳延楷考，每冊僅拓存
封泥文字，而書口魚尾上則題曰考存，就其標題
而論，每一封泥應各附之以考，而冊中封泥只有拓
墨，是於封泥之文僅有所謂存，而無所謂考也。封
泥自叔道以後始經發見，考為古人封檢牘之泥，
其文字即鈐泥璽印之文，泥上文字屬於三代者
少，兩漢者多，屬於私人姓名者少，郡邑職官者
多。考古者因之以考古官制，據以正史之譌，補
史之闕，故自吳式芬、陳介祺合輯封泥考略之後，
人多輯其文字者為專書，遂編以備稽考，遂編即
輯封泥文字專書之一也。編中所輯封泥多至三
百數十事，其文字亦兩漢多於三代，郡邑職官多
於私人姓名，郡邑則齊魯之地居多，職官則諸
侯王國群卿大夫居多，惟無考釋，茲據其文
字以校班氏漢書百官公卿表，如菑川丞相、臨菑
丞相、齊郎中、齊長秋、齊中謁者、齊祠祀、齊

樂府嗇、御府嗇、大官丞嗇、郎中丞嗇、大匠丞嗇、太祝丞諸官封泥，則與百官公卿表所記諸侯王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之制者相合，可与表互證。如齊宮司空、齊中傳、齊中右馬、齊中左馬、齊中廄、齊左工市、府西市、右市、君市、使馬傳舍、左工室、廟守室諸官封泥，則為百官公卿所無，可補表之遺。即此文字之拓存，已足以備考稽而為考史者之所資，正不視乎其考之有無也。

石鼓文纂釋　石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纂釋一卷，清趙烈文撰。烈文，江蘇陽湖人。其生平事蹟無可考，惟於敘中見光緒初元之語，知其為有清末葉的人。是編之作，據其卷首自序所述，乃以前歙鮑志局撰金石文字、廣東朱氏彝尊石鼓考諸若而人，概主言其時者，各為一類，獨於文字則為因通，微於薛以來諸家釋文，參稽往復，附以己得，纂釋而成，故編中專釋文字，其他概不及焉。編中考釋，每鼓先考各家所排之次第，

定其甲乙次據者本，定其行數字數。又次則據者家所釋，考其文字，每一字皆臚舉眾說，考得其釋，其善而從之。其有可議者，則參以己說。數其所從舊釋，披釋頗當，而附己說，然不盡較舊釋為優。而其中如甲鼓避字，謂薛讀為敎，已踏庚鼓皆有敎字不作避，應讀若遊。遊字謂當讀遇，古文悟作悉，悉悉之有文者，本即啟說文遇，从是吊聲，與則从走豈聲少異，孫之殊也。而鼓壁勒字，謂即偉字，戊鼓盍字，謂盍靈。今本一字多闕

文盦終多作盦又板字譌即榻及昌声近而从木从
手古可通且故周官榻字作榻詩邶風匏有苦葉
傳揭褰衣也已鼓䕪字謂搗文畢也説文日
部畢辰也从日在甲上又艸部䕪日且冥也从
日在茻中此文日下十為甲之省文从茻者日
始出與且冥同手鼓勇字謂與乙鼓者鎊之鎊
右旁相同上有一小畫讀若為香而釋皆具有
見解頗不在名家舊釋之下是皆考釋十鼓文
字者所宜引為針證而與名家舊釋互相參
校者也

金石莂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莂兩冊清馮承輝撰承輝字少眉别號
少糜居士江蘇婁縣人其人事蹟無可考惟
閱卷冢書名之後所署年月為嘉慶戊寅三
月是為嘉慶二十三年知其為當清中葉時人
而已書不分卷前後亦無序跋惟首凡例六則
冠於簡端編中圖列金石各器與馮氏金石索
張氏金石契鮑氏金石屑諸書金與石兼收並
蓄其體例大段相同而所圖則自商以迄於宋

僅寥寥數十事無專一局而外無非零星小品而
考則馮氏識語而外亦僅錄錢侗趙曾毛遇順
鈎鼓跋所圖之器既無殊特之品可以考古人
之制度所附之考亦無精當之論可以供後來
之參考在金石圖錄諸書之中殊嫌其簡陋
不惟與博羅淵富之金石索相去懸殊即視
採輯無多之金石契金石屑等書亦未堪伯仲
第可以之插架用備金石圖錄諸書之一種舍
此則别無可取容氏金石書錄目收是編於金

石搨類之中不與其他金石圖錄並列僅附於金石圖金石契求古精舍金石圖之後以為諸書之附屬所見洵不誣也

石鼓文鈔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鈔四冊清楊世春輯世春字昫菴星沙人其人事蹟無可考惟據卷首之標題名挂及潘氏音訓並跋後之自跋所署年月為嘉慶丁卯僅知其籍隸星沙而人為嘉慶時代人耳是編分冊不分卷第一冊錄清高宗御製石鼓文十章重刻序並摹重排石鼓之篆文及御製叢自跋第二冊錄重排石鼓文音訓並跋並摹現拓石鼓篆文第三冊錄重排潘氏音訓並跋及楊氏自跋

第四冊摹蔣醉岑所臨舊搨石鼓篆文並附以當塗朱煌跋於古今各家所排石鼓甲乙之次所考石鼓字數之多寡所釋石鼓文字之異同概未採輯即各家所論石鼓時代或以屬周成王或以屬周宣王或以屬秦文公或以屬宇文周亦悉屏而未錄僅錄石鼓原文而重排之文並現拓及臨摹之本一無考正不惟視張燕昌之石鼓文釋存莊述祖之石鼓然疑沈梧之石鼓文定本趙宦光之石鼓文纂釋尹彭壽之石鼓文滙均未足與之相提

並論即專就其所錄石鼓文而論於宋明拓本概未寓目僅以玩拓為據亦所見不廣觀張燕昌之刻本徐渭仁之重刻張本均以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為根據可以據以正薛尚功以後諸家著錄摹刻之誤者亦大書軒輊不可同日語也

春秋小學　鈔寫本　　馮汝玠撰

春秋小學八春清莊有可撰有可原名獻可字大久又字位玖別號慕良江蘇武進人按書之澗謝主講卜里蓮池內書院著有毛詩說詩蘊禮記集說慕良雜纂慕良雜著名經傳記小學周官指掌已刊行其未經刊者稿藏於家者尚有周易集說周易篆文周易原本訂正周易文字異同周易異文易義條析卦序列聽刪輯張仲純氏易說加刪輯項江陵周易玩辭周官集說禮數駁正今文尚書集注尚書序說毛詩序說毛詩字義詩經異文毛詩篆文毛詩異文春秋注解春秋天道義春秋地道義春秋人倫義春秋物類義春秋禮事義春秋慎經義春秋邦交義春秋慎行義春秋兵爭義春秋字數義春秋人倫考義春秋人名考義春秋地名考春秋爵官考義春秋爵官考春秋字義春秋異文春秋公篆文定本春秋正文定本春秋名義春秋氏義春秋人字考義春秋謚法考義春秋姓名考義春秋

族名考義春秋異文小學考工集說表服經傳分
釋國名經傳傳記不載說文從字纂良詩存庚辛
寫稿選存等書是編卷首有嘉慶二十年莊氏
自序及字目卷末附錄莊氏遺著總目編中以
說文中字見於春秋者為正文以說文中字不見於
春秋者為附文於春秋並多闡合蕃變更說文
部次另以見於春秋之序評論其名雖託於春秋其
實仍為小學而作也據其自序謂許氏不通六
書止見秦漢小篆之字合偏旁而成概以形聲為

主而於象形指事會意間見於轉注假借則全
不識乃因治春秋看年推而至於小學始識六
書源流次第今發其總論六書謂二帝三王帝
之書大都主於形以易卦其尤甚者也若乃象
形不已而指事指事不已而會意會而通之而
神明會出其從形聲相益孳乳寖多於王有文同
聲相近而義不盡同者則謂之諧聲有文同而
聲義俱不必同者則謂之轉注又有聲義雖同
而文不同者則謂之假借皆蒙頭蓋面之說於

六書評全無分晰其編中說字為於一字謂從衡之
數皆指於一專屬於衡後人分晰也古或以為天
或以為地皆轉注也或以為上或以為下或以為中皆
假借且兼會意也不知古以一畫為一數更以此一畫
為天為地為木本末朱中之識作種種用乃文字
由積畫而成故以此代表諸用乃謂以此一字而兼
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四書又如於差之籀文從二字
謂从二為缺文當从工不知古人於疊體每於態
盡之之體省作二畫以代之此大下二畫即代表大之

重文並非缺文於軌之籀文轂字謂加二日亦極
表精气自下而上之甚盛不知其从習即日之疊
體與卤之籀文作卤卤了之籀文作了了同例並非
別加二日而以大下之二為工更宜書之習為加二日
於文字摛纂古籀籀篆演變之體與全未明了更以丁為古㡭
字口為古曲字亦為古夏字省為古秋字介為
古昌張等字毫無佐證更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凡此之類全書之中不一而足彼謂許氏不通
六書不識轉注假借實則彼於小學不惟不識

書夫子自道、惟其所說許字亦間有精引之處、如謂足疋二字許氏以口之方圓分為二字非語、卌即卅字、谓若本止作叒、後又加口、許氏云从右非、堯澄以甲骨金文、竟能暗合、亦不能不令人服其思想之透闢、雖一得不足以掩其全書之失、亦正未可概為抹煞、是則讀其書者所宜審得其得失、分別觀之也、

各經傳記小學 影寫本

馮汝玠撰

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清莊有可撰、有可原名獻可、字大久、又字僞玖、別號慕良、江蘇武進人、校書文淵閣、主講卜里蓮池兩書院、生平著述之書多至五百餘卷、其已刊行者有周官指掌、毛詩說、詩蘊、春秋小學諸書、其未刊行之周易集說諸書、均已詳於春秋小學提要、毋不複錄、書首冠嘉慶二年莊氏自序及各卷之目、末附春秋及經名經傳記說文不載字並其玄孫莊俞跋、據其自序所述、乃因其所撰春秋小學、計其文尚不及二千、所遺甚多、於是更取各經傳記為說文所載之字一一審訂、遂繼春秋小學以成是編、其編中諸字以說文所有各經傳記之字列於前、以說文所有不見於各經傳記之字列於後、與其春秋小學以說文中字見於春秋者為正文、不見於春秋者為附字同例、其說字宗旨以為盡不域於許說、應有得于六書之本、亦與其春秋小學如出一轍、惟其說解

雖孫半摘許說之失、字自為解、不能繩以六書之義、而武斷離奇之論、已不多見、則視其春秋小學、動以某某為古某某字、純由臆斷、竟無根據者、固已善於彼矣、

金石大辭典　不分卷　馮汝玠撰

金石大辭典三十卷、汪仁壽撰、仁壽字靜山、江蘇無錫人、助成其書者、佐同編輯為周觀光、歸熙播、任摹寫者為石煥之、丙吏、常直地位為莊寶林、滴之、緒照、江山人、丙吏、泰縣人、滴人、江陰人、卷首有佛邪居士與王念慈兩序、吳士英題、汪氏像贊、周鍾麟紀略、並凡例十則、及檢字表、卷中依康熙字典部首分部、部中亦依字典之例、以筆畫之多寡為先後之次第、所收之字、凡屬於程邈左書、晉滴三蒼以下之隸體、概不採取、惟以篆文為限、而商三代以迄唐宋、凡見於鐘鼎彝器甎瓦所石刻瓶瓦之篆文、不分古籀、或篆志於釋錄、並依原篆之肥瘦大小、摹寫狀之、汪氏僅具字原、吳氏說文古籀補、丁氏說文古籀補、僅錄三代以上之金文石刻款文、而不及秦漢以下之金文石刻甎瓦、華氏秦書韓存、桂氏繆篆分韻、僅篆錄秦漢兩代之金文石刻甎瓦、而不及三代以上秦漢以下之金文石刻甎瓦、此書蒐羅並蓄、雖不可謂不博、惜乎

其於石刻既錄漢碑碑額而於六朝以後之碑額誌
蓋又悉不敢尚嫌其書所遺漏甚於吳大澂甲潛
所書論語孝經老子之古文不知其所書乃依今文
偏旁湊合而成並非盡為金石存留之古文竟與
金石之文一例律並列亦嫌其淆亂無區別皆不免
為全書之累也

瘞鶴銘考附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瘞鶴銘考附詩一卷清陳鵬年輯鵬年字北溟
別字滄洲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官至
河道總督卒謚恪勤陳氏於康熙五十二年泅水
出瘞鶴銘原石於江置之焦山山寺建亭覆之並
碑紀其事遂並輯諸家之說而為是編卷首列
宋介瘞鶴銘記陳氏重立瘞鶴銘碑記張雲章
陳使君重建瘞鶴銘碑記並儲大文碑記書後
次輯古今諸家考辨與張力臣之圖為瘞鶴銘
考而以諸跋附於卷末卷二則同時諸人詩詠陳
氏泅水出石之作而西泠江佩亦陳氏命序次以
附於考者也考瘞鶴銘原石自崩墜江中之後
究存若干石若干字其字有無好事人補刻皆無從
徵實真至滄洲移置山寺建立碑紀輯為此考始
得一一澄明今據陳氏此考考其所得石數陳氏
碑紀未言張石宋記與諸家題詠則志言所得為五
石獨王霖詩前面題則言所得為四石之說惟出
於王氏一人五石之說則張宋記與諸家題詠合無

無辭乃知當日陳氏涸而出之於江之石確為五石非
四石也又考其所得字數陳氏碑記則謂得七十餘
字宋記則謂得全字六十九半字十二張記則謂
視歐公所得六十餘字增二十餘字金壁詩前所
題則謂得石五版完好者七十餘字而錢記字數
各家不同當時究得字若干無從確定楊汪退
谷之瘞鶴銘考其中首一圖即以滄洲所出五
石之拓為模圖而注明見存之字石凡七十七字又
不全九字以此互證乃知所謂得七十餘字者則

舉壽舉完好字之大數而言所謂得八十餘字者
則統舉全字與不全字之大數而言其全字與不
全字之大數皆可得而考也又考宋人補刻之說
乃考中所輯張力臣考辨圖中旁注之語陳氏自
撰碑記則稱省是書撰造何人傳寫何人荒唐與
夫補刻之謬妄古人辨論最詳載之別編以備
覽觀余不具論之語於補刻之說未置一詞且更
斥其謬妄爲方綱瘞鶴銘考補誤宋人補刻三
行遂不見於昔人者錄自滄洲作考始言之而汪

退谷王又林諸人又沿其誤於陳氏碑記張氏圖
注未能分別竟以張圖之注誤為陳考之言今
據陳氏補刻謬妄之說證之不惟可正翁氏考補
之誤並可證明陳氏移置之石甚爲原石無所謂
補刻也考瘞鶴銘石刻無當以出水後移置之
石為確而未移考此出水以後移置之石無從推陳
氏是考為信而可徵也

武林金石記　鄦盦藏書本　馮汝玠撰

武林金石記十卷清丁敬撰敬字敬身別字鈍丁號龍泓山人浙江錢塘人著有龍泓山館詩鈔按丁氏原著名為武林金石錄本為十卷此則僅存四五七八九十六卷而九卷僅存十四葉十卷僅存九葉前諸均缺前有鈍丁之子魯齋及趙一清兩序諸樹碑目末有魯齋一跋兩識魏本曾兩識況周儀吳隱兩跋乃吳氏校傳鈔殘本付刊者也考魏氏識語此鈔傳鈔之本為倪山友所著其武林金石跋與擬補碑目乃本曾得文書諸處稿夾於倪記中與彼此本不相聯屬是此傳鈔之本非丁氏原著之錄乃倪氏所撰之記其為倪氏此記屬之丁氏者則校魯齋之序所述倪氏金石記為鈔攝西湖志而成西湖志之成又本於丁氏之武林金石錄故以撰人歸諸丁氏以明淵源之所自書名仍以記名以存其傳鈔之舊云其同是編屬丁不屬倪名記不名錄其所要者此是則讀是編者不可不知考卷中所記金石據以校阮氏兩浙金石志不推可增補缺字訂正譌誤者甚多且豆有阮志失載而僅見於是編者是則為考浙中金石者所宜資以參證不必論其是記是錄為丁為倪矣

宜祿堂收藏金石記 匯會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六卷，清朱士端撰。士端字銓甫，江蘇寶應人，舉人，官安徽廣德學官。是編原撰本錄原著錄碑文，加以考證，爲六十卷，因有刻工乃刪存爲此六卷。其中若題跋，排錄瞿中溶、馮登府、洪頤煊諸家爲選，而其於石鼓文謂駘即駒字，鱻即鱻字，遑即號字，逞與遷異字；於開母廟石闕銘謂犛篆文作犛字當來音；於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東武陽騰稼謂騰即滕之本字，皆深通小學，

具有心得，非尋常評騭者比。而其跋楚州石柱題名記，考楚州刺史其銜應加使持節楚州諸軍事，其官志無元本州團練使、淮南營田副使，其爵當開國公、開國男，其勳當上柱國、驃騎尉，其散階有太中大夫、朝議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朝議郎，其屬官有團練判官、營田判官、巡官、推官，與史互證，其考證詳核，尤足與范氏以照之楚州石柱題名考據其所題姓名以正史傳之誤，李宗蓮懷岷精舍金石跋尾之楚州石柱題名跋，於金石補編所考九人之外又得十九人，亦稱賅博。若其考之而三誤，其所考漢白石神君碑、封龍山頌之胐、祀漢射陽畫像之豐侯，悉具其說於其所著之隸識編，不入是記，使人不能盡窺其全，殊爲憾。惟於宋夢英篆書偏旁字原，以其置裘老毛毳尸尺尾七部於臥身㐆衣四部之前，不合於大徐校定說文之部次，謂其次序紊亂，而不知出於說文繫傳之部次正與此同，則未免疏於稽考也。

山西金石紀畧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山西金石紀畧十卷，清孫衍貴撰。衍貴字星槎，其籍貫事蹟志無可考。是編亦軒輯三晉金石，診目係合夏寶晉山右金石錄、董文㸅亦輯碑目、王擇山右金石志畧、晉泉棠錄、吳式芬山西碑目諸書纂輯而成。首列自序卷一，所記為三代之貨泉，卷二至十為自漢迄元之碑碣，而以摩崖幢柱造像法帖磚瓦之屬附於十卷之末。都一千四百餘事，其貨泉一卷每品之下多引王氏晉泉棠錄原文，而加以按語，考證姑詳。碑碣則惟記其年月地址撰書姓名及見於某書而已。按其考證於貨泉則獨詳，於摩崖幢柱造像法帖磚瓦諸類則悉從其畧，體例殊不盡一。而碑碣以下者目必采，不分存佚，亦嫌分析未清。惟於西字空首幣下引棠錄後謂凡鏟幣皆一字，亦不能執一字地名為定，雖仍棠錄之舊，屬之於晉未免近於西歷，而附以所見，則不為無識。三晉金石志其目之書寥寥無幾，是編所記雖遜於胡聘之山右石刻叢書編之詳贍，而較之夏氏山右金石錄僅收所見百餘種者，則多致十倍。其纂輯雖未為完善，其徵引固足備參稽也。

寫禮廎讀碑記　寫禮廎遺著本　　馮汝玠撰

寫禮廎讀碑記一卷，清王頌蔚撰。頌蔚字芾卿，號蒿隱，江蘇長洲人。光緒丙子舉人，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擢員外郎、郎中，記名御史，在任候選道，軍機處章京。著有古書經眼錄、寫禮廎詩文集。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題自漢朱博頌迄於元無量壽千佛舍利寶塔記跋尾若干通而已。其於諸碑刻跋尾，不作泛常評騭語，惟以考證為事。其所考證，尤於官制、地理、氏族為詳。如於天發神讖碑，考巧工郎古之考工，巧工之名不自後魏始；於王僧福墓志，考唐書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別將乃郎將之誤，石亭府別志誤為古亭，轘轅府別志誤為軒轅，雍州之興國府、翔州之南德府、涿州之仁賢府，別志並失載；於王美暢之夫人長孫氏墓志，考其七族之派、十姓之源，其為七族、其為十姓，皆其最著者，世系別而跋。韓壽神道、鄭道昭太基山詩刻、曹恪碑、陳思王碑、蓋文達碑、魏邈墓志諸刻，於錢氏潛研堂金石跋尾、王氏金石萃編、孫氏寰宇訪碑錄、洪氏平津館讀碑記、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原考闕誤處，亦多所訂正也。

鄰蘇老人題跋　觀海堂石印本　喬汝玢撰

鄰蘇老人題跋二卷，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著有望堂金石文字、寰宇貞石圖、日本訪書志、留真譜諸書。是編分上下兩卷，後有清道人李瑞清跋，乃其孫嶺鄰輯其手書題跋而成。所輯凡四十餘通，為自光緒二十三年甲午年至民國三年甲寅二十一年中之題跋，不論金石年代之先後，惟以其所跋之年月前後為次。其中不盡為金石題跋，間有題跋書畫經籍之作，第屬於金石者四之三，居其多數耳。編中隋太僕卿元公及其夫人姬氏兩志並姚辯之志，考其職官地理年代頗詳。而隋董美人一志，於汪氏十二研齋金石題跋語史無汴州恤宜縣地，無美人卒終於仁壽宮事，蜀王秀妾語文章之稱文帝，無美人之稱，可疑者四，考自開皇至大業初皆有汴州，後漢書皇后傳序、江表傳、王隱晉書下至宋齊北魏著史皆有其人之稱。又謂是時獨孤嫉妒，自嬪以下損其服章，降其品秩，以尉遲迥之女孫得幸於仁壽宮，后且潛殺之，何有於董美人。隋人傳楊素作檄文，置秀集中，是秀且有文集，其所上表亦情辭哀感，非不能文者。且以其年五月來朝，董氏之死正其在朝之時，縱不躬作其志，獨無幕僚代為之歟。條條駁正，其考證之精，議論之辯，尤其編中經意之作也。

匋齋藏瓴記　原刊本　　馮汝玠撰

匋齋藏瓴記二卷，清端方撰。端方姓托忒克氏，字午橋，號匋齋，長白人，署理四川總督，殉壬子殉難，謚忠敏，著有匋齋吉金錄、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匋齋自序，卷分上下，所錄古瓴凡一百二十餘種，瓴文姓名之上冠以司寇、鬼薪、完鉗城旦者，居十之九，皆漢代罪人葬時之瓴誌，每瓴悉錄其原文，間加考證，並間以雙鉤所記附之，與其藏石記所錄古瓴同例。惟以所得在藏石記書成之後，其藏石記內已著錄者，既不便於紛更，而此未經藏石記著錄者亦不便於倂入，且以其瓴多為罪人葬誌，專為一類，亦與藏石記內著錄之瓴有間，乃於藏石記外另為一編，不曰藏石續記，而別以藏瓴名其編，所以示其與藏石記分行也。記中所錄瓴文雖文詞簡單，而資考證者無多，而就所題司寇、鬼薪、完鉗城旦諸名辭觀之，於漢時之於罪人殁後之制，漢志所未詳者，頗可因是記測其梗概。觀永平以後諸瓴文於罪人殁後猶為之一一封識，以志久遠，其於罪人如此，則無罪者可知；於殁者如此，則未殁者可知。向者漢法之酷無據，此可辨其疑；又向侍石誌起於顏延之者，據此瓴誌證之，知亦不始於南朝。殁則書以誌其冢，東京之初早已先開其例矣。

綴學堂河朔碑刻跋尾　石印本　高汝玢撰

綴學堂河朔碑刻跋尾一卷，陳漢章撰。漢章字伯弢，浙江象山人。是編卷首陳氏自記謂跋河朔新出土之石墨二十八通而已。其所據拓僅寥寥，頗有心裁，其所考證雖不甚精，特出己之作，而於劉懿銘碑題名辨書佐尹雄隸作尹雄之誤，於魏維那楊要光等造像記據其所題大魏正光二年歲次庚子十月辛丑朔廿五日之文，證顧亭林所言漢碑多系月朔日子，後魏造像詮刻正記年月之誤，於東魏李氏合邑造像碑頌據像末都邑金像義井主長樂太守李次之文與漢書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圖寺作黃金塗像互證，明造像始于漢末，本不關石。於魏安村邑道俗造像記據其所題天平四年歲次丁巳七月甲午朔廿五日戊午之文，正通鑑是年長麻誤作十月甲午之誤。於淸河東桑泉某君殘碑，據其君爲河東桑泉人，開皇十三年割猗氏縣之地以證淸書地

理志桑泉開皇十六年置之誤，一鱗半爪亦足聊備參稽也。

古甎譜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甎譜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前後無序跋。推摹刻古甎若干種，所刻古甎悉按原式摹搨，中多字不可識之奇品，而素不常見之蜀師甎亦具於編。卷中考卷中字以萬歲甎後刻吳東發跋張叔未一札曰：承賜磚文，深以為幸，足見古人不苟如此，又足考地理滄桑變革之歲月也。人事倥偬，未遑深究，畧書奉政。又徐君磚後有張叔未跋語曰：徐君二字，說法髣髴天發神讖、國山此刻，質亦極似，十年前歸余齋。又考張叔未桂馨堂集吳蜀師甎賦呈阮中丞詩注云：全甎有三蜀師無甚少，吟館所藏具四蜀師者，則當未之見。按吳跋張氏之札曰嘗承賜云云，張跋徐君甎之語曰嘗歸余齋云云，而卷中所刻之甎並有一甎而具四蜀師者，蓋此刻譜之作為張氏所輯刻也。又按古甎瓦之屬圖錄，古瓦之作有朱楓秦漢瓦當圖記、程敦秦當文字，在乾隆中葉諸家已輯有專書，至圖錄古甎之作，

是編之後則有陸氏千甓亭古甎圖釋、鄒氏廣倉甎錄諸家之著，是編之前則海鹽張燕昌有志於斯，輯而未成，此外則未之或聞。古甎之有圖錄專書，蓋亦推是編為嚆矢矣。

話雨樓碑帖目錄 東方學會重排印本 馮汝玠撰

話雨樓碑帖目錄四卷，清王楠藏，王鯤編次。楠字與山，又字任堂，江蘇吳江人。鯤，與山之子，字旭樓。是目碑帖為與山所收藏，目錄為旭樓纂輯。其錄之板而行之者，則加樓之子步呂也。卷首有許槤、錢泳、張廷濟諸人序，卷末有徐楙及旭樓道光十六年自跋。前三卷為碑，並錄彝器泉範。其中末一卷為帖，並錄考古圖、金石圖諸書於其中。署名則從其所藏之多數，故但題以碑帖，而不及其他焉。每一目下分注年月、書撰人姓名之外，並錄其所藏古器碑帖原有趙昀、王穉登、王世貞、徐朗、姜宸英、翁方綱、許槤、徐楙、張廷濟、張燕昌、楊賓、楊澥、張開福、何經褰、楊秉桂、仲湘、王杞、釋六舟諸人所題跋尾，而附以與山之辨證、旭樓之所見，別於編目之中，獨闢生面。與各家藏目僅注年月、書撰人姓名，或載年月、書撰人姓名之後間附以訂正者，體例迥異，詳略亦迥乎不同。不獨由據以考其一家所藏，並可據各家之題跋以證各家之著錄。如徐楙周笠專壽跋所記楊大齡同邑濤上人遊焦山詩注，相傳出自宜興周延儒家；楊澥睢州刺史張琮碑跋所記歐陽信本題款，其銜題銀青光祿大夫，與皇甫明公碑同；姜宸英蘭亭姜氏本跋所記其得石源委，皆為各家著錄之所未及，足資考證。而張琮碑之有歐陽信本銜名，尤可據以補畢氏關中金石記、王氏金石萃編、洪氏平津讀碑記諸書之遺漏也。

瘞鶴銘考 涉聞梓舊本

馮汝玠撰

瘞鶴銘考一卷清吳東發撰東發字侃叔浙江海鹽人著有石鼓讀七種已著錄按瘞鶴銘石刻考之者自顧元慶後不止一家考其出水以前拓本者有張力臣之圖辨考其出水以後拓本者有汪退谷之考紀其出石於水置之山寺之始末則有陳滄洲之考其合出水前後而通校其存字辨其補刻考其書人者則有翁方綱之考補皆非專考其書人之作其專就書銘之人為之考而於存字補刻置而不論者惟吳氏是考是編前有乾隆壬子吳氏自序編中首列原刻之圖次列重刻本之文次引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則為據又證以台州志蓋唐山者真逸二字相傳陶隱居嘗居此又以隱居之許長史舊館壇銘內法與此相同定鶴銘為隱居所書謂仙尉為陶隱居自寓其銜上皇降真為隱居自寓其樓隱之地丹陽為隱居自紀其故鄉又以漢書丹徒春秋時曰朱方證銘文

之朱方為隱居自會稽奉敕還茅山於附近焦山瘞鶴而刻銘於此與翁氏考補銘書出於陶貞白辨之雖異而所見則同考鶴銘書人者是編與翁辨可參看也

石鼓讀　慎初堂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讀七種，清吳東發撰。東發字侃叔，浙江海鹽人，著有瘞鶴銘考。是編前有吳氏總序，中分七種：一為石鼓釋文考異，舉各家所釋之文於原文之下，發其異而衷以釋之；二為石鼓文字句，每鼓分其文為若干章，章為若干句，章注其旨，句疏其義；三為石鼓辨，以朱竹垞石鼓考擬拾羣說，是非雜糅，觀者易惑，因列其說而為之辨，其已經前人剔正及不足辨者，則略之；四為石鼓鑑，據唐宋以來各家之論說、題詠，節錄其文，加以按語，以證其所見之不誣；五為石鼓文考異，或問於考異之釋，而未盡者，假為或問之辭，答其問以申之；六為石鼓爾雅，以石鼓文字可據以參求篇音、韓詩、司馬拾遺、班固續雅皆所未逮，因摘錄其字，仿爾雅之例，分類釋之；七為石鼓文敘次，以鼓為紀蒐狩之作，因依田獵之序，繹其文義以次之，而以其文之成句少者列之於後。七種之中，考異、章句之前，各冠自序，而章

句序前並冠以錢大昕一札，其初蓋各自為編，其後增益各篇，彙而為一，始總以石鼓讀為名。全書精義，惟考異、章句二種為最核，而其通修通石鼓章句，尤為自來所未有，所以錢氏稱其鴻博精核，為當代絕作也。

攈經堂鐘鼎考釋跋尾涵芬樓藏書本 金石 爲汝玠撰

攈經堂鐘鼎考釋跋尾一卷清陳慶鏞撰慶

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官戶部員

外郎江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著有齊侯罍銘

通釋是編所考專以金文為限計考釋十六篇考

三篇跋尾二篇辨一篇通為十八篇其中精心結

撰之作推格伯敦考釋竟寧雁足鐙跋尾為

最其考雁足鐙澄明鐙之有柎並詳辨祭鐙之

與膏鐙不同則與何子貞東洲草堂金石跋尾之

考是鐙詳辨足兩字之不同者極其精確其考

格伯敦以格伯為駱伯謂是周賜秦襄公岐以西

之地以其世居大駱犬邱故稱駱伯駱為格之假字

其遺為郿其殷為鄂之近地其姪為晉之任其

其彼為汲其姒為夏后之封邑皆雍岐地則與

其所釋齊侯罍銘為紀齊侯朝王王為樂立樂

因報聘於齊陳氏為作韶樂祭於廟以迎天子

之賓而於饗禮之事同出於附會瑕與瑜各不

相掩朱芉堂謂其釋鐙字駱碓則君其所短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專善其所長容氏金石書錄目謂其附會經傳

說多未諦則直其所長而專攻其所短蓋是

編者宜綜覽全編辨其孰得孰失未可是此

非彼但執一家之說以為論定也

石鼓文定本 古華山館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定本五卷 清古華山農撰 原書不著撰人姓名，據止署古華山農，據容氏金石書錄目，山農姓沈氏，名梧，字旭亭，為江蘇無錫人。書不分卷，惟辨證一門内分四卷，石鼓金石書錄目之以其篆文縮本及釋音今文者為一卷，辨證為二卷，章句疏證一跋為一卷，合以卷末地名考一篇，都署為十五卷。今按編中所列目次，計有十類，曰篆文縮本，曰釋音今文，曰辨證附敘說，曰章句注疏，曰石鼓地名考，曰古籀奇字辨，曰諸家摹本校讀，曰跋尾，曰備考錄，曰辨字偶存，而所列者止有地名考以上五類，其古籀奇字辨以下悉付闕如，因從容氏書錄目著為五卷，以符其卷首目次之數。為其篆文，據則據范氏天一閣北宋搨本及孫巨源、薛尚功本暨其自藏明拓互相參校，釋五百二十七字，又補缺四字。其釋音則悉以今音音釋，以便誦者易讀。其辨證則據左氏傳椒舉言于楚子成有岐陽之蒐，定為成王時物，又據尚書鄭注以周公攝政七年之明年為成王元年，更推鼓內日維丙申之文，定鼓為成王二年所作，為說三篇，前後凡舉二十四證，並於蘇文忠、馬定國、趙師尹、萬季野、朱竹垞、翁方綱、諸九鼎、劉凝八家之說詳加辨證，正其敘記。則據說文大篆从粉之字，以證鼓文，定鼓文為倉頡大篆，非史籀之文。其章句注疏則據句求韻，因韻分章，逐章逐句集各家之注，仿爾雅疏之例，以疏其義。其地名考則據鼓文之曰汧，曰滿，曰原，曰陝，曰阪，曰坂者一一考為岐陽之地，以補其辨證注疏之所略。推其大旨，其根據左傳椒舉之言，定鼓為成王蒐鼓，根據說文大篆之說，定鼓文為倉頡大篆，係從董廣川之說推闡而成，雖其論尚不能據為論定，亦同於諸家之說，而其考證之辨，疏釋之詳，則在諸家考釋之中最為翔博，實足供研討石鼓者之參稽。惜其止知倉頡大篆非史籀之文，而不知籀文之中本有沿而未革之倉頡大篆，對于鼓中囿字拘於許氏籀文之說，而不知其為沿之籀文中沿而未革之大篆，則以為田字古文，於無可

自解之中，而曲為之解，竟不能自圓其說也。

寐叟題跋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寐叟題跋二冊，清沈曾植撰。曾植字子培，又字乙盦，別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是編各題上冊標一集，上下冊標一集下。據此可知是編之外，當有續集。此手稿尚非其全稿也。編中所錄各跋，係彙其手稿影印全書之前，既未排比，目錄每跋之前亦未標題，名目且有跋語中亦不著所題。但紬繹其詞意，知其所題某為跋經籍，某為跋

書畫，某為跋碑帖，而不知其所題為某某者。綜計其所題經籍、書畫、碑帖各跋，則三者之中碑帖居其多數。綜計其所題碑帖各跋，則二者之中帖又居其多數，而所跋各帖，尤於各種彙刻各本蘭亭為最詳。大抵皆隨筆紀錄，然強半詳於評騭，略於考證。按沈氏向以長於考證之學著名當時。光緒末葉，俄人拉特錄夫於外蒙古賽音諾顏游牧地，搜獲唐宋以來各種石刻，搨其影於蒙古圖誌。俄使以拉氏書送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屬爲譯之其時沈氏適在譯署曾爲作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九姓迴鶻碑三跋以復俄使順德李文田曾錄其碑文爲和林金石記今此手稿竟未採輯僅錄其零星散稿但存其評騭之論而不及其考證之文使人無由窺其全豹殊爲憾事也

元氏誌錄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元氏誌錄一卷范壽銘撰壽銘字鼎卿浙江山陰人其所著循園古冢遺文跋尾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已著錄是編首有爲范氏小叙次列援以作錄之元氏誌目錄次錄其世系次錄其戚屬次錄其第宅末舉各誌略例以爲之殿前有顧燮光重印時序後以范氏未見之元氏誌目錄附焉其所據元氏誌自魏景明二年元羽誌迄武定六年安豐王妃馮氏誌止附以北齊元賢一誌凡七十種皆清季至民國辛酉冬以前出土之誌惟元乂元公與其夫人姬氏及元英元仁宗四誌以僅見影本未見墨拓弗錄其所錄元氏世系則分平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其錄元氏戚屬則有朔州侯氏南陽石氏琅邪王氏鉅鹿宋子耿氏遼西常氏南安姚氏河南乙氏長樂馮氏河東薛氏南陽貞氏遼東公孫氏河南羅氏安定胡氏梁氏榮陽鄭氏頴川崔氏

渤海高氏武城崔氏京兆杜氏長樂潘氏隴西李氏頓丘李氏河南穆氏陸氏范陽盧氏昌黎蘭氏鄭氏吐谷渾氏諸族其所錄元氏第宅則有宣化穆族敦義照樂光穆照明正始崇讓照文思寧孝第篤恭學里靈泉嘉平諸里據其所錄世系之支派可補魏書帝系列傳之文戚屬之氏族可知當時諸家門第之盛而所錄第宅之里巷為洛陽伽藍記之所未載所舉誌銘之例亦甚為誌墓銘纂例之所未詳並可以據

拾楊氏所記之遺近補李氏所舉之闕惜其所據元氏諸誌止前所列七十種自景明至武定四十餘年之事實而其後顧氏所增七十種范氏志未之見而顧氏又補其目亦未遑續為之錄也

循園古冢遺文跋尾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循園古冢遺文跋尾六卷范壽銘撰壽銘字鼎卿浙江山陰人著有元氏誌錄循園金石文字跋尾諸書已著錄是編首有顧燮光編校時序及例言次為目錄卷中跋尾起漢迄於北齊都一百三十餘通惟限於葬埋墓誌作封刻石柳題字墓門題字神道石闕六種其神道碑瓦磚界石地券之類悉屏不錄故以古冢遺文題其名而其所錄六種率以未著錄而且有拓本

者為限其已有專書行世及無拓本者概不入錄其雖未著錄而有拓本其字已漫漶文不雅馴者亦錄所不取去取既嚴考證亦極詳贍如於鄭舒夫人劉氏碣證明護匈奴戎羌戎蠻夷越中郎將為典午仍魏之舊不置自晉武於韓府君神道據其官階證以史傳定為韓壽之闕於呂超墓志以隨省筆作隋先於水經證明顧氏金石文字記隨隋通用之說之非誣皆徵引淵博論辯確當其於石勘石定墓誌證明石

鑒昔賢吾孫尤足補史之失載。全編跋尾視此本十居八九，間有評騭之語，則亦偶爾涉及，不過十一。顧氏於其金石文字跋尾序中，稱其好古而精考訂，為錢竹汀後一人。雖推許過當，未免近於阿好，而平情而論，其長於考訂，實為近時古刻跋尾中之傑作，要不在吳氏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王氏寫禮廎讀碑記諸作之下。惜顧氏就其遺稿編次，僅至北齊而止，其周隋以下竟付闕如，尚非范氏之全稿也。

金石文字辨異補編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金石文字辨異補編五卷，楊紹廉撰。紹廉，浙江瑞安人。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列凡例七則於卷端，蓋為續邢氏金石文字辨異之作，而核其全書無韻所收之字，則以此其為字書，文屬與韻書不同，但據韻部歸納其字，而序〔字〕則不拘韻字之原次，無字之下則以既列異文於本文之後，無須更為申明，概不另加案語，皆於邢編原例有所變更。其武后新製之字，則以邢編已錄，不復再列。其於歷朝避諱之字，則以其為闕筆，並非別體，悉屏不錄。其於邢編寫刻之訛，應詳未詳者，則為之校正補入，亦視邢氏原編有所斟酌損益。惟其所收之字，誤為異文援以入錄者，則與邢編同一軌轍。邢氏原編其所辨異，惟就文字點畫異於楷體者辨之。其異文之中，某為形異，某為聲異，某為形聲並異，某某因假借通用而異，某某因有寫破壞而異，概置弗辨。甚且以篆文寫為隸楷之字，形似異而體實未異

者亦錄爲異文校其所辨不惟於當辨之義無所發明即其所辨之體亦失允當是編所錄其博採旁能蒐雖可補邢編闕漏而其辨之未詳未當處則視邢氏原編其失亦正復相等也

意園古今官印勼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意園古今官印勼八卷侯汝承撰汝承字意園東萊人舉人卷首有侯氏自序次爲叙例次爲總目總目之後卷各冠以分目卷一爲古鉩王君公諸印卷二侯爲侯伯子男諸官印卷三爲軍印卷四爲尉將諸印卷五爲司馬與背印卷六爲史太守大夫相令宰長丞諸印卷七爲臣僕使與士事祭尊唯鑾吏諸印卷八爲唐宋遼金元明清諸印每印悉鈐其文圖其形注其質並詳其官與地爲所錄之印專以官印爲限所錄官印又專以其所藏官印爲限計自三代至於有清都三百餘紐比之瞿氏集古官印考證所收九百餘紐雖不及半比之吳氏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所收百餘紐則多數兩倍其印雖間有贋品雜厠其中不及吳氏選擇之精而悉從原印鈐入則較瞿氏僅從各家印譜採入者爲有據至考釋各印三代以前間有未當而漢以後則凡若史表志外之紀傳靡不博覽旁搜其於車騎將軍則考

考文簿昭之前已有濮獸靳歙於析衝將軍，則考建安樂進之前已有閻儆，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宋書百官志推闡之所未及；於左大將軍則考王玄之為左大將軍已在郅彤之為後大將軍之前；於部曲將則考何進、董卓皆有部曲將，並在龐德部曲將董超之前，可補瞿氏集古官印考證、吳氏二百蘭亭齋古印攷藏徵引之所未詳。其考證淵博，更視瞿吳兩家之考釋殆有過之。瞿吳兩家之書向為考古印者所推重，自俟氏是編出，蓋不能專美於前矣。

漢魏六朝磚文　石影本　馮汝玠撰

漢魏六朝磚文兩冊，清王樹枏輯。樹枏字晉卿，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是編前有冰竹軒人及王氏題詠，後有徐樹錚、姚永概、吳闓生、楊昭儁、德裳、黃丙焜、楊增犖、鄧鎔、章華、李雲慶、蕭漳溥、黃維翰、涂鳳書諸人詩跋。所輯磚文凡漢磚三十、吳磚二、晉磚十五、雜磚十六、漢晉以下佚磚三十四種。冊首王氏自題，冊內各磚原為介休郎雪梅所藏，郎本得之於郡人宋左潛，及郎歿，其子不能守，王乃介其戚岳君建侯以重值得之。郎原藏九十種，計一百枚，歸王時十已佚其四五。今冊內所附漢晉以[下]之佚磚三十餘種，即其已佚之磚，而僅存其拓者也。冊中各磚，王氏僅手記其置側橫[側]之文及其書之反正。惟雜磚中牛羊頫奴婢王一磚，書李雲慶[考釋]一條，謂頫[借]為繁書蕃盛之義，王從子阮反訓作長，王詮解確當，可正王氏原釋之誤。核其所輯各磚，雖止百枚，僅當陸氏千

甓之什一而悉授搨本印入文字神理具存硯品氏百磚考但考釋文字㲋不摹原文者固可分途並美也李雲慶字霖卿湖北黃安人光緒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兵部主事候選知府

校經廎題跋 毗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校經廎題跋二卷清李富孫撰富孫字既汸又字薌沚浙江嘉興人著有漢魏六朝墓銘纂例已著錄是編前無序後無跋惟上卷題跋十四通下卷題跋十七通總為題跋三十一通而已此三十一通之題跋惟其中所題漢五鳳年碑磚硯搨本及北宋二體石經周禮殘碑為屬於金石之作餘則皆屬於經籍書畫而此二跋所題之磚硯拓本詳其琢硯之為吾

君竹房可以正翁覃溪以為竹房為元吾邱衍之誤則無可資考證之處就其所題最多者而論則屬於經籍者多似應列於目錄類中就其所題者類而論則金石經籍書畫三者皆有或列於金石或列於目錄或列於藝術均無不可惟李氏向以金石之學著名且曾有墓銘纂例之作而於經籍書畫之學非其所專李遇孫曾列其名於金石學錄中而林氏金石廬金石書志亦曾錄是編與名家金石跋並列尾並

列茲郎其例，仍列於金石類中，亦聊以存一家之題跋而已。

古泉精選 影存拓本 馮汝玠撰

古泉精選一卷附潘碩庭泉拓，清王懿榮輯。懿榮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殉庚子難，謚文敏，所著天壤閣雜記、墨翠墨園語已著錄。碩庭名志萬。是編王氏泉拓集僅寥寥三十種，皆習見之品，多見收入古泉滙及續古泉滙，每種之下僅書廉生鈐印，而無一字之考釋。泉品既非有所選擇，拓本亦未加以編次，不過據其所得隨手粘存，足五樓即據其藏本以付影印，所謂精選者，初非王氏本題，亦止付印時之所署耳。所附潘氏泉拓數更寥寥，每拓之下亦止題一二語，無關考證，惟所記安陽幣一品係屬當時塗金為其他著錄所無，聊足備見聞。綜計兩家集拓均不足以錄存，惟林氏石盧金石書志已列是編於圜譜，容氏金石書錄目亦列是編於泉幣類，均已錄入金石書目，茲從其例亦姑錄而存之。按容氏之於是編雖經披錄入目，而但列之於附

屬之內容示與其他金石有間該書有間則較
林氏之無所區別殊有見地也

天發神讖碑考附錄 東方學會鉛印本 馮汝玠撰

天發神讖碑考附錄一卷清王耆撰耆字容卅金陵人是編前錄皇象書帖王鳳洲藝苑卮言而則並附其所論悉依原碑二十三行標其所藏舊拓辨其舊釋未識之字乃因周雪客之碑考而作周氏原考於舊志所載一百八十字外辨出三十一字合為二百一十一字此則於周氏辨出舊志所無字外又於一行內辨出統字四行內辨出元字六行內辨出秦壬戌三字七行內辨出陽字八行內辨出于末二字九行內辨出泰月解三字十行內辨出郎解二字十一行內辨出所十日三字十二行內辨出夫內庚九四字十三行內辨出解泰二字十五行內辨出郤字十六行內辨出往歷示太四字十八行內辨出喜萬裸三字凡補周考所未辨出者三十餘字又辨出前考步于日月之于字舊誤為弓十七行文字炳眼之眼即眼字舊誤為娘其所訂補雖不盡確而可補周考之遺訂舊志之誤者亦正有是要考神讖碑

文者周氏原考之後可供參考之書吳山夫
汪少山諸家所考之前首宜推王氏是編也

天發神讖碑續考 東方學會鉛印本 馮汝玠撰

天發神讖碑續考一卷清汪照撰照字少山江蘇嘉定人按天發神讖碑周雪客曾親至碑下合其三斷石讀之辨其存字並彙輯周氏以前各家著錄所載論碑者條為之考其後王氏虛舟又據其所藏拓本證以原碑辨出若干字以補周考之遺於碑之存字兩家所辨已為詳盡其徵引各家著錄所載論碑各條則周考與王氏附錄所輯間有漏略尚待補輯是編掇其所藏拓本錄碑文於前復輯錄各家之說並說在周考以後者於後以補為補考亦循之王氏附錄為補周考而作也其所錄碑文視周所錄又有溢字無足補者其所錄金石錄米海岳志林雜志王象之輿地碑記集古錄目諸道石刻錄寶刻叢編弇州山人稿弇州山人續稿蒼潤軒帖跋葉九來金石錄補曝書亭集竹雲題跋經訓堂金石彙編金石史金石存來齋金石考略經訓堂集所論神讖碑各條及王概之天發神讖碑

賦黃任之天書神識碑詩皆為雪客原考所錄之所未及汪氏掇拾羣籍彙而錄之以補原考之所未備與沈竹所撰附錄皆周氏原考之後可資考證者也

貨幣文字考 聚雲閣錢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貨幣文字考四卷清馬昂撰昂字伯昂又字若軒江蘇華亭人官順天府吞縣知縣卷首為道光十二年方廷瑚序次列凡例十三則凡例後為說五篇一為貨幣文字當與鼎彝款識同重說二為貨幣文字與古竹簡同為刀筆書說三為古之貨幣乃從金為貨非海介蟲說四為貨幣之制創自春秋戰國諸地商民說五為古以六銖為一銖與溢同為名數說考一篇為貨金刀幣泉幣名義者卷一為齊地莒地貨刀以其文字之地名屬于齊莒者屬之卷二為魏地貨金趙地貨刀燕地貨錢以其文字之地名屬于魏趙燕者屬之卷三為秦地貨幣以其文字之地名屬于秦者屬之卷四為錢貨類以不能定為某地之泉貨及半兩刀筆泉貨諸品屬之末署戊申正月羅振玉據錢氏刊本重印時跋馬氏是編專以文字為主以周幣金貨文字之原有地名分屬于齊莒魏趙燕秦諸地不襲舊說強分時代

最有見地以安邑幣之釿字與淦同為名數適合於平安君鼎銘五益六釿之文尤為確當即以向釋為寶貨之寶字定為燕幣雖無確證而據其字體從噫古文蕬而論亦較釋寶為有依據至其古貝乃泥金為之非海介蟲之說則近時出土古貝悉以海介蟲為之間有泥金者亦無海介蟲之貝之多其說殊不合古制其貨幣之制初於春秋戰國海地商民之說則周禮六官既列九府皆有掌財幣之官列於職掌而

和貨幣之制反出自商民其說亦殊有乖於事理至以安邑幣為魏武侯二年以後惠王三十一年以前所鑄梁正幣為惠王徙治大梁以後所鑄以古一釿為重六銖尤於古無徵綜其所考得失互見雖跋稱其頗能不依舊說雖未必盡當亦可謂好學深思於論頗為平允至語其所采古幣頗看不僅遠邁宋人諸譜即與李鮀並論亦當首屈則未免推許過當矣

集古官印考 東方學會重排本 瞿中溶撰

集古官印考十七卷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夫別號木居士江蘇嘉定人著有漢石經考異補正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奕載堂古玉圖錄集古虎符魚符考諸書已著錄是編前有瞿氏自序及其大徵表係姪孫序後有其子樹鎬其孫光業兩跋首列采輯諸家譜錄目及印目卷一至九為漢官印卷十為三國官印卷十一二為晉官印附以偽趙前秦卷十三為宋齊梁陳後魏西魏

後齊隋官印卷十四為不知時代之官印卷十五為唐宋官印卷十六為遼金官印卷十七為元官印而以徐壽輝韓林兒僭號時之官印附之原刻每一官印悉留空處以待鈐入印文乃以所摹諸家譜錄印文未備而卷中所鈐之印或真或否殊不一致此刻志特取摹印文刪去惟錄考證雖略有變更其視原刻則較為整齊畫一也是編考證專以官印為主每一類先為總考每一印再為分考其所徵引大抵多

以各史表志為據其見於表志以外之紀傳及
散見於群籍者則徵引間不免於疏漏矣序
則稱其鑒別之精考据之確與歷代職官輿
地志書相印證足為讀史者考鏡之資元明
以來著錄家所未不逮表序則謂其江都王相
不書董仲舒中壘校尉不敘劉向父子太邱長
不系陳寔河隄謁者但引晉宋二書而不及水
經注漢明帝之王景虎賁中郎將但引顏師
古注而不及於經傳其屬稿之偶誤歟合表序
兩序之所論而觀之可以知其得失矣

泉志校誤　觀自得齋叢書

泉志校誤四卷　清金邠撰　邠字嘉采彭城人　馮汝玠撰

是編前有金氏自序次列校誤卷第品目卷中
則據泉志原分卷第注品循序校其誤為按
洪氏泉志其例有二一為半兩五銖諸泉有泉
可證者則據泉譜書一為虞夏商周之錢引
書以名者則據書列之名以意為圖其引書
以名者不惟洪氏其未見其泉即世亦未覩其泉
雖知其以意為圖之誤而其誤實無可校惟
其中有泉可證者或其說與圖原有誤者或其
圖原不誤而慶經寫錄因之而誤者則不難據
見有之泉與諸家之說一一校其誤也是編所
校於世所未見之泉無可據校無悉置不校其
校無但校原洪氏之原誤及洪氏本不誤而為
慶經寫錄之所誤於其說之誤無則徵引初
渭園江秋史翟木夫劉燕庭翁宜泉馬石邨
蔡鐵耕劉青園戴醇士李竹朋鮑子年許
青門陸眾泉諸家考訂之說附以所見校而

臣之其於圖之誤者則即名家譜錄實有其
郡者如安邑偕亡金梁正當金當爰及舂亭
一百子黃千之屬摹其原文校而正之不獨於
原書志誤者爲校正即原志不誤而爲傳
寫所誤者亦得據以證明就原志書而論則爲洪
氏之功臣就本書而論則亦爲一時之傳作
也

吳郡金石目 潛喜齋叢書

吳郡金石目一卷清程恩慶撰恩慶字稚蘅江
蘇嘉定人庭鷺之長子以呈進太白陰經特旨
賞賚錄館謄錄議敘鹽大使是編卷首無序
惟末有咸豐元年程氏跋及光緒元年潘祖蔭
重刻時跋所列金石之目自晉太康博甎至元平
江博止凡三百三十九件通種據程氏後跋自述是
編所輯乃據瞿氏古泉山館所集吳中金石文
字遂一編次並摘考證列其大端其所未載者
則就其所見補之以成是編其已見前人著錄
如寶刻類編所載橫山頂舍利靈塔銘清遠
道士詩春申君廟碑重建龍興寺碑新開常
熟塘記大德元浩和尚靈塔碑及志乘所紀則
以未見搨本概不錄入核其所列諸目雖於吳郡
金石未盡羅舉而悉以目睹所及爲限去取甚嚴
殊非不問存佚但求取盈者可比即其目下偶取
考證如閻球妻誌銘目下所考甫里爲唐時舊
書村名鄭雖誌銘目下所考雖乃華之少子

弹之王文誥曾官尚書右部郎中歷青郁等七州刺史為唐書宰相世系表所漏亦多可取無怪潘鄭盦既於咸豐初元刻之单行更於光緒初元刻入其書而一再為之刊行唯恐其書之不傳也

非見齋碑錄　魏稼孫全集本　　瞿汝玠撰

非見齋碑錄一卷清魏錫曾輯錫曾字稼孫浙江仁和人廪貢生官候選訓導改鹽場大使權知縣著有蔵九經碑圖續語堂題跋續語堂詩文存續語堂碑錄是編前無序後無跋卷首無目錄惟錄石刻文起自漢少室東闕題名迄于唐德祐義國夫人虞氏誌凡三十三種每種志所在並摹入原文之前間注其泐字及或疑為某或誤為某或別作某之字原文之後間附以各家所考及其按語与其所輯續語堂碑錄同一體例所不同者續語堂碑錄所錄八十種其中溫彥博碑已著錄於王氏金石萃編此則所輯錄三十餘種悉為萃編所未著錄考其續語堂題跋漢三老碑書後有予輯金石萃編遺碑以詩刻入录之語而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亦謂其著有遺萃編補石續語堂碑錄惜未卒業此編所輯殆即其題跋所謂萃編遺碑傅氏題跋所謂萃編補石者也卷中所錄凡為跋碑前後

凡有兩刻前一刻正摹原文之外旁注有訛作某某字後附首山左金石志授堂金石文字續跋平津讀碑記正考各條并其按語後一刻則刪去碑文旁注之字碑後正附各條同爲一刻而摹其文而其旁注之字後附各條又後一有一無從出以證是錄兩輯雖已付諸繡梓但尚有正去留盡與正輯續語堂碑錄均爲未定未完之本也

滿廬題跋 俞氏排印本

馮汝玠撰

滿廬題跋一卷清傅栻撰栻字子式順天大興人以禮之子也是編即附刻於以禮華延室題跋卷末有宣統元年俞人蔚跋其所題跋凡二十三通其前排氏舊林鐘子莪泉劍建昭鐙旧者鐙帳邊造構銅五跋爲吉金之屬餘則爲甸石及拓印諸跋雖爲數寥寥而於陳黑磚以陳黑爲工匠姓名不主李申耆以爲督捋之說於黃龍元年王元方磚甘露二年潘氏磚以其均出於吳地辨爲吳之黃龍甘露爲吳大帝及歸命侯時磚不以趙撝叔續寰宇訪碑錄陸存齋千甓亭古磚圖釋以爲漢宣帝年號列之西漢爲並於魏丘穆陵亮造像謂丘穆陵三字姓即北史穆崇傳之穆亮爲太和十九年造尚在魏定族姓之前一年故仍三字舊稱於魏齊郡王祐造像謂祐爲文成帝四男齊郡王簡之子並證魏書作祐之誤而正潛研堂文字跋尾以北史作祐誤以不誤者爲誤皆有所

考訂不作尋常評騭之語視其文之華延年室題跋兩題跋金石文字殊可語先並美可以俯跋稱其為吉光片羽猶足珍貴也

石刻名彙 黃氏原印本　馮汝玠撰

石刻名彙第一編十二卷黃立猷纂立猷字毅侯又字毅盦湖北沔陽人舉人官學部小京官主事著有金石書目此書原為四十八卷分誌銘造象碑碣雜記四類類為一編此則其四編中之第一編也原書四編均已殺青而先付手民者實止是編卷首有張海若鍾廣生馬衡陸和鈞序四士題跋及黃氏自序並凡例十則卷一至十為自漢迄明之誌銘卷十一為墓塼卷十二為地券補遺一卷則專補前十卷誌銘之遺末以中外藏石一覽及誌銘異名錄附于卷尾所收誌銘以不屬于碑碣之墓誌墓柱墓表墓碣神道神坐之屬屬之除石存而有複刻者不錄其見存者新發見與舊佚而重出土與石佚而僅存拓本者石佚而有複刻者以及各金石書所載者悉彙其名而錄之凡錄誌銘三千八百一十八種墓塼五百七十六種地券三十二種都為四百千四百二十六種其徵引所

及原存各地外處于公共保存者三十餘處于古今中外名家秘藏者百數十家自來彙輯石刻校羅之富無逾于此者其體例之善於舊法分年中先以朝代標爲總目更以紀元年號標爲分目以朝代領紀元以紀元領年月自來編纂目錄眉目之清亦無逾于此者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續寰宇訪碑錄爲彙輯各目類石目之書兩書所錄統計不過一萬有奇是編所錄僅誌銘一類已駸駸乎及其半數若家誌目之中不能不推爲鉅觀容氏金石書錄目竟列於附屬之中豈以是編爲四類之一未爲全豹哉

泉幣圖說　來青閣影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泉幣圖說六卷清吳文炳吳鸞同輯纂文炳字柳門鸞字鳳白安徽涇縣人卷首有嘉慶十年文炳自序次列總目卷中臚列歷朝泉幣自太昊起至明崇禎止其說於徵引史書志傳通典續通典諸書外則多以顧烜錢譜封演錢譜張台泉錄李孝美錢譜董逌錢譜朱氏錢譜魯褒錢神論洪遵泉志諸史諸書之言錢者爲據凡所分古幣時代多本舊說間附以按語亦止就舊說立論別無發明其圖則襲習見之半兩五銖及宋元明諸錢不失原式餘多於原錄未曾寓目僅以舊譜向壁虛造之圖爲藍本全與原錄不合如券之十布猶可湊爲向不易覯止可依據原舊圖乃於乾嘉以後出土最多之方足古幣觸目皆是者亦僅列安陽平陽二種且以宅種易亦誤爲安陽而其他習見之梁邑武平長子襄垣茲氏諸品悉未圖入不過據其所見之泉益之以舊譜之圖合湊而成是

編圖既無可取，質說更無可采，洪志所增各家譜泉之書，斯為最下，不獨視李竹朋、紀子年之古泉匯、續古泉匯、王錫棨之泉貨彙考不能比其項背，即與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倪模古今錢略、張崇懿錢志新編互相比較，亦與各家之書不足相提並論也。

古泉拓存　尺五樓影印本

馮汝玠撰

古泉拓存一卷，清江標輯。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充湖南學政。是編即尺五樓與王文敏古泉精選同時影印之本，而卷題為古泉精選者也。卷首題古泉拓存四篆字，而題與尺五樓各題殊異，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則題為古泉選存，與原冊舊題及尺五樓所題均不同，容氏金石書錄目則依原冊題為古泉搨存。林容兩家所標之目雖異，而標之本則同，為尺五樓影本，兩書實即一書。茲录其書仍標以拓存，從其原題也。卷中所拓古泉幣，皆見於李竹朋、紀子年古泉匯、續古泉匯之品，無他奇異，故其說於徵引陳壽卿、王漢生兩家外，亦以李紀之說為多，間附按語，亦止就各家之說加以抉擇，別無考證。卷末附以光緒辛卯中秋一跋，及其所題二絕。其於泉幣既非有所選擇，於搨本亦無加以編次，與王文敏之古泉精選皆摟其所而得隨手粘存之冊，惟彼無王氏手題

此多江氏按語微有不同容氏金石書錄目所
收與此與王氏古泉精選同不錄入正目而但列於
附屬也

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　華振軒館藏書本　馮汝玠撰

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清朱彝尊撰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驅舫晚自稱小長蘆釣魚師
浙江秀水人布衣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翰
林院檢討充江南鄉試副考官著有經義考五
代補史補注瀛洲道古錄日下舊聞曝書亭集
是編前有光緒中陳其榮序前一卷為屬於金
之跋尾後五卷則皆為屬於石之跋尾據陳序所
述乃朱樾之從其曝書亭全集中輯出與何子

貞東洲草堂金石跋從其東洲草堂集輯出傅
節子有萬嘉齋題跋從其華延年室題跋輯
出彼此同例止取其集中卷四十六至卷五十一六卷
之金石文字跋尾另列單行非其全集外別有此著
亦非此六卷之外別有所採也竹垞碑經考古為
當世所推其餘金於金石特其緒餘雅不似錢
竹汀之金石文字跋尾取證經史一一精覈而其
賞鑒之精考訂之確亦足與顧亭林金石文字記
相頡頏殊非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字考略林

吉人東彝、金石刻考畧、隷香泉隱綠軒題識，所可同日而語。其跋尾中考定金石文字，可據以為辨證之資者甚多。而所記咸甯縣唐長安中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銘三像，高延貴、蕭元眘作贊二像，均為冶金而成，特列於金類跋尾之中以別於石，獨詳自來言金石者之所未詳。其王氏金石萃編、吳氏金石彙目分編，皆誤以為石，或不其詳其為金為石，尤可據此訂補其訛畧。惟於曲阜孔廟五鳳二年刻石以字在石側，誤以為塼，則偶爾失考，然亦非若金石萃編之訛誤層見疊出者可比，小小瑕疵，無害於大純也。

華山碑考　文選樓叢書本　　馮汝玠撰

華山碑考四卷，清阮元撰。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湖廣兩廣總督，體仁閣大學士，以重宴鹿鳴晉太傅，卒謚文達。著有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籑詁、研經室集。是編前有江藩序，首一卷彙錄古今載記各家所考是碑之說，而以其所考長垣、四明、華陰三本流傳之緒及因華山碑而擬議中郎之蹤蹟附之。其二三四卷則分敘長垣、四明、華陰三本，各為一卷，以長垣本最舊，一字不闕，列於最前之二卷；以四明本雖有闕文，同於華陰之本，而既為未經裁剪整本，且有唐宋諸人題名，為長垣、華陰兩本所無，列於三卷，次於長垣之後；其四卷則以華陰本殿焉。阮氏此考，既於三本考長垣本藏自長垣王鵬沖，四明本藏自寧波豐熙，華陰本藏自陝西東肇商、蔭商兄弟，一一窮其源委，溯其流傳之緒，更將三本之軸冊中登題跋識，一一登錄，以資考證

並因四明本未經裁當將原碑文及唐宋諸人題名悉依原式照摹而於其剝處據長短本爲之補而界以墨線以別之於其損字亦據長短本爲之填寫而加墨圈以識之以存原碑舊觀列舉三本彙羅眾說瞭如指掌較善別星遠出者家天發神讖碑瘞鶴銘諸考之上洵集諸說之大觀而考是碑之指南也

芳堅館題跋 翠琅玕館叢書本 馮汝玠撰

芳堅館題跋四卷清郭尚先撰尚先字蘭石福建莆田人嘉慶己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官至大理寺卿郭氏題跋初非其手定專稿祇其所藏所見碑帖墨跡卷冊之內散見之題跋甚精許徵甫以郭氏就其接閱所題跋者種碑帖墨跡於授受之變化傳刻之源流筆力之淺深鉤拓之先後能鉤元洞微一一宣露乃披採其所題碑帖墨跡從而錄之裒集甄釐更與同里龔顯曾共相參校以成是編而龔氏遂據其刪本爲之刊行以廣流傳故卷首目錄之後附有龔氏識語而各跋之後亦多附有龔氏按語是編所輯者跋前二卷碑刻居多後二卷法帖墨跡居多其四卷之末所列郭氏所書諸條則輯者采以附存者也題跋中所題多考證經史之處惟以評騭書法爲主郭氏平生以善書擅名其所評騭大都從其體驗中來故其所跋漢晉隋唐諸碑

墨池快雪諸帖於其淵源變化意有心得雖未從書法立論而實與空談者有間於其臨池精驗妥著眼使知其與尋常評隲者不同矣

金石苑　影印原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苑六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文清公之孫文恭公之子嘉慶丙子舉人官至浙江布政使著有嘉蔭簃論泉絕句長安獲古編蒼玉洞宋人題名海東金石苑是編與海東金石苑蒼玉洞宋人題名皆其金石苑之分編海東金石苑專紀海東新羅高麗諸國之古刻蒼玉洞宋人題名專紀福建汀州一地之古刻此則專紀全蜀之古刻故海東金石苑於

金石苑上冠以海東之名蒼玉洞題名亦於書口上標以金石苑之稱而是編亦於金石苑總名之後漢刻之前別題曰三巴漢石紀存皆所以示其各為金石苑之一種也卷首有道光戊申自序其總序卷中所摹古刻卷一為漢蜀古刻卷二為周隋唐蜀古刻卷三以下則為兩宋石刻自漢迄宋凡摹蜀中金石古刻四百餘種以玉王稚子雙闕為蜀中最古之刻即以其冠於各種金石古刻之首每種悉依原刻形式摹寫間

附以所考與其所撰蒼玉洞宋人題名同例其所摹名刻雖僅限於三巴且或不免所有所遺漏而已見著錄者諸書訛脫之字多可據以訂正未見著錄者諸家目錄之書亦多據以增補其可資考證正非淺鮮也

百磚攷 傍喜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百磚攷一卷清呂佺孫撰佺孫字堯仙江蘇陽湖人道光丙申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貴州巡撫是編呂氏就其所得百磚記其端側文字及其面側所繪藻飾著其短長尺度釋其所造之時代詳其所得之地址並旁曲徵考通其文字末附以道光十四年跋識其作考之始末據其跋所述其所得百磚乃隨其尊人守明州時獲於頹垣之中其完者則得之於鹿山鄞山者居多浙中古磚發見始自阮文達公督學浙江時其出於武林吳興者已見於寰宇訪碑錄兩浙金石志諸書至甯波所出古磚其見於著錄則自呂氏是編始編中所考雖僅限於甯波一隅之地且僅百磚尚不及陸氏千甓亭所藏十分之一而據其文字以考甯波曩時之人與地頗可資以參稽與孫氏溫州古甓記羅氏楚州城磚記皆於一郡之考古有關者也呂氏是編自跋之外尚有李兆洛所作一跋見其養一齋文

集內潘氏此刻呂跋而外竟無李跋未免遺漏雅考其跋於本書無所發明僅虛述常要亦不可不知也

粵西得碑記　息園原刻本　　馮汝玠撰

粵西得碑記一卷，清楊翰撰。翰字伯飛，號息柯居士，順天宛平人。道光乙巳進士，翰林院編修，湖南永州府知府，辰沅永靖道。著有息園遺草等集。是編所記得於粵西碑刻，以柳子厚龍城刻石，然於人有一紙元祐黨籍碑，亦向粵西碑者所必有，皆而不記；以李衛公上西嶽書，摩疑其偽，亦存而不論。惟記人所忽略而為其獨得之碑，非盡記粵西之碑，乃專記粵西難得之碑也。其所記難得之碑，重在唐以前諸刻，其宋以後諸刻，則但取其有風韻供尋味者，始一一記之，餘則雖有所得亦不記焉。記中每記一刻，錄其文字之前，必先述其登躡之經歷、蘿薜之風景，故以記名。記中所記難得之跡之碑，如李渤題名、李渤南溪詩序、李渤南溪元巖銘、李珏題名、張濬及蕭處俊劉崇龜唱和杜鵑花詩碑，已見於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考吳氏搨碑，據是記所述，乃其官粵西按察使時事，在楊氏遊粵西之前，其

目分編則書見其稿本而標校對年月均在光緒庚子前後距光緒二年刊刻是記之時廿餘年計其成書必遠在是記之後是得碑雖揚在吳後而作記實揚在吳前其見諸著錄仍當首推是記至韋敬辨智城碑感報寺乾亨寺鐘銘則不惟諸家未經著錄即彙目分編亦所未載其錄智城碑全文二千餘字則較省志所載四百餘字多數至千餘字尤可據以訂正省志刪改之訛於粵西難得之碑蓋已盡在記中溯其搜獲之功殊不在黃小松嵩洛岱巖訪古之下至所記得碑时之游覽風景及其軼(遺)文軼事使人繙閱之下於山川勝跡一一如在目前可以得(其)碑記作游山記觀則視嵩洛岱巖訪古諸記僅記所訪各碑者尤足耐人尋味也

集古錄目 雲自在龕叢書本

馮汝玠撰

集古錄目十卷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蜀石經校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遼金石存目江西金石目諸書已著錄歐陽文忠公集古金石文為千卷又為跋尾若干篇公子棐又據文忠所錄著其書撰之人事跡之始終所立之時世以為錄目附於跋尾之後跋尾曾通行本錄目則久已亡佚而不傳湘人黃本驥曾輯為六卷惟但取材於陳氏寶刻叢編其見於洪氏隸釋王氏輿地碑目者則概未之及繆氏病其所輯僅限於一書此外遺漏尚多乃重增是編上首錄文忠集古錄及公子棐集古錄目原序次後列文忠一百廿七跋之目及其所輯錄目之目並著其今存者於下其文忠偏書一二誤題亦隨目舉正其後十卷則凡見於寶刻叢編隸釋輿地碑目者悉錄之而以光緒甲申繆氏自跋附焉所輯各目下注隸釋輿地碑目者皆黃氏輯本之所無計与寶編刻叢編

所見凡六百一十二首，合文忠書跋者一百七二十七首，共得七百三十九首，於文忠所藏千卷已得三分之二。嚴鐵橋亦曾輯書此目，惜四錄堂稿類集僅列其名，而書未刊行，無從與是編較其短長也。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二卷，范壽銘撰。壽銘字鼎卿，浙江山陰人，舉人，官河南內黃縣知縣。著有元氏志錄、循園古冢遺文跋尾，已著錄。是編前有顧燮光序，與循園古冢遺文跋尾皆其編校。其循園古冢遺文跋尾僅以葬石為限，此則並及於金。上卷從古鉢文至北齊故隴東王神道闕止，下卷從南齊呂超墓志至唐蒲州刺史平公碑止。雖金石兼收，石仍居其多數。所跋金石，其於古鉩文字，以鄗字从尚从邑，為即鄉黨之黨本字；以悊字从心从析，析乃古折字，為即篆文悊字，按形聲相益之例以定其字，尚可存備一說。至以箕為古渠字，象上古人在木上構屋之形，以麋為本從迷，則未免出於臆測。其於碑刻文字，則按其官爵世系，取以證史，訂史誤處多可據以訂正，蓋其史學特有所長，故其碑刻之考證遠勝其金文之詮釋。其中讀西门豹碑側一記，詳前人之所未詳，不獨所記碑側之文

乏補諸家著錄之遺其所記文內姚元樹文及大齊天保五年歲在甲戌諸文上下文雖有剝蝕不盡可句讀而文出於姚元樹碑立於天保五年則信而有徵不同嚮壁虛造孔華氏況定為魏收所撰武氏億疑碑文成於五年之前王氏昶謂碑立於天保九年種種疑度之詞從此皆可不攻自破其表彰古刻之文與夫考正諸說之誤尤為匯編碑刻諸跋之中最有關係之文字也

漢魏碑刻紀存　嘉慶中陶福刻本　馮汝玠撰

漢魏碑刻紀存一卷清謝道承撰道承別號蘭陔居士其里貫事蹟皆無可考惟據編中引用之書有顧靄人金石文字記據此知其清時人又編首封面所題刊書年月為嘉慶丙子據此知其為嘉清時嘉慶中葉以前時人耳編中碑刻分地而紀以安徽併入江南以湖南北併為湖廣分北直山東山西江南浙江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廣東為十一省之內各以府分卷府之內分先漢後魏又各以其朝代之先後分刻計所紀碑刻北直十七山東五十八山西六江南十八浙江三陝西二十河南四十九四川四十四湖廣九廣東一末附有傳本而未詳所在者十四都二百三十九種惟錄其名不分存佚其每種下所在縣邑及其年月篆題行數字數並碑陰題名或全注於或全不紀或紀此而遺彼詳畧品殊出不一視王氏穆葉之漢石存目尹氏彭壽之魏晉存石目體例畫一簡而有法殊未可相提

並論推究編刊本頗不多覯名家著錄金石書目均未載入久懸其書知者益寡金石著作之中既有是書自不能不為之表而出之也

嵩蕨訪碑圖記 唐鈔本　　馮汝玠撰

嵩蕨訪碑圖記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小松又字秋盦浙江錢唐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所撰岱巖訪古日記嵩洛訪碑日記均已著錄於是編乃小松與其嵩洛訪碑日記同時所作日記係即其訪碑之往來途徑分日記其所訪之碑筆而書之此圖記則即其訪碑所歷之名勝古蹟分地記其所訪之碑圖而志之者也卷首有戚豐中舅同序卷尾有高城楊鐸刊刻時所撰跋間書傳鈔時題識卷中為小松訪碑嵩蕨經歷名勝古蹟所敘開元寺等慈寺緱山氏山小石山房白馬寺石淙少林寺嵩陽書院轘轅消遙谷中嶽廟善會寺開母闕少室闕龍門奉先寺大覺寺老君洞伊闕香山寺平等寺址會聖宮址太初太公廟等四圖之記圖久佚轉流傳不知歸於何所見所存者惟此圖記而已考翁方綱題嵩洛訪碑圖寄致之前係有黃氏原記與此相較其各圖標題消樣各作嵩嶽寺會

聖宮址作芒山，太行作太行，秋色太白廟作晉碑，與是刻不同。其記中字句亦刪節之處甚多，遠不若是刻所記之詳備。搭是刻所記，校其所訪碑目記、日中所記訪獲之碑，殊較日記為詳。其中所記披剔開母少室兩闕，銘文字尤足補日記之所略。考黃氏所訪嵩嶽諸碑者，日記而外，不可不參閱是編也。

蘇碑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蘇碑考一卷，清錢泰階撰。泰階，浙江人，吳越王錢鏐三十一世孫。是考為吳越錢氏志乘刻中所考若種之一，專考蘇文忠公所書表忠觀碑，故以蘇碑考為名。卷首為嘉慶己卯朱文藻序，卷尾為泰階自跋。卷中首錄蘇文忠公所書表忠觀碑，碑文，次錄歷代名人題跋，又次錄志乘所記蘇碑諸文，又次彙考表忠觀原碑及小字行書兩碑暨明陳柯重摹碑文等刻，又次錄曾燧、余楙棣郡庠得碑詩序，及陳柯改建錢王祠碑記。又次為碑圖，前圖摹郡庠所得原碑二石面背文，及圖摹陳柯重刻四石面背文，及李衛補刻本字一石，各附以說，並詳其尺寸及存缺字數。又次為題詠，錄明以來諸家題蘇碑詩，末以諸家評論碑文，別為論文，以殿為考。是碑係編修因乾隆五年余楙棣所得郡庠表忠觀碑石刻移置觀內而作，其宗旨重在考碑以得碑始末，已具詳於余楙棣郡庠得表忠觀碑記

事故於得碑始末而於考碑文字加詳，編中於題跋志乘題詠評論書目於蒐碑之文字校輯甚詳，其所摹原石重摹補刻諸圖尤足以資考證。考存名為玄表忠觀碑法刻及其他圖于蒐碑之種種文字悉編，可稱賅備矣。

廣錢譜　賜硯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廣錢譜一卷，清張廷世撰。廷世字鈍夫，宣城人。其人事蹟無可考，其書撰於何時，編中自記未著年月，亦無可考。惟其名廷世，容氏金石書錄目誤作世廷，可據顧湘舟此刻以正之耳。是編始從無一錢至錢起由一遞進至十百千萬，從於萬萬遞數，搜集群書所記各錢故事，一一徵引，分別條舉於各數之下。每一數所舉，少或一事，多或數事。其所條舉無一數由一以至萬萬無一數不有所徵引，博採旁搜，較之明李世熊錢神志所舉各條殊為詳備，悉諸家原譜中圖象文字考證評論之外，獨創生面，特樹一幟之作。雖於考訂古今原幣無涉，不能與諸家圖譜同日而語，而所舉錢之遺聞軼事，亦足頗足以增廣見聞。惟於徵引所據之原書，每事之下注明書名者少，不注明書名者多，使閱者對于所舉數典不能盡悉其所由來，雖其詳略未能一致也。

澠池新鄭鹿邑碑目 石印本 瀛汝玠撰

澠池新鄭鹿邑碑目一卷，清方履籛輯。履籛字彥聞，順天大興人，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福建閩縣知縣。著有金石萃編補正，已著錄。是編原附刊於金石萃編補正之後，前後無序跋。惟錄三邑碑目，計澠池一邑自唐石窟大德寺劉仁則造像碑至元解院建公形狀止，為唐九種、宋八種、金二種、元十四種，凡三十三種。新鄭一邑自東魏武定元年造象碑至金隱士畢園墓表止，為魏二種、北齊二種、唐二種、宋二種、金三種、無年月者一種，凡二十一種。鹿邑一邑自唐湛橋寺石像頌至元太清宮聖旨碑止，為唐二種、宋金元各一種，凡五種。並禹州魏大統十三年碑及宋紹聖元年興國郡侯夫人墓誌二種附之。每碑悉注明所在地址及年月，並書撰人姓名。所錄三邑碑雖目雖僅數十種，為數寥寥，而澠池之唐趙庭芝書經幢、張恐恭等建尊勝經、再建圓覺大師塔記，新鄭之開元經幢，鹿邑之唐湛橋寺石像頌、淨住寺文殊像銘諸石刻，多不見於諸家著錄，亦足為裒錄開封、歸德、河南等郡所屬各邑碑目之一助也。

上匋室甎瓦文攈　光緒丙午寫本　馮汝玠撰

上匋室甎瓦文攈六卷，清高鴻裁輯。鴻裁字翰生，山東濰縣人。是編前以標題書名及光緒甲午濰縣高氏寫本冠等字冠於卷首，卷首之後各卷各標卷數，各列目錄。前三卷為甎，後三卷為瓦，卷六之末以殘匋文附焉。核其各卷所標錄甎瓦之文，皆據拓本入錄。卷一為秦殘辭甎、為秦吉語甎、為漢紀元甎、為漢姓名甎、為漢吉語甎、為凡甎五十七。卷二為漢吉語甎、為漢畫像甎、為

魏紀元甎、為晉紀元甎、為晉職官甎、為北漢紀元甎、為前燕紀元甎、為宋紀元甎、為魏紀元甎、為北齊紀元甎，凡甎七十六。卷三為南北朝姓名甎、為南北朝甎、為南北朝吉語甎、為南北朝泉文甎、為唐紀元甎、為宋地名甎，凡甎七十三。三卷凡甎凡二百有六種。卷四為秦吉語瓦、為秦術字瓦、為秦吉語半瓦、為漢吉語瓦，凡瓦七十八。卷五為漢吉語瓦、為漢宮殿瓦、為漢姓名瓦、為漢紀元半瓦、為漢宮殿半瓦、為漢吉語半瓦，凡瓦七十。卷六為漢吉語半瓦、為前秦吉語半瓦、為南北朝吉語瓦、為南北朝吉語半瓦，凡瓦四十六。三卷凡瓦一百九十有四種。合卷六之末所附匋文二十六，都為二百六十六種。所分卷數與容氏金石書錄目著錄之本各作十冊不分卷者不同，所錄甎瓦之數亦與容目所注五百二十二種之數不符。此卷首特標明寫本之文證之，是編蓋其盡經刪汰最後寫定之本。所收所拓甎瓦之文等多精整之瓦，極變化之致，殘匋亦非向所習見之品，迥與諸家輯錄甎瓦匋文不同也。

滎陽鄭氏碑　石坊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滎陽鄭氏碑不分卷十冊楊守敬鉤刻、守敬字惺吾別号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舉人官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所著續補寰宇訪碑錄、所摹望堂金石文字初二集、泰山石經峪刻字、匡喆刻經頌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光緒辛巳楊氏自序次為鄭氏碑目每目之下附錄趙氏金石錄、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阮氏金石山左金石志汪氏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諸書考證之文次摹鄭羲上碑下碑、鄭道昭論經書詩刻觀海童詩刻雲峯山題字十五種大基山詩刻、大基山題字及銘告十一種、天柱山東堪石室銘、天柱山題字三種鄭述祖重登雲峯山石刻天柱山銘雲居館石刻凡鄭氏石刻三十八種較之山左金石志所錄則增多數種較之王森文東萊北魏石刻所錄則減少數種雖詳于金石志略于考異介乎兩書之間而所錄諸刻悉依原刻字體鉤摹、并訛誤之失、則較金石志考略諸書僅傳錄原文者為優、惟鄭羲下碑首行文公鄭君之碑之字下原刻尚有一草字乃明其下碑所刻之文為上碑之稿草極于考證而闕竟漏未鉤摹則與金石志考略諸書同一疏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泰山石經峪刻字 光緒丁未原刻本 僑沚玠撰

泰山石經峪刻字六卷，楊守敬鈎刻。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舉人，官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所摹泰山鄭氏碑、匡喆刻經頌、泚墨金石文字，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宣統元年楊氏自序，卷中綜摹石經峪刻字，卷一為五十三字，卷二為四十九字，卷三為四十字，卷四為五十字，卷五為五十二字，卷六為六十字，凡三百有四字。按石經峪所刻經字，泰山志云可讀者不滿二百字，岱覽所紀亦與泰山志同，山左金石志則謂尚存二百九十四字，若書所記，迨無定數。至同治津利津李佐賢為泰安訪碑之遊，親至石經峪，剔苔捫蘚，詳細審諦，始辨志前三十行為經首第一段，至第十一段首句止，後一行則為第十三段之前，未及第十四段之首，共得全字八百八十五，殘字十六，總存九百零一字。其存字乃實確數，是編僅綜摹其中不重複之字三百有零，不惟原刻之段落未分，且只得原

刻三分之一，只可為臨池之助，殊不足為考古之資。視其所刻匡喆刻經頌，逐行逐字一一鈎刻無遺者，殊未可同日語也。

匡喆刻經頌 光緒丁未原刻本

馮汝玠撰

匡喆刻經頌十二卷，楊守敬鈎刻。守敬字惺吾，別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舉人，官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所刻萊陽鄭氏碑、泰山石經峪刻字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光緒乙巳楊氏自序，次為刻經頌釋文，次編摹刻經頌原字，分原刻十二行之文為十二卷，卷一至三摹原刻一至三行存字，卷八至十二摹原刻八至十二行存字，皆以一行為一卷，彼此不相雜廁。其卷四至七之四卷，則合原刻四五六七諸行勻為四卷，不拘定某行為某卷。計卷一摹存字四十三，卷二摹存字四十三九卷三摹存字四十二，卷四摹存字五十，卷五摹存字四十八，卷六摹存字四十五，卷七摹存字四十七，卷八摹存字四十九，卷九摹存字四十六，卷十摹存字四十一，卷十一摹存字四十，卷十二摹存四十九。凡摹原刻見存全半之字都五百九十有三。考刻經頌原刻，阮氏山左金石志嘗載釋文，未詳存字之多寡。是編於見存之全字、殘字無

不一一縮摹。所摹之字，悉居原刻十二行六百一十七字十之九五，不惟可據以考其存字之數，並可據以分別考其所存全字、半字之數，於徵考頌文存佚，極有裨益。其序中考定是刻為釋安道壹所書，與李佐賢石泉書屋金石題跋所考不謀而合，亦極確切。至其鈎摹諸刻之中，殊遠在所刻萊陽鄭氏碑、泰山石經峪刻之上也。

周金文存　廣倉學宭石影本　鄒安撰

周金文存六卷，鄒安撰。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光緒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官江蘇丹楊縣知縣。所輯雙王鉨齋吉金圖錄、藝術叢編、萬里遺文檢補鈎已著錄。是編卷首為王佩諍、羅振玉序，次為總目，次為鄒氏自記、及略例，卷尾為姬佛陀及鄒氏自跋。卷中所輯金文，卷一為鐘屬，以鐘鎛鐸鐃等器隸之；卷二為彝屬，以彝鬲甗等器隸之；卷三為敦屬，以敦彝簠簋豆登鋪盨等器隸之；卷四為盤屬，以盤匜舟盦盉盥等器隸之；卷五為尊屬，以尊罍鈃壺盉觶斝卣觚角爵觶等器隸之；卷六為戈矛屬，以戈瞿戟矛劍斧鉞戚雜器等器屬之。隸之每屬以文字之多寡為序，多者列前，少者列後。文字之隱者以說及補遺附焉。考其所輯吉金文，既以周文為名，即當以周器而有文字者為斷，乃于彝之中列有父丁父辛等文，戈矛之中列有僅有雕文之器，器既不盡有文，文亦不盡為周，不過盡其所藏金文拓本加以編次，實與名殊不相副，迥非羅氏所輯殷文存者以一日紀名及象形之文字為斷，界限截然不紊者比。惟鐘中之齊侯鎛，彝中之毛公鼎、曾伯簠、克鼎，盤中之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壺中之齊侯兩壘，一切凡金文中之鴻篇鉅製，無不悉著于編中，其搜輯尚可稱宏富也。

漢劉熊碑考　原印本　　馮汝玠撰

漢劉熊碑考一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又號崇樸，浙江會稽人。所著有袁州石刻記、古誌彙目、古誌新目等書，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共和五年范新銘序，次錄隸釋漢劉熊碑文碑陰，次錄葉氏平安館釋文，次錄寶漢齋藏真帖釋文，次錄趙之謙漢劉熊碑圖，次據見拓本錄近時發見劉熊碑陰殘字及碑側題名釋文，次輯錄水經注、金石略、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天下碑錄、漢隸字原、金薤琳琅、隸辨、兩漢金石記、張叔未金石文字、攈古錄、二金蝶齋尺牘、語石、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絅齋尺牘諸書考證劉熊碑之文，並范新銘、范振緒、吳士鑑、繆荃孫、沈寐叟、張美翊諸人之題識及諸家考證之補遺，末以編輯碑考成後自題五古附焉。按劉熊碑原石久佚，舊拓全文久不得見，翁方綱以汪容甫所藏殘本與江秋史已佚者兩家雙鈎本合校，據以作考，僅得碑之正文二百四十三字，於碑陰碑側文字均闕而未詳。是考則增入近時發見碑陰五十四字，碑側題字七十餘字，既較翁考增多碑陰碑側若干字，其諸家考證亦彙輯于一編，亦較翁考加詳。據以考原碑文字之存佚，辨諸家考證之得失，尤以此一編足資參考，翁氏之考可束之高閣矣。

十二家吉金圖錄　原影印本　　馮汝玠撰

十二家吉金圖錄兩冊，商承祚輯。承祚字錫永，廣東番禺人。所輯殷契文字類編、殷契佚存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為海城于省吾及商氏自序，次為十二家藏器總目，次為凡例，次列十二家姓名。卷中圖十二家所藏吉金，家自為編，編各標十二家藏器齋室之名以別之。所謂十二家者，乃海城于省吾、定遠方煥經、定海方若北平、王辰至德、周進北平、孫壯衡水、孫鼎固始、張瑋山陰、張允中江夏、黃濬番禺、葉恭綽諸家所藏，及商氏自藏之器也。計所圖十二家藏器凡一百六十有九器，彝器之外，兼及古兵雜器。每器悉圖其全形，於其前附其款識，於後並以款識釋文。器物尺寸分注於下。其器有雕紋形製異乎常器者，則於所圖全形之外，析以分圖。其器之款識文字有可考訂者，則於所注尺寸之後，加以詮釋。其編輯之法，殊較諸家圖錄惟集器形與款識而不及其他者為詳審。其考釋之器，如于

氏雙劍誃所藏之吳公子光戈，方氏寶楚室齋所藏之楚王渚，若黃氏尊古齋所藏之楚王畬章劍，及商氏契齋所藏之方鼎，其文字之奇異，形製之殊特，尤前此之所罕見，亦較諸家所輯圖錄多屬尋常之品者為優也。

新鄭古器發見記　原排印本　孫詒裕棋

新鄭古器發見記一卷，王幼僑編輯。幼僑，河南人。考新鄭出土古彝器，為縣紳李銳穿井所得，歸公保存。其古器圖象，已詳見新鄭古器圖志、新鄭古器圖錄諸書。是編則專輯當時發見之後，搬運收存月日、情形、名稱、件數，及往來文電件、保存方法，與各家題詠討論，一一載列，以補圖志圖錄之所未及，而資考證者也。卷首為張福來、李濟臣、張鳳臺、貞圖、楨孟、廣澂及幼僑編輯時自序，次為例言，述編輯大旨；次為往來文電，首錄古器發見以後各官署處理之一切令呈函電原文；次為古物名稱，先列原定器名，後係羅振玉審定之後更定之器名；次為古物研究，彙錄張鑒青參觀古物之揣測，王幼僑周王子精類器識考跋，王國維古物之研考；次為附錄，錄發見古器物之通告、蒐見古物之感想、參觀古物之談話及參觀見形規則、李氏何日章之附言。啟僑始自穿井發見，迄於藥館保存，其

間一切經過、檢討情形，悉著於編。於新鄭出土古器之前後始末，瞭如指掌。考新鄭古器者，圖志圖錄而外，更參閱是編，可以盡知其源委矣。

商周文拾遺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商周文拾遺三卷，清吳東發釋注。東發字侃叔，浙江海鹽人，著有石鼓讀七種、瘞鶴銘考，均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共和十三年甲子影印時稱德彝序。卷中釋注商周彝器銘文，上卷所釋為商器，為彝、卣、盛尊、横戈鼎、若鼎、頤鼎、庚午鼎、敦，雖壹七種；中下兩卷所釋為周器，為己酉彝、師尚父鼎、南仲鼎、南仲尊、南中鼎、司寇匜、𣪘敦、名穆公敦、齋非乙鐘、晉姜鼎、秦盄和鐘、聽鐘、為楚曾侯鐘，十五種，都凡二十二種。每種先摹其篆，次審其字，次疏其文，終以考定。揚諸序所述，乃據其手稿為之校正付印者也。考吳氏所釋商周彝器文，向無傳本，僅所釋智鼎文，先為阮芸臺、吳炯齋所徵引，散見於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中，其全稿久不傳，近所傳者惟此影印校正稿本而已。是編釋注，雖所釋據之器，僅取材於考古、博古、法圖所錄，無散盤、盂鼎諸重器，所釋之注，亦不及其所釋智鼎之詳瞻，而其疏稽聲義精審之處，可資為典要者，在孔嘉考釋金文中，殊不在錢獻之、江秋史、朱椒堂諸人之下。其間根間有穿鑿附會之處，此則孔嘉時法家考釋皆有不免，不獨吳氏是編為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豐宮瓦當文考 光緒壬辰淑蔭齋刊本 馮汝玠撰

豐宮瓦當文考一卷，清錢東垣輯。東垣字旣勤，又字亦軒，江蘇嘉定人，大昕之子、大昭之猶子也。嘉慶戊午舉人，充副例館謄錄，官松陽、上虞等縣知縣，著有歷代建元表、孟子解誼、小爾雅疏證等書。是編首圖錢氏像，次錄嘉定縣志錢氏傳，次摹原瓦圖形，次為諸家題辭，為次為錢氏考及諸家題跋，末為葛起鵬刊刻時題記。據葛記所述，前之錢坫、方綱、馮

汪楠之題辭，後之錢氏之考及程瑤田、阮元、翁方綱、陳鱣、王聘珍、曹士璣、黃易、桂馥之跋，皆錢氏原輯，其附錄之姚椿、姚鍵、韋寶蓮、黃仁、張鴻卓、雷葑之題辭，陳瀾泰之跋，則其嗣子後來所增入者也。錢考據儀禮大射儀鄭注，豐以承尊，其為字从豆，豐聲，渭漢時的有豐字，音與豐同，悟豐即豐宮，又引左傳康有豐宮之朝，定為周時豐宮之瓦，考訂甚覈。其諸家題跋，桂馥謂韵會引說文豐本作豐，毛詩子之丰兮，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兮丰訓豐滿，豆文豐即說文丰，義與豐通，考證豐之為豐，尤為確鑿。其他程、阮諸跋，亦推闡備至。即陳鱣謂瓦當書文始於秦，當據豐字隸宮瓦例，目為秦物；曹士璣謂漢書新豐瓦或即中，其中宮室之瓦，雖異乎諸家，所見亦足以備一說。所有諸家考跋，惟阮氏一跋，金石萃編據研經室文集錄考未見，著錄考古家多未寓目，是編彙輯眾說，萃於一編，搜輯之詳，不獨可為援為考證之資，即金石萃編之所遺而未錄者，亦可援以補偏。

殷文存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殷文存二卷羅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
是編卷首為共和六年丁巳羅氏自序次為目錄
次為所輯殷器之文所輯器文分類編次上卷
為彝鼎鬲甗敦彝尊壺卣等類下卷為爵角觚
解斝觶觥盉舟匜盦豆等類所輯各類器文
凡七百餘事悉以諸器款識中以日為名及一切
象形之文為限故以殷文名其編考三代彝器
之文而來分別商周等非以文字少者屬之商
以文字多者屬之周自薛尚功歷代鐘鼎款識
以後相沿已久遂成通例要則其所區分毫
無依據潘文勤序其所著攀古樓彝器款
識謂某商某周自欺欺世其弊也妄君為論通
確論是編其卷首自序謂昔人著錄彝器為商
器者亦非盡有根據惟古人以日為名通乎上下
此編集錄即以是為標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
皆入之雖象形之字載上及夏氏日名之制亦
下施於周要之不離殷器者近是持論雖不似

昔人之武斷分商周之武斷其集錄之文亦
以日為名及一切象形之文專屬之於殷實亦
與昔人之歸為商器者同一無所根據不過視
昔人僅以文字少者屬之商聊勝一籌殊不及
其後來所輯三代吉金文存不分其商其周惟
以三代命名者之為愈閱者對於是編無泥
其殷文之名第作三代文讀可矣

續殷文存 原影本 馮汝玠撰

續殷文存二卷附錄 王辰輯。辰字鉄盦，北平人。是編卷首有海城于省吾、固始孫海波及王氏自序。上卷錄鐘文二十二器，鼎文二百三十五、鬲文十三、甗文十八、敦文一百五十八、尊文一百一十五、壺文十九、卣文一百三十一，凡銘文七百二十一通。下卷錄爵文四百一十九、觚文九十六、觶文一百八十、斝文二十五、罍文十二、盉文三十、盤文十、匜文六、雜器文八、無器文六十五，凡銘文八百六十二通。附錄不知名器文八十通，計上下兩卷及附錄所錄銘古器銘文，都凡一千六百六十七通。乃續羅振玉所輯殷文存之作，卷中所輯殷文一以日為名及象形文字為限，一依羅氏殷文存原例。其所據之器則較羅氏於舊之外增多無器及不知名器所錄之文，則較羅氏所錄七百餘通增多幾千通。其規羅氏殷文存搜輯之博殊為過之。惟以上通於夏之象形文字下及於周之以日為名之文字概目為殷商之文，則與羅氏所編同一無所根據，均不足據為定論。考三代古器銘文者存其文可不必泥其名也。

別雅　乾隆十年程氏刻本　馮汝玠撰

別雅五卷清吳玉搢輯玉搢字山夫別號鈍根老人江南山陽人原官訓導著有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山陽志遺金石存天發神讖碑考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鏡湖王家賁水南程嗣立序卷中專輯經史子集諸書及秦漢以來碑刻所有彼此通轉假借之名詞仿爾雅訓釋體例分韻排比編為五卷每條下悉注明出處並為之詳為疏解每名別字王家賁以其書與爾雅所釋訓詁相似稱之故為此名核其所輯於諸書碑刻中所有通轉假借之名詞蒐於搜輯靡遺注證浩博淵奧淹洽極訓詁中之通假大觀殊遠出其前著諸書之上王序於是編語昔劉伯莊爾雅為解詁經之篇繼此有小爾雅邇雅廣雅埤雅諸者與爾雅並稱為五雅並皆經史中正體未有獨詳於別字者山夫別雅出可增為六極精假通同之處先正事略於吳氏事略中亦於是編語其辨六書之假借深為有功於小學非俗儒剽竊者所能為其所評騭皆非過譽惟其分韻之法如堂同室桐中勇忠勇之類以上字歸韻祝誦祝郡邶豐岐豐之類以下字歸韻彼此不盡一致固於全書之宏綱法博無害也

小爾雅廣注 臨清徐氏歸樸堂藏鈔本 馮汝玠撰

小爾雅廣注四卷清莫栻撰栻字君張浙江錢唐人其事蹟無可考是編之外有書其名著作亦無從考惟卷首陳氏之序作於雍正甲寅卷中四尺謂之仞秉十六斛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諸條之下引有戴氏東原之說以作序之年月及所引戴氏之證說證其時代知其爲有清中葉雍乾時人耳孔氏小爾雅古亦有宋天聖中宋咸之注其後王煦有小爾雅疏宋翔鳳有小爾雅訓纂胡承珙有小爾雅義證葛其仁有小爾雅疏證等書則多在莫氏此注之後矣莫氏是編係就宋咸之注而廣之者宋氏原注每條之下不盡有注其有注者亦僅寥寥數語不足以盡其義莫氏因其未備乃採輯群書以廣其注其存有注者則為之加詳其原無注者則為之增補雖於原書外厥陳也姓命厚子也諸條其厥之訓陳命之訓子亦尚有未詳之義而於廣之注較之宋氏原注

增多幾至數倍蒐勝者隱賾之以津逮後學其有功於孔氏原書視宋氏之注蓋已駕而上之矣

別雅類　原刻本　　　　衛汝瑜撰

別雅類五卷，不著撰人姓名，亦無刊刻年月，按自何人列於何時，無可稽考。惟卷首敘曰：鄉先輩吳山夫先生別雅五卷，刻於程氏，典核詳贍，不待贊。惟以韻編，未訂類次，徵志之士，讀而惜之。溽暑多暇，溯其類分，仍為五卷云云。其稱山夫為鄉先輩，蓋作者亦與山夫同鄉里也。是編係據山夫別雅改編，山夫原書依韻排比，作者以其分韻不若分類之易於檢尋，因即原書徵引所據之經史子集金石五類，改為依類排比，仍依原書卷數分為五卷，卷各專一類，每條悉刪其原書疏解，只錄正文，正文之下注明原書卷數頁數，以便根尋原書。其各類分隸之法，以十三經屬之經，以正史屬之史，諸子屬之子，其他說經者則概入之於集。其一條之中有兩義並舉，一屬經，一屬史者，則從上義列於經。其徵引經史子集各條之中，有旁引金石以資稽證而非專引金石者，則各從其類，以附焉。按山

夫原書以韻排比，雖其中或以上一字分韻，或以下一字分韻，不盡一致，而依韻檢尋，極為便利，殊無若何困難。是編改韻為類，既多立規條，復須與原書對照，往往事更張，反不若原書之易檢，殊未見其是也。

支雅 道光丙戌原刻本 馮汝玠撰

支雅二卷清劉燦編燦字星若鎮海人著有嚴氏詩緝補義續廣雅蒼書是編卷首有道光六年戚植萱序卷中兩釋名物上卷為釋詞釋人釋官釋學釋社釋兵釋舟釋車釋歲九篇下卷為釋物一篇此卷所釋凡十篇十篇之中釋官內分上世唐虞夏殷周諸類釋禮內分吉凶賓軍嘉和諸類釋物內分為通論鳥獸草木次分鳥獸草木化生北牡孳育靈知形異形似形音山中物名姓名異性相制移易人性食鳥猶虎猶倭短穀竹果果異諸類接戚序所述釋禮為陳仲魚所作釋舟釋歲則見於卷施閣集釋人則見於問字堂集釋車則本車制圖解衍之所啟待始為劉自編釋乃取諸家所釋纂己之所釋合輯而成者考所釋十篇其自釋之釋詞釋官釋學釋兵釋物諸篇與陳仲魚等所釋之釋社釋舟釋歲釋人諸篇彼此攷核頗足相稱其釋物一篇訓釋之詳於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外尤足以增廣見聞校之所釋及諸家之釋社等篇更為詳之其集諸家所釋與其自釋合為一編者蓋集眾人之說以為說非掠諸家之美以為美也

小演雅　冠悔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小演雅一卷續錄一卷別錄一卷附錄一卷清楊浚撰浚字雪滄別號觀頪道人福建侯官人著有冠悔堂全集已著錄是編卷首為光緒戊寅己卯龔顯曾陳學仁及楊氏自序並凡例十一則卷中彙輯見於各書所載之禽言為正編彙輯見於各書所載鳥之自呼其名者為續錄彙輯見於各書所載之鳥聲為別錄未以古之知鳥語采者采其事以附於各卷之後按其自序所述是編係因讀山谷演雅以鷓鴣自況而作觀其序謂鳳者知雞鳴也不鳴則已鳴則為天下瑞未聞其所悅於世下為雞之喈喈鴨之呷呷人人如吉了了時於於甘於餓而編中始於鳳鳴終於吉了之甘餓蓋因人而寓感於鳥㒸託為是編以寄其慨也編中所釋雖別有所託而於古人所釋古語今言之外專以鳥言鳥自呼其名鳥聲為限標音象聲殊足補前人訓詁之未及附注家撰述以並傳惟正編以鳥言為限而獨是格磔為鳥自

呼其名阿濫堆克丁當為鳥聲不盡為鳥言續采以鳥自呼其名為限而鸜鵒為鷓鴣聲穀轆為鷓鴣聲不盡為自呼其名別采以鳥聲為限而兜兜為鳥自呼聲不盡為鳥聲各卷所采彼此間有雜厠與其所定之例不盡相符此則讀者所宜分別觀之也

金韻錄 原稿本 馮汝玠撰

金韻錄五卷，清秦寶瓚編。寶瓚字邾農，梁溪人。是書遺篋錄、續遺篋錄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平上去入五聲為五卷，每卷分錄古篆韻於各韻之下，與夏竦四聲韻、汪立名鐘鼎字源同例，蓋續夏汪兩書之作也。核其全書，其命名既曰金韻，所錄金文古篆即當以金文為限，其非金文者概不應入，乃卷中古篆金文之外，古鉩石碣刻畫之文亦兼收並蓄，名實殊繆未符。其所錄古篆多取以鐘鼎字源為據，不盡以金文拓本為據，而材亦孅甚，否啟其審諦古篆，以尚為同，以陰為陵，以蘇為綏，以長為先，所見多錯誤。其謂書文考、文王皆誤文為寧，蓋陳介祺、吳大澂舊說，不知漢博士讀文為寧，見於禮緇衣鄭注。其言文之寧者，寧王、寧人之寧字皆文之假借字，並非譌為寧，其序述古人亦與陳吳諸人不讀鄭注同病。惟謂安為綏省文，頗勝於吳大澂古文綏不從系之說。蔑

為蔑借字，亦與近出魏三字石經僖古文係蔑為威，藉合古韻。邾字所從之黽為古文牙字，引說文為證，而是正舊釋為邾山二字之誤。綜其得失，雖有可議之處，而可取之處少視吳氏說文古籀補、丁氏說文古籀補補、容氏金文編未可同日而語，而以汪氏之鐘鼎字源較之，固差堪伯仲也。

昆陵出土孝建四銖拓本 影印本 孫壯拾撰

昆陵出土孝建四銖拓本一卷，清呂佺孫輯。佺孫字元相，號堯仙，江蘇陽湖人。道光十六年丙辰進士，擢翰林院編修，官至福建巡撫，著有百甎考，已著錄。是編前有呂氏題簽，後有陳壽卿題記二則。卷中為當時昆陵出土孝建四銖五十四品之拓本，每品者異之，堯仙皆手自題記，乃其拓寄陳壽卿，陳壽卿以示李竹朋，而李竹朋摹以選入古泉匯之原本也。考李氏選入古泉匯之品只二十種，無此所輯拓本之全，鮑氏觀古閣泉說所記呂氏所得昆陵出土諸品，或一面倒置，或左讀右讀，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橫置，在穿上下，或向左向右之殊，或一面倒置，或一面傳形，或兩面傳形，並四星四圍四決文等，孝建者、建者，兩面同文，或倒置橫置，傳形之別。四銖亦有兩面同文，並穿上下亦作四銖字者，種種奇特，亦不及呂氏各種之下記述之詳。是編所著諸泉原形，出於呂氏手拓，

無絲毫之或爽，所記諸品異狀，出於呂氏手記，亦無錯而不至，較之古泉匯、觀古閣泉說所記既精且備，展閱卷之，覩之殊令人目眩神移，歎為觀止。考孝建四銖者，得是編以為標準，諸書皆可束之高閣矣。

九鍾精舍金石跋尾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九鍾精舍金石跋尾一卷，清吳士鑑撰。士鑑字絅齋，浙江錢塘人，光緒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官至侍讀。其所著九鍾精舍金石跋尾甲編，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錄金石跋尾五十一通，前金後石，與甲編同例，惟專考證，不作評騭之語，亦與甲編一致，所不同者，甲編前列九鍾之圖，此則惟錄跋文也。所跋邢侯戈、授郑邢林妥賓鍾、郑太師小子敦、獻邢林鍾、留鼎、郑内省作真邢均有作邢井郡君鼎、鄀省作者邦季敦、鄀省作寺鄭小子敦、鄭省作登澄明歷即鄦子鄦侯戲樓吉忱字林戲，亦從金澄明鐙即戲字。周京兆男子杜昇墓誌銘，授碑文與新舊唐書互證，明杜審言之子昇，杜集作升乃後轉傳寫之譌，皆澄樓確鑿可資考訂。正於西鄉侯兄刻石以曹真碑，定碑名為西鄉侯張緝，及魏志張既傳：子緝嗣之文，謂凡史傳云子某嗣者，皆言其父之封爵，石之

西鄉侯不能確定為既為非緝，以正其前跋定為既之誤。於廣武將軍碑謂晉書載記符丕即位，以元太安以張耗為侍中，封上黨郡公，此碑立於建元四年，苻堅尚在，太安前十七年，是時張耗尚未封公，安得其元孫已為廣武將軍，以正王仁俊以為張耗孫產之碑之誤。於潁川特勤碑謂勅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曰敕勒川，據于孝顯碑云魏文以勅勤地居□□，可知敕勒川亦當作勅勤川，當時史書凡勤字皆誤作勒，以補李文田、盛伯羲諸跋之所未及，則考訂尤為精確，與其甲編合而觀之，可謂後先輝映矣。

爾雅參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爾雅參義六卷，清姜兆錫撰。兆錫字上均，江蘇丹陽人。舉人。是編卷首為雍正三年鄂爾泰序，次為目錄。卷中依十九篇次第逐篇逐節採取舊注舊疏本釋，參以原己意，而為之說。核其所參己意之大旨，不過以原書有衍文者、誤字、舊讀者誤、分合、舊釋者可議數端而已。就此數端言之，如謂遹遵率循由從自也，其下遹遵率循也五字；永悠迥違遐逷闊遠也，其下永悠迥遠遐也六字；希鮮寡罕也，其下鮮寡也三字，皆為衍文。謂台朕賚畀卜陽之陽為賜字之譌。謂覆察副審也為釋覆察為副審各二字，力逮及舊析上三字總釋為審，審者非；謂允任壬佞也為釋允為任、釋壬為佞，舊以允任壬皆釋為佞，未明上下兩釋之例；謂舊注以長楚之詩證知為匹為未安；謂豫寧綏康柔安也之安亦寧靜之意，舊釋安為安樂之樂者非。凡此種種，無非出之臆測，欲以空言皆乘於訓

詁之例。惟於廢稅赦之廢，引周官廢以馭其罪為證；疑休之疑，引詩桑柔靡所止疑為證，義較舊釋為長。綜其全書所參之義，可取者不過一二。視乾嘉以後諸家訓解爾雅之作，言皆有物者，遜之遠矣。

爾雅漢注　傳鈔本　馮汝玠撰

爾雅漢注兩冊，不分卷，清朱孔彰輯。孔彰，江蘇長洲人，輯有詩經漢注若干種，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卷首有朱氏自序，及漢人原注各家之目。按其目所列漢人原注為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許慎、高誘六家。按其自序所述所輯之注，係薈萃馬國翰、余蕭客、王謨、黃曉峯、葉蕙心六家所輯之注，兼及原本且篇所引前人輯注所無之條，考諸家所輯散見於各書漢人爾雅之注，或此有而彼無，或彼有而此無，均不免各有所漏。是編輯者彙輯各家之所輯，兼及各家之所善，漢注之輯較之各家殊為詳備。惟所輯六家之漢注，只有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四家之注為原爾雅之注，其許慎、高誘兩家則原為說文解字、及呂氏春秋、淮南子注，非爾雅之注。既將許高兩家之注錄入，不限定四家之原注，而於許高兩家以外之漢注，如賈公彥周禮大宗伯疏所引爾雅云：北極謂之北極辰。鄭注云：北極天皇耀魄寶之類，又並而錄取，是皆不無可議也。

通俗字林辨證 共和五年石印本 馮汝玠撰

通俗字林辨證五卷，清唐樂輯。樂字益庵，別號蘇菴居士，浙江嘉興人，諸生，官至知府。是編前有咸豐六年丙辰臨清洪毓琛及其自序，暨共和六年其姪孫景崙付印時序。卷中首以所論音義總論字畫，增有音義相反諸條冠於簡端，揭明大旨，次分經籍、史冊、詩文、名物五類，分類條辨證，乃即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宋袁文甕牖閒評、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五書所記關於字體音義者，裨小學者條為之，先羅檢各節句讀，參以所見，分門別類，重為訂正，而自成為一書者也。核其諸類辨證，惟以漫錄改齋漫錄等五書所論小學者條為限，五書之外，不及其他，雖發字林之名，實與呂忱原書無涉，與別雅、拾雅、駢雅、疊雅、讀書纂五雅述作循其名，廣其義者不同，不過辨證吳曾能諸家所論小學一種筆記而已。惟就其所辨證而論，

於五家之說誤者正之，略者詳之，考訂引申，頗於字之音義多所發明，因其辨證各條，上窺訓詁，亦可為觸類旁通之一助也。

選雅　千一齋原刻本　馮汝玠撰

選雅五卷附校語，清程先甲輯。先甲字一夔，江甯人，著有廣續方言、金陵賦，已刊行，其未經付刊行者，尚有廣續方言拾遺、方言類聚、小學說苑、選學覺闞、文選古字補疏、選學源流記、許慎淮南注鈎沉、轉注續考諸書。是編首冠光緒二十八年俞樾及其光緒庚子自序，次為報陳慶年頤經書及其原書，次為略例，次為所輯選雅十九篇，卷尾附以校語。乃彙輯李善所注昭明文選注中所引諸家訓詁之作也。考李善文選注所采之書，自經史以下及乎諸子百家，都千有餘種，所引之注，遠而服子慎、蔡伯喈，近而郭璞、韋昭，皆兩漢緒言，經師訓詁，雖為文選注釋，實囊括六代以後諸家之訓詁於其中。其間原書久佚，片言隻字，賴以僅存者，尤諸家訓詁中之寸珍尺寶。朱氏駢雅、夏氏拾雅、洪氏比雅、杭氏續方言、張氏廣釋名多採取其注，即其明證。程氏以其名為文選注釋，實

為訓詁齊書，諸家摭拾，僅各取其一二，雖其全書中訓詁，尚未有輯為專書者。乃仿爾雅體例，剩取所采千數百種書中有關訓詁者之舊注，賫串排比，述為是編。雅仍說名，於選實為萃三代以後諸書家之訓詁為一編，五雅之後，詩雅集若有所專於是編之包羅經史諸子百家之訓詁者，殊罕。其從前俞序謂陳碩甫本毛傳作毛雅，朱豐芑本許氏說文作說雅，皆限於一家之學，未若此書之集衆萬有。陳書亦謂是從來小學所未有，選學所未有，目為千秋絕業，其為家之推許，均是編之評也。

南通方言疏證 共和元年石印本 馮汝玠撰

南通方言疏證四卷，孫錦標輯。錦標字伯龍，江南通州人。是編卷首為例言及孫氏共和元年自序、暨舊通州志方言原文。卷一以下卷各有目。卷一為釋天、釋地、時、釋地、釋水、釋火、釋宮、釋親、釋戚、釋婦女、釋幼、釋老、殘、釋僑寄、釋品類、釋性情，凡十四類。卷二為釋首、釋目、釋體、釋口、釋言、釋常言、釋聽、釋手、釋足、釋對人，凡十類。卷三為釋人事、釋貧富、釋為業、釋戲玩、釋罪辟、釋靈異、釋數、釋財、釋總物、釋帕、釋憑具、釋食具，凡十二類。卷四為釋服、釋女飾、釋飲、釋食、釋小食、釋饌、釋禾、釋蔬、釋果蓏、釋草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鱗介，凡十四類。按其自序所述，本為正舊通州志方言之誤而作，迨搜羅既廣，遂別自為書。其方言係以通州本城為主，而旁及於鄉鎮，並及泰如海靜之語。若附於注中每條之下者，引古今之書為之疏證。其中有為舊州志原文者，則加弧括以別之。

其引群書之外附以所見者，則加半弧以別之。綜其所輯，分門別類，博採旁搜，不惟足補舊志之闕，實可備輶軒之採。其於古語今言消息相通，變疏通證明，並可上通訓故，與史夢蘭之燕說、范寅之越諺，皆研討各地方言之音義者參考所必資之作也。

小蓬萊閣金石目 原稿本

小蓬萊閣金石目六冊，不分卷，清黃易撰。易字小松，號秋盦，浙江錢唐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所著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岱巖訪古日記、嵩洛訪古日記、嵩嶽訪碑圖記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亦不著撰人姓名，惟小松之名屢見於各目之下，知其為黃氏自記其所藏金石文字之目也。第一冊為三代至金元金文之目，二至六冊為三代至金元石刻之目。金文名目標題之下詳記年月書體，及見在某地，見藏某家。其為收藏家所藏之器，文字多者則記其行數，文字少者則錄其全文。石刻名目標題之下詳記年月書體地址藏家外，並注明某為唐拓，某為宋拓，某為重刻。其為新發見者，並注明某某訪獲之原委。收藏之富，足與趙晉齋竹崦盦所藏金石文字相埒。記載之詳則趙目弗如也。考其石目，王稚子闕下曰：明崇正十七年新鄭令黃冀聖拓本，今惟兗州剌史一闕，並宋劉涇題字，猶可為存。朱長舒石室

畫像題字，下曰：此石室相傳為漢朱鮪墓，在山東金鄉縣城北三里，孔洪谷摹拓，後河患室淤，乾隆甲辰易與縣令馬于荃剔出，有朱長舒之墓及金五等字，最後一石題字最佳不治。漢朱氏銘和平元年萬吉祥等字十八字十三字四字殘碑三種，下曰：以三上三種係一碑碎而為四。晉太公呂望表，下曰：此碑原在河南汲縣太公泉，明萬歷年移置府治，久失，易於乾隆丙午獲上段於衛輝府署與人家中，辛亥秋間又得下段。比丘道勝造像，下曰：南皮令吳澡朱澡泉煜得於直隸正定佛寺，贈易，因以為硯。並見於小蓬萊閣賸稿中。以賸稿與此目互校，賸稿僅錄秦漢魏六朝石刻，不及此目所錄三代至元金石之美備。其所錄秦漢魏六朝石刻之目，亦較此目所錄秦漢魏六朝石刻諸目多所遺漏，乃知賸稿所刻為此目殘稿，此目所錄乃其所藏金石文字之全目也。

南公鼎文釋考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南公鼎文釋考一卷、吳寶煒撰、寶煒字宜常、河南潢川人、所著毛公鼎文正注周明公彝文釋考均已著錄、是編首影鼎圖、次影鼎銘原拓、次爲馬吉樟篆書尚書梓材篇文一節、次爲銘文釋考、末以所考正九字附爲考異、編所釋銘文中字九豐有四方之豐、釋爲截小學、釋爲少𨾏、與吳氏攈古錄舊釋不同、刑𠕁之𠕁釋爲訶、與徐同柏釋爲龜、吳大澂釋爲憲、以吳頡可備以參考、其於王曰孟匹紹夾之夾、釋爲夾、字同陜、謂據以證明梓材懷爲夾之當作懷爲陜、蔡氏于梓材自今王惟曰下、爲臣告君之辭、今以南公鼎校讀、確是孟對王語意、於王所命洽相應合、蓋孔子敘書本錄孟命、今其古文皆佚、其命辭將孟對誤編梓材、後又失孟名、孟作鼎爲對王休、故祇具命辭、史冊誥對並書、僅佚存孟對王之辭、尚以於今王惟曰下增補孟拜手稽首曰續鼎文

對王休下、當錄孟命全篇之舊、尤爲創論、其說雖不免穿鑿附會、要亦可與所釋不同于諸家之字、並存之、以備一說也、

毛公鼎文正注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毛公鼎文正注一卷，吳寶煒撰。寶煒字宜常，河南潢川人，著有南宮鼎文釋考、周明公彝文釋考，均已著錄。是編首影鼎圖，次影彝銘原拓，次為吳氏自序，次為鼎文正注，末附正考正銘文十二字，附為考。毛公鼎自道光季年出土，歸於山東陳介祺，如與徐同柏首釋其文，以唐為古文歆字，為毛詩鄭之子字，銘文為周公反東征時作，擬之尚書篇篇，當稱毛之命。其後海

豐吳式芬、瑞安孫詒讓、吳縣吳大澂、海寧王國維先後皆有考釋，大都皆就字詮解，未嘗逐段詮解。是編考釋銘文，謂自王若曰起至保我有周為文武居臣周德受天永命之詞，自丕顯先王配命臨天疾畏至弘唯乃智余非庸又昏為述國家多難，恐懼在位，命唐協助之詞，自女毋敢妄寧至毋又敢惷尃命于外為授唐以政令出入之權之詞，自王曰父唐今余唯纘先王命至乃辟留于艱為勖唐以封國之政治之詞，

自王曰父唐至即君命為申言上文出入敷命之意之詞，自女恭司公族至取賦卅寽為總上文勉勵之詞。逐段論詮解，較之諸家惟就字詮解者，文義尤為明顯。其謂唐即毛詩鄭之鄭字音轉，是毛公名非毛公字，證以近時出土楚器楚王熊章、熊忎皆等熊字并作酓字，銘文以唐為鄭，與楚器以酓為熊，其音可通轉之例正同。視徐釋歆字，強牽強附會，以為毛詩鄭之子字考，亦殊勝之。惟所附考正十二字，僅以字書形聲之例，則尚不免臆測也。

方言校補　劉端臨遺書本　　瀛汝洽撰

方言校補一卷，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號江嶺，江蘇寶應人，乾隆辛卯舉人，官江蘇丹楊縣訓導，截取知縣，歿後崇祀鄉賢、名宦祠。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校補、荀子補注、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詩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首於標題之下注曰盧學士完本，乃校盧文弨校刊方言之作也。盧氏原刊據宋曹毅之、李孟傳，明華珵、吳琯、程榮、何允中、胡文煥、郎奎林諸刻，及鄭樸所編子雲集、陳與郊所刻類聚，與永樂大典輯出本，並參以孔繼涵、邵晉涵、余蕭客、汪瀚、丁杰、孫志祖、沈景熊、鮑廷博諸家所校，及戴東原之方言疏證、錢大昭所校之廣雅，合校付刊，向在各本方言之中推為最善。惟據各本各家折衷，宜未去取之不當、考訂之偶疏，仍所不免。是編校補於盧氏原校之誤者，某字應從某本作某，某音應從某反作某某，句應斷至某字讀某志，一一為校之校正；並將盧氏原校未及者，某當為某，某為衍文，某有脫字，某古書引作某，亦一一為之訂補。考訂盧氏原校與其未及之處甚多，讀方言者盧本之外，欲有所參考者，是編亦不可不讀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雅筆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讀雅筆記三卷，清李雩撰。李雩字鍊垣，江南通州人。是編卷首有嘉慶甲子胡長齡及序及其子懿曾題識。卷中上半卷爲筆記，上卷專論本經，中卷專論注疏，其下卷則原附於筆記之後所撰之爾雅碎金也。爾雅一書釋詁一篇之後，相傳爲後所增述，作非出於一人，而今本十九篇亦非漢志二十篇之舊。治雅學者其中宜加研考之處甚多。其郭注

邢疏之與舊注異同，及有無譌誤之處，亦治雅學者所宜採討。是篇編上卷所記，以篇次章段題識章節及其文與經異、重文脫文、經文之雜、經文之誤諸條；中卷所記注引羣書注異、羣經注異、邢處注、注異陸儀疏、注用韻語、注勝舊注及郭注之誤、邢疏之誤、郭邢俱誤、郭注未詳邢補、郭注注疏未釋、未有當補諸條，皆記其研考治雅學平日有得之作，與尋常摘記出於摭拾者不同。其補釋注疏未釋條目而補名

釋的皆有依據，尤非剿竊者比，頗可爲治雅學者研求之助。下卷所附碎金，就經文及注疏之語紀之儷成文，屬對自然，亦爲獨運，亦足與筆記并傳也。

爾雅直音 原刻本

爾雅直音二卷 清孫偘輯 孫偘字步陶江蘇高郵人 據其據例言後自識所述寒家先集如易宗集注檀弓論文近已纂入四庫云云諸考之兩書均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存目之內 易宗集注為孫宗彝撰 檀弓論文為孫濩孫撰 按此知其宗彝濩孫之裔 餘則無可考矣 是編前列陸德明音義序於卷首 次為例言 附以乾隆乙卯自識 次為總目 卷中分釋詁至釋樂為上卷 釋天至釋畜為下卷 係專為初學而設 因時音聲易混 不用反切 直注某字 以便一閱了然 其音注某字者 以郭陸二家為主 間亦采及樊李孫施謝顧諸家 其未合者則從康熙字典考定之音 其有一字而前後異應其讀者 如釋言虹潰也之虹音降 釋天蝃蝀虹也之虹音洪 釋草葝山䪥之葝音勍 葝鼠尾之葝音勁 並逐一為之考明 並依石經及陸氏釋文某字作某 標於上方 其有應從者亦一一為之標出 直捷簡明 頗便於初學誦讀 惟便於誦讀之外則別無可取也

補小爾雅釋度量衡　鄒徵君遺書本　馮汝玠撰

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一卷，清鄒伯奇撰。伯奇字特夫，廣東南海人。書有格術補、對數尺記、乘方捷術、計術，一得諸書。是編所釋，惟限於度量衡，自為文並自為注，乃專補釋小爾雅廣度量衡諸篇之作。小爾雅廣度量衡諸篇，其文內四尺謂之仞，及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諸釋，證之經義，多均不相合。其釜二有半謂之藪，其下又曰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前後所釋亦彼此歧，頗為人所訾議。是編有鑒於此，其為文則於考工記絲三邸、漆三斞之邸、斞等名，僅注經傳者其字而箋注未詳其數者，於八尺為步、六尺四寸為步等說，僅古有是說而先儒不知者，於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稞為分，十粟當寸等數，僅諸家有此說而其說不足為據者，概置弗取，惟取經傳與箋注互證彼此分合之數，可以悉合無為對。其附注，則取博採旁徵之義，凡唐以前之古訓，不論其與經傳合與不合，一律兼收並蓄，辨其是非，以為其文從違之證。綜而論之，其文則徵諸經傳箋注，無不悉符，其注則表於諸子百家，以歸壹是。自來考釋度量衡者無此簡當透澈。文字是非，經傳箋注諸子百家之書，久蘊蓄於胸中，不能有融此融會貫通之作也。

釋親廣義 傳鈔本

馮汝玠撰

釋親廣義二十五卷，清吳卓信撰。卓信，江蘇常熟人。是編前後無序跋，亦無年月可考。卷首列凡例二十四條，述其大旨。卷中分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方言、吏語、俗稱、偁謂八項。宗族內又分父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嫂弟婦、姊妹、子、子婦、女、兄弟之子、女孫、孫女、服屬若干門。婚姻內又增夫族、妻、夫族、舅姑、兄弟、姊妹、從母兄弟、姊妹、姑之夫、女之夫、外甥、外孫、親家若干門。條因爾雅原分四章，記疏混淆，尊卑倒置，妻黨、婚姻兩章，更多錯出，乃正其名別，自為書，而敘是編。考其宗族內，以父母而至高曾，上殺也；世叔父母，上殺之旁殺也；兄弟，己身之旁殺也；自子而至乎孫，下殺也；兄弟之子，下殺之旁也。故首父母，次祖父母，次世叔父母，次兄弟，次子，次兄弟子，次孫。又以原文有父母而無子女，是有上殺而無下殺，特補子女二門，而以子婦附之。又以妻黨章有女子謂兄弟之子一條，

而男子於兄弟之子獨缺，宗族章有族兄弟之子一條，而親兄弟之子反缺，特補兄弟之子一門。又以父之從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祖之親兄弟、祖之從父兄弟、曾祖之親兄弟，亦上殺之旁殺；從父兄弟、從祖兄弟、族兄弟，亦己身之旁殺；從父兄弟之子、從祖兄弟之子、兄弟之孫、從父兄弟之孫、兄弟之曾孫，亦下殺之旁殺，皆有服之親，原文未備，特為補入，別立服屬一門，以附宗族之末。其妻黨內以妻之父母、妻之兄弟、妻之姊妹，外皆非正釋妻黨之文，悉為改正。其婚姻內以夫婦為婚姻之首，原文無夫婦名目，特補夫妻之名，而以妾附之於其後。又以原文無夫黨章，特補夫族一門。又以古人姑舅兄弟、姊妹與從母兄弟、姊妹並為中表之親，女子之夫、姊妹之夫、姑之夫皆婿也，並合為一卷。妹之婚姻，又以姊妹之子為外甥，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原文列之妻黨，未安，亦別為一卷，隸於婚姻。又以婿父為姻，婦父為婚，俗謂親家

為婚姻本旨、爰以為婚姻之殿、其分列宗族親
屬妹屬各門、統系分明、親疏不亂、洵不愧正名
之作、至其推廣之門類、列舉之名稱、徵引賅
博、足補訓詁之遺、則又其後以為者也、

越諺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越諺三卷、附越諺賸語二卷、清范寅輯、寅字嘯
風、別號扁舟子、浙江會稽人、是編首冠光緒四
年范氏自序、次為凡例總目、卷分上中下、上卷
為語言、內分二十四諺、曰述古、曰警世、曰引用、曰
格致、曰借喻、曰占驗、曰謠諺、曰隱謎、曰事類、曰
數目、曰十六、曰十當、曰頭字、曰哩字、曰緒襍、翁
言、曰詈罵、譏諷、曰孩語、孺歌、曰勸譽、妖謝、中
卷為名物、內分二十四部、曰天、曰地、曰時序、曰人類、
曰神祇、曰鬼怪、曰疾病、曰身體、曰屋宇、曰器用、
曰貨物、曰飲食、曰服飾、曰禽獸、曰水族、曰蟲豸、
曰花草、曰竹木、曰瓜果、曰穀蔬、曰臭味、曰形
色、曰技術、曰風俗、下卷為音義、內分十類、曰
一字六音、曰四同一異、曰兩字并音、曰聲支成義、
曰字音各別、曰北方口音、曰重文疊韻、曰單辭
隻義、曰聲音、音樂、曰發語、語助、並以附論綴于
卷尾、三卷之首、各冠小序、三卷之後、另附越
諺賸語、則越言中婦孺所常道、學士所習

語而置之三卷之中無可附麗者也考越中方言前此輯者有毛西河之越語肯綮錄僅二十餘條殊嫌簡略其後有茹遜來之越言釋亦只二卷不若是編之詳是編所輯語言名物音義三者悉備較之毛茹兩氏所輯均為賅備於越中風俗人情頗可據以覘知不獨異語殊音足備輶軒之采已也

諺說 賜硯堂叢書本　　倫海珍撰

諺說一卷清毛先舒撰先舒字稚黃又字馳黃浙江錢塘人著有聲韻叢說韻學通指聖學真語小匡文鈔思古堂集螺峰說東苑文鈔蕊雲諺唱詩集與同里丁澎陸圻柴紹炳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廷會諸人稱西泠十子又與西河毛奇齡稱浙中三毛是編卷首自識之後僅為說則數則按其自識謂彝好聞而察邇言史傳亦多引諺語明道理周書曰乃諺既誕諺為戒也然言有莠好諺亦有之或可訓或不可訓諺不可訓斯為為戒矣近世里諺益多相傳都道其人亦不詩書為口實溺其所聞而風為之移於不可訓其為灘大指撮一二而為之說乃專就里諺常道而不可為訓者立說與諸家所輯者方之俗言俚語以資考證者其用意迥不相侔雖僅寥寥數則於有音訓詁之學無所裨而於不可為訓之諺語辨之甚詳其有裨於風俗人心則視

聲音訓詁之學所關尤重，正未可以其爲說無多少而忽之也。

釋宮小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釋宮小記一卷，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縣人，乾隆庚寅舉人，官江蘇太倉州學正。所著九穀考、釋草小記、釋蟲小記均已著錄。是編前列目錄，次爲棟梁本義述，次爲當阿義述，次爲棟宇楣阿楶檐霤辨（爲中霤義述），爲臣入君門述，爲巷許楨御論棟橈書，爲夾兩階庀圖說，爲堂階等級庶人亦有廡地之別議。雖於宮室之中僅釋棟梁楣宇阿楶檐霤門庀堂廉等名，不及其他，而謂今之所謂棟者乃極，非棟；今之所謂梁者乃桁，非梁。自極而南至於當極謂之棟，又謂之桴。棟南盡非承霤謂之楣，又謂之梁。謂自构極而南至於檐，謂之楣。楣上謂從北而南，其中必有曲而上仰，俯仰相交處最阿下，故謂之阿。自阿至檐，楶華舒展如鳥張翼，故謂之楶。其檐聯於楣宇之端者乃謂之檐，聯之曰檐。庇水由瓦溝注於此而下垂，乃謂之霤。謂庀爲揜階處，如今樓檐必有所辟以

安步級拘考證詳博頗足以發明爾雅說文及經傳箋注之義其辨爾釋山之脅參考惟於中霤謂古復屋地必開上納明故霤在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明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皆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者東西南北之霤世儒言霤或國中霤疑誤後學不可不辨泥於中字之義以爲古者霤在入室非後之東西南北之霤則未免膠柱鼓瑟矣

爾雅客難 十三經客難本

爾雅客難一卷 清龔元玠撰 元玠字緣山江西南昌人著有畏齋文集黃河安瀾編及諸經客難是編即其諸經客難之一也首有乾隆癸巳龔氏自序次爲目錄編中僅辨釋訓釋地釋畜中如切如磋王西莊爲釋馬數條以爲切如磋爲子夏所釋以西王母見於書傳始于舜九年以人名山在虞夏殷之間及馬名之見於詩皇皇者華與駉之書駓於篇者皆周公所其詩非信公之詩魯公之詩皆周公所釋語舊說以爲周公所作子夏所續稚與雎樣並觀周禮司寇之六八氏鬭氏等職信非周公不能作觀家語大戴禮之而本命篇所陳信非子夏不能續頗於諸篇何者爲周公所作何者爲子夏所續自書爾雅以來未有言及此者嘗細玩之凡訓釋之文出於正風正雅作於周公以前及不見於三百篇內者皆周公所釋變風變雅及雜條正風正雅而作於周公後者皆

子夏以釋惟泥舊説強爲區別蓋於釋天之暴雨謂之涷釋草之卷施草拔心不死爲取楚辭之文釋天之扶搖謂之猋釋蟲之蒺藜蝍蛆爲取莊子之文釋地之邛邛岠負虛而走其名語之變爲取呂氏春秋之文皆經而未之考也

爾雅蒙求　原刻本　　潘汝訢撰

爾雅蒙求二卷清李拔式訂拔式字竹岑是編卷首冠以嘉慶三年李氏自序卷中用寸楷書爾雅正文旁注以音或又別四聲或直注一音蓋專爲學童而設考爾雅本古方言急就之類雅而釋之國語楚辭管子莊子列子尸子呂氏春秋穆天子傳山海經之文非專釋諸經之作而其中訓詁詩經實居三四且作於諸家箋注之前實讀經者首宜先讀之故學童初入小學教者必先於諸經使讀爾雅以爲貫通詩經文注之基礎第以名物繁多往往難於成誦即成誦亦往往久而忘之仍與不讀等教學童者欲救其難讀易忘之弊而無善法是編彙輯宋本及名善本以及釋文諸韻書正其譌字譌音采以寸楷使其諷讀之時即依此本習字併讀與寫二者兼進以救易忘之弊其法讀與寫交相爲用立意極善而循其次列以教學童令其讀寫並行其字可因目

日臨寫而默識其書，亦因日日臨寫而不忘，必能事半功倍。較之務德等之爾雅音注等書，僅便於學童誦讀者，洵良若美珠，亦足多也。

爾雅貫珠 小嫏嬛山館彙刻本

馮汝玠撰

爾雅貫珠一卷，清朱銓編輯。銓字衡臣，浙江仁和人。輯書山海經肢采編，首列朱氏自識，次分釋詁、釋訓、釋親、釋宮、釋樂、祭名、講武、釋器、田器、網罟、食、衣服、旌旂、旗、圭璧、金石、弓箭、羽革、釋天、星名、釋地、釋山、丘陵、崖岸、釋水、釋草、木、釋蟲魚、鳥獸、釋畜、鹽鹿、酒屬，凡二十三類。取爾雅之文，因類裁翦，間採他書，製為對偶，頗見巧思。考以爾雅名物屬對者，則陸中有李秀之爾雅稗金一卷，附於雨樓讀雅筆記之後，而爾雅原中天然成對者，彙集成編，不加裁翦，僅以兩字三字為限；與是編之加以裁對，製為長句，並間采輯他書以相儷配者不同。是編以類相從，純取詞藻，與王武沂之左傳組珠、王日曆之竹書紀年集句同，皆一體裁。據以記事屬辭，頗便初學之用。其中雖間采輯及他書以資偶對，其取諸爾雅者仍十居其九，雖無關於聲音訓詁，不足與諸家之箋疏

校勘之作相提並論而專取爾雅之文々詞紕
僱成文因以爾雅之附庸與尋常類書從
採摭者有間也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廣倉學窘叢書本　僑汝玠棋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卷 王國維撰國維
字靜安浙江海甯人是編卷首爲共和丙辰王氏
自序次爲釋例其所釋之例曰凡雅俗古今之語
或同實而異名或異實而同名雅與雅同名而異
實則別以俗俗與俗異名而同實則同以雅雅
與雅異名而同實則同以俗曰或雅與俗同名異
實則名以雅與俗之異者與之雅與俗異名同實
則名以其同者同之曰雅俗多同名而稍變其音
曰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別々之其別以地
者曰山曰海曰河曰澤曰野更細別之曰桑曰樓曰
棘曰欒曰蕭曰芳其別以形者曰大曰小大者謂
之荏謂之王謂之戎小者謂之柞謂之女謂之
婦々謂之負大者又謂之牛謂之馬謂之虎謂
之菟謂之鹿小者又謂之羊謂之狗謂之菟
謂之雀其別以色者曰皤曰白曰赤曰黑曰黃
者以他物譬其色者曰黃曰烏有別以味者
曰甘苦曰甘曰酸有別以實者草之有實者

曰毋無實者曰牡、實而不成者曰其他偶名皆以物德名之、有取諸其物之形者、有取諸其物之色者、有取諸其物之聲者、有取諸其物之用者、有取諸其物之生活習慣者、有取諸他物者、或取諸生物、或取諸非生物、曰其餘或以形狀之詞、其間或為雙聲或以疊韻、曰凡同類之異名與異類之同名、往往其音義相關、同類之異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奇名異類之同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曰名之上或加以冠字、曰名之下或承以足字、每一例後、條列原文、縷析條分、極為明晰、爾雅十九篇中、草木蟲魚鳥獸諸篇、名物紛繁、最難討索、讀者執此例以求、不難迎刃而解、惟此為其初稿、後又有修其文為上下兩篇、於雙聲疊韻諸條以前、則僅舉其類以概其餘、於奇名偶名兩例、則詳列其文以廣其說、與是編互有詳略、考其例者、須兩與是編參互觀之

釋史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釋史一卷、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浙江海甯人、是編專釋史字、前後凡分四節、第一節以說文史字許氏訓為从手持中、中正也、謂正為無形之德、非可手持、以為史字所持之中、乃儀禮大射司射命釋獲者所執中之中、其所持即君之虎中、大夫之兕中、士之鹿中、用以盛算之器、第二節以古者算與筴二字往往互用、筴即簡策之策、算之尺寸與策同、中可盛算、亦可盛筴、而大射有大史實八算於中之文、實算亦史所掌、史字所持之中、亦盛筴之器、第三節以事史吏古為一字、偏證諸書稱事者亦名史、稱事與吏者亦稱史、謂古大小官名職事多由史出、其後名需專字、始截然有別、第四節偏徵經傳及彝器之文、考商周史官之秩、以覘其地位、逐節考釋、較之吳大澂之僅釋中為象簡、江永之僅釋中為以象文書、雖極博辯、而除所考商周史官之秩、足補考證外、其所考史

之字形字義，按諸古訓，仍完全錯誤。考之甲文、金文事、史兩字，甲文史字作[illegible]，事字作[illegible]，金文史字作[illegible]，事字作[illegible]，其手上所持之中与[illegible][illegible]，均与甲文、金文中正之中及伯中正之中為伯仲之仲等字只作直畫而中識以圜形作中者不同，而与殷契類纂附編仲已合文之仲字作[illegible]，殷虛書契後編第四十葉十一版仲丁之仲字作[illegible]證之，其事、史、事所從之中[illegible]或口左右上出，或口上象於斿，皆即中字作中之變體。說文事、史二字實本一字，許氏訓事為職，乃其本義，職非職事之職，乃徽幟之幟。漢以前無幟字，多以職識等字代之。周礼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史記叔孫通傳：執職傳警，徐廣曰：職一本作幟，皆其明證。其訓史為記事者，乃專就事字引申之義為史之義言之。其訓所從之中，乃考工記畫五采之侯，鄭注所謂正方外如鵠內

方二尺之正以正鵠之正，況其所持之中亦所以明其為徽識之義。自宋以來，如徐所復因步篆事史分為兩字，許氏又誤以事為史省声，對于許氏訓事為職之義已不得其解。王氏僅知事史為一字，不知事為本義，史為引申之義，而以官名職事志出於史，不知事史兩字手上所持之證，皆為中正之正，而以中為盛算之中，原無足責。惟考兒編者對於所釋各節應分辨正之處，不可不有以判別也。

泉苑菁華古泉叢話合刻 鈔本 馮汝玠撰

泉苑菁華古泉叢話合刻四卷，丁福保輯。按泉苑菁華為劉喜海著錄，從其所著古泉苑一百卷中摘其中之精美者拓為泉苑精華。鮑子年謂讀其書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及給，惜只有原拓，未經刊布。戴熙所著古泉叢話，潘氏得其稿本，曾刊於潘氏五種之中，雖經刊布，惜只有說而無圖。丁福保因得吳君和甫、宗君禮白、李君墨卿三家所藏

泉苑精華原拓本，雖非全書，其中奇品大抵為近世藏泉家所未經見，頗與叢話所論諸泉相發明，而古泉叢話一書其考論諸泉亦稍引劉氏所藏為品。多因取泉苑菁華所拓泉圖及其藏泉之匯類者，拓本分附于古泉叢話諸條之後，而以諸家所題泉苑菁華之題識匯之於首，合為一編，使兩家之書無說者而有說，無圖者而有圖，不惟相得益彰，而向無刊本之泉苑菁華，藏泉者亦可於此窺見其菁華

之所在。藏泉家據以與叢話所論相印證，於一切雜得之品不難真偽立判，其殊於考訂泉幣之學所關非淺也。

別本歷代鐘鼎款識　劉氏玉海堂刊本　倫汝玠撰

別本歷代鐘鼎款識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是編前有孫星衍題識，卷末附劉世珩題識一則。乃四庫全書之所收之外另一宋寫本，孫星衍據以臨寫，欲刊未果，而劉氏得其臨寫之本，據以刊之於玉海堂者也。考薛氏是編原刻於石，然黃丕烈藏有殘本，清內閣大庫存有殘葉，且原石全刻久無傳本。世所傳者，有明萬歷中萬岳山人刻本、崇禎中朱謀垔刻本、清嘉慶中阮元刻本及近時影印繆氏㝢風堂校六家本，諸本皆同出一源，僅字句略有同異。其中惟朱刻訛舛較少，推為最善，四庫所收即朱刻本。其第十卷中石鼓文，諸本所錄均與此本迥不相同。此本第一鼓我車既工以下存字七十二，第二鼓汧殹沔沔，丞皮淖淵以下存字六十八，第三鼓田車既安以下存字七十五，第四鼓鑾車以下存字七十三，第五鼓我來自東以下存字五十七三，第六鼓宣猷作原以下存字五十七，第七鼓徒我

彈彈以下存字六十二，第八鼓彼走騎騎以下存字二十七，第九鼓我水既靜以下存字八十一，第十鼓吳人憐亟以下存字七十三。凡連重文尚存六百有九字，較之四庫所收朱刻及其他各本，不惟次第不同，存字並多出二百數十字。朱本據朱自述，係從宋寫本付刊；此本據孫自述，亦係從宋寫本臨寫，二者孰為薛氏原書，均無從證明。朱本既收入四庫，此本石鼓字數既較朱本為多，而第四鼓六轡下有沃若二字，第五鼓靈雨上有我來自東四字，尤可據以證楊升庵所見李東陽本未必出其偽託，因特錄之，以備參考。

夏承碑雙鉤本 梁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夏承碑雙鉤本一卷，清梁國治刻。國治字階平，又字瑤峯，浙江會稽人。乾隆戊辰進士，殿試一甲一名，賜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定，著有敬思堂集。是編鉤刻夏承碑，分前後兩刻，前刻碑文中闕三十字，附以文定手書釋文，刻於乾隆壬辰；後刻前闕碑文三十字，亦附以文定手書釋文，並為翁方綱原鉤，刻於乾隆癸卯，距前刻十年，乃據翁鉤以補前刻所闕者也。前刻碑文乃從吳山夫鉤本摹出，後補闕字乃從王虛舟鉤本摹出，與許林夏古均閣寶刻錄鉤刻之本不同。考夏承碑舊拓，原有數本：一為明孫仲墻藏本，一為明華氏真賞齋藏本，一為王虛舟所見何義門胡玉崑藏本，為許林夏所見伊墨卿藏本。許刻係據孫仲墻本鉤摹，此刻前之碑文出於吳山夫鉤摹，係據華氏真賞齋本，後之闕字出於王虛舟鉤摹，係據何義門胡玉崑本，所據兩搨，彼此不同，故兩刻亦彼此迥異。考夏承碑者，兩刻均不可偏廢。許林夏夏承碑考，痛斥此刻，殊非篤論。惟與影印華本原拓互勘，其鉤摹未真，間亦不免，則較之許刻，不能如其鉤勒之精也。

金石摭纂　傳鈔本

馮汝玠撰

金石摭纂四冊，不分卷，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鐵橋，浙江烏程人，著有唐石經校文、平津館金石萃編、鐵橋金石跋，多已著錄。鐵橋金石跋所云唐石經校文謂有板刻行世，平津館金石萃編與是編則向未刊布，只有傳鈔之本。編中首以周石鼓文為冠，末以南詔大理德化石城等碑為殿，中自岣嶁碑起至南宋偽齊華夷圖止，各依時代年月先後為次。每種標題之下，或先記年月而後記書撰人姓名，或先記書撰人姓名而後記年月，或考定立碑之年月，或辨證書撰人之姓名，或考碑文之同異，或識書體之假借，或節錄舊說之長，或辨正舊說之誤，摘要分舉，不拘一格，與其他金石之書編目無文、題跋考證各專類者不同，是金石書中摭拾者另開生面。如其中[illegible]於楊淮表記，謂碑云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著以厥為語助，楊孟文頌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為孟文之名，始得此始知其非；於倉頡廟碑，謂御於漢為衙縣，兩漢志皆作衙，碑作御，猶曲江之作曲紅，西城之作西成；於書全碑，語含禁錮隱寓卷者有年，可補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可資考證之處甚多。惟於裴岑紀功碑，未見原石本，作海祠，乃語碑文缺，重刻本作海祠者非真本，則與四庫全書金石類提要兩謂碑本作立德祠，同一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雅學考 胡氏四種本

馮汝玠撰

雅學考一卷，清胡元玉撰。元玉字子瑞，湘南長沙人。著有春秋名字解詁、漢音鈎沉、鄭許字義異同評，多已著錄。是編為專考宋以前屬于爾雅之著作，卷首自識之後，次為五種，首爾雅注十二家，次爾雅音序篇一家，次爾雅音十五家，次圖讚二家，次爾雅義疏二家，末為社敬一篇，別錄記述諸說者九家，於卷尾合前五種，統為四十一家，每家彙錄前人論說，於其前附某案語於後。考訂殊為精核。其論臣舍人爾雅注，謂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臣彭四篇，道家有臣君子二篇，雜家有博士臣賢對一篇，小說家有臣說一篇，小說家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詩賦有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皆取書奏上時原題也。與此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正同，宋子京庭以臣觻為比，雅極以臣命名，古多有之，如漢武時有丁夫人，亦見以內官命名也。漢人稍臣例不自注其姓，故往往名存而姓不可考，隋志本於七錄，釋文作於陳隋之際，均不題為郭舍人，則其姓久已無考可知，惟不知其姓，始改題其官而冠犍為文學，著於錄於郭主爾雅注下，語周禮正義辨五帝大帝之稱，首引春秋運斗樞緯，次引文耀鈎，次引元命包，次又引元命包，次又引文耀鈎，次引爾雅，次引鄭注，次引尚書君奭云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次引鄭注皇天北極大帝，次引學[illegible]字，次引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今禮記鄭注具存，與此疏月令下所合引正合。尚書鄭注雖亡，並隋唐志著書久已著錄，則此疏尚書下所引確是尚書注矣。爾雅郭注前稍稍未言，並此疏三引鄭注，皆先引經文，次列鄭注文，極為明瞭，於此以為文耀鈎注，何以不於文耀鈎下先列此而列於爾雅下耶？其論斷確切，尤足以息眾說之紛。以惟語雅學由宋以衰歇，天水以後概付闕如，於有清雅學後復興之，以待後之著作。

如廣文邵晉涵元瑞阮元張宗泰劉光蕡之校勘經文注疏釋文余蕭客臧庸嚴可均黃奭馬國翰葉蕙心之輯佚注舊音翟灝戴鎣潘衍桐之補正郭注錢坫嚴元照之正文字邵晉涵郝懿行之義疏程瑤田宋翔鳳之考釋[illegible]殊域未備近時北京大學重刻是編卷尾附續雅學考撰目分校勘輯佚補正文字音訓節器疏證補箋考釋十例十類凡著目七十餘家凡宋以後屬於爾雅之著作悉予列入頗足補是編之遺憾其所考未備者可取與參考也。

王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王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王仁俊撰。仁俊字捍鄭，又字扞鄭，號幹臣，江蘇吳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官主事，官至湖北知府。著有群經疑義說文解字師說，獨漢藝文志諸經籍志續考證敦煌石室真跡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乃其肄業學古堂時記其讀爾雅所得之作，其中所記各條，如據說文之字以定某為某，依某當為某，如男輩君子某為某，依說字以為謂之浙浙為斷，傷字丁丁當作錚錚，瀨瀰當作瀾，揩頗可備治雅學者之參考。其於爾雅所有說文所無之字，以說文為證，謂戣鉞當作戈，篙從竹為後人所加，屆疑為厓字之訛，濾疑為濤字之訛，鏦為鏦訛字，賊當為戎字，不知古經傳字說文遺漏未收者甚多，不僅爾雅，推執爾說而改爾雅，殊未免失之膠柱正釋。天中之閼逢旃蒙等詞，乃古人謂干支之名詞，與後之甲乙等字相同，其詞出自音譯，無義可

言爾雅謂在甲在乙曰甚〻者，乃以今言釋古語，李巡注謂涒灘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也，執徐曰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正與許氏說解干支淳字强以四時五方十二月附會其義同病。郭注異于餘家之注，以為注獨於涒灘旃蒙等詞不引一說，不置一詞，最為有識，是編未見及此，於涒灘旃蒙強圉玄黓執徐閹茂諸詞仍執說文以求其義，亦未免失之附會，綜其所記，有得有復有失也。

楊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清楊賡元撰

楊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楊賡元撰。賡元字良孚，江蘇吳縣人，光緒甲午副榜。是編記其讀爾雅所得，如其中訂正郭注之誤，如於大鐘謂之鏞郭注亦名鎛，謂說文鎛下云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鎛應之。儀禮大射儀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頌磬西面，其南鐘，其南鎛，是鐘磬編懸，鎛特懸，且鄭注周禮儀禮皆以鎛為鐘而大，既云如鐘，則鎛之非鐘明甚。說文既云大鐘，而下又有所以應鐘磬云云，郭注亦名鎛，是誤合二物而為一。於隩厓洒而高岸謂爾雅夷上洒下不漘句，李巡云夷上平上洒下消，下孫炎亦曰平上消下，此句洒字亦當訓消，郭注獨云洒猶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水之深何與於岸，皆確有依據，非穿鑿附會者比。至於謂輻車芅輿謂經義雜記曰說文輻芅輿也，芅輿也，知古今作輻芅輿，今作輻車，臧氏之說當以說文經爾雅，似近一隅之見，許書爾

雅無多異同，㨿其偏則異同旋相牴牾，會其通則異同不妨互證。即以釋草一篇言之，說文云蘱，豕首也；爾雅云茢薽，豕首。說文云葑，須從也；爾雅云須，葑蓯。說文云芷蘺，蘺雚也；爾雅云芷圂蘺。蘺說文云薜蘺賓也，爾雅云差蘺蘩異。其說將盡改爾雅從說文乎？獨以說文爾雅異同可以互證，不主㨿說文以改爾雅，則所見尤為通識也。

續方言新校補　萲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續方言新校補二卷，清張慎儀校補。慎儀字淑威，又字芋圃，別號厖叟，四川成都人，著有詩經異文補釋、廣釋親、方言別錄、蜀方言、厖叟樵筆、今悔庵詩文等書，多已著錄。是編係校補杭世駿續方言之作，乃即其舊所撰輯續方言拾補及其續方言校勘記合併而成者也。首冠光緒乙巳趙藩序及其略例，末附李子榮跋與王樹柟續方言拾遺原序。及

庫全書續方言提要，卷中依杭輯原次，先錄杭輯，次采程際盛續方言補正所輯各條，又次采其所補並程氏補正之例，以見於他書與本條所引之書文字有異同者，繫之於下。其杭氏原輯所引各書於原書文字有訛脫者，悉據原引各書采其原文於下，逐條校正，一編之中校補並詳，顧是以補其所遺，正其所誤，其合杭程所輯與其所補而為一，尤便於稽考。杭氏原輯之後，前之程氏續方言補正，近之程先甲廣

續方言。徐乃昌續方言又補，均詳於補而略于校。殊不若是編校補並詳之書。惟以是編與近儒程、徐兩家所補對勘，則彼此均各有詳略，須與程、徐所補各條互相參閱也。

廣新方言　原排印本　馮汝玠撰

廣新方言二卷，清陳啟彤輯。啟彤字莞侯，江蘇泰州人。是編首冠淩文淵及其宣統三年辛亥仲春自序，末有李庠附識，卷分上下，各冠以目。乃因章炳麟之新方言推而廣之者也。卷中所輯方言不限南北，惟南多於北，而南尤以蕪湖、泰州兩地之方言為最多，雖名為新方言，而實以蕪泰方言為主，而援以證方言之古訓。其中徵引之書，以許氏說文為最多，雖間亦徵及他書，而實以說文一書為主。蓋蕪泰方言向無輯考專書，間有見於他書者，亦均無是編所輯之詳。考蕪泰方言者於是編徵之，可於十得八九。許氏說文多以方言為訓，其中如周人謂餉曰饟，楚人相謁食麥曰飵，秦人相謁食麥曰䭆，陳留謂饘曰[illegible]，涼州謂鬻為䰞，及明引揚子方言之類，不難通其訓義。此外以方言為訓而未明著其某地方言者，則往往不得其解。是編於說文[illegible]訓極巧視之，語即蕪湖謂物之精巧技藝出奇

之詞，於說文草訓象華散並出，渭即泰州語
菩物齊等，與參差者曰齊等；之義於說文
雅通之訓，而不悟其兩釋之方言以通之，依篤
說文訓平，誤為訓地；露（說文）訓雨零，誤為訓雨露。似此
皆訛誤之處，欲據以通說文之訓者，必須一檢
許氏原書也。

客方言 中山大學叢書本

客方言十二卷，羅翽雲輯。翽雲字蔼其，廣東興
甯人。是編首冠民國十一年章炳麟序及其自序，
次為總目。卷中分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
釋宮室、釋飲食、釋服用、釋天、釋地、釋草木、釋
蟲魚、釋鳥獸十二類，為十二卷。類下各上列客言，
下繫故訓。乃專考證粵中嘉應諸邑客籍方
言之作。按粵中客籍語言與土著不同，多中原
古音存乎其中。前此梅縣溫慕柳撰嘉應州志，楊
恭桓撰客話本字，偏推輪大輅，未勘貫通。
其後章太炎取溫、楊兩家所言六十三事為嶺
外三州語，始發其蘊，猶未畢宜。是編所列客言，
分門別類，視三家為詳。其客言之通於故訓者，
悉徵以古音。證考之客言之音，舌上皆歸於舌
頭。其證一，輕脣皆轉入重脣。其證二，日紐之字
歸於疑紐。其證三，客音讀耕清韵嬰聲字與
真韵同聲諸字無別。其證四，客音庚陽不分。其
證五，讀廣韵楚江切之窗、椶、樅、鏦等字如倉

紅切之聽、其澄六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部之
字、皆讀閉口、其證七凡去聲字皆轉為上聲、其證
於八、於審言之合於古音者則從古音以通於
故訓、於審言之不盡合於古音者則求之古音
之准聲、窮其流變以通於古訓、其循路經脈、
尋求通轉、則較之三家疏通證明尤為該闢
也

晚紅軒隨筆　家刻本　　馮汝玠撰

晚紅軒隨筆二卷、清秦寶瓚撰。寶瓚字邦
叢、江蘇無錫人。兩著金韻𤣥漢鏡錄已均著錄。
是編首為自序、次為目錄。上卷皆考定金石之作、
下卷則附以論說。卷中所考金石、僅焦山鼎、齋
侯壺、西漢會仙壇石刻、華山碑書人姓名考證
種。其中惟華山碑姓名書人姓名謂郭香察書
之察當訓至、謂遠郭系至碑書之雜引志上乘
首注訓至為證、較之舊訓察蒞揭其章程其
於焦山鼎銘、謂其中𩰫字為梁華、旨字旂字
揚字華皆有缺係原文漫漶、後人重剔輕之
美意斷疑為贗刻、未免見特確、其於齊侯壺
銘、獨從文內表其旅表其人民都邑、著眼於史
記齊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邱、六年魯伐
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西薛陵、
九年趙伐我取甄、詳文定為威王時事。又據史記
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立、十八年卒、子威王因齊立、
謂桓通古通洹子即桓公、較之陳慶鏞、徐同柏、劉

心源諸家之說，亦别具見解。至所考西漢永光二年治建會仙右壇石刻，則是編之外別無考定及之者，尤更為考證西漢石刻之所必資。綜其所考華山碑外，若甫丽長西府侯君銘、歷多齊之失地，以與銘文考其人民都邑對證，則在諸家考釋之外，尤可特着一說也。

廣雅疏義　傳鈔本　　馮汝玠撰

廣雅疏義二十卷，清錢大昭撰。大昭字海之，又字竹廬，江蘇嘉定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大昕之弟也。著書等身，刊行今惟有後漢書補表、續志，未刊者多，是編即其未刊行之一也。是編前有乾隆五十八年桂馥序，卷首冠以張揖上廣雅原表及其所為卷首與張揖纂集音釋三則，卷中依廣雅分卷原數，各析其卷為二，校其原釋，各條編微存書及注可以證明原釋之義者，分疏於各條之下。其字有論者，則據各本考訂隱文，舉正其文字脫誤，並據諸書徵引補刊其字於各條之末。據桂序所述，亦尚請治廣雅者有盧文弨、王念孫及錢氏三家，而錢氏之書尤先成。今三家之書，盧氏之作未見刊行，亦未見傳鈔，其書無可考。可考者惟王氏廣雅疏證及是編而已。以疏證校是編，疏證分書、案、音、釋自為編；是編則仍各本之舊，附採諸字正文之下。疏證自割卷

姑君諸條以下，但分疏訓詁，訓君詁字不疏姑君
諸字。是編則自爾雅卷姑君諸條起，皆先疏姑君
諸字之義，而後分疏訓詁，訓君詁字之義，疏證於
所補脫字悉為疏證詁字之例，附疏於每條之末。
是編則但列其字於每條之末，不疏其義，彼此體
例，各有不同。至所疏詁字之義，則十同八九。所補正脫
訛文字，則互有詳略。論其援轉之博，疏解之精，
是編之與疏證，正可並駕齊驅，未能有所軒輊。
惜盧氏之書不傳，無從與是編一較其長短也。

爾雅古義　續皇清經解本　馮汝玠撰

爾雅古義二卷，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
人。乾隆甲午副貢。大昕之猶子也。著有論語後
錄、十經文字通正書、車服考、新斠注地理志、
詩書多已著錄。是編而考古義於訓義之差，謂郭
氏云八十曰耋，乃曲禮正文。毛君之傳詩，許君以
本之解字。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年曰弱，冠；三
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
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耋；九十曰耄；七
年曰悼。悼與耄，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此是
古本，今本則脫曰耋二字，當以古本記為正。毛、鄭、
許、鄭三家皆得之。於訓如柔之蘧除，訓面柔之戚
施，訓體柔之夸毗。語曰：柔是巧言，面柔是令色，
體柔是足恭。巧言謂之便佞，令色謂之善柔，足
恭謂之便辟。說諦高剛克，高明柔克，剛柔
之德，皆不協中，故可分屬君子小人。此三柔者
柔之蔽也。惟以詩說合之論語，其幸差可見。
李巡、郭氏僅以身已屈身妝令眦，未得正解。本

經文經義以求古義，頗得以經證經之旨。如謂
訓憂之悝悝，古字只用里，詩云漢云如何里止，即此
謂訓勞之勩，古字通用肄，詩谷風既詒我肄，
即此字。謂訓題之顁，古無顁字，當依詩作定。
謂皐皐謂謂，詩大東作鞙，應從詩，據詩以定
其古字本作某之者，一說。惟於舉者厜㕒，語出古
厜㕒字厜㕒即崔嵬，竟以本篇下文石戴土謂
之崔嵬，與厜㕒合而一之，則未免偶失於檢，以
貽後人之議也。

博雅音　王氏家刻本　偁汝玠撰

博雅音十卷，清王念孫校定。念孫，字懷祖，江蘇
高郵人，州學生，賜舉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
庶吉士，改官工部主事，官至永定河道，以六品服
休致，重宴鹿鳴，賜四品銜，文肅公安國之子，文簡
公引之之父，學者稱為石臞先生。所著廣雅疏
證已著錄。考博雅音即廣雅音，為隋曹憲所
作，憲因避隋諱，始稱為博雅。隋志作四卷，唐
志作十卷，據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三卷，是音
原與廣雅別行，今所傳附於廣雅與本文相
次之音，乃後人所合，非復曹氏原書之舊，其中
頗俶錯亂，訛舛承之。王氏有鑒於此，乃于撰廣雅
疏證之後，更取附於廣雅之本，重為校正，別為十
卷，核其全書所校，既就附于廣雅之音審定，其
為雅文誤入音內，其為音字誤入正文，其為訛字，其
為改字，其為脫文，其為改音，其為此字之音誤
屬於彼字，其為校記之字誤羼入本文，為之逐
一條注明，更考知曹氏所據廣雅之本，即有誤字，其

音多據誤字作音並糾其失為之釐定之舉千百年來附于廣雅展轉相承之誤音及曹氏原音之誤一一校而正之其辨析之精考定之覈是非貫串廣雅全書而又深通一切字之古形古義古音者未能臻此所以當清嘉道以後訓詁家群推是編與其所撰廣雅疏證並為千古不刊之作也

郭璞爾雅圖讚 葉氏刻本 馮汝玠撰

郭璞爾雅圖讚一卷清嚴可均輯可均字鐵橋又字景文浙江烏程人著有唐石經校文金石總纂等書均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嚴氏自序卷末有葉德輝附刊跋卷中所輯爾雅圖讚係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采出者計釋器四首釋天二首釋地四首釋山一卷首釋水一首釋艸八首釋木四首釋蟲六首釋魚五首釋鳥三首釋獸八首釋畜二首凡四十八首一依爾雅正文先後編次之考古為爾雅圖讚者有郭璞江灌兩家兩家之外更有梁昭明太子其書均已久佚三家之中其佚文散見於唐宋以後諸書之中者惟郭氏之讚為多張溥百三家集余蕭客古經解鉤沉邵晉涵爾雅正義葉蕙心爾雅古注斠及馬氏國翰均曾輯其文各家所輯多以山海經圖讚羼入不甚是校即以馬氏輯本而論其中崑崙丘讚桂讚櫬讚鳳皇讚狒狒讚騊駼讚即誤以山海經讚羼入是編所輯悉與山海經不相

雜圍其原加爾雅圖讚誤入山海經之太室山讚庫
讚並從歸丞編其區分之排辨別之精詳較馬本
為勝惟馬輯本內元應大智度論音義所引虺蛇
讚邢疏所引之鸛鷒讚為丞編所無可據以補此
輯之闕也

方言別錄 受園叢書本 編海玢撰

方言別錄二卷附一卷 清張慎儀撰 慎儀字
淑威又字芋圃別號廐叟四川成都人所著續
方言新校補蜀方言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為
張氏自序卷末為附刊卷分上下上下之中又各
分為二上卷全系唐至元明諸書所載之方言
下卷錄皆清代諸書所載之方言皆依杭氏
續方言之例略以爾雅篇次為序蓋以函康續
諸所載者語別為附刊乃衍楊杭氏續方言程
氏方言補正及其所據續方言新校補諸續
之作也杭氏續方言係考證代之作所輯之書
雖限於唐以前所輯方言則以爾雅以前為斷
杭氏之後程際盛之方言補正程先甲之廣續
方言係乃呂之續方言又補所據之書雖推廣
至宋不盡依杭氏之例而其所輯方言則仍斷
至六朝其六朝以後方言尚未推廣及之張氏
因於校補杭程兩家所輯方言之後專考自
唐迄清之方言以成是編校其所輯自唐迄

清之方言，一以見於自唐迄清之著录者為限，凡著录於諸家載籍者，無不博採旁搜，彙輯入較之章太炎新方言、陳啟彤廣新方言，僅徵諸各地語言，無志書依據，不惟六朝以後方言曾見於著録者，皆可於是編求之，即六朝以後之方言，與六朝以前之方言，其間意義有無同異，聲音有無變更，亦並可於是編徵之也。

蜀方言　愛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蜀方言二卷，清張慎儀撰。慎儀字淑威，又字芋圃，别號廐叟，四川成都人，所著續方言新校補、方言别録諸書，均已著录。是編卷首無序，惟冠以凡例四則，述其纂輯之旨，卷中所以輯方言，惟以蜀為限，前後序次亦與其所撰方言别录同例，隱以爾雅十九篇之次為序，乃繼明李實蜀語之作也。考揚子方言，採自殊方絕域，初不限於一地，後之作者，因方言隨時隨地而變，始變更其例，遂有以地專書，其以地為限者，明李實蜀語，清有毛奇齡越語肯綮录、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張澍秦音，然皆不免挂漏，而其中挂漏較多者，尤以李實蜀語為最，雖自來致蜀之方言者，推為椎輪大輅，在所必資，而經緯其校輯未為賅備，是編之輯，即有鑒于此而作，今核其所輯，博採旁搜，視李氏原輯增益幾加數倍，其各條之下，廣引羣書，考其來歷，並注明借作某某，使閱者開卷即可識其出處。

辨其雅俗，亦釋李氏之書，僅條舉其言，無所考證者為優。至於俗字之入水曰氽，入穴曰閫之類，於俗言之謂天曰拎孛，謔門陣，謂騙曰拎門頭之類，概從屏斥。去取之間，揀別精審，慎尤省甚多。考蜀之方言者，有此一編，李氏蜀語可以束之高閣矣。

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讀爾雅日記一卷，清蔣元慶撰。元慶字子蕃，江蘇常熟人，優廩生。是編為其肄業學古堂時治雅學之作，前後無序跋，惟據其所得分列條記而已。考其卷中所記，名條於郭注邢疏及古今諸家之說，有未詳未當者，悉會萃眾說，皆考傳會，參以己見，為之訂正，其所論釋頗為精核。如宜事也，謂禮王制宜乎社，諸家皆以為祭名，據詩緜章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毛詩訓詁冢土，訓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以宜乎社為有事于社之證，視郝疏專執邢疏宜其事之說，加以引申，邵氏正義但引士冠禮云宜之于假，簡略不詳為確。檢同也，謂錢曉徵以檢當為僉，洪頤煊以為斂字，邵晉涵以以檢為涵，獨取錢氏引先典今曰伯禹作司空，傳曰四岳同詞為來，於春秋為蒐，語郭注搜索取不任者，與杜元凱左傳注蒐索擇不任者合，而不學者合必古說相承。所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夭飛

鳥毋靡毋卵之意，以非正邢疏引公穀白虎通皆作秋曰蒐，語秋蒐為蒐索肥之誤，以及須蔚雈樓說文證為蔚須雈之誤，萃者歷嚴樓雅本文證為雈蒐別是一義，皆能於古今諸家之說辨其得失，詳君書兩於處與諸家讀雅日記皆治雅學者，極當辟於考證之作，惟於釋數其疏誤，列以邢疏郭氏正義，均未能通，刻字之意，語或當有作衣，古文家者其形象，家故家之跡，所曰衣，本免膝澗，並此小小烟圓，無害於全書之大純也。

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讀爾雅日記一卷續記一卷，清董瑞椿撰。瑞椿字樹世，江蘇吳縣人，光緒癸巳副貢，是編前治記皆記其治雅學考證有得之作，前記惟就經文及郭注邢疏考證，後補記則考證注疏之前並考及郭氏爾雅序，並以所考鄭注爾雅若干條附焉，核其前後所考，其精審於如於基經也之經，基引詩終南書紀，有堂紀為借字，為證謂基乃紀之借字，於畛重也之畛引廣雅畛重為證，謂畛乃畛借字，於四氣和謂之玉燭，引尸子四氣和為正光，與下文四時和為通正為證，謂四氣下當有為正光三字，故郭注以道光正，既注為正光，於風與火為庉，引廣釋與如也為證，謂與當訓如，於如謀也之謀，引說文母古文謀為證，證如為母之誤，文謀之訓母，乃以今文釋古文，於郃合也之合，引史記魏世家文侯西攻秦築雒陽郃陽，合陽為證，知郃陽之郃古亦作合，郃之訓合，乃以古字釋今字，皆其後

包錫咸諸家所記相譌頗甚。據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鄭氏爾雅注十六條，較之專以周礼正義證明鄭有爾雅注者尤為有據。至據類篇所引韋昭爾雅讀，考知為爾雅音者名家之外又有吳之韋昭；據藝文類聚所引梁昭明太子爾雅讚，考知為爾雅讚者名家之外又有梁之昭明太子，則更從來考爾雅音讚者所未之及，而為治雅學者所宜亟知者也。

廣釋親　箋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廣釋親一卷附錄，清張慎儀撰。慎儀字芋圃，別號廐叟，四川成都人。所著續方言新校補、蜀方言、方言別錄，均已著錄。是編乃就梁氏張稿補輯，其附錄則其弟驤採輯，略合之稱謂類，綜排比以附於補輯之後者也。是編前無序例，梁氏為誰，無從考知。據其首刻所題，僅知原稿出於錢唐梁氏耳。其所補輯與梁氏原輯合而為一，依爾雅所分宗族、母黨、妻黨、婚姻章次，順序條列，惟於梁輯注以原字，於所補輯注以補字，以為之別。核其所輯與所補輯，雖於爾雅各章多所增益，但視吳卓信之釋親廣義，於爾雅四章之外更增以方言、吏語、俗呼、假声四類，並於各類之內區分若干門者，徵引則遜其賅備，區分亦遜其清晰，雖同以廣爾雅為名，殊與吳氏之作未足並駕齊驅。至卷末所附僧稱曹祖曰曹師，僧師兄弟曰同學法眷等條，以方外之稱附諸親屬之

列六嫿不倫惟吳氏之作尚善刊本不能人人盡得而漢之得授是編所輯以考親屬之種種名稱於治雅學亦不無稗益也

說文重文本部考　未敍刻本　滿汝訢撰

說文重文本部考一卷，清曾紀澤撰。紀澤字劼剛，湖南湘鄉人，文正公國藩之子，由廕生襲一等毅勇侯，官至侍郎，歷充出使大臣，卒謚惠敏，著有出使日記。是編卷首冠以同治十年南滙張文虎序。卷中彙錄說文重文者，就依說文始一終亥部居分列隸屬，其無可隸者附於卷尾。稱據兼考說文重文凡一千一百六十有三，其說省古文者、籀文者、或作者、俗體者、今字，其中除古文奇字及籀體象形外，類皆形聲相益，無省偏旁可尋。許書氏原書於若字重文皆一一寄名部之中，附于本文之下，或自位某或若而不言所從，讀者每苦難於尋檢。是編為之考其偏旁，分別部居，展卷瞭然，頗便學者。雖於尸部重文及手部重文權不和古屋權古文皆係借古文者言其上所從乃古文老字省文，竟以其從[兩]人毛之少為耳，歸入耳部，未免謬誤。於示部禰下籀文禷、禱下籀文禂、祡下籀文䄍、尸部屋下

古文雅詩字未經收入各部者先後編次均不甚可
議而考自大小徐而後說文者作無慮數百十
家其中詳善及此者兆編實為創作雖其中
間有可議之處而大輅椎輪獨闢先路要不
能不首推是編也

刪定郝氏爾雅義疏　學海堂本　　馮汝玠撰

刪定郝氏爾雅義疏二十卷清王念孫刪定念孫
字懷祖江蘇高郵人父安國以大臣子迎
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改
官工部主事官至永定河道以六品服休致重宴
鹿鳴賜四品銜是編阮氏刻於學海堂時在郝
懿行卒後相傳為王氏刪定而後付刊其後郝
氏之孫聯薇聯蘇於同治間從陽湖汪姓朋所
得楊西堂所藏嚴鶴山之本重為付刊當時以
嚴氏藏本每條之下疏語較多於阮刻遂認為
足本而以阮氏所刻刪定之本為非郝氏原書之
舊近世上虞羅氏刊有王氏爾雅郝注刊誤每條
之下均有念孫案語說明刊正理由取與是編
對勘凡經王氏刊正者悉為是編所無乃知是
編信出王氏刪定乃其刊正之定本非刪節即不
足之本而其孫所刻向稱為足本者實其未
定之初本更有王氏所刪各條與向所謂足本者
對勘凡郝氏足本中意義未安者音韻牴牾空

言多掾引書錯誤者悉經刪削其精覈遂在邵本之上考郝氏爾雅義疏者要當以其編爲定又以王氏刊誤與其編對勘其刊誤中如釋詁第一條下爾雅之作正故諸篇俱曰釋焉賚貢錫畀予貺賜也條下今諸誥作予以貽者至于貽其義同也釋天緊星曰帝條下淮南氾論篇正義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正蓋相傳說騎箕尾爲列星矣釋山天下有名山五其三在河南其二爲河北條下翟氏灝爾雅補郭云今以意求之惟西域崐崘山至此存之若其文字及其他諸條見於刊誤者均經采編刪削而采編郝本刪郝刻初哉首基條下落木殞墜之義故云殞落正名若相反而實義實相通矣一節賚貢錫畀予貺賜也條下陸德明等字則均爲刊誤所無又知羅氏所刻刊誤尚非全稿而考王氏刪定郝疏者亦當以其編而刪各節爲舊有也。

爾雅郝注刊誤 殷禮在斯堂叢書本　儲皖峰撰

爾雅郝注刊誤一卷清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所著廣雅疏證博雅音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共和八年己未羅振玉序據羅序所述乃從貴陽陳松山許得郝疏稿本其上有刊正塗竄出王氏手因而錄付刊而題以今名焉卷中所刊采刊誤凡一百一十三條每條前列雅文次列郝疏次列王氏案語以王氏所識各條與郝疏原文對勘核其所刊郝誤如釋詁第一郝疏以雅作主於辨列文字解釋形義聲故諸篇俱曰釋爲刊誤謂爾雅之作主於釋義非以辨別文字解釋形聲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郝疏祝栗未見史記周紀封黃帝之後於祝樂記封帝堯之後蓋祝薊皆近燕皆北極地名疑祝即祝栗也刊誤謂祝即祝栗於古無徵又闌入蜀字更風馬牛不相及釋山蜀者獨郝疏蜀有獨義蜀形類繫棲霞縣北三十里有繫比小孤山獨秀旁絕倚連舊名爲繫比合於爾雅刊誤謂

蜀本獨義、而舊本無獨義、因蜀本類繫而即消歇於山
以獨得名可尋語皆精確，其他各條亦率類此。不
惟校正邵疏之本為初本，學海堂本為王氏刪
正定本，並於王氏刪定之本，按此可考一一考其
刊正之理由，洵為考爾雅邵疏者不可不讀之作。
惟與王氏刪定本互校其釋詁初卷首基條下所
刪落未殖隆之義，至若若相反而義實相通一節，
不見於正編、正編而采叢書全稿，欵詳考其刊
正各條，但須與阮氏學海堂所刊王氏刪定之邵氏
義疏合而觀之也。

爾雅札記 十三經札記本

馮汝玠撰

爾雅札記一卷，清朱亦棟撰。亦棟原名芹，字碧
山，浙江上虞人，官學博，從錢大昕及門者有羣
書札記及十三經札記，此即其十三經札記中之一
種也。慈谿胡一梅稱其詩書無偏重，亦無偏棄，
凡讀之而有心會所得，即錄而錄之，證而明之，以
期於中至當。今考是編所記，雖僅寥寥數十條，
而於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
謂之迭，羽謂之柳，引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
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為重；商者章也，
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為敏；角者觸也，民
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為經；徵者祉也，
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事音如事之緒，而為迭；
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抑，自下而高，五音備
成，如物之聚，而為柳。證此五者皆有義，校孫林
並宮重而遲之說，確而有據。於釋天河鼓謂之
牽牛，謂河鼓之星有二，其一即甘石星經所云
牽牛六星，主關梁者是也，其一河鼓，即星經所

云河鼓三星、中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右旗者九星、並在牛北枕河、主軍鼓者是也、爾雅此條指大東之詩而言、睆彼牽牛、對跂彼織女而言、非主關梁之牽牛、乃主軍鼓之牽牛、其於中證明、歸於至當、可為參考之資、誠有如劉胡氏之所論也、

釋天　觀象廬叢書本　　　　滿沽徐撰

釋天一卷、清高潤陽撰、潤陽彭城人、著有讀天正義、大學前訓、中庸前訓、紀年考、周官類考、考工記考、考工圖、孝經釋地、古史釋地、諸子釋地、多已著錄、是編兩釋、與爾雅釋天分釋四時、災祥、歲名、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分類不同、其一釋十二次、二十八星名、考伏羲顓頊時代二十八星分屬東西南北四宮、子丑寅卯十二方與其分次二十八星之不同、及中宮諸星、由於月躔之定位定象、其二釋日名、考自甲乙以下十干日辰之義、其三釋辰名、考子丑以下十二支分主十二月之義、其四釋歲名、考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諸義、其五釋歲陽、考太歲在甲曰閼逢諸義、其六釋月名、考爾雅正月曰陬、二月曰如諸義、其七釋月陽、考爾雅日在甲曰畢、在乙曰橘諸義、其八釋二十八宿分配日辰、由始角終尾與始角終箕之殊、核其所釋、俗採漢志以下諸書、融會其義、綜而釋之、頗能搜其大

綱，惟僅述其意義，未詳其出處，使讀者能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如韓鄂伯奇之辨度量衡，一一注明來歷，使閱者便於參勝也。

韻雅　嘉慶中原刻本　　潘治珍撰

韻雅六卷，清吳采撰。采字棐堂，涇縣人。是編卷首有嘉慶中翟玉瀧及其族兄雲樵、其姪學洙諸序，卷尾有其族姪華甡跋。卷中前列總目，次列分詠草木鳥獸蟲魚七言律詩。卷一為詠草一百二十律，卷二為詠木六十律，卷三為詠鳥八十五律，卷四為詠獸八十三律，卷五為詠蟲四十律，卷六為詠魚五十五律，凡四百一十六章。每章於題下疏其名義，詩後加以箋釋。據其姪學洙序所述，是編之作，係據爾雅翼原題譜之。爾雅翼為宋羅願所撰，分釋草木鳥獸蟲魚六門，王應麟稱其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兼遺，四庫全書提要謂非溢美。是編就其原題，另名賦以一律，其考據精博，即物精思，殊不在原書之下，而託諸詩章，更足以悠讀者諷誦。按談藏書氏原便於記憶，不惟賦美，亦書，直可與之並垂不朽，勝於陳濬刪削羅書別為節本者遠矣。惟按洪焱祖爾雅翼音釋

戰、釋草一百帘名、釋木字名、釋鳥五十八名、釋獸七十四名、釋蟲四十名、釋魚五十五名。四庫所收之本，則釋獸為八十五名，丞編所訴獸名，則八十有三，與洪跋及四庫所收之本數均不合，則不知其所據又為何本也。

玉名詁　函海本

馮汝玠撰

玉名詁一卷，明楊慎撰。慎字用修，又號升菴，四川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殿試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所著金石古文、俗語等書均已著錄。是編前無序例，惟錄玉部從玉偏旁之字七十六文，文惟以一義注於其下，既不兼採眾義，更不詳注出處。檢其語文之後自記，係因文士凡遇玉字偏旁之字，皆謂之玉，而不知者有訓詁，因記其略，以為是編。考自凡將訓纂以後，正許氏分列部居，從玉偏旁之字，說文所錄則有一百二十六文，新附一十四字文，凡為一百四十文。玉篇所錄則有二百六十七文。其後廣韻等書，遞有增益，所有從玉偏旁之字，更不止此。楊氏是編既為當時文士不知從玉之字各有訓詁而作，即應廣輯群書，有載該字，雖舉眾義，彙為一編，以供文士觀覽。其於許氏之學未昌，說文一書，尚未窺目，其顧氏玉篇則已早經傳布，何其所錄從玉之字，竟不及玉篇所

無三分之一。明代著作謬陋不足稱道者多，若楊氏者則向以博雅著稱，何亦簡略若斯，殊不可解。豈原作本不止於此，而所傳乃其殘帙耶。

古今諺 刻本

馮汝玠撰

古今諺一卷，明楊慎撰。慎字用修，又字升菴，四川成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翰林院修撰。所輯風雅逸篇、古今風謠、俗語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有李調元重刻時序，卷首列論諺三則：一語古諺不可忽，二語諺或作喭，又作唁，諺、喭、唁同為一字，三語諺皆至理，先儒皆以解經，不獨詩資論諺之語。採輯諸子百家之書所引諺語，自晏子引黃帝語起，至孟嘗君傳引鄙諺止。普載籍通引之古諺古語及吳楚蜀滇之諺若干條附之於後，上下古今之諺畧備於是。據李序所述，謂是編與其所撰古今風謠乃係滇採以娛自遣，據又謂其孫與宜元先後刻之，流皆單行本。其首論諺三則，乃焦竑所附錄，而後人添入歷卷中。今考是編所采諸條，自晏子引黃帝語至孟嘗傳引鄙諺，與其所撰風雅逸篇第八卷大致相同，彼此互校，則是編所采而為逸篇所無者多，是編未采而為逸篇所有者少，其載籍

通行以後諸條刪去為逸篇，而云按逸篇詁
歌謠諺並收錄編，獨取諺語一門而校之，逸篇
所采，增多刪少，蓋其增訂別行之作，故其條
刻以單行李序謂其為據目述之作，殆未
與所據鳳雛逸篇一校也。

陸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陸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陸錦燧撰。錦燧字
晉笙，江蘇長洲人，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是編記
其讀雅所得，與王仁俊、楊賡元等記所記同為
肄業學古堂時治雅學之作。卷首總論謂郭
景純爾雅序云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
詩人之興詠，考爾雅所釋，編及群經，而獨云敘
詩人之興詠者，以篇中釋詩為多（釋言自稱征
也至暮莫也，皆依經釋義，與經文次第盡合，
釋訓之如切如磋以下並直舉經文），故毛傳詩
大半本諸爾雅。爾雅之不同毛傳者，則齊魯
韓三家之說，如鬱彰氣也之釋韓詩鬱隆烟烟，
權輿也之釋三家詩夏屋渠渠無餘，類甚多，雖不
可易。其卷中所記雅訓於邇病也，謂毛詩無邇
字，孔穎達考槃篇疏云邇與軸古今字，鄭君考
槃箋云軸病也，與雅訓合，鄭君先治三家詩，箋
每以三家義易毛，當是三家異文。於算數也，謂毛
詩無算字，柏舟篇不可選也，毛傳云物有其

客不可數也以數訓選與爾雅以數訓算詁釋不同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以算也當是三家詩即有作算者故朱穆傳據以為言雅訓並釋三家之不可算也而記曾從其釋三家詩要著眼即本此義考其所記各條凡於爾雅釋詩其字為毛傳所無而可證其為三家詩者如逐之訓病算之訓數等類其善不一一考證為之注釋約居全書之半與詩家之考爾雅釋詁僅就毛傳所有之字加以疏解者迥不相同至於爾雅釋詩獨有心得之作不獨治雅學者所宜取資即治三家詩者亦可作他山之助也

邑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邑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邑錫咸撰錫咸字默士江蘇吳縣人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是編乃其肄業治爾雅學時記其所得存雜僅寥寥十條則不如王仁俊陳錦嬿等各家條記之多而於副審也謂副與辨一義說文副判也辨判也皆為辨別故以審訓之審古文作宷从宀釆釆辨別也副審之訓義為較明正副讀如踣又寺用為副貳字而其義其音乃皆亡於辟歷也

謂辟當為書我之弗辟辟字其正字當為𨐨說文𨐨治也从辟从井引周書我之弗𨐨不𨐨今金縢作我之弗辟是辟者𨐨之假也辟訓治云歷也者或歷或麻之假說文歷麻治也與辟同訓於水潦所止泥丘謂郭注頂上污下者那流丘頂下上污下潦水停止而成泥濘者為名泥丘謂泥為屔為之假字非泥濘之語說文屔反頂受水丘也从丘从泥省泥亦聲釋文云反頂謂凡地當高今反下故曰反頂史記謂之汙頂索隱言

頂上容是也蹏立之頂容不受水故曰水潦受
水而止泥丘不知泥為蹏之假字而云水潦停止
而成泥濘失註迂曲其考證及訂正郭邢誤
註誤疏之處均極確切於治雅學頗可為研
討之資也

陽羨摩崖紀畧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陽羨摩崖紀畧一卷附荊南遊草　清吳騫
撰騫字槎客浙江海寧人著有國山碑考蜀
石經毛詩考異詩書已著錄是編紀錄陽羨
摩崖題字凡分三處皆吳躬自搜訪而得者
一善權洞摩崖九種為嘉慶丙辰四月間吳與
鳳臺晉繩武宜興陳經同遊時所獲一會仙
巖摩崖八種一張公洞摩崖六種皆嘉慶丙
辰五月間吳與鳳臺晉繩武同遊時所獲末附
荊南遊草中有遊善權洞觀國山碑亭及吳自
立大石詩遊張公洞記即其搜訪善權諸巖洞
摩崖同時所作者也編中所紀凡二十三種其中
惟善權洞之碧鮮庵三字會仙巖之李隱芝
等題名張公洞之漢天師張公洞福地等字見
著錄於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及其補遺內其
外悉未載入按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書出最晚搜
輯亦最詳其各地補遺為其子重周重熹增
輯距今尤近重蒐稀究者乃其所輯宜興古刻

於善權會仙張公諸巖洞摩崖所蒐訪若鮮屬等三種，其所遺漏尚有十餘種之多，此外恐知之者益鮮。幸有樓客與丞辰轉付鈔，始知宜興古刻善權諸巖洞摩崖彙目分編所錄三種外，可資稽考者尚有若干種，不致終於湮沒，而石紉氏特為之刊於古學彙刊之中，以廣其流傳也。

清儀閣雜詠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雜詠一卷，清張廷濟撰。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鄉舉第一。著有清儀閣題跋、清儀閣金石款識、桂馨堂集諸書。是編前後無序跋，編中題詠張氏原詩外，並附有吳騫、翁方綱、張上桐、張上林、徐同柏、沈梧曾諸人和作。其石詩排詠岣嶁碑、子父乙爵、削戈、秦漢瓦當、黃山鐙、五泉銚、大泉五十範、斗檢封、永寧塼、張遷碑、建安二年弩、天寶七載鄭子產廟對碑硯、開成石經、臨安府錢牌及錢文所文、吳文權文鏡文、及文博文諸拓本，並兩云美金石遺文，冊為閣於金石之作，餘則皆詠書畫文玩書案坐具之篇，什多與金石無涉，雖亦嚴可觀。湖北金石詩、何子貞東洲草堂金石詩、李文田若褚和林金石詩專詠金石，不及其他者不同。而張氏為嘉道間金石專家，所往還者亦多係金石同好，閱於其時之金石軼遺文軼事，就其石篇什標題詩句附注及諸人和作於他書所

不及詳者頗有於是編之中考知其一二而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諸書志列是編於金石雜著之內也。

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二卷，清僧達受撰。達受又號六舟，自稱萬峯退叟，阮文達公稱其爲金石僧，住持南屏山寺，俗姓姚氏，海昌人。是編前有吳式芬、康祥長兩序及六舟自序，末有汪士驤及其同邑管庭芬兩跋。編中記述生平搜訪所得金石書畫，自一歲起花甲止，凡六十年內遊蹤所歷搜獲之品，各依其年錄於每歲之下，而詳記之。金石多錄其文字，書畫則記其題識，計所述金石書畫二者各居其半。所得書畫雖多劇品，要不若其搜訪之金石多未經著錄之品，足資稽考。如杭州所獲安國寺所獲之錢亦龍幢石刻、焦山瘞鶴銘旁所獲之賀方回題名、雁宕石梁寺所獲宋比邱翻宗造七如來塔題字、靈巖寺所獲葉味道題名及飛來峯題名一百四十餘種，皆可補諸書之遺、舊志之闕。其由手中搜剔國山碑石下段遺刻九十餘字，更前人所從未窺，目不獨可補吳槎客國山碑考之未所未

着尤有關於古刻之考證張石銘山樵外紀所補瘞鶴銘後諸人題名其中向未見於著錄者即多據以冊所得拓本補入其足跡所至殊非黃小松僅以岱巖嵩洛為限者比其搜訪所得亦視黃氏所獲為多其記所復金石書畫概繫之以年獨闢蹊徑其體例尤為古今金石書畫著錄之所無底序稱其歷敘生平而以所得書畫金石為大觀不啻自為寫照吳序稱其既自記遊蹤復羅列所見閱歷既富考訂亦詳讀是書可作其年譜觀亦可作其訪碑錄觀為著錄家別闢一格皆是編之評也

滇南古金石錄　文選樓叢書本

馮汝玠撰

滇南古金石錄一卷清阮福撰福字小芸江蘇儀徵人文達公之子也是編即其隨侍文達督滇時所作首有道光八年阮氏自序編中所錄惟劉宋爨龍顏碑唐仁王仁求碑南詔德化碑崇聖寺鐘款鍊柱廟柱款而附之以滇中浪穹所出之新莽貨布與大理塔磚並附錄諸家之跋於各刻之後而復自為跋以訂正為滇中古刻以漢孟孝琚碑為最古其次則晉之爨寶子碑皆在爨龍顏碑之前孟孝琚碑出於光緒末葉阮氏自未及見其爨寶子碑則出於乾隆戊戌已在文達督滇之前而是編亦竟未錄入僅自爨龍顏碑始止有五種所輯殊為未盡惟于爨龍顏碑據以訂滇繫釋文正其誤者二十一字補其逸者九十九字於王仁求碑據以訂王氏金石萃編正其誤字者五字補其釋者七十九字於南詔德化碑補王氏金石萃編未經釋出之字碑陽補釋四千五字碑陰補釋三十六字又於爨龍顏碑

碑陰之匠碑益州杜長子謂即碑中所云故吏巴郡杜長子是監造碑刻之人非碑匠於王仁求碑為其子善寶所書謂第六行之首所空二格為仁求之諱第九行祖下所空二格為其祖之諱革編以為漫漶者誤皆於此碑數研有所考訂亦未可以其所釋未備而忽之也

書餘　藤花亭十種本　　馮汝玠撰

書餘一卷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書有金石稱例碑文摘奇藤花亭鏡譜諸書目已著錄是編首有梁氏自序末有道光庚寅梁氏短識編中所彝器銘辭過百字者以若家釋文較其異同審定字畫為之疏解如齊侯鎛曶鼎散氏盤牧敦師寰敦穆公鼎龍敦寅簋卯敦媔鼎盂和鐘敔敦晉姜鼎師毀敦師酉敦邢敦寰盤吳彝多伯兕敦十九器而已其所疏解雖不若阮芸臺朱茮堂許印林陳頌南陳壽卿吳清卿諸家之彝器考釋援經證史蔚為專家而其於曶鼎銘謂惟王元年以下為周王錫曶赤環等用金作鼎以祀文考惟王四月以下為小子敬詔井林以百爰賸五夫曶受五夫而為揖詞自若饉以下為與匡季為誓詞於散氏盤謂蔽散邑以下為紀田表四境徽武父以下為紀武徵父監諸宥司考田竟定封豁惟王九月以下為紀義祖奠旅及西宮襄武父

之語詞於盄和鐘銘右省下國十曾云云語如據年表則由秦仲至康公為十二世稱秦公當為共公如據本紀則由襄公至桓公為十二世銘當作於景公時然秦自襄公始受平王封為諸侯莊公雖稱公然猶為大夫自以景公時作為正固皆可備一說足資參考也

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二卷清姚覲元錢保塘同撰覲元字彥侍浙江歸安人官廣東布政使保塘字鐵山浙江海寧人是編所錄石魚文字上卷自開寶四年謝昌瑜等題名起至紹興庚申正月丙申張仲通等題名止凡四十一種下卷自紹興正月潘居實等題名起至元至順張八歹木魚記及蒙古文題名止凡五十六種兩卷都一百有七種每種標題之下先詳其尺寸行數字數次釋其文字次加以考證末附錢保塘繆荃孫兩跋按石魚刻於涪州大江石梁之上平時恆沒於水或三五年或十餘年始一出出則其年必豐其石梁上多古刻據輿地紀勝寰宇記所述載有大順廣德時題記迄未之見所見者只黃山谷龐恭孫曹士中等三題記錄入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是編所錄一百餘種其中吳氏所錄三種外則皆從來考古家所未發見據繆跋所述此一百餘種乃其光緒丙子客姚氏川東道幕

石魚出時於其年人日浮江而下淘沙別石搜訪所得其各種標題之下所注尺寸行數字數亦係其據況氏覆筆所繕拓本就姚錢原稿對勘為之增入列於古學彙刊之中是姚錢與作雅理董出於姚輯考出於錢而其則和則由繆搜剔而得其文字其後亦由繆增補而為之刊刻使是編前得者所憑藉後得廣其流傳者實皆賴繆氏始獲終成之力也又據繆跋所述其前所得拓本為一百八種其後所得拓本則較前所得增多二種以其增多二種抵其剔出之北巖二種亦適符其原得之數何以錢跋所記為北宋二十二種南宋六十四種宋末九種元五種共有百種竟少於繆氏原搨之數者八繆氏此刻又止一百七種既浮於錢記之數又不足其原搨之數均與其原數不相脗合意錢考時並於原搨有所刪除繆刊時未於錢考有增補搨編內未經注出無從證明只可存而待考矣

寰宇貞石圖　无卷　開本影本　　馮汝玠撰

寰宇貞石圖六冊清楊守敬輯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輯有望堂金石文字著有壬癸金石跋晦明軒稿諸書是編不分卷首尾無序跋前無總目無分目影印於何時殊無可考首冊影秦漢碑刻二十二種二冊影漢至梁碑刻三十九種三冊影北魏碑刻三十八種四冊影魏至隋碑刻三十七種五冊影偽鄭至唐碑刻五十三種六冊影唐及日本新羅高麗諸碑刻四十九種凡秦漢至唐及外國碑刻都二百種以其無序跋目錄定之殆與其輯望堂金石文字同為未竟功之作也按容氏金石書錄目謂是書有二本一為光緒八年印本一為宣統元年印本二本不同又按林氏石廬金石書志謂是其所輯碑刻凡四百餘種是編乃止有二百種與林氏所記種數相去懸殊蓋即容氏所謂兩本之一而林氏所見外之別一種也向來摹录石刻不外鈎縮翻刻皆不免於失真惟影印可以纖毫不

與楊氏是編悉依原刻影印較之金石圖金石索諸書出於鉤摹且不盡爲原式者實爲可據惜乎其未能彙集秦漢以來名碑刻爲爲大觀僅止此二百餘種而已

希古樓金石萃編　嘉業堂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希古樓金石萃編十卷劉承幹撰承幹字翰怡吳興人是編前有目無序後有圖記跋後登自劉氏自跋前五卷錄金文凡三代彝器款識三百餘種後五卷錄石刻凡漢刻四十種魏刻九種晉刻十一種劉宋刻一種皆摹錄其文字於前附錄各家及其所跋於後一如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故仍以王氏原書爲名而冠希古樓於首以別爲王氏萃編成於嘉慶初年

其後金石文字叢見日多陸紹聞金石續編補之於前陸星農金石補正續之於後是編則所錄金石文字皆近時發見未經前人輯錄者居多是又續補兩陸之所未及編錄者也按近時發見之金石文字屬於金者雖視前多數倍之而煌煌大文如盂鼎毛公鼎散盤號季子盤齊壺齊鎛者書未一見所見者不過少則數字多則數十字其中向未見著錄之象體亦惟人名地名居多於志款識中而習見文

字是資考證者寥寥屬於石者雖視金文發見不相上下而漢為表安表敖表博諸碑晉太皇帝三臨辟雍太子再莅盛德頌豐碑巨製是皆見存漢晉石刻並重其表安表敖兩碑之篆書更漢刻中所罕見至熹平正始石經尤為自宋以後人所想望而不獲見之瓌寶編中所錄金文雖於近時發見未經輯錄者尚多遺漏原書固乎輕重所采石刻雖於僅對正晉宋而於漢晉石刻不惟表安以次諸碑悉經甄錄並於魏於今古文經文字最多之熹平周易正始尚書春秋亦一一摹錄盡著於編凡前此所不經見各家未及纂錄而考古家所需以資考證者則已悉萃於此綜其所錄雖不及王陸諸家所輯之十之一論其足傳則視王陸諸書家之書正多不讓此固地不愛寶有以使然要亦其於金石二者之間斟酌權衡饒有特識也

金石餘論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餘論一卷清李遇孫撰遇孫字金瀾自號懶道人浙江嘉興人著有金石學錄已著錄是編卷首尾皆有李氏題識特其所述編中所列各條乃其芝省齋題跋五卷百四十餘通跋尾之後從手記中錄出附於金石諸條將編為第六卷以配其題跋之五卷者今其芝省齋題跋不見傳錄所見者惟此欲配碑跋第六卷之餘論而已編中所論各條於金石摹拓銘皆金器丹書石植等論雖皆涉於金石實甚剛考於考訂惟所論詛楚文謂王氏金石萃編舍詛楚文之真與孫淵如作續古文苑舍留者而不收因為一失尚不為無見所論名種集碑歷舉古法帖千文為集漢隸書聖教序吳文碑永仙觀碑慈雲寺詩田尊師德頌金經副經解州鹽地新堰箴絳州重修夫子廟記皇宋新為集王右軍書長洲縣重修學宮記為集歐陽詢書胡式平碑為集褚遂良書

默齋記爲集顔魯公書普照寺興造記爲柳公權書菩薩戒爲米元章書于真卷記爲集歐虞褚薛顔柳李陽冰諸家書尚可与楊大瓢鐵函齋碑跋所舉各碑互相參考耳

金石瑣碎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金石瑣碎一卷清謝堃撰堃字佩禾甘泉人其事蹟無可攷亦無其他著作可與互證惟椽編中銅戈條內云桂未谷云貽即造字引證甚詳印章條內云曲阜孔氏積有漢魏南北朝三百餘方精緻異常余居曲阜時僅存九十餘方歸於馮晏海知其爲桂未谷馮晏海同時人耳是編卷首有謝氏自序上卷所記者如銅尺銅鼓銅戈銅洗銅鐸銅鐸帶鈎銅劍鐵劍泉范記尉斗印章古鏡金發玉璽諸條雖多就各類搜括言之而其所舉之器尚有一二可資參考可擴見聞之處此外所記則翡翠寶石臘石之屬初於吉金樂石無涉下卷所記亦古惟古瓦古甎涉於金石餘爲瓷爲硯石爲墨磁砂象牙犀角之屬螺蚌之屬去金石更遠矣綜其所記乃享金簿清祕藏諸書之類尚非李金瀾金石匯論之比林氏石廬金石書志於是編則屏而未錄容氏金石書錄目於是

編則取之而不與諸金石書並列僅記於附屬之中其去取雖殊其視為無足重輕則均不為無見也

得碑圖 舊原寫本 馮汝玠撰

得碑圖一卷清江鳳彝輯鳳彝字秬泉浙江錢唐人嘉慶丙午舉人乾隆中江氏於山左新泰縣新甫山中訪獲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搨寄黄小松黄氏為作得碑圖江氏因装於搨碑拓之册遍徵題詠彙集成册總册歸於江夏葉眉洲後徵題增於册後後人據以影印遂即以得碑圖名其編焉編中首冠以黄氏所作原圖及同時名家臨圖次為原碑拓本次為黄小松釋文及其考證其後則名人題詠不下數十家如向以考訂擅長之錢大昕武億洪亮吉阮元王昶之孫星衍翁方綱桂馥張廷濟吳榮光梁章鉅翁樹培何子貞諸人册中咸有題識雖皆為得碑而作實不啻孫氏之碑考也册中黄小松武億錢大昕桂馥四跋與王氏金石萃編所錄四家之跋頗有異同可資參考此外如朱文藻跋據碑八年十二月甲申字其定其八年為泰始八年洪亮吉跋據沈約宋書州郡志任城

縣本屬任城郡之文，知任城國西晉亦嘗為郡。王司之跋據碑文矣乎文母于敘夫人之文，謂文德之母乃西晉時未經之古訓。及何紹基跋審碑字體，於黃氏釋文補其闕，訂其誤。郭嵩燾跋據碑文義，知其文乃其嗣子追述，故於夫人之父及夫皆不名。皆考訂精審，各有所長。凡欲考孫氏是碑者，冊中諸跋不可不讀也。

漢碑錄文　陳鈞簃刻本　馮汝玠撰

漢碑錄文四卷，清馬邦玉輯。邦玉字荊石，山東魚臺人，著有金石萬目記。卷首有乾隆五十九年馬氏自序及其嘉慶二十一年、道光三年續記兩則，末有道光六年其子星翼跋。卷中錄兩漢碑文八十四通，末以魏廬江太守范式碑、勝東令王君廟門殘碑雖刻於魏，而類仍題漢；魯孔子廟碑舊題為鍾繇、鐫梁鵠書，鐫者書者皆自漢時知名，因並附之於後，都為八十七通。編中所錄漢碑之文，論者向推其宏富。今考其所錄或據石本，或據鉤摹，或據水經注、隸釋、通志諸書所載，衹取其文，初不論其石之存佚，乃於翁覃溪摹刻劉熊碑則據以入錄，於黃小松鉤刻魏元丕碑、跋朱龜園令趙君諸碑則遺而弗取，同一鉤摹，竟有錄有不錄。而編中所遺更不止此。按其自序所云，閱西所存漢碑拓墨，擇其全文及約略可讀者錄之，乃知其所錄之文僅限於所藏之拓墨，原非盡見存已佚之漢碑

而遍錄之故所錄多外傳者遺而未錄之碑惟就其所錄者而論雖於兩漢碑文未嘗遍錄而於當時見存已佚之漢碑所遺固已無幾按其所錄以考其文蓋亦可十得八九矣

泰山石刻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泰山石刻記一卷清孫星衍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丁未進士殿試一甲第二賜及第授編修散館改官歷刑部主事員外郎中山東兗沂曹濟道督糧道著有寰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岱南閣文稿問字堂文稿五松園文稿平津館文稿詩集多已著錄是編乃據魏稼孫舊藏稿本付印向無刊本孫氏著述向多自刊此獨未經刊行蓋其未定之稿也卷首有孫氏自記卷中記歷朝石刻自秦二世頌德文起迄清乾隆二十年重修泰山書院記止凡歷代帝王封禪摩崖紀功文人學士遊覽題記不論存佚並為登載每一石刻所在悉係以地名其有漫漶及重刻者皆一一注出並將名賢遺蹟如紅亭汶陽田孔子坡顏子崖等字碑之屬各為之考附於石刻之後焉自來記載歷代金石古刻者率以元為限其明以後石刻多從刪削相沿成例而據以為考史之

資無紀據其詳於遠而略於近者所未有是記獨變其例詳於明清於向之人所略無而獨為之加詳所見殊超乎諸家著錄之上即其所記宋元以前者校以最稱詳博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及其子之補遺雖繁簡互有詳略而是編所記頗有可補吳目之遺者至明清諸刻則向未見於著錄尤考證之所必資者也

雲臺金石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雲臺金石記一卷不著撰人惟末有江陰繆荃孫跋乃從雲臺山志金石門內錄出重加理董者其撰人姓名雖無可考而編中樹村林觀東巖壁記及祖無擇三言詩並引吳玉搢金石存又其樹村林觀東巖壁記後並謂謝啓昆廣西通志收入未見顯由以樹村林三字誤以觀名為州名可據以知其撰集之時尚在吳謝兩氏所撰金石存廣西通志之後也編中所記自秦迄金凡二十餘種其中秦始皇海上立石漢東海廟碑及碑陰雖其石久佚僅據古書采入而秦刻則楊大瓢鐵函齋書跋嘗言其弟初見漢碑則吳平齋亦曾搨本鉤刻並確有可徵餘則據石本採入亦悉有依據至所記開皇三年王謨題名則金石存訪碑錄諸書悉未著錄惟見於吳式芬金石彙編目分編補遺之中考其時則已在是編所記之後其見之著錄寔始自是編雖所記迄金而止元以後諸刻概屏

弗录而於海州一邑秦漢隋唐已佚見存之
古刻固已志者於編五嗇考證終跋語具撰
集出自名家洵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至聖林廟碑目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至聖林廟碑目六卷清孔昭薰孔憲庚同編昭
薰字琴南孔子七十一代孫憲庚字經之琴南
之姪也是編首有道光十八年孔子七十三代
孫慶鎔序末有孔子七十四代孫繁灝同時
跋卷中編列各碑首則尊君以林廟有清歷
代御製諸碑列於卷一次則尊祖以林廟之大
宗墓碑歷代宗派碑列爲卷二又次以漢以後
之林碑爲卷三以漢以後之廟碑爲卷四五六

始依金石之例以先後爲序其各碑紀年書體
及所在地並立碑書撰人之有姓名可紀者悉
著爲按闕里林廟諸碑闕里文獻考山左金
石志雖均著錄而闕里文獻考所錄則散見於
藝文志内未能兼輯無遺山左金石志所錄亦
僅至元而止自明以下咸闕未錄惟是編所列各
目則凡道光以十八年以前之碑悉於編入不
蔽爲詳備不惟可補闕里文獻考山左金石志
而書之遺漏其非林廟之碑諸書誤以爲在

林廟者如漢之竹葉碑實在楫氏樂圃金石萃編則謂已移入廟內其後相承沿誤已久者並百椽是編目中未列序中亦舉以勘正其誤也

攀古樓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攀古樓藏器目一卷清潘祖蔭撰祖蔭字伯寅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壬子進士殿試一甲第三賜及第授編修官南書房行走官至禮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諡文勤著有攀古樓彝器款識攀古樓漢石紀存已著錄名家藏器目江氏校王文敏公鈔錄之本刊入靈鶼閣叢書十有餘家獨於當時所藏最富之潘氏攀古樓所藏闕如考古者每以為憾是編乃山右高翰生手鈔之本其所鈔

名家藏器目為江氏所未刻者尚有李宗岱漢彝堂藏伯兮攀華閣許趙甫一鐘精舍及烏程龐氏歸安沈氏江蘇金氏諸家藏器目多種此則其中之一也計目載潘氏藏器鐘二十一鼎五十彝十八敦六十二卣五十九尊二十一爵五十二斝四觚一觶十四觚十七簋十八簠五鬲八甗九盉十一匜十三壺一十盤六匜一罍五鐘二豆觚鐃各一簋撇二奇器三皆三代彝器凡四百九十種目所載較以簠齋手寫冊目其藏器之數多幾倍之始知陳氏所藏彝稍最富

者乃兼陶石諸類言之若惟就三代彝器而論實以潘氏所藏為最多又按潘氏所藏最著名之孟鼎得之最晚今目載鼎類孟鼎已在其中雖不敢遽定此目一無遺漏蓋視江刻王錄諸目證以名書多有同異者當亦較為完備也

一鐘精舍藏器目傳鈔本

馮汝玠撰

一鐘精舍藏器目一卷清許延暄藏延暄字煦堂漢軍人官內務府員外郎是編亦山右高翰生鈔傳鈔名家所藏器目之一而江氏靈鶼閣叢書所刊名家藏器目中所無者也計其所藏鐘一鼎八彝七尊三觚一觶六爵五卣九敦七鬲二簠二盨二甗一罍二凡五十六器為數寥寥尚不及攀古樓藏器十分之二雖視簠齋愙齋所藏遠遜其美富視嘉蔭簃兩罍軒所藏亦未足抗衡而較之愛吾鼎齋梅花草堂石泉書屋諸家所藏固足相埒按許氏所藏據愙齋尺牘所記鐘鼎而外尚有古官印若干方並有穿帶印玉印諸品此目所錄特錄其所藏彝器一門耳高氏傳鈔此本之外別有王文敏公手寫許氏藏器目據其本與此目對勘王目所錄較此目所載者無善癸父癸觶車丑爵白多罍三器其魯伯念鬲魯士隥父簠亦較此目各少其一則止有五十一器少於此目五器然則名雖或異器則無殊其識

形解儀形齊儒和殿穀幅若器下而注偽器亦
彼此志同考許氏藏器者可據王氏手寫之目
與此互相參證也

和林金石考 煙畫東堂小品本 馮汝玠撰

和林金石考一卷清李文田撰文田字若農又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己未進士殿試一甲第三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官至侍郎和林即外蒙古賽音諾爾顏遊牧地其地古刻金石家從未訪獲亦從未見著錄光緒中始由俄人訪得之俄人拉特祿夫乃揭其影於蒙古圖誌中光緒十九年俄使喀拉居以其圖誌送譯署屬為譯之時嘉興沈乙盦在譯署為作闕特勤苾伽可汗九姓迴鶻三碑跋復之其刻始由圖誌而得見李氏乃據其所揭各刻而為是考並別采其文為和林金石錄以庚其傳焉其錄元和江氏曾刻於靈鶼閣叢書本中惟據拉氏圖誌盡錄其十六種之文而無考未附以李氏和林金石詩是編則所考苾伽可汗闕特勤九姓迴鶻三碑外但於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達魯花赤亦思馬因題名德政殘碑和林倉題名嶺北省和甯路和林倉題名三靈侯廟耆老題名別見

怯不華德政石刻記嶺北省右丞郎中揔管收糧記三皇廟碑三皇廟殘碑殘碣等題名加義塚記加以考訂餘悉從略其存文則概置弗錄不惟與和林金石錄但錄文而不加考者異即所題各刻之目亦與錄中標題多有不同乃知此考與錄彼重在文故嘗其全錄此重在考故惟擇其可考者考之彼此各有專屬書所附金石詩亦較江刻多題沙南獲本拓本四絕蓋亦刻書所據容氏金石書錄目列此考與錄併為一書其下注云煙

畫東堂小品作和林金石考又云二本略異小品本佳則誤合考與錄二者為一矣按和林金石各家所考沈乙盦三跋外止有盛昱闞特勤碑跋見其意園文略又有王頌蔚所跋一二種見其寫禮廎讀碑記惟李氏是編援據史地旁稽存書於其中可考之處加訂證則較之諸家所考最為賅備也

上谷訪碑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上谷訪碑記一卷清鄧嘉緝撰嘉緝字熙之江甯人同治癸酉優貢生著有扁善齋文存是編為常州趙惠府知易州時鄧作在其幕中記訪碑所記集中未收僅載於畿輔通志中此則由通志錄出刊行者也編中所訪古刻凡唐十種宋五種遼五種金二種元二十七種自唐迄元都三十九種其中僅墨記則據集古錄錄目錄入張茂貽功德碑則據金石錄錄入皆石已久佚其見存未佚為其訪獲者只三十七種而已按以成

書宿近捜緝宿有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載易州石刻不惟濟淵皇卧佛寺碑未經搜錄即唐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亦在遼編之中其遼金元三朝之刻則所遺更多此記各刻年月尺度行數字數雜詳所訪殊為未備惟於元皇建龍興觀碑之歲次丁巳因建碑為張柔書碑為蔡鈸援張柔傳蒙古太祖二十一年授千戶太宗時升為軍民萬戶乙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

冀兵馬征行事，憲宗甲寅年移鎮亳州，以證碑內張之結銜。據敬徵傳錄中與元好問同中金興定五年進士第，以證碑內敍之結銜，定為憲宗七年之丁巳。其附為未省年號，列之於蒙古之世，則考訂論斷，頗為確當也。

日本金石志 原草稿本

馮汝玠撰

日本金石志五卷，清傅雲龍撰。雲龍字懋元，浙江德清人，官兵部郎中，奉派遊歷日本、美利加、秘魯、巴西等國及英日屬地加納大等處，著有日本圖經，是編即從其日本圖經中抽印單行者也。一二兩卷即圖經之第三四卷，為金石文；三卷即圖經中之二十五卷，為印志、刀劍志；四五兩卷即圖經中之二十六七卷，為金石年表。其金石文分為二編，一編以其國器古金石著年代可稽、文字可錄者，傳國神器三種，天璽瑞寶十種，冠於編首，其後從伊豫道後碑起，錄至長福寺鐘款止，其時當中國之隋至五代；二編從大重寺院碑起，錄至獻福寺鐘款止，其時當中國之北宋至明末，附以雜錄，附錄以補其遺。其印志首冠漢妣委奴倭王玉印，次以御璽，又次為官私諸印；其刀劍志分原刀、原劍、款識、形制為四篇，皆記其國歷代諸地製造之器。器舉其形，而於款識則兩記，精詳。其年表分上下二表，

上表起垂仁天皇元年迄弘安二年為中國漢建
武二年至宋祥興二年下表起弘安四年迄長
慶十九年為中國元至元十八年至明萬曆四
十二年凡其國之金石有文字者其目悉具焉
綜其所錄多至四千八百餘種其中有年代可
紀則有八百九十餘種其文已見於名家載記者
不過數種餘則悉未經著錄其目已見於西田
直養所撰日本金石年表者亦止從推古四年
至長慶十九年五百餘種餘亦悉為其所遺漏

考日本全國金石之文與目者蓋未有詳於
是編者矣

鐵雲藏龜拾遺附考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鐵雲藏龜拾遺附考釋一卷葉玉森輯撰玉森
字葓漁又字洪之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墟書契
前編集釋殷契鉤沈說契研契枝譚皆研
考殷墟契文之作已著錄是編所輯乃就所獲
劉氏鐵雲舊藏之甲骨選其中為劉氏藏龜
及羅氏鐵雲藏龜之餘所未錄者都二百四
十葉序以補兩書之遺並附其考釋於後以昔
持其所見其文字皆與劉羅兩氏輯錄所不同者互與

藏龜及藏龜之餘互相參考其考釋逐片逐
設釋其文字復加以詮解亦多許家考釋所未及
可為研討甲骨文字之資至其所考殷人祭先
於祭以所名之日外又舉出丁日祭丑庚癸日祭
高妣丙乙日祭妣庚辛日祭丑庚壬日祭丑癸
丁日庚日祭丑辛諸文為其變例以明其祭不
盡祭於所名之日可補王觀堂卒以所名之日
祭之之說所考乙丙丁諸字於其加匚加口外
又有加冂之示字謂其不但為標識亦所以示

敢義於許字加冂加匚之例亦特書而昔明其
考后字卜辭係爲祠乃司之反書即司字證
明堯典汝后稷之后字當爲司乃汝司稷尤
可援以訂正鄭玄王充劉向許家偁汝后稷俞
樾王先謙遂據以定后爲居之訛其誤胡訂
正皆足與羅叔言王觀堂之考釋甲骨文字
並存其說以備稽考也

說契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說契一卷葉玉森撰玉森字葓漁又字儀之江
蘇丹徒人著有殷墟書契前編集釋殷契鉤
沉研契枝譚鐵雲藏龜拾遺考釋諸書已
著錄是編專舉契文單字說解每一字悉
先臚列其不同之體而後繫之以說所說都八
十三字其體例大概與吳窓齋字說之說金文
相似按三代以前文字契文金文其字未見於許
氏說文解字者居多金文字體雖多爲許書
所無而字體既與籀書壁經接近銘文亦首尾
辭句完整就其字體相並之形聲銘文相屬
之文義求之更以許書中籀古之體爲之旁證
尚可十識八九契文則辭極簡古字體偏旁亦
多爲籀古各體所無能求之於形聲文義二者
之間而識爲某某字者絕少惟與金文及許書籀
古之體相近者證以金文許書可以確其定其
字餘則人執一說等於鑿空矣是編所說諸字
雖於可識之字據其臚列之體得尋其演變

之迹而於不可識之字定為某某者則穿鑿附會者多確切不移者少殊未足與愙齋字說相提並論但契文簡古本難辨非能經考證不能信而有徵原非一人一處之考索即能確定其說而是者可因之觸類而通其說而非者亦可因之更求其是綜其說以考索契文正未始非他山之助也

虛舟題跋　北平館刻本

馮汝玠撰

虛舟題跋十卷題跋原三卷清王澍撰澍字若霖又字篛林金壇人康熙壬辰翰林著有淳化祕閣法帖考正竹雲題跋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辛卯桐鄉馮浩序後有乾隆五十三年陳焯及乾隆庚寅楊逢兩序題跋原前有乾隆二十九年朱庭應序後有楊逢跋按楊氏兩跋所述其前刻之題跋原缺首三卷乃其原書卷四至卷十三之十卷其後刻之題跋原即其前刻所缺之一二三卷故其前刻之十卷其目次一至十下所注原卷之次即自四至十而止其後刻之三卷其目次則仍原卷一至三之舊前後兩刻其原次正復如此銜接也卷中各跋持與竹雲題跋互校其前刻十卷中與竹雲題跋文無同異者則僅存其目與竹雲題跋文有同異者則仍錄其文其一跋之中而各段彼此有同有不同者則刪其同而錄其異其後刻三卷則悉為竹雲題跋所無矣其所題各跋大抵從其臨池親驗中來

故閩於許騭者多然於詛楚之文謂懷王立張儀
始相秦而無辭構怨於楚此詛正爲懷王於魯
相韓勑孔廟碑謂漢繁陽令碑陰有程
勑漢人名勑者不獨韓勑於其碑陰題名以
瑕丘屬山陽郡謂元臺亦當是山陽屬地所地
永少人多不能不書故總而計之曰瑕丘九百元臺
五百於鄧騭討羌簡書二年之文與紀永初元年
夏羌畔遣鄧騭討之二年始召還合謂騭本
傳稱元年召還爲誤當以簡爲正亦頗有所考

證非徒事評騭惟尚空談者比特所書題跋不
專以考證擅長而已

秦漢瓦當圖　陳氏寶扶盦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圖一卷清畢沅撰沅字纕蘅一字
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江蘇鎮洋人乾隆十八
年舉人二十五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一賜及第
授翰林院修撰歷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
世襲輕車都尉賞穿黃馬褂卒贈太子太保
著有靈巖山人詩文集因本畢氏選其所藏
諸瓦拓墨以裝屏風者是編遂據其搨本
墨蹟摹以付梓前有翁方綱篆書題簽後

爲乾隆辛亥畢氏隸書跋中依各瓦原形摹
其文字每一瓦下並名摹畢氏手書之贊於其
下凡圖瓦四十種較之程敦秦漢瓦當文字所
之圖之數雖不及其多而一種一文無一重複之
品雜於其中視程氏之以同文之瓦悉行摹入者
選擇殊精其每瓦之下又係繫一贊雖不加詳
考而所繫之贊悉據史志及三輔黃圖諸書
閱於秦漢瓦當之宮殿臺觀官舍者融會其
詞中以此贊代考雖挽其要亦視諸家所考累

牘連篇者言約而意賅至其所題詩跋亦為瓦秦漢瓦當權輿於壁瑞於瓦之有當推其製作之原命名之義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而為詮釋瓦當之確解也

題嵩洛訪碑圖記 烟畫東堂小品本

馮汝玠撰

題嵩洛訪碑圖記一卷清翁方綱題方綱字覃溪又字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翰林官至鴻臚寺卿加二品銜是編為題黃小松嵩洛訪碑二十四圖之作每圖題皆先錄黃記於前而錄其所題於後末則附以總跋按黃小松原圖寫本展轉流傳藏度歸之淮氏已無從尋其端緒即林氏石廬金石書志亦稱吳窓齋臨本寫之本考古家亦多未寓目即名圖後黃記原文向無刊本

亦不能如其嵩洛訪碑日記人人得而讀之幸有翁氏此題錄其原記核與訪碑日記互校彼則詳於訪碑之月日此則詳得碑之始末圖記與日記互有詳略不惟可據此記之詳以補彼記之略即其原寫開元寺等慈寺轘轅少林寺少室闕嵩陽書院開母廟闕中嶽廟石淙奇會善寺嵩嶽寺緱山小石山房平等寺白馬寺大覺寺龍門老君洞伊闕奉先寺香山芒山太行秋色晉碑諸圖亦可藉此題所錄原文因而想像至翁

所題雖僅屬題畫之作無所考證而与原記所錄亦足以相發明考嵩洛古刻者不可不與嵩洛訪碑日記同讀也

畿輔碑目　河北博物院鉛印本　馮汝玠撰

畿輔碑目二卷待訪目二卷清樊彬輯彬字質夫號文卿直隸天津人廩生國史館謄錄官冀州州判遷湖北蘄水鍾祥縣丞權知遠安建始二縣者有年有間青閣詩文集津門小令諸書是編首錄天津新志樊氏傳並樊氏自序及咸豐庚申莫友芝序朱肯姚彤章兩跋碑目上卷起周迄唐下卷起五代迄元計碑刻一千五十餘百數十餘種每種標目悉之下悉列年月書撰人姓名及所在地皆其見聞所及之碑刻見存碑刻其自漢迄元舊籍所記世鮮傳本者則悉列於待訪目中以別於見存碑刻之目爲按金石分地之著乾嘉而後分郡分縣者無慮數十家類皆限于一隅至其詳略其分省者之著則惟畢秋帆之於中州關中阮文達之於山左兩浙翁覃溪之於粵東劉燕庭之於蜀中搜羅足稱宏富孫淵如之京畿金石考則不免漏略未足與畢阮翁劉諸家比矣是編輯錄多至千數百種其於

房山諸洞唐遼以來刻經，經名石數所記尤為詳備。不惟搜羅之富，駕乎孫考之上，即譚君備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其中所錄畿輔古刻，亦不及是目之詳。葉序謂其於畿輔古刻蒐羅溢於孫考，為畢阮翁劉之總；其抉摘考訂以開廣末學，潤色前善，尤為當世不可少之書。洵是目之定評也。

莆陽金石初編　福州原刻本　馮汝玠撰

莆陽金石初編二卷，清劉尚文撰。尚文字繪齋，福建興化人。卷首有光緒癸巳謝章鋌、光緒丁酉傅以禮、光緒二十五年陳榮仁諸序。卷中所輯碑刻，上卷自薛廷瑋墓誌至林儒人墓誌，凡十四種；下卷自返射橋碣至蔡時亨墓誌，凡十二種；附卷宋元石刻，末唐刻黃滔殘石，皆莆田一邑之古刻。每種皆先錄其文，後附以跋。跋惟林儒人墓誌一跋為傅以禮作，餘悉為劉氏所撰。跋於各刻皆有考證，而於劉偉甫墓誌因偉甫為其遠祖，於孟氏墓誌因孟氏為其遠祖側室，於方大琮墓誌、薦福院方氏祠堂記、陳煒墓誌皆為其遠祖克莊所撰，證以史傳，參以劉文定文集，考證尤為詳覈。按全閩金石著錄向無專書，其專考一邑一地者，郭柏蒼劉永松烏石山石刻記、劉喜海蒼玉洞題名外，只有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於閩中古刻分邑臚列，可得而索，而所列莆邑碑刻亦只列唐黃滔靈岩寺銘、宋徽宗玉神霄玉

清觀碑朱文公蒼野題名三種其餘各刻悉未錄入是編則搜輯多至千餘種其吳所錄三種目以外之碑刻從未經前人著錄於蘭邑古刻所輯蓋無遺漏核其搜輯考證並臻詳備不惟與烏石山石刻記蒼玉洞題名考閩中一地邑一地之金石者堪相具並且與武氏之安陽偃師熊氏之濬縣諸金石錄可以相亞也

石鼓文考證 湫漻齋稿書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考證一卷清吳廣霈撰廣霈字翰濤又字劍隱自號劍華道人安徽涇縣人官江蘇候補道歷充使日隨員秘魯副領事駐日使館參贊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官書局協參議著有清說文診通記劍華堂詩集是編卷首有光緒乙巳吳氏自序及江浦東洙序卷中各鼓考證係因得沈韵初所藏石鼓舊拓復又得精拓於都中較沈本字殘畫並存第九鼓者亦沈潸首二行

因李係李梅庵所藏明拓本參以各本互勘而成其所考證於第一鼓避車既工之工字謂即籀文巫之變體避車既[illegible]猶之猶字謂即好字左右爲置於第二鼓瀟有萬由謂係三字爲楊萬即鯀鯀字鯀既从沙省聲與又有其一筆皆就之書論對不同穿鑿於第三鼓四車孔安之安字謂女旁多一豎畫並非石花泐痕金文多有同者漢隸亦有之於第九鼓丙申之申下一字謂細審作駟皆就原石辨析亦頗精數[illegible]與

各家考釋互資參證，惟於第三鼓吳大澂謂大
上實作白，驗之原石，白中之畫似丶又似乙，確不
作橫。於第四鼓射之弜弜，謂弜字即貓之弜，
旗驗之原石，證以隱軒重重刻、張芑堂所摹
天一閣北宋本，其矢旁確作ㄓ，並不从止从大。作
失於第八鼓樹下吾字，謂即吾字，驗之原石
亦下確作曰，薛尚从口，則皆未足為據。似當參
考隱軒所摹范本與許容石鼓、石鼓文鈔白中
从乙之說，與原石互相勘證也。

鬱華閣藏器目　高翰生藏傳鈔本　馮汝玠撰

鬱華閣藏器目不分卷，清盛昱藏。盛昱字伯
羲，肅武親王豪格七世孫。同治庚午舉人，光緒丁丑進士，
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國子
監祭酒，充山東鄉試正考官。著有意園文集、
鬱華閣遺集。是目為山左高翰生傳鈔名家
藏器目之一，向無刊本。其所藏器計鼎九、彝二、
敦七、卣二、爵二、尊二、觚二、觶二、壺二、盉一、簋一、鬲
四、斝一、盤四、盂一、甗一，凡四十三器。按鬱華閣
藏器遠遜簠齋、愙齋、攀古樓諸家，收藏
之富不過與愛吾鼎齋、石泉書屋兩家所藏
相埒，而一時南北無不稱之者，則以其所藏齊
侯鼎、齊侯敦、齊侯甗、齊侯盂四器同時出土，
而又同與吳平齋所藏齊侯兩壺可相頡頏，
頏遂著名一時。故吳平齋所藏不過廿餘器，
而以藏有齊侯兩壺馳名；伯羲所藏不過罕，
伯羲亦以所藏有齊侯鼎、敦、甗、盂四器馳名於
北。惟平齋兩壺銘器並真，毫無可疑，伯羲四

器則據所聞四器之中出土時原有款識者惟二兩器其他兩器之銘乃依原銘仿刻當時頗有異議尚待詳考雖此目所列未如王文敏傳鈔兩罍軒木庵諸家藏目之例註明偽刻而據是目以考樹附華閣藏器者要不可不知也

國朝金文著錄表校勘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國朝金文著錄表校勘記一卷鮑鼎撰鼎字扶九江蘇丹徒人著有矢彝考釋質疑是編卷首有辛未鮑氏自序卷中依原表各闌逐器校勘後以表注某字而集古遺文未著錄者三百六十器表注鄴字而夢鄴草堂吉金圖未著錄者四十八器分類列為附之於末而以校勘之補遺殿於卷尾為按王氏原表其本有二雪堂叢刻本為王氏原表一王忠慤公遺書本為羅非言就王氏原表增訂之表是記則據王氏原本與羅氏增訂本互勘因其中有當改者大端有六乃於當改之六大端中檢其前後發見真偽待考及相混之名應別而不別舊釋之誤應改而不改銘中有兼著之字不應刪而刪蒙有可攷之體不應改而改者悉據原器款識各家著錄依原表類次逐器逐條於原表應補應刪應改正之處一一為之校正分別詳註明原表某某闌内應補刪改正為某某並校其誤記橫數於各類

之後凡原表中不能分晰易滋淆惑使人不知其異何在及莫名何器者據其所記與王羅兩本互證無不可一目了然不惟原表賴史(?)補其糾正即於前清及各家著錄之金文據其補刪改正從而檢尋亦可免於訛舛矣

殷契枝譚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殷契枝譚一卷葉玉森撰玉森字洪漁又字保之江蘇丹徒人著有殷虛書契前編集釋鐵雲藏龜拾遺考釋說契殷契鉤沉諸書已著錄是編專考釋殷契又考殷商一代字故名從其類而為之說並詳論夏冬龍飛等字而以未能決定者概為存疑以附於末其體例大致與羅氏殷虛書契考釋分類考釋者相同其分類為方國為漁獵為農林為古兵為古刑為官制為征伐循行為馬政為田狩為祭名為用牲之數為帝方□方為□年受年為彝雩妓奴為告執為祭神用矛斧為名謚用干支為□□□為侯伯族為妻妾為髮形為風疾凡二十三類較羅氏考釋僅分帝王都邑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八類者為詳其所考國邑者孟有土有苦有獻有登有弓有戊有射者崔有狼有虎有馬有多馬有羴有羊有羊苗官名有衛有囿有圃正有獸正有田正有中人有

左右中人有常官寮有牛正有客正有星乘馬政種類之別有駒有騧有并騂有左馬年齒之別有騮有小騮有騶子祭名有月彤有月靈有月祿有月哉有月咸有月又羅畢種種尤多考釋之所未及羅氏於奇古不能盡識之契文一一爬梳釐剔為之分門別類述為考釋向已推為絕作是編竟能徵諸契文於羅氏所考之外增益若干條供人研索視羅氏之作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考殷商一代之掌故者考釋而後當又推是編矣。

古金待問錄 清知不足齋刊本

馮汝玠撰

古金待問錄五卷附補遺，清朱楓撰。楓字近漪，浙江錢塘人，著有雍州金石記、秦漢瓦當圖記諸書。是編圖記係因得封史所貽古幣而作。卷首冠乾隆己丑朱氏自序。卷一列太昊幣六品、葛天幣一品、神農幣二品、黃帝貨四品；卷二列少昊金一品、當金貨一品、五二金一品、高陽金十三品；卷三列三代以上幣五十五品（卷四列古刀二十五品）、所墨貨一品、太公刀一品；卷五為餘錄，末附三代以上幣十二品為補遺。品名為圖計所圖都一百一十六品，皆三代前刀幣之屬，其秦漢以下歷代泉幣概弗與焉。核其卷中所圖刀幣，惟以尋常所見入錄，至奇特之品可據人見聞所當詮釋，惟以踏史所說為據，亦無發明之處可資人參考。雖所收悉屬真品，無贗偽者雜廁其間，不似畫圖泉布統志以後人所造唐宋偽鈔矣，歷朝真泉並列，漫無鑒別，而第限於習見，圓於舊說，較之古今錢略、古泉幣圖說、吉金所見錄、貨布文字考

錢志新編古泉滙續古泉滙諸書或富於搜羅或詳於考訂或博於徵引各有所長者殊未足並相提並論也

江甯金石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江甯金石記八卷清嚴觀撰觀字子進江甯人嚴長明之長子所著有湖北金石詩及所輯江甯金石待訪目均已著錄是編首冠錢大昕章學誠兩序及錢大昕手札一通並張敦仁手書識語次為目錄次為凡例七則次錄江郡甯一郡七縣之金石一至七卷為自秦迄元之碑銘題記八卷則惟詩詞古刻都百有餘種每種皆先錄其文後附考證其題名刻志以類為

題者類有題無則以首行入考證內其書撰人名立碑年月則概敘於後並依潘氏金石例之例以分書行楷為題額以篆字為篆額核其所錄其中多為先指所未見者頗多如黃履金陵雜詠僧晉莊辟支塔及永順捨田等記宋人詩題名皆足以補焦竑京學志盛時泰棲霞牛首祈澤笪重光茅山諸志之遺資人考證殊非就羣書鈔綴者比惟採石無地名之齊梁鏡銘入錄以之有數則與其待訪目以大泉五百

大泉當千者建四銖五銖當兩小泉直一諸泉屬之江寧同寫至凡例所稱是編非現存者不錄今考其卷中芳山紫陽觀元靜先生碑跋謂碑毀於嘉靖甲寅之後搨本近稱難得余家所藏乃顧東橋故物是於目睹手搨之外搨存而石亡者亦在所錄之列意不專以見存之石為斷其所謂非見存不錄者乃從其多數言之讀是編亦宜分別觀之勿惟以凡例為據也

九曜石考 石洲草堂本 馮汝玠撰

九曜石考二卷清翁方綱撰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翰林官至鴻臚寺卿加二品卿銜按九曜石為南漢劉龑罰罪人移自太湖及三江者其石有九八在學署一在藩署以學署地址舊為九曜坊故石以九曜名自宋迄清代有題記刻於其上其尤著者則為米元章詩向之記載其歷代題記僅散見於諸書之中專輯其刻錄而考之則始於翁氏是編上卷錄宋元明清諸刻二十八種並以翁氏所重摹米元章題及其所書愛蓮說甲申題名藥洲拜石五種附之於後悉依原式縮摹下卷輯諸書所記關於九曜石各條並附翁題九曜石諸詩二十首凡題石諸刻與夫記石諸說無不悉著於編惟於米元章詩棲剝未獲直至道光中烏程周之孚客學使幕截樹去根剔而出之始流暴於世考九曜石諸刻者宜以周氏所錄與翁氏是編合考方無遺漏之憾厥周氏

之錄雖較是編增多米詩，而其所刪僅其文，及記某題在某石某部位，殊不若是編於宋後諸刻，悉摹其字於譜，書所記，志錄其文，可據以識其款式，知其始末。兩書相較，仍當以是優。正未可以周錄載有米詩，僅視翁氏是編為考九曜諸刻之嚆矢也。

古泉彙考 原稿清本

馮汝玠撰

古泉彙考八卷，清翁樹培撰。樹培字申之，又字宜泉，順天大興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五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刑部主事，擢貴州司郎中。是編向藏劉燕庭家，經其校錄者，是其未定之稿本。此則卷首大興翁樹培著一行，後復列葉志詵、募篆張穆、何秋濤覆審，乃其欲刻未果之定本。編中首列翁氏自序，上下其卷數分為八則。卷一記上古商周之泉，卷二記秦漢之泉，附以新莽，卷三記晉至隋之泉，卷四記唐迄五代之泉，卷五記兩宋之泉，附以偽齊，卷六記遼金迄明之泉，卷七記及外國及不知年代之泉，卷八記撒帳吉語厭勝之泉，附以打馬格錢。各卷所記各泉，悉先錄泉文，次徵引各書記載，及其考證，間加按語於後。見與其所集古泉彙拓，並為燕庭亦大興學所得，以是編與其古泉彙拓互勘，各泉原拓悉具於古泉彙中，乃知是致係與古泉彙相輔而行，故彼書

圖而無說此則有說而無圖揭所集古泉彙拓
已多散失零落不全惟此考僅存耳考於古
泉博引旁徵於無書不錄在當時咸推為
賅備李佐賢鮑子年之古泉匯續古泉匯其所
考證均得力於是編者居多故古泉匯錄其泉
說半惟則於卷首而觀古閣叢說并錄其
論而泥之制正李氏謂其有說無圖闕而不錄
了並則但見宋考草稿而未見其所集古泉彙
拓鮑氏謂其錯落極多並有信手所記未經刪
定者則但見宋考草稿而未見此欲刻未果
之清本也

金石錄札記　結一廬叢書本　偏汝玠撰

金石錄札記一卷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筱珊江
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蜀
石經校記江西金石目遼金石存目金石錄今存
目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均已著錄按趙氏金石
一書嘉興馮研祥所藏宋刻十卷外前有雅
雨堂刊本三長物齋刊本近有結一廬所刊
津逮秘書鈔而未刻前有劉跋趙明誠兩序
後有李易安後序劉禧趙不譾明葉仲盛歸
有光諸跋之本卷中漢字名本皆所不免繆
氏因見津逮原鈔未刻底本其中跳行空格
均據宋刻乃借章碩卿所藏校宋十卷本
與其自藏明鈔校本及其他名本校而成此
札記以津逮原鈔本為主而以校宋十卷本
明鈔本錢穀鈔本及其他名本並旁以群
錄隸釋隸續及其錄中所刻之尚存者為證
凡與津逮原鈔本不同處悉一一注之於下而
合名本以是正之其所是正雖未必盡復宋刻

之舊觀，而所據津逮本係據宋刻鈔寫，所
据校宋十卷本亦係從宋本校錄，所所證之
碑錄、隸釋、隸續諸書亦均係宋人著錄，其於
宋本全刻之舊，蓋已十具八九，世傳趙錄宋本
十卷之外，三長物齋刊本固無足論，即雅雨堂、結一
廬兩刊本亦若有誤，要未足以稱完善，繆氏
此記合各本以參校，可見有其長而無其誤，較
之雅雨、結一兩本皆優，據以勘讀趙錄，直可
作宋刻善本觀也。

江西金石目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江西金石目一卷，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蘇
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所著藝風
堂金石文字目、蜀石經校記、金石錄札記、遼金石
存目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無序，惟卷末有顧燮
光一跋，據跋所述，是目本其所輯金目石分地
編目之二十二卷，以繆氏故後全稿未刊，乃將
其錄存之是卷付之手民。編中所輯各目，分縣
臚列，每一目下所注書撰題額人姓名及其年
月外，間有注孫錄、趙補錄及攈古考作某年者，
似據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寰宇訪碑續錄、吳
氏攈古錄輯其中所錄之全江西金石彙錄而
成，而編中所列廬山紹興題名，則又為諸書所
無，蓋就其所藏金石文字與訪碑錄、訪碑續
錄、攈古錄諸書而合而輯之者也。顧跋謂其
所輯各目間有疏漏，今以是編與君為詳循之
吳氏金石彙錄多編互校，其為吳目所有而為
是編所無者不一而足，其所遺者甚多，殊不止

閒有疏漏，並其所列上饒縣之江銘張敦題名、徐說徐君忠詩、德化縣之宗圓寺牒刻，均為金石彙目分編之所未錄，亦頗可據。是目以補其遺，足亦考江西金石者可備參考之書也。

集古求真　原稿寫本　馮汝玠撰

集古求真十五卷續編十一卷補正四冊附語石校勘記　歐陽輔撰。輔字崇丞，江西泰和人。是編為緒言目錄，共卷為餘論，卷一至十三，分考碑帖，為小楷、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叢帖為七類，各依時代之先後，每一碑帖志彙集眾說，附以所論。續編首列緒言目錄，一如前編之例，卷一至八，則分類止於篆書而無叢帖，其餘論則列於卷九，而增古碑選及金石書目選列于卷十，以為之殿。兩編之後，所附補正則專補前十三卷一作其續編之十卷，不與焉。校勘記則純為葉氏語石而作，附刊於本書者也。是編作為學書而設，故以真楷行草隸篆諸書分體為類，一變前人著錄之例，而書法不佳者漫泐難讀者悉不錄，以存真為主，故偽託者不錄，而偽託而為人所診者始錄而辨之。其於石刻之筆畫、字中之事實、紙墨之新舊、捐手之工拙，所採眾說所附己見，亦惟以辨偽為宗

旨將其求真之名全書於各家著錄考證題跋碑帖之外別樹一幟獨嚴於真偽之辨不惟學書者得所抉擇即考古者亦可資以考訂惟於表安枎楊府君劉韜唐宣劉懷民諸碑誌及兩魏元氏諸志表疑其偽並於考定之金石各家公認之魏正始三體尚書春秋亦列於存疑而不敢遽斷但信舊世之古刻而疑出土之新石所見未免失之偏執也

衡齋藏見古玉圖　原稿本

衡齋藏見古玉圖二冊不分卷黃濬輯濬字伯川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輯有鄴中片羽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古鉨集林古佛留真衡齋吉金識小錄衡齋藏印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甲戌北平孫壯序編分上下二冊冊各五十葉每葉一圖間有一葉而具二圖者凡圖古玉一百有奇其玉有璧有璜有琮有琫有鉤扶有玦有劍室飾有鳩杖首有人有獸有鹿有馬有魚有龜有燕有蟬有圓印有地券其圓印地券外多出於安陽古殷墟大都三代以前之古玉也古玉圖有專書始自宋龍大淵撰其書偽託人依三禮考古博古諸圖託名偽作不足為據其後朱德潤古玉圖雖非偽託又嫌簡陋至瞿木夫吳大澂古玉圖雖較朱為詳而詳於說器於圖亦嫌其於古玉制度無從考見惟憲齋與齋兩家圖錄圖說並詳始足以資考證並其圖出自鉤摹究與原器形式制作猶有

一間之隔是編於所藏所見之玉擇其尤精至美之品用影法於珂羅版影印器既多往著所未窺圖更無絲毫之或不爽古玉之圖朱瞿而後至黃氏是編蓋歎觀止矣

樂石齋古今甎文　原輯拓本　馮汝玠撰

樂石齋古今甎文六冊不分卷亦不著輯者姓名惟書衣所粘刊簽題曰樂石齋古今甎文而已冊中所輯古今名甎凡百數十餘種其著朝代者有晉有梁有南漢之漢有宋有明其年號者有西漢後元元壽東漢元和永嘉永嘉建寧熹平中平建安蜀漢延熙晉咸寧元康太寧咸康永和升平興寧寧康隆安義熙齊永明梁天監普通隋開皇仁壽唐至德宋景祐端平寶祐嘉定元大德明洪武其著地名者有南海寧越東官樂安新會諸郡德慶肇慶諸府廣州新州諸州循陽新會增城保昌始興者及四會諸縣於歷朝古甓則多有其字於各地古甓則廣為最多其中西漢之後元元壽南漢之大有及南漢宮人素馨明君等甎尤為罕覯之品西漢古刻見於著錄者寥寥無幾南漢時刻唯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采二十餘種此外亦不多見此冊所輯後元元壽大有

隸叢明堂詩款皆考古家所不經見頗可補西漢南漢之文字雖視陸氏千甓亭所采不及其十之二而視孫氏所輯之温州百甓呂氏所輯之四明百甓惟限於一隅者固過之而無不及惜錄其書而無從考其人為可憾也

泉布統志 原刻本

泉布統志九卷清孟麟撰麟字逸園浙江又號逸園山人浙江會稽人是編卷首之後列為九卷而別以歷代泉圖纓絡連珠遺典述漢世鑑盈虚十六字統其卷以卷首屬歷字以卷一屬代泉圖三字以卷二附屬於圖字以卷三分屬纓絡二字以卷四屬連珠二字以卷五屬遺典二字以卷六屬述漢鑑三字以卷七八九分屬世盈虚三字卷首雜列律例序文小影泉誌諸說諸詠卷次總目鈔目詩說總目卷一至九列西周迄於有清刀布泉鈔末以玉磁銅並為附卷各卷所列泉布之後並各雜引種種詩文以附之不惟全書淩亂無章即其分卷既分卷為九又別統以十六字亦毫無條理自有泉幣圖志以來未有若孟氏是編之陋者淩曙蘚好堂金石目謂其所收寶鈔自唐止明共得二百四十餘所選刻七十餘所尚足以資考證今考其所選諸鈔唐鈔曰吏部奉勑所造

曰禮部奉旨印造、曰閣部奉旨印造、宋鈔曰戶部奉旨印造、悉與元明諸鈔詞語若出一轍、而唐鈔曰閣部印造、尤堪發喙、不待澄以近時出土鈔板證之、即其款式其為偽作、凌氏竟稱其所選諸鈔足資考證、未免失於考覈、惟謂其引據頗陋、題詠亦殊蕪雜、則所論于是編、尚為篤論也、

吉金志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吉金志存四卷、清李光庭撰、光庭字樸園、別號甕齋老人、順天寶坻人、卷首爲題詞及目、卷末有其咸豐己未書後、卷一圜古幣、尖首幣、齊之幣、大幣、十布、貨布、錯幣、齊刀之屬、卷二圜尖首刀、莒刀、圜首刀、金錯刀、契刀、圜錢、歷代國號錢、外國錢之屬、卷三圖吉語厭勝錢、馬錢、異品錢、錢范、錢牌、及鼎彝卣尊之屬、卷四圖鐘鼓、錞鐸、車飾、馬鈴、劍盾、戟戈、古鏡、古印之屬、而以漢瓦、漢甎、諸硯附焉、全書所錄、以泉幣刀布爲主、故十居七八、其彝器以次諸器不過附屬之品、至瓦甎諸硯則又附屬中之附屬品也、綜其所圖泉幣刀布等非習見之品、鼎彝諸器則不惟不精、且多贋作、惟卷末所附河間獻王君子館甎之甎硯、爲劉寬夫所贈、尚屬當時罕見之品、而摹所摹字體、又復失真、全書之中、幾於一無可取、視張氏金石契、鮑氏金石屑、馮氏金石索、諸書皆未可同日而語

容氏金石書錄目列其書於附庸之中謂其圖說不精說亦簡陋洵為書之定評非故為苛論也

閩中金石志　希古樓刻本　馮汝玠撰

閩中金石志十四卷清馮登府撰登府字雲伯又字柳東浙江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石經補考石經閣金石跋尾文金石綜例浙江磚錄諸書多已著錄閩中金石著錄之書劉燕庭蒼玉洞人題名郭柏蒼刻永松烏石山石刻志刻尚文莆陽金石初編類皆限於一地一邑考古者每病其不足以盡全閩古刻其陳棨仁之閩中金石略雖繆藝風藏書續記稱其搜羅宏富而書未刊行考古者又苦於無從徵考惟馮氏此作可據以考全閩金石繆氏藏書續記於陳氏閩中金石略跋中止稱一冊蓋未見足編十四卷全帙也是編卷首有丙寅九月劉承幹付刻時序卷中所記閩中古刻惟以年代先後為次不分郡邑亦不分存佚其佚其於存文亦或不錄或不錄似尚待修定之稿劉氏謂此書定名金石志而金文不及石文之百一且金文之屬閩中而今存者僅閩王延翰鐵香

鐘銘、宋集慶寺鐵井欄及閩開元永隆大德三
錢而已若觀井鐘雖藏汀州伊氏而初非閩物他
若與寺唐鐘宋之銅牌鐵券等僅據輿地碑
目、三山志、名勝志、閩書載其名且與吳宋碑全
為識語真贋尚不可知何必逕題石刻而附載
閩鐘宋井之為得乎此名稱之未安也又謂此書
存佚並載雜糅不分宜將石刻之存者為正編佚
者為附錄此體例之未臻妥善也又謂閩中碑版
今存者若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碑神道碑建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淳熙六年文公書撰南軒先生篆額石在甌甯
又延康殿學士曹輔墓誌建於建炎二年楊
時撰陳淵書石在沙縣雖存否今不可知並非
言考未藏有拓本而不此錄均不載又鼓山烏
石山武夷等山題名甚多編中亦不免遺漏此
蒐集之采未甚完備也茲舉三端陋中其失並
於金閩金石搜集編錄萃於一編究非專考一地
一邑之金石者所可同日而語惜無從與陳氏金
石略一較其得失也

獨笑齋金石考略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獨笑齋金石考略四卷清鄭業斅撰業斅字
君覺湖南長沙人著有獨笑齋金石文考已著
錄是編本其初稿其金石文考即由此增損而成
然於金文石文各自為卷金文考專為三代兩漢
銅器之考款識之考釋石文考專為兩漢碑刻之
考釋是編則散氏銅盤一器外悉考志為石刻
自石鼓起至元智妻墓誌止不專限於兩漢其編
中考釋兩漢諸刻之文校以文考雖詳略不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金石

其詳贍而於石鼓謂猾作猾即詩兹驕從兩肩
之肩又作豜詩鈦豜于公毛兩鼓作猏又謂鰋即
戎即鯆字其作鯾者亦猶漁作㶖雷作靁又謂
吳通作虞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作不虞
不驁魯頌不吳不揚衡方碑作不虞不揚皆吳
虞通用確證其釋詩字皆極精確於劉平國
碑謂在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光
緒年湘陰左公既定新疆有軍士過其地見
石壁有殘字張朗齋節帥聞而使人拓之得可

識者數十字，知為漢刻，並詳錄祀補華原跋於
後。其汞記刻石地址、得碑事實、拘轄新疆諸古
錄，為詳於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謂仲璇為李順
族子，魏書附見順傳，當之即王弇州史不之載之
失。其考釋皆互與文考而書互校（並傳而書），雖名曰識，
當者形長，要皆未可偏廢也。

湘城訪古錄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湘城訪古錄一卷，清陳運溶撰。運溶字芸畦，湖
南善化人。著湘城訪古錄十七卷，此即其錄中第
十七卷碑碣類，顧氏因其專屬於金石，擇而刊之
於其金石叢書之中者也。卷中所錄金石古刻，為
禹碑、唐道林寺碑、唐麓山寺碑、麓山寺碑陰、
唐沈傳師嶽麓寺詩刻石刻、唐長沙高士墓
誌、宋儀料合碑、宋錢佛寺塔內鐵柱文、宋米芾麓山
寺米黻碑側題名、宋程時等麓山寺碑陰題
名、宋曾忠等麓山寺碑側題名、宋王仁甫麓山
寺碑陰題名、宋沈時等麓山寺碑陰題名、宋王
審等麓山寺碑側題名、元畢金等麓山寺碑
陰題名、元集賢學士麓山寺碑側題名、元天臨
路先賢祠記碑、明劉福讀禹碑歌石刻、明郭
登庸麓山寺碑名氏，凡十八種。其中禹碑而外，各刻志
錄原文，其各刻後繳列古今諸家之說，則於禹
碑、麓山寺碑二者獨詳，而錄麓山寺碑陰碑
側題名，校吳榮光筠清館金石記、陸增祥金石

補正又多識出十餘字可補其所未備所錄李
繼聖禹碑辨據其中所引梁劉顯粹椽錄
徐彥五宗禪林觀空錄兩則知唐以前早有見
而知之者其證據確鑿尤足以證明今祝融峰
上禹碑確為古刻可以破羣疑而息眾議至顧
跋謂其所引各書如瞿木夫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吳荷屋筠清館金石記世少傳本稍為得窺
其一鱗一爪尚其次焉者也

汧陽述古編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汧陽述古編一卷清李嘉績撰嘉績字雲生
順天通州人官陝西知縣是編即其宰汧陽時
所作原為二卷內分山水輿地文獻金石四篇書
成後甘泉毛鳳枝為之考訂增益附於所著
書中刊而印於數十年來傳本極少顧氏因取
其卷下中之金石一篇別為刊行俾言汧陽金
石者得所參證與其所刊陳運溶湘城訪古錄
單抽其十七卷中之碑碣類另為刊行同一例也

編中所述金石為漢隃麋侯款識隋強伏僧造
像記唐段行琛碑宋普濟禪院碑銘元于真
人碑元玉清萬壽宮碑銘元通微真人傳元玉
清萬壽宮聖旨碑元吳嶽靈祠記縣亭祠
石幢題名明三賢碑凡十一種每種悉系原文
原文之後李氏原有案語外並載毛氏案語即其續
訂所加之考證其縣亭祠記後並附毛氏縣亭
祠對一篇核其所述雖僅寥寥十餘種限于汧
陽一邑之金石而毛氏於段氏碑考其祖名

德清吳澄正新唐書師濬之誤於吳嶽絲
亭祠記考吳古與虞通音與羽近吳嶽即古
羽山其考竹正不在陳在氏湘城訪古錄之下亦
考浙陽一邑之金石所可取資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右訪碑記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山右訪碑記一卷 清魯燮光撰 燮光字揆仙浙
江會稽人官山西知縣是編卷首有魯氏自序卷
末有閻鼓銘及顧燮光刻書時跋卷中所輯
上自上古三代下迄宋元凡石刻三百四十餘種末
以明晉藩世子壽賢所刻寶賢堂法帖殘石
及康熙中陽曲令戴夢熊補刻之石附記焉據
魯氏自序所述是編之作因其光緒五年官和順
時於聖壽寺土中搜獲大魏元象元年造像
一時有中長安謂可為山西金石之冠遂
欲訪輯全省金石於是設局派員通飭各郡
縣上之而令魯氏舉其所知間亦魯氏乃成是
記又據顧跋所述魯氏原稿倉卒編輯年
代多未詮次而重複至漏亦復滋多且刻則顧
氏就其原稿加以整理而付之手民者也核其
所輯專以石刻為限與孫氏金石山西金石記略
夏氏山西金石錄石與金兼收並蓄者不同雖
所輯石刻亦三百四十餘種不及胡氏山右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金石

刻叢編搜羅之宏富，而精錄山右石刻之書，是編實其椎輪大輅，考山右石刻者，胡氏叢編之前，要當首推是編也。

諸城李氏愛吾鼎齋金石拓本目 王文敏原稿本 馮汝玠撰

諸城李氏愛吾鼎齋金石拓本目，清王懿榮編。懿榮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翰林，官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諡文敏，著有天壤閣雜記、翠墨園語，均已著錄。諸城李氏名璋煜，字方赤，其愛吾鼎齋藏器目，元和江氏曾據文敏傳寫之本刊入靈鶼閣叢書，此目則文敏據其所藏李氏金石文之拓本手為編錄者也。計金屬拓本七十九種，石屬拓本五十九種，都一百三十餘種。其拓本屬於金者，即其愛吾鼎齋藏器目中各器之款識，據江氏所刊李氏器目及高翰生傳鈔李氏器目與此目互校，僅父乙舉一拓此目未經列入，餘如漢洗、漢鉤、漢鉦、漢魏六朝鏡、若梁周隋造像、唐符、五銖、貨布、錢範、鏟幣、安陽刀、邗臺刀、莒刀之屬，悉為江高兩目所無，乃知江高兩家所錄僅限於三代，其漢以後者概未入錄，據此編目頗可補其器目之遺。其拓本屬於石者，一二漢魏磚之外，多晉魏以後造像、墓銘之類，寥寥不過

數十種，雖不足以稱宏富，而所列滋陽朱氏所藏韓詩外傳殘石，其可珍貴，殊不減于熹平正始石經，不惟可補各家石刻諸目之遺，而冊中據原刻悉錄其文，尤足與近時通行刊本互相參證也。

齊吉金室金文目　原稿本　馮汝玠撰

齊吉金室金文目四冊，清王懿榮編。是編為王氏編輯其所藏各家金文之目，書不分卷，惟以冊分，各冊編列之法，各不相襲。一二兩冊以器分，器凡分鐘、鼎、彝、敦、卣、尊、爵、斝、觥、角、觶、觚、簠、簋、鬲、甗、盉、匜、壺、鑑、盤、鉼、槃、鐸、飲、盆、豆、甑、句鑃、斧、距末，為若干類，若從其器之類，不相雜廁，而以齊器不名、原不知何器者附於後。三冊分所度之所、所出之地、所藏之家、所備之國，首為國子監藏器，次為山東各地出土及齊之諸器，次為直隸順天諸地出土諸器及山東之古器，次為許瀚、趙頊子嘉、陳簠齋諸家藏器。四冊則專以全形拓本屬之，先三代而後兩漢，惟以時代為先後。各冊所金文每種之下悉注所某某藏，其有先為某某藏後又歸某某，及知其為拓出誰氏者，亦並注之，皆王氏手自編寫。其所搜輯，較張叔未手寫之清儀閣款識、集古款識，陳簠齋手寫之東武劉氏款識，均為宏富，其於彝敦兩器遂消釋

之與敦相似而易混，彝多修口，敦多侈口，有蓋。其有舟者多屬彝，敦亦間有之。彝之有蓋者則未一見，惟作寶彝之文，為者亦通食器。見語陳簠齋丈，遂沿以尊彝為彝器通稱，乃盡改彝名而統歸之於敦，自吳、吾家致尤紛紛，以彝盡歸於敦，以尤器有彝有簠、有盤、有敦，敦且自著其名，乃并其彝而亦歸之於敦，豈不謬哉。自今窺之，敦乃彝之末造，彝之佳者簡古，敦則詞旨繁多，是彝在先而踵事增華，漸變為有蓋多文之敦矣。彝間有無耳者，敦則無一無耳者，彝之無耳者多，又字多簡古，竟在有耳之先，此又可逆數而知之者也。今將舊譜之誤入敦彝揭之，强名敦者分別錄之，首出彝為一類，次出自著其名為敦者為一類，次將其器文云某作尊彝之類，迳都名敦者為一類，又次將象形之文下作父某甲乙者為一類，又次將無甲乙字者為一類，此則從來俱稱為彝者矣，未見其器，又未著自著其名者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分畫之，以俟知者，以俟見者。其區別彝敦，條分縷析，尤足矯名家之失，而編輯金文所宜取法者也。

嚴州金石錄 嘉業堂藏書本 馮汝玠撰

嚴州金石錄二卷，清鄒柏森撰。柏森字殿甫，浙江海甯人，諸生，官嚴州府教授，著有括蒼金石志補遺，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光緒二十八年鄒氏自序及凡例五則，目錄兩卷，末有庚午吳興劉承幹跋。卷中所錄金石，前為吳越至元之金七種，後為自唐至元之石一百四十種，都為一百四十七種。每種於其之區園大小、碑之高廣尺寸，概不摹擬，惟錄其文，考其事，各援引考證，綴以跋語而已。按鄒氏是編，乃其官嚴州學官時，先後承瞿鴻機、潘衍桐兩督學使者之命，搜訪嚴州金石，因訪獲張魏公釣臺詩、方臘岸洞神宮鍾，始由此一金一石推而廣之，遂博考浙江通志、新安志、續志、新安續志、嚴陵志、輿地紀勝、名勝志、萬曆、乾隆府志及建德、淳安、遂安、壽昌、桐廬、分水諸縣志，蒐輯而成。因名書所載各刻，其間官職、官姓名多書異同舛錯，茲其所錄金石各刻，所綴跋語，獨於其文與事二者加詳。綜其全書而論，不惟於嚴州一郡之金石刻辭可據以稽考，即於嚴州一郡之古今志乘亦可據以訂正也。

金石錄今存碑目 結一廬鈔書本　馮汝玠撰

金石錄今存碑目一卷，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翰林，着有蜀石經校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江西金石目、金石錄札記，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末有繆氏自題七絕二章，按趙氏歸來堂所錄金石原為二千卷，末詩云今石存止二百餘者，乃舉大存者之大數而言，編中所舉存碑實為二百八十二種，今即此二百八十二種考之，則漢王純

碑、西嶽華山碑、沛相楊君碑、柳孝廉碑、夏承碑、成陽靈臺碑、涼州刺史魏君碑、幽州刺史朱龜碑、小黃門譙君碑、圉令趙君碑、楊震碑、高陽令楊君碑、劉熊碑、戚伯著碑、四皓神位刻石、梁許長史舊館壇碑、北齊白長命碑、隋啟法寺碑、唐邕禪師塔銘、溫彥博墓誌、孟法師碑、葉慧明碑、大恩寺門樓碑、玄靖先生碑、滑臺新驛記，僅存拓本。秦嶧山刻石、漢桐柏廟碑、馮緄碑、隋姚辯墓誌、唐贈

比干詔、鄭司農碑、庾公德政碑、麻姑仙壇記、絳守居園池碑，僅有重刻。唐李玄靖碑，僅存殘石。漢劉衡碑、東魏大覺寺碑，僅存碑額。晉蘭亭序、樂毅論、唐莎羅樹碑、小字麻姑仙壇記、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僅有法帖，此卌三種名為存而實已不存，其原石見存者實只二百卅九種，視其原錄之二千卷，存已不及十分之二矣。

衡齋金石識小錄　原鈔本　馮汝玠撰

衡齋金石識小錄二冊，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輯有鄴中片羽、尊古齋所見吉金錄、衡齋見藏古玉圖、匋佛留真、衡齋藏印諸書，多已著錄。錄分冊不分卷，冊首有甲戌冬于省吾序，北平孫壯編定目錄卷冊。中所輯金石一百餘種，乃據同時東莞容氏、桐鄉徐氏、濰縣陳氏、南皮張氏、武進陶氏、廬江劉氏、大興孫氏、合肥龔氏、上虞羅氏、海城于氏、項城袁氏、江夏黃氏十二家藏器及故宮博物院所藏，暨其舊藏搨本輯錄而成。自來各家輯錄所見金石，往往同此一器而彼此互收，甚至彼此互收之器層見疊出，重複者十居三四。是編所輯百餘種，惟建和六年玉地券著錄於匋齋古玉圖中，嘉德門內巡魚符者錄於羅氏隋唐符圖錄中，其見於各家著錄者只此一二器，餘則十九皆近時出土。各地出土未經各家著錄之器，其中建武十七年大司農平合、大半籥、

晉太康四年升與其字不可識之二小量及新莽之玉度、永昌府之六器，則在諸金石家中尤為罕見。而合量升度諸器，據以推測古之量度，更可就其容積求其確數，以見各代度量之法制。所識之金石雖小，而關於考證實鉅。雖視鮑氏之金石屑、羅氏之金泥石屑，要而考釋其搜輯之廣、選擇之精，則鮑羅兩氏之書皆未足與之方駕也。

湖北金石詩 連筠簃藍書本　馮汝玠撰

湖北金石詩一卷清嚴觀撰觀字子進江甯人
著有江甯金石記江甯金石待訪目均已著錄
是編卷首有孫星衍序及詩前有其嘉慶二
年自記卷中所詠計詩金自漢大泉寺鐵鑊
題至明楊忠烈公漣遺刀止凡題十三種石自唐
金柱寺殘碑題至元睹像寶塔止凡題六十四
種都為七十七種每種系以五言八韻詩一章
每章題下志注書撰人姓名立碑年月及書
體地址詩後附以馬紹基之案語據孫序所
述畢秋帆尚書鎮楚之時檄訪金石搨本一上
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為考證如歐埴而撰書
任其事者為馬紹基與子進子進以其詩上諸
部賞其清雅屬為剞劂是編當即其與馬氏
任考證時同時所作核其所詠多與者對於考
證非徒吟詠而已又據嚴氏自記謂作客武昌
獲讀湖北見存金石文七十八種各系一詩今考
卷中之詩只七十七章與嚴自記章數不符其
為嚴氏原稿之誤抑為刻校時或奪其詩或
誤其數則無從考索矣是刻之外又有道光
中安氏刻本每詩前有小序而後無馬氏案
語與此不同兩本孰為嚴氏原稿孰為後人刪
定亦無從稽考惟此本所附馬氏案語考證
極為詳賅附於原詩之後殊可與原題互相發
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濬縣金石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濬縣金石錄二卷，清熊象階撰。象階字松樵，安徽潛山人，官河南濬縣知縣。是編上卷前卷標題金石錄，下列熊氏自記，記後即接續石刻。所錄石刻自漢黎山碑起，至金重修晉國趙王廟記止。下卷自元三元真君行祠碑起，至明馬政碑止。末以宋紹聖五年通利軍鐘附焉。卷中各刻不分金石，不論存佚，悉以入錄。惟以時代為先後，佚者據前人著錄錄之，其文存者依見存原刻錄其文。每一刻後，有前人考跋者則錄其題跋，無則闕之。間以所考附於其後。按其所考僅於大伾山銘考洪經綸之為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為舊唐書本傳所漏載；於通利軍判官題名考巡河即宋職官志之巡檢；此外則別無所見。徵考無多，殊不足以言訂正。第於濬縣古刻，有文必錄，固亦考一邑之金石者所必錄。惟所列開元令長新戒、大觀聖作碑，邑中見存之石，既無其刻，前人著錄亦未載，邑中當有

此刻。第據通鑑甲寅宴新除進士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賜天下縣令；聖作碑文立之學宮，次及大學辟廱天下郡邑。以為邑中當有此兩刻，即據以錄入，不過想當然耳，不得引以為據也。

金石一隅錄　如見齋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一隅錄一卷清段嘉謨撰嘉謨字袁亭河南偃師人官陝西武功縣知縣是編之作即因宰武功時得畢賓墓志吳達墓志於野得任令則碑於學乃推廣搜及於武功一邑增益而成卷首有嘉慶庚辰鄧廷楨嘉慶己卯吳榮光道光壬午唐仲冕諸序及其自序卷中錄清刻一唐刻五宋刻八金元刻各一明刻二十九其中陳生塔石已久佚姚合縣居詩刻游靖重修縣廳碑則原石佚而段氏補書補刻石刻之後附以三代彝器秦漢鏡及金崇教禪院鐘十一種其崇教禪院則以其原在武功而附屬之自來著錄金石之書類皆先金後石或不分金石統以時代之先後為次段氏此作則一變其例列石於前附金於後獨以石為主雖僅寥寥數十種則以武功一邑既非通都大邑文物薈萃之地更無幽巖邃谷苔蘚扶剔之區石墨無多係為疆隅所限若孫星衍邢澍合撰之寰宇訪碑錄於武功石刻止載蘇瓌神道碑及朱光旦書唐太宗碑崇寧縣學碑數種而已是編所錄畢賓吳達墓志任令則碑志則悉為訪碑錄所未載其於武功一邑之金石古刻裒幽表微厥功匪淺不但可校補訪碑錄之遺抑亦考武功金石者之所必資正未可以其限於一隅而忽之也

趙州石刻全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趙州石刻全錄三卷清陳鍾祥編鍾祥貴州
貴筑人官直隸趙州直隸州知州是編即其
知趙州爲時爲幕僚蔡壽臻查輅兩人訪輯
而陳氏即據其所輯爲之編次者也卷首有
同治元年陳氏編次時序卷中石刻首列學
宮諸碑次列柏林諸寺碑刻及宋經幢暨州
屬大石橋諸題名殘刻上卷自唐何以德改碑
䟦至元重修廟學碑止中卷自宋趙州永安
寺慶僧記䟦至加句勝陀羅尼幢殘石止下卷
自宋洚尊勝陀羅尼經幢䟦自大石橋題名及
名宦祠石獅款識止所有趙州石刻志行錄入一
其大石橋題名三十九種石獅款識五種各家多
未著錄即吳氏之攈古錄亦只於補遺中錄其
十九種餘悉遺漏此錄所輯趙州全境石刻鉅
細靡遺最爲詳備而於大石橋南北洞兩壁及
北洞之下與移於州學之橋柱種種題名無不一
一依其原題逐段分錄並標明所在尤足以考其

原題形式步位志一邑石刻者近時惟劉尚文
莆莆陽金石初編與此全錄爲最善可與武
氏之偃師金石記後先媲美其他如金石一隅
錄濬縣金石錄諸書皆非能及也壽臻字鶴
君浙江桐鄉人官順天宛平縣知縣順天府治
中輅順天宛平人

十二硯齋補瘞鶴銘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十二硯齋補瘞鶴銘考二卷，清汪鋆撰。鋆字研山，江蘇儀徵人。著有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已著錄。是編前有光緒九年凌曙及其光緒二年自序。卷上錄焦山壯觀亭寶墨亭諸刻銘文，姜紹詩韻、石華諸王昶金石萃編所載，所次銘文王澍、翁方綱兩家見存字圖考，並系張克劉必堂、聶泉、崖等題名，吳騫、汪宗尼等題句，所考以銘文字數為主，其題名題詩句不過連帶附及。下卷首錄南史陶宏景傳，次錄梁武帝陶宏景論書，上啟及古今名家評陶書及瘞鶴銘跋，又次錄翁方綱書出陶貞白辨，而以其序下三行非宋人重刻辨附之。所考專在書銘之人，校其所考存字於各家中，獨推重翁氏之考，所考書銘之人於諸說中，獨於張氏之辨，而於瘞鶴銘石刻出水前張氏之圖、出水後汪氏之考概屏弗錄，於書出陶貞白之說亦於翁辨外別無佐證。臣序下三行陳滄洲瘞鶴考已於所撰重立瘞鶴銘碑記內斥其謬妄，翁氏未嘗深考，竟以為其誤出於陳氏之考，而不知其誤出於張氏之圖。是編但引翁辨，而於陳氏所撰碑記亦棄之。詳考之既未為詳，前補亦無足重輕，觀以前張陳汪翁諸家之考，均未自同日而語。觀凌氏之序，歷舉其未錄諸家之書，為之覼縷詳陳，其以是編補考猶有未盡，已在言外，即此已可以知其得失矣。

吳興金石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吳興金石記十六卷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存齋號剛甫浙江歸安人官福建鹽道著有金石學錄補千甓亭古塼圖釋古塼千甓亭塼錄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穰梨館過眼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首列凡例八則及若卷金石年代序目卷中所記金石仿安吉金石記之例肇自三代訖于宋元金則辨其之屬凡為湖人所藏者悉錄之惟吳平齋所藏已見於兩罍軒彝器圖釋者不錄碑刻則不論存佚凡見於古今著錄者悉錄之其及塼古刻及曾著入法帖之名人墨蹟藏於湖人無不悉錄之其自藏古塼之見於所著千甓亭古塼圖釋及其塼錄者亦以其專書不復再錄其所錄入之金石志載原文已佚之碑版則或據他書錄其文或注明文見某書並若詳記款識之高下闊狹行版之長短寬博及字之大小某書人題跋考證精確無剩義采其要著之于編並附其考證於後核其所錄如碧玉潭湖州刺史于頔等題名胡季良書大雲寺經幢湯府君墓志永安祇園龍興諸寺經幢宋飛英寺浴院碑胡安定先生墓表大簡居士劉一止報恩光孝寺新建觀音殿記或為兩浙金石志所未收或為胡承謀李堂湖州府志鄭元慶湖錄董斯張吳興備志同治新修湖州府志所未著采摭輯宏博足資稽考核其所考如謂鄭元慶所錄沈氏述德碑文辭蕪淺鄙俗非六朝人作其為明人偽撰無疑列舉八證以明其為本於唐書宰相世系表而撰造亦極精確方之丁敬之武林金石記杜春生之越中金石記頗堪並駕齊驅也

歸安沈氏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歸安沈氏藏器目一卷清沈秉成藏秉成字仲復浙江歸安人咸豐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順天府府尹安徽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是目爲山左高翰生傳鈔各家藏器之目之一計其所藏僅虢叔大林鐘厤鼎成王尊鼎勸季鼎方鼎太師小子師望鼎黃山鼎韓伯鼎頌敦中獻父敦格中敦朋卣父已甗史頌鬲書器凡鐘一鼎七敦三尊卣甗鬲各一都十五器而

黃山韓伯兩鼎史頌鬲並皆於器下注明僞刻其器真而刻亦真者實只十二器寥寥無幾考沈氏所藏古器此目之外尚多見於陸心源吳興金石記中者據金石記中所載沈之藏器其大林鐘頌敦及格仲尊即格中尊鳳卣即朋卣已見此目外父癸鼎亞形父辛觶且辛解嘉禮壺仲獻父盤及秦漢以下之秦方權美陽權建武弩機上將俞鋒伏波將軍虎符景耀弩機並此目所未載此目所錄不惟

於秦漢以下諸器悉從剟略即於三代以前之器亦有所遺漏考沈氏藏器每殊未可專以此目爲據宜以此目與陸氏吳興金石中所載沈氏所藏諸器互相參考庶可十得八九也

江蘇金氏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江蘇金氏藏器目一卷，清金燕昌藏。燕昌字椶仙，人江蘇人，是目與山左高翰生傳鈔南北各家藏器目之一，而元和江氏靈鶼閣未經刊刻者也。計其所藏，為兕其仲旂父鬲、其鬲、邢父丁彝、析孫子父乙彝、子父乙方彝、秉仲彝、圍辛彝、彭庚、庚父彝、單父丁彝、為王主父丁尊、為秉仲卣、為匜、敦芍中敦、為惠彝、冊父丁彝、不夔為諸女方爵、亞木父丁爵、唐子爵、斝、父己爵、子父辛爵、為召夫角、子孫父庚角、析子孫父乙角、為史頌盤、為冀子、冀子白簋、為盾伯簋、為庚姬鬲、為鄭盾父甗、為相父丁觶、為子執旂句兵、為趞戈、為漢錠。錠。計鼎二、彝四、爵五、角、三尊、卣、盤、簋、鬲、甗、觶各一，都三十五器，較之各家殊不在諸城李氏愛吾鼎齋、利津李氏石泉書屋所藏之下，惟其藏器知之者鮮，不獨未見於各家著錄，即廣輯南北諸家藏器之攈古錄，於蘇[illegible]各器如江甯司馬達甫、陳靜人、甘氏、吳縣曹秋舫、嚴道甫、王味雪、蘇州韓履卿、陽湖孫淵如、呂堯僊、徐傳燕、董方立、嘉定錢獻之、瞿木夫、周雪樵、吳江王少呂、楊龍石、凌氏、儀徵阮雲臺、山陽李芝齡、長洲顧湘舟、江都秦敦甫、甘泉汪仲意、通州馮晏海、太倉畢氏、揚州徐氏各家所藏悉經搜輯，獨於金氏之器未曾寓目，幸賴有惠氏鈔存此目，為廣其傳，始知蘇甯收藏諸家之中尚有此一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潯顧氏藏器目　傳鈔本

南潯顧氏藏器目一卷清顧壽藏撰壽藏字子嘉浙江歸安人是目亦江氏靈鶼閣叢刊諸家藏器目所無而山左高翰生傳鈔之一也計其藏器爲鐘一鼎二彝一敦五鬲二卣一尊一觶二角一爵一壺三簋一罍一豆一凡二十二器其彝器外並藏有燕將將渠玉鉨吳愙齋曾以所藏許女方尊易之是目所列許器則僅有白乍尊而愙齋以之易鉨之許女方尊則未經列入蓋高氏傳鈔此目其時尚在以尊易鉨之前也按吳興藏器之家顧氏而外尚有吳平齋沈仲復丁彥臣諸人此四家者吳平齋藏器有其所製彝器圖釋與江氏靈鶼閣所刊器目可互相考證丁氏藏器亦有靈鶼閣刊目可考惟顧與沈氏兩家藏器則其目向無刊本流布只有高氏傳鈔此本可據以考所藏爲某某器此本所載子嘉藏器雖爲數多寡多僅可與丁沈所藏相伯仲不足與平齋所藏

　　　　　　　　　　　　　　　　　　　馮汝玠撰

相頡頏而此目與其傳鈔沈氏藏器之目則皆考吳興諸家之藏器者所必資也

隸釋碑目表　上海館藏稿本　馮汝玠撰

隸釋碑目表一卷，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著有六書舊義等書，多已著錄。是編首為廖氏自序，序後表列碑目，以隸釋為主，列之於首；又次為水經注；又次為集古錄；又次為金石錄；又次為天下碑目，附以集古錄目；又次為漢隸字原；末以考碑目存亡者為殿。凡水經注、集古錄、金石錄、天下碑目、漢隸字原與隸釋之碑目同，則於名欄但注有字；異，則於名欄標出名書碑目。其趙氏金石錄無跋者，而隸釋附采於後者，則加後字於欄內以別之。其各書有洪書無而附益之者，則注洪目無於欄內以別之。其表雖名為隸釋碑目，其意實務在使各書碑目同異存亡皆可瞭如指掌，並不專以隸釋原書所有之碑目為限，不過以隸釋之碑目與水經注以下各書之碑目彼此對照，因以隸釋為主，即以隸釋名其表耳。其體例與顧藹吉隸辨所附之水經注碑

目，惟就原書輯錄，繆荃孫所撰之金石錄合存碑目，惟據原書加考，不以原書以外之碑試加入者，迥乎不同。考洪書中所有之碑目，亦宜合列觀之，勿誤表內之碑目悉為隸釋中之碑目也。

宋元明犀象璽印留真　原鈐本　　馮汝玠撰

宋元明犀象璽印留真六卷，葛昌楹輯。昌楹字書徵，浙江平湖人。卷首有乙丑二月褚德彝序及各璽印目錄，卷末有葛氏自跋。卷一為宋徽宗、高宗璽及文同、蘇軾、黃庭堅、米芾、姜夔、岳珂、賈似道印。卷二為趙孟頫、管道昇、鮮于樞、張雨、趙雍、王蒙印。卷三為明宣宗璽、劉基、沈周、吳寬、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印。卷四為唐寅、王守仁、王寵、陸治、文彭、文嘉、文臺、周天球、楊繼盛印。卷五為項元汴印。卷六為王元美、董其昌、葛一龍、文震孟、左光斗、李流芳、黃道周、金俊明、錢謙益、柳是、呂留良、李根、文點、李根印。凡宋元明三朝璽印二百方。寶墨之後，別以藏於于氏與市肆所見及其所藏項氏諸印影墨附之。據葛跋自述，卷中所輯多得之禾中于氏，而于氏則得之吳中文氏，為文徵明家歷代舊藏者也。各卷璽印悉鈐朱於上，圖象於下，並各註其質之為犀為象於其下。於宋元明三朝之璽印私印文字製作一

展卷歷歷可徵。自來搜輯璽印之作，大都以六朝以前之官私銅印為夥，間或附以唐宋諸印，但取其文字而略其形制。惟吳氏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陳氏印舉兩家之作，始圖其鈕，使形制與文字兩無遺，然六朝以後銅印而外又弗之及。是編則皆為宋元以後璽印，專為犀角象齒所製，既鈐其文，復圖其鈕，於宋元明三朝之璽印私印文字製作粲然有列，與吳陳兩家之書專以六朝以前之銅印為主者，可謂各擅所長。至其鈐朱之絲毫不爽，圖象之纖細悉具，其精美之處，則吳陳兩家之書弗及也。

千唐誌齋藏石目錄 原刊本

馮汝玠撰

千唐誌齋藏石目錄一卷，張鈁藏，郭玉堂編次。鈁字伯英，河南新安人。玉堂，河南洛陽人。目前後無序跋，惟列石刻之目。凡隋以前九種，石刻九種，唐石刻一千五十六種，五代石刻一百一十四種，都一千一百七十九種。其間唐之志墓石刻一類，完而不殘者得九百六十七種，約居其十分之九。其齋以千唐誌名者，即寄舉其所藏唐志石刻之大數言之也。藏石而推約齋為最富，其藏石記所記，只僅七百餘種，而其中耳旁玉地券、墓磚之屬，雜乎其中，不盡爲石刻。是目則所藏惟石，至磚瓦之雜，則刪而甚殺，則較約齋增多四百餘種。記志墓之刻，向推黃氏名棠，石刻名棠爲最博。是目則所藏北魏武泰元年完元公妻薛氏夫人墓志，建義元年始平王元子正墓志，大昌元年平陽縣開國子元恭墓志，唐貞觀元年儀同三司恭陽鎮將程鍾墓志，貞觀二年左光祿大夫將國公庶奕通暨將國夫人墓志，皆爲名棠所未錄。其所藏之數既駕約齋而上之，其所列之目亦足補名棠之遺也。

鄴中片羽 原印本 馮汝玠撰

鄴中片羽初集二卷二集二卷，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嘗著尊古齋所見吉金圖、衡齋藏見古玉圖、古佛像、衡齋吉金識小錄，均已著錄。是編卷首初集卷首有甲戌六月柯昌泗序，卷中所輯凡四百有四事。二集卷首有丁丑二月于省吾序，卷中所輯凡二百九十事。兩集都輯六百九十四事，皆近時河南安陽出土者。安陽出土之器極多，此則就其所見擇其最精者，擇以入錄。金石匋骨之屬並不悉具。以其文字與其所出之地考之，皆商末周初之器。器其中鼎彝尊壺觚爵諸器之殘範，及文字花紋中鑲嵌松石之甲骨器，皆向不經見，從來著錄之器其有文字，惟事雕琢之甲骨殘器，雖僅已見於羅氏古器物圖錄，而所錄亦不及是編搜輯之多。自來圖錄古彝器石刻而外，於商周遺器類多據其所見藏而錄之，而不能詳其所出之地，考古者但能據其文字求其事實，而不舉其所出之土之區域以為之證。自有清光宣以降，考古之家始留意於此，故王文敏所撰周寶簠錄，每錄一器必詳其出土之地，前此則未之能詳。是編則不分時代，不論金石匋骨，惟以安陽所出者為限，專以區域為重，與但據所見圖錄者不同。可據其出土之地與其銘器之文互相印證，洵圖錄古器以資考證而宜取法者也。柯序所謂借其器並傳其地，當於殷人之北徙、邢衛之南遷，因器以稽舊迹，為殷周京居，卷而器並可徵者也。

匋佛留真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匋佛留真二冊，黃濬輯。濬字伯川，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是編分冊不分卷，首有丙子冬桐鄉馮汝玠序。冊中所輯匋佛諸像，自魏造唐，有孝昌、大統、天和、仁壽、永徽、開元、元和、太和、大中、咸通諸年號者二十一，無年號者五十五，善業泥二十一，凡九十九軀，小佛龕都為百種。按古匋之類，有登豆，有封泥，有塼，有瓦，其類不一。登豆有鐵雲藏匋、鄦齋古匋存，封泥有封泥考略、續封泥考略，塼有慕匋軒古塼圖錄、千甓亭古塼圖釋，瓦有秦漢瓦當圖記、秦漢瓦當文字、秦漢瓦當圖，皆有專書可循考證。獨匋佛一類，向無專輯之書，即散見於名家著錄金石之書，其亦僅見於劉氏長安獲古編、鮑氏金石屑，而長安獲古編所錄惟善業泥一種，其金石屑所錄則惟善業泥與貞觀中褚遂良所造匋佛，而褚所造匋佛且真偽莫定，此外則別無所見。黃氏是編獨於登豆、封泥、塼瓦以外之匋佛搜輯不遺餘力，善業泥則多至二十餘種，其他未經著錄者更有數十種之多，而其中有年號者且居三分之一，既為創作，復集大成，洵考古者之所必資，而與藏匋考略諸書並傳者也。

唐賜鐵券考　表忠觀原刻本　馮汝玠撰

唐賜鐵券考一卷，清錢泳撰。泳字梅谿，浙江錢唐人，吳越武肅王錢鏐三十世孫。著有金塗銅塔考、縮臨唐碑題跋，已著錄。是考首錄清高宗御製詩，及錢陳羣、莊有恭、范清洪、沈初、錢琦諸人和作，次爲考，錄陸放翁文集、陶宗儀輟耕錄、表忠譜、劉於鐵券之文及齊召南鐵券考，又次爲鐵券圖，圖其形摹其文，並附錢王當時謝表，又次爲詩錄，宋濂、劉基、王褘、高啟、危素、龔中孚、江漢、潘時英、鄭永、錢唐、張孟兼、張棟、王筦、瞿佑、張桂、李克達、嚴孟衡、林唐臣、劉穆、顧景星、揭汯、陳綱諸人詠詩。考唐賜錢氏鐵券者，向無專書，惟王昶金石萃編錄其券文與謝表，而無圖，錄考跋而不及詩，以之與是考互證，萃編所錄殊不及是考之詳。而是考券文係餘杭成金塘之圖，萃編則係杭溪爲錢塘券，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臣崔胤宣奉後一行，後尚書中使臣焦楚鍠傳宣一行，八字，萃編則崔胤宣奉後，奪去焦楚鍠傳宣一行。考券文者當據是考摹券文以正萃編偏誤。惟萃編所錄各考跋，有陶澂鐵券詩序、翁方綱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皆爲是考所無，足以補是考所錄之遺。考鐵券考跋者，宜以萃編與是考互相參閱。正券文內末丞顧功之顧字，據翁方綱跋，謂諸書皆作顯字，核其文義，顯字較顧爲長，顧字但爲錯誤耳，則尚待詳審，未可即據是考以爲斷也。

金塗銅塔考　袁忠觀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塗銅塔考一卷清錢泳撰泳字梅谿淵江錢塘人所著書縮臨唐碑題跋唐賜鐵券考均已著錄是考與其上廣賜鐵券考皆為乾隆甲寅同時所刊首為考次為圖又次為詩其詳例亦与唐賜鐵券考同是考錄嘉泰會稽志輿地紀勝程珌勝相寺記程和燈碰山寺志慈山沙门德清金塗銅塔記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曝書亭集顧豹文表忠譜序紹興府志台州府志許甫閱於銅塔名條圖分三種一摹銅塔全圖形一摹銘塔背有刻字之面背一摹全塔四面之背圖後附以剳說詩錄周文謨周公賢徐旭旦周震榮翁方綱何元熊程晉芳朱琰朱珪沈景熊黃誅來謝陳廣寧阮元達諸人請詩考是考所錄嘉泰會稽志諸書所記諸條外尚有錢大昕阮元張燕昌陳廣寧諸人跋記皆是考所無若跋於朱彝尊誤以與錢弘俶所造銅塔為錢鏐所造則考所辨正其阮跋所記塔之四面及其下端圖象張跋所記塔之八萬四千之數皆他跋所未詳尤足以資互證考金與金塗銅塔者宜於是考所條外錄諸條外更取其所遠跋諸跋互相參稽也

金石文鈔 光緒重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文鈔八卷續鈔二卷清趙紹祖輯紹祖字琴士安徽涇縣人著有安徽金石略涇川金石記古墨齋金石跋諸書已著錄卷首有嘉慶中原刻時法式善及趙氏自序咸豐中其姪書升重刻時序光緒中其從曾孫宇文重刻時潘祖蔭汪鳴鑾序及凡例目錄與金薤琳琅原刻六十三種碑文之目卷中文鈔前八卷凡一百三十二通續鈔二卷凡三十二通正續凡鈔都文一百六十四通所錄金石文係繼都氏金薤琳琅之作名刻志錄全文一仍其例其都氏已刻之六十三碑則但錄其目於卷首即不復錄其文其名人所撰刊入本集者名聲顯赫眾所共知者法帖翻摹不一者釋典道藏各有板本者鑒佛造像語言鄙俚無殘缺太多不復可讀者傳道碑碣無關蔽要者顯為偽造以欺後世者亦均一概弗取所取者隋以前則以古碑甚少凡不在以上不錄之列者有則登之唐以後則惟取其人事文書四

頃可傳者錄之餘則悉從屏落故正續兩編所錄不及二百通選擇殊為嚴核文後所加題識亦頗有所考訂核其所錄在當時踵都氏前規固不無可取第年近時金石之文字發見日增月益其文可錄者殆不下萬種即志墓文一項亦在四五千通左右就今日所傳之金石文而論是編所錄雖兩倍於都而視見有金石之文不過百之二三則與都氏之金薤琳琅皆無足論矣

塼文考畧　廣倉學宭藏書本　　馮汝玠撰

塼文考畧四卷，清宋經畬撰。經畬字心芝，浙江臨海人，官知縣。卷首有道光乙巳宋氏自序，卷末題七絶四章，不著姓名。卷一爲吳寶鼎至晉興建興時塼，卷二爲晉建武至泰和時塼，卷三爲晉咸安至隋大業時塼，卷四爲自唐貞觀至明嘉靖時塼及年號泐失者以篆文吉語無年號等塼，末以殘闕太甚之塼另爲考畧之餘，附于各卷之後。是編初名塼齋札記，又改名爲領額錄，繼以領額之字俗不經見，始改今名。卷中所錄各塼，悉舉塼文于前，其有反文、陰文及中非篆文難辨者，則分注於下。每塼之後，並詳其出於何地，得自何人，而於塼文中年號、甲子、稱謂、人名考釋尤詳。考釋之下所附陳鴻、鄭節、楊蘂侯、步瀛、鄭邦光、王文煒、彭春澤、葉銘彝、侯琥、梁葉、梯雲、王鈞森、高鳳藻、謝因嶽、徐旭升、馬商霖、周吉林、陳篤生、陳東藻、周宅豐、嚴作肅、馮永清諸人之說，及其子若姪附注者亦亦

與其所考可相發明。據其卷中所注，出土大都出於浙東西諸縣邑，其中塼文亦多爲馮登府浙江塼錄所載，間出瓦範者頗多，非統以塼文名其書，而校其所考之塼，實不以浙省爲限。據此亦爲馮登府之浙江塼錄、呂佺孫百塼考、孫詒讓溫州古甓記所載塼文，彼此可互相訂正也。

括蒼金石志補遺

聚學軒叢書本 馮汝玠撰

括蒼金石志補遺四卷，清鄒柏森撰。柏森字殿甫，浙江海甯人，諸生，官嚴州府教授。其著嚴州金石錄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光緒癸未吳敦序，序後爲凡例六則及目。卷中所錄金石，自西晉太康起至元僞吳龍鳳止，凡五十五通，係補李遇孫括蒼金石正續志之作。每一刻必錄全文，每一文後必附以跋考，依李氏正續志之原例，惟所注鍾碑廣圍長大小，正續志之尺寸正續志以金石萃編爲準，用建初慮傂尺，此則改用工部營造尺。所有無紀元各刻，正續志概附於卷末，此則於其人有可考者，則各附于各朝之末，其體例微有變更耳。按括蒼在洪東西兩郡之中，地處僻遠，郡中金石古刻，本不如武林、吳興、越中諸郡之多，搜訪亦較諸郡爲難。阮文達兩浙金石志所輯二十餘種外，李氏括蒼金石志正續兩編輯至一百四十種，搜羅已爲不易。是編爲之拾遺補闕，先增

多至五十餘種之多，不獨可補李氏之正續志。其中如唐李陽冰修文宣王廟記、殘字、薩尋銘、高元和等和陽谷題名、宋趙鑄石門洞題崖、石門洞詩刻，均爲鄒氏躬從窮崖邃谷剔苔除蘚，搜訪而得，亦非尋常拾補多據載籍輯錄者比。至其注釋文宣王廟記之新上元初勝谷題名之光月，則尤爲精確。所補各刻既多前人之所未收，而附題跋亦復能自抒所見，視李氏之正續志蓋有過之而無不及，殆不止徵光輯軼已也。

槩齋所藏錢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槩齋所藏錢錄十二卷清費錫章編錫章字槩齋海陵人卷首有光緒甲午同里王貽年序是編爲目卷中藏錢卷一爲自夏至吳附以新莽諸錢卷二爲自晉至北周附以成與後趙北燕諸錢卷三爲自隋至唐附以林士洪史思明諸錢卷四爲自後梁至後周附以楊林行燕南唐蜀閩南漢楚燕諸錢卷五爲北宋諸錢卷六爲南宋諸錢卷七爲自遼金至元附以劉豫韓林兒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諸錢卷八爲明錢卷九爲明諸王附以李自成張獻忠孫可望耿精忠吳三桂吳世璠諸錢卷十爲安南朝鮮日本大朝金合及無考諸錢卷十一爲壓勝吉金錢諸錢卷十二爲支幣神符通花馬格合鏡諸錢都一千一百四十餘品核其所藏十餘品雖古幣異安邑二釿殊布四字大布二品古刀只節墨邑寶貨一品古圜錢只周文字小錢寶四貨二品新莽六泉只大泉壯泉小泉三品十布只大布一品復罹殊爲未備每品之下所考亦僅采輯史志所紀及舊譜之文不加考證置之諸家泉幣圖錄之中固不足與李氏鮑氏古泉滙續古泉滙王氏泉幣彙考諸書相馳逐而所錄但限於所藏所見不以藏見於之泉幣以取盈所考亦於史志舊譜之外不多事搜剔而取材謹嚴修辭簡潔且參考之可資無瑕疵之可議固亦自成爲一家之言也

澂秋館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澂秋館藏器目一卷，清陳學襄撰。學襄字子良，福建閩縣人，其事蹟無可考，惟知其為內閣學士弢庵陳寳琛之尊人而已。是編為其族人陳承修從閩中傳鈔，以靈鶼閣高鈔藉生所刊而鈔名家藏器目中所無者也。目中所列藏器，三代之器爲鐘一、鼎八、鬲二、敦五、卣五、簠一、盤一、匜一、甗一、壺一、尊五、斝二、觚四、觶一、爵五，凡四十三器；秦漢以後之器爲壺、匜、鐘、洗、鈴、斗、弩機各一，鐙二，古幣一，古兵三，雜器十，鏡四十一，造像六，凡七十器。二者都一百十三器，每器惟標器名，其款識之字數不敷考往器名。以陳氏近年所刊澂秋館吉金錄所載之器与是目相證，是目所著一鐘与鉦、口姜敦、系父丁爵及漢鐘、古幣、雜器、造像等器均未錄入，而古鏡亦只有四種，少於是目所十七器之多。考吉金錄所錄之器，據序所述，子良舊藏而外，尚有續得之器，不盡為子良當日所藏。考其藏器者，當以是目為據，參以吉金錄，列其孰為子良原藏，孰為其後續增，不可據吉金錄所錄之器以補是編所無之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雪齋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讀雪齋藏器目一卷，清徐汝梅藏。汝梅字問羹，又字春山，順天大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著有讀雪齋金文目，已著錄。是目乃閩中陳[illegible]循傳鈔本，而江氏靈鶼閣刊本為福山傳鈔本所無者也。其所藏三代之器，為孔鼎、丼旅車鼎、中曾鼎，為象祖辛尊，為析子孫通敦、魯伯大父敦、仲五父敦、中[illegible]戲作父庚敦、旅車敦，為作從壺，為魯士浮簠，為曼龔父簠、為門射甗，為師乙觶、姞彝觶，為作從觚，為為伯丼乙斝，為非爵、父乙爵，為邵大父彝、史翟目字瞿斝、首瞿、馮形句兵、淳于戟、武鄉矛、兩漢之器，為平安侯染鑪、綏和匜、宜子孫鐙、大吉洗、大吉壺、八卦文鼓、去央辟兵環，凡三十三器。此外復有劉印、泉範、磚瓦、造像，則第括舉其類，而子目闕焉。考目內邵大父彝，據奇觚室吉金文述所記，已為潘鄭盦以三百金並勝以去，當三年前歸攀古廔藏度，今此目古兵之中尚列此彝，未經刪除，陳氏此本蓋為據邵大父彝未歸鄭盦以前之目展轉傳鈔者也。徐氏在同光間與潘鄭盦、王文敏諸人同稱收藏之家，長於金石之學，生平所藏著作多散失於庚子拳匪之劫，其著作僅散見於敬吾心室款識及其劫餘之讀雪齋金文目殘本，可據以窺其梗概。其藏器亦惟賴此目可資徵考耳。

周寶簠簿錄　原稿本　孫海波撰

周寶簠簿錄一卷　清王懿榮編。懿榮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官至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謚文敏，著有天壤閣雜記、翠墨園語，已著錄。是編乃文敏手寫其天壤閣藏器之目，為江氏靈鶼閣刊本、高氏物生鈔本所無，而從未經人傳錄者也。所錄藏器計鼎六、彝六、敦二、盉一、簋四、匜一、鬲四、卣三、觚五、觶一、尊一、壺三、爵十、鐃一，凡四十七器。每器標題器名之下，悉注其字數形制，並詳注其所獲年月、所識及其得自某家某估。乃其自同治丙寅至光緒丙申歷年所獲之器。考其得器年月至光緒丙申止，距其庚子殉難之時僅四年，其生平所藏彝器，蓋已盡記於是編矣。靈鶼閣、高物生所刊所鈔名家藏器之目，多為同時考古名家或據其所藏拓本，或據其所刊款識為之集錄，皆非名家手自編寫。是編既為文敏自定，並詳記其各器所得之年月、所識姓名，其記載之詳，其體例之善，諸家藏器之目未有踰於是編者也。惟三代彝器屬商屬周，難於鑿定，是編簿錄諸器直斷為周，冠以周寶之名，似不如名家藏器之目不著朝代，足以包括各器也。

鍾祥金石考 原刊本　　　馮汝玠撰

鍾祥金石考八卷，李權撰。權字巽孚，又字博文，湖北鍾祥人，光緒己酉拔貢，官學部小京官。著有鍾祥沿革考、鍾祥藝文志諸書。是編卷首有羅田王葆心及盧弼兩序，並凡例九則，例後爲目。卷中金石不分存佚，於見存古刻，其拓本與舊志及載記文字同異者，則就二者畧爲增損，並錄其文。於已佚古刻，則據各書所載，文存者則錄其文，文佚者則錄其目。每種之下並於金石文書撰之人及與其事者姓名官階悉加考證。其不在邑中之金石而確係邑中掌故，與雖在邑中而時代無從確定者，則附於各卷之末，另爲附考。搜輯既爲詳備，考證亦復各有所據。按鍾祥爲郢中小邑，既非人文薈萃之所，亦非舟車所通之路，金石古刻本無通都大邑之多，自來考古者恆未收詳。即吳氏金石彙目分編亦只采其佚者三種，舊志未經錄入，是編則搜輯靡遺，凡鍾祥一邑之金石皆可據以稽考。惟於見存古刻不據拓本錄其原文，而就拓本與載記兩錄增損其文，節其而錄之，使閱者不獲窺其全豹。體例殊未盡善。而於邑中最古之梁晉泰安寺碑，獨遺而未錄，亦未免有疏一疏也。

孫吳大泉五千真影　原拓本　馮汝玠撰

孫吳大泉五千真影一卷，程文龍撰。文龍字雲岑，江蘇金山人。因得是泉，乃膀其居曰大泉五千之室。著有古泉叢話。是編前刊吳大泉五千原錢面背拓墨，並附同時出土之大泉五百原形拓，後刊癸丑七月程氏自撰孫吳大泉五千大泉記。按其記所述，是泉乃壬子之歲湖東治錢道時，出於上虞百官龍山二山之間。同時出土者，尚有古剡泉鏡諸器，皆三國以後之物。其中建安鄭蔓二鏡，歸于吳縣楊遊盦，是泉則歸于適廬鄒君，而程氏以其所藏神龜造像易而得之者也。考三國時孫吳所鑄之泉，惟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兩品見於陳壽三國志，此當千無則陳志及晉書以後諸史言食貨者均無可徵。考即有清一代初尚齡、倪模、張崇懿、吳文炳、李劉燕庭、戴熙、李佐賢、鮑康、王錫棨諸家圖錄，搜輯最富，過於曩昔，亦於是泉未經著錄。是編不惟可據以知孫吳所鑄泉幣之制，並可補各家圖錄之所未備。雖只一泉一記，而一泉可以名家收藏之富，一記亦可與各家圖錄並傳。以少勝多，其是編之謂歟。

遼陵石刻集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遼陵石刻集錄六卷，奉天圖書館纂。卷首為目次，卷一緒言，歷敘遼陵石刻得石始末及纂述是錄之源委。卷二石刻正本，為遼陵帝后漢字哀冊及篆蓋石刻拓本十一種，遼陵帝后國書哀冊及篆蓋石刻拓本四種，石刻鈔本二種，附以遼相賈師訓漢字墓誌及篆蓋石刻拓本二種，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石刻拓本一種，都二十種。卷三哀冊考證，為羅雪堂之哀冊跋尾。卷四國書哀冊考證，為羅福成之釋文及考与釋例。卷五國書旁證，為鏡符璽官印等器之文字及郎君私記釋文与釋摩訶論贊玄疏引文。卷六論著，為中外名家關於遼陵石刻之著作，各卷之後更以陵文之通論附焉。是編纂述，雖標奉天圖書館之名，而據其緒言考之，實為金毓黻任其經纂輯而成也。考契丹文字，以前世所傳者惟宋王易燕北錄所轉相傳寫之朕、勑、走、馬、急五

字，此外別無所見。其文字構造體例，僅有陶宗儀書史會要有以拼書據換之說，此外亦別無所闡究其字形結構者，何從求其證明。故考古者往往以西夏文字誤認為契丹文字，即有懷疑者，迄亦無從訂正。幸地不愛寶，有此遼陵諸刻發見，乃知契丹文字係以漢字複體拼合而成，與西夏國書之以漢字筆畫拼合，女真國書之較西夏筆畫單簡者相似而實不相因。並知西夏女真之文字，其設志根於契丹者數百年來疑莫能明者，始一旦識其源流，剖其涇渭。是編於其石刻，輯為專書，使契丹文字傳播於世，豈特於金石文字之學厥功殊偉，其所博采名家考釋論著，以資參考，尚其後焉者也。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　原刊影本

馮汝玠撰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初集四卷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所輯有鄴中片羽古鉨集林衡齋金石識小錄衡齋藏見古玉圖均已著錄是編卷首有于省吾序卷中所輯吉金自三代迄於有清凡一百九十一器其中關於權衡度量諸器如公鋗萬石之錢權始建國之衡及漢尺清尺皆名家圖譜所無足資考古之稽徵而近年鄴中某家集所出楚器中之王命傳賃虎符其銘與吳愙齋所藏龍節文字悉同不惟可徵三代古符之制度並可證明久見著錄之龍節確為古之符節以知可知按以知愙齋命名龍節之不誤而定名家之紛議其他如留文字之多如留壺圖象之美如西豕尊形狀之奇如人面獸身刀嵌鑲之精如松石雲紋鈁與剔鑄端銅及門鋪車軨犂飾及雀犢由準奉銀錠以向所未聞為名家秘藏近時出土不經見之品至千叟宴銀錠步軍統領僕鋭哲等符字尺者清禮制之一斑雖亦其所見之器近至有清而由三代漢晉歷唐宋元明迄於有清而止亦與陳氏求古精舍吉金圖三代漢晉金石之外收一家之錢符如意為阮文達遂應撤去者比核其所錄按所見而輯成既精且精視吳愙齋恒軒所藏所見吉金錄之所見僅屬三代彝器者蓋有過之矣

古金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金錄四卷，清萬光煒撰。光煒字子昭，江蘇無錫人。是編前有乾隆壬寅萬氏自序、李書真州圖推通題七古一篇及汪鳴珂、吳紹濂和跋。卷首序後為目錄及錢幣考九則。卷中所錄爲幣，卷一自太昊幣至古幣凡二十八品，卷二自五二金幣至三代以上幣凡二十六品，卷三為稱心古刀凡種凡六十四品，卷四為自齋吉布及異布凡五十二品，附以古戈四器，計古泉幣及古兵都為一百七十五品。按其卷中所考，若則其說無非勦襲路史及宋以前舊譜之文，毫無訂證。其中引文試通考古文泉錢字作泉，言其形如泉，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豎不從水，尤不識篆體者，非六書之旨。卷中所錄名泉亦[illegible]非尋常習見之品，無一奇特可資參考之泉，不惟與李氏、鮑氏之古泉匯、續古泉匯、王氏之古泉彙考搜羅宏富、考證精確者相去不啻霄壤，即視初氏之吉金所見錄、倪氏之古今錢略、張氏之錢志新編、吳氏之泉幣圖說，間有所長可資節取者，亦殊未可同日而語，惟與朱楓之吉金待問錄所藏相類，所考相等，僅可在泉幣圖說之中聊備一種而已。

安陽金石錄　嘉慶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安陽金石錄十二卷，清武億撰。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所著金石三跋、偃師金石記、偃師金石遺文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均已著錄。是編本因纂修縣志別撰刊行，故卷中首尾無序跋，惟錄一邑金石，計所錄為商金五種、周金二種、新莽金二種、漢石四種、後趙石二種、東魏石三種、北齊石九種、隋石四種、魏齊無年代者亦一種、唐石二十九種、五代金石二種、宋石三十五種、金碑五種、元石刻四十八種、金刻九種，都一百四十七種。不分金石，統以時代為先後為次。金則惟據見存者入錄，新莽以前之金刻，錄其文兼摹其款，並詳其尺寸；元以後之金刻，則但錄其文。石則不論存佚，悉以錄。其存者，漢以前亦錄其文兼摹其款；後趙以後石刻，則惟據原石錄其文，文有漫漶不可句讀者，而書見於他書可據以補入者，則錄其字，注於闕字之下。其佚者，石佚而文有可考者，則據各書所載錄其文；石與文並佚，而書撰立石之人有可考者，亦據各書所載錄其姓名；其文與書撰立石之人並佚者，則據各書所載其標舉其目。每種之下，並為之詳考校釋，考訂二者兼長。彼志一郡邑之金石，但錄見存石刻之文而不為之考釋，與但考錄見存之文而不補輯其已佚之文、已闕之字者，皆所不及。惟卷中所錄，獨注重鴻篇鉅製，於碑誌之文則特錄於目後，於塔記、鐘款等文則附記於考中，同一原文而所錄彼此互異，體例不一，尚嫌其斟酌未能盡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濟南金石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濟南金石志四卷清馮雲鵷撰雲鵷字集軒江蘇南通州人嘉慶辛未進士官山東滋陽曲阜滕縣諸縣知縣權滕州知州是編乃其纂修府志時纂所別錄者與武虛谷之修安陽志別成安陽金石錄其例正同卷首有汪喜孫序卷一爲歷代金卷二至四爲歷代石其前各冠以記述其纂作之意無異凡例所錄金石金自元代迄於有清凡屬濟南一郡所出所藏所見者悉錄之石分郡屬之十六邑上自爲序各從其刻之歲古至近迄於其修志時止不論存佚凡載於志乘者悉錄之並採輯志外金石諸書及新出土諸刻並立者名刻以增益之金則除文字漫滅者悉錄原文石則已佚及已載於各志碑文而不者不錄原文而其所錄見存之石亦間有所略焉按濟南一郡之金石金則山左金石志所係者數此則據金石萃編金石索諸書所載及其所後所出所藏所見者補入石則山左金石志書二百九十九種訪碑錄增有二十九種均於禹城長山兩邑之金石闕如此則補其所遺並於兩邑並闕且於金石均廣及明清凡前此金石諸書郡邑諸志所未載者增其諸益頗足備稽徵也

虢季子白盤銘考　同治中重刻本　　馮汝玠撰

虢季子白盤銘考一卷，清吳雲撰。雲字少青，又字平齋，晚號退樓，浙江歸安人（江蘇補用道）。權蘇州、鎮江兩府。是編所考惟虢季子白一盤，首為汪嵐坡縮摹盤圖，次記盤之尺寸重量，次依原銘大小摹其文字，又次為吳氏所撰釋文及其所記。據其所述，謂咸豐乙未詣徐氏訪此盤，摩挲竟日，既手拓其文，後依器之形縮摹，屬汪嵐坡泰基縮摹於冊，並錄陳介祺、呂佺孫、張穆、翁大年、瞿樹寶五家考證，又參以己見為之逐句詮釋，付梓於世。庚申之變，版遭劫火，爰取前書重鋟，并彙諸家著錄，不復再贅，故此本無五家考證，惟存吳氏詮釋之文。考各家所考證盤銘，陳介祺、呂佺孫、張穆之考證已具載於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中，其翁、瞿兩家與平齋所考證則均未著錄。吳氏此考於虢地特詳，其定䖒字之下為成字，釋為䖒成于王，正足與呂佺孫之釋為䖒馘、陳介祺之釋

為䖒俘，若備一說。原版毀於劫火之後，所賴以傳於世者，惟有此重刻本。劉氏盋亭山錄中所刊盤圖及其考記，即據此本錄入也。

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　原鈐本　馮汝玠撰

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六卷，清吳雲纂。雲字少青，號平齋，晚號退樓，浙江歸安人。諸生，援例江蘇通判，洊至補用道，權蘇州、鎮江兩府知府。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兩罍軒印考漫存、二百蘭亭收藏金石記、虢季子白盤銘考、兩罍軒尺牘，多已著錄。是編首有同治三年馮桂芬與吳氏自序及目次。卷一至六爲鈐印文，皆漢魏晉三朝官印，凡七十八方。先爵後官，先内後外，先中夏而後蠻夷，分列部居，依次序列。每方之下悉摹其鈕料於前，鈐其原印於後，並逐印加以考證，以爲之釋。據其自序所述，乃就其所藏周秦以來官私古印八百餘方，簡其中之官印，汰其重複，編印而成。按印譜一書，宋元以來輯錄者，或附見諸書，或彙爲專譜，率皆彙印不分官私，相廁，且悉寄之梨棗，模刻失真，或間或有論說，亦多疏略。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始專輯官印之譜，雖蒐討極備，考訂極詳，而印文悉從前人譜錄鉤摹而出，究非廬山真面。是編則專輯漢魏晉官印，自爲一編，不與周秦古璽、歷代私印相雜廁。所摹鈕制，形容畢肖；所鈐印文，毫釐不爽；而加考釋，可與史志爲據，究能無穿鑿附會之病。於體例、圖繪、文字、考訂四者無一不善，不惟足補前諸家之譜，舉而足與之並駕齊驅。即吳氏於是編之後，續廣之兩罍軒印考漫存官印考釋，雖皆有所增加，而印文全出於摹刻，已遜於是編之鈐以原印。至官印後續以私印，尤嫌蛇足之累，未足與之相提並論也。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顧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十二卷附石刻書法源流
考清毛鳳枝撰鳳枝字子林官陝江蘇甘泉
人官陝西知縣是編卷首爲總目自序凡例
及引用書目首十卷爲存逸考一至九卷考
陝西金石之存逸十卷考甘肅金石之存逸並
附未詳古碑八種其十一二兩卷則就前十卷所
考兩省存逸之金石別爲目錄並倣太史公自序
之例分卷述其著作之意爲後序各卷之後
並所撰石刻書法源流考附焉核其全書其所
列金石據各郡邑所存及各家所著錄者分別
郡邑名依時代序列其遷徙移靡定之誌
墓石刻則按其銘中所載葬地考其屬何郡
邑分別隸屬每種標目下志考存逸及未詳所
在分別注明其於碑各刻原文則或錄或不錄其
而加考釋亦或詳或不詳惟於其存逸之間特
別注重如其於華嶽廟題名則分有拓本與有
摹本者未見拓本者及見於昌黎文集及金石

萃編者皆一一爲之詳考其數以校歐陽文忠
集古錄所載數目已逸若干除重題三題名若
干實有若干於久逸而猶顯於世之劉洒集就誌
碑則所考稍爲加詳顧其命書之命名之義實
足相副其後二卷之目錄則爲其前十卷所考
之金石存逸便其檢尋而作殊無深意其所
附之石刻書法源流考則但就所見發抒己可
備一家之言而已

漢隸今存錄 小方壺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漢隸今存錄一卷附吳魏一卷，清王琛撰。琛字玉舲，江南清河人，舉人。是編首無序目，惟末有光緒丙戌其姪錫祺校刊時跋。卷中錄兩漢石刻一百九種，補錄漢石刻二種，後附魏刻九種，吳刻四種，都一百二十四種。其體例不論石之存佚，惟以其隸尚傳於世者為主，如熹平石經尚書、論語殘字，淮源桐柏廟碑，西嶽華山廟碑，郙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郭泰碑，淳于長夏承碑，元儒先生婁壽碑，幽州刺史朱龜碑，圉令趙君碑，戚伯著碑。其石久亡，而尚有重刻雙鉤之本者，悉以入錄，並於其碑書其某某刻某某刻從某某本出，凡見於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阮文達華山寺碑考、張德容金石聚、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及吳山夫翁方綱等所採以摹刻者，詳其流傳之緒、鉤刻之源。其於兩漢石刻不在存石而在存字，其於存字又不在篆而在隸，故於以篆書之摩崖上有刻石、嵩嶽少室石闕、開母廟石闕銘，祝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悉不具錄，特以存隸名其書，而所述重摹漢隸古刻亦特加詳焉。

曲阜碑碣考　石印本　馮汝玠撰

曲阜碑碣考四卷清孔祥霖輯祥霖字少霑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孫光緒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河南提學使是編卷首有南海康有為及孔氏自序卷一至四分甲乙丙丁四部部各為卷甲部專列同文門內古碑碣之最精最著者凡四十五種乙部專列至聖廟內散置歷代之碑碣凡四百五十二種丙部專列至聖林內歷代之碑碣凡二百三十四種丁部專列

曲邑城郭坊里舊學宮貢院書院廟宇等處歷代之碑碣凡二百四十六種都九百七十七種四部惟甲部所列碑碣自漢至唐宋而止餘悉自漢迄於有清各部序次皆以時代為先後其碑陰側題刻則不拘年月概附於正碑之下至丁部後所附之周公顏子兩廟碑碣則各依其時代先後為序每種下各詳其書撰姓名立碑年月及其書體其同文門下碑碣則附以諸先達考據評語而聖廟內碑碣則詳其所

在方位至聖林內碑碣則詳其主塋者之代數為按曲邑碑碣前此考之者孔昭薰至聖林廟碑目獨詳於闕里不及其他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雖不限於林廟仍不免有所遺漏且吳目僅至元而止明清兩代碑碣並付闕如孔目雖兼及明清而有清僅至道光十八年而止是編所考既於曲阜一邑搜輯靡遺更於闕里林廟臚列極清凡孔吳兩目所未兼及錄而未詳者胥可於是編求之也

延鴻閣藏器目 大興孫氏傳鈔本 潘汝珍撰

延鴻閣藏器目一卷，清宗室溥倫藏。溥倫字敘齋，固山貝子。是目乃近年大興孫氏據其所藏傳鈔之本，為江氏靈鶼閣舊書所未及刊，山左高翰生鈔傳鈔諸目所未及錄者也。計所藏器為鼎七，彝五，觚二，觶二，壺二，鬲二，敦四，盤二，爵九，角七，鈁二，鐙二，鉤四，戈六，方二，尊二，卣、簋、鐘、匜、瓶、甗、盦、銷、鑪、洗、環、劍、卷、范、弩機、鐎斗各一，都七十六器。按延鴻閣所藏，其豐富雖不及葉東卿之平安館、李山農之寶名齋、潘文勤之攀古樓、陳壽卿之簠齋、吳清卿之愙齋，而視李方赤之愛吾鼎齋、李竹朋之古泉書屋、丁彥臣之梅花草盦、盛伯羲之鬱華閣、許印林之一鐙精舍、王文敏之齋古金室，各家所藏則均過之。與張叔未之清儀閣、劉燕庭之嘉蔭簃、吳子苾之雙虞壺齋、吳平齋之兩罍軒、王戟門之選青閣所藏頗足相埒。其中雖無鴻文鉅製之重器，如潘氏之盂鼎、齊鎛，陳氏之毛公鼎，吳氏之齊侯罍，而選擇甚精，器多精品，在光宣時代，亦收藏彝器家之一。其彝器之外，並藏有熹平四年延年石室刻石，為從來言漢刻者所未經見，與咸同間端邸藏器僅寥寥數種者不同。惜其身後不數年，即散失無存，幸賴有此傳鈔之目，尚可據以考其所藏之器也。

金石學錄續補　石董樓原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學錄續補二卷附拾遺附錄清褚德彝撰德彝原名德儀以避宣統御名易今名字松窗浙江餘杭人光緒中舉人是編卷首有庚申遼陽楊鍾羲序序謂為凡例目錄上下兩卷及拾遺而錄金石各家以藏器藏石著書為對其僅工於鑒別精於椎拓善於剔繪之客於各家者及鬻古器之肆估毒販則入於附錄為

按金石之學至清而盛近尤人才輩出研究益精

李遇孫金石學錄限於嘉道陸存齋金石學錄補亦只及於咸同光緒中葉以後之人文不悉遠逸前代即當清乾嘉諸家所未及之幽偏比而數十年來學者耳目所及恆苦聞見難周是編採各家詩文集及各金石之書廣為搜輯最錄近時金石人文燦然有列於學者之稽徵稡益匯浚合之遇孫所錄存齋所補洵堪鼎足惟所敘各家間於金石之著作於姚覲元之中州金石表王文敏之天壤閣雜記徐樹鈞之晉鴝齋題跋繆荃孫之蜀石經校記遂金存石目花刹銘之循園古冢文字跋尾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元氏誌錄均未敘入並以王文敏所編之選青閣藏器目誤作王錫棨之作以龔心釗之瞻麓齋印譜誤作龔心銘之作且訛瞻麓為瞻懷以王文敏之漢石存目誤作尹彭壽之作且以尹所著之魏晉存石目訛為三國六朝石刻存目其中頗有闕漏則閱者不可不知也

淮陰金石僅存錄　小方壺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淮陰金石僅存錄一卷附編一卷補遺一條卷

羅振玉輯錄。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諸生，官學部參事。所著金石諸書已多著錄。是編錄唐迄金石刻十八種，附編錄明石刻十七種，及已佚諸碑十三種，補錄錄西魏迄元石刻八十六種。除已佚諸碑外，皆原刻見存及有重刻者。每種標目之下，詳其尺寸，錄其原文，並附以各家題跋而加考證，一如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核其所錄多至一百數十種，較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列淮安一府古刻多數十倍，即去其所列南宋諸詩八十種暨明刻十七種，亦倍於吳目所錄。其所錄諸刻，多前人著錄之所無。所錄碑文中題名諸人之官階姓氏名亦多府志記載之所無，而加考證。於唐楚州官廳題名幢營田判官廳元之府志誤作廳立之楚州判史鄭復，府志誤作楚州巡官范考，漏未及正者，則為之補正。李駿方其人范考，著未及詳者，則據蓬萊觀碑，補唐書藝文志注、天台集、李駿方詩注，為之詳考。於元普照寺鐘款凡丁晏天依鐘款訛繆，奪漏譌目皆是者，亦就原鐘審諦一一為之補正，尤能訂補前人著錄之闕誤。雖與陸心源之吳興金石杜春生之越中金石記、柏森之括蒼金石記例不同，而為錄之詳，考訂之審，殆有過之而無不及。金石著錄之書晚出彌精，於是編可以徵矣。

金泥石屑　原影本　　馮汝玠撰

金泥石屑二卷　羅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前清官學部參事是編卷首有丙辰羅氏自序序後為目卷末附之以說上卷所錄為金其屬為金銅治銀鐵五種凡五十器下卷為石其屬為土甸玉瓷石五種凡二十四器都為七十四器其中兼零小品居其多數故其著名之下金石之下不名泥與屑焉卷中所錄各器多為金石家所未著錄卷末所附之說則僅就諸器各記其概略不加考釋無關要義其意蓋以傳其器之文字為主雖其中唐大中銅罍與嘉年款銅鐘元曼水壺已見於所輯兩浙佚金佚石輯存吳越投龍銀簡已見於張燕昌金石契吳越金塗銅塔已見於錢泳金塗銅塔考張燕昌金石契馮雲鵬金石索鈞非盡不經見之品而金屬中之郢爰金鷹節鉛人唐開元投龍簡宋潭州大禮銀明沈清鐵券石屬中之太室墳瓿墳霸陵過氏瓴樸

滿吳越投龍玉簡皆從來著錄之所未載不獨可資考證尤足以擴見聞視鮑昌熙所撰之金石屑強半為清儀閣一家舊藏者勝之遠矣

兩浙佚金佚石輯存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兩浙佚金佚石輯存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輯刊存，又號偵廬，浙江上虞人，清生官學部參事。是編首有丁巳羅氏自序，次為序目。卷中所輯已佚之金，為唐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銅磬、唐佛說彌陀經銅鐘、宋嘉興府新鑄銅漏銘、奉化銅漏銘、元上虞銅漏銘；已佚之石，為晉楊紹買地銘券、唐梁慶專誌、唐邑公夫人專誌、唐周文遂專誌。雖僅九種，皆為浙中已佚之金石，而銅磬為費屺懷所藏舊拓，奉化銅漏為釋六舟所手拓，楊紹買地券為何子貞所藏舊拓，梁慶、邑夫人、周文遂三誌為張叔未手拓，並附有張叔未、王福田所題墨跡，並皆出於名鑒賞家舊收藏，尤已佚金石不可多得之本。其中推唐大中銅磬，按王錕語雨樓碑目、王錕、錢大昕、徐樹業、在蘭、六舟、張叔未諸人題跋，知其本為天台寺國清寺故物，後為對路薄氏購藏，旋為桐鄉汪學山以良田二十畝易歸，洛又歸於畢秋帆，其後則屢易主，不知所歸。並石磬口分書年月一行，往往失搨，猶西像各家題跋所述，識其要之淵源搨之完闕，餘則展轉流徙，無從蹤跡矣。

四朝寶鈔圖録 石影本

馮汝玠撰

四朝寶鈔圖録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諸生，官學部參事。是編首有甲寅羅氏自序。卷中圖金三合十貫大鈔、山東東路十貫大鈔及二貫鈔銅版各一，貞祐五貫寶券、興定寶泉二貫銅版各一，元二貫鈔銅版一，元一百文、二千文楮鈔各一，明一貫楮鈔一，清二千寶鈔、一千五百寶鈔、一千寶鈔、五百寶鈔各一，一兩、三兩、五兩、十兩官票各一。計自金至清凡銅版六、楮鈔十一，都一十七種。末附考釋，於金元明銅版，志系其文，附之以考；於清之寶鈔官票，則第附以考而略其文。其十兩官票、一千五百寶鈔、一千寶鈔、五百寶鈔四種，則得於圖録已成之後，僅附圖於末，並考亦從略焉。按譜録之書，率詳於錢而略於鈔。惟孟麟泉布統志、鮑康大錢圖録於楮及之。其泉布統志所録唐宋以來各鈔七十餘種，元明以前者，志出偽造，不足徵信。其大錢圖録所録楮鈔，亦僅有清數種，不足以資博考。是編所録版鈔，或據名家收藏之鈔原版入録，或據流行未毀之原鈔入録。較之孟氏所録，既信而有徵；較之鮑氏所録，亦視彼為詳。惟所録僅此十餘種，而金元明清鈔幣之制度等差，據此已足以識其梗概，而與四朝食貨之志互相印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摘十六卷，清陳善墀輯。善墀字丹皆，湖南郴州人，官瀏陽教官。是編採取金石法帖及當時名人之書若干種，不分篆隸行楷，每種摘其數字或數十字，彙摹成編。前有羅汝懷、賀祥麟、何變諸序及凡例，與其摘所錄書姓名碑帖目錄。卷一為上古夏商周秦之書，卷二至三為兩漢三國之書，卷四為兩晉之書，卷五為六書朝之書，卷六至九為隋唐五代之書，卷十至十二為宋金之書，卷十三為元明之書，卷十四至十六為有清一代之書。其中有初刻，有續刻，紛然雜厠，與目錄序次殊不相應。其選擇各書既選擇不精，雜糅無緒，各家對於是編抄論不一。楊翰息遺草堂詩鈔題其僞楊圖詩注則稱其刻有金石摘一書，搜羅甚富。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則謂其鈎摹草率，貪博不精，亦所習魚層見疊出，雁特影錦碑金雖稱善本，而影摘刪漫無標準，殊為梨棗之厄。寬容氏金石書錄目則謂其真偽雜糅，無足取者。綜其所論，息遺草堂詩注與石廬金石書錄目均不免於偏，當惟金石書錄目之評是編最為持平之論也。

交廣印度兩道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伯希和撰、新唐書地理志賈耽紀入四夷之路最要者七、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是編所考者此二道之今地也、原書不分卷第篇目、經譯者釐為上下兩卷、每卷又分子目若干、上卷曰陸道考、紀由安南都護府治入雲南經緬甸而通印度等道、由驩州至環王及真臘等道、於所經山川城邑多為考訂、並及南詔與緬甸文化之關係、支那名稱之起源、林邑占城之古都、下卷曰海道考、紀由廣州通大食國都縛達一道、於沿途所經之國、考證比附綦詳、並及南海中之崑崙、惟所考止於印度南端、自印度西岸達於縛達關焉、昔日印度文化東漸、恆河以東及南海諸地、多取印度地名而自名、印度有瞻博、林邑亦稱占婆、印度有羯餕伽、爪哇亦稱訶陵、甚至雲南亦有乾陀羅之號、然則雲南傳有鷲峯畢鉢羅窟等佛跡、亦有所本、是皆為伯希和考證之成績、其後復有人引伸其說、撰有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室利佛逝考、安南都護府疆域考、占婆史、達古臺考等編、則此書影響學界可謂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鄭和下西洋考　商務印書館本（在印行中）

法國伯希和撰、鄭和、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明史有傳、永樂宣德間、和等將士卒駕大舶、通使西洋、二十八年間、先後七奉使、歷三十餘國、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明史所謂之西洋、蓋指印度洋也、至利瑪竇東來以後、始漸以西洋為歐洲之稱、近六十年來、西人研究鄭和奉使事者、已有考證五六種、然多未細考史源、言之不詳、考鄭和奉使時、隨行者有馬歡費信鞏珍三人、歸撰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書、並為研究鄭和奉使事者所應參考之佳作、惟西洋番國志今已佚而不傳、僅餘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二編、顧此二書為通譯者之記錄、俚詞俗字、通篇皆是、文人讀其書者、不免意為刪潤、頗失其真、今日流傳之本、有原本及刪潤本之別、刪潤本較風行、遂使西人研究之成績不無舛誤、伯希和是編、蓋為對於前人糾謬補闕而撰、通編皆用書評體裁、不分卷第篇目、前半言版本、並考證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及其所歷之地、後半糾正譯文、並校勘瀛涯勝覽之文、惟考證版本不無挂漏、瀛

涯勝覽今存之本，除張昇本刪削太甚外，計有紀錄彙編、國朝典故、勝朝遺事所收三本，別有三寶征彝集，原見天一閣書目、抱經堂藏書志等目著錄，今不知為何人所得。伯希和所見者，僅紀錄彙編、勝朝遺事二本。星槎勝覽今存之本，除通行之刪潤本外，尚有原本，今可見者，有國朝典故本及天一閣本，其國朝典故本亦為伯希和所未見。至若新發現之史料，若馬哈只墓誌銘、泉州行香碑記、西安重修清淨寺記、摩利支天經、天妃救苦經等經尾題記，並皆未見，挂漏雖多，第其以鴻博之語言學識，詮釋南海之地理名物，皆非前人所能及。近年西方所藏漢籍雖多，此類史料要不及東土之廣，見聞偶有未及，未能責其疏也。

秦代初平南越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鄂盧梭撰(L. Aurousseau)。古南越之地，東起東甌，西抵交趾，趙佗立國，統稱南越。昔人研究古史者，對此龐大區域，頗少綜合研究，是書蓋其試編也。首緒論，次考平南越前之中國南境，次考象郡之方位，次輯子史文以證其說，次結論，附考安南民族之起源。其精粹處，則在歷舉南康記、廣州記、水經注、輿地志諸書中之五嶺今地，考證詳明；久無定讞之林邑古都，斷為今之安南茶蕎；謂秦代初次用兵南越，事在始皇二十六年。象郡舊考在今之安南，惟馬司帛洛(H. Maspero)僅據山海經之沅水、鬱水兩條，茂陵書象郡治臨塵一語，及前漢書本紀元鳳五年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之文，斷在今廣西、貴州境內。是編仍主舊說，力駁馬司帛洛立說之誤，不為無見。惟附錄謂楚滅越後，越人西南徙，建設東甌、閩越、南越、駱越等國，因以諸國皆屬同一種族，未免穿鑿附會也。

占婆史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馬司培羅(Maspero)撰、今安南中圻南圻之地、昔為一國、古稱林邑、唐元和後改稱環王、唐末時又改稱占城、其名在中國載籍中凡三變、惟考諸碑、此國始終僅有一名、即唐書之占婆、玄奘之瞻波、義淨之占波是已、今名占婆者、名從主人也、其國原與中國隣、交州自立後、雖與中國隔離、仍舊關係未絕、五代史以為占城自古未通中國、誤也、其事跡散見載籍之中、惟前此從未有人裒輯成編、是書取材大致有三、曰中國載籍、曰安南載籍、曰梵占吉蔑等文字之碑銘、馬司培羅非漢學專家、於漢文記載不無挂漏、故於島夷誌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朝貢典錄、明一統志諸書之占城條、概未引證、而又仿埃及史之例、析占城王朝為十五朝、未免有所附會、此其一失、顧其裒輯千數百年間之史文碑誌、源委燦然、使今日文化湮滅之占波有史跡可尋、不能謂其用力不勤也、

西突厥史料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Chavannes)撰、是書分四篇、首緒說、考訂西突厥之世系年代、及自高昌至碎葉城之兩道里程、次裒輯隋唐諸書之西突厥列傳、附以註釋、次裒輯諸正史列傳之與西突厥有關係者、並及大藏中之光智傳、玄奘記傳、悟空行記、次為西突厥史略、起東西突厥之分離、迄西突厥之滅亡、並考訂中國當時在西突厥故地所置之府州、以及其後西域諸國之叛附、殿以冊府元龜中之史料、以補前編裒輯之所未備、案隋唐時之西突厥、據地東起金山、西抵鹹海、龐然為中亞之一大國、西域諸國鮮不臣附、其史料散見於東西載籍者不少、尤以見於中國載籍者為最多、沙畹裒輯其文、並旁採西方載籍、徵引詳贍、首尾貫串、洵佳作也、惟是書刻於光緒癸卯甲辰間、於後來敦煌發現之古籍、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之類、未及徵引、所錄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之文、亦有未備、全書非成於一時、自前編脫稿、迄補編裒輯時、前後亘四年、舊考沿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西域水道記之誤者、後雖隨時訂正、然前後未能一

貫，尚未能稱為定本也。第歐洲漢學之發達，西方史家所撰世界史，因以加增若干篇章，要以是書為濫觴。後日考證西域南海之新作，若伯希和之扶南考，馬司培羅之占婆史，費瑯之蘇門答剌古國考等編，皆以是書為式，要不能謂非沙畹提倡奮萃之功焉。

蘇門答剌古國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費瑯撰。不分卷數。首緒言，次漢文記載，次馬來文梵文大稔文碑銘，次大食文波斯文記載，次室利佛逝考，次金洲考，殿以蘇門答剌史草，案蘇門答剌譯名，首見明史，僅指啞齊一地。宋史三佛齊傳有蘇勿吒，乃其同名異譯，則指浡淋邦，亦即諸蕃志著錄之三佛齊也。據費瑯之考訂，三佛齊為室利佛逝之音轉，證明前人考訂室利佛逝即今浡淋邦一說之是，復互勘東西記載，知古稱蘇門答剌全島曰金洲，貫串史文，徵引詳贍。

頗有裨於史地之考證。惟其謂後漢書之葉調，扶南土俗傳之諸薄，法顯傳之耶婆提，高僧傳求那跋摩傳之闍婆，並指蘇門答剌而非爪哇，與克倫之說未合，且將近年爪哇發現古代宮殿祠寺之遺跡一概抹煞，未免有所附會。諸蕃志固言宋時三佛齊管州十五，為南海之一大國，第至元代，爪哇之滿者伯夷亦曾侵併蘇門答剌，不能謂古之葉調闍婆必非爪哇也。馬可波羅行記稱二島曰大小爪哇，古時偶用一名名二島，理或有之。若謂其專屬蘇門答剌，似未免武斷云。

蒙古史七卷 商務印書館本（在印行中）

瑞典國多桑撰、多桑正言朶松、此作多桑、從舊譯也、書分七卷、首緒言、一卷始成吉思汗之先世、迄成吉思汗之殂、二卷言窩濶台貴由蒙哥三汗事、三卷始忽必烈、迄元之亡、四卷始札闌丁之復國、迄旭烈兀之殂、五卷言阿八哈阿合馬兩代事、六卷言阿魯渾乞合都伯都合贊四汗事、七卷言完者都不賽因二汗事、迄於波斯汗國之瓦解、所採史源大致有三、一為中國載籍、一為回教載籍、一為當時歐洲人之記錄、採摭既廣、精粗兼括、中國載籍僅據宋君榮馮秉正等之譯文、而所譯者惟限續通鑑綱目及元史本紀列傳數篇、當時尚不知有黑韃事略蒙韃備錄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書、是書既未能直接鈎稽羣書、故所得成績最劣、回教載籍若剌失德丁朮外尼瓦撒夫等書、迄今尚未見有全部譯文、是書徵引甚博、故雖出版逾百年、尚不失為研究蒙古史者之佳作、惟是譯名未能一貫、鈔寫間有譌誤、勘對不無困難、歷來改修元史者、多稱取材於是書、其實皆未直接參稽其文、綜觀全書內容、雖然瑕瑜互見、要為讀史者所不廢也、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二十卷 商務印書館本

荷蘭國希勒格撰。是書分二十卷，每卷一國，曰扶桑國，曰文身國，曰女國，曰小人國，曰大漢國，曰大人國，曰君子國，曰白民國，曰青丘國，曰黑齒國，曰玄股國，曰勞民國，曰泥離國，曰背明國，曰鬱夷國，曰含明國，曰吳明國，曰三神山，曰古琉球國，曰女人國。案所考諸國名，固有數國曾見史傳著錄，餘則僅見於山海經、淮南子、十洲記、拾遺記、杜陽雜編，皆世俗傳說，文人影撰，非必實有其國，乃希勒格竟謂某國即今之某地，未免好異嗜奇，

除謂扶桑為樺太，稍涉影響，謂明代以前之琉球為臺灣，確有見地外，餘考皆穿鑿附會之說也。希勒格精通數國語言，然於漢文造詣未深，其上李文忠公書，餖飣堆砌，不成文理，而為人剛愎自信，凡有駁其一字一說者，莫不受其詆訶，故死後尚為眾矢之的。然其手創之通報，迄今不失為考證漢學之淵藪，則其功亦未可沒也。

史地叢考初編一冊、續編一冊、三編一冊、 商務印書館本

史地叢考初編，輯考證之文十篇，曰龜茲語考，說明近年在西域發現之乙種吐火羅語為龜茲語。曰王玄策使印度記，輯唐書並釋藏之文，考證王玄策使印度事。以上二編並烈維撰。曰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說明古之高昌，遼、金、元之和州火州，並在今之哈喇和卓。曰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據敦煌發現之沙州都督府圖經寫本，考證唐初有一康國首領東來蒲昌海南，胡人隨之，因成聚落。曰吐谷渾為蒙古

語系人種說，說明史之吐谷渾亦稱阿柴、阿貲，為蒙古語系之種族。曰犂軒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說，說明史之犂軒即那先比丘經之阿荔散，殆指埃及之亞歷山大城。曰中國乾漆造像考，言乾漆造像古名夾紵，元代名摶換，又曰脫活，明代曰脫沙，其法始創於晉時。以上五編並伯希和撰。曰大月氏都城考，歷考吐火羅故地八百年之沿革，證明大月氏之都城，初在巴達克山，後徙薄羅。曰魏略西戎傳箋註，考證魏略西戎傳入西域三道中之諸國。曰罽賓考，考證古之罽賓即唐之伽濕彌

羅、唐之劉賓則指迦畢試、以上三編並沙畹撰、續編輯考證之文四篇、曰扶南考、輯史文考訂扶南即柬埔寨、惟地逾今柬埔寨之西境、曰真臘風土記箋註、用梵語吉蔑語等語、考訂真臘風土記中之名物、以上二編並伯希和撰、曰越南歷朝世系、鈎稽越南史書、考訂越南歷朝世系、始鴻厖氏、止成泰帝、迦節撰、曰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據大藏方等部之日藏月藏寶積等經、考諸國名、並說明諸經多由西域轉販而至東夏、烈維撰、三編輯考證之文四編、並馬司帛洛撰、曰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據中國載籍及安南史錄、以考唐代安南都護府所領諸州縣、惟僅及北圻之文峯長三州、至中圻之愛驩演福祿四州、皆無考證、則為未成之稿也、曰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此篇續考安南都護府廢止以後、明代交趾布政司建置以前、安南行政區域之分合沿革、曰秦漢象郡考、據山海經沅水鬱水兩條、前漢書引茂陵書一條、獨謂漢之象郡在牂牁鬱林之間、跨有今貴州廣西兩省之地、鄂校曾駁其說、仍以象郡當漢之日南、今廣平廣治兩省之地、曰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輯四十二章經序、牟子理惑論、吳書、化胡經、後漢紀、後漢書、宣祥記、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水經注、洛陽伽藍記、漢法內傳、魏書之文、以證漢明感夢遣使事始為一種傳說、共為文十八篇、並為西方漢學家近二十餘年來考證之成績、雖間有附會之說、如象郡考之類、然大致皆博洽精密、頗有裨於史學也、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商務印書館本

年里（Mullie）撰。年里籍貫未詳、東蒙古之傳教師也、嘗赴巴林旗探考遼代舊城遺跡、是編為其探考之成績、全書不分卷第、僅著標題、曰薛映之行程及其疏證、曰潢河石橋、謂即今之巴林橋、曰饒州故城、疑在潢河橋西南二十里、與承德府志引北番地理志在橋西北六十里之說異、曰保河館及黑水河、謂薛映所記之黑水河即今之白水、保河館在水之南、曰祖州舊城、謂遼城在滿濟克山後、曰祖山在城之西、曰綽廟、為今日東蒙各旗之佛教聖地、華人名曰小五台山、曰上京、證明蒙古遊牧記上京在波羅城之說不誤、曰懷州、謂在廓爾戈台河之上流、曰懷陵、謂在懷州廢城之西二十里、今尚見有宮殿遺跡、曰慶州、在今白塔子城內、曰慶陵、在白塔子東二十里、曰邊牆、述金代所築之邊牆、後歷述尚待考證之廢城古墓、立說雖間與舊考不盡相合、然年里親歷而手記之、究非面壁空談者比、自此書譯本出、竟有人按圖索驥、盜掘陵墓、得契丹字碑數座、運至瀋陽、盜者曾以拓本一紙贈年里、今其影本載通報中、契丹大字世所罕見、脫有人據諸碑以考契丹語言、當必大有發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國西部考古記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色伽蘭撰 民國甲寅年，法國教育部及考古學院遣色伽蘭等測量揚子江上流之水道，並考察四川省內之古物，是編為其所得成績最先報告書，書分四章，曰中國古代之石刻，曰崖墓，曰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曰渭水諸陵，案自沙畹考察中國北方古物以後，中國固有藝術與印度輸入藝術之判別始顯，此次考古隊在四川，於前者得見漢代之碑闕崖墓，於後者得見周隋唐宋諸代之佛龕造像，並獲見參合兩種藝術之梁代作品，顧諸作品多無文字，所以太半不見志乘著錄，尤以崖墓為甚，四川通志似僅著錄兩所，一為卷四十五昭化鮑三娘墓，一為卷六十引隸釋所誌彭山張氏墓，此次考古隊發現相類崖墓不少，使不託文字之藝術作品得傳於世，世人乃知漢代作品不僅有山東孝堂山石室及武氏祠堂之雕文刻畫，而四川亦頗有之，則搜剔幽隱之功不小，非特有裨於讀史談藝而已也，考杜光庭錄異記卷六，陵州陽山熖陽洞條，謂乾德三年發現石洞，深三丈九尺，有三重石門，鐫鑿精巧，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闊七尺三寸，高五尺，房內有石牀一所，西北畔有石牀石竈云云，蓋亦崖墓之類，唐陵州即今仁壽，則沱江流域亦有崖墓，不僅嘉陵江岷江二流域惟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孔雀經藥叉名識與地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烈維今存撰、釋藏經律傳記、頗有裨於輿地考證、此徵識梵書者所共知也、諸經中列舉地名最多者、大孔雀經乃其一種、其漢譯足本有三、西藏譯本有一、梵文原本今存者亦有數種、是編取此經之藥叉名錄一分、用漢藏梵三種文字本對勘、校其同異、正其謬誤、於印度之古地名考訂纂詳、且可據漢本之譯例、考證漢字之古讀、於輿記韻學皆有裨益、若謂第三十五行之國名、由輿答跋他邪、轉為難提跋達邪、即玄應音義之闍烏荼婆他那、西域記之漕矩吒、大食人行記中之謝颶、九十七行之烏長、即西域記之烏仗那、證以孔雀經之原名、與見舊考梵名譌誤、皆頗有資於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國之旅行家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撰、是編輯中國使臣僧人之行歷外國者、共二十餘人、始張騫、迄圖理琛、述其事蹟、考其所歷之地、蓋傳記而兼行記之撰述也、惟所識者不盡旅行家、兼及著作家若裴矩趙汝适等人、亦有旅行家未為是編所列舉者、如使臣中之康泰朱應董琬高駮汪大淵陳誠等、僧人中之寶雲智猛法勇法盛道榮慧超等、悉未著錄、蓋是編成於光緒甲辰、當時西方漢學甫在萌芽、疏漏在所難免、顧此類傳記別纂、世無二編、雖記錄之偶疏、而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故著於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佛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本

是編計考證四篇，曰佛入涅槃前最後之巡歷，法國普紀呂司基 存 撰，輯漢本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之般涅槃經、巴利本大般涅槃經、法顯譯大般涅槃經、漢本中阿含之地動經、巴利本增一尼迦耶之地動品、諸經，考證佛入涅槃傳說之經過，說明此種傳說由王舍城經廣嚴城至舍衛城，凡三變，發前人所未發，曰佛經原始誦讀法，法國烈維 存 撰，取巴利律大品、無問自說品、漢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十頌律、五分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諸本中所誌億耳比丘諷佛誦經事，考究佛經原始誦讀之法，說明佛經之起源，應在吠陀經末次編定之時，亦創作也，曰印度佛教數種職名考，法國烈維 存 沙畹 歿 合撰，考究十頌律所誌億耳見佛一事中摩摩帝帝陀羅之對稱，求對勘諸本之結果，乃知摩摩帝先乃常住比丘，後乃寺主，因悉古代佛教寺院之沿革，曰那先比丘經中諸名考，法國伯希和 存 撰，考證那先比丘經中之人名地名，計二十四條，並甚精審，其以阿荔散為埃及之亞歷山大城，蓋出此考，故後以史之犂軒當此亞歷山大云。

宋雲行紀箋註（法文本）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撰宋雲慧生等使西域訪求佛經事見魏書北史及釋藏志傳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慧生行傳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著錄有宋雲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其本皆佚惟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曾節錄慧生行紀並採道榮傳宋雲家記之文載入第五卷中沙畹是編即據伽藍記之文並旁採他書以考宋雲慧生等往來行程用津逮秘書漢魏叢書二本合勘校其同異補其闕佚後附唐以前記述印度之中國載籍於西域史地頗多闡明非前此紐曼之德文譯本比耳之英文譯本所可及也然附錄引水經注卷一法明遊天竺記不知法明即法顯為千慮之一失耳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初編續編三編　商務印書館本

是編輯歐洲漢學家考證西域南海史地之文都為二十九篇初編計為文十二篇曰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曰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曰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沮復曰蘇毗曰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曰支那名稱之起源曰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曰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曰諸蕃志譯註正誤曰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並法國伯希和撰曰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英國斯坦因撰曰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法國馬司帛洛撰續編計為文十三篇曰庫蠻曰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曰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曰漢譯吐蕃名稱曰高麗史中之蒙古語曰南家曰中國載籍中之賓童龍並法國伯希和撰曰南海中之波斯曰葉調斯調與爪哇曰蘇門答剌島名之最古記錄曰瀛涯勝覽中之麒麟並法國費瑯撰曰眞臘風土記補註法國戈岱司撰曰占城史料補遺法國鄂盧梭撰三編計為文四篇曰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曰尊麻林曰蒙哥曰四天

予說、並法國伯希和撰、諸篇考證精審、皆可補史之闕、惟載籍中之賓童龍舊譯名尚有脫漏、占城史料補遺為未完篇之稿、近年戈岱司對於真臘風土記復有新註、未經三編收入云、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伯希和合撰、西方學者之蒐輯中國載籍關於摩尼教之文者、先有夏鳴雷德維利亞伯希和諸人、迨敦煌藏書出、中有摩尼教殘經一卷、為北京京師圖書館所得、沙畹伯希和於宣統辛亥、將是經轉為法文、並附箋註、越二年、至民國癸丑、復廣輯中國載籍中關於摩尼教之史料、考證此教在中國流行之經過、都計五十餘條、是編蓋其譯文也、所考尋尋七曜曆、九姓迴鶻可汗碑諸條、頗為精核、至關於摩尼教諸條、亦有羽田亨陳垣二人檢尋所未及者、則欲考證摩尼教之流行中國之事、要以是編為淵藪云、

流沙墜簡

法國沙畹撰。光緒末葉，英籍人斯坦因訪古於甘肅新疆，得漢晉及唐簡冊約二千件，以付沙畹考釋。沙畹乃共中國學子之負笈巴黎者吳勤訓、魏懷二人，排比整理，選其中文字可辨識者，釋之，輯為是編，分為三篇：曰漢簡，曰晉簡，曰唐簡。後附寫真，及索引、勘誤，成書以後，郵寄羅振玉，羅氏取其中漢晉諸簡，與王國維分任考訂，於民國甲寅刊布其考釋之文，別類有三：曰小學術數方技書，曰屯戍叢殘，曰簡牘遺文，附補遺，附錄及表，較之沙畹原釋，考訂更為精審，而於其外誤之處，亦多所糾正。惟沙畹於二千簡冊，僅選擇九百九十有一，羅王二氏復將唐代佛教殘經、佛寺簿記悉皆刪削，未免可惜。沙畹芟餘，必不乏可資參校之文，而唐代佛寺簿記，亦有關於當時西陲民俗物價甚重，蓋寸木片紙，皆可珍也。姑就業已考釋之諸簡而言，亦頗有未盡，尚須有人為之紹述補闕云。

卜彌格傳補正 商務印書館本（在印行中）

法國伯希和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之報告記錄著錄、信札，現藏羅馬耶穌會中，而足以考見當時之史事者，為數不少，惜未公開，鮮為世人所引用。明末有耶穌會士卜彌格者，波蘭人也，曾奉永歷太后及太監龐天壽書，西謁教皇於羅馬，其事雖略見今人撰述，然語焉不詳。法國沙不烈曾檢教會所藏文籍，並旁考他書，撰有卜彌格傳，惟所考疏漏，伯希和特撰是編，以糾其誤，首考瞿安德在永歷朝之任務，繼言卜彌格之奉使西行，歷經險阻，後得復書，歿於廣西邊境諸事。其中所引參考之版本，並是今人鮮見之秘籍，頗足以資考證也。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費瑯(Ferrand)撰，不分卷。案南海崑崙，自晉以來代有著錄，究指何地、何種，昔無考證。伯希和撰交廣印度兩道考，始裒輯著錄此南海崑崙之史文。費瑯是編復鉤稽羣書，並廣徵波斯文、阿剌壁文之記載，謂南海崑崙所指之地不一，馬來羣島數島、安南沿岸之崑崙山及占不牢島、占波、真臘、緬甸、馬來半島、蘇門答剌、爪哇、非洲東岸及馬達伽斯伽島，並為崑崙之地。惟所引漢籍之文不無掛漏。考晉書卷三十二孝武文李太后傳，后為宮人，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安形貌甚陋，人稱之曰崑崙子。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慕容彥超傳，彥超常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茲數條並未經費瑯檢出。中國載籍浩繁，而費瑯又非漢學專家，徵引偶疏，自所不免也。

馬哥孛羅遊記 燕京大學本

馬哥孛羅(Marco Polo)，正云馬可波羅，此作孛羅者，蓋誤牽合元世祖時樞密副使孛羅與此波羅為一人也。其行記世傳之本不一，經漢譯者有二：曰馬爾斯登(Marsden)本，魏易譯，頗有刪節，譌漏百出；曰玉耳戈爾迭(Yule-Cordier)合註本，張星烺譯，即此本也。原書凡緒言一卷，本文四卷，譯文僅及緒言及第一卷之半，尚非完本，然較之魏譯本，則此善於彼。譯者鉤稽羣書，於玉耳戈爾迭註釋之外，加以補註，其意固善。惟註中徵引之文，連篇累牘，頗與本文不相應，附會牽合，往往使讀者目迷五色。譯者於聲韻之學似非所長，常以現行之方音譯元代之讀法，故常枘鑿不相合。其中有不必遍譯者，如開平府、旭烈兀等譯名，在西方載籍中譯名固有紛歧，然原名一也。若一一遍註其音，反類畫蛇添足。譯者最大誤解，則混元樞密副使孛羅與此波羅為一人。考元史本紀，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農、御史中丞孛羅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農、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為樞密副使，拜官始末，記載詳

明乃據玉耳本波羅以至元十二年至上都不得為此孛羅彰彰明矣若謂孛羅為波羅之父與叔則其人已還本國尚未重抵大都未免有所曲解如是等類人名地名牽合之說甚多考據之學亦似非譯者所長然所譯原書之文文筆雖然滋滯尚無重大出入現譯波羅書既無其他善本姑存其目可也

中國美術 商務印書館本

英國布濕耳(S. W. Bushell)撰戴嶽譯昔西人記述中國藝術者僅有法國帕烈奧羅格(Paléologue)之書惟甚簡略布濕耳為北京英國公使館醫師居華三十餘年留心中國藝術歸後承英國教育部命編撰是書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記石刻建築銅器木牙犀角諸刻雕漆琢玉六篇下卷記陶瓷玻璃琺瑯首飾織物繪畫六篇裒輯甚富非前此言中國藝術者所能及然於兩卷書中包羅中國數千年之藝術作品當然不免挂漏所以石刻篇中遺龍門造像建築篇中僅及明清兩代銅器篇中所錄銅鼓僅有一種而譯文對於原書頗有刪節初版序言刪其後半上卷緒言全刪且於英語以外之人地書報名稱翻譯不無舛誤頗為原書減色云

左傳真偽考　新月書店本

瑞典國珂羅倔倫撰（Karlgren）陸侃如譯。珂羅偓倫漢名高本漢，淹通漢語音韻。是編分上下二篇，上篇考證左傳之真偽，認左傳是焚書以前之著作，非後人偽撰。下篇由文法之分析，證明左傳非魯國人所作，以論語孟子詩書莊子國語等書之文法，比較左傳之文法，證明左傳之文法特別，惟與國語較近。復參校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韓非子等書，斷其撰年應在始皇焚書以前。考證頗為精審。譯文前有胡適之提要與批評，後有衛聚賢跋，與高氏之說微有出入，然對於高氏治學方法，皆甚推重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國語與中國文　商務印書館本

瑞典國高本漢撰（Karlgren）張世祿譯。是編分六章，首述中國語言之起原及其沿革，不取西來一說，用現代種種方言、古之音韻、及外國民族所記錄留存之中國語言古讀，考求古代之中國語言。次述中國語之特性，謂除在上古語言中偶見一二變例外，蓋為單音綴之語言，與印度歐羅巴系之有語詞變化者不同。次述中國語演進之趨勢，謂語音自隋以來日趨單純，僅有若干地域保存古讀之收聲。次述中國文字與語言之關係，謂語音固有變化，文字仍保存古體，由是文字與語言分離，然中國全部文化之所寄託，而散漫各地之人民彼此能互相維繫者，要為此文字之功。次述中國語言之結構，末述中國語言中之修辭方法。昔日顧江戴段錢王諸家詩論，無如高氏之精博，蓋其用新法推尋考校，條理秩然。胡適評語謂高氏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闢後來無窮學者之新門徑，誠非虛譽也。

外國地理備考十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葡萄牙國人瑪吉士輯譯是書一題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國名原作大西洋今改葡萄牙從今譯也譯人原名無考案第三卷有乾坤始奠以來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計五千八百五十二載等語則成書之年在道光乙巳下距鐫本之年僅二年矣卷一曰地理志述天文卷二述氣象卷三曰邦國法度原由政治貿易根本總論卷四至卷六曰地球總論次述歐羅巴州諸國卷七曰亞細亞州全志卷八曰亞非里加州全志卷九曰亞美里加州全志卷十曰阿塞亞呢亞州全志敘述當時地理頗為詳晰譯文雅馴所用譯字亦甚謹嚴其第四卷卷首云本內或人或地各名皆按北音讀之但以北音翻譯未能全備故特用廣音以補其缺其中譯名除沿用舊稱若大西洋大呂宋等名之外凡譯字皆用口字偏旁以別之具見其譯法不苟較之今人不顧音韻輒以方音妄譯者不啻有雲泥之別故此書刊行雖近百年尚不失為地理書中之佳作可以上承艾儒略之職方外紀南懷仁之坤輿圖說而無愧色也

名理探五卷 輔仁大學影印新會陳氏鈔本

葡萄牙國人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汎際字體齋耶穌會士也以泰昌元年至澳門歷在嘉定杭州西安等地傳教順治十年卒於澳門在杭州時與李之藻譯有寰有銓六卷名理探十卷案之藻寰有銓序云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為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譯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夐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云云可見其用力之勤寰有銓六卷四庫已存其目蓋亦利瑪竇乾坤體義高一志空際格致之類特利書兼言數學高書並及地理而寰有銓專論宇宙耳要非創譯也名理探初刻於崇禎四年原十卷今本祇存五卷殆非全刻本抑刻而未竣之本乃言絡日伽之書此云名學詮理學者是已是學之輸入此土應以是編為嚆矢後附陳垣撰李之藻

傳馬良傳序云之藻所譯寰有詮名理探至艱深而措辭之妙往往令讀者忘其為譯文非博極羣書曷克臻此推重甚至雖不無過譽之處然學者得於是編考見名學輸入中國之源果其創始之功亦未可沒也

地震解 上海聚珍倣宋印書局本

意大利國人龍華民撰華民字精華耶穌會士也以萬曆二十五年至中國先在韶州傳教以順治十一年卒於北京計傳教中國五十八年清世祖頗重其人曾賜祭葬所撰諸書多關教義僅是編解說地震乃天啟四年答李崧毓之問而作其目有九一震有何故二震有幾等三震因何地四震之聲響五震幾許大六震發有時七震幾許久八震之豫兆九震之諸徵在今視之固是老生常談然在當時已為新解華民為明末清初基督會著名之士其遺著未經四庫收錄此本附刻於高一志空際格致之後今析而著於錄焉

宗徒列傳　道原精萃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字則聖，初名王豐肅，耶穌會士也。以萬曆三十三年至中國，萬曆四十四年沈㴶興大獄，一志被逮出獄後，改今名，以崇禎十三年卒於絳州。所撰空際格致，四庫已存其目。一志別撰有聖人行實七卷，歷述天主教宗徒、教皇、殉教人及其他諸名人事，崇禎二年刻於絳州。是編乃其第一卷，重刻於光緒十四年，復經會士李林[illegible]加以刪潤之本也。計伯多祿、安德助、若望、長雅各伯、斐理伯、次雅各伯、多默、巴爾多祿茂、瑪竇、西滿、達陡、瑪弟亞、保祿，為列傳十二；巴爾納伯、路加、瑪爾各附傳三。四庫僅錄釋道，而於基督、回回二教之書悉皆屏除，未免偏激，今錄此編，庶能考見天主教之源流云。

南懷仁行畧　影巴黎國民圖書館藏鈔本

葡萄牙國人徐日昇、比利時國人安多合撰。考耶穌會士名徐日昇者有二人，一為瑞士人，字左恒，以崇禎十三年卒於杭州；此日昇字寅公，康熙十一年至中國，南懷仁以其深通樂律，薦於清聖祖，偕意大利籍教士德理格合撰律呂正義續編，四庫業已著錄。康熙二十七年偕張誠為譯人往西伯利亞定邊界，結尼布楚條約。康熙四十七年卒於北京。安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中國，時懷仁已老，以其精通曆數，舉薦為欽天監副。康熙四十七年卒於北京。是編述南懷仁始末，謂懷仁字敦伯，熱爾瑪尼亞國人，殆以比利時之名未顯於世，僅著其舊屬之國名也。又謂懷仁生於壬戌九月初十日辰時，考西書並言懷仁生於西曆一六二三年十月九日，則壬戌應是癸亥之誤，未免小有舛錯，然足資考證之處亦復不少。徐家滙圖書館藏懷仁墓誌，稱懷仁卒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註西文作一千六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行略則云終於康熙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時。又考安多信札，謂懷仁卒於

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並足證明墓誌年月日之誤，此外行略謂順治十七年世祖欽取來京佐曆，康熙七年聖祖命治曆法，授欽天監監副，創製觀象臺新式儀器，加太常寺卿，復奉旨著康熙永年曆，加通政使，吳三桂之亂，又奉命製戰礮，二十一年授工部右侍郎，多與實錄合，惟康熙三年至七年間為楊光先陷害，輔政大臣以懷仁並湯若望安文思利類思四人投諸獄，盡逐天主教士事，諱而不書云。

十誡直詮二卷（土山灣印書館本）

葡萄牙國人陽瑪諾撰。瑪諾字演西，耶穌會士也。以萬曆三十八年至中國，歷在韶州、南京、杭州、寧波、南昌、福州、延平等地傳教，以順治十六年卒於杭州，撰述十餘種，僅有天問略一編，收入四庫全書。是編成於崇禎十五年，前有順治己亥都御史襄平佟國器序及鄞縣朱宗元序，朱序未題年月，內云：陽公瑪諾春秋七十有奇，始總教于中國，繼傳音于八閩，近承長令來傳制境訓接之暇，勒成此書。考瑪諾生於萬曆二年，則宗元撰序時，得在順治初年，惟瑪諾繼羅如望為中國耶穌會總管之時，事在天啟三年，年僅五十，不得云春秋七十有奇，宗元殆有誤記，則撰書之時亦得在崇禎末年也。是編分上下二卷，上卷子目三：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下卷子目七：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文頗雅馴，得與龐迪我之七克先後媲美。然四庫存七克之目，而遺十誡，取捨之理頗難索解，殆亦其節取歐羅巴人之技能

而禁傳其學術之深意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主制羣徵二卷 天津大公報重印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撰若望字道味、耶穌會士也天啟二年至中國、康熙五年卒於北京著述不下三十種以天大曆法為最多其經四庫著錄者僅有共羅雅各徐光啟等合撰之新法算書百卷是編初刻於崇禎二年分上下二卷上卷述物之公向天氣地海人身天行地生等物之私向、下卷述天地人物之美、世人同心、人世缺陷、靈魂常存諸說、殿以聖跡、大意與利瑪竇之天主實義相同惟利書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攻釋道、二氏是編則以新學徵主制、然其歸功於天主之旨一也、四庫存天主實義之目而不錄是編者或因天主實義成書在前、故附存其目、晚出之編、置而不論歟、其實是編立說較利書為巧、即在今盛倡物質主義之日、亦無非以自然代天主以進化代創造、仍無多所發明也、考耶穌會士之著述、常須三人同訂、各書皆有此類題名、初以為偶然、如是今檢是編後題、云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並鐫訂閱姓名于後云云乃知其會中之例如此也

萬物真原一卷 勝世堂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Julio Aleni)撰、儒畧字思及、耶穌會士、萬曆四十一年至中國、順治六年卒於延平、著述二十餘種、其經四庫著錄者、職方外紀六卷、存目者、西學凡一卷、是編成於崇禎元年、凡十一篇、首篇論物皆有始、二篇論人物不能自生、三篇論天地不能自生人物、四篇論元氣不能自分天地、五篇論理不能造物、六篇論凡事宜據理而不可據目、七篇論天地萬物有大主宰造之、八篇論天地萬物主宰攝治之、九篇論造物主非擬議所盡、十篇論天主造成天地、十一篇論天主為萬有無原之原、大旨以天主為天地萬物之原、亦天主實義主制羣徵之類也、

利瑪竇行蹟一卷 吳氏排印本

艾儒畧(Julio Aleni)撰、儒畧萬物真原已著錄、是編傳鈔本現藏徐家滙藏書樓、此乃馬良、英華二人合校本、其中人名似不免尚有舛誤、瑪竇(Matteo Ricci)字西泰、其名附見明史意大里亞傳、考基督教輸入中國三次、初為唐之景教、後中絕、元代天主教士復入中國、元亡復中絕、明末時耶穌會士東來、以天文曆數見知於時、其教復興、瑪竇即初入中國耶穌會士之一人、其始播教於澳門肇慶等地、自瑪竇之來、習華語、衣華服、撰書繪圖、明末公卿士夫重其人、咸與晋接、遂北上、歷南雄、南昌、南京而止於北京、著述十餘種、四庫著錄者、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幾何原本、勾股義、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等編、存目者、天主實義、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辯學遺牘等編、別有萬國輿圖、見明史意大里亞傳、此外尚有西國記法、畸人十規、齋旨、西字奇跡等編、未經四庫採錄、明末西學東漸、瑪竇實開其端、與湯若望(Schall)、南懷仁(Verbiest)無愧為其教之三大偉人、瑪竇以萬曆三十八年卒於北京、越三年、儒畧至、次其行跡、撰為是編、文多可補史傳之闕、

編中附及之耶穌會士、亦皆一時名人、惟皆稱其字、未著其名、案郭仰鳳即郭居靜、石鎮予一本作鎮宇、即石方西、龍精華即龍華民、熊有綱即熊三拔、畢今梁即畢方濟、並意大里亞國人也、蘇瞻卿別本作瞻清、即蘇如望、羅懷中即羅如望、泰利修別本作立修、即泰安東、費揆一即費奇規、規一作觀、並葡萄牙國人也、龐順陽即龐迪我、西班牙國人也、史建修即史惟貞、一字一覽、法蘭西國人也、迪我三拔、華民方濟、及傳畧等、並附見明史意大里亞傳、又考瑪竇東來詩、萬曆八年曾停留卧亞柯枝、是編云泊小西洋、蓋當時以葡萄牙為大西洋、以印度為小西洋、西洋之稱、始於鄭和、以指印度洋諸國、非後來之西洋也、後有陳垣跋、謂儒畧載筆之時、蓋在崇禎三年秋冬之間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步真原人命部三卷 守山閣叢書本

舊題西洋穆尼閣撰、尼閣一作尼各、波蘭國耶穌會士、以順治三年入中國、始傳教福建、幾頻於危、後至南京、十年、清聖祖聞其名、召之至京師、尼各請許傳教口外、聖祖不許、遂南還、謀入雲南未成、入居瓊州之定安、十三年卒、於肇慶、尼各之始末如此、考其同時耶穌會士柏應理所撰之聖教信證、衛匡國之韃靼戰記、所誌尼各著述、均未及此書、此書標題一作天步真原、案四庫著錄有天步真原一卷、薛鳳祚所譯西洋穆尼閣法也、專推日月交食、與此本專言星命之術者絕不相同、殆傳鈔者以二本為一書、誤題撰人為穆尼閣、此本前有薛鳳祚敘、稱壬辰予來白下、暨西儒穆先生閒居講譯詳悉參求、益以愚見、得其理為舊法所未及者有數種云云、則此書出於鳳祚明矣、昔日治曆數者、兼治子平星命之術、西法中亦有星命之術、疑鳳祚曾質西法星術於尼各、得其說、參以此土星命之說、撰為是編、世人不察、遽以屬尼各誤也、

古今交食考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撰，意大利國人羅雅谷訂。明史意大里亞傳稱崇禎時曆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考光啟奏請開局事在崇禎二年，次年召雅谷至京，同若望會同纂修。崇禎七年二人會纂天文算法之書，共為一百三十七卷，多已收入新法算書中，是編歷引經史中之日食月食，逐條用新法推算其誤，計日食二十一條，月食十二條，止於天啟元年，蓋以當時新法舊法之爭，特撰是編，以證舊法之謬，而新法之密者也。雅谷一作雅各，字味韶，以崇禎十一年卒於北京云。

測食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撰。是編論推算日食月食之理，其說約曰，天學家究日月諸星之理，設為圜界，以論其運動，分為五支，其一論從月星之本圜小輪，而應其居所不一，其二論月星之隨應太陽，如臣庶之應其君，其三論月星與太陽相近相遠相會相對，其四論月星應日躔赤道之遠近，其五論月星顯示人目之別，垂象向地之異。本編予前四支不具論，僅論其第五支，釐為上下二篇，上篇分子目八，述食之梗概，下篇分子目十七，窮食之義理，綜觀其說，在今視之則極淺近，然在當時已為細密，錄而存之，庶可考測食之法由疏入密之漸也。

超性學要三十二卷目錄四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多瑪斯撰，意大利國人利類思譯，葡萄牙國人安文思補譯。多瑪斯生於宋寶慶二年，卒於咸淳十年，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大師，而天主教奉為矩矱者也。類思字再可，耶穌會士，崇禎十年入中國。文思字景明，亦耶穌會士，後類思三年至中國。二人同傳教四川。張獻忠入蜀，成都縣令吳繼善降，受偽職，言類思、文思之能於獻忠，被召用，製天體地球等儀。順治三年冬，獻忠中流矢死，二人為肅王豪格所獲，自承為湯若望弟

得免死，送京師。康熙初，楊光先等攻西法，二人與湯若望、南懷仁被執下獄，幾瀕於死。後因天變地震，得釋出。文思、類思在康熙十六年、二十一年先後卒於北京。清聖祖並賜祭葬。類思著述二十餘種，其西方要紀，四庫已存其目。是編原名神學綱要，當時耶穌會士譯神學曰天學，此言超性學，蓋其別譯也。卷首有順治十一年序稱：多瑪斯詳考聖經暨古聖註撰，會其要領，參以獨見，立為定論，若一學海然。書成，命曰陡祿日亞，義據宏深，旨歸精確，自後學天學者，悉宗仰焉。是書有三大支，支分為論，論分為章，章分為引，為疏，為駁，為正。學者惟為羣言之折衷，諸理之正鵠云云，實為當時歐洲人對於此書之定評，非虛譽也。惟是書三大支，類思逐譯者第一大支全文，凡七段：第一段論天主六卷，第二段論三位一體三卷，第三段論萬物原始一卷，第四段論天神五卷，第五段論形物之造一卷，第六段論人靈魂肉身八卷，第七段論宰治萬物二卷。第三大支降生論四卷，以上並類思譯筆；復活論二卷，文思補譯，文思漢文撰譯可考者僅此而已。計三大支之譯文，不及原文十之

一二。第二大支論哲理倫理諸篇，概未續成，別有總目四卷，亦類思譯筆。原書全目已譯未譯篇目並載其中，前有凡例二十餘條，所譯新名一一標出，間用李之藻名理探之舊譯名，可以考見當時之譯例，雖非原書全帙，然欲窮究天主教之教義，要不能不以此書為淵藪也。

許甘弟大傳畧　土山灣印書館刻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撰，許采白譯。應理字信末，耶穌會士。順治十六年入中國，傳教江西、福建、湖廣、浙江、江蘇等省。康熙二十年西還，康熙三十一年復自葡萄牙登舟東來，在卧亞附近遇風浪以傷卒。漢文撰述今可考者有百問答等七種。是編原為拉丁文本，康熙二十七年轉為法蘭西文，越三年又轉為西班牙文，又三年復轉為弗判芥文，一中國女子傳記譯為教國文字，具見彼教之重視其人。許氏教名甘第大，徐光啟之孫女也。

幼適許遠度長子纘曾，順治六年進士，仕至雲南按察使，有滇行紀程、東還紀程、寶綸堂集等編行世。毋子皆奉天主教，當時江西、湖廣、四川、河南等地始有天主教堂，皆其力也。應理西還時，許氏曾以教中撰述漢文書籍四百冊，託其齎呈教皇，今藏教廷圖書館中，頗有世間罕見之本。當時有功於天主教者，世人悉知有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輩，不知閨閣中尚有斯人，錄而存之，可以考見清初天主教流傳之經過也。

百問答　土山灣印書館重印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撰。應理有許甘弟大傳畧，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十四年。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以漢文傳述其教理之書，無慮數十百種，如超性學要等編，卷帙浩繁，非俗人所能喻，應理乃用問答之體撰為是編。書首有序云：奉教子弟尤未習俗而性相近者也，語以超性之理，則其言易入，其義易曉，茲取理之大端而為百問答，令父兄朝夕諷誦以教之，庶得熟記於心，隨問隨答云云，可以見其宗旨也。

真主靈性理證二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衛匡國撰、匡國字濟泰、耶穌會士、崇禎十六年入中國、清初自杭州北行抵長城、而還所經數省之地、一一圖而測之、定其經緯、撰有拉丁文中國圖志、於順治十二年刻於荷蘭、舊說謂支那一名出於秦之對音、即首見於是編也、以順治十八年卒於杭州、是編原為二書、一名天主理證、一名靈魂理證、原刻本頗多散佚、此本乃由馬良重刻於民國七年、合為一書、題曰真主靈性理證、前有良序、稱匡國所述之書、頗多散失、即如靈性理證第二十二篇、所見本已全缺、茲補綴而重刊之、則良已有所補、非原帙也、上卷天主理證、凡四篇、證天地間之有主宰、下卷靈魂理證、凡二十二篇、證人類之有靈魂、案基督教所創天主造天地萬物、及降生救世諸蹟、語涉不經、無怪楊光先諸人指為荒唐怪誕、此書畧諸說、不言、僅言天主靈魂、可謂善於藏拙者矣、

修身西學十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一名西學修身、崇禎三年初刻於絳州、此為重刻本、凡十卷、前引稱西庠所謂費羅所非亞學分二派、一曰性理之學、一曰義禮之學、是編專述義禮之學、一卷言人物向趣、好美、好美古分三種、一係於神、一係於身、一係於外、卷二言人物有四所以然、曰作、曰模、曰質、曰為、為有二、一宗為、一屬為、宗為者全生之福之終、卷三言人之動行、人緣形神結成、神備三司以通五官、曰司記、曰司明、曰司愛、司愛獨為自主之司、卷四言諸情、司欲之情六、曰愛、曰欲、曰樂、曰惡、曰避、曰憂、司怒之情五、曰望、曰失志、曰懼、曰敢、曰怒、卷五言動行之善惡、卷六言德之宗品、有二、一靈德、一習德、靈德有二、一使人知、一使人知以行、習德有三、曰廉、曰毅、曰義、合知以行之智、曰四宗德、卷七言智德、智有二、一從性之智、一超性之智、卷八言廉德、其枝有四、曰節食、曰節飲、曰節色、曰節狎、廉之屬德又別為四、曰砥持、曰良善、曰哀矜、曰斂戢、卷九言毅德、毅之屬德四、一宏德、二宏施、三含忍、

四恒久、卷十言義德、義有二、曰公制之義、曰相施之義、施義分二枝、曰頒施、曰平施、頒施之義屬有二、曰酬義、曰罰義、平施為務多端、約契、又義之屬德有九、一欽崇、二仁、三弟、四孝、五感佩、六真實、七和、八好施、九行權、統觀全書、蓋西方之倫理學也、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輸入之西學、世人多知有天文地理曆算、殊不知諸學多備、如艾儒畧之性學觕述、心理學也、傅汎際之名理探、論理學也、金尼閣之西儒耳目資、聲韻學也、利類思之超性學要、神學也、一志別有言哲學之斐錄彙答、言政治

學之西學治平、言經濟學之西學齊家、惟此三書世鮮傳本云、

教要解畧二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上卷言天主聖母十誡信經三位一體七聖事、下卷言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真福八端、罪宗七端、向天主三德、四宗常德、五官、三司、諸說、用大字舉其綱、用小註詮釋其義、蓋規仿儒家經疏而撰、所謂畫虎不成者也、一志初名王豐肅、萬曆四十五年被逐還澳門、居七年撰是編及童幼教育等書、天啟四年改名復入內地傳教、天啟六年初刻是編於絳州、歷年既久、原梓無存、此為

重刻本、前有同治八年主教亞弟盎郎序、稱是書有未經翻譯、仍番西音處、屢見疊出、茲將從前已經翻譯之句、重新更易、間為添補、庶閱者易於領會云云、則已有所改竄矣、

唐景教碑頌正詮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葡萄牙國人陽瑪諾（守箴）撰。瑪諾有卜諭直詮輕世金書，已著錄。天啟五年盩厔人掘地得碑，曰景教流行中國碑，四庫總目雜家類著錄艾儒畧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即此碑也。碑文既題曰景教碑，其為聶思脫里之教無疑，乃四庫總目西學凡條牽合附會，謂景教為祆教，當時諸考證家考證之學雖云精審，然一涉外國之事，輒甚外疎，不僅此條為然也。是編成於崇禎十四年，順治元年初刻於杭州，光緒四年續刻於土山灣，即此本也。前有瑪諾序，次碑文，次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又次為碑頌正詮，末附萬曆乙未崇禎戊寅泉州出土石十字架圖三。瑪諾詮釋之文於教理甚詳，於考證甚疎，所考西曆記年與中曆多相差一年，他可知也。所以王舍達娑皆不得其解，至西利亞文之人名地名，更無論矣。是蓋時代使然，不足為瑪諾病。今之考證是碑者，以佐伯好郎之研究為最精審，然其義尚有未盡，何況三百年前之耶穌會士。故錄此一編，誌其始也。艾儒畧別有景教碑頌註解，今未見，度其內容殆亦不能別有闡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字經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萬物真原、利瑪竇行蹟、已著錄。是編仿三字經例，歷述天主教理及其經大傳說，蓋備童蒙誦讀之本也。初刻於崇禎十五年，是為重刻本。後有康熙二年李爽跋，稱聶先生手授湯先生刻本，託為較讐云云。案湯先生者即湯若望，聶先生者即聶伯多，字石宗，意大利國人，崇禎三年入中國，康熙十四年卒於南昌之耶穌會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逆耳忠言四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殷弘緒撰。弘緒字繼宗，耶穌會士，康熙三十八年入中國，雍正初至北京，卒於乾隆六年。是編凡四卷：第一卷曰忍言，辯明福善禍淫之說，謂窘難者乃天主所許，堅固不拔之根，所遭窘難，不獨不可為無德之證，且更顯其有過人之盛德，成仁取義之善功。第二卷曰正言，謂為義而被窘難者乃永福，窘難之名不一，惟為義之窘難，其貴無價，其重無量，義之所在，寵即隨之。第三卷曰直言，言致命殉道之功，為天主致命者，其愛最極，無有大愛德可比，血洗效驗，過於水洗，寧受艱難而致死，莫思倍教以逃生。附隆仁等四傳。卷四曰引言，謂世如大海，人遭窘難時，如渡海之遇風浪，必藉羅經，始知方向，窘難之來，何者不可為，何者不可不為，何者可便宜而為，蚤宜分晰，復縷析條分，使人知常變經權之道。傳教友艱難之際，必奉為一定之準繩。全編大意，無非勖其教中人以身殉道，不可阿順曲從。考弘緒入京傳教之時，適當世祖初政，允禟蘇努諸大獄發生之年，允禟與葡萄牙耶穌會士穆經遠善，允禟既被禁

鋼、經遠死於讁所，蘇努一家盡奉天主教，亦因獲罪，讁發西寧，遂禁天主教。是編卷二所言假如一人無辜被害，內受責於妻孥，外見棄於友朋，殆指此事。卷一所謂忽來抱道之旅人，多方勸化，奈怙終不悛者奮起驕心，黨同妬害，所有被化自新之衆，盡遭屠毒，亦係言中有物。至卷四所云倘國王之命大不合於天主，猶如傳命之臣大不合於王言，士庶豈能法守等語，則公然鼓勵教中人違抗法禁，膽識可謂大矣。是編初刻於北京，其本極罕見，此本爲同治十二年重刻本也。

聖記百言一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羅雅谷譯。雅谷耶穌會士，天啟二年至澳門，越二年偕高一志傳教山西，崇禎三年徐光啟徵之至京師，偕湯若望等共修曆法，越四年進五緯月離日躔等表，編入新法算書，業經四庫著錄。崇禎十一年卒於京師。是編前有死説小引、案死説龍華民撰，殆與此書合刻一本，重刻時誤載入是編之前歟。是編成於崇禎五年，雅谷自序云：近古有一慧女，名德助撒，自幼束身修遠，積有年數，德盛譽隆，四方童貞之女聞而慕之，往受學焉。緣依古聖賢之格言，立公行之規則，以爲內外交修之法，西庠因錄記之，凡百條云云。綜觀其內容，雖參雜教義，然語多中理，錄而存之，用見立身處世之道地無分東西，其理一也。

三山論學記一卷　明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illegible]儒畧撰、儒畧有萬物真原、已著錄、是編記儒畧與葉向高辨難之語、首稱相國福唐葉公以天啟乙丑延余入閩、多所參證、丁卯初夏、相國再入三山、一日余造謁云云、所稱葉公、乃指葉向高、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考曾德照[illegible]中國通史、天啟四年甲子、向高罷歸、道經杭州、儒畧入謁、向高令其言、延之至閩、次年儒畧入閩傳教、與是編乙丑入閩之說合、其與

向高所論之學、蓋指天學、明季耶穌會士利用天文曆算以傳其教法、因創天學之名、實神學也、明末士大夫逃儒入禪之風雖盛、然亦不無好新立異之人、向高方受閩人之辱而歸、慨時事之日非、與儒畧往復辨難、容有其事也、是編初刻於閩、續刻於絳州、前有蘇茂相叚襲二序、未題年月、襲序有三山論學書艾先生既刻於閩、余何為又刻於絳、從余兄九章命也等語、案九章名衮、絳州人、與弟襲康並奉天主教、高一志傳教絳州時曾得其助、序中之高先生、蓋指一志、則此本應是崇禎末年刻於絳州之本矣、

性學觕述八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撰。儒畧有萬物真原，已著錄。是編蓋為西方最初輸入之心理學，曰性學者，與超性學相對言也。前有陳儀、瞿式耜序，及儒畧自序，陳、瞿二序末題年月，自序後題天主降誕後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時天啟甲子仲春既望，耶穌會士艾儒畧誌於武林慎修堂。案天啟甲子適當西曆一千六百二十四年，中西曆相差一年，與陽瑪諾碑頌正詮所本之中西合曆表錯誤並同，似應以天啟甲子為是，則此書成於天啟四年

矣。凡八卷，卷一總論魂有三種，曰生魂，曰覺魂，曰靈魂，人與草木花果鳥獸蟲魚，因以區別，人惟一魂，靈性非由天地，非由父母，乃為造物主所賦。卷二言靈魂與形軀判然為二，靈魂不滅，身後不輪迴人世。卷三論生長及四液。卷四論五官，卷五論四職，曰總知，曰受相，曰分別，曰涉記。卷六辨覺性、靈性，論嗜欲、受欲、運動。卷七記心法、心辨，論夢寐。卷八論噓吸、壽夭、老稚、生死，諸情論附焉。原本刻於杭州，此為重刻本也。

經天該一卷 忘學齋校刊本

意大利國人利瑪竇撰。瑪竇字西泰，首先傳教中國內地之耶穌會士也。萬曆十六年至澳門，歷居肇慶、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萬曆二十八年偕龐迪我等入京師，貢獻方物，自是遂留居京師，後卒於萬曆三十八年。撰述有二十餘種，其中乾坤體義等書已見四庫著錄。是編卷首有嘉慶五年甘泉從軒氏序，稱此書為泰西利瑪竇所傳，詞括大意，與丹元子無甚經庭，第古今星位移易，有步天詞所載而今不見者，又紫微垣衛不全，管窺

者，莫可探討，今此卷悉將三垣二十八宿經星，照今時星數度限分列，如以近南極可見之星，及新見無名諸星，且繪其情狀，點貼詳明，瞭如指掌，惜其本舊無專刻，相沿已久，傳寫多誤，汪君紹成慨此卷譌誤，就湮將來或失利公之指，於是與余反覆研討，交相訂正，付之梓氏，雖未能全復舊觀，聊以公諸同好云云，則此本已經汪紹成等訂正矣。惟考弋爾遂歐羅巴人漢文著述書目，稱是編乃由李我存轉為華言，其時疑在萬曆三十二年前後，則其譯人為李之藻，而此本卷前僅題明泰

西利瑪竇撰一行、無之淨名、疑傳寫脫漏耳、

則克錄三卷 海山仙館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Adam Schall)授 寧國焦勗纂、溪鹿趙仲訂、凡三卷、上中二卷別題火攻挈要、上卷凡十六條、言製造大器諸法、中卷凡十五條、言製造火藥裝放各銃及火攻諸法、下卷別題火攻秘要、凡四十二條、續言火器彈藥戰守火攻諸說、考若望歷仕明清兩朝、而是編中字句頗有刊削、殆因有觸礙字樣、如胡虜韃靼之類、則其原本必刻於明季矣、所言火器戰守諸法、雖成過去陳跡、然較之明人所撰火器諸書、較為切實有用、不為四庫所錄者、其故或在彼而不在此也、

天主聖教約言一卷 土山灣重刻本

葡萄牙國人蘇如望撰。如望字瞻清，耶穌會士，萬曆二十三年入中國，傳教南昌、韶州，萬曆三十五年卒於南昌。是編萬曆三十二年初刻於韶州，萬曆三十八年重刻於南昌，次年又刻於湖州，此為土山灣之覆刻本。考耶穌會士傳教中國者，初期宣傳教義之著述大致僅限於天主、三魂、天堂地獄、十誡諸說，故是編所言亦惟此數義，文筆淺近易解，與天主實義等書有別，蓋一供士大夫之閱覽，一為下愚說法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

法蘭西國人史式徽撰，金文祺譯。式徽，耶穌會士，原撰有中國耶穌會之舊傳教會江南傳教史、江南新傳教史等書，是編即新傳教史之譯本也，始道光十九年，止民國十二年。考天主教傳佈中國之教區，分合不一，南京教區在鴉片戰爭以前包括江蘇、安徽、河南三省，道光二十四年析河南為一教區，民國十年又析安徽為一教區，是編之江南，蓋指江蘇、安徽兩省而言。全書凡五章，前四章言羅趙年郎四主教傳教之事，第五章言教務進展，其中不乏有價值之史料，如第二章所言咸豐三年冬法國公使至南京與洪楊締約之事，特譯筆膚淺，頗為原書減色耳。

地學淺釋三十八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英吉利國人雷俠兒撰、美利堅國人瑪高溫口譯、華蘅芳筆述。雷俠兒、英國地質學家、以主張今因說著名於當時、卒於光緒元年。瑪高溫、醫師也、事蹟未詳。蘅芳、金匱人、研精算術、同治初、江南創設機器製造局、蘅芳多所贊畫、及繙譯館開、任譯算學地質學諸門、成書十餘種、是編即雷俠兒撰之地質學也。考舊日譯法、大致用口述筆受之法、口述者為一人、筆受者又為一人、鮮有一人獨譯一書者、西域之佛經、以及耶穌會士之著述、譯法類皆如此、江南製造局繙譯館開、所用譯法仍復如是。是編前有同治十二年蘅芳序、稱余於西國文字未能通曉、瑪君於中土之學又不甚周知、而書中名目之繁、頭緒之多、其所記之事迹、每離奇恍惚、迥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而文理辭句又顛倒重複而不易明、往往觀其面色、視其手勢、而欲以筆墨達之、豈不難哉云云、則其疏舛自所未免、凡專門名詞、不得其解者、或不能意達者、概譯其音、至若以密些西比江屬天竺一類錯誤、猶其餘事也、則是編之無裨於當時、而不能流傳於後世、亦無足異、然是編為歐洲地質學最初轉為華言之本、特著錄之、俾世之考證歐洲地質學輸入中國之經過者明其源流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徐光啟行畧一卷　影巴黎圖書館藏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撰。應理有許甘弟大傳畧，已著錄。明末西學之輸入中國，上大夫中之精究其學者，首數徐光啟、李之藻諸人。光啟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仕至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卒謚文定。光啟不特採用西法，兼篤信天主教旨，故在彼教中與之藻、楊廷筠視為教中三大柱石。是編成於康熙戊午，蓋應理傳教江南，得光啟孫女甘弟大之力居多，特為光啟撰此行畧，表揚其奉教事蹟也。

性理真詮四卷　上海慈母堂重刊本

法蘭西國人孫璋撰。璋字德昭，一字玉峰，耶穌會士，雍正六年入中國，中俄交涉時曾任譯員，乾隆三十二年卒於北京。是編凡四卷，二三兩卷復析為上下二子卷，實為六卷。第一卷言靈性之體，第二卷言靈性之原，第三四卷言靈性之道。考耶穌會士之著述宣揚其教者，大致闢佛老，鮮有駁儒家者。是編刊行之時，在乾隆十八年，適當清儒考據之學盛行之時，宋儒性理之說頗受攻擊，璋是編亦駁宋儒，設為先儒後儒問答之詞，謂信經不信傳註為先儒，信經亦信傳註為後儒，且謂中國古經殘缺，當據真教證明中國古經立說，頗巧。宋儒太極無極性命理氣諸說，原屬臆說，本不足當一駁。然天主教三位一體降世贖罪等說，亦未免過於幼稚，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性理真詮提綱四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孫璋撰。璋有性理真詮，已著錄。是編為性理真詮之節錄本，亦刻於乾隆十八年三月，亦分四卷，較之性理真詮頗有刪節。殆因原書成時措詞多有失當之處，羅馬不許刊行，嗣經主教南懷仁（此又一南懷仁，奧地利國人，字義德）為之辯護，始許付梓，特刪節其文為此提綱歟。原本傳世甚稀，此為民國五年重刻本。性理真詮既已著錄，此本則存其目焉。

金石識別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美利堅國人代那撰，美利堅國人瑪高溫口譯，華衡芳筆述。代那，美國著名地質學者，生於嘉慶十八年，沒於光緒二十一年。撰有地質學綱要、礦物學綱要等書。是編蓋為礦物學綱要之譯本，凡十二卷。卷一論金石結成之形，卷二論金石形色性情，卷三論氣類、水類、炭類、硫礦類，卷四論鏶金類，卷五論土金類，卷六至卷八論礦金類，卷九論石類，卷十雜論，卷十一論金石、化學，卷十二論金石分類之法。其譯法與地學淺釋同，不得其解者仍用音譯。前後無序跋。考地學淺釋同治十二年衡芳序，稱自金石識別譯成之後，因金石與地學必互相表裏，地之層累不明，則無從察金石之脈絡，故又與瑪君高溫譯此書云云，則其成書之時，在譯地學淺釋之前矣。譯文雖有舛誤，第為西方礦物學最初轉為華言之本，故亦著於錄焉。

善生福終正路二卷 獻縣天主堂排印本

意大利國人陸安德撰。安德有真福直指，已著錄。是編分上下二卷。先論修身理家祈禱看經聽講解罪諸法，後論聖體彌撒受難諸說，終言福死之方。大旨在發揮彼教教理，使人尊信天主，以求永福。前有安德自序，未題年月。初刻似在順治九年，嗣在乾隆五十九年重刻於北京。此為獻縣之重刻本也。

真道自證四卷 獻縣天主堂排印本

法蘭西國人沙守信撰。守信耶穌會士，未詳何年至中國，僅知其於康熙四十年至廣東，已而傳教江西。康熙五十六年殁於饒州。是編凡四卷：第一卷曰性理，窮性以推其理；第二卷曰事道，考事以追其道；第三卷曰駁疑，引據辯難以釋其疑；第四卷曰教規，提綱以示其路。前有守信自序，未題年月。序後有赫蒼璧訂記，後題康熙五十八年。考耶穌會士之著述，例經同會之人參訂，復經司教核准，始許付梓。蒼璧字子棋，亦法蘭西國之耶穌會士，康熙四十年至廣東，乾隆十一年卒於澳門。向例參訂同會人之著述者，僅署名於卷首。蒼璧於是書兼為之撰一訂記，假為答客問之說，以駁儒家稱俗儒有三等：曰鄙儒，曰昏儒，曰蠢儒，皆不足當儒稱。且謂二代禮雖美，當周之世，孔子即謂不足從，矧生於近世，但回溯遠古，而欲實求大道之全，可乎？立說頗巧，則孫璋輩先儒後儒之說，已有所本矣。

砭傲金針一卷　上山灣印書館刻本

李問漁譯。問漁，清同光間有華籍耶穌會士李杕，字問漁，此問漁應是此人。是編前有光緒九年問漁序，稱西國有金書一卷，雖奇零小本，而其言克傲良規，最為深切。閱之覺書旨以治傲為本，無異金針之砭疾，爰撮其意譯其大將，曲折過多難於翻譯之處，畧為刪易，書成名之曰砭傲金針云云。全編凡七十則，後附格言八十則，雖多從教中語，然頗為實，謂為治傲之藥石，洵不誣也。

盛世芻蕘五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馮秉正撰。秉正字端友，耶穌會士。康熙四十二年入中國，四十九年奉命偕同教耶穌會士雷孝思、德瑪諾測繪河南、江南、浙江、福建等省及台灣等島地圖。五十三年圖成復命，留內廷供奉。秉正因肄習滿文，先是康熙三十一年，資治通鑑綱目滿文譯本告成，秉正獲覩此書，遂參合漢文原本、滿文譯本譯為法蘭西文。乾隆二年以所譯本寄贈里雅圖書館，後於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間先後刊行，題曰中國通史，迄今越年雖近二百，尚為西方學者參考之作。作後於乾隆十三年卒於北京。秉正漢文著述今可考者有九種，是編凡五卷，分溯源、救贖、靈魂、賞罰、異端五篇，乃發揮教理之作。前有仁愛引言稱昌言偉論，著述如林，所慮理本精微，辭多華藻，誰家饗婢盡屬丈人，既難應對親朋，何以兼通雅俗，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得此一編，多人自己發閱，即與聽講無異，若係不識字之人，或婦人女子，或衰老病軀，欲聞聖道而無人能講，只須一位識字之親友看書朗誦，又與

講道無異云云、則其宗旨可知也、

口譯日抄八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立、陶宛國人盧安德口述、李九標筆記、儒畧有萬物真原、已著錄、安德字盤石、亦耶穌會士、天啟六年入中國、偕儒畧傳教福建、崇禎五年卒於福州、九標字其香、福清人、始末未詳、是編蓋九標所記儒畧安德二人傳教講學之語、於發揮教義之中、兼論天文地理、彼教中之語錄也、凡八卷、始崇禎三年正月、終崇禎十三年五月、分年記錄、有係以月日者、有不係者、前有凡例、稱辛未以後、諸友多有分錄、郵筒所寄、彙載成書、冠以九標小引、後題崇禎四年、則錄者非一人、九標特總其成耳、卷前有總目、五卷以後、皆註有嗣刻二字、則隨錄隨刻、原非一本、此本為民國十一年之重刻本、殆合諸本為一本矣、

方德望神父小傳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刊本

法蘭西國人艾條德撰，袁承斌、丁汝成合譯。德望字玉清，崇禎三年至中國，始偕高一志傳教於山西，後歷赴陝甘等地傳教，中間一至京師，同湯若望治曆，順治十六年卒於漢中。世傳其靈異甚衆，謂能驅蝗伏虎，教中人致立祠以祀之。光緒二十四年，耶穌會士羅懷遠奉會長命親赴漢中德望葬所勘察遺跡，撰有意大利文方德望傳，同會士艾條德復取此傳轉為法蘭西文，此本即條德本之譯本也。

潛德譜一卷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刻本

意大利國人利高烈撰，李杕譯。高烈生於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五十二年，創立救贖會之天主教士也。杕有砭傲金針，已著録。是編凡四十四則，集彼教賢聖之言懿行，示人以大德不在行奇，而在善行常事，故標題曰潛德譜。前有杕序，後題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年，則此本轉為華言之時，在光緒甲辰年矣。

地球圖說一卷附補圖一卷 文選樓叢書本

法蘭西國人蔣友仁奉旨譯，何國宗、錢大昕同奉旨潤色。友仁耶穌會士，乾隆九年入中國，曾偕郎世寧等參預圓明園中建築工事。三十二年奉旨繪坤輿全圖，並撰圖說以進，即此本也。前有阮元序，稱少詹事錢大昕以乾隆年間奉旨所譯西法地球圖說一書見示，且屬付梓。元讀其書，校熊三拔表度說等書更為明晰。少詹事原書有說無圖，爰屬詹事高弟子李銳畫圖為說以補之云云，則此本原無圖，後附補圖一卷，乃李銳之所補也。國宗康熙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乾隆中以明習算法率西洋人往伊犁測繪地圖。大昕乾隆進士，累官少詹事，生平精研經史，兼通中西曆算。元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達。是編說明甚簡，不及南懷仁坤輿圖說之詳，殆因大昕有所刪削。補圖亦甚陋。前有嘉慶四年序，則距友仁卒時二十五年矣。

遠鏡說一卷 藝海珠塵本

舊題湯如望纂。註云：如望西洋人，明天啟中入中國。案耶穌會士之入中國者，皆用中國姓名，其名有時為譯音，同名者則變更譯字以別之，如如望、若望、儒望、若翰等名，皆同名異譯也。此湯如望應是湯若望，緣萬曆、天啟間耶穌會士譯此名，並作如望，若蘇如望、羅如望，皆其例。已湯氏殆初名如望，入清後改名若望歟。天文乃科學中最古之學，先惟恃推算之法，遠鏡發明以後，可以眼力測之，則此遠鏡關係天文學者至巨。是編前有天啟六年若望自序。其撰年應在其傳教陝西以前，第一次至北京時。首言利用，次附分用之利，次述原繇，次述造法用法，核以今說，若望之說固甚簡陋，然在當時已屬創見矣。

全體新論十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泰西合信撰。合信國籍未詳。此本前有咸豐元年自序、稱予來粵有年、施醫之暇、時習華文、殆為歐羅巴人之業醫於粵者。又謂近得華友陳修堂相助、乃集西國醫譜、參互考訂、復將鈸連骨格及紙塑人形與之商確定論、刪煩撮要、譯述成書、顏曰全體新論云云。則此書非出一手矣。凡十卷、分子目三十有九、考其內容、蓋為生理學也。前此西學之輸入中國者、獨遺生理衛生醫藥諸科、得此一本、可以考見西醫著述之流傳中土者、八十餘年前早已有之矣。

聖多瑪斯小傳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刊本

陳雅各譯。雅各里貫未詳。多瑪斯、亞規納伯爵子、故名亞規納多瑪斯。天主教之哲學神學大師、而奉為圭臬者也。有超性學要已著錄。是編前有雅各序、稱聖人歿後、歐洲著作家譯述聖人之傳者、各國皆有、風行西海者久矣、惟譯華文者未之一見、因按泰西濟斯德會士蘇里和所輯聖人之事蹟、及散見於別集者、譯以華文、俾未從事西文者、得窺一斑云云。則其取材不祇一書、案多瑪斯之說、在哲學中自成一派、然此本僅陳靈蹟、反足昧其本來面目、欲彰之適足以晦之、殊為譯者不取也。

泰西人身說概二卷 舊抄本

日耳曼國人鄧玉函譯。玉函字涵璞，專精醫學、哲學及數學，年三十五入耶穌會。萬曆四十六年春，偕金尼閣、羅雅谷諸人東來，初滯留卧亞、滿剌加、蘇門答剌及占城，於其動植氣候多所綜習。天啟元年抵澳門，即至嘉定學華語，旋赴杭州布教。六年因修曆事與龍華民等入京。崇禎二年以徐光啟薦入曆局助修曆法，三年夏卒於京。玉函所著有大測、測天約說、正球升度表、黃赤距度表等書，具見崇禎新法曆書。哥白尼、宗谷、刻白爾諸人之天文新說傳入中土，玉函及湯若望諸人之功居多。又曾與陝西王徵共譯奇器圖說，中土之知西洋力藝之學，自此書始也。泰西人身說概二卷，首有東萊畢拱辰序，稱譯于武林李太僕家，李太僕即之藻，是玉函此書之作當在天啟六年以前寓居杭城之時也。初無刊本，崇禎八年畢拱辰識湯若望於京，得見此書，以玉函譯說時，乃一秕漏侍史從旁記述，恨其筆俚而不能挈作者之華，語滯而不能達作者之意，因為之通其偏礙，理其棼亂，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而本來面目宛然具在，遂付諸梓，為時當在崇禎季年。今本作耶穌會士鄧玉函譯述，東萊後學畢拱辰潤定者是也。今所見舊抄本上卷分骨、脆骨、肎筋、肉塊筋、皮、亞特諾斯、膏油、肉細筋、絡脉、細筋、外面皮、肉、肉塊、血，凡十五部；下卷分總覺司、附錄利西泰記法五則、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體覺司、行動、言語，凡九項。其所記述，即今日之生理學要義。全書最要者為以腦知覺之司，此說利西泰在南昌所刊西國記法即已論及，而流傳不廣，知者蓋寡。玉函書論此甚詳，南懷仁窮理學復申其說，此與中土舊說大相背馳，宜其聞者驚而卻走，而書之尠傳本。創義新奇，或其一因歟。利子西國記法有目無書，今從此得窺片鱗，彌可珍貴。俞正燮癸巳類藁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曾及玉函書，而混羅雅谷人身圖說與此為一，辨見人身圖說條。

人身圖説二卷 舊抄本

意大利國人羅雅谷譯。雅谷一作雅各，字味韶，耶穌會士。天啟二年至澳門，四年偕高一志傳教陝西，居其地者五六歲。崇禎三年應徐光啟召，與同會湯若望同入京供職曆局，助光啟修曆。十一年春疾終於京。雅谷漢文著述二十餘種，居陝所作率屬天學，入京後撰述十餘種，具見崇禎新法曆書，大都有關曆數之學。其籌算一卷介紹訥白爾籌學者，使之清代梅文鼎、戴震於此皆有訂正，東原策算即法此書也。人身圖説今所見為舊抄本，凡二卷。第一卷題曰人身圖説，分論肺、心包絡、心、心穴、心上下之口及小鼓之用、絡脈及脈絡何以分散、周身大血絡向上所分散之諸肢、周身脈絡上行分肢、筋、氣喉、食喉、胃、大小腸、肝及下腹大小腸、胆胞、黄液、脾、脉絡之源及分散之始、下行分肢、諸筋分散與由來之根、下截周身大血絡分散下行至諸分肢、腰、男女肉外陰及睾丸、并血脉二絡、睾丸曲折之絡與激發之絡、小便源委、溺液、膀胱、女人子宮、子宮包衣、胚胎、臍絡及臍帶，凡二十八項。第二卷題曰人身圖説五臟軀殼圖形，分繪血絡、脈絡、筋絡、氣喉、周身正面骨、周身背面骨、正面全身、背面全身、下腹去外皮、下腹去外皮見血脉二絡、胃正面、胃反面、下腹大小腸、膽胞、血脉二絡正面、血脉二絡背面、小便源委、膀胱、外陰、子宮、男女分別肢分、下腹後面，凡二十一圖，圖傳以説。大約第一卷解釋人身各種構造及其功用，第二卷則繪為細圖，以明各部分之梗概。十七世紀西洋對於人體解剖學所有之知識，於此可見大略。雅谷此書與鄧玉函之人身説概可謂為西洋醫學傳入中土之大略，惟輪此書費賴子及孫素爾予執目錄俱未著錄。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有書人身圖説後一文，摭拾中土醫家之説以相詆毀，自今視之，未免誕妄。又俞氏此文首稱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人身圖説二卷云云，今細案之，蓋混雅谷圖説與玉函説概為一書。雅谷此書原作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譯述，同會龍華民、鄧玉函當是雅谷譯述，龍鄧二人為之校訂，殆此本流傳與玉函書並行，俞氏不知，致有此誤也。

進呈窮理學□□□卷 殘舊抄本

比利時國人南懷仁撰、懷仁字敦伯、一字勲卿、幼入耶穌會、說者謂其讀書窮理、博學深潛、精通象緯、順治十六年偕同會衛匡國東來、初布教陝西、十七年奉召至北京、助湯若望理曆事、康熙三年楊光先攻擊西士之事起、懷仁若望利類思安文思俱縲絏入獄、四年三月懷仁等俱被釋、而若望卒於是年七月、是時楊光先吳明烜繼若望掌欽天監務、七年懷仁劾光先造曆之誤、遂罷斥光先等、而以懷仁司欽天監、十三年懷仁復奉命鑄西洋礮、自是迭有所作、三藩之平、懷仁所造礮頗著成効、十七年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十九年加工部右侍郎職銜、卒於二十六年、天主教自明季流傳中國、至於清初歷百餘年、匪利瑪竇湯若望及懷仁揩柱其間、不能有教傳十三省之盛也、懷仁著述甚富、以關於曆象者為多、據徐日昇安多撰南懷仁行述、懷仁曾集述翻譯窮理學六十餘卷、圖說詳悉、進呈御覽、今所見為一殘闕舊抄本、結銜作治理曆法加工部侍郎又加二級臣南懷仁、則此書之成當在康熙十九年以後、原來

有無刊本不可知、大約流傳不廣、法國戈爾迭目錄於此妄事離析、別為教書、當由未見原書、故有此誤耳、殘本計存理推之總論五卷、形性之理推三卷、輕重之理推一卷、理辯之五公稱五卷、其理推之總論及理辯之五公稱、俱作集述、而所謂五公稱者即抄自李之藻譯之名理探、唯於名理探中論及上帝諸節、肯予刪潤、是其異耳、理推之總論所推究者亦不出名理諸項、按之藻譯名理探五公稱外、尚有十倫府、疑懷仁集述之理推總論、即出於此、惜十倫府一部分流傳甚寡、無由定其是非矣、形性之理推及輕重之理推作懷仁譯義著述不等、或為彼自著、形性一部所論多關幾何原理、輕重一部則所謂力藝之學也、又按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曾引懷仁此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是窮理學中或尚集有鄧玉函羅雅谷論人身之書在內、懷仁此書六十餘卷、集當時西學之大成、可稱偉著、其中必有今已不傳之作、藉此可窺梗概、而僅殘篇斷篇流傳於世、則其不幸豈止懷仁一人而已哉、

幾何原本十五卷　金陵書局刻本

希臘人歐几里得撰、歐几里得周赧王時人、為國王亞歷山大師、所撰幾何原理、為後日平面幾何之所本、原書十三卷、後人續增二卷、利瑪竇入中國、共徐光啟譯其前六卷、題曰幾何原本、四庫已有著錄、清咸豐時英吉利國人偉烈亞力續利徐二人未完之業、口述後九卷、李善蘭筆受、歐几里得原書至是遂完全轉為華言、共為十五卷、前四卷論線與面、第五卷論比例、第六卷論面與比例相合、此利徐舊譯、第七八九卷論數、第十卷論無比例之幾何、第十一卷至末卷俱論體、此偉李新譯。善蘭海寧人、字壬叔、精研算學、同治間充同文館算學總教習、有則古昔齋算學行世云、

談天十八卷　通行本

英吉利國人侯失勒約翰撰、英吉利國人偉烈亞力口譯、李善蘭徐建寅筆受、約翰父維廉、英國天文學者、而以發現天王星著名於世者也、約翰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卒於同治十年、亦以治天文學著名於當時、是編為其所撰天文學綱要、譯本分十八卷、冠以侯失勒約翰傳、卷首述例、以下分論地、命名、測量之理、地學、天圖、日躔、月離、動理、諸行星、諸月、彗星、攝動、橢圜諸根之變、逐時經緯度之差、恒星、恒星新理、星林、曆法、為十八卷、後附表錄、以今之天文學成績核之、固不乏缺陷、然較之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輸入之天文學、可謂後來居上者矣、善蘭有幾何原本、已著錄、建寅無錫人、字仲虎、亦名父子、深通理化數學、曾譯泰西切要等書行世云、

提正篇六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賈宜睦(Girolamo de Gravina)撰。宜睦字九章，耶穌會士，崇禎十年始至杭州，康熙元年歿於常熟。是編凡六卷，曰主德、曰主賾、曰主報、曰主恩、曰主重、曰主庇，亦發揮其教義之作。前有順治己亥佟國器序。國器字滙山，遼東人，順治時官浙江巡撫，其妻信奉天主教甚篤，與徐光啟孫女甘第大同為閨閫中有功於佛教之人。後國器全家奉教，陽瑪諾(Diaz)十誡直詮前亦有國器序，亦撰於順治己亥。國器後居江寧，常與葡萄牙耶穌會士成際理(Pacheco)相過從，是編前列同訂人中即有際理名也。

四末真論一卷　土山灣慈母堂重印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Couplet)撰。應理有許甘第大傳，畧已著錄。天主教有四末之說，曰死候、曰審判、曰地獄、曰天堂。是編即發揮其說者也。後附有高一志(Vagnoni)撰終末之記甚利於精修一文，殆以其亦言四末之說，故附於其後。康熙十四年之初刻本業已如此，故此本因之。

聖方濟各沙勿畧傳六卷 上海慈母堂刻本

法蘭西國人都卒梭撰、是編前有光緒二十二年蔣升序、稱光緒壬辰秋、余掌滙學之十四年、命于惟幾、朱子李球、徐子允希、張子若虞、汪子席珍、朱子硯耕在滙學讀書、每有課作、必請題於余、余為拈示論說等題外、間令繙譯西籍、爰將都卒梭所撰聖沙勿畧傳分授譯述、不半稔而竣云云、則是編為惟幾等合譯之本矣、案原書成於萬曆戊申、方濟各西班牙國人、傳教印度滿剌加日本等地、謀入中國未果、而在嘉靖三十一年病歿於廣東台山之上川島者也、事在利瑪竇入中國之三十餘年前、故天主教奉濟各為明代開教中國之第一人、譯筆尚簡潔、然侈陳靈蹟、於地名之考訂亦疏、如訛波斯作伯西哥、上川作三洲、皆足使讀是書者不識為何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英華通用雜話 不分卷 道光二十三年廣州刊本

英國羅伯聃撰、伯聃道光十四年至中國、習漢文、二十年為繙譯、二十四年任寧波領事、卒於二十六年、曾譯伊索寓言為漢文、題曰意拾喻言、先是金尼閣始譯伊索之書、題曰況義、茲為其二譯也、是編不分卷、首序言、次英文字頭分別總目、次誦讀凡例、次生意數目門、次日常口頭語總目及凡例用漢文滿文註英文音、此為他書所罕見、後二門條列單字及成語、右著漢文、左著英文漢文下用漢字著英文音、據凡例稱皆用正音、不可以鄉談音韻讀之、然其間頗有舛誤、不及西儒耳目資遠矣、惟伯聃撰是編時、來華不過十年、而能有此成績、錄此一編、用見創始之難、正不必以其內容工拙論也、

師主篇四卷 獻縣張家莊印刷所刊本

西書中有名基督範者，其撰人傳說不一，漢譯本不祗一種，最古譯本即陽瑪諾之輕世金書，初刻於崇禎十三年，已著錄。是編亦四卷，前有光緒三十一年耶穌會後學李友蘭序，稱是書久經前哲譯出，或名輕世金書，或名遵主聖範，然因文詞尚優，無學者未能一目了然，殊為憾事，茲復以燕北官話譯出，不避俚俗，但取乎通俾略識文字者儘可覽閱云云，則其譯人應是友蘭，里貫未詳，此本全用白話體，與輕世金書之仿謨誥體者

大異，蓋一備文人之覽閱，一備俗人之誦讀，故其中章數較之金書，亦略有刪節，金書既已著錄，此本則存其目焉。

蘇州致命紀略一卷 土山灣慈母堂刊本

意大利國人羅以禮撰，黃佩孟譯，以禮，耶穌會士，光緒九年傳教蘇州，佩孟，天主教華籍修士，里貫未詳，是編記乾隆十三年耶穌會士黃安多、談方濟斃於蘇州監獄事，安多，葡萄牙國人，乾隆二年至中國，傳教江南等地，方濟，意大利國人，乾隆九年至中國，十三年蘇州教案起，與安多共為蘇撫安寧斃於獄中，惟據當時刑部公牘則云二人在監病故，殆有所諱，應以此本所記為得其實，當時公牘且誤黃安多為王安多，紀類思為季

履思，他可知矣。此案牽連百餘人，可謂一大獄，全書分二十九章，述此案甚詳，末附蘇州教務考略，兼可考見傳教蘇州之始末云。

西鐸九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Timothy Richard)。提摩太傳教中國時，睹中國國勢之頹危，輒發為防禍之說，奔走南北，遊說於諸大吏前。未蒙採納，是編輯錄其問答諸語，凡九卷，刻於光緒乙未。首致羅豐祿等書，次與張之洞論中國新政，次與南洋委員論化險為夷，次與張之洞論請他國代理庶政，次電擬訂立華英相助約，次與某太守論通商，次論來華西人，次辨泰西拒日非以助華，次論振興新政必衷至道，雖為四十年來之陳言，尚不失為今日治病之良藥。所謂旁觀者清是也。其名曰西鐸者，蓋取遒人以木鐸徇於路之意云爾。

輕世金書四卷 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葡萄牙國人陽瑪諾譯，甬上朱宗元訂。瑪諾卜誠直詮前已著錄。宗元，順治五年舉人，康熙鄞縣志稱其博學善文，著有拯世畧說、答客問等編，蓋亦天主教徒也。是書原名基督範，撰人有作德意志人馬瑪，有作法蘭西人熱爾松，有作意大利人熱爾森，未詳孰是。漢譯本不僅一種，曰輕世金書，即是編也，曰遵主聖範，北京主教田類斯譯，曰師主編，蔣升譯，曰遵主聖範新編，闕譯人名，曰神慰奇編，傳本今尚未見。輕世金書初在崇禎十三年刻於北京，相傳為兩卷本，後在乾隆二十二年、嘉慶五年、嘉慶十年、道光二十八年、咸豐六年、宣統二年、民國十二年等年有重刻四卷本。乾隆二十二年本有李氏序，稱是編由蔣彌格爾續成，趙類思為之註。蔣彌格爾疑是法蘭西國耶穌會士蔣友仁，趙類思疑是法蘭西國耶穌會士趙聖修。此本為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無序跋，前有瑪諾小引云，統括四卷，若鍼南指，示人遊世弗外。初導興程，冀人改愆，卻舊從新，識己，次導繼程，棄俗幻樂，欽道真茲，始肆默工，次又導終程，示以悟人

默想、已精求精、末則論主聖體、若庇豊宴福、善士竟捏、為捏工報云云、全書大意盡括於此數語之中、全編文仿謨誥、似不盡出西士之筆、殆為宗元所潤色歟、乾隆本李序所言趙類思註、此本無之、此外註釋此編者、別有道光二十八年順德呂若翰之輕世金書便覽、仿日講書經解義體為之註解、詞旨條達、又有王保祿之輕世金書直解、據王序、輕世金書與現行西文本繁簡迥殊、與遵主聖範師主編較、二書卷三均五十九章、而金書則六十四章、二書之第三第十五第二十七各章之下、金書均多一章、第二十三章之下、金書則多二章、各有異同、案耶穌會士昔之翻譯西方名著者、多有去取刪節、瑪諾譯文似僅譯原書第一第三兩編、較之他本雖詳、然亦非全本也、

真福直指二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陸安德撰、安德字泰然、耶穌會士、明末入中國、傳教廣東、康熙二十二年卒於澳門、是編以淺近之語文述其教之大旨、上卷分五章、言世人享世福不能得真福、推理能明真福何在、闢儒釋道三家太極空無為諸說、勸人守十誡修善德、下卷分五章、述天主三位一體、創世降生、贖罪七聖蹟、天堂地獄諸說、間雜以俚言、以期常人易讀易解、初刻於康熙十二年、前有鄭江康庭瑰序、此蓋為同治十二年之重刻本云、

不得已辯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利類思撰、類思起性學要、已著錄、清初世祖重西法、命湯若望南懷仁等入欽天監、以新法造曆書、頒行天下、順治末、吳明烜楊光先等忌而攻之、康熙三年、輔政大臣投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四人於獄、盡逐天主教士、楊光先復著不得已等書、不僅攻天主、攻西法、且言西士在中國藉傳教之名、謀不軌之事、利瑪竇令召在嶼西洋人、以貿易為名、實踞嶼伏戎謀中國云云、若望等幾瀕於死、明年三月、因星變地震大赦得釋出、又明年、類思撰是編以駁光先之說、前有乙巳年類思自序、共為辯語十九條、其藉曆法行教辯一條、具言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傳教中國之概略、合是編與光先之「不得已」觀之、可以考見當時回曆西曆爭競消長之經過、書末利類思安文思謝恩疏有賜房焚修語、蓋指北京之東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遼史 商務印書館本

俄羅斯國布萊資須納德撰、梁園東譯、布氏北京俄國公使館醫師、光緒戊子、鈎稽東方史料、撰中世紀尋究一書、是編即此書之一子目、譯入以原註太舊、復採摭諸書、併合舊註、改撰新註、徵引雖博、然於最近俄德學者之說、多未採入、其以可敦城為窩魯朵城、北庭都護府為古單于庭等說、未免穿鑿附會、考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西奔、經白達達、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白達達應是河套北之汪古、已見元史太祖本紀著錄、北庭都護府即別失八里、此可敦城應在汪古部地、別失八里之間、則大石西奔取道漠南、並未繞道漠北也、又大石西奔之年、遼史應有舛誤之文、蓋既言大石在保大四年七月西奔、復言以甲辰歲（保大四年）二月五日即位、兩年必有一誤、又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延慶之下應有脫文、似可採遼史紀事本末之說、加十一年三字、如是方與天祚本紀在位二十年之語相符、遼舊制十年一改元、尤可參證此說、則大石西奔之年、必在保大四年以前、金天會八年即位一說、蓋誤解金史粘割韓奴傳

之誤也。布氏原書所引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並兼採自多桑書之文，多傳說而少史實，亦不足以參證西遼史事。一部西遼史尚有待於後之學者廣考中國載籍，別撰新編，此編祇能為大輅之椎輪也。

萬國公法四卷 同文館本

美國惠頓撰，美國丁韙良譯。惠頓，美國外交官，兼為國際法之威權，撰有歐美國際法進化史、國際法大綱等編行世。韙良，耶穌教傳教師，清道光間至中國，後任同文館總教習，撰譯甚夥。是編即國際法大綱譯本，初刻於同治三年，凡四卷。第一卷釋公法之義，明其本源，題其大旨；第二卷論諸國自然之權；第三卷論諸國平時往來之權；第四卷論交戰條規。案中國之識國際法，要以此編為嚆矢。既屬創譯，故較之韙良後譯之公法便覽，佶屈難讀，核對原書，亦頗有刪節，緣昔日西人之譯西書者，幾盡用口述筆受之法，譯文非出一手，不無削足適履之病。是編雖題韙良翻譯，然其筆受者有江寧何師孟、通州李大文、大興張煒、定海曹景榮等數人，譯成以後，復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派員校正，卷前董恂序，稱韙良能華言，以是書就正，爰屬歷城陳欽、鄭州李常華、定遠方濬師、大竹毛鴻圖刪校一過，以歸之，則欽等於譯文又有所刪改矣。

公法便覽五卷續一卷 同文館本

美國吳爾璽撰、美國丁韙良譯、吳爾璽美國雅禮大學教授、亦國際法專家、同治三年、韙良首譯惠頓萬國公法一書、光緒初年、又在同文館譯是編、歷時三載、而書成、初刻於光緒三年、共司翻譯者、有汪鳳藻鳳儀左秉隆德明四人、而譯文大半出於鳳藻之手、司校閱者有貴榮桂林二人、而貴榮之潤色為多、則亦非出一手矣、凡六卷、首卷總論、論公法本源、卷一論邦國平時之權利、與應盡之責守、卷二論邦國通使之權利、與議約之規例、卷三論交戰之例、卷四論戰國與局外交際之例、續卷摘錄各國條約大旨、補論新訂之約例、譯筆較之萬國公法簡潔、舊譯名詞未妥之處、茲皆為之別創新名、如權利公使等名詞、皆首見於是編者也、葉原書正本共分二百一十節、而此書所分卷次章節、與原文不同、然譯文於每章、第一節註明原文節數、以便查對、篇中文義或有礙難之處、譯者間加註釋、以明之、較之萬國公法、亦有體例可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聲學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田大里撰、英國傅蘭雅口譯、徐建寅筆述、田大里物理學專家、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卒於光緒十九年、以精研熱學著名於當時、傅蘭雅耶穌教傳教師、同治七年、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繙譯西書、延之至館辦理譯書事務、建寅譯有談天、已著錄、是編成於同治十三年、凡八卷、卷一總論發聲傳聲、卷二論成音之理、卷三論弦音、卷四論鐘磬之音、卷五論管音、卷六論摩盪生音、卷七論交音浪與較音、卷八論音律相和、每卷之後附以提綱、極便檢閱、譯筆亦暢達、西學中專論聲學之書輸入中土者、要以此為第一本、近數十年之發明、周不見於是編、然亦可考見聲學之崖畧也、

光學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田大里撰，布國金楷理口譯，趙元益筆述。田大里有聲學已著錄。金楷理，耶穌教傳教師，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曾延之繙譯西書，後為上海道署通事。元益，新陽人，字靜涵，光緒舉人，繙譯館開，入館譯述格致醫學等書。是編前有一千八百七十年田大里自序，則原書成於同治九年，距譯本刊行之時僅六年耳，在今視之，固多陳說，然在當時可謂新書。凡五百二節，合為上下兩卷。上卷論光發必順直線而行，論光線透過小孔之形，論影，論光之濃淡有平方反比例，論比較光之濃淡，論明，論光行之速率，論光行差，論回光，論試驗回光之事並平回光鏡，論凹面回光鏡，論回光之燃面，論凸面回光鏡，論折光之理，論透光質有時能不透光，論全回光，論透光鏡，論眼能透光之理，論目視物分遠近與眼鏡之功用，論瞎點，論物形在目中之時，論眼中小質，論西畫鏡，凡二百二節。下卷論光之性情並回光折光之性情，論發光體發無數質點而成光，論光浪，論透光三稜體，論光分各色，論不能見之光線，論光浪盪動與筋綱盪動有相關，論色，論光色差並去光色差之法，論人目覺色之異，論光色分序，論發光與受光之事，論消光帶與發郎胡發線，論發光與熱，并論光與熱有交互之事，論太陽化學，論行星化學，論恒星化學，論星氣化學，論日體外有紅凸之形，論虹霓，論光浪彼此相阻之理，論光浪環繞之理，論量光浪之長，論透光片之色，論歧光，論試驗愛而倫刻斯罷之法，論極光，論用回光法成極光，論用折光法成極光，論用歧光法成極光，論光線透過愛而倫刻斯罷之事，論用極光射至歧光顆粒成色之理，論用極光透過顆粒視樞線而分別其光圈，論橢圓與球形之極光，論旋轉之極光，凡三百節。諸論皆透發妙理，雖近來新說日出，而其大要不能外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藥露說一卷 舊抄本

意大利國人熊三拔撰。三拔字有綱，耶穌會士。萬曆三十四年以佈教至北京。三十八年改曆議興，五官正周子愚疏薦三拔、龐迪我等修曆。時朝廷庶務因循，無暇及此。四十四年沈㴶、徐如珂攻西士於南都，三拔亦遭放逐，竄死澳門。先三拔至北京，值利瑪竇未即世，得與徐光啟、李之藻輩往還，相與討論曆數、力藝之學，著有表度說、簡平儀說、泰西水法諸書，四庫俱已著錄。藥露說不見各家書目，今只有舊抄本偶爾流傳。蓋專言西洋藥劑製法之作也。按徐光啟家書曾及龐迪我教彼以西洋用藥法，取露服之利，類思等所著西方要紀述西國醫學，亦謂西國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云云。三拔此篇大約作於萬曆季年，專論用蒸溜法製藥露，於蒸製之方以及如何築灶造鍋，敘述甚詳，後並附圖，以為說明。西洋藥劑學之傳入中國，要當以三拔此篇為先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畫說一卷 舊抄本

意大利國人畢方濟撰。方濟字今梁，耶穌會士。萬曆四十四年至北京。明亡後應龐天壽召，從明永明王於桂林。永曆三年卒於廣州，墓在今廣州北門外之流花橋。明季東來諸西洋教士於易代後，猶能同情明室，流離轉徙，不易其操者，畢方濟卜彌格數人而已。方濟著述傳世最廣者為靈言蠡勺，四庫已存其目。又曾獻採鑛之議，惜未能行。李之藻文錄有睡畫二答，引即為方濟而作。疑當日曾合刻二書，之藻遂為之引也。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有睡畫二答，今未見。茲所見畫說舊抄本，首闕九十一字，設為問答之辭，人身各部如髮、顙、眼、耳、鼻、口、鬚、肩、胸、腹、手、膝、足畫法，俱著梗概，並詮其所以然之故。顧方濟此書旨不在畫，意在教人為善。是以卷末殿以欲畫好心之問答，乃以肉體心曲譬取喻，以為諸空竅者所以闢情魔而迎百善也。此則畢氏畫說之真義焉。

泰西新史覽要二十四卷 廣學會本

英國馬懇西撰，英國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案具人名馬懇西者甚衆，此馬懇西不知為何人。提摩太以道光二十五年生於英國，同治九年至中國，為英國浸禮會傳教師，初傳教山東，光緒二年散賑於太原，十八年至上海為廣學會書記，拳匪亂後長山西大學，民國八年卒於英國。爾康字芝紱，上海人。當時傳教師之提倡中國改革者頗不乏人，要以提摩太主之為最力，或譯書輸入西學，或遊說各省大吏勸變法自強。是書原名第十九周大事記，以國為經，以事為緯，首述法國事，以明歐洲亂之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著者為英人，故所記英國事為獨詳，餘若德、奧、意、俄、土、美及教皇各為一卷，而以歐洲之安民善政終焉。譯筆簡潔，在當時號稱佳本，朝野爭誦，德宗覽之者垂二月，戊戌改政殆亦與有力焉。其第二十卷題曰突厥國，而糾正前人譯作土爾基之誤，尤具特識，較之標新立異者有足多也。卷首光緒二十一年提摩太自序，稱光緒十八年來上海，亟思繙譯華文以餉華人，爰延訪譯書之有名者，聞蔡君之紱於中外交涉之事久經參考，遂以禮聘之來，偶得暇晷，即共相紬繹，迄今三載，始克卒業。筆受者似為爾康一人，惟序後凡例稱是書首二卷為初譯者秉筆，於原書之次序間或有互易處，則筆受者不祇一人矣。

儒門醫學三卷附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海得蘭撰，英國傅蘭雅口譯，趙元益筆述。海得蘭，醫師，始末未詳。傅蘭雅以道光十九年生於英國，同治五年至香港為教習，越二年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受聘繙譯西書，光緒二十年應加里弗尼亞大學之聘為東方語大教授，卒年未詳。元益譯有田大里光學，已著錄。考西醫之輸入中國，始於道光間，有合信者譯西醫略論等書數種行世，嗣後耶穌教傳教士續有著譯。是編原名醫學袖珍，凡三卷，上卷論養身之理，中卷論治

病之法，下卷論方藥之性，附一卷，內載慎疾要言、病症大略、簡易良方，及英漢醫藥名稱對照表，蓋合衛生醫藥諸學，並救疾良方，以備病家保身治病之用者也。既為通俗之本，故於人身之脈絡，病情之轉變，未及備載。前有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海得蘭自序，則其原本成於同治六年，相距譯本刊行之年僅八年矣。

公法會通十卷 同文館本

瑞士國步倫撰，美國丁韙良譯。步倫，伯倫知理之省譯也，瑞士國際法名家，以嘉慶十三年生，光緒七年卒。所撰國際法法典，為法學名著，原以德文寫成，旋由剌爾地轉為法蘭西文，即是編所據之本也。韙良既譯惠頓之萬國公法、吳爾璽之公法便覽兩本，復以此書提綱挈領，執簡御繁，遇事便於比擬援引，又出於二家之後，乃取其法文本譯之，凡十卷。卷一論公法之源流及邦國之權位，卷二論代國而行，卷三論轄地之權，卷四論

轄人之權，卷五論條約，卷六論邦國啟釁皆因違背公法，卷七論邦國交戰，卷八論邦國水戰，卷九論局外之權責，卷十原書作為續卷，專載美國行軍訓戒。計國際法法典本文八百六十二章，美國行軍訓戒一百五十七章。譯本成於光緒六年，譯文雖較萬國公法為詳明，然與現用譯語頗有異同，如今云條，而在此本中作章，今云國之代表，在此本中則作代國而行之類是已。蓋在當時繙譯仍用口述筆受之法，筆受者筆錄其義，未及定名。據凡例稱，此本前半法文館副教習聯芳、慶常

聯興繙譯餘為題良口譯天文館副教習貴榮前同文館學生桂林筆述復經貴榮前後逐細校閱初擬名公法千章後經董恂改訂今名云

星軺指掌三卷續一卷 同文館本

布國馬爾頓撰聯芳慶常同譯馬爾頓布國漢堡人外交官亦國際法名家也乾隆二十一年生道光元年卒所撰歐羅巴近代國際法成於乾隆五十四年頗著名於當時歷年雖久而未能廢是編凡例稱原書行世已久復經葛福根重行刊印加以註解原書係於道光初年初刊云云疑即由馬爾頓國際法一書中鈔出外交代表一篇別行者也凡三卷前二卷言使臣職守權利第三卷言領事官責任權利續卷一卷譯美國領事則例並摘錄條約論領事各款原書所載各種文件程式譯本概用中華文件程式代之又據凡例稱是書原刊以法文其繙譯華文係同文館學習人員聯芳慶常初稿而貴榮杜法孟稍加潤色復經總教習丁韙良為之校覈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佐治芻言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傅蘭雅譯有儒門醫學、已著錄。祖錫、永康人。是本未題原撰人名、凡三卷、卷一概論家國政教諸端、卷二三兩卷言、伊哥挪謎、蓋即舊譯之富國策、今譯之經濟學也。文筆淺易、在當時頗風行、翻刻本不下五六種、審其內容、似為摘譯之本、非全帙也。

西學考略二卷 同文館本

美國丁韙良撰。韙良任同文館總教習十有一載、光緒六年三月請假回國、八年三月銷假回京、撰為是編、凡二卷、上卷紀游載涉歷日本美法德瑞士英意七國之所聞見、卷下綴論各國學業同異、學校規制、西學源流諸端、在當時固屬創聞、而在今日已為陳跡矣。

譯書事略一卷 格致彙編本

傅蘭雅撰。蘭雅有儒門醫學，已著錄。同治七年，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延蘭雅仝偕理、林樂知等繙譯西書，成書百餘種。館外之人屢致書蘭雅，詢問繙譯館設置源流、譯書方法、繙譯名詞，暨繙譯書目。光緒六年，蘭雅乃撰是編以應詢，以原書為西文，華人未能披閱，復又轉為華文，即是編也。凡四章：第一章論源流，言繙譯館之設置，得製造局員徐壽、華衡芳之力為最多。壽，無錫人，號雪村，深通西學，即在同治四年首先自造黃鵠輪船

者也。衡芳譯有地學淺識，已著錄。第二章論譯書之法，謂譯書首重定名，其要有三：一用華文已有之名，二設立新名，三作中西名目字彙。第三章論譯書之益。第四章論譯書各數目與目錄，凡館中及館外譯述各書，悉皆詳列。館中譯成已刊之書九十八種，譯而未刊之書四十五種，譯而未竣之書十三種，益智書會擬著之書四十二種，寓華西人自譯各書六十二種，考現存製造局刊行之書，續有譯述，其數固不止此，惟館外譯撰之書向無目錄可以檢尋，得此一編，可以略知道咸同光間西人輸入西學之梗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語考原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以道光三年生於英國、二十八年至上海為傳教師、光緒六年為稅務處譯員、三十一年卒於上海、著述甚富、尤以語學研究為多、是編分子目六、一論肇創言語、二論人初以口習所聞諸音創諸新語、附唐韻末音互變舉例、三、論字音母各分類、四論四聲及諸音母多分上下兩行、五約論中國語言所界諸更變、六論中國言語之原、原以英文寫於光緒十三年、是編乃其譯文也、案自西域切韻之學輸入中國以後、治音韻者漸用字母著錄漢字之音、至韓道昭五音集韻、熊忠韻會舉要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排比字音、其學遂以大行、然猶用西域之法、仍以翻切配合也、近代歐羅巴人復用歐羅巴字以考漢字音韻、至瑞典人高本漢、其說更為詳備、約瑟是編、蓋為首先用新法治中國音韻之書之一種、雖不及後來之著述之詳贍、譯文詰屈亦多未能達原文之義、然仍存之者、以不沒篳路藍縷之功焉、

格致啟蒙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化學啟蒙一卷、英國羅斯古撰、格物啟蒙一卷英國都藿撰、天文啟蒙一卷、英國駱克優撰、地理啟蒙一卷、英國祁觀撰、並美國林樂知及海鹽人鄭昌棪同譯、羅斯古等始末未詳、樂知以道光十六年生於美國、咸豐十年至中國為傳教師、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延之譯書、兼廣方言館教習、旋為上海道署譯員、光緒三十三年卒於上海、平生撰譯甚富、當時所謂格致之學、蓋泛指一切科學而言、故合此四編而總名之曰格致啟蒙、時譯業初創、譯名未定、繙譯仍不外口述筆受之法、所譯之書、類皆提綱挈領、粗舉梗概、故多以啟蒙入門須知等題為名、則所灌輸者、非高深學理、可以知也、化學啟蒙凡二十二則、格物啟蒙凡九十則、天文啟蒙凡七章、地理啟蒙不分章第、言地文地理、說皆簡略、前後無序跋、據傳蘭雅譯書事畧、僅知格物天文二編成於光緒六年云、

格物入門七卷 同文館本

美國丁韙良撰、近代科學之輸入中國、要以合信之博物新論為最先、其書成於咸豐五年、徐壽雖曾據以製成輪船圖樣、然其書僅具大旨、嗣後基督教傳教師續有撰譯、為說始備、是本即其一種、凡七卷、第一卷水學、子目二、曰靜水、曰流水、第二卷氣學、子目三、曰天氣、曰蒸氣、曰音聲、第三卷火學、子目二、曰熱氣、曰光、第四卷電學、子目三、曰乾電、曰濕電、曰電報、第五卷力學、子目二、曰論力推原、曰助力器具、第六卷化學、子目四、曰物之原質、曰氣類、曰金類、曰生物之體質、第七卷格物測算、子目四、曰測算水學、曰測算氣學、曰測算光學、曰測算力學、全書用問答體、復用眉批標其綱領、條分縷析、頗便初學、辭句有未適者、曾經大興生員李光祐、河間貢生崔士元為之潤色、初刻於同治七年、前有徐繼畬、董恂二序、對之頗為推重、蓋在當時已為創聞矣、

富民策二卷 美華書館本

英國馬林撰、李玉書譯、馬林、英國醫士、而僑居中國者也、撰有英民史記、格致進化等編、總名曰馬氏叢書、玉書、江寧人、案經濟學舊譯名稱各異、或名富國策、或名計學、是編亦經濟學、以美國卓爾基亨利所撰之進步與貧窮一編為藍本、摘其大意、撰為是編、復別採他書之說、以為旁證、前有馬林自序、述卓爾基本末甚詳、書雖成於清末、美國社會學派經濟學說之輸入中國、應以是書為嚆矢也、

大英國志八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慕維廉譯。維廉道光二年生於英國，二十七年至中國為傳教師，光緒二十六年卒於上海。是書原本為英國史學家托馬斯米爾納所撰之英國史記，原七卷，始開國，迄維多利亞。維廉譯本增以職政、刑法、教會、財賦、學校、兵、農商、地理八志為第八卷，刊於光緒七年。譯筆雅潔，舊譯本中之佳作也，似非出於西人手筆，殆亦華士筆受之本。惟譯名太衆，如能仿泰西新史攬要附以中英文對照表，則更善矣。

光學揭要二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赫士撰。道咸同光間輸入西學之書，有經官立機關繙譯者，有經基督教會設立之學校醫院繙譯者。後者為數較少，然今可考者不下百種，是本蓋亦基督教會譯本之類。前有光緒癸巳赫士自序，稱此篇之由緝與天文聲學相同，皆為本館諸生起見，爰即累年所講習，積腋成裘，復自西國名書中稍加補苴，則此本為登州文會學館之課本，而赫士為此館之教習矣。書凡二卷，上卷四章，一論光之速率與光表，二論返光與返光鏡，三論折光與透光鏡，四論光分色及無色鏡；下卷三章，五論光器，六論眼，七論光相礙，附中西名詞對照表，極便檢閱，較之製造局所譯之光學頗為醒目云。

開煤要法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士密德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王德均筆述、士密德始末未詳、蘭雅譯有儒門醫學已著錄、德均字筱雲、懷遠人、是編初刻於同治十年、凡十二卷、詳載辨別煤層、開採、起運、引水、得光及預防危險諸法、第三卷載中國產煤處所未能周備、蓋時代使然、未足為此書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萬國通鑑四卷 光緒八年刻本

美國謝衛樓口述、趙如光筆受、衛樓、美國公理會牧師、如光字子元、北通州人、始末均未詳、是書凡四卷、第一卷東方國度、第二卷西方古世代、第三卷西方中世代、第四卷西方近世代、末附地圖及漢譯地名人名索引、衛樓英文自序稱取材於西方諸史家之著述、則原書非出於一手、顧前此西方史家之世界史以西洋為中心、鮮有記錄東方史事者、衛樓是編為補其闕、首以第一卷述中國蒙古日本印度史事、俾符萬國通鑑之名、惟譯筆膚淺、間雜以彼教之說、前有如光序、稱西士東來、宣播真道、每於聖書而外、多所著作、非徒炫奇、實為傳道之一助耳、是編之不為世所重、殆由此歟、惟西士之首譯世界史為華文者、應以此本為第一編、故錄而存之、俾尋源溯流者有所考證焉、

脫影奇觀三卷續編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英國德貞撰。德貞名約翰，倫敦傳教會教士，同治二年入中國，光緒二十七年卒於北京。曾在北京崇文門內之施醫院施醫有年，當時照像術發明甫三十餘載，德貞携有聚影匣東來，中西文人多以照像之事叩之。德貞恐廢醫業，乃以照像之書譯為華文，編次成書以應。題曰脫影奇觀，是為照像術輸入中國之最初譯本。後此傳闌雅於格致彙編中續有撰譯，始改其名曰照像。正編刻於同治十一年，續編刻於光緒十四年，並在光緒二十六年着色照像發明之前，故本書卷首脫影源流史傳，僅及呢吡以西達該里諸氏之說。前有完顏崇厚序，即光緒間使俄議收還伊犁事，因訂約失權而被奪職者也。

西醫內科全書十六卷 光緒八年廣東博濟醫局刻本

美國嘉約翰口述，孔慶高筆受。嘉約翰，美國公理會教士，而兼醫師者也。慶高字繼良，鐵嶺人。書凡十六卷，胃腸各症三卷，肝膽各症三卷，肺部各症三卷，腦部各症三卷，熱症總論二卷，雜症時疫二卷。考西醫之輸入中國，始於清道光時，最初著述有合信之西醫略論、內科新說等書，但其說未詳，僅述梗概而已。嗣後基督教士續有撰譯，以嘉約翰之譯述為最富，各科醫書皆有譯本。本書踵內科新說而撰，文意理明，當時言西醫者之佳作也。

礦石圖說一卷 光緒十年益智書會刻本

英國傅蘭雅譯。蘭雅有傳門醫學已著錄。是編首總論，次礦石形性及化學性，次礦石分類，為類十二，曰石英類，曰光石類，曰似鹽石類，曰金鹽類礦，曰似非勒司巴耳類石，曰花剛石形礦類，曰光色礦類，曰繁礦類，曰含養金類礦，曰自然金類礦，曰含硫金類礦，曰燒料類礦，附論疆石，別附圖一幅，繪各種礦石形色，以圖為主，列說以明之，意在通俗，亦啟蒙類書，故其卷帙不及蘭雅所譯寶藏興焉之富云。

萬國通史前編十卷續編十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思譯，蔡爾康、曹曾涵筆述。李思，傳教師之居留中國者也，其始末未詳。前編十卷為古代史，歷述太古西亞迄希臘、羅馬之史事，爾康筆述。續編十卷，首四卷述英吉利之史事，次二卷述英屬地之史事，後四卷述法蘭西之史事，原徐蓋臣筆述，後經曾涵潤色。比較其文，以爾康譯筆為最佳，而其譯例亦多可取之處。自來讀譯本書者，恒苦人地諸名猝難記憶。前編於人名第一字多取諸中華姓譜，二三以次則取諸人部以別之，

閨閣則取諸女部，神靈則取諸示部，君王則間取諡法，其於地也，山取山部，水取水部，國都郡縣取邑部，其於鳥獸草木之屬，亦即由是類推，頗與元朝秘史譯例相合。至若漢唐以來之舊譯名，亦多採用，不用新繙，雖安息誤作矮沙倮，大夏誤作排克梯亞，蓋為考訂之所未及，不足為譯者病也。復於卷首加中西年表，便於印證，卷尾加入地事物諸名表，一一配以西文。前此謝衛樓萬國通鑑已有先例，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曾援用其法，最易勘對。續編所用體例雖遵前編，然譯名則不如

爾康之謹嚴，後有校勘記，稱三編德俄二史屬稿已成，即日續出，惟今日所見者僅光緒庚子年刊之前編，光緒甲辰年刊之續編，未見三編刊本也。

西學略述十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先是輸入西學者為基督教會，後同文館製造局繼之。光緒辛巳總稅務司赫德命約瑟於公牘之暇，譯泰西新出學塾適用諸書為華文，越五載至乙酉成書十有六種，此其第一種也。餘十五種曰格致總學啟蒙、曰地志啟蒙、曰地理質學啟蒙、曰地學啟蒙、曰植物學啟蒙、曰身理啟蒙、曰動物學啟蒙、曰化學啟蒙、曰格致質學啟蒙、曰天文啟蒙、曰富國養民策、曰辨學啟蒙、曰希臘志略、曰羅馬志略、曰歐洲史略，綜言各學淵源及其大旨，而以是編為十五種之綱領，故十五種悉據原本編譯，而是編則博考簡收，書凡十卷，首訓蒙，次方言，次教會，次文學，次理學，次史學，次格致，次經濟，次工藝，次遊覽。所謂理學，即今之哲學，所謂格致，即今之科學，得此一編，可以略知西方學術遞嬗之成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格致總學啓蒙三卷 西學啓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當時學科名稱未定，所謂格致，廣義指科學，狹義指物理學。是編乃科學概論，凡三卷，上卷總論萬物，中卷論物體，分子目二，曰有體質不屬飛潛動植之諸物，曰有體質屬乎飛潛動植之靈物，下卷論無形象之物，質言之，心理學也。所述詳略不等，全書分六十七節，而下卷僅有二節，則亦博考簡收之文，非全帙矣。

地志啓蒙四卷 西學啓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是書概論地志，首言繪地球儀並地圖定範，次論地，泛言諸洲形勢，次論海，泛言海洋風溜潮汐，次論地形狀，分述陸島山谷江河湖沼，乃地志之總論，原書疑與地理質學合為一編，而經約瑟析為二帙者也。附圖甚簡陋，然較之慕維廉之地學舉要已為加詳矣。

坤輿格致畧說一卷 舊鈔本

原題極西南懷仁敦伯著，前有康熙丙辰上海徐爾覺撰序。目錄所列凡十九條，首坤輿圖說，次亞細亞，次歐邏巴，次利未亞，次亞墨利加，次墨瓦蠟尼加，次五大州總說，次四元行之序並其形，次氣行，次地球兩極必對天上兩極，次地圖，次地體之圜，次地震，次人物，次山岳，次江河，次海之潮汐，次風，次雨雲，惟五大州總說本文中無此條，殆係傳寫者意為增入。案南懷仁有坤輿圖說二卷，四庫已著錄，今見本有四庫本、指海本，與康熙

甲寅原刻本對勘，各有詳略，原刻本有不見於他本之目錄，上卷坤輿圖一、地體之圜二、地圜三、地球南北兩極必對天上南北兩極不離天之中心四、地震五、山岳六、海水之動七、海之潮汐八、或問潮汐之為九、江河十、氣行十一、風十二、雨雲十三、四元行之序並其形十四、人物十五，凡十五條，下卷首亞細亞州，次歐邏巴州，次利未亞州，次亞墨利加州，次墨瓦蠟泥加，次四海總說，凡六條，各條之下復分子目，上卷子目凡三十一篇，下卷子目凡五十六篇，與此本勘對，目錄及內容一一相符，則此本顯係雜鈔坤輿圖說而成，僅删節其文，變亂其次第而已。惟爾覺撰序為他本所無，爰考其序年，既在丙辰，與原刻本所題甲寅歲僅晚二年，疑此本即為爾覺節鈔之本，抑原刻本舊有此序而脫失落也。檢巴黎圖書館所藏漢本目錄，有坤輿格致畧說一部，與此本標題同，應是同一鈔本。又案說鈴中載有坤輿外紀一卷，四庫已存其目，亦摘抄坤輿圖說之文而成，惟所抄者幾盡下卷之異聞異物，而略其輿地之說，與此本不同也。爾覺字順之，明大學士徐光啟孫，以祖蔭授中書舍人，入清未仕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西聞見錄選編四冊 光緒丁丑刻本

美國丁韙良編同治壬申韙良共西士數人在北京施醫院編輯中西聞見錄月出一冊此及三年而止共出三十六冊用雜誌體裁記載西國之學術時事雜以寓言越五年韙良復删繁撮要輯為是編今中西聞見錄原本頗罕見得此一編可以藉知原錄之內容光緒丙子傅蘭雅在上海用季刊體續輯格致彙編以繼中西聞見錄之後體例相同內容更為豐富亦僅出二十八冊而止是皆同光間西人在華創設之雜誌與中西教會報萬國公報等編並著名於當時者也

地理質學啟蒙七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凡七卷首總論次地球實形次晝夜次風氣次水行於地之功用次海次地球體內與地學啟蒙並為言地文學之書原本疑與地志啟蒙合為一帙而經約瑟析為三編者也譯文舉例間有涉及中國之處似非原書所有若卷六之滇省垣大沽口等地名疑是譯人增改之文蓋當時譯書求讀者之易解體例類多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學啟蒙八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凡八卷，一卷略論地學義旨，二卷言石分各類，三卷言石中明告之諸理，四卷言水中淤積之層累石，五卷言動植物所遺體殼質積成之層累石，六卷言火成石，七卷言地殼，八卷統論。亦見言地文學之書，惟地理質學啟蒙所重在氣與水，而是編則專言岩石，實為一書分為二帙，卷帙既意為分合，故內容亦多寡不等。若全書分二百五十八節，卷七凡六十七節，而卷八僅有四節，強分卷數，殊為多事。製造局本格致啟蒙中之地理啟蒙詞雖較簡，然其體例則較是本為優。總之，此類啟蒙之書，概未可以專門著作之律繩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理全志五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慕維廉撰。凡五卷，分述亞西亞、歐羅巴、阿非利亞、亞墨利加、大洋羣島等五洲，地球總論已見地學舉要，故是本所述甚略。每洲冠以文質政三論，文論言經緯四至，質論言地勢出產，政論言政制風俗，以次由近及遠，歷述諸國，亦頗簡賅。西域南海諸地曾經中國載籍著錄者，頗知沿用舊名，雖不甚詳備，要非率爾操觚者所可比，以與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瑪吉士地理備考比較，可云後來居上。今越南大港名柴棍者，舊譯訛為西貢，今日地理圖書皆沿其誤，而是書竟知考訂其原名，亦非他書所可及。惟越南條通國分為三土以下，記載訛誤，摩魯隅條之摩魯隅應作馬來隅，均在緬甸條後，改正覶叱數條相隔均不甚遠，應在本條改正畫一，乃隨譯隨改，未及作全書之勘正，遽付諸梓，則其校訂之疏，亦勿庸為是書諱也。

地學舉要一卷 西學大成本

英國慕維廉譯。維廉有大英國志，已著錄。是書總論地球大勢，分子目十二，首論地球形勢大率，次地質，次釋名，次水陸分界，次州島，次山原，次地震火山，次平原，次洋海，次潮汐，次湖河，次地氣。言簡而賅，頗便初學。疑與維廉所譯地理全志原為一帙，而加以改訂析為二書者也。

格致質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舊譯所謂格致之學，廣言之指科學，特言之指物理學。約瑟皆有譯本，名前者曰格致總學，後者曰格致質學。是書分子目十一，首提挈義旨，次物與物所有之三力，次萬物交相吸引之力功用如何，次定液氣為萬物之三質，次定質物各等性情，次液質物，次氣質物，次物運物，次顫動，次熱物，次電氣。與製造局本格致啟蒙各有詳略，而譯名亦各有異同云。

身理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今之生理學，舊譯作全體學，約瑟是編復名曰身理，分十子目：首創論身理，次論身內諸體，次論人身動時所有諸事，次論血，次論血如何動，次論血綫、風氣為何變更及呼吸之理，次論飲食如何變血並消化飲食之理，次論血於可棄之諸質如何散發，次統述身理大略，次論人何以能知覺諸事、何以能立志傳意。都為十章五十六節，各章分配詳略不等，於運動循環呼吸消化，論述較詳，於排泄論述較簡，而於感覺論述尤簡。其說固較舊譯全體學為新，然其文字及體裁則不及遠甚。

動物學啟蒙八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動物學書舊譯本甚少，部門品類且多未備，比較固以此本為最詳。惟動物之區分，舊作四大部門，曰脊骨動物，曰圜節動物，曰柔體動物，曰動植難分之動物。是書言動物分類總綱一卷，言脊骨動物六卷，言圜節動物一卷，共為八卷，則亦一品類未備之本矣。卷首目錄下註有云，原書十卷，是部限於規格，僅譯八卷，所遺柔體動植難分二卷，較之無關輕重云云。所言規格，未知何指。柔體動物及動植難分動物，在動物學中各成一部門，不得謂其無關輕重，不能謂蝸牛烏賊海參珊瑚之重要不及鳥獸蟲魚。雖云啟蒙之書，不應疏漏若是也。

植物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通行之植物學書，首言植物之營養繁殖機能，次述植物界之部門品類。約瑟是本分三十章，概論凡八章，論根幹枝葉凡四章，論花果子實凡十二章，餘論凡六章，詳於雙子葉門，略於單子葉門，而於無子葉門竟無一言及之，視藻菌蘚苔亦為無足輕重，與其動物學啟蒙之刪余柔體植蟲二門者無異，則詳其所當詳，而略其所當略矣。

化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所譯諸書，多不著原撰人名，是書論火二章，論風氣三章，論水六章，論地四章，論純一原行物與異質合成物一章，論非金類物一章，論非金原行物一章，論金類三章，追論通本測驗所得知之諸理一章，共為二十二章，與製造局本格致啟蒙中化學啟蒙內容子目一一相符，則亦為英國羅斯古所撰化學之譯本矣。考其譯年，似在製造局本之後，比較二本，製造局本較簡，而譯文較佳，譯名較善，若製造局本之燐、矽、鋁、鈣、鎂、鈉、鉀，在此本中或徑譯原音，或妄創新名，曰光藥，曰西里根，曰膠泥精，曰石灰精，曰馬革尼寫母，曰鹹精，曰木灰精，詰屈難讀。此外約瑟譯本對於原書頗多改竄，亦不及製造局本譯法之謹嚴。然則製造局本之譯名，尚為今日學子所沿用，而此本幾至覆瓿，其故不難知之矣。

天文啟蒙七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是書凡七卷，卷一論地球並地球運轉，卷二論月與月之諸行動，卷三論繞日之諸星，卷四論日為恒星，卷五論恒星，卷六論定日月星方位之法並測知其方位之諸用，卷七論日月星依次運行可預推有準之故。雖亦未著撰人名氏，然考其卷第篇目，一一與製造局本格致啟蒙中之天文啟蒙內容相符，則亦為英國駱克優所撰天文學之譯本矣。製造局譯文簡雅，而此本譯文較為冗繁，惟

文簡於原本之義多有未達，文繁於原本之義未免有所增改。約瑟譯書體例類多如此，則此二本各有短長，故並錄而存之。

富國養民策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哲分斯撰，英國艾約瑟譯。哲分斯生於道光十五年，卒於光緒八年，以治經濟學著名於當時。先是道光戊戌年，法國人古爾諾用數理治經濟學，不為世所重。閱四十年，哲分斯闡述其說，發揚而光大之，遂在經濟學派中別立數理一派，用幾何公式細密思考，以求經濟原理。所撰經濟學論，初刊於同治十年，再刻於光緒五年，此書即其譯本也。凡十六章：首言何者為財，次言如何用財，三言何以生財，四言如何分財。哲分斯治經

濟學頗有獨到之處，如本書第八節論財於人有用，第七十二節謂貨值即此物與彼物交易之比例，第九十節言貿易之興衰循環式，並為創獲之說。惜譯筆庸劣，於原文多未能達其意。原書謂商業恐慌繫於十年例見之日中黑子，筆受者未解其理，於第九十節之譯文意為解說。凡此之類，舉不勝舉。故原書雖為名作，而譯本則成土飯塵羹云。

辨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哲分斯撰、英國艾約瑟譯、哲分斯有富國養民策、艾約瑟有華語考原、並已著錄、西學中之論理學、漢譯本最少、明崇禎庚午、傅汎際与之藻首有譯本、題為名理探、閱二百五十餘年、至光緒丙戌、約瑟始將哲分斯所撰論理學轉為華言、別定名曰辨學、即是本也、分子目二十有七、前有約瑟序、稱此本與前明萬曆年間利瑪竇譯成華文之辨學遺牘、題不相侔、案辨學遺牘原題作辨、而不作辯、蓋後人輯利瑪竇與釋子辯學之文、固非論理學書、然亦非瑪竇譯本也、此書譯文淺陋、詞旨頗失原書意、復以專門之作、題曰啟蒙之書、尤所未解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希臘志畧七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未著撰人姓名、凡七卷、卷一溯希臘人初始、卷二誌比羅地上古諸事、卷三誌雅底加上古諸事、卷四誌約年背叛並波斯戰務、卷五誌雅典中興與比羅戰、卷六誌斯低馬三國事略、卷七誌亞利散大統轄諸地、案英國李思所譯萬國通史前編第七八兩卷有希臘志、其第七卷子目內容、與此書完全相符、亦未著撰人名、則此二本所據之原本相同、李本譯筆雅馴、艾本譯筆樸俗、李本雖雅、遣詞費句過多、如鏡花水月之詞、公輸墨翟之名、行中書省之制、原書中安得有是語、未免過於潤色、致失原書本意、則與其失之典雅、不如失之鄙俗、然兩本譯文各有詳略、故兩存之、俾能參稽同異云、

羅馬志畧十三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亦未著撰人姓名。凡十三卷。卷一誌羅馬城古初諸事，卷二誌羅馬如何得意大利全地，卷三誌羅馬與加耳達俄戰，卷四誌羅馬砥屬東域，卷五誌羅馬平諸國後轉變如何，卷六誌革氏出首攻時弊，卷七誌羅馬弊政，卷八誌羅馬內地戰，卷九誌羅馬立帝之始，卷十誌弗拉分族之諸帝，卷十一誌軍士擁立之諸帝，卷十二誌丢革利典與根斯丹典二帝之世，卷十三誌諸他族人入居羅馬，亦與英國李思萬國通史前編第九卷羅馬志之篇目一一相符，惟李思之二譯本譯文較佳，一反希臘志譯文濫用典故之病，此本覆瓿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教彙參三卷 光緒七年益智書會本

英國韋廉臣撰，董樹堂筆錄。韋廉臣以道光九年生於蘇格蘭，咸豐五年入中國為傳教師，光緒十六年殁於芝罘。是書凡三卷，前二卷誌古代宗教，第三卷採摭希臘羅馬哲學家三十人之事蹟，各為之傳。前有英文序目，稱書名古代宗教及哲學，譯文標題漏舉哲學，僅題古教彙參，已與本書內容不盡相合。若以英文目錄與譯文對勘，疏舛尤甚。如一卷八章原作埃及政治及偶像，譯文乃作埃及紀略，二卷二章原作婆羅門教，又訛作續印度紀略，七八二章言火祆教及波斯人之宗教，乃僅以巴西教三字概之，自來譯文簡略，無逾此者。又如譯名，亦疏漏百出，書中人名多任意譯寫，如釋迦牟尼訛作薩蛤木那，玄奘訛作顯藏，他可知矣。故第三卷之人名無一與今譯相合者。是書之宗旨，固在崇本教而闢異教，然譯文踳駁，不應如斯之甚。其第二卷闢道教一章，乃出艾約瑟手筆，立說較長，文筆較雅，惟所言中國煉丹術由回回人傳之歐洲一說，載籍無徵也。

時事新論十二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光緒十六七年間，提摩太主持天津時報館務，常撰論持强國富民之說，他報多轉錄之。二十一年，提摩太遂裒集時報各論，彙為一帙，分國政、外國、格學、礦務、通商、築路、養民、新學、利源、軍務、教務、雜學十二類，共計論說百有五篇，附圖四十有五。凡當時亟應興革之要政，悉皆有所論列，為謀之忠，雖國人亦無以過。錄此一編，用見旁觀必審之意云。

農學新法一卷 廣學會本

泰西貝德禮撰，英國李提摩太譯。貝德禮國籍未詳。李提摩太譯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案泰西農法明季素已輸入中國，備詳徐光啟農政全書，惟當時所識者皆舊法，而於近百年來所創之新法，概未之及。新法之中，尤以化學肥料為農家所重，是編即於化學中求農學，分子目四：一曰察土性，二曰分原質，三曰澆壅之法，四曰權壅田相宜之物，雖僅舉數端，然其說淺明易曉。卷首有提摩太撰農學新法綱領一篇，備述化學培植之利，瘠土可成沃壤，末謂有限田可出多物，須有好路以利轉運，其言尤為扼要云。

蠶務說略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康發達撰、先是法國博覽會蠶務審察員里昂城商會會長倪恩投函詢中國蠶務於總稅務司、遂下各關考察、越六年、康發達任浙海關稅務司時、以前察各法尚未周悉、因遍搜浙境蠶種繭絲、送致法國檢驗、並派工學習養蠶之法、復之日本察其絲業所以盛興之理、歸乃條陳關署、即是編也、首為整頓中國蠶務說略、次為考察日本蠶務說略、並作於光緒十五年、雖屬案牘之文、然於中國蠶業之衰、蠶病之由、除病之法、言之綦詳、後日蠶絲改良會之設置、要為發達提倡之功焉、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 光緒十年刻本

法國晃西士加尼撰、同治初、法據安南南圻、同治五年、謀與中國通商、遣調察團上溯瀾滄江源、以海軍中校特拉格來主其事、海軍上尉晃西士加尼副之、是夏發自柴棍、次年春杪抵南掌、復越緬甸境、秋杪抵思茅、知瀾滄江不適於航行、乃捨舟從陸、赴臨安、次年二月、特拉格來病歿於東川、加尼代主團務、前行至敘州、附舟東下、閏四月抵上海、次月復返柴棍、是役之結果、獲知通中國之要通、水陸須連北圻、由是法人謀北圻日亟、同治十二年、加尼復奉命與河內總督阮知方議結商約、知方拒之、加尼率所部百餘人襲據河內、劉永福以黑旗兵赴援、陣斃加尼於河內城下、時普法戰役甫終、法國未敢輕舉、越十年、始遂軍據北圻、甲申役後、安南遂脫屬藩、則安南之失北圻、始於加尼等之探路也、是書即誌同治丙寅至戊辰間探路之事、譯文析為十五卷、卷一總述越南半島與西方交通之沿革、次述盧高爾城、即真臘風土記所記之真臘古都也、卷二之四、歷述經行瀾滄江下流南掌萬象之事蹟、卷五之六、從南

掌至雲南、卷七從雲南至大理、經叙瀘、循海而返柴棍、卷八述越南北部史蹟、卷九誌越南半島各地之經緯度、卷十自柴棍至叙州沿途之氣候表數、卷十一越南附近一帶之地勢、卷十二至十三誌越南雲南四川等地之礦產、卷十四之十五誌越南半島之農產及植物、卷首有泰華樓居士序、稱光緒辛巳秋游潮郡、寓揭陽粥圍中、閱史紛羅、宋槧尤富、此皆豐順丁撫部移居後所藏也、中有近日翻譯西人所著、厥有兩種為今日士大不可不讀、一即此書、此書作於同治中、為法人刊刻、舊用洋文、自撫部命人譯成華文、於是釐然可曉、曩歲曾請撫部刊刻以遺知好、而撫部徂謝、遂乘風顯去歲公子惠衡始鈔一部獻之制府宮保、近在廣州都會、傳寫尤便、因復從乞借、并日寫得、擬集同志排字印之、光緒十年六月鈔校猶訖、此書舊無名目、撫部所藏亦有書無錄、今名曰柬埔治以北探路記云、則此書初為丁日昌命人譯成華文、繼由泰華樓居士鈔校付印、各卷上有眉註、於譯名訛誤頗有訂正、疑出校者手筆、譯文訛誤、無卷無之、甚至昔日朝貢之邦、今隸版圖之地、皆未能考訂原名、如訛烏滸為奧蘇斯、拂菻為郁林、占城為羌巴、恒河為剛治、萬象為文湘、柴棍為帥岡、崑崙山為波爾剛脫、景邁或八百媳婦為克綫美、皆其最著者也、而卷十五所誌植物、幾盡用譯音、使閱其書者無從知為何物、尤為疏陋、校者雖多訂正、然亦不無鑿空之說、如謂漢書麊泠縣、瀰南或即其音轉、謂漢之九真、明之占城、皆為柬埔寨地、並是偏辭接褒之說、而柬埔寨之初譯甘孛智、首見於真臘風土記、不始於天下郡國利病書也、

西國天學源流一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英國偉烈亞力口譯，王韜筆錄。亞力以嘉慶二十年生於倫敦，道光二十七年至上海為傳教師，光緒十三年歿於英國。平生撰譯甚富。韜字紫詮，號仲弢，官於粵，旋去職，遊海外，同治間歸自泰西，主講上海格致書院，著述亦富，有弢園文集等書行世。韜弱冠至上海，得識亞力，讐校餘閒，輒以西事相諮詢，一日詢以西國疇人家古今來凡有若干，亞力乃出示一書，口講指畫，韜筆誌之，十日而畢事，即是編也。起希臘之海修達，終於現代，蒐錄西方天文學者事蹟，凡得二十餘人。西方天文學之源流，於是犁然大備，其間經阮元疇人傳著錄者不過七八人，然言其始末尚多未悉。是編雖寥寥數十葉，而詞簡意賅，談天者於此誠有所取資而得其要領矣。

華英通商事略一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英國偉烈亞力口譯，王韜筆錄。亞力韜合譯有西國天學源流，已著錄。考英國與中國通商，始於崇禎初年，英船長威戚率海船之抵虎門，康熙壬午東印度貿易公司成立，中英商業由其壟斷，迄於道光甲午，嗣後經鴉片戰爭，始結商約，設領事。是書記述起崇禎間英船之至，迄道光間東印度公司專利之取消，於先後二百年間中英通商始末言之綦詳，所誌年月雖微有差誤，然亦可藉知當時守海疆者馭邊之術，而鴉片戰爭之動因，亦於是見其萌芽焉。

美國憲法纂釋二十一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美國海麗生撰，慈谿舒高第口譯，海鹽鄭昌棪筆述。此書各卷皆題美總統海麗生，考美國立國以來三十二任總統中名海麗生者有二人，一為道光二十一年在任二月卒之海麗生，一為光緒十五年至十九年在位之海麗生，此書撰者即此海麗生也。凡二十一卷，卷一憲法源流篇，卷二之三國會事宜篇，卷四之十總統篇，卷十一之十八內閣及各部篇，卷十九各派班派員篇，卷二十之二十一大理院篇，附憲法及續增憲法譯文。譯本刻於光緒丁未，刪於二十次修改之文僅著十五，譯文頗簡略，疑於原書頗有刪節云。

聘盟日記一卷 通學齋本

俄國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撰。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中俄商訂和約後，俄國特遣使臣義迭思來聘，於康熙三十年自俄京莫斯科起程，循陸道而至中國，康熙三十一年九月抵京師，留四月餘，復遵來道歸國，往返三載。義迭思於經行處所俱有日記，此本僅摘譯其入京一事，始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終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非全帙也。惟所記覲見遊覽之事甚詳，足資證舊聞之處不少。其記十月初九日覲見事，有耶穌會士三人司通譯，一法國人名熱爾必良，一西洋國人名波瑪斯，即參加尼布楚條約之張誠、徐日昇二人，譯者未能考其漢名也。又聖祖垂詢之郭禮瑪地，即耶穌會士閔明我，明我於康熙二十五年奉使赴俄國，三十三年還京復命，義迭思覲見之時，明我尚未歸，故聖祖詢其行踪。原譯本初載於中西聞見錄，疑出丁韙良譯事。此為通學齋校印本，原有附圖三頁，此本並闕，傳寫之本類多如此也。

庚子教會受難記二卷 美華書館排印本

英國季理斐譯、吳江任廷旭筆述。庚子之亂，耶穌教傳教師及其家屬在直隸山西山東浙江蒙古諸地遇害者，共有一百八十六人，計英國九十八人，瑞典國五十六人，美國三十二人，中以死於山西蒙古兩地者為最多。其得脫者，多自述其避難日記，避難至上海者，遂託廣學會彙譯庚子諸教士受難紀畧一書。會中人乃屬理斐廷旭同譯，辛丑四月書成，即此本也。上卷凡十則，下卷三十二則，附及華籍殉道教友。惟華人姓名皆從西音譯出，恐不免於舛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九新論二卷 圖書集成局印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樂知為萬國公報主筆，先後數十年，屢撰新論，冀以興起中國。己亥之交，各國瓜分議起，樂知危之，持論益加剴切，並屬爾康蒐取是年所著論說，加以潤色，成為斯編。九九云者，望華人究極乎九天九地之終始，與時遷變而已。己亥適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於九九二字恰有關會，故以九九新論名書。所輯兼論記說序跋，凡二十八篇，立言多中肯綮，與李提摩太之時事新論體例雖殊，用意則同。是編刊行之時，適丁拳禍紛擾之年，言者諄諄，聽者如風過耳，何耶。

法國新志四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英國該勒低撰，英國傅紹蘭口譯，烏松番松筆述，刻於光緒戊戌年。凡四卷，卷一志面積人數物產，卷二志商務轉運度支，卷三志國政宗教學校刑律防務錢幣，卷四志屬地。體例與該勒低所撰俄國新志悉同，殆亦摘譯年鑑之文者也。製造局所譯外國新志，僅出俄法二種，疑因當時俄勢日逼，而距甲申之役甫滿十年，故特先其所急歟。

外國史畧 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英國馬禮遜撰。案耶穌教傳教師之始至中國者，名馬禮遜，以嘉慶十二年抵澳門，道光十四年歿於廣州，此書紀事止於道光年間，撰者疑即此人。然有若干條誌及道光十四年以後事，如緬甸日本條誌道光二十六年事，佛蘭西國條誌道光二十七年事，似後人有所附益也。原刻本久佚，傅蘭雅譯書事畧已無著錄，此本乃小方壺齋鈔本，惟王錫祺採錄諸本，類多刪削，序目併合，卷帙原書面目因難考見。觀其體例，似仿艾儒略職方外紀、瑪吉士地理備考編次之法，首亞悉亞州諸國，次亞非利加州諸國，次歐羅巴州諸國，次亞默利加州諸國，無澳大利亞州，且闕歐羅巴州總說，意大里瑞士二條，開卷即首列亞悉亞東南洋海岸各國，疑原本首尾佚脫，卷帙殘缺，錫祺所錄者已非足本，審其內容，實為地志。外國史畧似非原有書題，惟此書在地理備考以後，比較諸本為先出，故亦錄而存之。

地理志略 不分卷 小方壺齋鈔本

美國江載德撰。原題撰人名戴德江，案傅蘭雅譯書事略所載益智書會擬著各書目錄，有萬國地理，天津江載德著，應指此書。則戴德江乃江載德之誤，茲改正。其人始末未詳，殆爲耶穌教師之傳教天津者也。又案譯書事略書目附註，稱各書名有已定者，有未定者。萬國地理應是蘭雅暫定之名，而出版後始定名曰地理志略也。原刻本今未見，舊分卷帙已不可考。此本首亞西亞洲，次歐羅巴洲，次亞非利加洲，次亞美利加洲，次俄西亞尼嘎洲，於諸國之地土、天氣、物產、人民、大城、國政、教事，略具梗概。其土耳基志、魯末利亞尚未併入布勒嘎利亞，則其成書之年，應在光緒六年至十一年之間矣。

地球說略 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美國褘理哲撰。理哲始末未詳。是書有光緒四年刻本，今未見，此本亦載小方壺齋叢鈔第十二帙中。亦世界地志也。首亞細亞洲，次歐羅巴洲，次亞非利加洲，次澳大利亞洲，次亞美理駕洲。其以大利志云：地分九部，爲九小國，雖總稱以大利，而各國自主。則成書之時，不得在咸豐十年以後。又佛蘭西志云：今中國咸豐二年。是國之主係拿破倫姪名路易拿破倫，則成書之時不得在是年以前。亦歐羅巴人所撰漢文地志諸本中比較在先之一本矣。

內科新說二卷 上海仁濟醫館刻本

英國合信撰，江寧管茂材筆述。合信有全體新論，已著錄。觀是書前咸豐八年合信自序，知其人以道光十九年入中國，初居粵，後至滬施診已二十年。是書上卷專論病證，凡二十六篇，先總論，次血，次臟腑各病證悉以類從。下卷備載方劑藥品，以中土所產為主，中土所無者，間用西藥以補中土之不及，雖卷帙無多，不及嘉約翰西醫內科全書論述之詳，然其辨析分明，簡而有要，西醫內科新說之輸入中國，應以是書為嚆矢。其總論病源及治法篇云：中土醫書方論浩繁，有一病而列方數十者，有一方而藥品十餘味者，有臆造病證，妄列治法，而實為理之所無者。每論一病，必浮衆陰陽五行，纏繞不休，每用一藥，必以色香形味分配臟腑，更或高談脈理，妄事神巫，臟腑功用，茫然不知，皆切中世俗庸醫之弊也。

化學指南十卷 同文館本

法國畢利幹撰。畢利幹以道光十七年生於法國，同治五年應聘為同文館化學教習，光緒二十年回法，歿於巴黎。是編刻於同治十二年，凡十卷，前八卷用問答體說明化學諸原質配合之理，後二卷為表式。所言者不僅為普通化學，兼及應用化學。其中所用名稱，與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定名稱大異。有漢名者，固仍用漢名，無者則或達其意，或究其源，或本其性，或辨其色，併合數字為一字，另造新名，雖勢必出此，然亦不無故意造作之病，如改燐為硑，改砒為碚，皆未免畫蛇添足。前有凡例，稱是書係由洋文譯出漢文，蓋非予一人之力所能成，有化學生聯子振者，既通漢文，亦悉洋文，而於化學之一道，又復深賁，是書之成，斯人與有力焉。此聯子振疑即初譯公法會通之聯興也。

化學闡原十五卷目錄一卷 同文館刻本

法國畢利幹口譯、承霖王鍾祥筆述、畢利幹初譯化學指南、僅言配合各質之法、理由未備、遂續譯是書、詳論分晰各質之法、指南為入門之書、闡原為深造之學、故以為名、刻於光緒八年、全書分十五卷、合為六章、第一章論分原一切之法、第二章論分原所備各種藥品、第三章論令各質成為定質之法、第四章論求反酸強酸重數、第五章論分晰強酸之類、第六章論分化生物之質、先以某章開其始、次分某節某條某段某法、並附圖表公式以明之、條分縷晰、一目了然、考其原本疑出吳爾慈書、故較之化學指南有條不紊、惟所定名稱仍用化學指南中之新名、非素習化學記憶力強者讀之殆難終卷、所以流行未廣、而不及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譯化學諸書也、

歐洲史畧十三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光緒[illegible]于以前、歐洲史書之譯本、僅有謝衛樓萬國通鑑及是編、謝本旨在傳教、流傳未廣、故不為世所重、是編卷帙較多、內容實簡、卷一記歐洲諸族、卷二之五記希臘羅馬之盛衰、卷六之九記歐洲諸國之肇基迄於宗教之戰、卷十之十三記法國之興、成迄德意諸國之統一、全書以事為綱、與李思萬國通史之分國隸事體例有別、每卷之末有總結一篇、頗為醒目、然譯筆未佳、譯名不一、一波斯也、或作波斯、或作巴西、一匈牙利也、或作馬加、或作狠加利、既未著原名以資對照、所附諸圖亦甚簡略、當時口述筆受之書皆有此病、不僅是編為然也、

御風要術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白爾特撰，日耳曼國金楷理口譯，華衡芳筆述。白爾特始末未詳。金楷理諸本一作布國人，一作美國人，殆爲普魯士國人而歸化美國者也。譯有光學，衡芳譯有地學淺釋，皆已著錄。是編論航海御風之術，共分爲十三論：一論颶風旋轉之順逆，二論颶風之中樞能移動，三論風雨表所顯之形，四論颶風移動之軌迹，五論南北兩半球風路，六論颶風欲來時之天色，七論易起颶風之時，八論颶風之海浪及橫浪，九論大西洋颶風，十論印度海颶風，十一論中國東南洋颶風，十二論印度洋颶風，十三論氣浪案。昔人所撰地理類書涉及航海事者，無非記述海國之山川道里、民風物產，鮮有言及沙礁島嶼之夷險、風雲氣候之測驗者。偶一有之，如明人所撰針路編之類，今皆佚而不傳。是編所論雖僅及颶風，然沙礁有定而颶風無常，錄而存之，亦可備航海者之參考也。

濟急法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舍白辣撰，英國秀耀春口譯，趙元益筆述。是編刻於光緒癸卯。歷論受傷得疾急救之法，首總論，次治傷便法，次論止血之法，次論各種傷與治法，次論瘀血傷，次論焚傷與湯傷，次論凍傷與中暍，次論骨交節脫或扭傷，次論骨斷，次論物在咽喉氣管之傷，次論一切解毒之法，次論各種悶死，次論真死之確據，次論運送受傷無力人之法，殿以總論各章濟急之理法，共爲十目十五。儒門醫學附載有救急良方，不及是編之詳也。

公法總論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羅柏村撰英國傅蘭雅六合汪振聲同譯案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譯國際公法以各國交涉公法論為最詳以是編為最畧均為傅蘭雅口述本是編首論公法源流次公法大綱次公法沿革次自主與不自主之國次新得地與定交界法次使臣次和約次戰時公法次局外國應守之例次待野人法終以會議兵法以息兵爭內容簡畧似非全帙然譯文明暢考究公法者得此一編亦可見其崖畧也

俄國新志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陔勒低撰英國傅蘭雅烏程潘松同譯是書初刻於光緒二十四年凡八卷列目十六卷一志面積人數卷二志農工卷三志貿易船務卷四志內地交通卷五志財政卷六志國政世系教派學校刑律卷七志國防銀行卷八志貨幣度量芬蘭波嘎拉基法三屬國條分表列頗為賅備一覽了然考其原文殆係採之於年鑑一類之書者惟年鑑所志遍及諸國此則摘譯俄國一篇疑因當時俄勢日逼首譯斯篇以備參考今雖已成陳迹要為考證俄國帝政末年制度者所不廢也

國政貿易相關書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法拉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家寶筆述。法拉始末未詳。據卷首自序，知其人曾為英國法官，而其書成於光緒九年也。自序稱倫敦麥密蘭印書會曾託法拉撰是書，同時並託直文思撰國政與各工相關書。直文思之書先成，無幾時人亦逝世，案此直文思應是撰富國養民策之哲分斯，其人卒於光緒八年，與序稱無幾時人亦逝世之語相符。是書凡二卷。首論國政與貿易之意，次商事裁判機關，次貿易律法，次貨幣，次專利，次保護發明及著作權，次郵政電報，次鐵路商船，次駁保護貿易政策之非，次國家對於商貨之檢定，次數種工業之取締，次商稅，次戰時貿易。綜觀全書，皆言商法，而英國商法素無譯本，此書譯文雖淺陋，然亦可略考英國商法之源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工程致富論略十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瑪體生撰，英國傅蘭雅、華亭鍾天緯同譯。前有自序，後題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則原書成於光緒戊寅。書分十三卷。前三卷論英國及他國舉行工程之法，定程序。四卷論鐵路火車，五卷論電報電線，六卷論海口船塢，七卷論橋梁，八卷論灌地築圩之法，九卷論自來水，十卷論城鎮開溝引糞法，十一卷論煤氣燈局，十二卷論城鎮鄉村之街道鐵路，十三卷論開市集於一切公共工程建設之法，言之綦詳，法令技術，亦皆一一備載。而所舉之例，亦不限於英倫一隅。原書標題似為公共工程，致富論略四字殆為譯者所增，蓋當時官局譯書，旨在富強，譯人恐淺識者不明其理，刪節原書，別題此名歟。

保富述要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布來德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家寶筆述。布來德始末未詳。前有自序，亦未題成書年月。譯文分訂二册，凡十七章。審其內容，蓋為專論貨幣銀行之書。所用譯名均與現用譯名殊異。首章總論錢財，二至八章分述貨幣票據，九至十二章專言銀行，十三章論金銀，十四章論本錢，十五章論銀行抄擠，十六章論專利，十七章論一國興旺之理。所主之說，偏重自由貿易一派。譯文淺陋，間用俚詞俗語，創譯之書類多如此也。

法國律例四十六卷 同文館本

法國畢利幹譯。利幹有化學指南，已著錄。光緒初年，利幹於教課之暇，督同化學館諸生繙譯法國律例。光緒六年譯竣。凡刑名定範四卷，刑律四卷，園林則律二卷，貿易定律六卷，民律二十四卷，民律指掌六卷。當時譯名未定，譯者學非專門，譯文不無譌誤，在今視之，頗有辭不達意之病。考法國六法，民法成於嘉慶九年，民事訴訟法成於嘉慶十一年，商法成於嘉慶十二年，刑事訴訟法成於嘉慶十三年，刑法成於嘉慶十五年，森林法成於道光七年，嗣後屢有增刪，然於大體尚無多更動。脫譯文正確，未始不可備博采周諮之用。惜譯文疏舛，未足以語此也。

博物新編三卷 上海墨海書館本

英國合信撰、合信有全體新論、已著錄、是編分三集、集各一卷、初集分地氣論、熱論、水質論、光論、電氣論、凡子目五、二集分天文地球晝夜行星等論、凡子目二十有七、三集分鳥獸等論、凡子目十六、大致初集言物理、二集言天文、三集言動物、刻於咸豐五年、蓋為首先輸入物理博物諸學之本、雖其說簡略、然亦一大輅之椎輪也、

格物質學十一卷 上海美華書館刊本

美國史砥爾撰、美國潘慎文譯、山陰謝洪賚筆述、史砥爾始末未詳、潘慎文據書首序文引言、知其人曾為蘇州博習書院上海中西書院教習、格致彙編卷其里貫曰江蘇、疑係耶穌教師而傳教蘇省者也、是書初刻於光緒甲午、此為光緒丁未刻本、凡十一卷、首開端、次動興力、次吸力、次機器本原、次流氣二質之壓力、次聲學、光學、熱學、磁氣電學、附載習問及東西名目對照表、蓋為教授物理學之課本也、編次體例甚善、每卷首列層次、為之提綱挈領、次乃分節說明、有所不足、注以補之、次為習問、次為提綱、殿以源流、俾學者可知其沿革、師承、卷末所附中西名目表、亦便對照、蓋當時西人所設書院教課之善本也、

格物探原三卷 光緒二年刻本

英國韋廉臣撰。韋廉臣有古教彙參已著錄。是書凡三卷，首卷凡二十二篇，論天地萬物人身；二卷凡十一篇；三卷凡二十篇，並言天地萬物皆本上帝，且駁宋儒無極太極之說，與他書之言格致者迥異，則其旨不在講學，而在傳教，真雜學也，故存其目於雜家焉。

農務化學問答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仲斯敦撰，英國秀耀春口譯，上海范熙庸筆述。江南製造局所譯農業書凡十餘種，此本刻於光緒二十五年，分上下二卷。農夫應知之事，首重植物土壤肥料之性質、各種植物所宜之肥料、各種肥料製造之方法，次及畜牧與其副業。故本書上卷十四章，論植物土壤動物相關之理；下卷九章，論植物肥料，附論畜牧及其副業。全書皆用問答體，共為問答四百三十九條，各夫足附解以明之，詳而不無簡，而有要，固講農政者所必資也。

農務化學簡法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美國固來納撰、英國傅蘭雅口譯、上海王樹善筆述、是書刻於光緒二十九年、前有固來納自序、未題原撰年月、惟知其人為紐約邦人、幼習農務、書凡三卷、第一卷論養植物所需之生料、第二卷論得肥田料之法、第三卷論考究農務化學得利之理、標題雖云簡法、言理實深、非僅日農書掇拾陳言迂疏不適用者可比、序稱全恃化學家化分不足、全恃農家試驗亦不足、必合兩家之工夫從事乎其間、種植方能得力等語、尤為扼要云、

農學初級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旦爾恒理撰、英國秀耀春口譯、上海范熙庸筆述、旦爾恒理始末未詳、書凡十章、分土壤植物肥料耕法輪種畜類諸目、前有光緒二十四年熙庸序、稱農學初級始印於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迄今凡九印、熙庸與秀君初譯是書、係照第七次印本譯至半、又購得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所印本、即第九印也、見第二章已改為論種子、第六章以下改竄尤多、於是六章以下悉依新印本譯出、而補譯論種子一章、附於原譯第一章之後、則所據原本有光緒四年與光緒二十三年之兩本矣、既得新本、自應逐譯全文、以期一貫、乃各譯其半、足見譯人之敷衍塞責也、

農學津梁一卷 上海製造局本

英國恒里湯納耳撰、美國衛理譯、六合汪振聲述。恒里湯納耳、與撰農學初級之旦爾恒理疑為一人。此本刻於光緒二十八年、凡六十章、亦泛言土壤植物肥料、與農學初級內容大同小異、謂善用諸學可得其一助、若統同其妙用、非於農學實為體驗不可、則其立言精當、與農務化學簡法同矣、

德國學校論略二卷 質學叢書本

德國花之安譯述、之安傳教師、本末未詳、考傅蘭雅譯書事略、載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有西國學校、花之安著、殆即是書、前有同治癸酉李善蘭序、亦名此書曰德國學校論略、勘驗內容、與標題合、則疑初題西國學校、而後改今名也、當時學制、德國較為詳備、且為義務教育初倡之國、鄉有鄉塾、郡有郡學、以上又有仕學、武學、農政、技藝、通商、格物、船政、丹青、律樂等院、復有師道、女學、聾瞽、孤子、廢疾、罪童等院、善蘭謂其國之制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良非溢詞也、書凡二卷、二十六條、每條皆有總說、以挈其要、原本初刻於廣州、今覃覩此為質學會重刻本、惟卷首有用廣州刊本刪正語、意於原本或有刪芟也、

生利分利之別論二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譯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提摩太以世競言利、而不知有生利分利之兩途、乃撰此論以明之、大旨謂利非獨力所能生、亦非現力所能生、宜豫儲人力以生、並宜廣增新法以生、凡人作事而能有益於人、即為生利一流、反是則為分利、取喻多端、言簡意賅、蓋採摭經濟學理而成者也、

新政策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譯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是編成於光緒二十一年冬、蓋在甲午戰後、提摩太以為中國之要事、莫亟於養民、養民之要事、莫亟於新政、故獻此新策、列四綱領、一曰教民之法、二曰養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今此諸法並見施行、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整頓中國條議一卷 通行本

美國福士達撰。福士達，美國外交官，始末未詳。是編亦為光緒二十一年之獻策。凡整陸軍、修鐵路、整國課、改刑律、培人材五條，於當時亟應改革之要政，臚列無遺，與李提摩太之新政策立意皆同，惟提摩太主張必須羅致各國至明至正之通材，以廣行各國已行已驗之良法，頗遭當時士夫之疑忌；是編亦主用西員，然旁徵日本延聘西員大著成效之先例，措詞較為暢達也。

肄業要覽一卷 格致書室本

英國史本守撰，上海顏永京譯。史本守，他書多譯作斯賓塞爾，英國名哲學家，而首倡進化哲學者也。嘉慶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九年間人。平生著述甚富，中有三育論，頗風行一時，各國文字皆有譯本，原本除足本外，別有通俗節本，此本非全帙，殆譯自節本者也。凡戒飾、辨業、廣益、衛生、裨用、養蒙、循職、益智、練才、總論十篇，依人事之次序，而別學問為五種：一保護性命存活之學、二謀生以得衣食之學、三撫養教誨子女之學、四與閭里國家相關之學、五閒時玩物適情之學。逐條論列，確中時弊。史本守別有學術類別一書，其分類與此異，蓋一就萬物現象立論，一據人生實用為說，彼為講學之作，而此為述言教育之書也。

航海簡法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那麗撰、美國金楷理口譯、懷遠王德均筆述。航海者應知沙礁島嶼之夷險、風雲氣候之變化、第欲知之、勢須先悉船之行向及經緯度數。是編即行船測量經緯度數之書。凡四卷、首二卷言經緯度數、第三卷言行船日記、第四卷列表十八以資勘驗。法雖簡而理實深、航海者必須尋覽之書也。

考工記要十七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瑪体生撰、英國傅蘭雅、華亭鍾天緯同譯。瑪体生有工程致富論略、已著錄。是書原本成於光緒七年、即工程致富第二集也。初集言諸大工程建設之法、此集則言辦理各種工程製造所需用之器具材料、如何訂立合同、如何鑑定樣式尺寸成色、如何估定價格。凡十七卷、臚列各類機械材料、頗為賅備、蓋與工程致富一書相為表裏者也。

民治西學二卷 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刻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分上下二卷。上卷曰民治本於仕身，曰民治始於識正道，曰滋養國學，曰民治以律，曰育藝杜閑，曰民業何治，曰富足民何，曰貧民何治，凡子目八。下編曰税斂當何，曰錢用當何，曰民以治必須和睦，曰失和爭端，曰賭博亂媒，曰博弈賊民之和，曰邪淫亂始，曰淫戲乃治之毒，凡子目八。考一志著述有西學治平，一名治平西學，四卷，世鮮傳本。西什庫天主堂俗稱北堂，藏有彼教著述孤本不少，外人罕覯，是編疑即治平西學之前二卷，重付棗梨而改題今名者也。

繪地法原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闕撰人名。原題英國原書，美國金楷理口譯，懷遠王德均筆述。言地圖製作法之書也。首論諸曜運行及地球形體，次論本軸旋轉及縱横諸綫，次論地循黄道分四季五帶，次論月繞地球及朔望交食，次測定本處經緯，次考定地體扁圓，次論製造地球法，次論平面圓圖式，次論繪平面圓圖法，次論繪各洲各國分圖法，次論繪圓柱形全圖法，次畫圖餘論，凡十二章，後附圖表。江南製造局譯本中別有測地繪圖，與本書異。蓋一重在測量，一重在繪畫也。

西藝知新十卷續編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是書分正續二編、正編曰匠誨與規三卷、英國諾格德撰、論工作器械、曰回特活德鋼礮一卷、闕撰人名、論回特活德所創螺絲礮之源流、曰造管之法一卷、闕撰人名、論製造鋼鐵各管之法、曰回熱爐一卷、闕撰人名、論回熱爐、曰硫强水一卷、闕撰人名、論造硫强水法、曰色相留真一卷、闕撰人名、論照像法、曰周冪知裁一卷、美國布倫撰、論造冪盤之法、曰水衣全論一卷、闕撰人名、論避水衣、凡八種十卷、皆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壽筆述、續編曰垸髹致美一卷、傅蘭雅口譯、徐壽筆述、曰製肥皂法二卷、製油燭法一卷、並林樂知口譯、鄭昌棪筆述、曰鍍金四卷、金楷理口譯、徐華封筆述、曰製玻璃法二卷、曰鐵路針向一卷、曰機動圖說一卷、並傅蘭雅口譯、徐壽筆述、凡七種十二卷、並闕撰人名、皆述西藝之新法、故總題曰西藝知新、惟近代發明、日新月異、在今視之、已為陳舊、特其中有數種、西藝見諸譯文者、以此編為最先、故錄而存之、

中國度支考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哲美森撰、美國林樂知譯、哲美森英國駐滬領事也、曾為考究中國度支[illegible]輯光緒甲辰以後三年京外奏報而成是編、顧邸鈔所載各冊、非繁瑣特甚、即闕略不全、非疆吏不按期奏報、即邸鈔不悉數刊登、故積數年之冊籍而參稽之、凡三十七條、分計出入之數、復總計全國每年出入清單、條分縷析、朗若列眉、書成由英國上海總領事轄能呈英相刊行、光緒二十三年、樂知將是編譯為華文、復於自跋一篇中、特借西人之語、歎息旁觀知之已深、當局仍茫然罔覺、前有蔡爾康序、知筆受者為任廷旭也、

測候叢談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美國金楷理口譯、金匱華蘅芳筆述。測量之學須用演繹歸納二法。一為已知其大端而推驗其變數，一為細測其瑣屑之故，按其年月日時逐一記之，歷久而知其定理。是書用此二法，考究氣象變化諸端，凡四卷。第一卷論空氣中之熱度及水氣變化之理。第二卷論風、霧、雲、雨等現象。第三卷論推算天氣中各事之變數。第四卷論空氣含水之數量及空氣中所現之形象、潮汐圖表，亦甚詳明。舊譯測候書之善本也。

寶藏興焉三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費而奔撰，英國傅蘭雅口譯，徐壽、徐建寅筆述。是書分鍊金、鍊鉑、鍊銀、鍊銅、鍊錫、鍊鋼鐵、鍊鉛、鍊鋅、鍊鎳、鍊錦、鍊鉍、鍊汞，凡十二種。原題每種為一冊，然全書實共有十六冊，其又亦多寡懸殊。金鉑錫鋅每卷固為一冊，然鍊銀三卷分訂三冊，鍊銅四卷分訂四冊，鍊鋼鐵十五卷合訂四冊，鍊鉛二卷分訂二冊，鎳錦鉍汞四卷合訂一冊。疑所題者係原書冊數，而譯本又重為分合耳。其中十一種並徐壽筆述，僅鎔鍊鋼鐵一種為壽子建寅譯文，亦僅建寅譯文前有序，其餘諸篇皆無序跋。考傅蘭雅譯書事略、製造局已譯未刻書目，有寶藏興焉十六本，則其在光緒六年時業已成書矣。

帖木兒帝國三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布哇（存）撰。布哇，巴黎亞細亞協會圖書館主任，以治東方學著名於世。是書凡二編，第二編又析爲上下二編，共爲三卷。首述帖木兒，次述帖木兒之死迄沙哈魯之死，次述兀魯伯之即位迄叔魯兒之戰。考明史西域列傳載駙馬帖木兒事，多據使臣傳說，語焉不詳。帖木兒朝六代十餘主，見著錄者僅五王，是書鉤稽羣書，敍述中亞帖木兒朝百三十年之事蹟，世次釐然，可補明史之闕。惟間有疎舛牴牾，條理未能貫通之處，殆因成書倉卒，失於檢校。第帖木兒朝之史書，世鮮善本，故錄而存之，以備參稽焉。

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誌勘校錄 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烈維（存）撰。是書不分卷，列目五：首羅摩衍那史頌與正法念處經文，次漢譯西藏譯正法念處經對照，次勘校及考證，次地誌材料之來源及其時代，次附錄由旬考。案釋藏正法念處經第七身念處品載有佛教之世界說。烈維證其文出於印度史頌羅摩衍那，並引西藏譯正法念處經本以證之，考據精審，與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並爲考證釋藏中輿地之名著。羅摩衍那舊譯亦作羅摩延書，性質與山海經十洲記相類，惟是書旨在考證地理，故不列之小說類而入地理類焉。

地球一百名人傳三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提摩太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是編輯世界名人而各為之傳名宗教曰道學名哲學曰性理學名政治曰政學已成者凡三卷道學列傳一卷列摩西以下十五人性理學列傳一卷列伎他各拉以下十三人政學列傳一卷列伯理起以下十八人並以時代為先後中國人有傳者僅孔子一人次在道學列傳第三未免儗於不倫其餘除猶太之摩西波斯之索老阿師德印度之釋迦牟尼阿剌

璧之慕罕默德非洲之漢尼巴外凡四十八人皆歐羅巴人與百人之數不合疑是譯而未竣之本尚有格致等傳待續也道學性理學二列傳為蔡爾康筆受本題曰卷之一二政學列傳為蜀人林朝圻筆受本又別題作第一卷其第十八傳為危令衆傳足證政學列傳亦僅一卷別無第二卷殆筆受者各題卷數故致前後卷第不相續而其選擇去取亦未精當云

蒙古史略三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格魯賽(Grousset)撰 格魯賽法國巴黎基邁博物館館長以治東方學著名於世初撰亞細亞史內容頗多舛誤道復撰極東史一書是書即極東史中之一編述元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世祖五朝事釐為三卷曰成吉思汗曰窩闊台貴由蒙哥三汗時代曰中國之蒙古帝國採輯中西載籍之文甚富惟治蒙古史者須諳悉數種語言始能逕考原書否則不免採及稗販之文故現行諸蒙古史多紕駁互見是書亦復

不免此病然其所本之史料既夥而附註亦纂詳讀者可據以逐一覆按此為他本所不及者也譯文於原書改正兩點惟謂德化為江西德化一說似有舛誤考元史地理志泉州路領縣七中有德化昔日即以陶瓷著名則原書所指者應是此德化而馬可波羅原書之汀州殆為傳寫之誤[illegible]印刷訛誤之處如訛忽哥赤為忽哥志之類亦應改正除此之外凡近年來西方學者考證蒙古時代之著述悉皆徵引無遺而於元史亦能詳其所來詳誠佳作也

東方交涉記十二卷 儲英館叢刻本

英國麥高爾撰，美國林樂知、寶山瞿昂來同譯。案土耳其國勢之衰，始於嘉慶二十五年希臘之叛，故述歐東問題始末者，咸謂端於是年。是編所記，僅始於咸豐四年克里迷亞之戰，止於光緒四年伯靈會議之前。書末雖附帶言及伯靈之約，疑出譯人之筆也。全書記載，多採輯報紙及英國藍皮書之記錄，間附論斷，雖僅二十餘年之事，較之他書頗詳。前有光緒六年樂知序，及光緒二十二年寧鄉張致鈞跋。原刻為江南製造局本，此則致鈞校勘本也。

中亞洲俄屬遊記二卷 光緒甲午同文館本

英國蘭士德撰，英鎮藩、楊樞同譯。蘭士德，傳教師也，以光緒八年遊俄屬中亞細亞，往返計程三萬餘里，在道凡一百七十九日，歸撰此記，光緒十一年書成，分上下二卷。上卷記由英京歷西伯利亞、伊犁、塔什干、撒馬兒罕等地事，下卷記歷撒馬兒罕、布哈拉、機窪等地事，遊履所及，於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記載綦詳，而於近代沿革事蹟，亦間考證及之。光緒十八年，英國駐京使臣以是書贈送譯署，譯署郵寄粵中，囑鎮藩、楊樞二人轉為華言，復由李文田、沈曾植、朱珩三人為之箋注。凡簡端所錄，皆文田說，書中夾注，皆珩說，加按字者，曾植所箋記也。考俄屬之中亞，在唐代為昭武九姓之地，在元代為察合台汗國，核之載籍，其今地古名悉多可考，文田等以治西北輿地著名於當時，然昧於語言聲韻之學，所考諸條，自不免有隔靴搔癢之病，其不誤者固間有之，牽合附會者亦復不免，如鴨堪即元代之鴉兒看，今之葉爾羌，而誤作瓦罕，沙爾特即俄羅斯語纏回之稱，而誤釋為

十葉之別譯，高加索為地名，乃臆斷為點憂斯之音轉，如斯之類，殊失之穿鑿也。

大美聯邦志略二卷 西學大成本

美國裨治文撰。裨治文耶穌教傳教師，以嘉慶六年生於美國之畢禮適邑。世傳翻刻本有題撰人名作畢禮適邑裨治文者，蓋誤連地名人名為一也。道光十年入中國，咸豐十一年卒。此編分上下二卷，上卷分覔地原由、疆域度數、山川平地、邦都道路、天時地氣、土產物類、開國原始、民脫英軛、建國立政、設官分職、理刑規制、語言文字、學館書籍、百工技藝、商賈貿易、善舉述略、風俗人事諸子目；下卷分述各邦疆域、山川物產制度，凡四十一邦，邦各為志。卷末所載干支止於丁巳，此書撰年應在咸豐七年至十一年間。叙述雖簡，可以藉知美國南北戰爭前之概況，蓋外紀中之總志也。西人撰譯本識美國事而轉為漢文者，應以此本為最先，錄而存之，識其始也。

八星之一覽論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是書凡二十一節，乃雜採地志之書而成，尤偏於統計，以地球為八行星之一，故以名書。雖似簡明扼要，實漫無條理。書末稱若終身為至善之人，他日化去之後，上帝必引而進之，使能左右逢源，遍游各星之世界，則其著書之旨可知矣。

治河四策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美國李佳白(Gilbert Reid)撰。佳白，耶穌教傳教師，以光緒九年至中國，傳教山東，後創尚賢堂於京師。嘗因中國河患頻仍，久無善策，由鐵門關親冒風濤，逆流而上，探悉受害之由，因而博採西法，撰為治河四策。上之當軸，即斯編也。首述西國治河成法，列舉美、義、埃及、印度等國治河之法；次為治河說，主張勻堤建閘築壩，要不出乎潘季馴束水攻沙之義；次為治河建閘說，主張於河堤兩旁作石閘，外並建節水放船二閘；次為以工代賑說，主張因被災之民治被災之區。諸法皆頗切實用，足備治河者之參考也。

俄史輯譯四卷 益智書會本

闕撰人名。徐景羅譯。景羅字滌人。前有光緒十二年景羅序，稱俄羅斯自西曆八百六十二年合而為一，迄今已歷五紀，前四紀始八百六十二年，迄一千六百十三年，以後屬第五紀，則前四紀應止於羅曼懦非朝之興也。乃本書第一冊記事止於一千七百二十一年，而版心並題第一紀，第二冊記事始一千七百二十二年，迄一千七百六十二年，版心並題第二紀。第三冊始一千七百六十三年，迄一千八百十二年，版心並題第三紀，第四冊始一千八百十三年，迄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版心並題第四紀，則後三冊皆記羅曼懦非朝事，疑版心所題為卷數，而誤刊作紀也。俄羅斯史書舊無譯本，是書似譯自英文，譯筆頗簡潔，無游詞費句，尤能力避用典，質而不俚，洵舊譯本中之佳作也。

列國變通興盛記四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在天津主時報筆政時，曾取鄰於中國之俄羅斯、日本、印度、緬甸、安南諸國雜史，撮其政絃更張之綱領，排日紀撰，錄諸報紙，甲午秋，嫌其散而無紀，遂裒舊文，彙刊新帙，顏曰列國變通興盛記。凡四卷，俄羅斯、日本、印度各為一卷，緬甸安南合為一卷。記俄羅斯則詳於彼得朝之變法，記日本則詳於明治朝之維新，附載三條實美、公有棲川親王、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四人傳略於記後，記印度則詳於隸英後之事蹟，尚可以當興盛之名，至所記緬甸、安南，乃其衰亡時事，與其標題名實殊不相侔也。

天文圖說四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柯雅各撰、英國摩嘉立薛承恩同譯、此本刻於光緒九年、凡四卷、一卷論日月並各行星之次第、二卷論天文圖撮要、三卷論天空異象、四卷論天空星宿、附圖四大幅、細說天象之形勢、亦啟蒙類書也、撰譯人始末均未詳、書前有光緒壬午譯人撰序、稱俾人知天空諸曜如許衆多、如許廣大、如許榮耀、因識造物主之全智大能、於是小心翼翼修身以事之、殆亦傳教師之譯本也、

延年益壽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愛凡司撰、英國傅蘭雅譯、是編首論人老之故及天然之死、次論致人老死聚質之根源、次論何飲食用何重數能致延年、次論人與動植物益壽之案、次論人生免病之法、次論益壽可用之物、終以結論、其論理率取醫學、而究與醫學異、立法近乎衛生、又與衛生不同、大致以免病為主、延年為宗云、

海塘輯要十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韋更斯撰、英國傅蘭雅口譯、新陽趙元益筆述、

海塘關係國計民生至巨、修葺舊塘既可護衛地面、建築新塘亦可變沒海之地爲原田、所獲利益甚大、不特扞水已也、是書成於咸豐二年、此爲同治六年之重訂本、凡十卷、於擇地築塘、濬水關田、修築舊塘之法、及工程經費、公私利益、造塘條理、無不詳載、末附馬立德所撰註釋數條、足補原書之所未及云、

西畫初學六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傅蘭雅譯、是編爲淺已司畫書之一種、首總論、卷一論視法、卷二論臨畫、分子目七、曰鉛筆臨畫所需物料、曰烘染光暗、曰花草畫法、曰樹木畫法、曰各葉畫法、曰分遠近法、曰色紙畫法、卷三論有物繪畫、卷四論佈置方向、卷五論光暗總理、卷六論渲染各色、泰西畫學首重視法、故以視法始、是編爲啟蒙類書、故渲染各色一卷僅論水色、而不及油色、案泰西畫學明末時固已輸入中國、然畢方濟之畫說、惟及寫貌人物、且其意旨不在繪畫、則謂是編爲泰西六法門始輸入中國之書可也、

興華新義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筆述、光緒丙午春、樂知以中國元氣未復、虎視者流復環集其旁、覬釁而動、時事之亟甚於洪水之將至、因擬對症發藥之策、題曰興華新義、分意興、權力、道德、政令、體統、凡五綱領、而各繫條目於下、其語多中肯綮、雖道德一篇、特天倫人倫物倫之說、以崇其教、然亦爲傳教師職所當言、不足爲病、與其在己亥撰九九新論之用意相同、惜多不幸而言中也、

辨忠篇二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是編分上下二篇、上篇謂忠有僞忠真忠之别、西人之論忠也、不在於順君、而在於愛國、故欲近乎忠之實、隨時隨事、必自盡其愛國之真心、否則即爲僞忠、僞忠之弊有三、始則虛憍之心害之、其次固執己私之心害之、其終也虛憍之不已、固執之不已、乃積而成爲仇恨焉、下篇謂真忠之本亦有三端、一曰真實、一曰公義、一曰仁愛、全編大旨皆持彼教博愛之說、而釋忠字之義、結論則主張變舊法而歸於正道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七國新學備要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前有光緒十四年自序、稱於光緒十二年翻查英國今學之法、又至德法二國觀其今學之法、更另購歐洲各國並美國之新書、以考各國今學之法、今年又至日本、查其新法、則是編所載多爲提摩太調查之成績、全書大意、謂各國教育人材之道有三、曰學校、曰報館、曰書樓、而學校又分爲三等、曰初學、曰中學、曰上學、僅言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七國之新學、故標題曰七國新學備要、凡八章、前三章記各國學校數目費用、次記各國報館、次記各國書樓、次按七國以推中國應如何訂立章程、末章按中國時事宜如何變通章程、校其體例、與花之安德國學校論略不同、故不入政書類而入雜家類焉、

速興新學條例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提摩太於其七國新學備要一書中、曾言中國對於新學應如何變通章程、但語焉不詳、故復撰是編、條列興學之法六端、一書籍宜亟求善本、二學塾書院宜亟定妥章、三考政必宜更改、四新學報亟宜廣布、五經費必宜籌備、六人才必宜設法鼓舞、附錄泰西要書總目、臚列新學諸科、亦頗詳盡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星學發軔十六卷同文館本

美國羅密士撰、英國駱三畏口譯、熙璋、王鎮賢、左庚筆述、羅密士始末未詳、駱三畏字敬齋、同文館天文教習、熙璋等並同文館中天文館肄業生也、凡十六卷、首二卷論天文儀器、次六卷論測算諸星之步位經緯、次五卷論日月食及月掩諸星法、次一卷論偏度、末二卷為天文表恆星表、是書首重測算、故與當時所譯天學諸書內容不同、恆星表並列中西星宿名稱、對勘頗為精審、為他本所無、前有光緒十六年丁韙良序、光緒二十年貴榮序、對於此書均甚推重、非溢詞也、惟貴榮序稱三畏恐華人未習算術者欲從末由、乃撮其要手著引說、以弁簡首、先啟其端、今檢此本無引說、殆不及刊刻而遺之歟、

俄國政俗通考三卷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吳江任廷旭同譯、凡三卷、上卷述歐洲俄國人民土地物產制度、中卷述歐洲俄屬各地之情形、下卷述亞洲俄屬各地之情形、原本為印度廣學會所輯、刊於光緒十九年、閱七年、樂知以俄勢日漸東逼、爰同廷旭譯為華言、原名俄羅斯及其民族、譯本改題曰俄國政俗通考、前此記述俄國政俗輿地之書、詳備皆無逾於是本、惟俄屬亞洲之諸部落城邑、中國載籍多有舊譯、而此本多用新翻、使覽者無從比附、是其失也、

割症全書七卷 廣州博濟醫局刻本

美國嘉約翰譯。約翰以咸豐四年至中國，光緒二十七年卒於廣州。有西醫內科全書，已著錄。是編所謂割症，即古之瘍醫，而今之外科醫術也。惟瘡腫不必盡屬割治之症，概以割症為名，於義似有未安。故是編前有約翰自序，復以炎症名之，蓋炎症為百病之總綱，無論內外損傷，皆可發炎也。此本刻於光緒十六年，凡七冊，題作七卷，然全書編次漫無條理，諸症散見各卷之中，與內科全書之分門別類，便於尋覽者迥乎不同，殆為臨症講習之說，由門弟子條記，未及整理，遽付棗梨者歟。舊刻西醫外科之說，以是書為最先，故錄而存之。

萬國藥方八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洪士提反譯。前有光緒十二年序，知士提反為傳教士，而業醫於烟台者也。本書悉據英國本草恩快爾之集註譯出，復參以西人撰述中國本草諸書而成。凡八卷。卷一藥名總論、藥劑分品、配藥公法、藥器畫圖、醫學器圖、藥器圖論、醫學器論。卷二病體目錄。卷三之卷六皆列藥方。卷七中西藥名索引。卷八藥方目錄。凡藥名病名皆中西文字並列，辭意簡括，比附精審，頗便檢察。雖不及製造局本西藥大成之詳，然其體例優善，實有過之。初刻於光緒十六年，嗣後重印十餘次，頗有增益。迄今尚為教會所設醫院參考之本，具見其適乎實用矣。

富國策三卷 光緒六年同文館本

美國法思德撰，汪鳳藻譯。凡三卷。卷一論生財，卷二論用財，卷三論交易。即舊本經濟學之三大綱也。譯文頗簡潔，辭足達意。舊譯經濟學以此本為最先，亦以此本為最善。前有丁韙良所撰凡例，稱法思德英國名士，幼而喪明，仍矢志勤學，充國學教習，嗣擢為國會大臣。凡政務之涉於斯學者，無不與議，遂著此書。又稱譯此書者為同文館副教習汪鳳藻，譯本脫稿後，復經總教習詳加核對，則此本為韙良校訂之本矣。

新學彙編四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英國李提摩太、美國李佳白等撰，上海蔡爾康編輯。凡四卷。卷一輯樂知文十三篇，卷二輯提摩太文十五篇，卷三輯佳白文十六篇，散考文文一篇，卷四輯艾約瑟等文二十篇。所錄諸文多見於廣學會刊本。前有光緒戊戌提摩太序，稱丙申入都，馳書諸同志，請略述中國亟應措置之新法，以相質證。居無幾時，即有各道其意者，更有先得我心，刻成專書，舉以見貽者，但問其有關於新學與否，不分籍貫，不論門戶，彙為一書，名曰新學彙編。或於救華之道不無小補，則其用意與時事新論相同。特一為提摩太自撰，一兼輯他人之說耳。

西醫畧論三卷　仁濟醫館本

英國合信撰。五港通商以後，耶穌教會於各港設立醫局，合信先後在粵滬專司醫局之事。咸豐元年撰有全體新論，已著錄。咸豐七年，與江寧人管茂材談論醫學，相與商榷，共成此書。凡三卷，上卷總論病證，中卷分論各部位病證，下卷專論方藥。惟骨證一篇係總論，應入上卷，乃入中卷者，欲與交節折骨等篇接續，使於觀覽。說所不能盡者，助之以圖。凡為論數十，為圖四百餘。全書詳於外證，畧於內證，故後此又撰內科新說，以補此書之所未及。曾有人將合信所撰之婦嬰新說、博物新編合刻，為西醫五種，皆西學新說首先轉為華言之書，今並著於錄，以不沒其啟發之功焉。

婦嬰新說一卷　仁濟醫館本

英國合信撰。咸豐七年，合信至上海，撰西醫畧論，補全體新論所未備，偶及於割鋸之法，或有難之者，以為江南人素弱，奏刀之技，非可輕試，因謂西國醫法不可行於中土。合信乃闢其說，復譯療治內證之法，先將所論婦人經產及嬰兒病證合為一編，題曰婦嬰新說。於咸豐八年梓行。凡為論三十有三，附圖四十有一，理真語淺，方藥具備。惟難產之證，西醫間用器械，本書恐中土一時未習，概未之及，說辭簡畧，要為西醫婦科、小兒科首先轉為華言之書也。

人與微生物爭戰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禮敦根撰、英國傅蘭雅譯、敦根醫士、執醫業於上海、光緒十七年春在上海文友輔仁會集西人講演微生物之理、蘭雅譯其文、刊之格致彙編、即是編也、所講凡十款、一論微生物由自生抑由傳延、次論發酵、次論法國著名生物學者巴司特研究之成績、次論微生物分類與考究之法、次論霍亂等症、次論肺癆、次論爛喉痧症、次論瘋狗癲病、次論種苗禦病等事、次結論、業巴司特種苗禦病之法、至光緒十一年成效大著、微菌學遂以成立、影響於醫學者至深且重、則微菌說在當時為最新之說、錄此一編、用見其說輸入此土之緣起云、

化學衛生論四卷 格致書室本

英國真司騰撰、英國傅蘭雅譯、是書原刻於道光三十年、歷歲雖久、間有與新理未合、英國羅以司重為改訂之、光緒己卯夏、蘭雅與琴隱詞人起譯首篇、次年庚辰、與欒學謙陸續同譯、印諸格致彙編、嗣後又詳加校讐、重付手民、釐為四卷、於原有諸圖之外、復增新圖三十餘、首論呼吸之氣、次所飲之水、次所種之土、次所植之物、次食糧、次飲料、次糖酒茶、次醉性之質、次毒性之質、次香臭、次呼吸消化循環、終之以質體歸原之理、凡為子目三十有三、舊譯衛生學著述數本、以此本為最詳、惟於譯名不得其解者、多用音譯、與中土舊說異者、輒生疑竇、如第二十五章龍涎香條、謂疑為鯨魚類所吐之質、業龍涎本屬香鯨所遺、絕無可疑、乃與舊說不合而疑之、此其失也、顧創譯者難工、此亦不足為是書病、

居宅衛生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傅蘭雅譯。蘭雅所譯化學衛生論、詳於飲食衛生、是編取材於柯陵叢書、專論居宅衛生、分六目、首城鄉卻病清神總說、次論造屋配樣事內卻病清神之法、次論屋內通風與生熱各法、次論大城鎮免煤瘴之法、次論城內通水之法、次論城鎮通溝洩穢等法、附圖六十有五。譯文淺近易解、且為最先譯述居宅衛生之作、故亦錄而存之。

全體圖說二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稻惟德譯。圖凡八幅、一全體骨骼圖、二全體骨節併筋部圖、三全體諸肌圖、四全部脈管圖、五全體迴管圖、六養生路並吸管圖、七全體腦筋圖、八覺悟諸具圖。圖附以說、分上下二卷、刻於光緒十年。雖未及合信全體新論之詳、然其說簡明、極便省覽。

西國名菜嘉花論二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偉蘭雅撰。英國有塞敦公司，為培養植物種子之大數。蘭雅取其各種花菜圖様，各附說明，撰為是編，意在華人仿其種植，以為富民之助。分兩類，四常菜類，四常花類。所列菜蔬十餘類，花卉二十餘類，各數十種，尚有根頭類，擬續撰而未成，故此本僅兩卷。今其種多已移植中國，雖名常菜常花，類多殊方絕域之產，而為花鏡圖史諸書所未載，得此一編，可補其闕也。

植物圖說四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偉蘭雅撰。凡圖四幅，各為說一卷。首根幹膛管，次葉各變形，次開花結子各具，次花心子實各異。刻於光緒二十一年，蓋為課蒙之本，故僅述植物之營養繁殖機能，而略其部門品類。較之艾約瑟植物學啟蒙為尤簡。然舊譯植物學書甚少，故亦錄而存之。

四裔編年表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博那撰、美國林樂知、吳縣嚴良勳同譯、崇明李鳳苞彙編、是書仿史記年表旁行斜上之體、以國為經、以事為緯、起少昊四十年、迄咸豐十一年、攝日本、印度、波斯、小亞細亞、亞西里亞、巴比侖、西里亞、巴勒士登、希臘、埃及、米顛、羅馬、馬基頓、日耳曼、昔西利、巴地耳、巴特里、白里登、荷蘭、法蘭西、亞非利加、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阿剌伯、丹麥、俄羅斯、匈牙利、波蘭、葡萄牙、挪威、瑞典、土耳其、布魯司、美利堅、澳地利、亞三十餘國治亂興亡之大端、繫於各年之下、上列中國紀年、附以干支、下列西曆紀年、頗便勘對、始於少昊四十年者、蓋西書傳說是年為天降洪水之年也、惟中國古籍載黃帝以下、逮周厲王、年祀不同、世代亦遠、頗難折衷成為一說、是書於周召共和以前、悉依竹書紀年、可謂獨具隻眼、然竹書紀年與他書所載年祀迥異、如歷代紀事年表等編之少昊四十年、可當西曆紀元前二四七六年、而本書則作二三四九年、相差一百二十餘年之多、淺見者流嘗執此以糾其誤、是誠所謂管中窺豹、祗見一斑也、惟是書不免失於校對之處、如明景泰五年六年七年等年、與西曆互相差一年、又如各年下所繫大事、去取失宜、殊無裨於檢閱、斯則不能為是書諱者也、光緒甲辰閩南匯張璜撰歐亞紀元合表、雖地僅限於東方、特甚精審、顧不為世所重、而是編成書在前、竟俾世不廢、殆因一為官書、一為私撰歟、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載記類

埏紘外乘二十五卷又補遺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美國林樂知吳縣嚴良勳同譯，美國衛理六合汪振聲補譯。是編紀歐美各國治亂興廢事，法蘭西、日耳曼、荷蘭、比爾特、土耳其、丹國、挪威、瑞士、葡萄牙、俄羅斯、波斯、意大利、西班牙、瑞顛、印度、丕魯、希臘、波蘭、墨西哥、巴西與大利亞、匈牙利、布魯斯、埃及、英吉利，凡二十五國，每國一卷，並樂知等譯。補遺美利堅一卷，又續德、俄、英三國近事各一篇，並衛理等譯，皆起於開闢，訖十九世紀。惟所採來源不一，樂知等譯文止於咸同二朝，印度一卷且止於乾隆年間，衛理等續補之文止於光緒庚子，各卷詳畧不等，以英、法、美三國為較詳，大國間附世系，餘多簡畧，粗具始末，鮮可採錄，惟輯各國史事之書無如此本所錄之衆，故存其目而不錄其書焉。

鷹論二卷 舊鈔本

意大利國人利類思纂譯。類思譯有超性學要，已著錄。是編一稱進呈鷹論，分上下二卷。上卷分論鷹、佳鷹形像、性情、養鷹、飲食、教習生鷹、教習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教習勇敢、教習認識棲木、教習攫鵠、教習鷹飛向上、教習攫水鴨、教習逐雀不肯棲於樹者、教習喜息於棲木、教習肥懶之鷹、鷹遠飛叫回、遺方之鷹、神鷹、入而發兒覺鷹、山鷹形像、褙子鷹，凡二十條。下卷分論鷹致病之由、治發熱之病、治頭上筋縮、治頭毒、治傷風眼淚及鼻、治鷹頭暈、治鷹眼朦瞀、治鷹口、治鷹氣哮、治吐食、治生蟲、治鷹獨另有本蟲、治脾胃雜病、治鷹肝之病、治鷹腳爪、治流火、治大小腿骨錯、治大小腿破損、治受傷、治生風，凡二十條。大概上卷專重訓練，下卷則治鷹病之方也。末附論鶻一篇，分佳鶻形像、鶻子性情、教鶻子攫鳥、鶻子飲食、保存鶻子、除鶻子弊病，凡六條。編製與鷹論大同。考費賴子書錄類思此編作於康熙十八年，其時朝廷稍習於關外生活，臂鷹放鶻，馳騁狩獵，視為故常，聖祖徵

詢耶穌會士西國馴養鷹鷂之概、類思因纂譯是編、進呈乙覽、按中國馴鷹鷂狩獵、起原甚古、顧學其馴練治病而成書者、尚以類思此作爲始、所陳教習鷹鷂之法、與中國今日所傳者大概相同、二者相互之關係何似、蓋難言之矣、今所見舊鈔本附錄自鷂子飲食條以下原稿已闕、檢圖書集成禽蟲典第十二卷類思此編全部收入、並無短闕、所附鷂論於除鷂子弊病條後、尚多治鷂之病試鷂子有病與否二則、可據以補正也、

省身指掌九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博恒理撰、恒理傳教士而兼醫師者也、光緒八年在山東恩縣之龐莊設一醫院、每遇中國醫士、輒與談醫、詢及人之經臟百骸、所言皆出臆度、覆考中國醫書、愈知所言經絡臟腑、諸多舛訛、因慨時醫之誤人、故於傳教醫病之暇、採泰西身理學之新說、撰爲此書、首論骨、次筋與肌、次消化養育、次絡部、次呼吸與聲、次腎與皮、次腦系部、次五官知覺、次腦與靈魂、凡九卷、末附中西名索引、條分縷析、頗便檢閱、較之合信輩之身理學書、謂爲後來居上可也、

病理撮要一卷 博濟醫局本

不著撰人名氏。嶺南尹端模譯。案博濟醫局所刻醫書，多出嘉約翰口述。如論內科病理之內科全書、論外科病理之割症全書，並題約翰名。此本爲病理總論，疑亦約翰口受本，漏題其名。書成於光緒十八年，分二冊，版心並題卷一，然核其內容，病理總論大綱已具，似非譯而未竣之本。殆因全書未分卷第章節，刊刻者誤以全書全屬卷一。抑原書尚有第二卷論傳染病，續譯未成，皆未可知也。分論炎、啷吡咖症、變壞瘤症、血毒、積血、虧血、血多白輪、楊梅毒、生大變小、㵟病、生物寄生、植物寄生等門，各門詳畧不等。以論炎一篇爲最詳，植物寄生、瘤症二論次之，餘皆簡畧。創譯之本，多用譯音。是書亦然，如怕喈唎譯曰分菌，恐讀者之不易解，姑從音譯，尚有說以自解，然啷吡咖昔稱癆傷，今稱結核，仍用音譯，未免過於標新立異云。

皮膚新編一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口譯，莆田林湘東筆述。是書一冊，內分八編，並題曰冊。首論皮膚諸症之大端，次論皮膚之乾症，次論皮膚之濕症，次論皮膚發膿瘡，次論皮膚浮腫，次論皮膚色變，次論皮膚之症專向毛髮等處而生，次論皮膚之症係因行毒而致，及大小雜症，末附各種藥方，甚爲詳備。蓋西醫皮膚科書，首先輸入此土之本，足補中醫所不及也。

西醫眼科撮要一卷 博濟醫局本

不著撰譯人名。卷首題西醫眼科，版心題西醫眼科撮要。光緒六年博濟醫局刻本。疑亦是嘉約翰口述之書。首圖說，次本文，自審症至論眼淚頻流治法，凡爲目五十有三。眼科內外各症皆備。西醫眼科之說轉爲漢文者，以此本爲最先，故並錄而存之。

醫理略述一卷 格致彙編本

美國嘉約翰口述，嶺南尹端模筆譯。是編首論醫理與治法，次論胃部消化，次論吐劑與嘔吐，次論小腸上迴部消化，分載於格致彙編第六集中第一章，末統論下文各章大旨，其後應有略論各經體用藥力病理醫理等章。然第一章後缺第二章，而後三章僅論胃腸二經，不及他部。第五章首有腸之別等功用下章再詳之語，然其後亦無第六章。業治療學注入吸收藥物之法，有皮內外靜脈消化器呼吸器及其他局部注入諸法，而是編僅及消化器一種，且言之未詳。蓋節採未怙耳之書而成，草率成編，非完帙也。

脈表診病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散特生撰（Burdon Sanderson），英國傅蘭雅譯（John Fryer）。是編首論脈表之用處與造法、次論脈、次論心與血管數種病之根原、而以同治六年在倫敦醫院所講心絡之法與時刻並此兩事與人身發血管之相關一論、附於其後。先是數年前法國醫士馬利製脈表、可以確察人身血脈滑濇虛實諸象、散特生因撰此論以明之、傅蘭雅以中醫重經方脈論、特譯是編以資啟發云。

性學舉隅二卷 廣學會本

美國丁韙良撰（W. A. P. Martin）。韙良有萬國公法、已著錄。是書凡二卷。上卷論靈才、分覺悟、記思、象等子目、凡十五章。卷下論心德、分欲情、求好、是非心、行之本、心之主、諸德等子目、凡十四章。全書用問答體、蓋論心理學之書也。自宋儒創為性理之說、以後遂有性學理學之名。耶穌會士東來、以其說多與歐羅巴心理學說相近、故因襲其名。艾儒略首譯心理學、題曰性學觕通（述）、南懷仁撰耶穌會士傳、亦題曰道學家傳、皆其例也。是書前有光緒戊戌韙良自序、稱自幼癖嗜性學、既研究本國典籍、廣搜歐士撰著、航海東來、更取中國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有關性學者、以互相印證。又云客歲孟夏、避暑西山、偕羅君善智、蔡君策鰲、日坐茂樹、傾吐風懷、藉管城子以了此心願。後題光緒戊戌、時年七十有二歲。觀本書名詞、多取中土舊有、不用新編、足證其人於中國典籍研究有素。諸德章後附有大學圖、心圖、操存圖、省察圖四圖、及（乃）其印證之一端。善智亦有序、後題山左八策鰲字曉蓉里貫未詳。

題良在戊戌年有七十二歲、則其生年應在道光丙戊丁亥之間矣、

聲學揭要一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赫士口譯、高密朱葆琛筆述、赫士有光學揭要、已著錄、凡六章七十一節、首論聲之來由速率及被返被折之理、次論測諸音之顫、次論樂音、次論弦琴風琴、次論條片顫動之理、次論以光顯聲原之顫動、蓋雜採加諾特田大里諸氏之書編次而成、亦登州文會學館之課本、前有光緒十九年漢文自序、光緒二十三年英文自序、後附中西名對照表、極便檢閱、

中西關繫畧論四卷續一卷 光緒十八年格致書室重刊本

美國林樂知撰。樂知以西人之來中華者(言)在通商傳教，故是編首論中外關係應如何聯絡維持，中國應如何挽回利權，次論天道之學，而謀民教相安，時回疆之亂未平，故三論西域回教情形及招撫喀什噶爾方畧。四卷以下錄赫德威妥瑪等條陳，初刻於光緒二年，僅四卷，此本重刻於光緒十八年，續輯十七年間諸大臣之奏牘為一卷，借箸代籌，多(中)肯肯綮。卷二結論謂合則勢衆而外患不侵，分則勢離而內憂易起，續編序稱欲聯中外之交，必先知中外之勢，雖常談，實至言也。

自西徂東五卷 美華書館本

德國花之安撰。之安有德國學校論畧，已著錄。是編分仁義禮智信五集，每集一卷。仁集自周濟窮民至仁及禽獸，凡十三章。義集自慎理國財至萬國公法本旨，凡十六章。禮集自吉禮歸真至清潔內外論，凡十五章。智集自學貴精通至格物功用，凡十七章。信集自正教會發明至西法何能行於中國說，凡十二章。章各有題，然在各集中皆以類相從。全書大旨在引證西國事與中國事相較，謀以西國修齊治平之良法，改除中國之弊端，故於各章多言中國之弊，冀令國人有所警省焉。於西國之弊亦不回護，而皆結以歸向耶穌道理之說，固多借箸之謀，亦為伴教之書。惟其談理，往往有精微之處，未可廢也。前有序例，稱自光緒五年起稿，甲申年春成書。其初筆受者二人，後再經馮勉齋删改訂正，又經洪士偉畧為刪潤，而始終秉筆助理者，則馮勉齋之力居多。重印時復經袁悟真校訂，畧加註釋，屢經潤色，故文字頗可觀。昔者耶穌之道自東傳至泰西，今由西傳至極東之

國。故以自西徂東名書云。

救世教益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撰。光緒十四年李鴻章督直時，提摩太曾進謁，論及民教不安事。鴻章詢及教會究有何益於世，提摩太恐言之不能盡意，因擇各國國際民生諸大事，以及教之本末異同，撮其大旨，彙輯成篇，題曰救世教益。光緒十七年付梓。書凡七章，歷言其教有益於養、於文、於政、於俗、於德、於道，於今所言，未免夸大附會，然在教言教，未可以誕妄責之也。

遵主聖範四卷 北京西什庫天主堂刻本

法國田類思譯。類思，天主教士，同治年任北京主教。初陽瑪諾譯基督範，爲華文，題曰輕世金書，已著錄。嗣後續有譯本，題名各異，或曰神慰奇編，或曰師主篇。此本亦其別譯，書成於同治十三年。一反輕世金書謨誥之體，全用俚俗之詞，是乃時會之使然。明末清初之交，信教者多士大夫，所譯書文字多雅潔，咸同以後，信教者多編氓，所譯書但取其通俗而已。是編前有類思自序，稱此書繙入中國文字者已經數家，但非文太簡奧，難能人人盡解；即語太繁俗，且多散漫，往往有晦作者之意。今故勉用平文，以成此編，務使意義顯明，與原文該切，非曰盡善盡美，亦庶幾無過不及之病。今觀是編，較之輕世金書，實爲易解，較之師主篇辭旨亦甚暢達，可謂不愧斯言。

教化議五卷 美華書館本

德國花之安撰。之安有學校論畧，已著錄。是編大旨以國家之興在於人才，人才之盛在於學術，學術之正在家則在於父母，在院則在於師儒，五者互相爲用，是以五卷標目，曰養賢能，曰正學術，曰善家訓，曰正學規，曰端師範，所陳之說，雖多關於教會，然言多中理。前有光緒元年自序，稱今所教者不過詞章之學，於德行道藝全不講求，無怪康能之士寡，而經濟之才疏，上不以爲教，故下不以爲學，亦頗切中時弊云。

富國真理二卷 光緒己亥廣學會刊本

英國嘉託瑪撰，英國山雅谷上海蔡爾康同譯。是書凡二卷十五章，大旨謂富國之法，一當人精一藝，不可兼營；二當通功易事，以通有無；三當盡力而收捷效；四宜有通寶以相交易；五宜示誠信以通賒貸；六宜同心協力，互相輔助；七宜講求學問，以新製造；八宜設法使物易有；九宜分別生利與分利之人；十宜設法以劑賦稅之平；十一宜均富；十二宜賑濟。據卷首題銜，知托瑪曾任廈門領事官，所論皆切中時弊，雖陳言實寓至理也。

格致新機七卷 廣學會本

英國貝根撰，英國慕維廉、吳江沈壽康同譯。貝根，英國哲學家，生於嘉靖四十年，卒於天啟六年。以主張實驗法著名於當時，撰有新機等書行世。維廉有大英國志，已著錄。是編即新機譯本，原書成於泰昌元年，譯本初刻於光緒十四年，此爲光緒二十三年重刻本。首論天地闡義，次論心中偶像，次論格致諸道，次論偽學形迹，次論格學差謬，次論振興諸學，次論格致新法，凡七卷。舊學派重師承，貝根之說則主實驗，此在當時固非新說，然貝根饒有辯才，富於想像，故能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惟譯文膚淺，辭難達意，遂致點金成鐵，惜哉。

人學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李納各撰、美國林樂知、東吳范禕同譯。是書刻於光緒甲辰。首論人於萬物間之位置，次分資稟、權能、真實、公義、華美、仁愛、永生，凡七章。蓋爲教會中人演述哲理之作，以駁盧騷、達爾文等羣約、物競等說者也。前有樂知等序，稱原文詞華茂美，枝葉扶疏，畧從刊落，要其精理奧義具於是矣。則亦爲節譯之本，非全帙也。

中國政俗考畧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佑尼干撰、美國林樂知、吳江任保羅同譯。案佑尼干應作哲尼干，譯人誤讀作佑。保羅即共樂知同譯俄國政俗通考之吳廷旭也。原書刻於光緒甲辰閏二年，樂知等摘其要畧，轉爲華言，蓋非全帙。譯文分十二章，歷論皇室、家規、賦稅、錢法、銀號、會館、中國對外政策、各國在華關係、治外法權、設立領事之法、太平洋及中國之大勢。蓋爲敘述中國政俗之書，以備彼國人士之省覽者也。

醫方彙編四卷首一卷　光緒乙未廣濟醫局刻本

英國偉倫忽塔撰，英國梅滕更、慈谿劉廷楨同譯。首卷爲目錄及中西權量表，次四卷按照英文字母臚列諸證及其治法，另標漢文病症目錄於卷首，下註頁數，以便檢閱。分心經、肝經、脾經、肺經、腎經、膀經、胃經、大小腸、膀胱、三焦、心包絡、甜肉、發熱、骨與骨節、内科雜症、血路、腦與腦筋、服毒、喉部、皮膚、救急、眼科、口部、耳部、鼻部、四肢、婦科、傷科、產科、兒科、外科雜症，凡三十一門。其中藥名多本海得蘭儒門醫學。經絡臟腑名目，則以柯爲良全體闡微、德貞全體通考諸書爲主云。

西藥畧釋四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番禺孔慶高同譯。凡四卷，首總論一篇，不入卷數。卷一子目一，曰瀉藥論。卷二分吐藥論、利小便論、發表論、化痰論、飲藥論、殺蟲論，六子目。卷三分補藥論、行血氣論、止痛寧睡論、改病藥論，四子目。卷四分平脈平腦論、解毒殺微細生物論、引症外出論、消腫潤皮去毒論、解酸論、蒙藥論、雜述、調養製藥論，八子目。初刊於光緒元年，是爲光緒十二年新增重刊本。泰西藥書之轉爲華言者，是編蓋其椎輪也。

體用十章四卷 博濟醫局本

英國哈士烈撰，美國嘉約翰、瀹陽孔慶高同譯。約翰等先譯體質窮源一書，祇言人體，未及體之功用，爰編隶言體用，分為十章，故名體用十章。首論全體功用，次論血脈運行，次論血液，次論呼吸，次論血脈消長之源，次論消化之功用，次論運動，次論知覺與智府，次論眼官司視，次論腦部，合為四卷。刻於光緒十年。舊譯生理學書，應以此本為最詳。書中所用名詞，悉本柯為良之全體闡微云。

全體通考十八卷 光緒丙戌年刻本

英國德貞撰。德貞有脫影奇觀，已著錄。檢卷首光緒甲申諸序，知其人一字子固，曾任同文館醫學教習。是編論骨三卷，論肌及夾膜，論脈管，論回管，論津液管，論腦，論脊髓腦筋，論五官具，論消化具，論胸，論聲音呼吸具，論溺具，論陽生具，論女生子之具，論稍窩瘋氣外科之解剖，論會陰與坐直腸部外科之解剖，各一卷，凡十八卷。附圖二卷，凡三百五十六圖，各首冠以人身全體解剖學誌一篇，不入卷數。舊譯解剖學書，應以是編為最詳。德貞自序摘中醫之弊，謂中國之醫，從無幼習，類皆誦詩讀書，半世無成，去而習醫，讀藥性之賦，記本草之篇，問針灸之法，操術未深而諱食便，切急於出試，高談佐使君臣，空說望聞問切，視藥科為名利之藪，等民命為孩兒之戲，有終身行醫而不明人之全體者。又謂人泥其法，牢守一成之見，而不知變通，堅執既往之方，而不事思索，至一傳再傳，老成凋謝，而伐毛洗髓之事，刮骨療毒之能，洗胃滌腸之妙，徒存其說，俱失其傳。有數年學醫而

不明人之臓腑者、是泥古更以淺古、有此二弊、故庸醫多良醫少名醫泯時醫盛、言雖激切、要皆切中此土庸醫之弊云、

衛生要旨一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口譯、浙右海琴氏筆述、是編繼西醫內科全書而作、亦刻於光緒八年、首總論、次論壽考康寧、次論內外集益、次論各病之由、次論病賴良醫、次論飲食養生身之要、次辨正食物本草、次論調養、次論整飭全家、次論推廣鄉邑、次論爲國培元、衛生諸說畧備、刻於廣州、故於嶺南之風土習俗特加針砭、辭多平直、不尚艱深、冀通俗也、

各國交涉公法論十六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費利摩羅巴德撰、英國傅蘭雅口譯、太倉俞世爵筆述、國際法名著之首先轉為華言者、有同文館刊諸本、譯文各有短長、是編原名國際法註解、亦名著也、翻譯較後、譯文較詳、原書十二卷、初集四卷論國與領土、二集四卷論平時公法、三集四卷論戰時公法、初刊於咸豐四年、續刊於咸豐七年、復刊於同治九年、譯本刊於光緒二十年、於原書卷帙頗有分合、原書卷九、譯本分為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共四卷、原書卷十、分為卷十三卷十四共兩卷、原書卷十一卷十二、改為卷十五卷十六、原書各章亦按各釐定次第、列有校勘記、附同名異譯之字於卷末、比較諸本、此本雖詳、然譯名歧出、卷帙割裂、殊無裨於尋覽、翻譯十載、未能付刊、殆亦有嫌譯文之陋歟、

謁林日記一卷 北京政聞報刻本

法國郭休撰、趙詒璹譯、郭休醫師、外長陸徵祥養疴巴黎時與之過從、郭休因出示所撰亞洲詩人哲人誌、詒璹時任駐和秘書、徵祥乃屬之摘譯孔林記一篇、復經林紓刪正、即此本也、蒙歐羅巴人服膺孔道者不祇一人、敘述孔林者亦不祇一家、郭休此記殊失之冗瑣、林紓為之撰序、推挹甚至、中有云、衛道者味之而愜心、即叛道者亦將見之而滋愧、言中有物、殆有所指、此本後附法文原文、用資對照、蓋譯本中之別具一體者也、

天文揭要二卷 益智學會本

美國赫士口譯、蓬萊周文源筆述。赫士有光學揭要、已著錄。是編亦登州文會館課本，分上下兩卷、共十八章。按其綱領旨趣，可以類別為三：或假諸器以步諸曜之經緯，或證諸曜之吸力與行向，或論諸曜之形勢體質。末列雜問圖表，取材不祇一家，然本羅密士之星學發軔者則過半焉。故其篇目多與羅密士之書相符。初刻於光緒辛卯，此為戊戌第五次重刻本也。

防海新論十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布國希理哈撰、英國傅蘭雅口譯、金匱華蘅芳筆述。希理哈始末未詳。咸豐十一年迄同治四年，其國南北之戰，嘗身歷戎行，於水陸攻守之情形見聞較廣，罷兵之後三年，撰為是編，誌其閱歷，復節錄軍中文報，加以論斷。同治十二年蘭雅、蘅芳等轉為華言。原書本為十二卷，內有兩卷甚簡，譯時合之，共為十八卷。自一卷至八卷論今之船與礮比昔更精，則防守之法不可狃於故見；九卷至十一卷論阻遏行船之路，令敵船難入內地之法；十二卷至十七卷論水雷之造法用法；末卷論作燈火以照海面河口，以免敵船偷渡之法。前有蘅芳序，稱甫及一月，書已脫稿，蓋自譯書以來，從未有如是之易而且速者，足證翻譯草率。卷一紀美國南北交兵緣起，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應推某人為諸部之長，其人平居議論，常有刻待南邦之心，每欲革其風俗，奪其權柄云云，則不僅脫漏林肯之名，且並南北戰爭之緣起亦懵然未解，譯文舛陋可知。然蘅芳序謂凡用兵者必先操可勝

之柄、而後可以議戰、必先居可敗之地、而後可以議守、又必先作可戰可守之備、而後可以議和、不能謂非深明形勢之言也、

海道圖說十五卷附長江圖說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金約翰輯、凡十五卷、卷一卷二卷五英國傅蘭雅譯、卷三卷四卷六至卷十五及附卷美國金楷理譯、皆王德均筆述、案約翰原書刊刻不祇一次、茲以咸豐十一年本對勘、原書僅十一卷、卷一總論風勢水性、卷二誌廣州附近航路並及珠江西江、卷三誌香港廈門間航路、卷四誌廈門閩江間航路、卷五誌閩江象山間航路、卷六誌象山揚子江口間航路、卷七誌黃海渤海航路、卷八誌呂宋琉球間航路、卷九誌琉球東南東北諸島及日本東南諸島間航路、卷十誌日本及千島並堪察加東南岸間航路、卷十一誌日本海韃靼峽黑龍江庫頁島宗谷峽鄂霍次克海間諸航路、採輯以前諸航海者測量之成績而成、蓋海道經針路編之類也、譯本前五卷大致與原本合、後十卷乃將原書後六卷強為釐析、致於原文頗有刪削併合、殊失原書面目、書中地名、揆以名從主人之例、似應列舉漢名、乃譯人概從原書今名、或取其義、或譯其音、如卷十一標題誤九州作九修、卷十

四標題誤聿輕作焚家爾，誤北海道作也蘇島，誤千島作枯里爾，標題如此，內容可知。製造局諸譯本舛陋之甚，從無適於是本者，微譯文不誤，而圖說已舊，緣今昔沙磧有消長，港灣有通塞，不能執是編以定海航之針位也。

地學指略三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文教治口譯，潞城李慶軒筆述。凡三卷，首論地學大旨，次論地面改變形勢之諸原，次論地殼內各類之石，次論火成石，次論十二段之層累石。舊譯地質學書，此本條理較善，譯筆亦簡潔可觀，惜書由殘闕，未能考其成書之時，第檢書內名詞，譯時似在地學淺釋刊行之後。

俄國歷皇紀略二卷附錄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譯，東吳范禕述。樂知前譯俄國政俗通考，於俄之歷朝史事，未暇詳述。光緒癸卯，又譯是編，以補前書之所未備。上卷自魯立克迄彼得，凡君主二十二人，下卷自加他鄰迄尼古拉第二，凡君主十二人，各載其在位年數，而略述其興廢大旨。附錄一卷則略載俄國制度。全書內容多同俄史輯譯，惟失之太簡。蒙古統治俄國時代，為俄國一大史事，亦遺而不書，未免過於草略。

普法戰紀十四卷 同治癸酉中華印務總局排印本

張宗良口譯，王韜輯撰。宗良字芝軒，南海人。韜譯有西國天學源流，已著錄。同治九年，普法搆兵，兩國相持七閱月，法敗議和。十年春，和議成。宗良時為香港日報主筆，以此戰歐洲全局所關，不可不誌，遂共韜編錄。就電報之捷而略者以為之綱，郵報之繼而詳者以為之目，自啟釁以迄盟成，按其次第，譯成是編，凡十四卷。大抵取資於日報者十之三，宗良口譯者十之四五，采自他書者十之二三，而為之排比剪裁者，僅韜一人，故能首尾貫串，迥異其他譯本。惟輯譯之文，概本英文，郵電人地音譯，未盡名從主人，小有瑕疵，然在舊譯本中，固不失為佳作也。

泰西十八周史攬要十八卷 廣學會本

英國雅各偉德撰、英國李理斐譯、臨桂李鼎星述。是編成於光緒辛丑，敘歐洲一千八百年事，起漢元始元年，終清嘉慶五年，以百年為一周，周為一卷，凡十八卷，用提綱挈領之筆，敘歐洲治亂興廢之由，故名攬要。卷末附中西名目表，頗便檢對。當時教會譯書，例多類此，惟文筆弇鄙，與艾約瑟歐洲史略同，卷首凡例稱敘敘譯此，僅歷數月而全書即以告成，只求事理明通，文辭工拙，在所不計，則譯文淺陋，譯者已自言之矣。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泰西德禮賢撰。德禮賢，耶穌會士，國籍未詳。敘述天主教流傳中國始末之書，舊有聖教信證、道學家傳、正教奉褒、聖教史略、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等編，非失之簡略，即失之舛誤。是本最晚出，敘述亦蘭然。於徵引之文，悉皆著明出處，伯希和、模勒諸氏之考證，亦多採錄，是為前此諸編所不及。顧中文著述，採摭所及，僅有陳垣撰述，及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未免過於疏漏，故於史籍著錄之名稱音譯，多不免訛誤。憲宗母唆魯禾帖尼，名見元史憲宗本紀，而訛曰少加克答尼，合答名亦見憲宗本紀，而訛曰喀笪鎮海，卷一百二十有傳，而訛曰商台，拔都阿魯渾名見宗室世系表，而訛曰巴多阿爾根、哈剌和林名見地理志，而訛曰喀剌固倫，汪古部見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而訛曰盎葛吐，火羅見唐書西域傳，而訛曰土加來斯登，餘若排印錯誤，無頁無之，然如上都應作大都，通微教師應作通玄教師，魯德照應作曾德照之類，未能諉為校勘之疏，此外所引中西交通史

料匯篇之說，多隔靴搔癢之談，無足辨也。

歐洲八大帝王傳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李提摩太撰。是編採輯歐洲八大帝王事蹟，各為之傳：一希臘亞力山大傳，二羅馬該撒傳，三日耳曼沙鏖曼傳，四英吉利亞勒腓傳，五瑞典偉良傳，六西班牙沙力第五傳，七荷蘭偉良傳，八法國拿破崙傳。案亞勒腓偉良等，或為草創之主，或為小國之君，概以大帝王目之，似乎名不副實。執此例以求，則歐洲君主可傳者何祇數十百人，其能名實相符，如俄之彼得、法之路易十四，反遺而不錄，取捨之理尤不可解。

英皇肥枕喇阿聖德記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華立熙輯，四明張文彬述。英國女皇肥枕喇阿，譯名亦作維多利亞，以嘉慶二十四年生，光緒二十七年殁，在位六十四年，為世界女主御極之最久者。是編採輯其一代事蹟，而為之記，八十年來英國政治興廢之蹟亦附見焉。雖多諛詞，然可藉見其臣民愛戴之誠也。

華盛頓傳八卷 光緒丁酉新學會校印本

美國華盛頓耳浴撰，遵義黎汝謙、番禺蔡國昭同譯。耳浴，美國著名文學家，生於乾隆四十八年，卒於咸豐九年。是編記佐治華盛頓一生事蹟，始雍正十年之生，迄嘉慶十年之卒，案北美合衆國之開國要本於華盛頓艱難締造之功。本書論其為人仁厚慈祥，聰明沈毅，臨機決策，變化無方，修己立身，恆久不懈，治家治國皆如一轍，合衆國得守自主之權，皆其至仁至勇所陶鑄云云，蓋實錄而非虛譽也。光緒壬午夏，汝謙任神戶理事官，得此本，命國昭謠譯，凡三年而畢。汝謙又為疏通潤色，條理而整齊之，凡五次校正而後成書，故文筆雅馴，非詰屈難讀之譯本可比。諸刻本中亦有題是書曰華盛頓泰西史略者，殆因卷首凡例稱是書雖記華盛頓一生事，而美利堅全國開創事實無不備具，則謂之美國開國史略亦可，坊賈遂改題此名歟。檢時務報所刻一卷本，原題華盛頓傳，茲從舊題著於錄焉。

筆算數學三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狄考文輯，蓬萊鄒立文述。是書成於光緒壬辰，條理甚善，算題最多，語淺理深，頗便初學。清光宣時各處學堂多以之爲筆算啟蒙之本。前有考文自序，稱數學爲算法之初步，人當童年即宜學習，若必待其能通文理而後學之，恐已晚矣。況以文理著書，難更珍重，然往往因文法太蔚，滋生疑竇，令人錯會其意。又何如官話更能言得真切分明，故全書純用官話寫成，理法淺明易解。答數中微有訛誤，蓋爲校勘之偶疏，不足爲全書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天算類

蟲學論略一卷　格致彙編本

泰西華約翰撰，約翰國籍未詳，僅知其僑寓蕪湖。是編略論昆蟲分膜膀、鱗膀、蛉翅、吸春、粉膀、毛膀、撒翅、筋膀、錐嘴、蝬膀、蜉蝣、蜻蜓、寫蟲、網膀、箭尾、跳尾，凡十六類，每類舉一例至數例，各誌其結構之形變化之狀，說雖簡略，要爲昆蟲學首先輸入此土之本，錄而存之，識其椎輪之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廣學類編十二卷　廣學會本

英國唐蘭孟編輯、英國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吳江任廷旭同譯、

是編分史事、地理、文學、格致、算學、商務、醫藥、權度、婚禮、家務、營造、游獵十二類，每類各分子目，多則數十條，少亦有十餘條，然不盡以類相從，如卷三文學類兼及犯罪貧窮，卷六商務類並載路船郵電，原本殆為年鑑日記一類之作，雜採人生常識，以備檢閱者也。

五洲教案紀略五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撰。是編記五洲宗教情形，標題既舉五洲，因析為五卷，首非洲，次歐洲，次美洲，次奧洲，次亞洲。附議息中國教案新章一篇，以論歐洲一卷為較長，論奧洲一卷通卷不過百言。光緒辛丑李鴻章屬提摩太查五洲教案章程，提摩太以擬立章程之先，必須先明泰西辦理教案之法，因撰是編以應。通篇大旨無非以息教案須許信教自由，語雖中理，然所附議息教案新章三條，一條稱中國當請教士協辦學校，一條稱京師宜立教務部，各省分設教務局，請耶穌、天主兩教教士各二人協辦，議論未免偏私云。

西北邊荒佈道記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克布勒弗蘭齊（等）同撰　英國季理斐譯　北平谷雲階筆述　克布勒等基督教內地會女傳教士也　傳教山西霍州有年　民國癸亥偕同伴二人立志西行傳教甘新　以是年六月自霍州發足　在道凡三年四閱月　至丙寅十月還抵倫敦　記所見聞及傳教事略而成是編　原書凡四卷　卷一自霍州之甘州　卷二自甘州之敦煌　卷三自敦煌之塔城　卷四自俄國邊境還倫敦　所記地理民俗頗有爲他人行紀所未詳　亦

足以資考訂　惟譯文頗簡略　僅譯前三卷　原文凡四十三章　節譯爲十一章　頗多刪節　原文第十章標題作西藏剌麻廟　所謂西藏蓋指青海　譯文第三章改作從甘州到西藏佈還本國　輿地尚且未明　刪節之故或在茲也

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霍偉撰　吳江吳保羅譯　李文司敦　倫敦傳道會士　以嘉慶十八年生於英國　道光二十年至斐洲　歷探中斐南斐諸地　前後凡二十三年　同治十二年以疾殁於道　撰有中斐探路記行世　同治十年有誤傳其死訊者　美國新聞記者史丹理親往尋訪　因撰有尋見李文司敦記　霍偉是編即採輯二書之文而成　凡九章　第一之第六章述李文司敦三遊斐洲事　第七之第八章述史丹理尋訪事　第九章述李文司敦

在中斐病故事　二人所歷諸地　皆爲自古輿記所不載錄　而存之　可以考見斐洲開闢之經過云

李提摩太傳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蘇特爾（存）撰、英國梅益盛山東周雲路同譯、業李提摩太以同治九年至中國、民國五年歸老英國、中間曾三度還國、作短期之休養、計居中國四十餘年、若散賑山東山西、創設山西大學堂、主持廣學會等事、皆其事蹟之最顯者也、撰譯不下百種、影響戊戌維新運動實深、蘇特爾曾長山西大學堂西齋、頗熟悉其生平、特為之傳、原書刊於民國十三年、前有朱爾典序、始弁言、迄歸老、凡二十九章、附有年表、譯本刪削併合、僅餘十八章、非全帙也、

馬禮遜傳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輯、山東周雲路筆述、馬禮遜倫敦傳道會教士、為福音教來華傳教之第一人、猶耶穌會之有利瑪竇也、以乾隆四十七年生於英國、嘉慶十二年至廣東、時禁傳教、馬禮遜乃明為東印度公司繙譯、暗佈彼教經文、嘉慶二十一年曾隨英國專使入京師、道光十四年病歿於廣州、撰有外國史略、已著錄、别有漢英字典等書行世、梅益盛輯其生平事蹟而為之傳、文雖淺俚、然為考證福音教入華之源流者所不廢焉、

楊格非傳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山東周雲路同譯，闕撰人名。倫敦傳道會教士羅伯遜有楊格非傳，譯文多本是書。格非，英國人，亦倫敦傳教會士，以道光十一年生，咸豐五年入中國，宣統三年還國，次年歿。傳教中國凡五十六年，漢口之有傳道會，自格非始，故居漢口年最久。是編凡十二章，歷述其一生事蹟，首入中國時，髮匪之亂正熾，格非曾謁僞天王於南京，事具本書第四章，然未及羅伯遜書敘錄之詳，蓋亦節譯之本也。

戴公行述 一冊 不分卷 中國基督聖教書會刊本

舊題鮑康寧撰。自禱告有能，迄設內地會，凡十九章，通編未著錄。此戴公名，案中國內地傳道會首創於英國教士戴德生，此書全用自傳體，述來華傳教事，止於內地會之設立，則原撰人為德生，非康寧也。康寧亦內地會傳教士，疑亦英國人。考戈爾迭中國書目，著錄有戴公行述一部，下註云：戴德生傳，德生自述，鮑康寧轉為官話，與本書內容符合，足證原撰人為德生，譯人為康寧。行述應是行傳或自述之誤。德生以道光十二年生於英國，咸豐三年入中國，光緒三十一年歿於長沙。

華盛頓傳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美國勵德厚譯、鄞縣徐翰臣筆述。德厚傳教師。是書未著撰人名、疑出德厚自輯。叙華盛頓一生事蹟、始幼年、迄歸田、凡十九章。譯文固不及黎汝謙等譯本之雅馴、而簡潔則過之。惟前十二章失之太略、後七章失之冗瑣、編次殊欠翦裁。書末以西方美人與東魯聖人並稱、未免擬於不倫也。

泰西名人事略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季理斐輯、王臻善譯。季理斐譯有泰西十八周史攬要、已著錄。臻善里貫未詳。是編採輯泰西人物卓絶者、各為之傳、自福開森以下凡二十五人、上自學士、下至婢女、不必皆為名人、凡行誼功業學問藝能有一可取者、悉採錄、蓋教會中人勸揚之書也。

路德改教紀略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譯。是編闕撰人名，據卷首總引大綱，知原書初刊於印度。樂知以可為中國取法，特轉為華言。全書述日耳曼首創改正教者馬丁路德之事蹟，分二十三章，歷述路德改教之始末，用白話體，蓋求其通俗也。案路德以成化十九年生，嘉靖二十五年歿。

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 一冊 不分卷 國立編譯館本

德國布勒慈奈德撰，石聲漢譯。是書原分三編：第一編介紹中國植物學典籍；第二編考證中國植物源流；第三編就中國植物中略舉數例而說明之。譯文僅及原文一、二兩編。考布氏所撰考證中國植物之書不祇一種，此本最先出，刻於同治九年，嗣後續有新著，以中國植物一書為最完備，是書僅其節略而已。近年來勞費於中國本草考證最為精審，然不見有譯本，而於此膚淺之作反先轉為漢文，殆因創始者難工，特譯此本而不沒其篳路藍縷之功歟。

工業與國政相關論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司旦離遮風司撰 美國衛理 烏程王汝駉同譯

遮風司一作哲分斯，有富國養民策已著錄。英國法拉撰國政貿易相關書，自序稱同時並記直文思撰國政與各工相關書，直文思之書先成，無幾時人亦逝世云云，直文思亦是同名異譯，其人歿於光緒八年，是編前有光緒八年自序，則為其最後之著述矣。譯本成於光緒二十六年，分上下兩卷，上卷首論工業國法之理，次論國家直干預工業，次論製造廠律法及他項同類之律法。卷下首論國家縣道干預工業及工藝會律法，次論工黨結會律法，次論合力法及工業合夥，次論公斷與調停，全書皆言工法。當時譯名未定，譯人各創譯名，不無繁瑣累墜扞格支離之病，汝駉在自序中已自言之矣。

五洲史略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賴白奇撰 英國李提摩太續補 山陰丁雄口譯 長洲裴熙琳筆述。是編分四十六章，首尾不過二萬餘言，以述世界上下七千年治亂興廢之蹟，簡略可知。前有英文標題，稱是編為印度學校課本，記事止於光緒癸卯，然審其內容，實止於拿破崙第三之敗亡，殆譯文有所刪竄，舊譯泰西史之簡略者，蓋無逾是本者也。

英民史記三卷　英華書館本

英國葛耳雲撰、英國馬林譯、金陵李玉書筆述、葛耳雲、英國名史家、以道光十七年生、光緒九年歿、撰有英國民族小史、即是本也、譯文三巨冊、冊為一卷、刻於光緒丁未、上卷起古代、迄亨利七世、中卷起亨利八世、迄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之革命、下卷起克林威爾、迄拿破崙一世之退位、各卷不分章節、每篇首或題英民史記、或題英國自由興盛記、僅於各頁眉端略誌數語、此外別無子目、與威廉振興荷蘭記略譯例略同、惟此本譯文稍雅耳、是書本名著、既無別出之本、故亦錄而存之、

全體須知一卷　格致書室本

英國傅蘭雅撰、是編亦為舊譯生理學之較古本、原刻於格致須知三集中、舊刻多已散佚、此本為瑞思義校印本、凡六章、首略論全身骨骼、次略論全體諸肌、次略論消化諸部、次略論全身血脈、次略論腦髓腦筋、次略論感覺諸具、其說膚淺、與全體圖說同、然於腦為全身之主一說未明之時、尚為創聞、故亦錄而存之、

三光淺說三卷廣學會本

英國革笨(A. Giberne)撰，英國華立熙(W. G. Walshe)新安孫治昌同譯。凡三卷。卷一用淺近譬喻，述太陽系統，謂太陽爲家主，行星爲一家之緊要份子，月爲地球最親暱之友，彗星爲賓客，隕石爲僮僕，諸星爲衆鄰。卷二續論日月行星彗星隕石。卷三續論諸恒星、星團、天河、運行、光色、說雖淺而義自深，惟各章子目下附以拔教經文，是爲蛇足耳。

萬物一覽五卷廣學會本

英國巴克萊(A. Buckley)撰，英國節麗春(J. Sadler)譯。是書凡五卷，首森林及田間生物，次池沼及河中生物，次田園植物，次空際飛鳥，次昆蟲。每卷各分子目若干，所言不外動植飛潛。蓋西國課蒙之本，述習見之動物植物，以備兒童之觀察者也。原書標題作有目與無目，意謂世間萬物惟觀察始能認識，否則與無目等。顧各地習見之生物不盡相同，此類書祇能彷作，不能直譯。本書譯文且於東西共有之動植名稱未能完全比附，尤無足取焉。

動物淺說二卷 廣學會本

泰西衛廉思譯。衛廉思國籍未詳。是編原為句然試本，專述海岸近旁動物，以備兒童參考，與舊編語錄專事搜採典範，徵引舊文，以供文人撏撦之用者，未可同日語也。卷一凡四十一條，敘述蝌蚪蜘蛛海螺諸物；卷二凡五十條，敘述蟻蚓蠍蟲及海岸諸物。語淺而理深，初學之善本也。

科學趣談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瑞思義、上虞許家惺同譯。是編前有英文序曰：稱選輯科學諸重要發明，足使華人感有興趣者譯之，刪其冗文奧義，並年代人名，僅具概略。所採諸書，要以英國吉畢森之通俗著述為多云。則其所輯不祇一家之說。全書凡十七章，首地球，次古代生物，次人之由來，次生理學，次微菌，次醫術，次化學，次電學，次光學，次天文，於近代科學之重要發明，粗具梗概。然多不著錄發明者之人名年代，使讀者無從溯其源流，是其失也。

宇宙趣談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瑞思義上虞許家惺同譯。是編亦爲選譯本，體例與科學趣談同，粗述天文地理化學物理。全書凡十八章，首太空世界，與夫日月星辰時間潮汐，次地殼地面火山冰山，次諸原質，次動力，亦粗具崖略，無甚精義。

森林趣談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瑞思義上虞許家惺同譯。是編亦爲選譯本，所論較專，殆以科學趣談、宇宙趣談二編爲大綱，後輯諸編爲細目歟。全書凡十四章，首論宇宙萬物，次森林之美感，次森林之四時，次森林與水源，次森林中之生物，次火與斧斤，次城市之林業，次森林與地球，次森林與人類，次森林之分界，次森林與沙漠，較之前二編頗具條理。

世界教化進行論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美國丁尼撰、英國英安仁上元戴師鐸同譯。是書前有宣統庚戌安仁自序，稱世界進行綱領無過於教、進行條目不外於國民家族、學界文學、道德、公心。丁尼是書以教為經，以六者為緯，篇次殿教於後，使人知會歸所在也。全書七章，自首訖末，引各國往事，令讀者參觀互證，循已然之轍跡，求未至之程途云云。覆按全書內容與序語合，然檢卷首英文標題作世界進化中宗教價值之比較研究，謂本丁尼原撰社會進化之遺庋一書，原書與譯本之標題不同，要仁應有改竄，非原帙矣。

觀物博異八卷 廣學會本

法國晉謝撰，英國季理斐譯，臨桂李鼎星述。檢卷首附載原書標題目錄，是書原名宇宙示名無限大與無限小。緣所論者小自目力所不能見之微生物，大至高遠無極之穹蒼，故以為名。原書分四大部：曰動物界，分目力不能見之物、海中營造物、昆蟲損害林木物、保護農業物、為之營造動物之達徙，凡七卷；曰植物界，分植物解剖、植物生理、種植與萌芽、植物界之極端、植物之遷徙，凡五卷；曰地質，分地球之構成、化石、山岳、火山與地震、冰雪、洞窟、曠野、空氣與原子，凡八卷；曰星宿界，分星宿、太陽系，凡二卷，共二十二卷。譯文多所併合，併動物界為四卷，植物界為二卷，地質、星宿各為一卷，共為八卷。綜觀全書，雖不免有詞不達意之病，然譯文簡潔，附圖詳明，在舊譯自然科學參考書中，尚不失為善本也。

是非學體要三卷 吳華書館本

美國狄考文、赫先志合譯。考文有筆算數學，赫先志即赫士，有光學揭要，並已著錄。此編凡三卷。卷一論是非原理，卷二論遵理之善，卷三論遵命之善。前一卷言是非之體，後二卷明是非之用，蓋基督教之倫理學也。考文主特登州文會館館務時，譯首二卷未成，先志承其後補譯成書，光緒丙午先以前二卷印行。後又將第三卷屬膠人韓鳳岡斟酌去取，與前二卷合併付梓，即是本也。

生命世界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華麗士撰，英國莫安仁口譯，上虞許家惺筆述。華麗士為英國著名博物學者，動物地理學之成立與有力焉，以道光二年生，民國二年歿。是編譯文分二十章，首解釋生命及其由來，次論生物種類之繁雜及分播於世界之現狀，次論遺傳與變遷及其增長，次論地面變遷為天演發達之原因，次論人類與動植物調節之功用，次論細胞原質及水於生命之關係，末總結其大旨，以為萬物決非成於偶然，必寓創造組織之意於其中。故常反駁達爾文之進化說，並於斯賓塞之不可思議說別闡新義。譯文雖似流暢，然於各章之說尚有未能一貫之處，殆於原文或有刪節也。

思理學撮要 一冊不分卷湘鄉廣文學校刊本

英國卜道成編譯書光周雲路筆述是編首引論次論名次論表句及直接推論次論推論式及間接推論次論歸納推測法次論科學法次論謬誤凡七章章分為段段分為節各附原文於下後有中西名目表以資對照體例甚善前有宣統庚戌適成自序稱是編多本西士伊文斯梅齋之遺作參以穆勒巴隨魏勒吞之論而以上諸士又皆以古時亞勒斯達透為宗焉則其所採者不祇一家而能集諸家之長譯

文亦簡潔可觀既不類傳汎膠名理探之奧衍亦不類艾約瑟辨學啟蒙之鄙陋可謂得乎其中矣

印度史攬要 三卷廣學會本

英國亨德偉良撰吳江任廷旭譯前有光緒庚子李提摩太序稱亨德以道光二十年生咸豐十一年入印度素習梵文抵印度後益復留心考究印度之古今沿革政教風俗英國政府以脩輯印度各省志書之事委之亨德既輯印度各省志書更脩印度通志復就各書删繁就簡輯其精華撰成是編全書凡三卷上卷始亞利安人之興止於西徐安人之侵入中卷始回教人之征服印度止於歐洲人之初入印度

下卷歷述英國人得印度之始末止於光緒十八年原書之成應在光緒壬辰庚子之間全書詳今而略古於回教東漸前之史事頗多疏漏殊不足稱攬要之名譯人於印度史地似毫無所知考之載籍與大釋藏經論舊有譯名甚多翻譯時應徵引而比附之俾資對照乃是編譯文疏舛不知引用誤群那作堅恩數阿輸迦作亚沙加鸛悉那瞿折羅等國名已見大唐西域記著錄而訛作高士尼古耶拉注輦宋史有傳而訛作鞠拉底里明史有譯名而別作特里月

支早見於史記漢書之部族也、乃訛作西徐安人、謂爲難知人之古名、不僅失於考證、而且昧於音讀、譯文太簡、似於原書或有刪節云。

穆罕默德傳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Isaac Mason）輯譯。穆罕默德（Mohammed）以陳太建二年生、唐貞觀六年歿。其人於晚年創設回教、建立大食帝國。其興也勃、爲歷史中之一異績。唐書大食傳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主、即指其人。是編分十七章。始幼年之遭遇、迄病歿之情形、敘述簡明、足補唐書大食傳之闕。第十一章之末、予得教、元史舊譯作朮忽、即猶太教也。唐書大食傳載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考摩訶末後之二世哈里發爲烏馬兒（Omar）、已早死、二世疑爲三世之誤。三世哈里發名斡思蠻（Osman）、以貞觀十七年即位、永徽元年歿。惟回教紀元始於武德五年、回曆三十四年、約當永徽六年、與斡思蠻在位之年不合、殆爲有國二十四年之誤。回曆二十四年約當貞觀十九年、適當斡思蠻即位後之第二年也。

斐洲遊記四卷 上海中西書室本

英國施登萊(Stanley)撰，虛白齋主口譯，鄔翰飛筆述。施登萊以道光二十年生於英國，幼至美洲，為新聞記者。同治十年紐約報館遣之至斐洲，尋求李文司敦蹤跡。同治十三年、光緒五年、十三年復三往斐洲，尋求新地。光緒三十年卒。撰有尋見李文司登敦記、孔哥五年記、斐洲榛莽記行等書行世。斐洲中部之得顯於世，厥功甚偉。是本節譯尋見李文司敦記之文，惟杜撰人物事實，改施登萊為參領事，假定遊記出華人手筆。原書面目全失，自有譯本以來，竄亂原書之甚，莫有過於是本者也。

形學備旨十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狄考文(C. Mateer)遺譯，遼萊鄒立文筆述。凡十卷。卷一論直線及三角形，卷二論比例，卷三論圜及角之度，卷四論多邊形之較與度，卷五論求作，卷六論有法多邊形及圜面，卷七論平面及體角，卷八論稜體，卷九論圜體三種，卷十論弧角形。蓋幾何學也。至不以幾何名者，則以幾何之名所概過廣，此書乃專論各形之理，歸諸形於一類，故名形學。雖較簡於歐几里得之幾何原本，然於幾何原本之有用者無一不載。且將歐几里得所未究及之新理悉為補入，算法愈闡愈精，愈晚愈密，後出為勝，理固然也。

化學初階四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口譯，番禺何瞭然筆述。是書四冊，冊為一卷。卷一論非金類，卷二論金類，卷三四論化合之法。全書體例不純，前二卷分章，名有子目，後二卷不分章而分節，以表爲綱而無子目。約翰口譯之書類多如此。書中命名頗多新創，然較華利幹所創諸名爲易識。初刻於同治九年，早於化學指南三年，殆爲化學之初譯本，創始者固難工也。

重學十七卷首一卷 美華書館活字本

英國胡威立撰，英國艾約瑟口譯，海寧李善蘭筆述。重學一名力學，一名機械學。明天啓間日耳曼人鄧玉函口授奇器圖說於王徵，爲泰西力學首先輸入此土之始，後無繼者。咸豐己未約瑟以胡威立所撰重學授善蘭，轉爲華言。首總論一卷，次靜重學七卷，次動重學十卷，凡十八卷。約瑟口授諸本多鄙陋不文，獨此書辭意雅潔，是知譯書必須通人。同治丙寅金陵局刻本多流質重學三卷。此本爲同治丁卯覆刻松江錢刻本，英文序表並存，可以考見此書刊刻始末。

重學淺說一卷 西學輯存本

英國偉烈亞力口譯，長洲王韜筆述。是編首述重學原始，次重學總論，惟重學總論全篇與艾約瑟、善蘭譯重學卷首之文首尾相同，不易一字。韜於重學原始篇中謂重學莫精於英人胡威立，則其所據之原本必爲同本無疑。韜亦名士，似不致剽襲善蘭之文，且韜於西學輯存自序中曾云：光緒己丑之春，還自山左，同人勸余將生平著述授諸手民，此西學輯存六種，每種均不過一卷，可適遊工遂摭梓刊之。則顯爲韜本人手筆，殆三十年前韜與偉烈合譯重學未竣，約艾、善蘭因而續成之歟。

諸教參考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泰西克拉格撰，美國赫士譯。克拉格國籍未詳。赫士有先學揭要，已著錄。全書共八章，取論神、論罪、論得救、論來世、論道德五大端，以基督教理攷諸教之說，亦基督教徒揚詡本教之書。前有赫士漢文自序，有竭力瑩正語、英文自序，稱可蘭經文曾經譯者取薩爾譯本校正，印度神道名稱多據艾特爾梵漢詞典採錄，儒道兩教乃延儒學通人詮訂，則於原書頗有改竄。又有于漢清序，知筆述者爲漢清，而此本初刻於光緒戊申云。

三教問答 一冊 不分卷 中國基督聖教書會本

泰西杜步西(H.C.DuBose)撰、杜步西傳教師國薦夫許、是編首論佛教、次論道教、次論儒教、次論祭祖先、次論耶穌教大略、全書用問答體、力闢諸教之非、儒教原非宗教、則以日蝕月蝕山神雷祖文昌門神龍王城隍等信仰、羅列入儒教中、而自以天主創世耶穌復活贖罪受洗諸說為是、強詞奪理、無足辨也、

四教考略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加拿大人格然特(G.M.Grant)撰、英國季理斐(MacGillivray)譯、全書凡八章、一章敘回教原委、二章論回教得失、三章敘儒教原委、四章論儒教得失、五章敘印度教原委、六章論印度教得失、七章敘佛教原委、八章論佛教得失、是書原名比較宗教、季理斐曾摘其首二章另本刊行、題曰回教考略、此則全書也、其大旨無非揚本教而抑異教、儒教非宗教、而亦擬為宗教、儒理尚且未明、所持以攻儒家之說、多支離荒誕之言、不足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回教考略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季理斐(Macgillivray)輯譯。凡二章。首敘回教源委、次論回教得失。檢書首英文標題原作(G.M. Grant)回教與基督教之比較。乃從格然特撰比較宗教一書之首二章輯出。蓋為基督教中人評論回教得失之編。末云、如回教中人能細閱斷舊二約、是固吾所厚望、實亦回教中人之大幸、則原書之宗旨可知也。

回教雜記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Isaac Mason)輯譯。前有梅益盛自序。稱廣學會出有倫理宗教百科全書。中有若干篇論回教事。惟該書卷帙浩繁。今揀出書中論回教事者、另訂成一小冊。作初步之津逮。全篇凡二十七條、據英文字母次序排比。於回教特有名稱一一為之詮釋、近類劉智之天方典禮擇要解。惟智書援儒書以文其說。而是編則用基督教理以攻其失耳。

家範溯源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美國戈爾滕（B. D. Gordon）撰、吳江任保羅譯、凡七章、分友愛居家父母嬰孩遺傳教育等目、原名理想家庭談話、蓋為訓迪童蒙而作、通篇皆歸功於上帝、譯本改題曰家範溯源、或本斯旨也、

天道溯源三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丁韙良（W. Martin）撰、凡三卷、上卷言上帝惟一、上觀天象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性、皆足以證、中卷言上帝垂教、以預言神跡教化等事為證、附錄徐光啟奏疏及景教碑文、下卷歷舉新舊約諸大端、儒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韙良因撰是編、以明天有顯道、與沙守信（J. de Chavagnac）之真道自證內容大體相類、多援儒家言、故其辭雖參差、而敘說可觀、前有咸豐四年四明范恭壤序、知是編成於是年秋、又有咸豐八年婺州唐傳中序、對此書推重甚至、然皆未言筆受者為何人也、

譬式學語二卷 舊鈔本

意大利人高一志(Vagnoni)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輯西國名籍、玄語、史冊、詩律、經典中之譬喻而成，蓋修辭學之一端也。前有譬學自引，綜論譬喻。上卷題譬式警語卷之上，然無下卷。卷末題耶穌會中同學黎寧石(Ribeiro)、費奇規(Ferreira)、費樂德(Figueiredo)訂，值會陽瑪諾(Dias)准，與其他耶穌會士著述卷末題例正同。是編似為全帙，而傳寫者漏鈔原題卷之下一行也。卷末有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諭並鐫訂閱姓氏等語，應有刻本。惟此本前後無序跋，未著刊刻年月。考一志以天啟四年入晉，崇禎十三年歿於絳州，與訂閱人黎寧石歿年同。瑪諾以天啟三年任中國教區區長並視察員，亘十八年，則是編成書付印之時，應在天啟四年以後，崇禎十三年以前。卷首題段袞參閱，袞字九章，絳州人，筆受者或即其人。此本第一頁皆七行，玄字闕末筆，第十七頁皆五行，弘字不諱，殆為康熙時寫本也。

化學鑑原六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韋而司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壽筆述。凡六卷，卷一總論，卷二之卷三論非金類質，卷四之卷六論金類質。譯筆頗簡潔。所譯原質名，中國昔有者仍之；古無今有，則譯西音，以一字概之；昔人所譯而合宜者，亦仍之。為例甚善，較之畢利幹(Billequin)所創新字為易解，故後譯化學書多從之。此本前無序目。傅蘭雅譯書事略載是書初刻於同治十年，則晚於嘉約翰化學初階一年，早於畢利幹化學指南二年，並為化學書創譯之本矣。

化學鑑原補編六卷附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闕撰人名。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壽筆述。凡六卷，一之四卷論非金類，五之六卷論金類，附卷論體積分劑。與化學鑑原似非出於一手，疑蘭雅等先得韋而司本譯之後，得此本較詳，乃節譯其中較詳之說，以補鑑原之闕，故以化學鑑原補編爲名。其實爲二書也。譯書事略未載其成書年月，惟著錄撰人爲英國蒲陸山，則與化學鑑原續編同出一手矣。

化學鑑原續編二十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蒲陸山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壽筆述。是編與化學鑑原補編應出一手。前編專論無機化學，茲編專論生物化學。前編臚列原質六十有四，雜質以類相從，故能有條不紊。茲編之原質有四，而雜質更繁。西人取名之義，或以地，或以人，或形性，或色味，聚衆音而成文，聚衆名而成章，截譯從簡，挂漏尤多。故是編不循前編之例，並從音譯，中國有可比附者註之，無可比附者闕之。惟西名繁冗，且未附錄原名，使讀者無從勘對，是其失也。

化學考質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德國富里西尼烏司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壽筆述。凡八卷。化學之旨，專論各質化合化分之理法，由是而考質與求數相因爲用，是編爲考質之理法，分爲四大類：一化分之工夫并器具，二化分之藥料并用法，三化分之質遇藥料之變化，四化分之各事。原本爲德文，此本乃從英文本轉譯。原書二編，前編考質，後編求數，是本蓋前編之譯文也。

化學分原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蒲陸山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建寅筆述。凡八卷。卷一總論并論製造玻璃各器，卷二論試驗已知未知之物，卷三論簡質，卷四論繁質，卷五論消化於淡水酸水之質，卷六論考數，卷七論製合材料，卷八附表。全書內容多同化學考質，惟略及求數而表解較詳耳，疑與化學鑑原補編同出一手。本前譯未竣，建寅等續譯之，而別標書題也。

全體闡微 三卷 惜陰書屋刻本

美國柯為良譯。凡三卷，醫學中之解剖學也。前有光緒庚辰林鼎父、柯為良二序。鼎父序稱為良來閩施醫十有餘載，嘗口譯全體闡微，囑余筆之於書。余以醫務倥偬，日無暇晷，蓋有志而未逮焉。越二年書告竣，半出柯君手。似是編首先筆受者為鼎父。為良序稱咸豐初年英國合信氏曾著全體新論一書，撮西醫之大要，開中土之新聞，頗為中華士君子許可。余與筆友講論醫學，因薈萃近年英美所出各書，翻譯成函，為卷六，為圖二百六十，顏曰全體闡微。今檢是本僅三卷，附圖二百六十有五，與序語不合。殆原刻本分六卷，此本為光緒乙巳刻本，併合為三卷歟。西醫解剖生理書輸入中土者，以合信全體新論為最先，繼其後者即是編也。

西醫產科心法 二卷 杭州廣濟醫局本

英國梅滕更蕙齡、劉庭楨同譯。是編凡二卷。卷一論受孕產生諸事，共二十三則；卷二論難產及產後諸症，共二十四則。每則下著西名，體例一遵醫方彙編。前有光緒丁酉廷楨序，稱將西醫產科名家所著原本繪圖立說，選譯成篇。無論子宮骨格、內外部位以及經期、胎孕、產前、產後，無不條分縷析。卷末又附中西產科合辨一卷，互相印證，以補中醫之未逮。今檢是編有書無圖，亦無附卷，殆圖與附卷別刊一冊，佚而未見歟。

侯醫淺說 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虎伯撰、英國石英玉譯、是編論醫术至前病家所宜知之急救諸事凡病房、藥櫃、看護、小兒病症、大腸病症、傷科病症、中毒、傳染症、產科及其他雜症十四篇、末附中西病症譯名、所言淺近易解、殆取其通俗也、

穉學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書局本

泰西莫家珍撰、家珍國籍未詳、蓋女醫士而執業於山東者、是編後半為原文、前半為譯文、原文有子目而無章節、譯文分二十章、蓋論述微生學之作也、字書中無穉字、譯人特創此字以代微生物、前有家珍自序、知其所採之書為梅福蘭之病理微生學、筆受者為中國醫士楊崇瑞、而泰西護士蘇文瑞嘗有所附益也、

天文須知一卷　光緒丁亥刻本

美國傅蘭雅撰。蘭雅以天文書理多深奧，初學難明，特將其中要理摘集成編。首論地球，次論太陽，次論太陰，次論行星，次論彗星、恒星，次略論天文諸器。至若測量推算，則皆略而不詳，亦啟蒙類書也。

八線備旨四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羅密士撰，美國潘慎文譯，山陰謝洪賚筆述。密士有星學發軔，慎文譯有格物質學，並著錄。八線之學，為用最廣，測地、行軍、航海、推步，在所必需。是編輯取平弧三角形及測地量法，凡四卷，理簡語明，悉切於用，舊譯之善本也。原書本六卷，其對數一卷，已經登州文會館別譯單行，航海一卷過略，並刪。初刻於光緒甲午，此為光緒甲辰改訂本。檢卷首凡例，知形學備旨亦為羅密士所輯，故是編每引及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天算類

數學理九卷附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棣麼甘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新陽趙元益筆述。凡九卷，闡明記數加減乘除分數開方比例排列之理。舊譯算術多闕排列之法，惟是書第九卷論之最詳。附卷諸款立說亦新，雖似淺近，實已寓微分之理於其中也。

拿破崙本紀四卷 京師學務處官書局校印本

英國格加德（Lockhart）撰，閩縣林紓、仁和魏易同譯。凡四卷，四十二章，敘述拿破崙（Napoleon I）一生事蹟，始乾隆三十四年之生，迄道光元年之歿。撰者英人，故右英，然於拿破崙尚少詆毀之詞，去取頗為精審。翻譯雖仍口述筆受之舊法，然紓善屬文，譯文頗雅馴，得原書十之五六。舊譯拿破崙傳以此本為最善，故著於錄焉。

乾隆英使覲見記三卷 中華書局本

英國馬戛尔尼撰，江陰劉復譯。崇禎七年英吉利海舶初至廣州，求訂商約，以梗於葡萄牙人未果行。旣至乾隆五十七年，始遣使至中國，請許在舟山、寧波、天津等處泊船貿易，以馬戛尔尼為正使，史但頓副之，駕四舟由海道至天津，登陸赴熱河入覲。朝廷以貢使之禮待之，不許使臣留居京師，賜以敕書，遣人護送至粵。馬戛尔尼歸，撰此記。凡高宗之政見起居，內廷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聵，有司百僚之趨蹌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疾苦，罔不按其目擊耳食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記中之福某，殆指福康安；長某，殆指長麟；安青德神甫，即耶穌會士錢德明。記稱十月三日安青德來見，考德明墓誌，德明於四月八日得疾死，則距謁英使時僅五日矣。東華錄載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英吉利國王遣使臣嗎嘎哺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應准所請，以遂其航海嚮化之誠。五十八年八月庚午，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英吉利國正使臣嗎嘎哺呢、副使臣嘶噹東等入覲。己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不許夷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與是編所記皆符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李鴻章遊俄紀事 一冊不分卷 中華書局本

俄國維特撰，王光祈譯。維特 Witte 俄之名相，以道光二十九年生，民國四年歿。俄皇尼古拉第二時代歷任要職。光緒三十二年辭政後，隱居外國，次年追懷舊事，撰為筆記，止於民國元年，出版後各國多有譯本。光祈節取德國譯本中涉及中國之文譯之，凡四章：首述與鴻章締結中俄秘約事，次述俄皇加冕及與日本締結高麗條約事，次述遼東半島之佔領，次述拳匪之亂。非專述鴻章聘俄之編，特以前因後果之關係，姑以遊俄紀事為題。所記多秘聞，足備修史者之採錄也。

原富 八卷 南洋公學譯書院刊本

英國斯密亞丹撰，侯官嚴復譯。亞丹 Adam Smith 英之蘇格蘭人，以雍正元年生，乾隆五十五年卒。先是經濟一科不為專學，自亞丹是編出，各國言計之家悉宗之。初刻於乾隆四十一年，歐美傳習已久。光緒辛丑復始據鄂斯福大學所刊新本，轉為華言。分甲乙丙丁戊五部，甲丁戊三部各二卷，乙丙兩部各一卷。首論力作生財之功，與夫生財之後殊等之衆食報所以不同之由，是為部甲；次及毋財，明其為物之情，講其積蓄之理，是為部乙；本末之趨，其勢常分，富國之效，固亦異，非微考而深論之不可見也，是為部丙；計學之家宗旨大異，取諸家之說，審其異同，窮其事驗，是為部丁；國有度支，征斂國債，是三者明，則成賦經國之理備矣，是為部戊。是編譯例與天演論不同，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惟於部甲篇十一、部丁篇三之原文頗有刪節，而譯本所附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則為張元濟等所補訂也。

天演論二卷 商務印書館本

英國赫胥黎(Thomas Huxley)撰，侯官嚴復譯。赫胥黎，英國著名博物學者，生於道光乙酉，卒於光緒乙未。復原名宗光，字又陵，復改今名，字幾道。先是翻譯外國文籍，恣用口述筆受之法，至光緒後葉，始有人逕譯西書，復蓋為其中傑出者也。其論譯事，以信達雅三者為重，謂為譯事楷模，然其譯文實別具一格，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每譯一書，先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下筆後前後引襯，以顯其意，故其譯書題曰達恉，不云筆譯。是編原名進化與倫理，乃赫胥黎衍述達爾文進化說之書。卷上導言，分察變、廣義、趨異、人為、互爭、人擇、善敗、烏託邦、汰蓄、擇難、蜂羣、人羣、制私、恕敗、最旨、進微、善羣、新反十八子目。卷下論，分能實、憂患、教原、嚴意、天刑、佛釋、種業、冥往、真幻、佛法、學派、天難、論性、矯性、演惡、羣治、進化十七子目，共為三十五篇。每篇之後，加案語，以資參考。譯本成於光緒乙未，至戊戌始刊行。刊行之後，風靡全國，復所創新名，如物競、天擇之類，浸成士夫習用之語。吳

汝綸序稱其書駿駿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推重未免太過，然亦足證當時士夫之重其文也。

星槎勝覽二卷影印舊鈔本

明費信撰、信字公曉、太倉人、永樂宣德間隨內侍鄭和等至海外、歷覽諸番人物風土、集成二卷、前集記親歷之地、後集記傳聞之國、書成於正統丙辰、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均著錄有星槎勝覽集二卷、與此本合、世傳別有四卷本、文筆雅馴、殆為後人刪潤之本、較二卷本多出阿魯一條、惟缺琉球、三島、渤泥、蘇祿諸條、案乾隆崑山新陽合志載周復俊星槎勝覽序、末有屏居多暇、稍加刪析二語、四卷本殆出復俊手歟、此本辭多鄙蕪、而傳寫訛誤、不一而足、復集數全錄島夷志略之文、然前集為當時所記、雖有訛誤、較之刪潤之本、猶為不失真也、卷首載四次隨使之年、一在永樂七年隨太監鄭和等往占城等國、九年回京、一在永樂十年隨少監楊敕等往榜葛剌等國、十二年回京、一在永樂十三年隨太監鄭和等往榜葛剌等國、十六年回京、一在宣德六年隨太監鄭和等往諸番、八年回京、今以明實錄及明史紀傳對勘、永樂十三年無鄭和使西洋事、殆為十五年之誤、明史有楊敏而無楊敕、應亦為傳寫之訛、復次明史載鄭和七次奉使事、與錢穀吳都文粹續集載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及長樂南山寺石刻天妃靈應記、亦不盡相合、碑載多永樂五年奉使事、而無永樂二十二年奉使事、史文碑文必有一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島夷誌略廣證二卷 古學彙刊本

清沈曾植撰曾植字子培嘉興人島夷誌略久無善本曾植所據似爲知服齋本僅取一二鈔本校正數字而已原有序跋悉皆刊落所考亦多疏舛如謂下里爲迓里波斯離爲波斯之類皆臆說也下里在印度西岸迓里在錫蘭島中並非同名異譯南海中古昔地以波斯名者不祇一處而諸說爪哇等島地名對音可作波斯離者亦有數所未可遽斷爲伊蘭高原之波斯然亦不無精當之處如謂須文那即元史

之須門那層搖羅搖當作拔皆足以資考證而丹馬令疑是宋史之丹眉流亦足以備一說也大淵原書上承嶺外代答諸蕃志下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所識西南海中諸國似遍及印度洋海陸諸區中有蘇祿文老古丁里高郎步等譯名皆未經前人著錄則其重要不在諸蕃志下星槎勝覽所記傳聞之國皆本是編如取諸本互勘校其訛誤復旁考近年東西學者辨證新說詳加詮釋俾大淵之書得復其舊殆不僅能補元史之闕佚也

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謙字益甫仁和人西域記原十二卷謙是編僅節錄記中關係地理之文考證各國之今地故合爲一卷附錄三曰自晉至唐游歷印度諸僧考乃從諸僧傳錄出曰玄奘傳節錄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之文曰印度風俗總記則節錄西域記第二卷之文也素言奘記傳久已轉爲西文考證者不祇一家則欲綜合前人考證之成績宜取諸家之說參稽而辨證之是編僅於印度地理旁考及於恭寧翰之

印度古地志而又不全採其說臆爲去取所本之圖亦甚簡陋遂致紕謬百出觀若勒闍國條後附支那非中國通稱辨謂歐洲及日本人所著書每稱中國爲支那溯厥由來蓋始於辨機大唐西域記惟記中所謂支那者專指隋朝非通稱中國殊未知梵名支那自秦漢以來即已有之蹄波國條記有生四子分王瞻部洲語乃釋曰其他三國不言何在今檢唐書南蠻傳並攷得之一環王國一訶陵國一驃國是何異郢書燕說達摩悉鐵帝國條後云穆天子傳赤烏

氏國在春山西三百里、即其地也、穿鑿附會、莫斯爲甚、其餘諸條、亦多疏舛、然前人考證西域記者惟此一家、今姑存其目、以不沒其創始之功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杜環經行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藁書本

清丁謙撰、杜環仕履未詳、所撰經行記、唐書藝文志未著錄、今散見杜佑通典中、佑有跋云、族子環隨鎮西節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至廣州而回、著經行記、考唐書高仙芝傳、天寶九載、仙芝討石國、其王約降、仙芝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羅斯城、仙芝敗績、則環蓋爲大食所虜、流離異國凡十一年、始還耳、謙裒輯其經行記之遺文、附以考證而成是編、所考不無舛漏、如師子國條、誤新檀爲錫蘭之轉音、案新檀在印度西岸、即今之卧亞、環殆誤解舟師賈客之語、以其爲師子國之異稱、大食條亞俱羅無考、案黑衣大食朝都城名亞俱羅、即元代之若法、又同條之苫國、謙考在高加索山南、案大食語名西利亞曰苫國、應在地中海東、考大食史書、中國造紙術疑由唐代俘虜輸入西方、今檢此記大食條、謂漢匠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隱、呂禮、因知中國藝術之西漸、不僅造紙一藝而已、則

此記雖寥寥數條，亦足為談藝之助，不僅資考證而廣異聞也。

西使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校刊本

清丁謙撰。是本原題元劉郁西使記地理考證，謙蓋誤以常德為劉郁本名，而又誤劉郁為真定府人。案是記固出劉郁手，然奉使西覲者實為常德，德字仁卿，仕履未詳，郁字文季，中統中拜監察御史，見王惲秋澗集載渾源劉氏世德碑，則郁為渾源人，謙蓋誤合元史本紀中統元年被召赴闕之真定劉郁為一人矣。考元史憲宗紀，二年七月、三年六月兩載命旭烈兀征西域事，證以波斯史書，知旭烈兀奉命雖在

二年，而出師實在三年。四庫提要以二年七月既命旭烈兀西征，至十二月又書諸王旭烈兀，疑其誤分兩人，不知書兀者乃察合台汗國宗王合剌旭烈，修史者不知檢對，妄析一人為二人，故於同月既書合剌兀，隔數行又書旭烈兀，實與西征之旭烈兀絕無干涉。謙於此篇辯證甚詳，餘如地名考證，亦較謙其他諸考特為精審，然亦不無小小舛誤，如謂阿剌伯人稱法國曰佛郎，富浪者佛郎之轉音，不知佛郎富浪乃阿剌伯人統稱歐羅巴人之號，非特指法國

人、又謂兀林元秘史稱為阿魯種西域補傳作郭耳、不知兀林國名原有脫誤、不能謂即阿魯、核以對音亦不相合、世傳西使記刊本不祇一種、考證之前應先校勘其誤、謙所據者為圖書集成本、不及古今說海本遠甚、如乞石迷西當作乞石迷四、穆寒當作撏寒、又據波斯史書阿朮丁城疑是阿剌木城之誤、乞里彎王名忽數馬丁應改作忽都魯丁、謙皆未能改正、今錄其書而並著其誤、俾後之人有所參訂焉

瀛環志略十卷　同治丙寅重訂本

清徐繼畬撰、繼畬字健男、五臺人、道光丙戌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編所記首亞細亞洲、次歐羅巴洲、次阿非利加洲、次亞墨利加洲、各篇之首冠之以圖、專詳域外、域內僅繪一圖於卷首、乃專記外國輿地之書、自道光癸卯屬稿、至戊申成書、蓋撰於巡撫福建時矣、前有自序、稱道光癸卯因公駐廈門、晤米利堅人雅裨理、見地圖冊子、繪刻極細、苦不識其字、因鈎摹十餘幅、就雅裨理詢譯之、粗知各國之名、然匆卒不能詳也、明年再至廈門、得地圖二冊、較雅裨理冊子尤為詳密、并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薈萃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考證之、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採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為篇、則是編乃採錄偉譯而成、雖與瑪吉士之外國地理備考同時成書、核其體例、實不及地理備考之善、蓋瑪吉士之書一手所成、此則多據當時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譌誤、記載亦不無疏舛、然道光季年海禁重開、中土士夫於世界形

勢尚昧昧不明。是編圖說雖弁簡陋，而在當時尚不失為新書也。

海國輿地釋名十卷 光緒壬寅刻本

清陳士芑撰。士芑字翼謀，湘鄉人。西書譯名前後互異，記誦維艱，而中土談海國之書，亦多紆諸傳聞，或一地而誤分數名，或兩地而混為一地。士芑因取舊譯各書輿地名稱，較其同異，比而錄之，積久成帙，釐為十卷。首總釋五洲海洋，次亞洲各國，次歐洲各國，次非洲各國，次南北美洲各國，次亞歐非美各國屬地，次海洋羣島，次五洲山水，而終之以古嘗自立之國，以習聞之一名為綱，而分疏異名於下，並附紀其疆域沿革，大略體例甚善，用力亦勤。如印度河條分疏及於梁書之新陶、唐書之獨蘭元、秘史之申沐漣、僧傳之新頭、信度，可以推知其徵引之博。然亦不無舛誤，如暹羅條下云一名羅斛，晉梁皆曰扶南，隋曰赤土，唐曰羅越，或沿舊說，或出臆斷，如斯之類，亦復不少。卷首彙錄引用書目至二百四十三種之多，如括地志尚可謂有稗，本西方要紀僅著南懷仁名，而不及利類思、安文思；西遊記作邱長春撰，足證其未見原書。西洋番國志雖經四庫存目，然久已佚，而不

傳出乞烏伏見之、是皆未免虛列書名自夸淹博之病也、

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三卷 北京正蒙印書局本

意大利威尼斯人馬哥博羅撰、杭縣魏易譯、元世祖至元中、馬哥隨父至中國、居十七年、其來也遵陸、其歸也循海、歸後撰此遊記三卷、誌所見聞、歐羅巴人記述中國之書、應以是編為始、刊行以後、風行一時、重譯至十餘種文字、此本又從馬斯登英文譯本轉譯而出、是書傳世逾六百年、輾轉鈔寫、舛訛實甚、其中人名地名尤難辨識、然自經戈尔迭補訂以來、十之七八可通、其讀易譯是書時、似未參稽戈尔迭之書、而於元代載籍亦未檢對、故譯文舛漏百出、序稱馬哥曾為江南路行中書省樞密副使、則誤識其為阿合馬傳中之孛羅矣、餘若散見元史之人名、十九未能比附、世祖子忽哥赤、那木罕已見元史著錄、而訛作奇嗒丁、奴母汗、宗王海都、乃顏亦散見元史本紀、而訛作凱圖、那楊、宗王別里哥、阿八哈、阿魯渾、合贊、八剌並見元史宗室世系表、而訛作巴尔喀、阿巴加、阿尔貢、喀桑、巴拉克、波斯汗國之伯都、訛作拔都、致與欽察汗國之拔都混而為一、納速剌丁元史有

傳而訛作乃斯他尔定憲宗名蒙哥而訛作蠻哥至如國名地名之散見元史紀傳者亦多不難比附如布而嚕拉之爲不里阿耳湫尔桑尼亞之爲谷兒只穆棗尔之爲毛夕里巴尔達克之爲報達庫尔速斯坦之爲曲兒忒勞尔之爲羅耳吉尔曼之爲起兒漫鐵木肯之爲擔寒撒馬拉之爲須文答剌蘭白里之爲南巫里色尔物那德之爲須門那譯文悉皆舛訛王罕名人也訛作恩可汗克烈汪古名部也訛作克里忒恩兀怯薛丹宿衞也訛作喀錫丹哈剌章烏蠻

也訛作喀雷安厄尔及渾尔原本文訛寫應從元史耶律留哥傳作阿里湫指西遼城厄格里該亞應從元秘史作顏里合牙指西夏中興府忽魯模思名見元人文集而訛作和尔默斯胡茶辣名見諸蕃志而訛作古士拉德加異勒祖法兒名見明史而訛作基兒特尔法耳雖云譯音無定字要可見譯人考證之疏此外京師之應改作行在登度克應改作天德丁置州應改作鎮巢軍更非譯人之所知也

新疆訪古錄二卷 聚珍做宋印書局刊本

民國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新城人以進士改知縣官至新疆布政使入民國後修清史總纂志傳是編哀漢以來碑刻寫經及古器物凡四十七條碑十一條石刻五條寫經九條墓誌二條造像碣二條幢二條回銅器文二條三國志殘傳書札契狀題名壁畫畏吾兒殘字中統鈔回王圭文古錢瑪瑙鏤字石璞番字銅磚銅印各一條惟碑文石刻今多無存則採諸書所錄之文辨別同異附諸家記跋於後間附己

說其餘諸條辨證亦甚精核如六朝寫經殘卷一條謂隋書經籍志載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西行到華氏城得經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案元熙元年爲蒙遜玄始八年越三十年而蒙遜死姚秦弘始十年前於元熙十載是時智猛尚未西行長安何由得猛本而譯之所記恐有舛誤云云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考高僧傳弘始六年甲辰智猛西行，甲子歲發天竺東還，隋志元熙應是元興之誤，出泥洹本乃在涼州，不在高昌，曇摩羅讖亦作曇無讖，光譯金光明等經後，於于闐求得泥洹經本，復還姑臧譯之，隋志殆以曇無讖至于闐求泥洹事為蒙遜遣使至高昌取泥洹事，又分曇摩羅讖、曇無讖為二人，皆誤也，又畏吾兒殘字一條，記宣統己酉冬月俄人馬祿甫訪古烏城，言五大洲識西域畏吾兒字者祇有二人，彼其一也，云云，案畏吾兒字非難識之文，殆譯人未解馬祿甫語，誤以吐火羅字或窣利字為畏吾兒字歟，則此條後金轉錄元史已而朮傳為多事矣，餘若唐賈馬私契條，誤以司代恩為德人，六朝寫經殘卷一條，謂有建平年號者為北魏白亞栗斯及京兆王愉，殊未知後趙石勒、西燕慕容瑤、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宋南郡王劉義宣皆有建平年號，不僅北魏一代有之，此蓋考證之偶疏，不足為全書病也。

西遊錄注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清李文田撰。文田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九年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元史太祖本紀載十四年己卯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時扈從西行，記所經歷而成西遊錄一卷，原書已佚，盛如梓刪略其文，載於庶齋老學叢識中，今所傳者，祇有此本，文田精研西北輿記，廣徵羣籍，為之注釋，所注大致尚精審，惟此錄之天山，乃指陰山，注誤作西域之天山，楚材自雲中達恬鯨憐河畔之行在所，所經之地，不得至西域也，謀速魯蠻種落乃指回回，注誤與遼史之普速完部、金史之蒲速斡部合而為一，可弗叉乃欽察之同名異譯，注誤以佛菻當之，原錄謂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湛然居士集有註，亦有伊州，又謂西州語是誤合元之哈剌火州、哈密力為一地，原錄又謂可弗叉國晝長夜促，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殊未知唐之骨利幹在元之昂可剌河一帶，可弗叉遠處西北，非同一部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謂昂可剌

即唐史所載骨利幹國是也。文田亦未能一一訂正。然此小小舛誤，要不害其大致之精審爾。

西遊錄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謙所據者亦爲盛如梓刪略本，僅轉錄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引文一節，而於散見至元辨僞錄中諸文，概未徵引。所考大致承襲李文田西遊錄注舊說，鮮所發明。然據元史及許有壬興元閣記，謂太祖十五年始定都和林，耶律楚材所至之行在所非和林；謀速魯蠻乃敎名，非種族名等數條，猶足以正文田之誤耳。至謂西域史十五年秋薄訛答剌圍攻半年餘方克，原錄所載明年乃十五年庚辰，非十四

年己卯，殊未知元太祖下訛答剌城乃十四年己卯事，元史及西域史記載皆合，原錄明年實指己卯年也。塔剌思城在吹河西，訛答剌城在細渾河北，謙因塔剌思今名阿里阿塔，對音一二偶合，遂誤與訛答剌合爲一地。可弗叉原爲欽察之同名異譯，惟在元史郭寶玉傳中，移稱花剌子模而已，謙考以此國即魏書之可弗太、唐書之可薩或曷薩、今之哈薩克，未免附會牽合。楚材隨征西行，見聞偶疏，容或不免，而謙稱謬戾之多，莫此書若，詆訶前賢，似乎太甚，然終

不足以損此錄之價值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元太祖時，丘處機應詔赴大雪山南行在所，其弟子李志常記往返道途之見聞而成是編。原載道藏中。處機，元史有傳。志常號真常子，元史憲宗本紀載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蓋指其人。處機以庚辰冬自萊州北行，抵燕京。次年二月西行，壬午四月至大雪山南行在所，甲申二月復還燕京，在道凡三載，所記詳瞻，多足以補正元史之闕誤，不特足資考證地理而已也。謙所考證，紕繆百出，如原記十四年五月太祖在乃滿國兀里朵，蓋言在西征中駐夏於乃滿舊帳，而誤釋為太祖徙都於此。迭屑乃波斯語基督教徒之號，而誤以為回教別派之稱，謂宜作答失蠻。賽利阿塔古之塔剌思城也，而誤以為元史之訛答剌。移剌太師指耶律阿海，元史本傳載阿海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留尋斯干專任撫綏之責。尋斯干即是編之邪迷思干，則移剌太師為耶律阿海無疑，乃臆度其為耶律楚材，且以楚材時在邪迷思干，安有隨太祖入雪山見角端請班師事，因斷元

史記載舛誤作爲無稽之談謂碣石今稱卡什是也然謂又作加爾支則與耶黑沙不合爲一地矣附西遼立國本末攷誤以延慶三年改元康國殊未知遼代十年一改元之舊制史云在位二十年蓋合延慶十年康國十年而言非從耶律大石西去稱王以後諸年並計之也附西遼都城攷引英人蘭斯德中亞遊記中之卑施皮城謂卑施與虎思相近皮字或其餘音復證以西圖臆斷阿剌滅丁即卑施皮而阿剌滅丁譯音又與八剌沙袞譯音相協因決其爲西遼都城無疑是不特地理未明且亦不解何爲對音矣謙諸考中要以此本爲最謬誤未足以資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三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二年四月纂修經世大典成又虞集傳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趙世延同任總裁鐵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則始終總其事者乃虞集也原書今佚道光季年魏源從永樂大典中錄其圖載入海國圖志謙所據者即此圖也圖中所列皆西域三汗國封地元史西北地附錄地名幾與此圖盡合謙排次先後即本是錄前人考證西域輿地者成績已頗可觀謙剿襲徐松魏源洪鈞諸人之說獨多致此考舛誤較少然謙始終不明對音之理仍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處如兀提剌耳元史作訛答剌仍誤斷其爲塔剌思城阿里麻里元史作阿力麻里乃謂喀爾木即阿里麻圖之轉音別失八里在今濟木薩北與漢之務塗谷唐之浮圖城同在一地乃以對音之稍似遂任之於烏爾圖河撒耳柯思與乞兒吉思原風馬牛之不相及乃合之爲一部不思阿

耳應從元史作不里阿耳先居孛勒伽河後徙兗納河庫為一部乃謂其在唐末已分為二國八哈剌因地處波斯灣内乃謂此地名少見惟明史西域傳有之作亦不剌因殊未知亦不剌因乃回教習用之人名即元人譯作亦不剌金者是已撒剌哈多應從元史作撒剌哈夕地在波斯西境洪書考訂偶疏乃以當薩爾卞阿巴得謂薩爾卞與撒剌哈音合多則特字轉音如是之類愈鑿愈舛故存其目而著其失焉

魏略西戎傳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 業魚豢魏略西戎傳散見三國志注此傳為載魏書末誌西域事者漢書西域傳外應以此傳為最古謙所考證或襲舊説或據一簡陋地圖而為臆度之詞既未取諸本勘對異文復以己意妄為增刪文字如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西道諸本西道亦作新道漢越王在天竺東南諸本王一作正烏弋亦名排特北宋本一作排特車離後漢書作東離謙皆未一一疏明具見其考證之疏措羌部名而妄釋為諸羌背虜之背本譯音宋書魏書齊書北史別譯曰阿柴虜而謙望文生意釋曰背財具見其臆度之謬古代部族遷徙無常不得以後日遊牧之地擬之謙未解斯理乃將傳文意為增刪如大秦國故俗謂之海西下增國字呼得國在烏孫國西北刪西北二字堅昆國在康居東北改作西北丁令在烏孫北改作西然則古本中之文字無不可改矣考證殊為疏舛尤無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辛卯侍行記六卷光緒丁酉刻本

清陶保康撰保康秀水人父模歷任陝甘廣東總督、書啟頗多光緒辛卯模由陝藩簡授新疆巡撫保康侍行備記其行程自西安至天津為一卷自天津至西安為一卷自西安至蘭州為一卷自蘭州至甘州為一卷自甘州至哈密為一卷自哈密至迪化為一卷凡六卷於所過都邑之沿革道路之分歧政治利病民生疾苦罔不勤諏廣稽著之於篇而於名勝古蹟辨證尤詳如八月二十五日記辨洪洞寨陶墓之非二十六日記辨堯舜禹非同出於黃帝九月初二日記論關中古今情勢不同不宜更建都城九月十四日記考證西安景教碑文十月初三日記考證酈注枹罕以西河流十月二十九日記列舉諸家禹貢黑水之說考訂辨論尤為精核惟十月初八日記誤以合黎峯蘭賀蘭阿拉並是胡語哈喇之對音十一月二十日記謂回鶻非畏吾兒二十九日記不知闕展卽唐代蒲昌對音之訛不免小小舛誤要其大體、然非儉腹所能辦而在近代輿記中尚不失為佳作也

莎車行紀一卷倭文端公遺書本

清倭仁撰倭仁字艮齋蒙古正紅旗人道光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倭仁於咸豐元年赴葉爾羌幫辦任以正月二十日發京師七月初三日抵任所此乃其紀程之書案日記載敘述頗簡略及沿途之山水名勝而罕所考證惟卷末引三州記略南北瀚海一條徵資點綴而已、

漢西域圖考七卷 同治九年原刻本

清李光廷撰、光廷字恢垣、番禺人、咸豐二年進士、官吏部主事、還員外郎、卷首凡例稱通西域者始於漢、但以張國勢、侈異物而已、今則西戎即敘、錯居中土、邊情之籌畫為最亟、故以今輿圖證之於古、詳著於篇、俾資考核、以漢西域為限、非以漢西域為主云云、全書宗旨體例、可以此數語概之、凡七卷、首漢西域圖、次圖說、次天山南北諸國沿革考、次今新疆軍臺道里表、次蔥嶺及蔥嶺以西諸國沿革考、次節錄佛

國記、西域記、西使記三書之文、圖記之外、意有未盡、附論辨於各條之後、諸考大抵從各史及諸書采出、刪節成文、用力雖勤、然所考今地、多仍西域圖志等編之誤、仍以漢之溫宿、姑墨當今之阿克蘇、烏什、元之玉龍傑赤當今之玉龍哈什、尤謬者謂元之訛答剌即今之阿克蘇、漢之大月氏即今之布哈爾、又謂漢之條支在今俄羅斯之南、元之阿力麻里與阿里馬虎為兩地、穿鑿附會、不一而足、伊吾條後附回鶻回回辨、謂回鶻種名、回回教派、立說似是而非、案回

回之稱、首見沈括夢溪筆談、蓋為回鶻之同名異譯、昔在宋代已有是稱、元史速不台、耶律楚材等傳之回回國、乃指花剌子模至伊斯蘭教徒之舊譯、在西遊錄中名謀速魯蠻、在西遊記中名鋪速滿、其以回回為教名、殆在元之末葉、蓋以西域人信伊斯蘭教故混稱之為回回也、

海國圖志一百卷光緒二年重刻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高郵州知州、熟於掌故、尤精輿地之學、是編原六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刻於揚州、咸豐二年重補成一百卷、刻於高郵、此則光緒二年其族孫光燾重刻於平慶涇固道署之本也、全書蓋據林則徐之四洲志、歷代史志、明以來輿記、及道光間西人撰譯之圖籍、鉤稽貫串而成、諸卷中有題則徐名者、原譯文也、源所輯者、東南洋、西南洋、視原書增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十之六、復圖以經之、表以緯之、首述籌海篇二卷、次述各國沿革圖二卷、次述東南洋諸國十四卷、次述西南洋諸國十卷、次述五印度四卷、次述小西洋諸國四卷、次述大西洋諸國十七卷、次述北洋諸國五卷、次述外大西洋諸國十二卷、次各國教門表一卷、次中西曆法同異表一卷、次中西紀年通表一卷、次國地總論三卷、次籌海總論四卷、次夷情備采三卷、次戰艦火器條議十卷、次器藝貨幣二卷、次地球天文合論五卷、搜摭古今輿記之文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為繁富、惟地圖簡陋、殊無裨於尋覽、原刻六十卷本、附有經世大典圖、此本無之、殆為光燾刊落歟、

異域瑣談四卷 輔仁大學藏舊鈔本

原題椿園七十一著。凡四卷，首殊方風土，附軍臺道里表，次西陲軍事，次新疆列傳，次外藩列傳。今考其文，實為西域聞見錄原文，未易一字，僅竄亂卷第，改易標目。合聞見錄之七八兩卷為第一卷，五六兩卷為第二卷，一二兩卷為第三卷，三四兩卷為第四卷，卷首自序並存，所題年月亦作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殆出坊賈所為。蓋近代考據校勘之學盛行，藏弆之家爭求異本，坊賈因取舊書，改易名目，顛倒次序，用舊紙繕寫，以紿之。考祁韻士西陲要略自序，瑣談、聞見錄兩名並舉，當時或有是書，佚而不傳，書賈因改題此名以售欺歟。

薄海番域錄十二卷 道光九年刻本

清邵大緯撰。大緯字星巖，武定人。是編採摭載籍四裔諸國事，分七類，曰古蕃，曰蠻部，曰新疆，曰邊徼，曰重譯，曰絕域，曰補遺，凡十二卷，五百一十九條。核其體例，似以古有而今無者曰古蕃，羌蠻西南夷諸部曰蠻部，天山南北諸城曰新疆，邊外內屬諸國曰邊徼，遠方諸國曰重譯，不通朝貢之國曰絕域，餘國則入補遺類焉。然細考之，為例實駁雜不純。回紇、蒙古迄今猶存，金川、香山皋載於域方，乃以入古蕃；渤海、室韋，東北部落，乃以入蠻部；新疆諸城，古今沿革皆不難考核得之，乃以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列入古蕃，而以庫車、喀喇沙爾、和闐、喀什噶爾別入新疆；且以歸化城附焉，退擺特即古之吐蕃，後之西藏，乃以吐蕃、西藏入古蕃，而以退擺特入邊徼；朝鮮、日本、安南、占城非遠國也，乃以入重譯；中亞及印度諸城，非無路可通之地，乃以入絕域；餘若已見漢書、唐書之國名，其間大國如安息、波斯、大食、吐火羅諸國，皆入補遺。大緯於古今地理沿革似毫無所知，諸史外國傳

亦未遍檢新疆邊徼絕域三類幾盡本七十一西域聞見錄重譯幾盡出明史外國傳補遺幾盡出太平寰宇記復不知貫串古今遂致複見岐出棼雜混淆可謂不善鈔書者矣

西域考古錄十卷 海月堂雜著本

清俞浩撰浩字湛持海鹽人是編成於道光二十七年蓋考究蘭州以西抵於哈薩克部今古地名形勝之書也以府為綱首蘭州次西寧次涼州次甘州次肅州次安西次鎮西次迪化次伊犁次哈薩克部各為一卷考西域之稱始於漢代應指玉門陽關以西諸國而言尤以天山南路城郭之國為重是編首及蘭涼甘肅西寧五郡則以內地為西域似乎名實亦舛而後五卷所考之古國南路諸國不與焉亦未免喧賓奪主所持之說或執史傳舊文或取西域圖志西域聞見錄西域水道記西陲記略西域釋地諸書之成說間持異論然多失之穿鑿未得其真是知考證地理之學誠難言矣

海錄一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楊炳南撰。炳南字秋衛，嘉應人。炳南同邑有謝清高者，少從賈人走海南，遇風覆舟，拯于番舶，遂隨販焉。每歲徧歷海中諸國，凡十四年。後盲于目，流寓澳門，爲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春，炳南遇謝清高與談西南洋事甚悉，炳南遂條記之，題曰海錄。計清高所歷諸國島凡九十餘，於道里遠近、土風物產一一備書。然清高乃一賈販商賈，雖親歷諸國，見聞似有未審，炳南筆受之餘，未免粉飾失真，所錄諸國名多據清高傳譯之音書之，既未能正清高之誤，亦不能考證載籍，求其古名。今就史籍考之，烏土即緬甸，明呀喇即榜葛剌，固真即柯枝，隔瀝骨底即古里，呢咕吧拉即翠藍嶼，雙鷹即貢大里亞，皆見於明史外國傳之國也，卷皆未能訂正，考證未免疏略。餘若蔣哩悶、三巴郎、麻黎細利窪諸名，不諳粵語，殆難知爲何地，譯音亦有舛誤。惟是編所記之國，有爲史所未載，且商賈記所經歷之書，現存者寥寥可數，固宜錄存以備參訂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２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